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七二冊目次

崇禎遺錄一卷殉難忠臣錄一卷逆賊奸臣錄一卷

〔明〕王世德撰  
清鈔本

一

甲乙事案二卷

〔明〕文秉撰  
清鈔本

四三

慟餘雜記一卷

〔明〕史惲撰  
清鈔本

一〇七

殘明紀事一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一二五

所知錄五卷

〔清〕錢澄之撰  
清是亦軒鈔本

一三九

揚州十日記一卷

〔清〕王秀楚撰  
清鈔本

一八九

明季遺聞四卷

〔清〕鄒漪撰  
清順治刻本

一九九

作吏要言一卷

〔清〕葉鎮撰  
清道光許喬年刻本

二九一



邊略五卷

〔明〕高拱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三一一

輿地圖考六卷

〔明〕程道生撰  
明天啓刻本

三四五

秦楚之際遊記二卷

〔明〕薛熙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五五七

西山志十二卷

〔清〕歐陽桂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梅谷山房刻本

五八九

崇禎遺錄一卷  
殉難忠臣錄一卷  
逆賊奸臣錄一卷

〔明〕王世德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叙

崇禎實錄一本臣載筆已流涕為之叙曰嗚呼

先皇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勤十七載卒以亡嗚呼仁儉英敏乃至子亡國天乎

其人邪臣小臣日侍

先皇左右目擊時難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

蓋治國必需經濟之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

非所用故內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亂致治之

才萬不可得詐貪成習惟知營私競進下民

其咨而不恤紀綱日壞而不問舉天下事付

之胥吏而在位者率朝夕自娛樂循資格致

卿相而已嗟乎

上即位誅逆璫斥抑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

所謂儒臣者類如此天下事尚可為乎以致

邊疆日蹙中原盜賊蜂起環顧中外一無足

恃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而廷臣

方以東林浙黨分門戶如其黨即力護持之

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必

多方陷害務寘之死而國事所不顧朋比為

奸互相傾軋使

天子徇眾議以用人既不效排眾議以用人

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

戮矣輾轉相循賊勢日熾

天子才然孤立傍徨無所指而宗社隨之熬

則家國淪亡誰之罪也每召對大臣竊聞

天語煌煌詔誨安危大計而廷臣非慚汗不

能言即囁嚅舉老生常談以塞責間有忠鯁

敢言之士而所言又迂疏不識時務不可用

臣竊恨之且夫魏璫竊國柄威勢振天下

上即位春秋方十七乃不動聲色剪除之其

才固非中主所可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

筵崇節儉察吏治求民瘼種々聖德又朝野  
習聞共親使得忠君愛國才堪辦賊之臣為  
之輔君臣一德將相同寅協恭則太平何難  
致乃不幸有君無臣卒致身殉社稷國母  
就縊公主手必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烈

于

先皇亡國之痛未有痛于

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之徒自知難免  
天下清議於是肆為誹謗或曰寵田妃用宦  
官以致亡或曰貪財惜費以致亡或曰好自  
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莫寬以已誤  
國之罪轉相告語而淺見寡聞之士以為信  
然遂筆之書而傳於世臣用是切齒拊心痛  
先皇誣讖又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  
之主同類並譏者於是錄其聞見凡野史之  
偽者正之遺者補之名曰崇禎遺錄深慚謝

陋不文不足表彰

聖德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有以折其  
誣而後之司國史者有所考據焉

世德字克承別字中齋崐繩孝廉之父明亡隱居實應仕  
履行誼詳崐繩所著居業堂文集光緒乙未二月從李  
楠農編脩許段得國錄福臧之長洲王頌蔚

崇禎遺錄

大興孤臣王世德奏著

戎服 上見應元棕帽金頂乃潛邸物詰責之應元惶恐謝于是並國用褫逐

上在信邸即有令名衣冠不正不見內侍坐 上每晨起禮神於乾清宮丹陛朔望詣文華不欹倚目不旁視不疾言不苟笑年十六有 殿謁至聖先師及奉先殿行禮

疾召良醫韋盡性診脉乃曰服藥千劑不如 每月初旬諭順天府教民稼穡勿失農桑

獨宿其天性過人如此 熹宗大漸 上入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

內忠勇營提督徐文輔魏黨也帥兵護衛後 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百

文輔告人曰當日天命未改魏忠賢不敢有 姓侯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

逆謀否則王之命懸于俄頃耳 恤民至意

上即位時御馬皆鳴人以為異野史所載天 校卜閣臣必焚香告天置各官職名於玉瓶

鳴妄也且即位在皇極殿無中極之理 中以金箸拈之其敬重如此而十七年所用

禮部奏請 皇后進內儀注 上御批信王 至五十人施鳳來黃立極張瑞圖李國樞成

妃着進東安門羣臣皆稱得體 基命來宗道錢龍錫楊景辰劉鴻訓周道登

信府承奉徐應元王國用皆忠賢黨 上即 李標韓爌孫承宗周延儒溫體仁林鈞吳宗

位命以潛邸服玩器用賜皇親劉效祖周奎 達錢象坤何吾翺錢士升文震孟張至發王

而二人乃匿其半異日較射觀德殿內侍皆 應熊何如寵范復粹劉宇亮鄭以偉徐光啟

黃士俊黃景昉孔貞運薛國觀賀達聖程國

舉達尉之上典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以關於

詳蔣德璟楊嗣昌張四知魏照來蔡國用吳

是尊謚聖母孝純淵靜慈肅叱天鍾聖后

姓陳演傳冠方達年姚明恭李建泰謝陞丘

樹堃慶陵

瑜魏藻德方岳貢范景文

一日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心動詰自何

上恭勤節儉勵精圖治自神宗以來膳羞

來近侍對宮中舊設叱令毀之不許復逗因

日費萬餘金上命盡減但存百分之一舊

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候時上年十七

制冠袍靴履日一易上命月一易玉熙宮

罷各鎮監視諭曰先朝于宣大薊遼東江之

伶人立命黜散

地俱分內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也矧官

上諭禮部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

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罷之一切相度機宜

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興關教化義重彝倫

俱聽經督節制

章憲俱存筆稱宜亟我聖妣貞靜賢妃芬

崇禎元年

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稟于女史婉懿早

禁民間閱割違者殺不赦後宦官屢言內使

著于青蒲在昔皇考毓我弟昆益華芎共

乏人復開其禁

輝于連枝而顧復各勤於離衷我皇兄纂

命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書敬天法祖扁

承祧之重既篤清源逮渺躬荷世及之祿亦

額懸乾清宮大殿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深悌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儼體之鴻稱

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于兩楹

御平臺召對大臣兵部尚書王在晉惶汗語

期々不明命補奏次日在晉上疏千數百言

並無遠猷碩畫惟自夸經略之功詆孫永宗

攘己之位且極力排馮世龍茅元儀而己氣

校憤而詞鄙俚識者嗤之未幾以惠安伯張

慶臻總督京營在晉囑內閣禮為改教削籍

去

以襄成伯李守鉞總督京營按京營官軍皆

說寄靡餉無一人可用蓋甲幣于乙乙幣于

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則皆嘉隆以

上之人故名雖軍其寔非市井游手即勢宦

蒼頭從無紀律守鉞復縱之肆虐健兒簡入

嘗白晝為盜露兵于大明門前錦衣衛奏聞

命巡捕營協同擒拿二十餘人正法守鉞革

聽勸自此遂憂鬱以死

上諭閭臣曰內操軍士皆魏忠賢招來一朝

解散恐其生變不如善遣之因傳旨內操

軍士勞苦特甚著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

月糧從優犒賞眾皆歡感

諭法司錦衣衛非刑慘傷非聖世所宜概行

焚燬如魏忠賢所用五枷之類

二年己

二月四日 皇長子生名慈煥 周皇后出星

家所謂虎坐中堂不祥孰甚蓋日月皆逢寅

也

紅表來朝貢大砲即所謂紅衣砲也羣夷皆

喫烟時人謂之烟酒烟入中國自此始

三月十九日吏部都察院提出 聖諭朕惟

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事君先明順逆經

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

常刑法罔攸赦逆豎魏忠賢儼校下才備員

給使竊弄智巧黨借保阿初不遇窺頻笑以



市陰陽席寵靈而饗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肝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惡新舊藤無曠官守  
冀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庭朋奸之而假事請張無急恩仇而借題參舉朕孰是  
候國寔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非以衡論奏程功寔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  
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圖扼罪不宥當各懲勸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利權而覺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著首功倡欽定逆案七等定罪一首逆魏忠賢客氏凌  
和已極于三封稱頌浸淫於五等遂成逆跡遲處死已經戮尸一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  
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兇逆貞李朝欽魏良卿侯國興劉若愚六人擬斬  
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則身竄正以望一與內官交結泄漏事情劉志選梁夢環倪  
氣占星之面目誇發奸指任之封章跡其燭文煥田吉劉詔孫如剡許志吉薛貞曹欽程  
誣惡能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吳淳大李夔龍陸萬齡李永祚田爾耕許顯  
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奏以先後論劾奏章臚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鶴楊寰十九人律斬  
列擁戴詔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監候一結交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維  
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嚴于五刑稍寬脅華張訥閻鳴泰周應秋李魯生楊雄垣潘汝  
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頑郭欽李三才十一人充軍一逆尊軍犯二  
姑聞一面此外有原心宥過縱有遺漏亦赦十八人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撫氏魏希  
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孔魏希舜魏希堯魏希孟魏鵬程傅應星楊

六奇客光先

內臣

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涂

憲卿許其孝張素養汪裕梁克順劉弘光溫

文輔孫進王國泰石元雅趙秉高欽王朝

皋謨鮑奇謨陳以瑞龔萃肅莊謙李應薦何

用葛九思司雲禮陶文紀用李應江胡朝佐

可及李時馨漢劉汪大年徐吉余合中宗禎

一結交近侍又次等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

漢張汝懋許可徵劉述祖李燦然劉之待孫

宗道郭允厚薛鳳翔李蕃孫杰張我緒朱童

之櫛吳孔嘉李寓庸潘士聞王應泰張元芳

蒙楊夢寰李春茂李春燁王紹徽徐兆魁劉

阮鼎鉉李若琳張永祚周良材曾國禎張化

廷元謝啟光徐紹吉邵輔忠楊所修賈繼春

愚李桂芳張一經陳殷夏敬承周宇魏芳郭

范濟世李養德阮大鍼姚宗文陳九疇元詩

希禹鵠鵬李際明魏弘政邱駿聲郭士望張

敦趙興邦傅槐安仲孫國禎郭鞏馮嘉會曹

聚垣周鏘徐四岳胡芳桂一百二十七人坐

思誠孟紹虞張樸李恒茂郭尚友李精白泰

徒三年納贖為民一諂附木等黃立極施鳳

士文卓邁張文熙楊惟和何廷樞陳朝輔許

來楊景辰房壯麗董可成李思誠王之臣胡

宗孔盧承欽陳爾翼石三畏郭興治劉徽智

廷宴張九德馮三元喬應甲楊維新朱國盛

鉅何宗聖王珙汪若極陳維新門克新游鳳

馮時行呂鵬雲董懋忠周昌晉虞廷陞楊春

翔四景新呂純儒吳殿邦黃運泰李從心楊

茂徐景濂陳保泰郭興言周維京徐揚先陳

邦憲郭增光單明翊李嵩平志夔王黯張三

序曹谷朱慎登郭如閻何早虞大復葉天陞

傑曹爾禎毛一鷺張文郁周維持徐復陽黃

邱存性葛大同政陽允材夏之鼎張九賢李

宣培諱謙益吳士偶徐溶謫聖曆李三楚章言即根本重地宗廟陵寢在焉何得輕建此  
舜臣陳守瓚四十四人照考察不謹例冠帶議上初惡奪官官權一心委任大臣而大  
臣多此類上始有輕士大夫意京營原設  
間住

五月朔日食刻不驗切責欽天監官夏官正侯伯一員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一員協理軍  
五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曆乃國初監正元統務至是添設太監一員李鳳翔提督軍務內  
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曆也臣從此始觀軍容柰若輩多市井庸愚冥然  
二百六十年來按法推步未嘗增損非惟不無覺妄自尊大故天下事日壞

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是時先是袁崇煥密受大學士錢龍錫意旨給殺  
禮部侍郎徐光啟崇奉天主教遂上曆法修總兵毛文龍中軍何可剛曰是謂三不幸崇  
政十事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煥問之曰生文龍天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  
人龍華民鄧玉函開設曆局同裏曆事西洋殺文龍公不幸未幾京師告警崇煥入援召  
測法自此始永樂大典書成未經刊布上對平臺賜貂裘綵幣銀牌兵屯畿南一戰敗  
命先刻日食一卷行世今永樂大典刻本惟續復召詰云國擅殺大帥以致今日今又不  
此一冊

十月京師戒嚴上命太監王永祚問方略衛等問總兵何可剛祖大壽聞之引兵去前  
于首輔韓爌以遷都對承祚正色曰是何巡捕營獲一木工云崇煥謀反以為膝下鎮

撫司勘掌刑指揮李若建鞠得其枉奏之復下錦衣衛以為寔于是喧傳崇煥謀反人人切齒及行刑百姓嚙食其肉崇煥誤國之罪固無所逃以為謀反則寃矣

都下流言多出三大營官軍口一人造謠傳之一隊一隊傳之一營一營傳之都下不三日達諸內廷聞御前矣大臣黜陟往由此朝廷以為輿論無私而不知其匹夫匹婦仇與奸人反間殊可恨也

十一月起大學士孫承宗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兵駐通州十五日邸近郊召見平臺面陳方略奏保總兵馬世龍出獄效用上允奏賜茶入謝上曰卿不須往通勞卿為朕調護京城承旨而出已漏下二十刻矣周閱都城四十五里五鼓而畢閱重城來月而巡濠塹險阻夜半內閣傳奉聖旨卿等論輔

臣承宗星馳通州料理勅書隨後補給夜宿重關質明始聞後命具揭遵旨即行次日抵通州總兵楊國棟以軍禮見承宗受之曰吾以安眾也通州兩城保鎮京營兵馬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時袁崇煥被逮關寧兵馬盡潰承宗密調馬世龍撫諭之又為祖大壽別白上命移駐關門十二月十四日抵關人心乃定大壽謁見令所統騎步三萬于教場行誓師禮遣死士沿海入報中朝始知關寧無恙時因崇煥潰兵梗塞道路

庶吉士劉之倫薦髮僧申甫有將略精火攻授游擊將軍招募烏合二萬出廣寧門不戰而潰總兵滿貴死之

四川石砭土司土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呂見賜綵幣羊酒銀牌御製四詩旌之學就西川八陣圖驚鸞袖內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

何必將軍是丈夫西蜀征袍自剪成桃花馬  
流賊起于叛兵飢民歷々可據而論者歸罪

上請長纓世間多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  
于裁驛站令劉懋獨蒙恩聲當為一雪

行露宿飢餐誓不辭飲將鮮血帶胭脂凱歌  
內侍高家請開珠池即時誅死

馬上清吟曲不是昭君出塞時憑將箕帚掃  
上篤學博覽四子六經性理資治通鑑通鑑

妖奴一派歌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  
綱目大學衍義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祖訓

青先画美人圖  
帝鑑圖說朝夕不釋手于尚書尤留意凡廷

三年  
臣章奏有關政要者俱命抄錄成帙不時披

正月孫承宗恢復四城露布奏聞  
上告廟  
閱

布告中外加承宗太傅廢一子錦衣衛指揮  
命司禮監以洪武正韻海篇、海類編字彙

僉事世襲賜白金五千兩蟒服一襲自此關  
德成一書共四萬餘字書成兵興未及刊布

政一新承宗定有將相才俊以兵部尚書梁  
命申書畫歷代明君賢臣像書正心誠意箴

廷棟掣肘不得竟其用十七疏求罷賜金幣  
于文華武英兩殿

馳歸關寧事大壞不可為矣  
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谷供事曆局

二月冊立皇長子為  
皇太子  
四年科

四月京師解嚴野史云去年十二月解嚴者  
春  
上耕籍田畢御齋宮宴羣臣教坊司設

候  
樂承應雜劇  
上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為

樂于是永裁為令

及第出身武科傳臚自此始來聘任河南泰

凡遇郊祀大典 上齋戒三日祭品必親視 將誓死報國勦寇戰歿于陣贈驃騎將軍賜  
祿猷秉圭夔栗淵默誠所謂小心翼翼之昭事 祭葬世廕

上帝者矣

五年  
申壬

毛文龍既死其下孔有德尚可喜耿柱明蘇 正月雪深三尺

有功四人據登州為亂討平之有德柱明可 京師舊有僉商之例凡供用庫香臘惜薪司  
喜航海而遁有功被擒至京復破檻車逃京 柴炭御馬倉草豆兵部柴炭光祿寺猪果大  
師大索三日不得後為東協守將所獲猷俘 通橋糧車皆報富戶採辦之完乃給直限滿  
闕下礮于市 復別僉以代有力不能辦者日受鞭笞負繯

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 縷必至身死產絕後已故每逢食報人皆破  
說二卷大測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赤距 產求免而巡青科道五城兵馬下至胥吏望  
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產食得金不可以數計或幸能竭力辦完

九月會試取中武舉 上閱試卷多不堪主而所給僅得其半或十辦三五或六七產絕  
試者分別降處先是承平久武備懈弛武臣即食人更辦而已辦之直遂歸官吏相近百  
率不齒于人類及天下多事 上有意重武餘年是時京民翟守謙金鯤等叩閭陳懇  
命從公再試中式王來聘等一百名賜進士上覽奏惻然曰此無故殃民朕不忍也下其

奏命招商採辦部議招商則先給直而國用左右植立以俟頃之 上覺起攝衣冠謝曰不數又恐為奸民誑仍舊便 上曰即僉商神祖時海內無事生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亦給直特給有先後豈後給則數先給則不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適廢餐自以年才踰數邪朕方為民除害而民反我誑無是禮矣壯為國事磨耗早困劣在 太妃前惛然不且國有常法寧無畏乎華之便于是永除其自持一至此 太妃為之泣下 上亦沈澗例民困大慙

者久之宮人莫敢仰視

上因除僉商例知供事庫耗費甚繁蓋以宮 熹廟懿安張皇后居慈慶宮設老成內官二中所用沈種不貲 上曰凡郊祀大典享廟人提督宮禁歲節常朝 上于簾外行禮外焚香不過辟穢何用多為令乾清宮日取上鷄鳴而起夜分不寐往焦勞成疾宮中沈香五錢各宮遞減香蠟不永裁不許採辦從無宴樂事近御宮人有夫人牌子常在大皇太子居鍾粹宮每召對大臣命 太子侍答應小答應等號 上皆正色以臨一無戲立動容中規出言合度 上試問章奏輒裁語田貴妃婉慧得 上意亦少進御未幾被答稱旨 上每異之 慈退居啟祥宮妃以憂死後江南吳偉業製神廟宣懿劉太妃主慈寧宮歲節常朝 上永和宮詞比 上于陳後主唐明皇嗚呼定于簾內行禮一日常朝禮畢 上就便坐俄哀之際多微詞即 上果有失德亦應為尊欠身偃別榻 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者諱况恭勤如 上寡慾如 上而忍于造

謗誣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世無仲尼春子家

秋不作亂臣賊子橫行無忌天理絕矣

李天經上曆元二十七卷 上命內靈臺官

此又作昆邑行妄言駕幸玉熙宮夫玉熙宮乃伶人所居非離宮也即煥情聲色

至局駱之先是湯若望羅雅谷在局造測儀

何以親幸而後為樂宮禁之制尚不知乃散于訕上其誰欺之天乎況玉熙宮伶人久奉點散矣

六式一曰象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象曰限

六年

立運儀四曰象懸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

夏大旱清理獄囚 上步禱南郊同鑒大雨

曰三直游儀又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

畿內霑足

凡秋後論囚 上必齋戒素服避正殿撤樂

乾清宮隆德殿所供神佛銅像盡移于朝天

其慎獄如此 西南有虎城舊虎豹旁有牲口房養珍禽奇

宮大隆善寺

獸 上曰民脂民膏養此何用遂殺虎以賜

以山東布政司右叅議李天經督修曆法時

近臣餘皆縱之

徐光啟病故所著崇禎數幾百卷

八年

七年

大旱以風 上齋戒修省曰皇天不言以象

二月會試額茂猷以五經中副榜特授于正

示教詣中政殿丹墀曝日中跪禱

榜之前授禮部主事呂對平臺問安攘之計

知次日風息雨霑 上御中左門諭諸臣曰

俯首不能對 上不憚茂猷未任事告歸終雖得雨而未苗多損惟反躬修己誠心愛民



庶可挽回天意

瘟疫流行發帑金一萬命太醫院于惠民局製藥施氏諭刑部清獄重者審錄減等輕者釋放貧者給衣食病者給藥

表章李經小學考較命題

呂山西布衣年詮至京授國子監學正時天下亂日甚上求賢如渴聞詮名召之詮上書名教急丹方而所言皆正心誠意未幾辭歸

盛甲廠災燼火葯器械無算官民房舍崩燬

數千間男女死者無算先是武備久弛所造軍器敝鈍不堪用上嚴諭精製不精者置之法故所造堅利但火藥盛甲合為一局住致災蓋以官官不欲分利則司火葯之利

微也內閣中書許職泰庶吉士鄭鄭枝母奸妹事

下三法司錦衣衛會審杖母寶鄆服罪奸妹

終不服東林多為解救而黃道周尤甚余竊疑之及國變至昆陵詢其鄉人乃知道周為鄆所愚蓋鄆不孝之名久著道周過武進主鄭家鄆謬為孝謹說母不去口一日母忽歎

道周至中堂流涕言鄆至孝為外人所誣喃喃數百言激切動人道周于是深信不疑力為稱譽不知其母非母也扮乳媪以欺道周耳至于居鄉不仁淫亂肆惡鄉人言猶切齒

而野史尚為同護真不可解

連山東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正連章攻溫體仁凡十上遂被連體仁欲置之死德母張氏伺體仁車出輒道話之日以中城兵馬護行上命錦衣衛遣旗尉至滋陽密訪士民頌惠稱冤德懷柔人又至懷

柔鄉評與滋陽同上意遂解廷杖四十成

延綏未幾起補如皋縣知縣甲申正月陞兵言亦豈利于政府者哉

部主事三月十九日母子死之

七月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引兵入援聲言清

野史云太監高起潛弟廢錦衣衛中所正百君側之惡下詔廢為庶人禁錮高牆

戶錦衣有試百戶有寔授百戶無正百戶野史載常熟縣民張漢儒計奏錢謙益立枷

京師有李兆龍者從左良玉多年後辭歸語三日死立枷乃魏忠賢所為上即位即命

人曰左帥寔流賊所憚但不為朝廷用人間毀之矣

之曰嘗大吏諸將請窮追左笑曰若欲盡賊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允稱邊才殺賊

耶留此殘賊武臣尚可為人若賊今日平武方當奏績遽以勤王入援而東國者又移之

臣明日奴矣嗚呼以曹文詔之忠勇百戰奇邊方或中以危法遂使賊已潛復熾雖天命

續而一言以拂文臣即不免于就獄武臣安亦人事也

得不玩寇盜賊安得不日熾耶

十年丁

九年丙

夏大旱下詔罪己責臣

特用淮安武舉陳啟新為史料給事中啟新南直撫按並朝臣交章薦松江處士陳繼儒

上書實無振援而野史謂政府所使蓋以政已將下詔徵聘廠衛訪得其人務虛名無實

府未嘗撓阻故臆度云然不知當破格用人學事奔競而衣服飲食器皿俱用務以詭異

時政府特迎合上意耳今其奏疏具在中上曰此妄人也徵書遂止

都城濬大濬于東北野史云濬于城南五里

六月安民賑災

之外誤

八月安定門火葯局災

陳啟新論考選不及公進吏部訪冊每員下  
例以各卿園多看人選禮部尚書姜逢元兵  
部侍郎王業浩所圖甚多 上嫌其濫俱罷  
之又泰職方司郎中尹氏興溺職野史誤以  
民興為知縣  
彼眾我寡走則即為所乘于是依橋結陣以

撫寧侯朱國弼以泰溫體仁奪俸非奪爵

待敵疑有伏引去名遂大張至是陣亡

駙馬都尉王昌泰溫體仁欺君誤國奪爵終

攻高陽數日不下城中砲矢俱盡遂陷眾擁

于家

大學士孫承宗至其營乃從容就義關寧總

十一年

庚戌

監高起潛入援過高陽棺殮祭之慟哭奏請

皇太子加元服出閣講書一日呂廷臣于平原官世廕賜祭葬舉朝無一人言之者

臺 皇太子侍側昌平總監申之秀有急奏宣大總督盧象升帥師勤王至保定府賈莊

奏極言軍士餉餉三月乞勅部急發否則兵為奸人刺死物議紛々謂其亡有隨營打點

變矣 上命太子讀之讀畢乃曰速發內帑旗尉俞希龍下東懋太監王之心鞠希龍極

下部則無及矣諸臣振其英明

稱其忠勇有謀略定為刺客所中手書遺疏

而死之心以為誑嚴刑被拷身無完膚乃仰  
天嘆曰國家若負盧公再無忠臣矣言畢而  
死  
論失事文武之罪三省總督張其平保定巡  
撫顏繼祖山東總兵倪寵祖寬東協總監鄧  
希詔津通臨德總監孫茂霖等十數人棄市

野史謂象升死于松杏夫松杏之敗在關外  
順天巡撫陳祖苞前一日死于獄

乃洪承疇非虛象升也地之相去二千餘里  
禁午門端門內官不許迎接朝臣

時之相去四年有餘而乃誤此人為彼人混  
禁中外官饋遺請託

兩事為一事可發一噱  
百官待漏在午門前東西棕欄下惟五府錦

窳承芳者宣府人驍勇善騎射為大同守備  
衣衛尚寶司六科有直房其餘無直舍亦非

象升巡邊見其岨異命之騎曰馳承芳馳且  
露立野史所載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

射象升亦馳且射其逐兔也象升一發殪之  
是待漏俱露立無敢入直舍真齊東語也

因按轡與之論射老于行伍者不能及承芳  
九月宴楊嗣昌于平臺御製七言詩一章賜

心折焉國變後余遇承芳于武林為余述其  
之益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

事嘆息不置云  
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野史云宴于

平臺後殿平臺無後殿誤

十二年紀  
正月初一日濟南臨魯王遇害德王被執是  
楊嗣昌實心任事廷臣所少而才又足以濟

時殘破畿內山東郡邑百餘處四月辭嚴論  
之使廷臣不以門戶掣肘得專心辦賊未

必無成顧政者紛々遂使情鬱憂危方寸機  
亂以抵敗亡無孝無勇職為亂階其諸臣之  
謂乎

十三年庚辰

詔舉賢良方正舉貢生員照甲科用名庚辰  
特用

左順門嘉靖時改名會極門呂對廷臣非中  
左門即後左門無左順門之例野史誤

上嘗語大學士韓國觀朝臣婪賄國觀對曰

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

德化在側汗出浹背

廠衛朝廷耳目果得其人實足以釐剔奸弊

但東廠既屬宦官而錦衣衛堂上官率閹茸

不肖非素餐尸位即黷貨招權稱職者絕少

郭承昊乃衛臣賢者廷杖黃道周解學龍承

昊諭行刑旗尉曰二公忠臣若使上有殺

諫臣名爾等罪莫贖故杖而傷輕

上性至孝四歲失太后追慕不已宮中奉遺  
像或曰未肖上不懌乃命司禮太監王裕

氏武英殿中書梁某衛聖夫人陸氏詣新樂

侯劉文炳第勅太夫人人口授繪像太夫人徐

氏者太后生母也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

喜命繪卜日具鹵簿迎入安奉乾清宮奉慈

殿晨昏上食行禮如生因追封太后父劉應

元瀛國公母加瀛國太夫人文炳叔姪兄弟

進爵差

上初即位事々寬大自溫體仁入閣崇擬務

從深刻由此遂失人心論者謂亡國之禍體

仁釀之良然至于楊嗣<sub>昌</sub>亦與同類並訛則門

戶之論斯氏三代何可誣也惟用熊文燦以

誤國則嗣昌之罪無所逭矣

大學士文震孟禮部侍郎陳子壯素有清望望

為上所知道溫體仁百計排擠未竟其用而去人皆惜之

錫爵皆婉轉調護亦以言者多事錫爵語憲曰當今所最忌者廟堂之是非而天下必欲

東林浙黨自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廷推閣臣

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而廟堂必欲

吏部首列舊輔王家屏

上不允先是家屏

反之耳遂不合憲成既謫歸講學於東林故

以諫冊儲罷歸至是

上諭有不拘資品堪

楊時書院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蹇諤自

任閣臣語吏部遂以家屏等名上

上覽不

負與政府每相持科道之附一貫者有人而

憚下旨詰責以宰相奉特簡不得當擅吏部

憲成講學天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

尚書陳有年爭之以為家宰總憲廷推自有

身去而名益高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更相

故事王家屏為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恐聞

頃軋垂五十年而國事遂壞甚哉黨人之害

捷徑因乞骸骨上命馳驛回籍以孫丕揚代

天下事如此

之沈一貫陳于陞晉東閣大學士調文選司

凡召對廷臣有忤上意者上震怒不測

郎中顧憲成于外給事中盧明陞選中立先

體仁從未解救挽回及致仕歸至潞河上揭

後疏救

上益怒憲成削籍明陞中立謫外

帖始言皇親周奎周鑑田弘遇不法事在位

禮部郎中何喬遠疏救憲成謫廣西布政司

時並未嘗一言及之

經歷先是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政府惟

聞賊陷雒陽福王遇害獻賊陷襄陽襄王遇

家屏與言者合請不允遂放歸中時行王王

官督師楊嗣昌自縊死自此天下事益不可

為上憂慙不知所出而廷臣以嗣昌死欣然有得色忘國徇私幸敗樂禍任事者欲其成功豈可得乎

十四年

都下大飢斗米錢五百麥七百雞羊豕不孳人相食

淮陽旱蝗大饑河水涸運糧一石至淮百姓每費銀六兩是時山東大稔麥石不過三錢揚州府推官湯來質申詳總督史可法題請改折每米一石折錢一兩五錢以九錢買麥三石抵漕米一石一錢為運費五錢解部充餉奏入報可百姓省四倍之輸朝廷獲三倍之入人服其才

上御中極殿召公侯伯進殿諭曰諸卿世受國恩與社稷同休戚有能代朕籌畫雪恥者各以方略進諸臣無以對定國公徐允禎對

曰臣不敢奏上曰卿奏無妨允禎連對曰不敢奏不敢奏上曰無妨而允禎流汗叩頭不已上憚之退成國公朱純臣薦靈璧

侯湯國祚懷遠侯常延齡撫寧侯朱國弼臨淮侯李弘濟誠意劉孔昭襄城伯李國禎忻城伯趙之龍俱有才能後國禎總督京營致都城淪陷之龍總督南京戎政乙酉獻南都

上臨萬歲山考試公侯駙馬伯及勳官騎射上曰勳臣世爵與國家同關休戚非他臣可比朕今閱騎射分別賞賚明春親考韜鈴以備干城之用

懷寧侯孫維藩嘗游香山醉杖寺僧幾死東廠上其事未幾出聖諭禁勳戚不許擾官平民違者重治

上聖學淵博每經筵日講與詞臣反覆辨難

講官無不敬服行幸太學尊師重道豈有命  
閹宦率羣臣習禮之理野史謬傳遂有魚朝  
恩講經李邦寧釋奠之誚嗚呼妄矣

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

兵部奏請軍政在京武職照京察例定貪酷  
不謹罷軟浮躁才力不及諸款 上從之

凡考選中行評傳推知 上必和容天語諭  
諸臣勿懷畏懼明賞罰嚴銓政練兵馬納直  
諫均賦役憫疾苦聞言路令各官奏對量才  
授職

十五年壬

元旦朝賀 上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

陞陳演進殿曰自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師  
等朕之師也宗社莫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

向立 上降御座西向揖之各愧謝而出自

此延儒權賄日重矣

上嘗游西苑召內閣五府六部都察院錦衣  
衛諸大臣從先次第於龍舸行禮畢即賜饌  
分舟而游日晡復登舸謝恩而退無奏事者  
野史陳謂演密陳房可壯張煊主持枚卜殊  
屬乖謬

上納御史楊仁愿言嚴誠殿衛羅織未幾吏  
科都給事阮震亨有請托書投吏部文選司  
為東廠所變奏之震亨服罪舉朝削色廠衛  
之設實不便于朝臣劉宗周權左都御史上  
言祖制設紅襪二條責御史之不稱職者  
上可其奏于是人人側目未幾罷去

大內宮殿鴟吻如烟霧蒙蒙命中官登視乃  
蟻蟻也數日方散

黃道周達戍人謂必不能生還一日 上御  
經筵問儒臣品行學問孰優眾以道周對

上曰道周何在對曰在戍所 上默然明日



詔起道周為少詹事野史妄載 上與周近 身為眾所忌功未成而被戮傷哉

儒論岳飛近儒乘間言之故有是命

遼東松杏失利洪承疇全軍覆沒傳承疇死

闕賊于十四年再攻開封不克是年復合兵

上震悼命禮部具儀欽天監擇日設壇于祭

百萬圍之 上出候恂于獄督師河上調左

以愍忠魂廢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既聞承

良玉并各鎮兵援開封壁朱仙鎮良玉持兩

疇降遂罷祭仍廢其子

端不肯當賊忽夜半放兵大噪突諸營諸營

十一月京師戒嚴是時十七路總兵入援兵

驚疑是賊至良玉乘亂掠諸營騾馬而去賊

馬數十萬首輔周近儒督師以大同總兵王

尼擊之大敗諸營悉敗自是開封復絕遂至

璞為前鋒刻期進兵璞竟引兵去致誤軍機

淪沒或謂良玉擊賊不勝而去蓋飾辭也

次年四月解嚴命提騎達璞至京斬之

山東土賊李青山作亂勇衛營督理太監劉

兵部侍郎金之俊督治昌平 上命錦衣衛

元斌勦平之御史王孫蕃奏其殺良冒功

察訪悉得其守禦方略召之俊來平臺之俊

上怒逮元斌下刑部獄論死並誅提督太監

大懼入朝面無人色廷臣私語曰此袁崇煥

王裕民

故事矣及陞見 上溫言慰勞曰卿某事善

殺兵部尚書陳新甲先是新甲密建和議微

某事善但守某處將不善宜易之糧草積某

關寧勁旅並力勦賊輔臣洩其語科道交章

處者非宜地宜徙之之俊惶恐伏地謝及出

奏劾殺之新甲樞臣最有謀略者一榜出身

汗流浹背如更生焉

三大營者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領之者總

日死萬餘人黎明各門壅塞千棺黃昏時街

督提督協理外有四衛營以騰驤左騰驤右

衛人鬼相雜遇衣白者必死識者以為不祥

武驤左武驤右四衛官軍充之為天子禁旅

次年都城陷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信然

以御馬監掌印太監為提督後曹化淳領之

五月雷震奉先殿太祖神主移御床數寸

改名勇衛營以黃得功周遇吉為將練成戰

同日震鑒駕庫

兵又有巡捕營專司捕盜以五府帶俸都督

上御門常朝鴻臚寺引安慶巡撫中軍范邦

為提督後添設內臣一員名內提督及王之

頑面恩其人宿酒未醒言語模糊伏地叩頭

俊為之亦練為戰兵改名練捕營裏城伯李

不起命錦衣衛挈下袖揭酒壺墮地上怒

國禎請還京衛切官應襲舍人六子充護衛

御中左門親鞠邦禎自供運狼犯總用賄三

名選練營所用參遊皆市井無賴遊民搖計

千金于兵部謀陞此跌下錦衣衛未幾死兵

京營兵不啻數十萬而可用者獨勇衛營之

部尚書郎中俱被處分書吏下刑部治罪

兵

十六年秋

上一日召周延儒至平臺屏左右曰朕夜夢

四月朔孟夏享太廟駕未出中殿左忽起

不祥上曰何故對曰上未成大下不成明

旋風有白衣人隨風而現宿衛軍校皆驚風

大明去半兵上曰密之不憚而退延儒不念

向東南至大通橋二關而止自此瘟疫流行

君父國家之憂到聞乃自矜誇洩露通堂吏

葉枝威聞之出語所親喧傳都下堂吏徐文科錦衣衛吏部文選司主事吳昌時招權納  
輝與枝威有仇叩關訴奏上怒延儒擅透賄賂私狼籍著即會官處決

御情及吳昌時事敗達至京賜死延儒兩入十七年甲

相受恩最深而壘蔽聖聰奸貪誤國一死不元旦日色無光大風揚沙咫尺不見人面  
足盡其事也

正月二十五日李建泰出師上昧爽告廟

周延儒與嘉定侯周奎通譜常使客董山人陞殿命建泰于東班出品行禮召入皇極殿  
懷重賞與奎子鐵傅故負之鑑喜時之與之親校節鉞賜上方劍自右而下又于西班出  
飲燕遂得探內庭消息凡事先意逢迎其奸品行禮上御正陽門樓宴餞府部大臣陪  
牧多此類

宴上曰先生此行如朕親征賜三爵建泰

溫體仁周延儒從未收殿衛一疏營殿衛一頓首辭行上自送之過宣武門肩輿扛折

語故殿衛亦陰為之助而二人在伍獨久野識者以為為不利至涿州兵丁逃散大半過東  
史謂延儒嘗請罷內監撤衛豈不冤哉

光兵無紀律士民閉門不納建泰怒攻之城

十一月十六日上諭吏部吏科原任太常破大責官民逗遛畿內至真定遇賊不戰而

寺少卿沈自彰太僕寺少卿張法孔清名久而降隨賊入都

著才堪任用自彰以原官掌吏部文選司事野史云二月初一日上視朝忽得偽封誤

法孔以原官掌兵部職方司事又諭刑部刑矣凡期望陞殿百官行禮不奏事况是日免

朝並未陞殷世德在職躬遇非傳聞也

野史有 上命收魏忠賢骸骨一事荒謬不

昌平兵變命勇衛營副將李錡討平之

足致駭

賊衆百萬長驅犯關勢如風雨而李明睿倡野史云 上面計光時亨泰李明睿為朋黨

南遷之議幸而 上不為所惑得徇社稷向又云阻朕南行本當處斬姑饒這遭二說皆

使庸謀得用京師不攻自破賊乘勝席捲而妄

南輕騎兼行以尾駕後不知何以禦之即使五府通傳公侯伯于十八日集朝陽門近福

得連南都而我能往賊亦能往安見南都之官議戰守之策日暮無一至者

必可以圖存至於募兵八府尤屬可笑野史 十八日賊勢急新城侯王國興原任司禮監

猶認然惜之以書生謬陋之見而為私人 太監王永祚募文武諸臣數人于鼓樓前公

標榜之詞真堪浩嘆 議分任守城方向自備糧草不待請命便宜

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 行事野史云兵部尚書張縉彥至城下為宦

諸太子撫軍南京為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所 官攔阻不得上拜甚

阻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輩永固亦嘗言 十八日晚內使馳捧密詔至新樂侯第詔曰

之原任高邱知縣梁以樟從獄中上疏亦有 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輩永固速擁家

諸太子撫軍南京二王分封浙閩之議惜皆 丁前來護衛先是 上有令二臣糾合勦戚

未行至今抱恨 家丁備非常之諭至是趨見 上 上曰外

城已陷二卿所料家丁能一巷戰事尚未可果如其言

知對曰臣等各帶數騎誓死禦賊上曰如閣宦杜勳為宣府監視降賊至德勝門城下

此何濟遂泣下二臣泣奏曰萬有不虞臣等梗之上極言讓城與他百姓可保上大怒

以一死報陛下上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曰逆賊無君甚矣立命斬勳以示逆賊李國

社稷朕能死社稷及上崩二臣皆死之楨諫曰殺勳賊吾弱不如縱之使言城守嚴

先是唐通帥八千人勦王呂見上曰封疆密雄兵百萬今賊聞之可壯軍威遂放勳去

重大全賴諸卿通乃痛哭對曰文官不愛錢李國楨習優善論言上誤信之以為京營

武官不怕死奮力殺賊何愁不太平賜蟒玉總督舊制凡聞賊警戰兵豫于要害列營城

羊酒賞功銀牌犒軍銀一萬兩乾糧一百担守每堞五人更番防禦至是流賊自二月間

命守居庸關之陷通降昌平巡撫何謙偽死警急國楨令三軍于三月初八日始認沉地

逃城上五堞只用一人守器械大衆十八日方

昌平總兵李守鐸國楨嫡叔迎降隨賊入都後逃列營登陴而十七日賊已薄城下矣一時城

至南京南京陷又逃至廣東野史云手格數門閉戰兵在內者不及出守兵在外者不能

賊不屈而死賊臣其漏網乎入人心洵城上寥國楨束手無策故賊

先是正月間練捕營獲一奸細口供賊從宣攻兩日而城陷十九日早國楨欲奪崇文門

大居庸關來西南乃疑兵耳人以為誑至是不得出復奔朝陽門守將孫如龍已迎賊張

能于城上令國楨降國楨惶遽解甲降能

僚于不問專責宦官宦官何足輕重乎

囚數日令納金不足二十七日願至家括金

外城西南隅地名烟閣皆同：所居十八日

而其家已為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以刺

賊攻廣寧門急羣同猖亂開門外城遂陷次

筐曳同張能置酒滿引觴之曰嘻大將軍何

日賊自東直門角樓緣城而上大城遂陷野

狼狽若是是夜國楨以所繫絲絛縊死賊

史云宦官陷城非也

以柳棺盛其尸委于市血淋漓地下見者曰

巡視南城御史裴希度賊黨也十七日令士

此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楨也斬哀送喪縊

氏沿門設覓注水云防火災十八日希度微

死于 帝后旁皆其門客浪傳而南都遂有

行至安國寺易服遁去及城陷賊飲馬于甕

贈謚之典野史穢誤本不足憑然事有攸關

方知為賊備也

不得不急為刊白

京軍糧餉按月給放從來無缺野史云京軍

十七年中所用閹宦樞臣督撫鎮將指不勝

五月無餉妄矣哉

屈不誤國者無幾間有三實心任事力能

野史所載李國楨匹馬馳闕下奏守兵不用

辦事者又為門戶排擠掣肘不得成功及賊

命上命內官守城而內官諱不肯往與守

犯都城漫無守備失陷之罪李國楨為首本

城空敞向外指示賊退又云成國公朱純臣

兵協理次之至於守城宦官乃倉卒號召而

守齊化門上至其第聞人辭焉是時純臣

出作者欲為大臣同護置本兵總協文武大

總督內外諸軍事並未守門上亦未至其

第又云十九日天將曙 上御前殿鳴鐘集 密藏繪圖之說

百官無一至者四事皆謬

野史云十九日 上欲奪正陽門出守者疑

時 太子年十六定王十三永王十二託太 內變反礮擊之乃從白家巷還夫出正陽門

監王之心崇宗周王之後三人城破之心死 則外城外城已破意欲何之白家衙乃大

宗周之後獻太子二王于賊幽之賊將劉宗 明門東南小巷不近皇城不能容車馬何由

敏家後不知所終野史云託外戚周田二氏 從此而還耶

又云城破太子詣周全第奎臥不起皆無其 熹宗在位七年將 神宗四十餘年蓄積搜

事田弘遇十六年冬已死

萬歲山紫禁城後山也 上自縊即其處野

史多稱煤山煤山俗說耳又云 上縊于山 括無餘兵興以來帑藏空虛嘗取累朝所鑄

之壽皇亭：新建乃閱內操處夫內操教場 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空

名振武殿在北安門內迤西不在萬歲山： 乏可知廷臣動請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

有壽皇殿不名亭祖製亦非新建 銀糧解承運庫者有二一日金花二曰輕齋

先是盤查大內庫藏有硃漆匣一具塵封尺 金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宮人宦官賞賚輕

許啟之則古劍二口光澄秋水 上取入至 齋銀所以為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發非

是手刃 皇后公主嬪御野史遂傳劉誠意 唐德宗之私庫聚而不散者安有餘資野史

謂城破時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

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也破遂隱

天財庫貯錢也以備內外官員軍校賞賜古賊入乾清宮女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今通集庫貯書畫符券詔命東裕庫貯珍寶華母遭污辱有忤者亟早為計躍入御河而也外東裕庫亦貯方物無金錢也庫止此耳死從死者二百餘人羣賊各據數女有費氏破城日惟東裕庫珍寶存耳烏有所謂十餘者年十六投于井賊鈎之出見其姿容美麗庫積金者而給之然謂上好聚斂內帑不俱相爭集費紿曰我長公主也汝等不得無輕發豈不寃哉草野無知傳為口實始作俑禮眾賊擁見自成令宦官認之非是乃賞步者其無後乎

十九日早國學文廟前有人大書一紙粘壁苟合惟將軍擇吉行禮生死惟命羅賊喜置云謹具大明江山一統崇禎帝后二尊奉申酒極歡費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而自刎自贊敬門年弟文八股頓首拜嗚呼真可為痛成大驚令收葬之

哭流涕者矣

吳三桂已降賊聞父襄被執復同山海關拒

諭賊遺詔在乾清宮玉几非書衣前且云

守野史所載皆粉飾之辭

上御饗邊白綿紬背心御服不用綿紬此非

薊邊總督王永吉削髮入盤山巡撫王繼謨

草野所知

降關寧總督監高啟潛航海去

正月西方見大星二光芒燭地人皆畏之城

先是米脂縣知縣邊大受見李自成有眾百



萬逆謀已成或曰李賊先塚有異大受訶知而同皆以白布裹頭曰為皇帝發喪賊留放有縣役詭孫姓者乃賊族人執而夾拷則曰火人三千患捕殺之無遺齋食其肉剖其腹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散者十屠其腸碎其腦粉其骨而揚之曰為皇帝報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有仇

鐵燈檠燭火塚中曰鉄燈不滅李氏當興如

其言跡之果得李氏墓粟十六塚中一塚發之有蜚蟻數石火光尚熒然剖其棺骨青黑色黃毛被體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數寸有角見日而飛以口迎日色而咋之反而仍伏于是斬其蛇碎其屍雜以麥屑作餅飼犬豕魚鱉自成深恨生獲大受欲寸磔之行至固關賊已敗遁大受脫免

鞏永固無子止一女適李國楨子後隨李南下不知所終野史云以黃繩繫子女五人于棺誤

賊自山海關敗回棄京師而走京師人不約

殉難忠臣錄

進士縊死

勳臣

文武諸臣

惠安伯張慶臻全家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戶部尚書倪元璐縊鐵券全家投井死彰武伯楊宗猷自經恭順死協理京營兵部侍郎王家彥守德勝門城順侯勳衛吳汝徵同妻女縊死永康侯徐錫陷自投城下不死掖入民舍縊死刑部侍郎流夫人朱氏奉廟主焚死夫人戚國公朱純臣女幼寡苦節獨孟兆祥守正陽門縊死沉地其子章明癸未處一樓足不復地十餘年進士收殮父屍全家縊死左庶子周鳳翔縊

戚臣

死絕命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泣

新樂侯劉文炳叔左都督劉繼祖弟左都督忠魂之句中允劉理順全家男女俱縊死馬劉文耀投井死母杜氏妻王氏妾邢氏二女士奇同妾李氏朱氏縊死簡討汪偉妻耿氏弟長過武清侯應襲李國瑞恭順侯應襲吳同縊死大書于壁曰身不可辱義不可降夫希彬同焚于李純皇太后玉容樓中繼祖婦同死節義成雙左都御史李邦華縊死文妻左氏妾李氏董氏投井死新城侯王國興丞相祠副都御史施邦曜題詩于几曰愧無自焚死耐馮都尉輩永固守崇文門城陷巷半策匡時難但有傲軀報主恩縊死大理寺戰手刀數賊焚樂安公主樞自刎賊遁四十卿凌義渠縊死寺丞申佳胤縊死吏科都給餘日收殮顏色如生都督魏士望子嗣宇武事中吳麟徵縊死戶科給事中吳甘來縊死

御史王章罵賊而死陳良謨同妻時氏縊死

賊大罵投金水御河而死母韋氏投井死妾

陳純德提督順天學政行部至易水試士未

王氏亦投井死弟鏢哭曰母死我必從死母

竟聞賊犯都城即戎裝入都不數日城陷縊

未歸土我未敢死也棺殮其母葬之乃投井

死趙謨巡視中城捕賊謀者殺之城陷賊執

死工部主事王鍾彥縊死中書舍人宗天顯

誤：瞋目大罵賊怒殺之吏部員外郎許直

滕之所阮文貴京衛經歷張應選副兵馬姚

作詩六章有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

成順天府知事陳貞達一時俱死順天府學

後名之句從容自經一手指天顏色如生兵

教授訓導五人同縊于明倫堂和陽衛經歷

部主事成德

泰溫體仁氏邊數年起用及城

毛維章不屈死先祿寺署正于騰雲結三環

陷上崩望闕叩頭跪母張氏前哭曰城破矣

于內室妻左妻右自居其中夫妻俱朝服書

母曰我知之但恐吾兒不如我入室遂自經

絕命句于衣前曰生作大明官死作大明鬼

妻張氏縊死一子方六歲撲殺之然後自刎

三人縊死

巡視皇城兵部主事金鉉

泰張葵害刑賊攻

錦衣衛南鎮撫司堂上指揮李若璉守崇文

急鉉跪母韋氏前曰兒受國恩義在必死得

門城陷書絕命句于公服曰死矣即為今日

一斛地藏母幸毋速去母曰汝受國恩我獨

事悲哉何必後人知焚其室而自經錦衣衛

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也鉉慟

哭辭母馳入禁中見賊騎已進大內鉉乃指

哭辭母馳入禁中見賊騎已進大內鉉乃指

千戶高文彩同于必卿手刃全家男子十七

口然後自刎屍狼籍于地錦衣衛百戶王某  
被賊拷死其子自省終不言所在亦死布  
周鍾寓其家某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某  
衣范箴聽外城破遂置一棺自題曰明處士  
挽鍾帶至斷不聽某遂自經投馬所千戶李  
虛堂范公之柩七日不食死湯之瓊奔至梓  
忠全家焚死五軍營中軍姜應魁縊死城上  
宮前慟哭觸石而死五軍營選鋒楊二夫婦  
縊死

三大營勇衛營練補營選練營副參遊擊統  
頭中軍百餘員死難者一人而已

錦衣衛指揮王世德妻魏氏外城陷抱弱女

携姪女幸婢女環集大井邊聞帝后崩先擲

弱女下井抱姪女投井死從死者十七人

### 內臣

司禮監太監高時明同名下李繼善王家棟  
馬鯨張行素馬文科李廷弼徐養民郝純仁  
宋輔震嚴弘同焚死褚憲章西直門提督死  
于城上王之心縊死于家李鳳翔賈如皋賈  
葵倫魏國徵馬應宸一時俱死

### 諸生布衣

諸生申時泰匿瀛國太夫人徐氏並其孫劉

逆賊奸臣錄

從賊入都

南城御史裴希度令民沿門設缸注水是夜霽曰水星現矣十八日外城陷賊敗逃回為義兵誅其王則堯山東僉事偽順天府尹出全家

牛金星河南廬氏舉人以磨勘點革降賊偽示安民有前朝失德等語王應華提學僉事天佑閣大學士宋企鵬削籍吏部郎中偽吏偽弘文館學士王蓀蕙濬縣知縣偽長蘆運政府尚書顧君恩拔貢生偽吏政府司政文使孫以敬長垣縣知縣偽州牧顧芬河間府諭院選郎楊王休潼關道御史偽戶政府尚推官偽成都府同知周壽朋曲周縣知偽楊書蘇京河南巡按御史偽四川防禦使喻上州道防禦使吳達邯鄲道知縣偽巴縣令董猷辛未進士偽直指使王命誥癸未進士偽復保定府推官偽定州牧裴希度御史偽直兵政府職方郎中輦甯河南提學僉事偽禮指使

政府尚書傅景星丁丑進士偽兵政府尚書 失事降賊

黎志陞山西提學僉事偽兵政府侍郎安興督師李建泰戶部侍郎任潛巡按御史柳寅民丁卯舉人偽刑政府尚書陸之祺陝西左右布東宣府總兵王承胤大同總兵姜瓖副將潘政偽刑政府侍郎李振聲米脂人湖廣巡按立勳昌平總兵李守錄勤王總兵唐通俱隨御史冒認李自成為叔偽工政府侍郎王學賊入都

先壬午舉人偽知政使韓霖蒲州人舉偽泰 出獄降賊

謀霖曉天文三月十六日賊逼王城或問都戶部尚書侯恂坐失封疆下獄出而降賊授城陷否霖曰水星不現未也十七日巡視

偽工政府尚書工科給事中楊枝起授偽吏  
李呈祥候選進士高珩王自超黃燦劉廷琮  
政府從事兵部郎中張若麟監決承疇督戰  
呂崇烈張元琳劉餘謨李長祥魯臬王于曜  
失機授偽兵政府侍郎鎮守遼東兵部員外  
丁期昌徐家麟劉大鞏張魯張希夏張茂爵  
郎張問行授偽充西道防禦使為濟寧義兵  
王之相趙顯<sup>頭</sup>王爾祿武懷程玉成吳剛思楊  
所誅懸其頭于道傍曰示賊官張問行首級  
墩張鳴駿孫節吳文幟汪承詔李登雲傅鼎

### 咸陽降賊

銓董廷猷金振<sup>從</sup>山呂弼金汝礪張若麟孫一

兵部尚書張縉彥戶部侍郎黨崇雅左庶子  
豚楊明朗王士奇冉希舜韓士偉王秉鑑王  
楊士聰右庶子楊觀光李明睿禮部侍郎楊  
汝成少詹頃煜何瑞徵編修兼吏兵兩科都  
臬程兆科編修宋之絕劉正宗翰林院待詔  
給事中陳名夏諭德韓四維編修高爾儼修  
張國泰高來鳳文選司員外郎郭萬象駱封  
撰楊廷鑑檢討張之奇劉士芳梁兆陽庶吉  
司郎中熊文舉考功司郎中劉廷諫稽勳司  
士周鍾<sup>拜賊相牛金星</sup>勸進表實出其手乘  
郎中左懋德員外郎侯佐王顯戶部郎中吳  
馬廩過得官楊鞭不顧賊敗逃因為弘光帝  
笮孫襄陳辰誦傳鸞祥南廷鑄鄭尔圻王高  
誅于南都魏貞固萬發祥李化麟何九雲姚  
才員外郎李申姬琨主事賀九韶陳聯璧胡  
文然列肇國何胤光傅學禹史垂譽龔鼎羅  
之彬禮部郎中涂原員外來吳泰來余忠宸  
憲汶張嘉玉魏學濂楊棲鶚白胤謙張玄錫  
主事湯有慶高去奢吳之琦黃熙胤司務葉

澗甲戌進士張琦兵部主事朱國壽方允昌

史啟明姜金胤國子監司業諱所蘊博士李

鄒奎明趙聞心張慎學刑部郎中張璘然朱

森先助教吳道新太僕寺卿榮初春少卿李

受祜黃白胤員外郎李士奇劉慶蕃歸起先

元鼎光祿寺署正丞沈元龍行人許作梅李

繆沅何復趙之璽禮科給事中戴明說申芝

著張元戶部主事方近祚衛周祚賀王聖職

芳時敏敏曰天天下大順一統矣戶科給事中

方司主事秦沂河南黜革舉人李若星天津

劉昌兵科給事中傅振鐸龔鼎孳

兵備道原毓宗各人俱校編職中書趙瞻洪為賊草

節奈小妾不肯何其妾刑科都給事中孫承

徽錦衣衛百戶冷達陽管鑾駕京營泰將劉

澤左給事光時亨寄家書與其子云諸舊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

斌為賊守東安門胡仲和孫如龍隨賊去

往兩朝我已受恩大順汝等改姓走肖仍當勉力詩書無負南朝科第也賊敗逃回為弘

光誅

之翁元益郭元高翔漢朱徽彭瑄御史熊

世懿韓文銓陳羽白蔡鵬霄徐一倫掌河南

道

御史涂必弘通政司參議趙京仕宋學顯

大理寺正錢位坤評事周蘭禮部主事楊

玄錫

戶部郎中陸禹思主事彭敦眉兵部主

事劉若宜工部員外郎潘同春尚寶司卿吳

家

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家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家

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家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家

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家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家

周光祿寺監事林銘球中書舍人呂兆龍

戮辱

成國公朱純臣班勒死定國公徐允楨斬首  
祭旗英國公應襲張世澤勒死襄城伯李國  
楨已降二夾追銀數萬兩勒死首輔陳演追  
珍寶金銀數萬夾死大學士魏藻德庚辰狀元拜相  
被執匍匐叩頭請降追銀一萬七千父子二  
人夾死大學士邱瑜夾死恭順侯應襲吳希  
彬寧陽侯陳光裕前府掌印武侯薛濂永康侯  
徐錫登保定侯梁世勳懷寧侯孫維藩並二  
子光祖糧祖鎮遠侯顧肇迹隆平侯張拱微  
武安侯鄭之俊泰寧侯陳延祚武定侯郭培  
民西寧侯宋裕德懷遠侯常延齡清平伯吳  
道周中府掌印武靖伯趙邦鎮應城伯孫廷勳豐  
城侯應襲李開先安鄉伯張光燦武進伯朱  
自洪懷柔伯施兆麟遂安伯陳秉衡新寧伯  
譚弘業平江伯陳治安靖遠伯王承恩興安

伯徐繼本伏菟伯毛鳳翔廣寧伯劉嗣恩新  
建伯王先通寧遠伯李遵祖豐潤伯曹匡治  
永年伯王家棟成山伯王道廕崇信伯賈尚  
穢彭城伯張光祖武平伯陳又賢晉寧伯劉  
光普右府掌印英國公勳衛張惟賢駙馬都尉萬  
偉再興讓皇親郭振明張國紀鄭養性袁佑  
周鑑周奎子萬弘祚楊光燦華燦田弘祚錦衣  
衛西司房提督孫光堂上都指揮劉應襲馬  
國城齊昌國北鎮撫司理刑指揮梁清宏東  
廠掌印指揮趙泗洲理刑千戶甯光宏布政  
唐嗣美劉存慧周鏞內閣中書駱養志鴻臚  
寺卿何某工部郎中李達申主事鄒達士順  
天府通判張之趙英國公孫祭酒孫從度太監史  
賓九十七歲錦衣衛百戶蔣之鄂舉人王執中  
俱或夾死或勒死或斬中府都督吳勳三桂父  
全家被戮



刑辱

大學士方岳貢

任松江知府十三年陞漕儲道押運進京呂對平臺奏對

浣先夾損一足

林學士方拱一夾獻金珠美女留用舉人沈

稱旨特授左僉都御史未幾拜相

被執二夾追銀三千兩留

賄脫

用吏部尚書李遇知二夾侍郎張惟機二夾

皇親嘉定侯周奎獻銀七十萬太監王永祚

二夾一腦箍雷躍龍沈惟炳戶部侍郎王鰲

獻銀一百萬王德化栗宗周齊本政王之俊

永王正志兵部侍郎金之俊刑部尚書張忻

周禮馬雲程魏濟民各獻銀三五萬不等錦

工部侍郎陳必謙少詹胡世安中允衛胤文

衣衛掌印都督駱養性獻銀三萬堂上指揮

楊祚昌鴻臚寺少卿夏燿如御史吳邦臣馮

王鵬翔喬可用巡捕提督崔繼光駙馬都尉

垣登曹洛鄭楚勳吏部主事吳尊昌中書劉

齊賢元劉有福各獻銀二三千數百兩不等

明英陳翔順天府尹郝晉各二夾太常寺少

倖免

卿沈自彰素有重望十六年十一月特命掌選

錦衣衛街道房提督黃涪削髮禮部郎中周

林增志李士淳各四夾御史吳履中一夾留

仲連削髮戶部主事蔣臣削髮原任兵部尚

用簡討方以智庶吉士張瑞兵部郎中朱芾

書張國紀巡按曾纓鄭二陽董象恒自獄中

煌轟一心主事趙世錦中濟芳劉養負後賣

釋出遂通兵部侍郎張伯鯨考選御史周亮

市行人郝傑劉中藻太常寺博士龔樊熙錦

工都城未臨先通兵部侍郎劉餘祐有賊門

衣衛北鎮撫司掌指刑揮吳邦輔各一夾翰

下戶部主事劉顯績周鍾太常寺少卿王都

工科給事中汪惟效御史楊爾銘兵部主事  
呂陽副使施元徵國子監學正程子奇行取  
知縣錢國瑞有德者通者候選進士談貞良曾五  
典宮偉鏐史夏隆王崇簡施瓊林飭嚴通成  
克輦梁清標俱德

崇禎遺錄終



甲乙事案二卷

〔明〕文秉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甲巳事案小叙

燕京失守 先帝以身殉 宗廟 社稷 南都諸臣擁戴 隆慶 大統 斯時也 武臣 戈待旦之秋 斯當胆之會也 使內外文武諸臣 靖乃心 共獎王室 司職事 或曰必報仇 乃曰致討 毋有二心也 履戎行者 咸曰必討賊 其肅清此而朝食也 將奮其武怒 以報其大耻 庶幾 沛沱之三天 可以復命 泰瑞之七日 邀與同仇 矣而無如貴陽青田輩 背公植黨 閣上行私 忽 先帝之大怒 恣一己之愛憎 首翻 欽案 汲引 導奸 遂致 行都之坐席 永煖 長江之天險 之失 僂其誤國 千古同 撥可勝歎哉 可勝歎哉 予自 遭仲氏之難 列在官府 者幸何寬政 而托 在星威者 反羅毒網 予然歎曰 屏跡深山 汲風如霜 莫可訴 語窮愁 無聊之餘 偶聞破司 偶存紅先帝書一冊 見其間邪說 竟全黑白 倒置 儼然 虎彪 起而竊思 說以傳訛 經當年之見聞 者小而清 千古之是非 者大固是不揣 微朱子綱目之例 記事之後 惜加發明 人微附錄之餘 以存事蹟之備考 者種知 夏主語 永升註 見諸要 以見 正夫 婦之公是公非 固有至可得而泯滅者 若曰以官窺康侯而竊學 然陽明我豈敢

竺陽道氏文永書于考槃之南雲卷

甲乙事案卷上

殺宗烈皇帝崇禎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州南京兵部尚書等官更司法等學師勤王

是時有傳京師失陷者衆猶疑信相半可法同南京右都御史張慎言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兵部右侍郎呂大器著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廣太常寺卿何應瑞庭天府尹劉士楨鴻臚寺卿宋之臣太僕寺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淮萬象仰文郭維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奇國王孫藩來國昌等皆告天地號召天下臣民起義勤王

明書曰督師勤王何緩詞也陪京向稱重地兵馬整飭有素一聞賊逼京師之信即當星馳赴援奮不遑顧今先帝大行自餘日夫至是始議勤王於被髮纓冠之義何居齊桓公救邢次於薊北春秋議之雖故即之不逮也況名父之難乎律以春秋之法所謂不得殿而罪自見者也

准揚巡按御史王爰執偽官單克順誅之

賊迫淮安偽知府單克順至清口訪吳執之以獻樊所斬以殉衆時吳自任守河津挾路振飛守淮士民恃以無恐是月二十七日振飛集義師大開舉人湯調鼎等咸爲戎服從事

明書執偽官何執其所當執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王爰此舉

不愧其職矣故書以予之

勤賊然兵高傑劉澤清率兵南下

時保領兵徐州澤清領兵宿遷各聲言南侵淮民大懼巡按王爰自謂與澤清有舊輕身詣之勸其迴轍北上澤清不允爰云即不獲淮安請假道赴揚州爰不可曰萬不得已迂道從天長六合行則非我所知也澤清允之淮城得免塗炭

明其書南下何不當下也傑等受討賊之責既不能勸而亟從揚州公行無忌可惡甚矣故書其官以著其罪

壬申總漕巡撫戶部侍郎路振飛巡按御史王爰執偽官呂弼周誅之偽防營呂弼周以偽咨致王爰欲赴任游擊駱奉陽迎於中途執以解爰心使跪周曰人也不認爰曰亂臣賊子我認得雖今但有國法耳爰弼周門生之吏如鞠其事賊反

聖上未嘗許在弼一字不答爰解至軍門路振飛縛弼周於柱奉驛旁繫繫於柱旁五集諸臺射者五十步外五人爲揚人發一矢不中者連中者報名賞銀牌一射者盡乃命剗之衆情大悅時城守僑王某亦獲賊將重學禮及從者十三人解於軍門悉斬之

明亂臣賊子凡民固不悉所謂不得教而誅者也二臣此舉深得誅討之義矣特書其日以見誅亂臣討賊子僅此一日也蓋美之辭也

揚州繁華素著傑率盡焚久矣至是預兵城下城外廬舍焚掠無遺揚人厚福之不曉江南北大震

明高傑受先帝之顯擢膺邊鄙之重任不能力討逆賊以好不共

戴天之仇而汲汲焉揚州是國肆行暴虐惡之極矣詳書其官蓋深罪之也前錄傷官書日以高美辭此書日則以苦其惡者春秋之法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爾是時各滿俱南奔淮無路飛親駐河干以今前約諸藩舟車貴而進周王出行賞給官准安各防義士

鳳慶督馬古兵標兵抄掠淮安其部將汪朝陽行劫單縣為民所殺時先帝大行之信既確南京文武大臣連日會議路王倫次稍疎

急至道遠難致福王有在却不利多憂之故決鳳督馬古兵急福王奇貨可居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結總兵劉澤清等同心擁戴且移書諸大僚請以叙以賢無如福王專責吏可法當主其議二十

二日可法治兵於浦口二十三日諸臣謁孝陵定議劉孔昭面書呂大器不得出言慍惑遂定議福王先修武英殿二十七日南京禮部司務某齋百官公啟迎福王於儀真王得啟即行二十九日福王舟至觀音門三十日百官謁見福王於舟次王角巾葛衣坐寶榻上就舊金敕帳亦不能具隨後田武諸布袍革履不勝其困

五月戊子朔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吏可法等迎福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居之

是日福王自三山門陞陸王孝陵後西門入享殿祭告諸親文太子寢國瞻視軍從朝陽門進東華門恭謁奉先殿出西華門暫居內守備府為行宮文武百官進見王乞報款避史可法言殿下宜正受劉孔昭諸勳臣人皆有標衣群臣退議先王監國憂憂而後勅進乃即範金鑄監軍之寶次日百官朝於行宮親國公徐弘基

先敘辭聖歷倭湯國祥即許戶部措餉不時其言憤激太甚難贊圖此之起呂大器曰此非對君體群臣進謀金極張慎言謂國虛無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將挾以奉李何劉孔昭

日今日既定難敢更移可法曰徐數日似亦無妨諸臣乃散

聯無事則論敘有事則擇賢古今之通義也福王在藩失德甚著自無擁立之理士英結連內外以示不容不立之諒嗚呼明之天下非亡於他人直亡於士英一人耳漢陽移於并牧唐祚絕於幽岐非其綱

鑒耶然不日士英而日可法者則又春秋責鄭祭仲之意也可法庸南樞之重任值大變之猝臨當獨力主持選立賢藩宗社為重務叙為輕澶淵十日不捷王且請立太子土木北將不遜于謙竟立

何王齊制群奸立其昭不雷立乎故特日可法以責之國泰教之義也附庸實廷臣進監國寶於福王王行告天禮劉孔昭復請登大位御史祁彪佳曰監國名甚正徐弘基等尊然之乃止

改史可法高弘圖為禮部尚書陞馬士英兵部尚書曰廣王釋禮部左侍郎俱東來閩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張慎言仍為吏部尚書時議下相群情推戴可法及弘圖曰廣劉孔昭張聲欲入可法曰本

朝無勳臣入閣例孔昭曰即我不可馬士英有何不可諸臣然又議起慶眾兵推鄭三俊劉宗周等孔昭特舉阮大鍼等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勿庸再言是時士英年高憊劉澤清等擁兵臨江統稱十萬以脅制廷臣使不敢相云

計辦事不用進秩誓必寸磔逆關禮矣 先帝然後論功行賞春秋之法賊不討仇不復則君不并服不除寇言枕戈無時而終事也當日若能宣昭此義士英雅奸何名而人孔昭耶說何謀而起憎乎可法諸臣是及此直書於冊又諫之也

江西湖廣總督袁繼成疏請入覲止之

鳳慶等處總督馬士英自請入朝

繼成請入覲特諭止之士英請入朝拜疏即行

繼成候命而後進士英則不候命而即進其日中軍復有朝廷事一書疏請入覲一書自請入朝而順逆之情著矣

命兵部負外萬元吉宣諭各鎮

時高傑去大據江北聲言欲送家眷安頓江南約劉澤清刻日渡江

可洪請蘇戶部銀萬兩遣賊方負外萬九書前性分別犒賞元吉至彼上疏言揚州臨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紀律民近更甚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環攻弗釋民等雖有安民之心

絕無銷兵之術揚州士民王傳龍等三上公疏言東省附近河北悉為賊有不意賊勢未至高兵先變自高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顧之民何害百萬殺人則積尸盈野淫汗則膚及幼女環圍血攻已經月餘何不振已失之州邑而徒戕內地之良民也

陞周堪慶為戶部尚書何應瑞工部右侍郎劉士楨通政使

改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張國維以原官協理京營戎政

起補劉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起陞練國事戶部右侍郎

起調倪嘉慶華允誠業廷考為吏部文選司司官

起陞解學龍為兵部左侍郎即賀世奇刑部右侍郎許譽卿光祿寺卿召復原任給事中章正宸楊時化張象獻熊開元袁陞姜珠御史張燠李長春各可聘詹爾選馬兆義鄭友玄李白輔李棟等俱原官用

陞張有譽戶部右侍郎即總督詹福玉庭梅應天府尹朱之巨太常寺卿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李沾吏科張元始戶科沈胤禧禮科鍾斗刑科李清工科俱都給事中

羅萬慶陞朗熙維典張希夏俱左右給事中陳泰來姜應中馬嘉植王士鏐黃寅師錢增俱補給事中

起陞顧錫時為禮部尚書黃道周吏部右侍郎羅大任南國子監祭酒

陞高倬工部右侍郎鄭理大理寺卿倬嗣曹右通政

陞李沾太常寺少卿授督四夷館郭維經應天府丞

吏部欲推李沾為據江沾故善劉孔昭恐分其任乃求可洪陞書少維經積勞於干操都人賴之驟難其代今仍攝巡視沾雖維經勸家軍張慎言有私怨強恬即具疏引罪而沾懷慎言不已以其原舉素著不敢顯

攻因措端於少宰呂大器忌避之

起陞章正宸吏科張希夏兵科俱都給事中

起補在籍吏部主事王重為文選司郎中

時錢書之負慎言以重家在金壇可立至故推之李沾待不可曰是安我贊四十金者慎言曰候起家三十年所贊十二金而止公安得以此四

十金贊乎僕老矣須若餘即乃解事又地近其人豈否僕自有提衡不能混也沾並謝之



戊戌夏安 二祖御容遠親國公徐弘基安達侯柳祥昌面報信符  
一元行禮奠安 二后御容遠太監韓贊周盧九德行禮

鳳陽參將戈士凱報劉澤清兵沿路劫殺進攻臨淮 馬士英據兵  
先至淮安西門外焚劫淮防義師擒解三十餘人路振飛不敢開關之  
命柳文和彭佳等分行安撫 命趙光遠鎮守四川 諭鄭鴻達解  
駐九江 陞張應元為承天總兵 衛王泰裁青州偽官 吏可清請  
降文武重臣經理招討 湖廣巡撫何志堅奏武安恢復方國安勇功  
混帳 原任大學士將德豫北端奏賀

降賊官項煜南端流入朝班汪承詔自言賊授偽官堅拒南奔  
戶科羅萬象勸方孔炤走撫河北寇至張路逃歸今又蒙面捕官  
淮北坊士擒偽官武懷解至軍門路振飛與傳有舊僅下之獄

蘇州士民焚掠偽官項煜湯有慶等四家常熟楚掠時敵家海  
楚掠陳之道家并焚其父像祖墓之極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於武英殿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癸卯馬士英入朝

馬士英未嘗舉召擅率營兵蘇淮赴江達南京共舟一千二百號王  
變莊清江浦令淮防義士排立兩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凡三

日而畢是日朝見命掌兵部事仍入直辦事高傑劉澤清數書史可  
法請渡江欲其謀士英也可法乃請督師江北以避之

明鳴呼士英入而退眾自此蘇群小自此進却正消長之機矣狂存  
亡之辨於斯決矣其書入朝何春秋於鄭應直書曰來公羊子曰甚  
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此亦曰佞人入矣佞人入矣謹書其日

孟則其官蓋浮龍之也

勅賦總兵高傑圍揚州殺進士鄭元勳

時保和兵揚州城下巡撫黃家瑞漫無主持兵備馬鳴驄師民堅守  
晝夜不解鄉紳鄭元勳親詣高營解紛隨入城勸家瑞放禁兵入城

士民諱曰城下殺人如是元勳顧不見即元勳強為保劉璘象超群  
敵之死鳴驄疾走泰州職方郎中萬元吉號言臣奉命攝師沿途兵

民搆禍揚州尤甚開門登岸已歷半日民與兵相殺兵又與兵相殺  
成何紀律頃接水營奏將張士儀報賊奔清河官兵擊燒賊船殆盡

若諸將潛師以濟可一鼓殲之勅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  
繁富多之假兵阻掠揚州人闕死守得功兵至天兵保與澤清欲拒

之又值李棲鳳高文官兵至聚盩洵元吉移書得功勸其王室  
得功自明無他至請辭格殺賊元吉以書馳示傑等始稍戢然傑部

終不受制澤清所部千餘人劫掠瓜洲一空  
明高傑恃強圍揚經旬不解其惡著矣言曰新賊總兵以著其賊賊

不討賊害內地之罪元勳不自揣量欲開門揖盜其死也宜哉書  
元勳之被於圍揚之下若曰非揚人殺之乃傑殺之不以殺元勳之

罪之揚人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總督漕運巡撫鳳淮戶部右侍郎路振飛罷  
起陞田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鳳淮

振飛在淮守禦甚備是月大猷督士於淮安府學中叙向家有功文武  
官八十餘員振飛與王度親自按席觀者鼓舞已而振飛為馬士英  
所劾得旨提問合部不平尋以士民眾說免旋獲免旋丁艱去田仰

向寓金陵與劉孔昭善至是孔昭力薦之故有是命

晉封靖南伯黃得功寧南伯左良才俱為侯

封總兵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

史可法諸設四藩以淮揚廬泗自守而以鳳徐滁六為進取之基兵

馬錢糧皆聽自行徵調四藩即用得功高傑澤清良佐為我藩屏固

守江北則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應進崇崇澤清良佐似

應封伯良玉恢復楚疆應得功進侯又奏四鎮既設不可無督師屬

應駐揚州居中調遣四鎮各自分信地轄淮海者駐淮安海邱沛賴

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山東一路轄徐泗者駐泗州徐州縣隸之恢復

州縣隸之恢復開歸一路轄鳳奇者駐臨淮壽州九州縣隸之恢復

陳杞一路轄滁和者駐廬州無為六寨十一州縣隸之恢復光固一

每鎮額兵三萬人本色米二十萬石折色銀四十萬兩其鳳陽總兵

應改副總兵一員疏上故有是命

明大抵未討天下未平何以家為況開藩重賞裁上借此以為勸廉

之樹下受之而無感勵之志胥失之矣直書于冊澤議之也

乙巳祭先農王太妃于行宮

大學士史可法督師江北命百官郊錢

可法諸撥劉聲基于永綬李棲鳳卜從喜俱隸標下又薦舉人李連

主事何則軍前贊畫可法既出劉孔昭並無所顧忌高傑諸臣俱不

能安其位矣

大旱令應天府祈雨

庚戌劉孔昭詳吏部尚書張慎言于朝

孔昭故善阮大鍼必欲起之因詔有逆崇不得輕議之句慎言秉鉉持

正度難破例置酒酌諸劬臣廷論慎言湯國祚趙之龍皆諾之是日

奏朝孔昭邀國祚之龍合奏慎言排怨武臣所推吳牲鄭三俊有悖

成憲矣奸臣也慎言立班不辯高弘圖奏家臣自有本末何遽敘事

上論文武官各宜和衷毋得偏執孔昭袖中虱出小必遂慎言于班

太監鍾贊周叱曰從來無此朝規乃止慎言必即引疾乞休孔昭還

復具疏奏慎言推補漳濫薦舉吳牲鄭三俊更為可惡慎言原懷二

心告廟決策阻難奸辨乞大奮乾綱收回吳牲陸見之命重憲慎

言為數君悞國之形高弘圖亦具疏言文武官各有職事毋得使化

即大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之權令用人乃張慎言事劉孔昭一手

振定非甚所移即謂之奸臣等皆屬贅員吳牲鄭三俊王朝人望

票擬實出臣輩竊念朝廷之尊一於李起今宸際幾同訟屢臣死

無地乞賜罷斥姜曰廣亦引疾去俱慰留不允

慎言以統鉞大臣孔昭得辱之於朝是無法紀也無法紀是無君

父也書曰許者明慎言之無罪慎言無罪是罪專在孔昭矣一劑其

爵一舉其官抑正之實辨矣予奪之長嚴矣

時閣賊西逆群臣降賊者皆南歸家而用行宮前章奏雜技甚

有撥入朝班者通政使劉士預請嚴封畧奉治之令有旨著申飭行

叛將李承勛巡探清河巡按王爰調兵禦却之偽特劉日恭携偽款

五道送黃得功高傑劉伊順劉聲基徐大受得功執以聞

馬士英奏大計四軍一聖母流離可密諭高傑即將衛迎一皇考進

尊位號應遠梓宮南來一皇子未生應亟換選淑女一諸藩失國恐

有奸究扶之不利社稷宜速置南京

如恩羅戴諸臣公徐弘基侵朱國卿柳非當湯國祚伯劉孔昭方一

元焦夢熊郭作本太監韓贊周度九德各陞實世蔭

奏且上召閣臣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于行宮上謂弘圖曰國家多

故倚賴袁深先生何言去也弘圖對曰臣等非敢輕去但用人一事臣

謂可飭臣謂不可是非清亂臣何能安其位上曰朕於行政用人未嘗

卿等所言無有不從何疑有他弘圖奏家臣張慎言清正有品吏部

以用人為職如推劉宗周黃道周使劾臣處之亦必引重何獨以為

罪異姓歷任撫按保者半采又冀清望先帝簡任內閣督師勳職

赴任稍緩致蒙譴責先帝校問逆儒不殺性即可知其人也先帝

在今亦必用之何劾臣以此罪家臣也北都失節之臣不可用江都還存

者無幾又不合勸臣之意將誰用乎若曰武職則有兵部在不當再言

家臣也弘圖又奏近臣貪贖狀上曰朕固聞之諸臣通賄出之袖中誠

可嘆也時屢劾君對先後無虛日或一日再召召似亦有志圖治者自高

姜去後馬士英當國上直拱手聽之不復預聞政事矣

陸王樊右食都御史巡撫山東

路振飛既去樊又以陸任行刺澤清遂當官於淮安城中曰仰不能

禁制而陸事不可為矣

編馬士英奏聞寧終兵三桂之役有旨封薊國公世襲又命戶部

發銀五萬兩米十萬石責令中書沈廷揚賈與之

大學士高弘圖請暫緩開務往江干督收漕糧免之

六月諭吏部尚書張慎言視事

加保定巡撫黎玉田為兵部尚書山東原任大學士謝陞上柱國在籍  
御史盧世雍太僕寺卿

馬士英奏北信誅偽官之功故有是命史可法亦乞選使臣督監國

印位三詔及賜兵三桂謝陞二款往北直山東曉諭時批傳德王起

義謝陞輔佐之故也先是南師欽者慶藩宗室為著河朔縣弄官

南走偽防禦閭閻困之於德州倭與偽知州吳佳之北餉餉事責出

馬元驥謝陞等暗結義旅一呼而起殺倭與檄文出師欽於獄奉以

為主權稱濟王撤告遠近於是殺逆偽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遂批

傳謝陞為謝陞也嗟乎中朝伯樞州誤如此而欲奏恢復之功難矣

壬戌上 大行皇帝諡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大行皇后諡曰孝節烈

皇后

尊福恭王為恭皇帝正妃 氏曰孝誠皇后生母鄭氏曰仁壽皇太后

神廟皇貴妃鄭氏曰孝寧太皇太后元妃黃氏曰孝哲皇后

癸亥馬士英特奏 欽定逆案問後阮大誠命復冠帶陞見

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臣以共濟艱難事奏阮大誠當赦其前罪

即補兵部右侍郎先是阮大誠被發寓居金陵與劉孔昭士英及內奄

李永芳交甚密周延儒再召大誠士英同助萬金謀求起陞而

先帝聖斷不可奪僅起士英至是大誠日夜謀出山勸臣殿事亦因大誠

而發也士英來高弘圖督糧江干即自擬旨阮大誠果否知兵可用者

兵部召他暫冠帶來京陞見而問方畧定奪是時科道羅萬象虞允

恒王孫著陳良弼各具疏言逆案不可翻大誠不可用皆不聽去矣又

韓臣在兵言無他知為朝廷用人不知其他上溫言慰之

唯魯公子蒙請會師伐鄭德公弗許蒙固請而行春秋削其公子且斥其名胡康侯氏曰蒙請以師伐鄭而德公弗許義已蒙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去其公子欲制之於未亂也況大鍼身在逆案逆案乃先帝所定誰敢奸之今士英狗一己之私情擅擬復冠帝陛下正所謂以不義強其君者也其無君豈在輩下乎北行之禍錄茲兆矣故於云英則削其官於大鍼則詳書欽定逆案問徒所以絕之者至矣

甲子阮大鍼陸見

大鍼入見倫述見柱之錄高弘圖言大鍼若用必須會議馬士英言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力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於大鍼更光明耳士英曰臣非徇私賄賂何所不光明也弘圖曰何必不使賄賂一付逆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可也弘圖出即乞休

大鍼隨上孤忠祖陷之諫疏云鍼於天啟甲子見逆璫魏忠賢與在外門戶諸人終携始合擅政弄權時為文科都給事中力請終養以避其禍後蒙起用鍼守官太常少卿七十日即乞差還山攔跡窮山不入城市凡忠賢擅竊威福皆鍼在山林見影惟恐不深時也且當天啟年間從無一官之嫌一字之謗一橡之運甚且懸將傳內勒入鍼名於其中莫以殺鍼後快鍼與魏諸黨不惟風馬牛不相及且冰炭水火之不相容亦既昭然矣逆案究及於臣者蓋為鍼在科時孫慎行以紅丸非議搖撼皇祖世皇考是時旨下九卿科道會議給事中魏大中上言內有張差在文昇所謂先帝之賊也張差所錄誰不知為鄭國秦宜寬問主使又有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在文

昇不倫在文昇之逆不過之張差不明鄭國秦鄭養性方從首之罪不奈之三案不定宜悉置諸人以應受之法此皆大中不逆不道血口污天語也鍼與同官丘色序之且語曰三朝仁孝無間凡為臣子處此必得以無根之言挑釁骨肉故堅持不出謀舉今三朝要典其在可覆按而同鄉左先斗迫臣出議甚力此札尚在臣不之應從此大與大中之黨恨入骨髓通臣係在使前惡奪鍼首恒百計排阻鍼浩然致靖堂怒不釋鍼與相國馮銓有文字交結逆涿州一暗即行而大中門客汪文言逆誣鍼與銓以叩馬獻策大鍼與銓在涿州忠賢在深宮近侍其馬安在而耶之況相國今合家殉難而死生平忠佞定於蓋棺矣後大中自以巧奸奸人汪文言疏糾忠賢為忠賢所仇被通以死記光斗大中死於己丑之秋而乙丑之秋正鍼躬耕山居之日里中幹紳父老可問也又安得一身以督導耶至鍼會葬七年通內一疏於中極論傷紅丸之孫慎行為時所嫉此乃忠賢與刑後所條上者曾半字為彼逆惡辭嘲者耶且當時倡逆逆案之侯恂今公然從賊為工政侍郎矣主逆逆案之輔臣韓爌公然開門迎賊賊以安車迎入長安矣而索註中所云報復賊有疏者即今受賊傷戶政司務之魏學濂也而門戶諸臣乃欲以受賊傷命亂臣賊子之仇口為鍼孤臣孽子之定案豈尚有人心者乎今諸臣抵死攻迫鍼豈得不一且陳當日之情事以上告君父下告天下萬世哉馬士英人為大鍼奮力攻姜曰廣呂大器等護持局面阻抑大鍼

謹按當時阮大鍼此疏將以掩其逆案之枉不知道所以自供也雷而崇備內修怨楊左嚴譴去國是時徐大化朱重榮等俱中旨陸京

堂用大鍼以葉有聲萬亦中有陸堂用遂慈堂少陸光緒正揚左  
被違時也又爾時奇非逆賢所善者一登故事即違前奉大鍼既與  
崔魏若水水處之不相容奈何取京堂之小者如寄而當少光緒

之推隨推隨用毫無相持何也點將錄抄布四方並無大鍼姓名假  
使有之有聲豈敢入萬到手此理之最明者堅持不從孫魏二分  
之議謂將以調護兩宮出自臣子苦心誰曰不然乃欲以此居功反

坐諸臣以誣捏之罪則無良極矣且欲取託於三朝要典焉  
典既為逆賢纂修逆賢服刊已十八年要典即奉先帝旨焚燬久  
矣猶懷一奉為聖書則其為逆賢私孽可知也叩馬獻策原指逆賢

逆賢涿州之日非指深居宮禁之日大鍼南游涿州正逆賢逆賢  
重涿州萬耳萬目胡可掩也呂鵬雲並無督導之跡止以中書東華  
即入逆黨何況大鍼親給諫之疏糾逆賢也應山二十四大罪之條

新時疏糾逆賢者章滿公車豈密巧故汪文書乎合義七年通而一疏  
則逆賢已敗先帝御後久矣猶疑一論徐慎行楊建玄先斗諸臣無  
一不與要典相發明大端局已敗尚思為護法沙門則瑞端方張英

為督導又可知也相國馮銓現今官索內院在晉殿閣而班以合門  
狗難不亦悖乎聞賊破蒲州平陽故輔韓城合門狗難斯則萬口如  
一者而安卑近入長安來之聞也督輔李廷泰為賊所獲逆則人

耳目之矣姑摘其狂悖最顯者如此  
工部尚書程廷鑑  
趙陞錢益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府事

而吏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面辭上曰晉雖未復卿已無家可歸沿途僑寓需召慎言逆  
寓寧國孫開閣未侍慎言曰祖孫相聚足矣為軍後慎言辭以  
死孫扶掖逆許故耳

湖廣巡撫黃澍奏前任巡按劉熙祚于永州被陷為賊所執以九  
月晦殉節于祁陽巡撫宋一鶴于承天之變有武弁賴負之出一鶴  
不可遂以自殉王張生弄數十里之地逃回省城日惟追比賊將為

事直至新撫何騰蛟到任乃扁舟南下  
史可法奏高傑奉旨駐揚人堅不肯納實得功立侯原本為安撫家  
眷而結餘者曰與爾為敵臣逆亦疑之臣待之以誠勸其移駐瓜洲

城條許諸臣因與約隨當移駐汴泗臣調停於安民聞漸可釋其嫌  
情可法以難得不可制身入其營諭之見留不能出盡奪其兵章  
奏供煙邀閱然後得還惟逆不據

史可法奏淮人忠義碎傷牌號傷官擊賊賊騎於河上義兵甚至  
二十餘萬聲勢甚壯賊將董慶禮白郭政踴躍不救托入宿遷擒斬  
傷官諸將英叔許之馬士英欲東省傷官功以李元初為首

校當自後為左都督自後奉軍工曹負上遊流賊之難  
劉良佐委臣開鎮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不服臨淮士民戈尚友等乞委  
叛鎮環攻生靈塗炭命撫按和解之

史可法奏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庭起自軍因張鳳翔  
束祖武馬士英起自成籍當吳姓奉命南征以侯唐通兵不至遂  
逆蒙隨則逆之可原者國難之作勛臣均即者誰孔昭何不思之慎

言乞乞家鄉一舉兵姓便以為罪不並輕朝廷而長孔胤祁耶

馬士英疏請中大逆之誅周鍾勳進未已上書請鑒定江南吳伯叔周應秋周維持親藩門下世逆惡兄周鍾周鈐均當連坐

州莽取臣劉宗周疏一重藩屏劉澤清高傑有寄家江南之說尤而効之何殊馬一揆窮實敗逃之將而得封推當不封者一最舊官在官守而逃在使命而逃於去皆所不赦

宗周又疏 先帝身殉社稷江南不聞變特北遊宣諱者一部兵權於局外首圖定策之功宜諱者二 先帝諱璫鐵案前後詔書蒙

通政使劉士禎請令北歸諸臣都統朝廷處分不得流行奏辦御史朱國昌疏劾在逃巡撫郭景昌泊舟清涼門外欺飾疏辦周鍾

其撫楚撫晉種一罪狀有旨著嚴逐

馬士英以清國攝政王所奉南朝官民奉聞請遣官貴謝北行

命太監王肇基督催浙福金花銀戶科羅萬象奏疏論之肇基即三

神也高弘圖以方事既大錢事不便執奏請自任督催遂肇基言之劉

肇基恬即上疏辭止

馬士英舉原任都督周和陳洪範北行議款

子已故大學士文基等疏

禮部尚書獨錫鵬請削輔臣體仁文忠之謚其體仁所推抑正人宜

擬文基文肅羅喻美文介姚希孟文毅閻誠破河南原任兵部尚書呂維

祺殉難宜謚忠節從之

陝西吏部尚書部事左侍郎呂大器罷

先是李沾上劄臣憤激有國疏內之當中府聚會馬士英手札移大

器迎立皇上辭贊周劉孔昭無不允情恭明集議大器經桂吳二印

紆迴不前臣等十九人以名帖運之從容後至議至日中不決孔昭怒

形於色臣與郭維紐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歷階而上面折大器贊

周曰快取筆來因得俯首就列清展迎駕大器尚欲待得而贊周已

登舟英偕行者徐弘基暨良弼國昌也文臣啟事慶登武臣封爵朱

定所以有殿上之爭也嗣後士英安舉大錢衆議沸然大器既宣成

士英暮云近年溫周擅權老成須謝一時庸奸債事中應陞阮皇上

中與一時雲蒸蔚起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遭戍

借名知兵而為國督者哉乃授重兵入朝視朝政他南國從來獨一

一經喉撥而殿陛暗啞叱咤親至尊為贊抗矣逆案一書 先帝

定為亂賊大防而士英拉阮大鍼於御前但授司馬希立私人竊恩

士英有何勞績倭而尚書官任內閣倭而金吾世蔭也士英立

器拘執把持大器乞休遂罷

澤清疏請誅大器持其起用王重掌選又指其比周言演詐謂漢作

為吳姓走拘執周延儒以媚東林又疏薦張捷部之麟張孫振劉光

斗及在逃督撫王永吉郭景昌時士英欲起張捷而六缺事惟漢作

故收澤清出此疏

職武井而孫大良之垣長閣外而預廟堂之熙陟上下易位冠履倒置

至此極矣按漢作據康辰特用任鹿州兵備壬午冬乞免入援敵兵

淫掠漢作據實奏聞志完違問事違延儒然延儒之得罪歸於王之心

李國禎而或於蔣拱宸非閻漢作也況時吳姓已家遁去國便作累

能効力何不留姓仍正按席耶至起用王重以為可謀而降賊之永吉  
失事之景昌據此為舉此則當如何等刑也且然兵不言勦賊而徒  
拾孔昭之遺唾唯違堂之餘反惡莫大焉故刺其前以著其罪  
追復懿文太子諡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追建文帝曰曰建  
皇帝廟號惠宗景皇帝廟號代宗

丙子湖廣巡按御史黃澍面糾馬士英於朝  
馬士英罷尋復令視事

黃澍入朝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知  
食不法與語俱下上大感動顧高弘圖曰黃澍言殊有理卿識之  
命澍卿度前漸益數其罪士英不能辨一語志孔亦前論其國人行  
私請罪實屬此志孔連曰御史言事是其職掌內臣播弄殊傷國  
體士英跪求處分澍跪謝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  
號咷曰陛下視之上播弄不言良人誦曰卿等且出贊閣即執志孔  
而致上諭贊閣曰馬士英以大臣而為如此宜行退避士英遂時  
引疾蓋抄居器具以出備以金帛分餽福邸舊卷田成張執中二  
走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逆馬公天下將議皇上背恩矣  
且馬公在閣諸事可不煩聖慮可以優游行樂馬公一去誰復有  
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即傳諭士英著即入直辦事隨有旨何志孔  
本當重處積臣為未寬其見難量姑緩他時有民誦曰要縱奸頑  
種田欲吸眾閭閻馬  
雖書馬士英罷善之也書復令視事惡之也士英擠可法遂張弓引大

鉞杆狀顯著以黃澍之糾勒令罷位深合速任之用矣何惑於二妾之  
謀擅令入直是二妾為政人主若猶然嗚呼君不君臣不臣天下而  
以傾也詳書於冊以見去倖同於拔山所以為後世永鑒也  
忻城伯趙之龍賄請改 先帝廟號

之龍奏 先帝不當廟號曰思非美字蓋誼號係高弘圖所定  
李沾州疏授之龍便奏之為逆弘圖地之龍實不識一丁也  
趙懷陰石麟為吏部尚書正心一刑部右侍郎

陸張有譽為吏部左侍郎程世昌右侍郎御史巡撫應天  
陸何應瑞為工部尚書何楷戶部右侍郎徐人龍兵部左侍郎  
晉謝陞少師蔡玉田太子少保盧世澄工部右侍郎王應華光祿寺  
卿侯克山陵使祭告 先帝 先后附葬

呼已故大學士劉一燝諡文端賀達聖文志  
清矣入德州  
海王夫死謝世盧世澄迎降馬元驤南奔

細思清中軍張顯榮報稱攝政王命額真孤山六總兵駐德州侍郎王  
整承招撫山東又塘報青州東昌臨清兗州皆服惟濟寧未降  
濟寧傳報欽命孤山頭真石等奉攝政王令調集安馬巡視山東所到地  
方官民俱出郊迎接遠者以抗師治罪  
北塘諸臣南下舟次上聞兵備凌軀已受清巡撫山東之命與守道  
子連雖出示稱順治元年巡撫於南京亦發疏不紀  
國子監典簿李模疏畧云擁立一事皇上不得位為利諸臣安得以  
定策為功鎮將事 先帝非有桑村之功事皇上未彰汗馬之勞議

法當在戴罪之科而予以定案之功其何敢即安臣不願見先復未錄而國體先榮也

平湖監生陸清源疏為先原任兵部員外陸澄源奏辦詞章國本三

案并誠先釋手卿許舉卿通政使劉士禎特出疏駁之

後舉卿疏稱云當年諸臣以相戴 光廟為王今日諸臣以相戴

皇上為王均從倫叙起見耳 先廟母子無間 光帝身殉社稷何

嫌何疑而不人無端播弄假手於清源 光帝又任溫體仁養贖

禍使得生宗元寵竊溫文忠皇上追前為口稱快清源乃滿口頌其

平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於堂奸欺上也

巡城御史朱國昌奏東洋地方有數百騎驅投勇女口稱奉命打糧

體清把總王某不行守禦反觀之以牛酒犒敵之下置置有此

北將于永綏等渡江僭住京口浙江都司賈之奎逃領兵至夏水相爭

而關北兵逆襲東門外民居殺傷數百人浙營兵官李天開傷重即斃

該勇衛營命太監輔督周提督 允馬士英請准增淮揚兵三萬

總兵杜江提督大教場楊振宗鎮守安慶趙光遠提督陝川

總兵岳鍾山山東黃旗防守總兵江副總兵吳志遠鎮守吳淞

討常應後為東衛伯世襲叔頭領之勞也 賜福建建寧兵都總兵

鳳陽太監各國珍請教書內閣撰文給之國珍於御前自增結總督行

事四字 順天巡撫楊福淳海至懷遠侯常胤緒薦之命預會推

塘報陝西金陽馬士英請至該趙光遠時光遠已降賊矣 趙之龍為序

班黃家衛提鴻順亭少卿 管紹寧請進巡內閣請教書諸官各以詩納後

改內官監為朝殿 命劉金鑒代王 命遼淨身男子 命敘山東撫協功

令戶部清查十七年練餉明年全免 江南安撫御史柳鹿往請留

漕米十萬貯鎮江 萬元言請卸陣已懸矣猛如虎及監軍曹心明

夏九榮余繼嚴錫命文德翼補吏部四司官

魯王泊舟鎮江請於附京簡僻地方安頓 德安王僑居廣信

韓高瑞罪除七十五案凡三百四十一人下被逮即撫王永祚千獄

樓卸委唐王殉難 吉王子慈烜報吉王播遷遺亮

命崇王二子倫處台處二府 惠王寓居肇慶

秋七月改文選郎中倪嘉慶為戶科給事中

明部員改授科道者有矣惟吏部則否改授必錄員外主事而郎

中則否嘉慶此舉誠屬屬期見待書于冊志亂制也

御史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疏畧云兩月以來文史錫筆矣不聞

試武臣松關矣不聞公戰老以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捧堂矣不聞

請練北兵已鎮燕都動搖山東當國大臣但知述邪說損威屈體

墮天下忠義之氣臣切羞之

戶科無涉疏畧云四鎮以殺搶討伯百姓頭顱何辜而為此輩

之功名地乎今儼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為中央名將豈不更快況且

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何不做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

開屯設府永盟帶械而遠處此堂與之萬元言乃云城外之屋宇應

讓與兵誰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單金求進者與頃有使則當

事諸臣亦宜極省前事倍勝肺腸也

又史可法奏乞茂華口稱吳三桂師次慶都縣建立大清國順治元

年旗號迫人割髮



張鳳翔奏春興楊仕聰同行還南京領部官即同南行借賂清兵自衛凌嗣預戒兵丁言北兵無送人南下之理至濟寧即返

時馮銓謝際李選泰俱降於清為內院大學士王鰲永總督山東

河南方大猷署山東巡撫事張維機楊汝成從陞至山東方大猷遣

驛送至濟寧登舟

命黃琳速回湖廣料理恢復承襲命金聲桓駐防淮揚

命四鎮各帥所部兵將馳赴督輔軍前調用皆不奉詔

加李際遇到洪起總兵防禦河南時閭賊出潼關道雖陽攻密縣

春將夏有光報探至臺現庄知閭賊現在平陽整頓兵馬太原路

安鄉紳富戶盡徙入陝西又遣偽將馬科入四川招撫保寧等處

劉澤清薦大將馬化豹相永發命曉督輔題用

皮京營之制視北京以杜弘械楊崇藩年文綬補三大營總兵

陞劉之渤范鎮侯右食都御史巡撫四川貴州

進削已故大學士溫體仁等官陞

從御史鄭玄玄之言也溫體仁周延儒薛國現三人生前官爵陰子

俱行削奪以為作姦不忠者之戒

辛卯廷遣左慈弟陳洪範使北

慈弟以母死於北軍領與洪範同使至是慈弟加兵部右侍郎經理

河北關東洪範加太子太傅馬紹愉加太僕寺卿

禮部尚書顧錫嘯進奏撤崇告陵園文祭告大行皇帝

后文其三柱封爵制書敕諭鐵券慈玉田高起潛敕命又宣諭

北京人民諭大宣諭達州諭御書一三三三

慈弟既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

東即遼東也遼東屬遼北直近亦為遼所踞山東雖設偽官遍地皆

賊臣家人來云膠州一帶賊至二十萬則不啻向化可知也經理

實有封疆之責以封疆重寄之衡而往謀金帛歲幣之事名實相乖

此衡之當議者也馬紹愉昔年赴遼講款為遼所折奴顏婢膝連賚

之參劾臺臣陸清源糾之其與遼交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松許

建金十萬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遼人誦說臣不便與之同行也

暇聞賊負不共戴天之仇兵三桂乞援於清立掃而驅除之報寸礫

尚格天誅而與尸亦稍壯氣爾時為廟堂計者自應厚其金幣隆其

禮貌妙選其人而鄭重遣之如其宗使鄭公而遠主聽命武倭擇鄭

芝而東與締盟庶乎兩國之好可成南北之爭可息矣今慈弟雖

應選而誤以洪範紹愉佐之且所頒三柱玉田諸詔指揮有國

囑語如是而欲祈事之濟難矣書廷遣慈弟洪範而紹愉不書何

微之也春秋之間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

康子工視朝

上生日也受朝賀於行殿勅目皆進禮賀上皆受之

雖有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況在萬幾其甚患貧今下以貨獻上

以貨獻上君臣相率而提以利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此止書視

朝何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故隱之也

康成內批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大學士高弘圖請敕成命不聽

萬士英欲用中旨擢阮大鍼通戶部尚書周堪餐久不到任而有譽

廉慎為人所稱士英遂借以開傳陞之俸門持隆內旨推用弘圖以

不經會推舉選成命士英崇特用出自朕裁卿不必過為疑揣仍著遵前旨行

明此內旨也不曰內 旨而曰內批何也不與英為旨也若曰此乃士英令曰成策批出云爾於上無預也有譽賢者也賢而用之此誠與也弘圖以可無執奏矣曰否使此舉出於士英之懿好則為盛矣今借為大鍼之失矣則為亂政弘圖之執奏深得古大臣之義大然則為有警者宜奮何堅以疾請力辭不赴可也倘堅以疾請力辭不赴或致譴謫李何曰名即與官為較執程執重便果以是家譴張得即之名千古矣臣為家之尚書庸足責乎直書于冊其深惜之也

高 萬宗生統鑑疏計大學士其曰廣等

萬士英欲去史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亦欲去可法以專任曰仰既大鍼已起曰廣欲并去之於是大鍼屬仲恭統鑑使上之疏內既詆曰廣機跡又斥其包藏禍心拘連史可法張慎言呂大器等疏入高弘圖案擬究治上御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鑑告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弘圖請召可法為非弘圖抗辯士英默無片語去可法必左顧曰成明有指授者弘圖曰廣俱引罪杜門後致致為作人明大注國君之陪二等大臣是辱君父也故孔子對魯定公則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齊景公則曰君之臣今朝廷之上惟一曰成復有孔昭大鍼輩交構其中妖氣充塞而統鑑諸孽種見音君不君臣不臣雖有憂言得而食諸次年之北行宜具足矣春秋不事虜而事虜其存比事以觀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統鑑疏計大學士其曰廣

大鍼諸人怨曰廣甚統鑑一疏猶未恒意右諭德李永春與曰廣同邑相惡大鍼嘆明睿恭之明睿辭乃遂達安王統鑑再出此疏

統鑑之疏猶曰宗生不辨教義者耳統鑑因達安王也堂藩王乃為大鍼等所驅使無良極矣則去其爵斥之曰計蓋深絕之也御史科郎給事中章正宸疏直陳銓政事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既茂厥賞其餘人自請以十倍僧官筆全不供刻印寧免瓜李之防一職掌宜專用人獨坤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舉者有徑自奏封者要臣所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事封疆不辨悞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廢官宜務辭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懼之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許入國門之禁乎

總軍饒永國弼以不預會推家臣疏爭非制工輸出何典故劉孔昭疏薦潘良卓英諸臣內有湯大任則貪墨最著者劉孔昭疏薦錢位坤言位坤曾歷吳三桂校用忠賢可信都門兩刺國變錄乃奸徒借題害人不止驚矣定底請至用位坤

朱國弼劉孔昭合疏條陳新政一吏部用人必飭臣商確一各部行政必飭臣面定一皇上圖治必飭臣召對

戶科熊汝霖疏言內外交通神策三惜飛章告密雲教糾糾封此尚可為國乎夫有嚴音

授諸三途仲言諸永明為翰林院待詔仲言前有疏救黃道周葉廷秀廷杖遣成永明執紼見道周於獄亦極聲時願錫嘯署吏部印時疏薦之故有是命

真定知府丘茂華等自稱同守臣部不從清閣史可法以聞

湖廣巡按王澍為馬士英所劾辭職云蘇賊省生周文江為獻賊偽吳  
部尚書引獻賊破武昌有錦水建成劉備托文江進美女玉璽云玩數  
萬金於獻即周偽為偽錦水大堂比左良玉恢復斬黃偽則製賊喜  
送赤金三千兩士英十二人於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偽署印蘇  
城麻城均一戰亂御紳諸臣彈壓偽獻銀三千兩助餉臣批云正苦  
無糧真可愧挾賞通賊者仰漢刑官收貯臣意亦隱而撫吳阮運武  
昌黃偽代為解銀一千兩至帶二圍珠冠一項臣又批云軍中無婦  
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漢刑官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  
收文皆有司存士英據偽秘書証臣試命士英將臣原書呈覽則清  
濁立見矣

起陳陳龍王禮部祠祭司員外張采儀制司主事

劉澤清請奏封吳襄使三桂斬獻劉孔昭奏吳三桂字勅忠憲加  
陳禮時奉朝旨知三桂無心於明而諸人故欲崇之為賣國之意吳  
命御史陳蓋奏兵雲衛先稱三萬金侯倫 御史朱喬圖巡按四川  
聞賊偽將宋朝臣兵至松勝奪糧方郭獻珂適在村居召標將張成  
初與戰於桃園賊兵潰遁斬朝臣

禮部題議議吳陳呈管船等俱以原官充經還議官秋議屆期也  
朱國燭劉孔昭各請增家丁營將祈戶部給粮

命諸周崇普四王僑寓浙東 惠桂二王駐廣西呂年巡撫何讓南歸  
兵科陳子龍疏糾漕儲司使莊應會督漕狼藉  
蘇松巡按周一款請表已故華人張世傳願雪馮下都議後部覆請

俱贈翰林院待詔先之

曾熟進士王曰俞請表長洲正貢許琅琰聞 先帝之變行哭於市自  
縊不死遂投於河

于翰林汪偉謹文烈御父王章謹忠烈  
于開國功臣崇世傑等謹

世傑謹忠烈俞廷玉武烈汪興祖武慈茅成武烈丁晉即武即韓成  
忠壯花堂忠毅

于傅友德等謹

顧國公及德贈麗江王謹武靖宋國公馮勝寧漢王謹武壯  
于章謹等謹

謹謹莊敬桂良序敬格唐鐸敬安劉岳恭介何真泰靖業勇昇  
忠憲

八月丙辰朔命者役繕事

是日上受朝畢命錦水馮可宗遣役繕事刑科袁彭年疏言殿衛  
繕事非治朝所宜馬士英言責其狂悖沽名隆三級調外任用

唯宋王安石為政姑置邇年秦檜用事察事之役布滿都城今士  
英不取法古名大臣而有法安石與檜之設施耶然安石難以新法

禍宋而原其初意原有愛惜君民之思檜固云費國費敵而駕馭諸將  
實有引伸龍絡之用今士英於二奸無能為役而使注其亂政是又

二奸之罪人也且書於冊所以著其惡也

劉澤清疏劾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等縱兵南下大掠淮揚殺人無算要有敢聲其罪者則首  
出疏糾之謂澤清高傑等可殺其曰廣崇後言下史館紀錄士英

乃族澤清與姜劉為難至是澤清其四鎮公疏劾宗周播報稱州  
界孤臣為不忠既上以揭示僚屬曰我輩武人乃預中朝事乎  
黃得功配妻辦實不預聞士英陰尼之不得上士英擬告憲臣平  
日原以議論亂重並利之也

此四鎮公疏也而獨目澤清何誅首惡也傑與得功自明不預其  
情可原矣故獨目澤清而刺姜劉以著其罪

謝給事中陳子龍疏近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而  
去閭中雖然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竟自搜掠殊非法紀又商取選內  
有虛某本市井無賴自官希進昨聞遂有父子同卷者先期刺理親  
忠賢皆北而自官者也

御史朱國昌疏據北城士民呈稱屋還墳祀必迎司州縣陳孝孝年  
地方開報今未見官示恐有棍徒哨虎打八人家不拘長幼舉行禮  
去但云大者還侍官牒小者教習教曲街坊鐵口不欺一語

戶科熊雅與疏言親國公徐弘基持薦錄後亦見勅臣之勤於薦吏  
矣皇朱統額誣詆姜曰廣汚及家及賤昧始此不行奉教將朝廷設  
且言官何用

御史朱國昌疏性者賊入都門自關即以至燕條有一不青水小情叩  
首賊送者乎至賊眾已去又思藏頭露面而罵言不屈潛跡覓線驚疑  
死灰如何現微梁陽等萬口嘆萬矣若劉大輩草草廉恥萬望當與  
周鍾等並行正法者也

陸沈猶龍兵部右侍郎王際右通政姚思孝大理寺少卿  
陸王廷選管紹寧禮部左右侍郎沈從信太常寺少卿

陸郭維紐左金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陸來之臣刑部右侍郎劉士禎工部右侍郎文安之正庶事  
改賀世壽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起陸揚鶴丁魁楚俱兵部右侍郎劉鶴督川湖雲貴魁楚總督兩廣  
起補王志道戶部右侍郎易履呂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起補張鳳翔梁雲撫俱兵部右侍郎添註

禮部右侍郎管船廠疏請遣使祭告 先帝 先後梓宮訪問  
東宮二王消息時傳 東宮二王流落民間故紀寧出此疏  
論刑部逮定從賊諸臣罪案

論云兩擬從賊諸臣如領兵獻景即在庶僚豈可末減曾撫總兵降  
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京卿科道翰林受賊偽命豈可止外  
封疆大吏聞變偶逃豈止於流獻女獻婢豈止於徒詔臣負愚辱  
國至此須有定案昭示天下

戊辰太后至自河南

初馬士英言太后寓河南郭家寨當守我冢高傑部將王之綱曾扣  
撫李除遇可遣親隨內賁性除過處各諭具其母於河獲送至徐州  
七月劫旬命其儀儀迎之是日從鳳儀門入展刺上迎于午門隨諭  
戶兵工三部後先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備賞賜

諭工部行宮款隘至修西宮刻期告成以居太后  
御用監太監諸進朝請給工料錢糧餉辦龍鳳狀座及牀頂架應  
異物并宮殿陳設等項約數十萬兩工部尚書何應瑞得即高俸  
合疏言照金無術懇祈崇儉

工部入言光祿寺舊稱器皿共一萬五千七百餘件該借銀六千八百六十餘兩府役衣帽工料銀九百四十餘兩今寇虐方張需兵需餉動以千萬計將何文望呈上一熟籌也

### 浙江東陽民亂

先是東陽之豐實錄許都，故高書弘綱之孫任俠好義縣令姚豫崇借名脩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計炮輸數百金孫崇大怒捕都所刺杜楊姓氏持為結黨違抗而桂格之時輸金者盈廷聞然沸亂有姚生者拉孫崇於座按之毋得苦之群捕都為主迎接左先先聞變即調台兵行勒所至屠掠東陽義烏湯溪諸民各保鄉寨拒敵台兵大敗先先遂以許都反上聞紹興推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連生負得君來責書謝之都即率同事十二詣杭州投獻子龍為之請先先不許悉斬之而盡隱孫崇之罪至是餘黨旬司避兵復亂巡撫黃鳴俊疏報有音左先誘殺許都不行善政以致煽動者黃鳴俊即相檄勸撫

鄉戶科熊維典疏畧云臣現目前大勢即偏安亦未穩矣餉戰穿四宇改為異同恩怨四字一二人之用舍始以勸臣魁以方鎮惟平古之是爭良可笑也且以匿名而逐舊臣以疎賤而奪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嗷行之害積者懋威感者牟利人可為叛逆事可作營求先帝十七年憂勤止有嚴樹一節未免欽怨先帝隆重武臣而死解敵愾十無一二叛將跋扈者皆相望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藩先帝信任內臣而開門延敵且諛傳聞及今踵之尤甚於舊臣

誠不知何說也

兵科陳子龍疏畧云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故物今陛下入國門三月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庫之下臣誠不知其所終矣其始皆起於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事皆因循遺養臣甚為之寒心也

起陸申紹若戶部右侍郎江北督餉饒一衡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封福建總兵鄭芝龍為南安伯

陸聖武紹應天府丞徐一范鴻臚寺卿蕭士瑋光祿寺少卿起陸趙其杰右舍都御史巡撫河南

時阮大鍼出山之志甚銳馬士英借危疆為名欲以河南巡撫昇之眾議持不可乃用其杰其杰者州孝廉士英至戚也

劉澤清疏劾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

澤清疏劾劉宗周勸工親征以勸接帝座奮諸將封以激變軍心再疏劾宗周疏稱莽孤臣為不臣請加重懲至是并及曰廣指其謀逆杜稜其詞詞更悍甚史可法詢之四鎮皆以不知對可法遂具疏言此疏乃禁止之巧鬼澤清隨其疏言此疏實出其手因可法偶問偶混答之馬士英方快心於逐姜劉用大鍼票旨云這所奏知道了不復致詰後此大鍼並倒持矣

澤清以武夫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助命逆莫大焉當時也文武一心內外協力士英大鍼輩方相慶幸謂天下事惟所欲為矣余每笑之士英僕尸於江上大鍼碎身於仙霞澤清傳聞於西市亦何益哉後之謀國者而明此恭當

亦惻然感傷然知刑矣

連原任南京糧部主事為民周鎮山東倉事當演祚

周鎮於先帝中華連言劇藉與演祚等尚自標榜而痛抑違棄

中人阮大鍼恨之刺骨至是舛疏授統鎮專攻二臣并及姜曰廣蓋

演祚為廣庚午所仇士馬士英欲借此迫弘圖曰廣之去逆業速開

附違矣仍書其官河明二臣之無罪也二臣無罪而逮所以著士英作威

之實也而群奸皆公樹黨罔上行私之罪昭灼不可掩矣

內批起補張使為吏部左侍郎

章正宸疏爭內批用張從非制有旨前辭學龍薦葉廷秀亦徑批

陛何以寂無一言

明內批一再降矣士英輩益借為翻逆案也正宸身為吏恒主長

自當執法再奏不應以一疏了事然當時內外之械已成雖有智者

亦無如之何莫是以君子痛恨於士英也

賊張獻忠圍成都破之瑞王過宮前任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春間獻賊自岳陽渡江至荊州盡奔舟楫率步騎數十萬入安州六

月陽治州蜀王告急於南京請速發兵而勦獻賊順流至佛圖閣守

將望風而逃適遇重慶前任巡撫陳士奇在城巷力拒守四日而

陷獻賊屠之老幼無有存者壯丁剝耳鼻新右手驅至各州縣不

降者殺此為例自是所至解甲投降勢如破竹士奇及道府等官皆

死之瑞王從漢中避難在城破聞宮過宮

賊張獻忠破成都蜀王過宮巡撫龍文光等死之

獻賊至成都知宮內潰逃不能守蜀王聞宮過難巡撫龍文光登道

府各官皆死之溫江知縣施之炳已陞姚州知州陳撫留加參事掛帥

千人訓練城破自刎死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祥同日被殺士奇

知縣賴緒貽已降復殺成都知縣吳繼香已過美有同年輩先在賊

營招致之吳出授偽官其子俱入營中後為賊草率天文內一語賊疑

為譏刺夫婦相對受極刑獻賊大索金帛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

而懸榜試士諸亡遠近爭赴賊以兵圍之擊殺千餘人遂發有川

中偽僭大號偽政元義武以除以頭為偽丞相潘應聲為偽中書

舍人後連闖敗奔陝西並發兵攻漢中陷之獻賊據險自守不敢

出遣人與逆閣議和不果未幾獻賊亦死

禮科袁彭年疏偽吏政待即喻上欲將荊州帥徐開萬江陵奉

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屬中不受偽檄萬策自經開先殉城死

加烟戰斬寇可法少保士英太子太師弘圖曰廣輝侯太子少保

劉澤清疏連孔之計募數十萬之兵儲數十萬之餉恰十餘萬之馬

匹器械酒糧積一二年乃可渡河惟思善日廣劉宗周不得靈騁為

快臣不能隨輔臣急於一渡也今北兵已入臨清會師南下關賊已

連陷陽攻密縣如此光華北兵不至河關賊不至江寧止也

淮安自路振飛王變募集各方義士同心協力殲滅華園二人主位劉

澤清自行於路散遣義士探報著指之下却據村落竊火一室

與田仰日夜酣飲清兵南下有問作何格禦者澤清曰吾為權立

福王而來以此地供我休息萬一有事吾自得江南一善地去耳

陸東垣克東安福郭正中克西兵倫俱山東劉使

凌嗣範奏劉使東機恢復命巡撫王秉鑑兵兵並速馳山東赴任入改

凌朝為御史巡撫山東給勅功望孔三百獲 劉良佐移鎮青島

左良王關鎮武昌在夢唐忠堂樹俱如都督辦事

竟東兵偏郭正中奏請兵下東省 貴州巡撫范鎮奏蜀魁猖獗

行將順流東下 蘇州主事陳道昭奏鈔關稅銀被賊入署掠盡

封郭在我大興伯勒勒護太后之營也 封三桂父墓劉國公

以此義補禮科武書補福建道 考選推官吳道等知縣奏奉錄等

太監孫象賢自北來叩溫省留用 太監蘇養性請自先復春苑通火

傳太倉輪運運中書群奏因行縣援道路以日 偽太常寺丞潘祖

等運到 長安街通街區名特帖語其姓劉宗周等皆出李沾手

編兵社文法提督巡捕 馬士英為汪碩德兄弟招募水師造船

連降賊臣戶部右侍郎董崇雅祭酒薛所應平陽知府張燭然

太倉南來加恩可法少傳士英少保

九月丁亥內批特授阮大鍼兵部添註右侍郎

安達侯柳祥昌疏忠用志幹之臣等事奏晉阮大鍼前陞見奏對

明奧才量可用朕覽群臣所進逆案大鍼並無逆案等語時事艱

需人幹濟者添註兵部右侍郎辦事群臣不得仍前把持播擾

左都御史劉宗周阮大鍼追還閑居阮大鍼乞職成命有旨切責

兵部主事戶民與疏奏云 意廟時在魏垣處士大夫表壯志君義

成臣節之同堂聖 先帝末載 天子下席諸臣咸前伏而致為大獻

策以祥慈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

一逆案之阮大鍼即行撤回方何以折叛危將軍之氣古者破格求才

惟曰使禽使詐不聞曰行逆若逆案可翻則在親亦可卸周鍾諸策

皆可使才省過矣

阮大鍼從廢籍起宜書起但此書特授何不與其為難廢也蓋曰

此 欽案問徒之人士英以社交之誼特援之四位之中云爾或曰

先朝劉忠宣鄭忠介諸臣非自廢籍中擢用者歟曰忠宣諸臣或以執

社中瑞或以觸忤權輅皆忠貞自矢若夫天壤雖在廢籍何損若夫

賊楊維恒等是逆案之遺孽而 先帝削伐之餘也豈可同年語乎

詳書于冊所以著士英黨逆之罪也

內批將鳴玉梁應璫授給事中鄭卿泰鎮補御史

內批陞福建副使郭之奇為正階事

陞制凡隸翰林外轉者始得仍轉官序若經法實散授臺省部

曹者惟補實直工承不得玉署之堂又監司內轉必敘一級如布政二

品正陞三品堂卿之類是也今郭之奇以戊辰廢官散授禮部歷任

副使一旦驟躋正階此何說乎據事直書而士英顛倒舊章拘於舊

法之罪著矣

陞何楷戶部左侍郎錢元慈太僕寺少卿劉若金通政司右叅議

辛卯上始御經筵

甲午大學士姜曰廣前

乙未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丙申內批例轉給事中陞陞留用

陞陞既例特以三十金餽內卷即傳旨差留用家宴徐后縣贊內

卷一曰已進御前矣后殿具疏言陞陞私狼籍應得劣轉交還內臣

臣等留非注陞即初石麒麟結堂狀居把持朝政無人匡理而同轉御

史黃耳與亦疏言昔之按奉陳漢臨臣不測今之例轉徐石獻明詳

略官  
嗚善人國之紀也無善人則國從之今兩日間甚劉二臣相繼連位

隨有連朝之事終而起是尚得為朝廷嗚呼維東國咸坐其於

此千載有餘痛焉

清兵入宿遷

陸王澄右倉都御史巡按登萊

陸宗毅一張鼎近左右通政章正宸大理寺丞

馬士英請州縣童生納價免考

士英請令童生納銀准送提學收考後漢陽知縣李思謨多非結

不肯奉行士英奏劾罷職

聯取士大典也而導之以納價是明示以君臣父子兄弟去仁義懷

利以相結也夫放於義惟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放於利必至基戕奪

操而後厥厥貢書于冊而士英賄賂厚國之罪著矣

復劉倫原官昭著供職

聯國家之敗孫官印也官之失德龍略彰也劉倫降賊行賄賣賣

謝疏中已鑒言之矣乃士英毫無顧忌公行賄用其真注亂紀

日中寧復有朝廷耶故特書以著其罪

下布衣士英明于獄

奉化布衣方萬明疏政析克終事指揭馬士英等有旨選刑部問罪

聯宗嚴宗數為微行正字曹輔上疏極諫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

事王輔奏才重曹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輔于柳州今士英孔道等

朋比為奸朝端顛覆日甚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而布衣言之正

當破格授獎以勸來者而以下之干獄是士英之心猶然余深王輔

之心也故曹輔速黨而靖康之辱北兵翼明下獄而北行之禍決矣

陸李沾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遂致仕吏部左侍郎言大器

再膺定策功擢沾今職沾國泰大器當日阻難包藏禍心故違

明此時事勢為何如哉保其不勝乃汲汲於杜絕乎況大

器原無可違之罪乎言違大器於沾徑官之下所以著沾違意殺人

之罪也垂訓之義明矣

遼湖廣巡按御史黃澍

士英欲雪黃澍而糾之屏無機可乘乃糾疏重楚宗朱或漢使上之言

澍在楚凌遲宗室即奉旨逮問黃澍奏辯士英復果雪或漢官罪削屠

何至千里叩關 後據或漢為難言

聯黃澍面劾士英者也或漢之疏誰不知為大錯屬何所成漢隨翻

以推官將公然修然而無忌矣澍豈肯從於僂乎故於澍與大器之疏

並書于冊以見清君側之兵所縣起也而士英與沾把柄屠國之罪

此其葉也

州御史徐養心疏人自德州來者云山東有清國巡撫方大猷在修張

安豫時則濟寧宜救王與魯為防禦聞賊使孟長庚葉江陵賊獻

賊復有孔州之檄萬一順流而東九江燕湖廣卓弱不敵以金陵

為據注耶總督正法者止熊文燦耳其他一味欺誦失律之罪謂何

吏科熊汝霖疏言獻賊現踞重慶聞賊將至成都意在順流東下

北使諸臣而恃為緩清之要者也左撫第請兵請餉望眼高懸至變



教印未頒爲債未給此何時而南宮姑待乎皇上既以阮大誠爲知  
兵即當置之衡要若但優游司馬之堂頗頗已饒爲之何須添此  
淮揚巡撫田仰疏爲劉澤清請餉有言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  
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着與劉澤清  
通融措辦時澤清遣完於淮安深運壯麗無比大興土木日費千金  
田仰與之共事但知請餉而不知餉之何從用也

浙江巡撫任天成疏浙江御餉金法凋殘況身浮餉命張鳴武方允  
爲馬賊親往一掃一未歸李桐徐家材俱受傷賊虐害士曹果其屬  
性親學濠爲賊所留止學濠痛憤自經諸匪猶趨身家臣謹安客  
命驅逐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 先帝賜登極正賓疏奏徐大化潛往  
京師奉 旨着五城巡邏阮大誠甫出山亟以此答之

大理寺卿鄭璫疏蘇松督糧道程由才能可大用適有卿仲彭耿  
祥等要事相計有言者詎部從重議遂  
選淑女黃氏郭氏戴氏送內命再選 太監程贊周年選近六名  
工科李維祺疏日來道途沸不擇配而通門皆云王西中貴強  
取民間士女協官梓有方士營楊寨婦家少女自刺母亡後并亦太  
不成奏動天

遼東陽河縣知縣蔡文卿度其貪酷激變地方故違  
陞馮廷給福建布政使孫朝讓福建按察使  
命黃得功移鎮廬州高傑徐州總兵王元成駐安州馬進忠荊州  
左夢庚卽平賊將軍卽總兵盧宇武呂杜弘振出鎮池太  
內閣題授中書百餘人 陞同治張福建左布政使事重廣西按

察使 徐之恒補御史余鳳翔文選司主事 楊文德監軍鎮江  
總兵黃斌卿駐九江鄭鴻達駐鎮江黃斐駐東石  
高弘圖請開館修史人請設起居注 安遠侯柳夢龍乞侍經筵  
王揚基李乾德各戴罪陞督輔王應熊軍前贊畫

馬士英奏補張成禮都督參事充山東總兵官 加王之綱總兵將  
軍河南總兵官 許定國報擒獲陳州偽官惠在公署  
賜降賊被殺太監李鳳閣謹恭恭子弟姓世隆錦衣千總韓贊周  
出其門下故也 太監谷國珍奏請監司總兵以下悉勒令行屬禮  
考功郎中梁羽明自陳昔年冊封福藩即陽推官朱翊鐸自陳孤城  
抗賊其子常洪殉難俱奉 旨優叙 淮安生員談自陳常淮功序之  
加舉人劉汝安部職方司主事宣諭四川即留督輔王應熊軍前贊畫

劉澤清疏薦張鳳翔李棲鳳可預重臣之選 高傑爲降賊南游  
諸臣請從末賊 御史黃耳鼎疏論劉宗周奏議從違有言者察明  
遣行人洪維翰督催錢糧 太監袁昇請催各處鈔關銀  
太監韓贊周請大略禮物著先極手備辦 高傑請於州奉典節伯  
出稅助軍 河南巡撫趙其杰奏請餉銀命給銀十萬兩

諭北京舊官南來兵二部報名重用 馬士英奏張虎永戰戰功  
命鴻臚寺掌印諭大學士高弘圖入直 存問舊輔錢士升傳冠  
叙迎太后功劉孔昭等各陞一子锦衣千戶 撫寧侯朱國弼進爵  
保國公 子懷遠侯賞延給一子文隆入監 田仰解到光時享  
萬元吉回太僕寺掌印事 補徐允敬付卽沈子木一子入監 錄核故

後一人爲散騎抄沒原任福建巡撫朱一馮家產

立開細的工作例 文華殿中書一千五百兩武英殿中書一千兩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板頁一千兩推知衙一千兩監紀職方五千三千不年時為文語曰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賊方賤如狗廢起千年塵首拔一回首掃盡江南錢銀塞馬家口

大旱

自四月不雨以三九月雖在：祈禱竟無滴雨蘇常尤甚高麗遂不能持詩崇禎十四年旱極矣猶未若是歲為龍河水竭流震澤民饑寒可渡老人家云百年所未有也

還原任簡討方以智

以智歸唐辰進士知簡討街充二王講官者御史王孫善論其既虧臣即復撰偽書以亂是非故逮

限黃道周禮部尚書陳鼎謝德溥禮部右侍郎俱協理庶事將事

子再河街謚忠毅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臨安雲城下河街時為劍邊總督方振鎮監

節希諸稱壽必欲飲滿百盃中百歲之祝飲畢醉不能師遂遁

緬清國山東巡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縣知縣胡承先胡欽光到任

子殉難大學士范景文等謚

景文文自倪元珣文正周鳳翔文即馬世奇文忠劉理順文正李邦

華忠文施邦曜忠介王家序忠端凌義舉忠清孟兆祥忠貞吳麟徵

忠節吳甘泉忠節中佳胤即慈許直金鍾俱忠節陳良謨恭臨陳統

德恭節成德忠毅孟章明節忠

子殉難大學士孫承宗謚文忠已故大學士何如寵謚文忠

子殉難忠安伯張慶孫等謚

慶孫忠武李國禎自武舉承國員愍劉文炳

子國初陶安字謚

陶母唐同俱大猷孫炎忠愍王愷莊愍許瓊忠烈胡深哀節

子時欽等謚

將欽忠烈陸震益陽俱忠定何遵忠節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

劉毅忠毅林公輔忠怡忠愍忠敬李瀚忠毅劉平甫忠愍唐斌忠

潔同難忠愍張英忠壯 諸臣皆正德時死逆在劉瑾之難者

子如瞻左副都御史左光斗等謚

左光斗周朝瑞周宗建俱忠毅周起元忠愍徐昌期文貞表化中

忠愍李應昇忠毅黃尊素忠端萬燦忠貞顧大章忠愍 諸臣皆

天啟時死逆奄魏忠賢之難者

冬十月吏部尚書徐石麒罷

馬士英欲用張捷使陸邦黃耳內通疏攻之入一番居間欲陸知縣

其為吏部石麒拒之奏聞於上：置下省乃再疏乞休遂罷

明臺省例轉察軍職也即使是非混淆亦必在廷諸臣據理執奏而

被廢之人不得異一辭焉今陸明等狼藉著其例轉補輕乃公然據

我相向干涉蔑紀莫大乎是顧及用其言而違石麒之去是導之以

犯上之逆也去順動逆所以速禍士英豈未之聞耶再老成長謀

慮方欲：以為得志國之亡也何日之有

清兵入濮州沂州

陸祥學龍刑部尚書陳張作攝太常寺中卿提督四夷館

禮部尚書錢謙益疏懇曰：臣聞心長事內條列四事：一曰嚴內治。二曰定廟算。三曰振紀綱。四曰惜人才。定廟算款內有云：先臣孫承宗有言，以文統武，極是聲注。臣觀三十年文日出，鎮專征，鮮不備敗。其練有成算，免奏膚功者，承宗之後，高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舊疆復以閩事付鄭芝龍，而賴海無虞。此皆任武將之明効也。臣以為此地一撫，彼地一督，旁挽衆擊，無揮遣事。不若專任武將，進取全局，一以異之，而以公忠博大之臣，挈持其綱領，提振其精神，庶可以坐策其成。其惜人才款，復分三事：一曰資幹濟。今天下動稱之才，非之才也。分門戶競愛，情修惠怨，即其胸中了然如暗者，之不能言，覺之不能察，有物以限之也。今世人才當推錢劉落之後，以真心愛惜，以公心搜訪，庶可以共濟時艱。臣請舉其所知有英穎特達之臣如蔡奕琛、湯元曉，祁遠言何謙者，謀國任事急病謀更之選也。有老成典望之臣如唐世濟、范鳳翼、鄭之麟、尹仲書、李俊王相、張若璠、袁廟、邱毓、張鎮浮之選也。其有公望著聞，迴翔廊者，舊詞臣金燈道、臣陳洪謐之流也。其有才品卓犖，淪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楊兆升、胡周、萬道臣、李嗣京、李瑞和、府臣李恢先、郭臣譚貞、郭昭封之流也。伏乞 敕下吏部，令廷臣各舉所知，期於拯時厄濟世用，不復以黨論異同徒徇藩臬，則人才日出，世道漸更矣。二曰雪冤澤。先帝欽定逆案，所結正奄兒姪子，獻媚贊進之罪狀，而定案諸臣未光軒輊，有心上下在手，故出故入，往之而有 陛下既以贊導無據，故以大鉞而用之矣。若

廣廷陞以宗營建祠不盡題削奪者也。楊維垣首糾，崔士秀者也。虞大復以冤莫左光斗，幾致重譴者也。吳孔嘉以報復又仇牽連周昌晉，以持論依倚定案者也。伏乞 敕下吏部詳察奉酌重錄，用其餘者，有真正冤抑如六臣者，方與昭雪，其自新用以成。先帝懲輝之志，昭國家平明之治，亦決群破黨之一端也。三曰振流離。今無都淪沒，其間多忠臣志士，不忘故國者，所宜接濟安插，得其能者，官之無使，顧連項尾，有悔來之思。道士王崇簡，建平今高揚孝廉，孫奇逢，通縣徵南水鄉，不臣閭閻，開三千餘里，遣人貽書告臣，誓欲結伴而來，九死不悔。又關山東河南舊臣故家，結寨聚兵，日夜冀王師之至，朝廷可無以擊其心，懸其望乎？三輔長吏，數募漢官之威儀，沙州子弟，號恂唐世之冠服，臣讀史及之，每為流涕，伏願陛下加意救恤，以南宗之遺絕，歸正人為戒，則六恢復之一指也。內蔡奕琛曾以復社故抗疏攻臣，心知其誣，殊為惜之事，適已釋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將伯助乎？中流過風，胡越相濟，果有嫌隙，固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況臣本無仇於奕琛乎？臣親見門戶諸臣，植黨營私，新送社稷，新送君父，何恩復師其教，且他日獨不思見先帝於九京乎？逆案之故入者，賈維春、阮大鉞皆慷慨忠勇男子也。周宗建之攻逆奄也，大鉞實贊其議，安有奮臂甘目引人以攻奄而身反為贊導者乎？賈維春家居時，顧大章被逮，適新御結春案，為錢送灑淚贈別，已有法司定案一疏，解死者之憂，保全生者於囹圄，幹旋拒挽，傷極苦心，而反坐為罪案，不亦先乎？

他如馮銓以中校終昌期周宗建被逐去位者也而不免於入  
房杜麗清兵備後補授升死即者也而終不得出呂賊如與重慶  
舉及臣等以經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其狂聲淚俱下其生平可  
知矣有者蔡安得楊維垣等者吏部分別酌用行蔡亦允太溫  
修陳宇數踰格以復還宜詳慎

時馬阮擬盡謝欽差擬用楊維垣諸人以錢為東林領袖  
欲令錢頭薦以塞眾議以立誘錢遂出此疏

按竊廷際疏奏何士晉蒙復王之案挑釁害國又奉孫居相  
力薦李三才急宜褫革者 楊維垣疏奏王之案張差之案

人奉孫承宗柳河之失及寇在呈秀失勢出疏糾奏猶公然  
頌逆奄曰廠臣忠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者 虞文復  
為南禮部時送祠落成特往工部領對熟者 吳孔嘉拜逆

奄為父得聲譽甲黃山之案貽害一郡 周昌晉疏奏經正已

又各虛化裝與李希李希生為逆奄劾傳聲長安有一周二  
李真權美比之語 貴總春於逆奄播惡時疏揚左事通王

安倡為移宮之說逆庵康妃逆奄逆庵皆楊建寧逆庵逆庵  
致顧大章限十日同結愛書既定就依逆本上說將諸奸罪

狀著文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者 馮銓導逆奄殺能廷衛  
國構成封疆之獄逆庵揚左六君子以納暗致逆庵項令其去

位也以與崔呈秀李秀潛之於逆庵故孫周之連在山  
西巡撫本內果出銓正在東閣不聞有中欺之事大誠難究

疏云馮銓合問均難此疏云房杜麗清投升死即如出一口

命復張經原官總督北直三省軍務

經乃 先帝拔授兵部尚書降賊者自言在河北收募義勇  
逆偽官大學士王鐸係之故有是命給空孔二百安著文武

命復王永吉原官總督防河

先是家宰徐石麟疏薦朱大典王永吉馬士英以賄不至累旨王永  
吉身任總督對北都論陷朱大典雖移張藉 先帝嚴追未結何得

賂降賊情罪極重豈可列二等者也即當立肆市朝以信前旨以  
正國法願貪其厚賄反款而用之何歟欲使功耶則二人之功已見

於天下矣欲使過耶則罪罪罪此何等過而堪再使耶廟堂舉  
錯如此而祈將士効死經之即奏克敵之勛是猶揚標以得塵批

薪以救火固知其必無幸也

起補張經原四川道御大學河南道印

據振先年巡按山西糾劾學道袁經貪污合省不平巡撫吳維特  
疏保舉經成反列孫振不職諸狀奉 先帝旨候問逮成至是阮大

鍼等方與經等為難遂起孫振原官河南道事

大學士高弘圖罷

初弘圖家基雷山東遭亂後繼慈無存惟一幼子自隨及入政府與父  
憂痛心以中興為己任及馬士英為政事：相播連工四疏乞休既罷  
寓居吳門僧舍幼子附村館讀書已還居會稽清帥以書招之弘  
圖不欲封述之野亭中以幼子托館家未幾卒

誠意伯劉孔昭與其祖母胡氏

胡氏為劉尚忠親妻生榮臣尚忠卒榮臣幼孔昭父蓋臣廢出也權攝代蓋臣卒孔昭復據之榮臣不能無言及孔昭佐孫江請榮臣昭整之至是胡氏出揭謂蓋臣孫曰婢莫氏巧靈所生不廢奪嫡并列孔昭叔叔事孔昭急令人緝殺之

明臣弑君子族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陳其室汚其宮而諸葛亮君踰月而後舉爵今孔昭既殺叔而奪其位矣大上弑祖母此真元亮巨惡凡民聞不怒也而司寇不聞聲執送之罪圖列不聞有沐浴之請三綱淪九法教人類於是乎絕矣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大倫也今孔昭黨邪害正比國為惡則不可以為臣以孽戚禍濫血祖妣則不可以為子而攜執親五府之堂百官蒙之其又何譚焉然此仍舊其爵似無貶詞何也曰執祖叔之人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劉澤清救其叔孔和

孔和或時澤清奔走其門及建都後反抑孔和殺屬之一日以所作詩示孔和曰好吾孔和戲曰不作更好澤清色變之何令孔和率二千人渡河思撤召至責以逗留斬之

明澤清與孔昭皆悍然操戈甘為士英華初前除國一時之傑也而俱有殺叔之事前孔昭書爵以為不得貶以見惡今斥澤清所以示貶乎曰吾楚人城裏春秋不以滅同姓之罪之謂不以人理待之也今澤清殺叔視當文無少異是不以殺叔之罪之亦不以人理待之也斯得春秋之意矣

陞張捷為吏部尚書

陞陳鼎為吏部左侍郎

特授欽定逆案充軍楊維垣為通政使

附告張捷力薦呂純如極口辯寃先帝曰他已嘗辯過只是開端不得我言乎與聖主洞曉人情之明雖也今以大獄一出而楊維垣軍軍相繼冠英維垣原任御史應書起陞而不害者蓋因此成卒也若安按於成籍若然故事特授書特授楊維垣竟可見矣而必曰欽定逆案先軍何其詞費而不憚煩也春秋之法言老童到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維垣之起是之大者也維垣出而直翻故案是日無先帝也維垣出而重中要典是再推逆賢也維垣出而更理三案是神光兩廟在天之靈咸勿妄也維垣與周維垣者之罪宜上通於天矣詞煩而不叙而誅亂臣討逆子之義最矣起陞朱繼祚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蔡奕琛吏部右侍郎陞劉世行劉若金俱右僉都御史安行提督浙直市舶先由著金提督福廣市舶先由著珠池海防特授兵部右侍郎阮大鍼巡江解朝

先是高士英題福務煩重等事內稱察閱水師尤為目前緊要阮大鍼素有才學且習於江上情形尤堪差遣其涉江武職不才疎防食既有日自應急事守備不設若候聽大鍼奏處并乞募石食都御史銜以便行事大鍼隨吳疏奏曰天下事急矣北邊一舉已金被黨人斷送剩下面邊真不堪斷送矣根基初定建虜交紅我臣工詰問施如何勒虜如何款兵如何招入如何餽餉如何足又如何還薄鎮

如何雖屬寡衆如何換安君父之封豕與自己之性命全於置之高閣而不料理惟日從事於機關之場不亦大害不醒之患哉 先帝神明英斷原非憂邦之主而前此諸臣必欲結黨以勝之欲不獲履謀不克欲用者必不得用欲去者必不全去諸臣之黨與雖成而高皇帝之乾坤 先帝一家之性命業已破壞崩頽矣把持國之臣究亦不免繼若繼溺者溺者携其髮其衣心從賊狼狼遁回者天誅不誅名臭身駢回頭猛想其當日苦、結黨以孤主勢者自己亦何便饒利益之有哉其解解云從來巡行之徒滅跡往嚴關防範遺破情而此深官嚴立聲名之事為佞吏所難而稍：自好者易辦耳其於制勝敵讎何預哉嗟、御極與之能乘而破柱莫仲於犬敵先于陵之利操而陸沉固救乎神州正恐溺職者去踰關執法其間不能以寸耳又云臣自變漸生其心未老一飯之德步不負人何況君父再造之恩雖頂踵難之過猶犬馬不伸其報即豺狼豈食其餘此臣受事之初即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願與二三同志實濟之臣交勉而失之天日者也

廿九年清兵南下七鐵片等奏展邊即提議為清時可薄後隨衆征閩度仙霞嶺而陟嶺而下清師今從時自後嶺之其俱隨慶燭以天嗟予當其時諸凱也自負忠義而責備諸臣可謂盡矣則宜其任事後另有一當料理中興之續龍炳天壤復轉掌諸臣死者抱愧生者頌烈可止而何任事以來仍日從事於機關一場君父之封豕自己之性命依然置之高閣大害不醒殆人甚焉且所欲用者如楊維禎廖世澤輩皆用矣所欲去者如姜白廣劉宗周輩皆去矣

究竟高皇帝之乾坤先一家之性命作何下落也迨至管帳此等仙霞陷身不得不與繼溺者溺者表列難之名且不得與繼溺賊者等當貴之奉所謂母：結黨以孤主勢自己亦何便饒利益之有者大鐵又何明知而故犯之耶至於犬馬不伸其報豺狼豈食其餘及溺職者委去踰關款法其間不能以寸等語則入何大言不慚是時為指出以儆大鏡之始

御史游有倫疏今日國事混濁難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明知君子道遠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速去亦惡當人所不忍道者墮於君父之前其視皇上為何如主乎臺者中稍動規諫即指以為詆毀相戒結舌所謂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御史明時等疏近來章奏文武陞授皆出勅臣之口至從賊偽官備軍前蒙面求進武臣不効命謂文臣掣其肘今天不裁臣掣其肘乎吏科都給事中張希復疏近時任事無實操舉進望金匱穴營亦不止如往日之計其可謂則明獻之大計可以不設矣

清國章總兵入海寧駐札詳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謝各州縣預備糧料伺候  
加李成棟鎮徐得軍駐徐州李朝雲改後劄李世登駐泗州賀胤昌駐揚州各充鎮兵官 總兵卜桂善駐蕪湖 許定國開鎮睢州 命黃得功劉良佐各兵駐鳳陽 命王永吉駐徐州 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命總兵曹友恭提督黃河水師金聲桓改湖廣河南二省援勤 總兵左良玉報青州陷嘉子白沙舉海將國家春下海北發 給鄭鴻達鎮海將軍印 吳衛伯堂應後為鄭國寶等擬復命傳印給之

馬士英請賜王永吉一品牛服色以隆接待北使之禮 丁啟濟  
丁魁楚合奏有侍即金之役保舉二臣清撫違人持改文至為則  
佐所獲謹令辭待罪 丘嘉舉百餘騎至安東柘永龍王蓮廷選  
至署伏兵擒之 河南巡按陳潛夫私自回籍命浙江撫按查明

連浙江巡按左光先

諭左光先力斥介令流毒東越著與姚孫樂俱革職提問

連原任禮部中周仲建

仲建與吳昌時同入宜興之幕宜興敗仲建捐金救萬營免連聞  
之變制髮潛逃至是刑科渠 論其卑污無耻故連

辦劉澤清設立水營薦降賊臣黃國琦為監軍御史胡時亨疏言國  
琦施鳳儀補用臣賈然黃則偽吏部掌珠封者施則管儀仗時  
賊不可用亡國之器賴自偷千金重造此何羊人而可復舉班行乎  
賜內老王承恩諡忠愍立祠以降賊持元王之心七卷附記

兵科王士錄奏李述柱朱元臣偷生員國有愧諸勳 南和伯方一元  
梁為降賊賊諸勳臣朱純臣十五人請卹 戚臣李誠臣奏妻與始末

論兵部既准李述柱奉命守城亡陷君亡偷生南竄者嚴議  
也可注為北歸諸德衛文策兵科給事中監高傑等

太后從人王鏞王無黨俱授指揮世襲 百戶魏棟等自言危衛之  
勞准各陞一級 西宮舊園落成賜名慈禧殿 行人在則敬自言曾  
事福恭王命典考選 附馬齊賢元氣捕劉孔昭其戴功高賞不足酬  
命更禮二部再議 齊賢元氣居被火孔昭代為求助命給贊元千金  
周延儒子英封乞恩免駭馬士英奏旨英封准赦免疏輔順順係親弟

有儒指點有儒既故未完駐銀六萬兩著于江廣名下連完未完  
減其當時駐銀十五 銘永衡馮可宗捕得江陰知縣郝明徵行賄李  
沾馬士英代為之請有旨姑不完 諭吏部郝明徵原非行賄准復原官  
命太監孫元德往催浙直福三省金花稅價一應年額關稅銀兩及為  
浙鹽清條商賈給引行鹽隨徵隨解 戶部尚書張有譽奏御用  
需諸請差內負各處催徵 頒戶部印單給州縣督辦賄銀

戶科陸明疏論徐石麟內云即王忌住為趙之龍所虐何得擅署案中  
陸明又疏徐石麟以巧詐文其貪劉宗周以迂腐托於正為得真才真  
品如玉驥鄭瑜昇以節鎮當無多讓 御史張孫振疏追論鄭三俊  
吳姓劉宗周并及祁彪佳 始廢張明卿疏計周鎮險惡

論禮部百姓萬家其無淑女者博訪細選 命韓贊周按門嚴訪淑  
士宦家富室有隱匿者四鄰連坐 韓贊周請選淑女於杭州 命於  
監田成李國輔各路選送淑女 時上深居禁中惟飲燒酒淫細女及  
伶官演戲為樂馬士英當國與劉孔昭比酒亂朝政內則韓盧田張  
外則張李楊阮兼以東平與平遂制朝權撫寧忻誠使抗吏事遂  
警目見急迫群小東時射利咸知為不久矣時有對白云劉阮非仙  
人先後劫孔光之上地年馬督當觀南北銷中國之冠裳云 金堂

戴英補兵科 張采陞特膳司司外 例轉御史黃耳男仍補奉旨  
御史何綸巡按淮揚王化澄巡按廣東胡時忠巡視屯田 宣遠巡漕  
張捷題授中書百餘人又題監紀通判推官數百人 馬士英奏杜文煥  
先年戰功 改太僕寺署于南京 寄流寓諸生于淮安府學  
監軍楊文驤請弘佛教以扶王化 監生蔣佐上累朝寶錄

周藩安鄉王駐無錫 桂王薨謚曰端 祁陽王駐祁武 宣貞王子  
薨謚曰封 西鄂王駐寧國 周藩駐汝王寓常州  
命歸弘光錢

改授彭遜避為御史通賊款為大言謂馬士英曰忠武王大憤文  
臣若不愛錢高爵厚祿何以勸人武臣必受死方餐其身以有待  
管經軍請于謝于宣祭葬于宣官行人為闕賊是賊拷死者  
河南勸農尚書丁改潘罷 命文武官僚盡支本色

子殉難李邦華王童各隆一子錦衣百戶世襲  
子王在晉祭葬

崇禎元年擢首入犯大同被俘甚慘在晉時為本兵隱匿不報焉  
御史王等論劾有 責削職回籍

子原佐祭酒許大素奏英

士雲官翰林曾洪高公舉龍 贈官制中書扶掖其結獻之政唐時  
輯城富國送其疏題奏降詔

十一月甲午清兵入海州

既敗將欲回孟故仍回兵湖口又沂州駐清兵八萬分路南下一向  
沐陽一向祁州一向宿遷又將行郟城縣催辦軍糧

乙未端門西旁舍火

鳳陽火 祖陵地震

大理寺卿鄭珪罷 應天巡撫祁彪佳罷

陞王驥太僕寺卿王國賓光祿寺卿

陞何騰蛟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湖雲貴軍務楊鶴回部用

陞晉熟禮部右侍郎晉崇倫林院事

經正撥兵國華俱論德沈延嘉到同升陳之遘劉王宗俱中允  
相四仰報清兵已駐沂州噴馬至沐陽逢人趙福星為哨巡兵備統  
兵鎮守 清兵攻祁州晉印推官沈冷之園中待殺

史可法疏三月以來一兵未出臣僑員督師死不塞責黃河以北志  
染難近見北兵公然以逆和我虜我使臣是和斯之難成也我即款  
新嘗批戈待旦尚恐無效於事今觀廟堂作瑋未盡狀臣懼故  
復之無期而偏安之未可保也不急之工役可省之煩費朝夕之  
宴飲左右之獻說宜一切罷絕即事關典禮亦從儉約蓋賊一日  
不滅清一日不靖即有宮室錦王豈能享用必皇上念刻刃殊

奉朝之精神庶乎天意可回耳  
命鄭鴻達即制江上海門 命王永吉督塞汴口 命御史蘇東  
駐廟清防海 楊文聰請于金山圖山建城 黃斌卿改駐安慶  
軍王奉先殿上擢 加劉洪廷總兵銜 加劉承胤右都督  
即雖經懇辭新任有旨責其欺部 戶科嚴為奏以回春接餉存保  
獎太監高起潛冒倫朱瑞忠義可嘉 工科李清為擄死諸臣彰  
顯銘李逢申請卹 追諭江西功蔭解學龍錦衣千戶世襲  
諭吏部王孫嘉與李沾同事有勞一體優叙 劉孔昭以定策功進  
位不受馬士英奏言獎之 吏科抄奏安遠侯柳壽軒所屬程士達  
當賞敘暨不可進用 劉澤清屬降賊臣時款與化海海尼回  
陳燕翼陞史料右錢增兵科左兵部曾補工科屈勳補吏科高  
允在曾個補御史 御史沈向巡按湖廣 王變為兵部引罪



限中官程冠三萬兩膏駐一萬兩下戶部措辦 命蘇撫心回太望山  
給浙江總兵王之仁鎮倭將軍印 孫維城襲封懷寧侯補給鐵券  
馬士英請加九江道耿廷璽太僕寺少卿令往雲南調臨安三司沙定  
洲兵馬一萬從建昌入川九之使沙兵至省城為亂塘鎮皆定沙遂  
入省城據之 馬士英請推酒助餉下行行之  
停冬至即祀

癸丑上不豫命馬士英大閱

上疾幾殆閣臣入候群奄竊：有所指責良久乃退時上崇飲好遊  
出群奄因成為最大臣皆因之園寵政以賄成人為之語曰金吾莫抵  
罰長弓盡上往求四方得祿買馬即為官

陞陞勇翔兵部尚書總督浙直軍務兼蘇松巡撫  
陞廣若勝李永茂俱右侍郎御史巡撫鳳陽南贛  
還原任昌平巡撫而何讓等

御史沈宸荃疏劾張紹賢王永吉何謙五祖德黃希憲曹化龍馬士  
英等皆結党弄水吉竟究何謙等法司提問

追贈典宗子題為其悼王愷為銜慈王更為檢束王孫大奎為恭監太  
子文莊為懷王

予已故翰林沈懋學等諡

懋學文即皇孫文瑞張邦紀文懿陳仁錫文莊

附書王移居台州 額州生自董鴻上之政曆 高傑請籍沒周廷儒  
財產不允 劉澤清請禁巡按訪拿奸惡 清兵為斬下河南  
陞李希沅兵部右侍郎尹仲顏先祖太常寺少卿俱添註

十二月陞高斗樞李乾德翟式鼎俱右侍郎御史巡撫湖廣四川廣西  
福建右參議夏高綱助餉運之

高綱為漳州分守道進贖銀萬金助餉馬士英怒其不以充粒傾而  
公家之急也某者以道臣而捐萬金孫守可知況汀寇猖獗貽地  
方著革職提問

陞高綱以助餉被逮誠非其罪然使高綱廉以律已惠以字民雖  
馬即之臣庶充斥而漳海之寒流自韻士英將以何罪之之乎上書  
助餉下書逮者是綱上與有罪焉某現之以瑞水清源之意也

乙巳北使陳洪範南還兵部右侍郎左樞弟不屈被執

樞弟等奉使北行八月至滄州洪範遣人先致吳三桂封冊王樞不  
啟封賊軍攝政王清樞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今有奉使不齊敬之語  
九月至天津原任歸衣路養性為清樞遣兵相迎至楊村士人曹選  
金銀聘王樞揭先言報國之志樞弟等以恭謀至河而務實重王  
言贊二人名帖送內院曰言馮銓樹樞等辭色俱清却帖不收十月進  
至張家灣聞以四夷館處便臣行馬國進見之禮恭謙陳用樞曰  
此事所聞甚大不可不多洪範無言樞弟力爭乃改鴻臚寺十二日  
奉御書入正陽門隨宿鴻臚寺閣防其嚴水火不通十四日內院剛  
令樞什十餘人乘輿服佩刀直登寺堂跪上坐指地下種金樞弟等  
坐大聲詰責謂江南不度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將十月下江南樞  
第一：抗拒聲色俱厲剛榜詔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樞弟終不  
屈乃持國書銀幣去樞弟違命謀陳用樞以獨 陵展改葬 先  
帝 先後諸侯不許遂陳太宰於手廳率將士更三日二十七日有

數十騎來進行出永定門十一月朔至天津設養性有私於二人則職  
建閣四日至滄州十里鋪忽數騎過極驚執之四京止太醫院逼禁  
甚嚴第上攝政王敦不報時從行者自分南北則將張文才楊達  
春劉英止滄州洪範而行至濟寧北共始還洪範入見言清出南下  
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處焉

明必如姜公之氣攝三軍而後還淵之盟可固必如志武之威震兩河  
而後紹興之和可成今也武臣但知一逃文臣止辦一降國事高增  
問手書以範南歸而北行之禍決矣若夫受命而出有死無還第  
誠不辱君命哉言官書不屈被執所以著其節也

### 楊維垣疏請重中 三朝要典

維垣疏云張差風廟強生為刺客者王之害也李可灼紅丸禍之  
行賜者孫慎行之李選侍移宮進為害虐之誘者楊逆也劉陽訓文  
某只圖快心驅除其已其於君父何如也此要典一書重頌天下必不  
緩也今要典已為黨人所毀乞命禮部購付史館

### 楊維垣疏論故輔韓爌請卹用劉廷元等

疏云韓爌之再相也舉國皆推重之獨臣不肯附和已之變有一  
非韓所召者乎只造得一本不公之逆案臣與阮大鍼皆以不附楊左而  
入乞皇上重復審定有劉廷元徐紹吉霍維華呂純如徐大化賈維春  
徐揚先岳腹聲雪之而卹之周昌善徐復陽虞廷陞郭如蘭曹公  
陳以瑞李萬庸雪之而用之王永光唐世濟章光岳許鼎臣楊兆祚  
束弘勳徐卿柏水佳胤修慎此案者亦宜卹之用之有旨下部  
謹按當時楊維垣錄成稿擬置九刑於國家安危大計不聞有許數條

惟以背君父載逆貲為第一義此何說乎至以己之變為贖罪是  
時頗為首輔誠當為法受過矣但丙子之變為首輔者溫體仁也體  
仁及以城守加恩矣戊寅之變為首輔者薛國瓚也國瓚今且公然  
訟冤矣其體仁之時泰晉豫楚遍地皆賊甲戌之楊宸驚 鳳連殺  
之於塘何嘗天淵今體仁則誥則舉朝稱屈臣臣不聞糾正也逆貲  
既數維垣跪奏崔呈秀猶公然推重曰廠臣忠廉臣公廉臣為國為  
民豈得不入逆案乎推重在逆貲自應不肯附和蒲州自應與楊左  
相近又何待言耶嗚呼 三朝要典是逆貲之私書 先帝所鑒敦  
者也在大鍼則曰要典具在可覆按在維垣則曰要典一書重頌天  
下必不容緩豈不天日昭之今甲申之序尤其意直當追復逆貲軍  
國之費者宜生祠重還舊觀而 先帝卹賜楊逆諸臣公行削奪而  
後快於心歟孟子曰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  
食人：將相食不得長江決險而後知 高皇之不祀也嗚呼

下僧大悲手錄撫司  
大悲係故徐濟藩宗人狂言受 先帝命已復王爵又狂言 先帝  
實未受罵指斥上云云以改題之形糾復奏聞遂下詔狀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上從賊於崇  
一等應錄宋金即等二等秋決以時有案三等應錄贖陳名夏等  
四等成贖王德忠等五等從贖錢位坤等六等杖贖潘同春等存  
疑另議翁元益等 又奏請寬赦郭倫生諸臣如何瑞徵張若麒楊  
現光完學雅熊文舉等二十人應候三年定奪

聯閣連犯順禍延 九廟爾時在廷諸臣雖事放失學不能滅此

朝食而謀不避難自當舍生取義預泥首賊廷亡憐搖尾惡莫大焉  
為司徒者正當申明刑典詳諸帝朝其寬跡避方者亦當坐家為以叛  
逆之律庶法紀整肅而人心震懾矣今乃拘於情面各于利慾竟罔  
從寬政何耶且從賊何事而云議贖偽命已受何名存疑清其罪確  
何待三年學龍此舉深負其職矣故告其官以著其職法之罪  
結高傑為舊臣舊道周易應昌王志道辭學龍劉同升章正宸賴  
士春為眾正吳桂鄭三俊為萬世瞻仰金光宋家宋家宋家宋家宋家  
金聲沈正宗風儲經濟 史可法初至傑營中頗為所困竭力調劑  
乃得相安久之傑且願為史用此疏之所錄來也黃得功劉澤清  
皆欲與傑為難士英知傑之向史也止心厭之矣

張縉分委諸將防河寧陵以東至壽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  
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維屬李際遇  
馬士英奏劉孔昭實心定策劉澤清張文光密議功忠隨自乘音孔  
昭澤清俱進侯爵文光加京卿用 安遠侯柳祚昌自言定策功萬宗之  
命王永吉聯絡高傑劉澤清張縉分分布河北黃得功劉良佐移  
駐近地以援却宿 馬士英保薦胡國良等悉加總兵銜 進馬士英少  
師 命史可法合兵援卬州 命都督年文綬鼓銳先赴施州 劉澤清  
薦舉降賊臣時敏乞仍以兵科開光大覆山 陸賈登時四川總兵  
如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太保陸澤清中書舍人 馬士英追叙巨盜  
程繼孔功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子監孫象賢孫珍弟孫隆  
錦衣世襲 復王永光光世忠仁原官 定叟衛營萬五千人  
監軍宋劼請採礦銅陵 馬士英奏酌酒之家每斤定稅一文

琉球使臣金應元入朝以世子尚賢襲位來告 荆王寓居九江  
義陽王駐太倉 崇王世子慈倫寓居溫州 馬鳴寔陞湖廣參議  
封于謙為臨安伯遣太僕主簿陳濟土款祭 祝嘉慶陞利科右  
唐庚人掌鍵車復上濟不許命唐庚西之平樂 馬士英追叙巨盜程  
繼孔功史可法太傅高傑太子太傅  
上唐與寧官慨然不樂太監韓贊周方新宮宜權上白梨園珠少位  
者贊周泣曰臣謂陛下追思皇考耳乃作此起耶  
史料抄恭陳爾爾爾有諸臣心腹臣之心語而慎行公掛吏議大  
計處分楊兆升亦係察處之人近皆薦起抄出慎之  
卽贈家學朱大理寺少卿

崇禎十二年正月清兵臨濟南學朱以巡按檄守城破死之  
特授欽定逆案問徒吳孔嘉為翰林院編修  
復陳祖苞原官  
崇禎十一年冬清兵直入畿內但范時為順天巡撫與東撫顧祖  
保撫張其平俱以失事被逮祖苞自盡獄中張縉督正法  
進子俞通海等贈諡  
時俞通海為國公聖能平陽伯俱謫戍烈謝貴貴山伯莊得分水  
伯俱男慈馬宣全椒伯謫貞壯朱繼令山伯謫壯愍  
子方孝儒等諡  
諸孝儒文正翁泰黃子澄張為廣原質俱卽愍陳世業清朝間俱  
忠烈鐵鉉忠義王叔英文忠恭昭剛烈高翔才大方陳忠順俞達展  
俱忠忠葉福卽忠周是修王良俱貞毅練士字徐孫祖車故忠貞

王良廖昇俱文節黃鉞忠獻曹鳳韶高純俱忠毅戴德毅魏允俱  
教直姚岳顏伯璉忠惠鄧理貞慈陳性善忠節黃誠果慈胡子昭介  
慈劉瑄剛節黃觀文忠夏間工科李清曾育珣請至是部覆行之  
庚辰命婦入賀

祭衣殺布衣何光顯於市

光顯疏請誅奸臣馬士英劉孔昭命戮于市籍其家

明末太學生陳東請誅崇禎等六人請留李綱而罷黃潛苦汪

伯彥通撫州布衣歐陽澈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乃同斬于

市迄今東澈之名千古猶生京等之奸婦孺皆得指其罪

之以彼較此孰得孰失書殺布衣何光顯者徒無罪

孔昭之惡真國人皆曰可殺者矣



甲乙事案卷下

弘光元年春正月壬辰流星入紫宮

聯按中宮為天樞宮旁三星主三宮未大星為正北鈴三

之屬環以匡衛十二星為藩臣皆曰紫宮其餘星各有舍迤邐疾徐

或守其度反則為災王者威者立春四時之始而流星突犯其宮是以

下犯上君臣皆失其據也使爾時為君者臣者過賢而懼痛自脩省

庶可挽回萬一傾泄然惟酒色是奉貨賄是崇私慾是圖坐至國

事於元解之悲夫

癸巳大雷震電

聯按公九年正月大雨雷電春秋志之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

見而大雷電此陰陽失度人為威之也康侯氏遠指公子譽之詳鍾

亞之便以為驗今馬士英等擅引奸黨分據要途賄賂公行康恥道

喪人事舛戾而天象應之故立春之日定有流星入紫宮之異次日

復有大雷震電之災不幸數而清時長驅留都失守奸士傾敗國家

之禍一至此極孰謂天道無徵哉

特起 欽定逆案閣住郭如蘭為給事中周昌晉為御史

特起 欽定逆案閣住度大復為浙江台州兵備副使

命三法司嚴鞠妖僧大悲

北鎮撫司掌刑指揮會事許世道謹奏為投獲妖僧等事該鎮撫

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具奏前事內閣經督京察我政所擬備

趙之龍奏前事云云奉旨大悲妖言無忌叛擒之日即有匿名文帖

與相結應是風癩野僧違害供未盡奸情着拿送鎮撫司嚴刑

密審具奏欽此隨將大悲月光提到隔別研審據大悲口供年三十五

歲係蘇州府休寧縣商山水學村人父名東世妙存日會看地理母吳

氏生出口故悲至三歲父亦身故十五歲到蘇州楓橋永明寺投拜

僧環翠為師又說崇禎十二年 先帝封悲為禪王十五年六

月到鎮江銀山寺甘露亭與桂王相會相都院留悲在樹不住又四

蘇州在蘇門北禪寺住十七年二月又至介州四月初八日過江父在

甘露寺住三日十一日見路王住在館驛亭悲不曾見面跟隨王

船探丹陽至無錫一路王見路王好施捨僧跟至海會庵有承

奉李公先來與悲叩頭悲直受後來路王來拜悲自思路王是悲

長輩當尊他一步悲下位迎接路王見悲下來隨說悲無道學轉身

回去面見路王手指甲甚長後來路王却又與悲披紅認為一家承

奉李公陪坐至五月初五日在放生池相別又回蘇州李承奉人見

悲面請悲上舡托悲上南京來探聽消息保路王悲不肯來李說

這野毛僧屢請他上舡作怪不來悲聞知即上慈航天童寺前發

修行六月被本地道府縣官不容逐出七月又回杭州有路王差兵

迎接去八月至常熟北門外住十月初三到南京在報恩寺住十

五日被本寺僧官逐出十一月二十日潛往琉璃密芙蓉巷十二月十

一日到清江灣有空舡一隻悲自攜活佛路王欽差王帝封皮為號

貼在舡上十二日晚遇今在官船月光在張道人家同吃齋住了二夜

十三日被都督拿住當日同眾都督十二三人親驗過大悲自

造履歷一本黃紙寬半一張內開十五歲悲在琉璃密寓明者詞詳

細盡在一本簿內供是實情又據月光口供年四十一歲係湖廣鳳

寧縣人自幼出家來到南京住了五年在石城門外園籬內居住各處募化齋僧本月十二日在挑水張道人家吃齋偶見今在官大慈悲若隨今同齋委實不知他是甚麼人臣等聞知不覺疑指隨移文我政衙門聞此大慈悲歷歷實據我政衙門送大慈悲自述薄兒併到司臣等聞有自稱聖僧大悲和尚則為天下第一至三十歲即成活佛又云封為齊王等語人有欺佛洩露天機十五款大罪等語其為妖僧無疑矣但前供內與路藩拜見有李永泰叫悲上至聖殿消息又奉有嚴利密寄具奏之音事聞重大臣等不敢不加研審又將大悲月光提出夾審即問悲拿你之日有匿名文帖是誰寫的悲云此帖我實不知臣又行敲審彼說路王施恩於百姓人：眼他又齋僧好道該與他做正位封我為路王故悲於六月間有兵部申蘇州人張保海王等語臣問悲該保者都係何人悲云止將我知道的說出其餘不知是何名姓臣再三提審又說昨十一月二十日聞有錢亦係蘇州人在聖廟內議保路王等情臣又問同議者何人悲云止知錢家名字餘不知是誰臣又問該保如何行事悲云總之在事各官與路府相為者少都是馬蘭部的人權柄在他手裡象人怕他不敢行臣又問與路府相為各官是誰悲云止開說有人不知姓名難以指實不敢妄招臣再四刑審全然不言再無別情吐出臣隨時月光夾審光說止與大悲同齋一宿實不知情就夾死也是冤枉臣即令與大悲對質悲云云月光實不知情據此該臣看將妖僧大悲自幼投師屢被斥逐其品行若甚矣後依路藩好佛渴於家見便自騙江進李永泰之叩首蒙路王之披紅愈起妄想稱佛稱王三種用

標封敢違薄帖似非風順所能為者據其說說是招搖或為目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俱未可知然而路藩未必知也妖言惑衆律應大辟悲固不能辭矣至其所供兩臣事聞重大語涉風聞未有確據臣等何敢輕議伏乞敕下該司速行擬罪正法以明妖說以消亂萌至於月光雖不知情但同宿不肯難免他殃臣臣抑有請焉臣等世受國恩頗知忠義一片赤心寧能然乾坤何時也等語數何地也忘容此妖僧起釁況民愚軍悍易於煽動尤望皇上嚴整訪之今案為慎重之舉倘妖僧所聞不虛聞乎國道豈渺不哉且等誓不與共戴天矣奉旨這妖僧大悲言語詞牒著送法司會同府部科道官審明奏奪

禮部尚書錢謙益戶部右侍郎申紹芳各疏聯保奏俞旨本月十六日府部等官俱集中府會審大悲提到不現四人捉之便現口供同前失失三十三口口念觀音咒數聲密畢隨收監後法司擬大悲妖言律決不得時月光妖言釋放有旨作擬按是時既大獄筆日夜為罪域之謀大悲事起正中其機指內所稱謀保路王及或為日前之報答或為日後之居功人云倘妖僧所聞不虛臣等不與共戴天等語其包藏禍心豈可窺測哉況當時大獄李沾楊維垣朱弘勳等相比密謀連十八羅漢五十三條之名遍指樹樹以援勒勒朝端指內所指被擒之即有匿名文帖與相始應呈指此也幸會審之日大悲絕無招扳其謀始止羅漢則指之可法高弘圖姜日廣吳姓張慎言徐石麒鄭三俊黃道周薛學龍呂大器綠國事路振飛朱繼咸易慶昌徐沂金先家郭維經侯增壽十八人

十三泰則指其舉動當北恒挑思等言先誠葉廷秀等正家王重  
能惟陳子龍鮑汝霖等將有倫成勇王對等屯海內人望竟難無違  
從父懷亨時官中書張孫拉已其既時糾直欲以從父為汪文官矣  
結馮竟請正馬士英士英請居時與從父言以詩文性來達力正之從  
父即休致歸里士英意不欲為已甚乃止就大莊定獄焉

烟火可注疏陳潛天報清豫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尚在懷  
慶欲往潼關暗嗾逆接引據此則李際遇附清理然吳況攻祁之師  
未遑清室一則忘江北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序直抵開  
維據虎牢創良佐防宿御史陳蓋往調然兵五千七催令奏到  
又奏清兵已入彰陽河南撫按俱退避於緡等二州

時當燈夕上躬自張燈太監韓贊周諫曰天下事正難措手取薪膏  
脂燭恐不勝乃躬此瑣事乎上曰天下事有老馬在汝不必多言

卸卸東達中為太僕寺少卿

明東師失守其抗節校命者自當優以全卸其負國辱負者自當加  
以重刑其已屈膝投誠而不免拷掠死者亦當以從賊論無容贅  
已乃有忠逆未判而遽斃於拷掠者宜何以處之曰忠逆未判則復  
忠之與偏命之誅而無可施似宜另為一局今達中有言其曾屈膝  
矣且位不過部郎而持崇以僕少何郎若卸而不書原官明不當卸  
也然果有懷忠而混入者奈何必也肆口罵賊心事較然如積中山  
段司農之傳始可提殉節之典旌之爾

起補楊兆升為給事中袁弘勳馮志京張茂祐為御史  
陸鍾斗為太常寺少卿葉廷秀為光祿寺少卿各添注

刑部尚書解學龍奏請從賊六案以登極傳刑

明重獄必三奏者慎失入也愚思必傳刑者需大慶也今從賊之人何  
疑可矜何恩可推而後登極例以請乎則今智各一至於此學龍之  
末路慘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愚自見者也

紹史可法疏北使阮還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力禦賊而不足今復  
分以禦清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終始以意氣相激化成惡仇有識  
之士方以為危身之場而熱識之人轉以為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此  
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脩睦此之徵真不知顧矣此臣  
所望於廟堂也 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  
隆通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  
和不威惟者戰之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聞外視廟堂廟堂視上  
尤望深恩痛憤無從泄者古人有言致治本乎人情今日之人情亦  
大可見矣

子原任御史加銜太僕寺少卿陸獻明隆一子入監

馬士英請逆錄其巡按貴州之功也

丁酉許定國請與李伯高傑殺之以其眾叛降于清張縉序走免  
四鎮之開藩也許定國上疏言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皆起於行伍  
列士是兵高傑乃賊也何故亦蒙列士之賞隨有人路之於傑而定  
國正盜傑標下國得投誠於傑謂此既係人捏名巧施捏騙今主將殺  
國耳國死不知情也國喘臂為皆係傑意始解去不降北征至揚德賄  
定國千金幣百正定國請宴傑解之再四傑從五百鐵騎自衛  
定國置酒其堂鐵騎皆沉醉不能持兵不定國預於屋外復置以新

四鼓先入設傳其首以出烟火盡焚諸鐵騎而率眾降於清總督張緒考監軍李昇走免

一說高傑勅典李自成同夥作賊自成掠和氏嬰之屬傑獲內營因私和氏竊之而逃降於總督孫傳庭為其先鋒遂至到將營傑作賊時軍初討定國村殺其一家惟定國倖免後定國同為明將而不言陽與傑交好賴以睢州讓之傑不之疑至是設宴一傑伏甲於室

莊中伏甲起殺傑剖心以祭其先

明宋郡理為呂社所擄勢不容不殺社殺社勢不容不降元然終難逃叛逆之罪今定國與傑同科爵於朝縱有私怨非有騎虎之勢也顧假托宴會賤害主帥叛逆之惡較之於現殆又甚焉故前其官書日書誘書叛以著其罪歸考者遇逆則降今遇叛將則逃可賊書矣故亦削其官以貶之

命吏部右侍郎蔡英琛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工科給事中李清為祖欽定此案閣住李忠誠辦完

忠誠轉輸林例轉福建副使與呂純如此而補稅監高案有逆賢用事仍復舊官歷陞禮部尚書順美疏內有能忠體國大業臣時等語

河南右布政使志克等三千金銳在秀謀陞京卿為逆卒所陷思誠寓與王秀比隣乃却罪於忠誠得旨革職為民至是李清疏辨誤入逆案命下部議贈月李喬再疏辨完命復原官

明李清欲辦三千金之誣則可欲辯入逆案之冤則不可純忠體國大業臣時此何等語尚以為不當入即孟子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嗚呼自以此我不明於是愚者還禮以為考證者欺佞以為忠

偏袒愈巧道理愈甚而斯民之直道不得矣

起陞部之麟為應天府丞陞馬思聰左通政添註張時暢尚寶司丞

起補唐世濟左都御史官右都御史事

予已故登萊巡撫陳應元隆一子入監

應元錄布政使巡撫以布政事被糾去位僑寓南京與馬士英相知

故進子隆典

贈已故秦政楊師孔為禮部右侍郎

師孔與已故秦政陳亮言曾侍福恭王者師孔係士英姻戚故進

贈典亮言以無援部覆奏

陞萬寅亮為大理寺卿劉應省太常寺卿李清大理寺丞添註

予已故大學士丁紹執隆一子入監

紹執於逆賢時典黃立極馮銓同日廢立未幾卒於官

贈授欽定逆案附徒徐復陽為御史

予安遠侯柳祁昌隆一子入監

解學龍罷

御史張振振振從賊一案明諭法宜從重大司寇孫此三尺推讓半

年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弁之而非非弁賊而果學龍志意侮文

乞勒勒宋國弼六疏奏學龍言法不公有著解任回籍

明夫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從賊一案學龍誠何以自解振振國獨

其人難耶而其言則正也故於學龍去位削其官以貶之



之史從一盾起見衆高調傳已息事矣然而之交又揭二張及知州劉士斗於總漕總漕下其揭於府於是衆論大譁謂已就捕傳而復釋揭之險險孰甚之變士斗皆不安其位同時罷去阮大鍼言欲修德復法諸人之變以舊憾頗効有驅故官其謀而起投給事中劉宰南候左良玉既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然皆之設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已前勝校候高士矩到日方付移鎮上傳天財庫內內監五十三人進宮演劇飲酒上醉後淫死重女二人擡出北安門嗣後屢有之六不復擡出

啟宇男新推恩大學士馬士英王鐸王應熊史可法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傳劉士禎給事中李維樾御史游有倫周元泰主事朱日燦奏組襄各賜銀幣有呈太監韓贊周盧九德劉文忠戚尚忠田成喬尚張執中王望基高起潛孫尚賢車天祥谷國珍何志孔趙興邦李燦蘇養性諸選相孫珍李國輔銀幣外各降弟姪錦水衛指揮諭利和朱一鴻身爲大臣多藏厚亡致累追比大表婦婢之體其入官七萬外田宅所值幾何九千六百畝之外有無餘產者撫按察明原任太平府推官胡爾慎疏辦而聞即予事有旨壬午南開閣即濫行婚紳子弟幾於半持公議涕傍何止周有儒一人胡爾慎已輕薄處姑不究

史可法上疏求速宣衛胤文一事據之揭謂臣爲替虎飲臣臣遲朝大臣討賊未效去矣入直辦事雖至急計不出此遺君父之懷屬閣命之隆千難萬苦臣惟自甘上慰親之

而寶司丞耿章先跪爲父如妃辦完下部奏議

督餉侍郎申紹芳疏兩淮運司解銀萬兩爲鄭彩截留乞款禁止命御史凌烟巡按河南給吏兵二部空札以待失教南陽者馬士英奏請加楊梁著左都督及馬進忠王九成並加太子太保太監高起潛奏請仙舟陽練湖嚴可得五萬金又請於浦口建墩臺太監孫家賢奏兩浙巡監李純光銀二十六萬兩不許兼疏戶部尚書張有譽奏舊制錢糧俱經解部然後派發乞註爲今又奏酌定白糧每石折價一兩三錢

劉孔昭疏稱並未嘗到王孫蕃榻前商量定案孫蕃前奏欺罔大爲無耻劉憲章聞變通逃自當與今日新同謀

忻城伯趙之龍疏言章服違制有旨武臣自公侯伯以下非賜着與並通制騎馬坐轎斗牛非奉使麒麟白澤非勳爵不得許僭用然都督林祖誥命趙江浦人善星衛馬士英請居日卜其大用至是薦授中書平年間溫濟一品蟒玉赴事

主事李爾育奉旨宣諭劉洪起李際遇三張緒彥於睢陽不見二人遽歸

御史黃昇男疏薦原任巡撫李喬等 授貢生韓詩職方司主事劉澤清塘報清兵攻祁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堅守十四日乃退河南副總兵郭從寬擒長葛縣偽官朱獻 劉洪起塘報擊賊於襄城俘斬五百餘人 史可法奏薦賀雲劉湘客大英揮將守郢鄭新請全撥蘇州關稅作軍餉有旨許其半 上林監丞賀儒修疏論督紹寧貪婪除奸有旨不必苛求 御史劉光升疏請鑒別大臣有旨吏類庸鈍者自行引退 戎政張國維少詹吳偉善給假回籍



雪劉草綱罪

崇禎六年任河道總督時運道漕汴門下士相抗黃之議自宿遷起至徐州則聲新河結用帑成耗金錢無算八年與中河郭中胡璉同運後榮嗣璉於欽胡璉於十二年詔法

勝史官提防胃破錢糧律令甚嚴先帝方以榮嗣未忘法為恨乃敢言雪乎若以事屬即官與總河者無預假使河工告成論功行賞將不盡歸功於即官而總河不預其賞即比事以現而士英之欺

尼蔭制狗私撓注之罪著矣  
閩賊李自成曰攻鄖陽守將王光恩禦却之

先是光恩守鄖陽道關外兵掠承德諸郡遂圍鄖陽光恩與撫徐啟元守道高年相禦之固守不下其再攻也光恩甚苦於隘口賊營於巖下伐木積與若平光恩縱火焚木賊不得近賊用砲攻營隨砲

墮則光恩以泥塗板護之且守且築賊雖壯士破其營賊驚而退其三攻也賊以大舟載火砲迎而上放旗相望三百餘里光恩投水

欲於漢江最深處而以輕舟往來截殺賊以舟戰稍安油葉因風縱火順流入賊營賊舟逆火皆避俱奔每奪路而走光恩令別將循江

數設賊盡排擠入江三水為赤至是四攻賊眾二十萬水陸並進光恩遣別將禦之於江渚自率輕騎營於郭外分布步卒伏樺莽間賊

至路險不得馳突而步卒出沒如神賊募收兵轉於樺莽火恭差上下光恩親帥死士短兵直衝賊壘而伏兵於山下喊聲振天賊眾

大潰光恩乃循江而迎搗賊水營光恩道其前進別將乘其後賊奔舟往北岸走光恩盡得其精騎飛賊自是不敢復窺鄖矣次年光

恩死於國難以忠節終

睨光恩賊也既已委贖於朝即俾力固守奮忠救賊逆閩難扶數十萬之眾不敢正視至今言之猶凜有生氣焉板垣頭風氣之即撫也況撫也偷生唐國之本兵也皆撫也何其中無一光恩哉使朝廷得

若人數輩令之建牙專閫曾何盜賊逆種之足慮乎是以君子痛恨於當國者之蔽賢也

正法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祭葬各降弟姓錦水衛指揮

睨元斌不戰軍士繼賊殃民先帝責其罪而誅之裕民則以元斌併及者也此而得蒙卹典是直以先帝為失刑有怨其君父之心

此顧霜之漸賦父典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冊史可法請設提督以李本身為之有言與平有子朕豈忍以兵馬

信地遞授他人前著伊妻親衛衛衛文料理何必又止提督

高傑妻和氏上疏請卹允之所部將士仍聽和氏子高元爵統領

去歲黃得功與高傑爭揚州而開至是欲向揚州舒怨馬士英奏之上諭大臣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并信東顧

致唐東源渡河罪將誰任諸藩各恪守臣節不得任意

諭總兵牟文綬以住江上大肆騷擾戶部所分之餉何不速發坐視流毒者即將該謀拉補催兵速行  
諭部院指節原聽民樂輸抄沒乃朝廷偶行宣刁民獻媚報仇之事宗藩劾成武巨頑敬禮士大夫與士大夫相安不得聽奸人搬置非法圖利馬士英奏請免朱一鴻籍沒又奏唐允申補授中書諭阮大鍼江上奸人出沒亂兵縱橫以致商旅梗塞不可不嚴修

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各疏高傑從無寸功輒稱論救上天然除大患史可法欲令其子承襲父職李本真為提督是何肺腑倘謀賊之臣等實不能相安矣

論史可法卿已歸揚解論黃得功等各降信他何必與妻婦孤兒爭據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

諭吏部吏貪民困全蘇撫按禁賄賂廣西撫按林贊李仲熊王軒事情延閣已之虛實應與立制何必復行外勒以滋延擱

諭止雲貴總督李若星勤王如已到當德即留兵據何騰蛟考選林有本沈應昌張利民韓捷祖徐方來莊則敬蔣鳴玉錢源英

連俱給事中王錫震夏繼虞王太捷事十臣張兆熊郭貞和魏英春桂王懷俱卿史吏部覆除群賊功加馬士英太保王鐸少傅

制陸給事中為嘉桂廣東領西道副使卿史沈應泰錄以兵備食事高允莊江西湖西道食事吏部令魏廣東水利道右參議

乙丑上始御經筵  
兵部右侍郎徐人龍錄開事罷  
特予欽定逆軍徐大化卿典

起陸朱大興兵部吳先義戶部易應昌工部俱右侍郎  
起陸來方陳洪謐能化俱太僕寺少卿水任龍高寶司丞

乙亥改工  
先帝諱號曰毅宗  
先是趙之龍疏言思非其號今春張元培李清疏值急為

至是曾紹寧改工  
廟號曰毅宗  
陸鳳恩孝沈胤培大理寺左右少卿張省夏太常寺少卿

特予欽定逆案問徐崇漢卿典  
特予欽定逆案問使劉廷元卿典  
御史袁弘勛疏糾總督袁繼咸等  
去歲楊維垣一疏重中要典盡翻逆案又請卿三案被罪諸臣來

弘勛則疏請追究三案諸臣得罪孝寧太后者袁繼咸因奏袁不  
必重陳馬士英崇禎皇帝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聞青史

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左良玉亦奏要與係治胤大閱去袁崇  
此係朕家事不必疑揣至是弘勛復追論擬聲紅毛夥官三案逆勅

吳壯勤三俊弄論管紹寧不與冤要與袁繼咸公然悖逆宜並行究  
治有旨不必追究時奸黨構扇欺誅正人日夜以擁立顯懷忌

以三案舊事激上怒上曰此皆往事不必更提以此得免起大獄  
繼用雲南貴州考試官徐復儀林志遠等

加蔡英孫禮部尚書晉文淵閣陸陸鍾戶科左兵部工科右補  
吳進李維樞俱兵科丁允元復科羅志儒利科

陸陸康稷文選司郎中葛含馨考功司郎中武清稽勳司主事  
予蘇松桐郎王鍾秀家文顯施濟榮并

贈馮垣登太僕寺少卿鄒達吉太僕寺寺丞  
張賡齊疏狀由二職流黃汝周臣奏李內招安鎮臣王之綱以事

地之故激臨主帥乃閉門自守叛兵却殺臣以為之綱宜坐鎮內地安  
享溫飽無湖總兵下從善思感文者河北有飛將軍之號調使恢

復則將撫有臂指之使  
衛胤文疏柳城金高自築土城圍集義曾不受撫荷已授劉繼年職街

蘇松巡按周元泰疏川蜀可慮軍事劉家河係七郡制字急宜開濟  
又疏楊汝成家之純榜枝起翁元孟亦係朱精院授偽官宜容傳滿  
乞勅法司提問

給事中戴英疏陳洪範奏使無功正使左懋第身陷異域而下使群  
聚進爵使比朝聞之所聞然竊笑者也

欽天監正楊邦慶奏近來日月色甚赤上問是何分野何無古候其  
訪精明星術者舉用

朱國弼疏前任漕撫路振飛賊信日迫先報微因天潢海至兵拒  
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言國陽有天子氣偽官武懷律進學門  
生代為索緣七教注司遠治章下即院 又奏請治邦維經庇逆

太監高起潛疏請開納銀贖罪之例有旨納銀免死則富貴累更何  
巧不至流罪以下或可議贖該部酌議具覆

安廬巡撫程世昌疏假弁王夢也自稱藩府都司擒掠民為辱及聞  
吏又有銅陵盜有大船牌額書天子一家

遺給事中仇嘉慶中書胡承弼制逆於儀加監探每引五分  
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霄山開採者馳驛去 胡世宗自稱趙公八世  
孫乘附劄衛 太與伯都存義疏請家提學公署

杭州機匠疏舊撫潘汝楨遺難忘建道祠係前撫事奉嚴旨  
靖江王守嘉泰賀登極因奏全永達三州皆為王賊所據撫按還不  
以聞

御史鄭瑜疏糾前任漕撫朱大典侵佔有萬有言大典初立軍府所  
養士馬豈容擅藏餉幾何不為兵許

給事中吳希哲疏都城五方雜處假宗冒偽偽動奸弁橫行不遵唐民  
屬商黨為甚有旨嚴緝

太監田成選到淑女程氏上命再選二女充數  
命衆方在京諸臣保著自陳 行人朱統顯計奏御史周燦有言不究  
除方孝儒商孫五經博士 諭祭原任尚書張希武 贈鄭達蘭太  
僕寺卿 蔭杜銓太倉衛百戶

陞閩守戚慶西左布政使懷玉福建按察使 顧元鏡廣東按察使  
顧西道孫時傑浙江副使驛傳道 曹澤宮經蘭江西廣東俱到使  
陞陳瑞大理寺司副 李向中浙江嘉湖兵備參事 張承志繁封  
惠安伯 加都督趙民懷太子太保蔭錦衣百戶世襲

給事中王士鏗疏守令失職職額不清松加大耗虐民太甚  
戶科熊維典疏三年內蘇松通欠三伯三十一萬八千五百餘應繳  
又已徵未解九十五萬六千有奇又疏正項錢糧輕借支贖錢使那非  
教至批詳錄下提差已至撫按身先不法何以制豪強奸

戶部尚書張有譽疏酒稅可以助餉衙門既多需役並舉京城糧糈不  
過百餘稅委所佐又責五城凡十一衙門並成事體

中書陳應自陳據設有勞願預考選不許 太監高起潛請餉有  
旨著予浙閩增派二十萬令孫元德據解軍前 太監李國輔疏請成  
久欠大庾府縣官 張亮疏請立監稅局於皖城不許

張緒彥塘報北兵敗於陝州許定國事劉家城 陳洪範塘報北  
朝拾正月初六調整州天津船泊海巡邏平度王賊作亂燒萊州西關  
北兵往勦不服有號許王者親兵數萬之青州

三月中申朔太子至自紹興

北都失守太子為逆關所得挾之性永平及與其三桂戰而敗太子遂不知下落有鴻臚寺序班高壽者奉一人南來云是太子幸冀

入京太子渡江蘇歷杭至紹興與高壽以聞上遣東宮舊侍李繼周楊進朝召之是日至從石城門入進止梓輿寺都人初聞太子來

京踴躍趨謁文武官投職名者絡繹不絕後太監盧九德至隨戒管軍圍守寺門尋傳旨文武官不許私謁中殿移太子入大內

雪欽定逆案問徒楊所修罪禮部尚書錢謙益回部管事陞楊維垣左副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丙戌下太子于中城獄為士英請以太子及從行二人俱下中城兵馬司獄遂擢高成棟虎

威虎高華英家人也夜也餘還太子入中城獄御史可法疏洵州鎮將李世春康而有威一病遽亡其弟逃春隊伍

積廢地方相率奉旨用代矣獲有功堅遂滿口將張天福都議改天福於洵州高營各將以洵州為其分地天福若果忌難相安比伊兄張天機

還家屬至縱兵從善泥之於泊所奪其馬歸家吞聲惶惶致墮水中乞教部仍用過春天福另用上從之

御史徐復陽許參文德萬里先發遣張惟慎有旨切責御史袁弘勛疏請起用罷廢諸人有旨史蔭陳啟新張文郁不准

復已故大學士溫體仁議先是御史張振振疏劾前任禮部尚書顧錫時險邪有玷秩宗以其

刑體仁之誼而諫先臣也有旨顧錫時著致仕溫體仁更部確議至

是尚書張投復奏故輔溫體仁清執忠謹當復文忠之誼文某宜改謚有旨溫體仁准復原謚文某免議德清所奏也

已丑命百官會審太子于大明門先是楊維垣跪言於眾曰賄馬王馬姓王之明貌甚類太子給事中戴

英即襲其語入奏言王之明假冒太子請教多官會審是奏上先召中先劉正宗李景濂入武英殿諭曰太子若真將何以處朕卿等皆諸官

宜細認的確正宗曰恐太子未能果此臣當以事彰之使無遁辭上悅百官先後至殿所太子束向端坐俱不敢以因待之劉正宗前曰我是

諱官汝識否太子不應問以謂所回文華殿問傲書曰請向正宗更多其辭以折之太子微笑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臣無可如何仍以肩

輿送入中城給事中戴英疏王之明偽假太子質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而不尋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然釋羊何能辨此必有奸扶為

首皆榜掠獲究到底風波法司嚴鞫下鴻臚寺少卿高夢箕于獄刑部嚴訊積虎高成五毒倫至終不肯承夢箕上疏自明并述油之

下錦衣獄車部命百官再會審太子于午門是奉張提坐刑部尚書高倬家以名帖邀方拱乾于獄方至提曰先生

恭書此書不惟釋罪且可以不次起程全在先生一言耳方唯曰既請牛門百官齊集各投喝太子跪太子仍前西面端坐眾擁拱乾至前太子

一見即曰方先生尚在拱乾不放應進入人後亦不言真偽最後王

錄前曰子假萬假疑是一假是我一人承認不必再審此送還獄次日  
劉正宗李景濂合疏太子的係假冒乞敕閣臣再加質問使之供吐姓  
名疏其邀方拱乾同奏辭不預南中謠言若辨太子詐射人先射馬  
若太子能擒賊頭擒王

陟朱之臣兵部左侍郎添註劉應賓通政使兵部吏科都給事中  
陟陝西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子殉難修撰劉理順郎中成德各陞一子入監

禮部請郎中中均諸臣有旨問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致顛覆難殉  
節堪憐贈卹已渥 先帝新島不永諸臣逝世加恩臣詎何安通着  
另議理順德准各陞一子入監

左僉都御史郭維經罷

副授馬士英子萬錫為總兵官

既大賊特疏薦錫有文武全材題授總兵仍舊東營

明楊維垣阮大鍼等書特授者以其為逆黨中人若直從囚徒中起獲  
者然今錫係士英之子亦以特授者何居曰士英首逆案盡獲  
群奸是心平理實者也名雖未列於逆案而意則竊附於逆案者  
也故於子之授官如其意焉而與大鍼維垣等同書特授固春秋姓  
意之法也

丙申下宮春豐八子錦衣獄  
楊上為郡王娶妃黃氏妻逝既為世子繼妃李氏雖陽之楚亡已重  
氏或云妃或云司設曾與建一子不肖於奔南奔太妃與氏各依  
人自治太妃南來巡按陳潛夫奏聞上弗召至是自指趙其志所其

志再疏即奉假旨之音着令歸還而必欲自請至京及至上大怒丁之  
獄備受拷訊終無異詞又細書入宮年月及日散散情事甚悉奏馮  
可宗達上上弄去勿視可宗深惡其寬辭不敢再撤上令太監原尚  
志會同嚴審

明重氏而果妃也因無奔絕之理即不然而曾侍左右也者上無下獄  
之事書曰宮眷趙辭也其為妃矣乎吾未可知也若下獄者傷之  
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先貶賤今富貴之謂何而願權權之  
折搖之欺假其罪以說乎惜則為已甚矣

起陞厚任庶吉士陳子為正詹事署掌翰林院事

于為宜典人戊辰館選父一教兄子泰泰橫里中民不堪其暴發而  
亂變者遭焚劫按按其疏上聞亂民正法為典典泰皆為典得典典  
散館至是起權掌院

陞李希沆兵部左侍郎黃斌卿廣西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  
諭刑部窮治獲虎等

諭云獲虎若非奸人豈敢獲王之明胃起東宮正月二月所成何局  
往浙性楚欲幹何事豈高崇某一人所能辦主使附逆實繁有徒  
着法司窮治焉馬阮意在集黃崇同文之獄行特典與後以貴得功  
等先後疏事皆止

戊戌命百官三會審太子于朝

審時太子仍無一言左都御史李沾呼王之明不應沾喝何不應太子  
曰何不云明之王李沾唱役動刑即上撥太子號呼皇天上帝聲徹於  
內士英傳催杖搜高保令人扶之出有題詩於皇城云百神護彈賊

中來會見前星閣復開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桑猜必危定  
自開宗社忠義何曾到鼎台烈大行何處遇普天空而林國家  
錦衣衛馮可宗嚴訊高夢箕夢箕誓死承做官給事中錢謙益嘗  
立斬夢箕遂行定招可宗請歸併刑部

謹按當時太子一事朝廷之上皆曰偽叶野之間皆曰非偽在內  
諸臣皆曰偽在外諸臣皆曰非偽其偽與否不可以臆斷也獨計太  
子而果真也其舉止向日必有與人異者迨後竊留北營跋涉長途  
亦必有不可磨滅處而今舉未有聞焉則謂之偽也亦宜然方拱乾  
固議官也張捷當日之邀晤已明告之矣使出片語佐証即立釋因  
素而登上卿矣何以不置可否而公疏亦辭不列名則復執為非偽  
者未可盡謂無據也或曰移入太內者是其百官會審者非真數因是  
北朝之謀也藉以搖惑人心得中朝自起爭端同室互鬪起承其敵  
卡莊子之術也又據順治初年北都亦有稱太子者指謝陞為微曰  
謝陞難通卿不認得孫陞屬屬何之戶部主事錢鳳覽奏中面斥謝  
陞罪其不忘不義以其欺先帝而賊太子也已而鳳覽同太子俱使官  
未幾陞陞發於頭時向空作乞命狀曰錢先生事竟敗完轉司日而阻  
於是人皆謂北之太子是真南之太子是偽始有其事以復後之有確  
見者

靖南侯黃得功疏言太子事

疏言云東來未及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  
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未有不明不白混然當問得人臣之義指何忌  
在近諸臣指狗者多抗顏者少即明白識認者亦不敢出頭取禍矣有

者王之明假冒來歷係親口供有何逢迎不必懸揣過慮  
特贈成國公朱朕臣為王

吏部尚書張捷請昭張輔例贈王允之

張輔三征交趾著有勞績故得贈王純臣傳聞與陳濟者詣遂聞  
勳進雖未知確否然逆聞因先帝有夾輔東宮之諭疑而殺之非  
狗即也今捷乃援輔例為請不知所援者何例乎書曰特贈蓋深罪  
之也

御史陳疏懇民規聽易惑道路藉言以詣臣有意傾先帝之  
血胤云有者王之明好生護養勿輕加刑以招民謗

御史伍報北兵南下有言黃得功者移鎮廣州與良佐合勦  
御史却錦疏各鎮分隊於村落打糧剽澤清尤狼藉掠民間斃盡  
御史黃耳勇疏劾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庇逆如光時事項煩周鍾  
陳名夏方允昌議錢謙益豈古者三宥八議之道逆於此者張贈序  
俯首賊更延喘偷生皇上重以罰鉞優游數月不能恢復寸土高傑  
之喪軍窮寇逃避乞付法司以以弃地悞國之罪有古不必苛求

陞陞治元刑部右侍郎鄧之麟左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  
封黃中典錫陽伯授黃金鼎都督同知  
清兵入歸德巡按御史凌嗣元之

許定國前哨在歸德總兵王之綱退兵宿州遊沒嗣南下嗣不從及  
豫王空剽服毒不死豫王禮遇之未狀自縊  
乙巳祭興宗陵憲宗及諸王拊  
如朱大興兵部尚書提督上江軍務



廣昌伯劉良佐疏言太子及重臣事

疏言王之明重臣兩案未協輿情懇求曲全 兩相奏倫以息流言  
有者重臣故婦冒稱朕妃據供係守陵王宮人尚未悉真偽王之明  
係驃馬王馬之姪避難南來與高夢箕家人糾虎潛逃即既冒認東  
宮案圖不軌正在嚴究朕於 先帝素無嫌怨不得不已從群臣之請  
施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盡害其血胤舉朝臣子誰非 先帝舊  
臣孰不如卿有昧心至此法司官即將兩案刊布以息群疑

陸鏡鏗登右會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 命太監高起潛安撫揚州  
清兵入徐州疑兵鎮徐將軍李成棟南奔

先是胡斬忠者南中大無賴也貧困無聊以修陳干吏可法置  
幕下高傑之變徐沛遂為莫途胡挺身請往史大喜即委勦剿徐州  
事清兵將至成棟登舟南遁胡與劉姓者渡河投降於清請速渡黃  
河據王至河口見水先接天波浪湧大駭疑二人為謀欲殺之二  
人叩首頓身監營中先以數十騎往若徐州果有倫禦就戰未脫據  
王提其言適是時風恬浪靜水波不興萬騎遂瞬息而渡  
清兵入潁州

寧南侯左良玉疏言太子事

良玉疏請保全太子以安臣民之心謂太子之來吳三桂實有符驗  
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建君不備  
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勸王封不遜遂加刑害何至一家及視為仇  
明如窮寇並無留情必欲轉一誅求遂使皇上忘屋烏之德臣下絕  
妻妻之義普天同怨皇上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

而仁民顧皇上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殺成  
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亦其三桂史可法等語尤屬訛傳者法司  
將審明罪即先諭該藩

給事中戴英疏為罪輔薛國觀訟冤

英松國觀之冤株某案有聲林林陰諸人下部議覆  
睨國觀專權納賄指不勝屈又文選一事已足抵罪史復侵置監謀  
二十餘萬事發提問國觀為之謀士竭力營救家人之出首錦衣之鞠  
訊長班之供吐彰明較著以致上下 聖怒膺以重典究乎不究亦素  
有聲等曲法庇私自應處分何云株累然英仍舊官者非與之也且以  
著其欺誣死黨邪官正深冀此官爾

緬臣陳燕翼禮科右楊兆升工科右得鳴王刑科右

劉澤淳自陳昇家面奔命授鴻臚寺少卿添註 史可法奏王佐買  
陰奉坤請留營中以修容謀 汝寧總兵劉洪起以開餉撤兵還楚  
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韓元勳冊封琉球國王  
劉良佐報荆州失陷 安廣巡撫張亮閣賊分隊南來求賜龍斤  
加鄭芝龍太子太保 加劉洪起太子少保 給將包琳為下所執  
錢謙益請即家開局修史不許 會湯智世奏為廢事曹勳回籍  
殿工落成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姜白廣管紹寧朱之臣徑誣高  
倬劉士預何應瑞陳璘曹勳葛寅亮恩有差惟顧錫時不許叙  
殿工叙內臣功太監韓督周虞九德等三十五人賢賢有差  
加李若正正一品服李乾德加一級于元瑞等八人紀錄

給事中楊兆升疏江南有司既徵本色在倉不肯遵民重新又徵清折

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于文武康祿外公費不許 有譽人奉詔兵三千先解五萬而遣至九江交東越轉解 又奏浙江銀十二萬兩福建銀八萬而解至高起漕軍前開鎮

錦水街馮可寧疏使詐偽盛行百王內騷火無存且食書官人准狀民間細事動至傾家 馬士英妻請蔭內官三人各錦承千戶實贈故賴李標少傳 張復請為已故侍郎暨景淳補蔭 劉孔昭請存閑于仕庫 原任河道總督黃憲以擅弄封疆遭戍

夏四月癸丑朔領各衙門新印

先是二月二十四日管紹寧私寓失去禮部印授誠於馬士英二十九日士英即其疏請更鑄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其舊印悉行繳還至是鑄成頒給

明倫時正張蒼枕戈之秋也使君臣能實以恢復為念則南京二字正堪為新胆之助而士英反欲去之何耶至於徇紹寧之私請種種行錢換美周上行秋目無三尺之罪誠不可勝誅矣

御史可法北征疏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討賊為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難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構外侮未寧內憂方深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臣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將士洵臣不得不容之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議調兵北上而李本身惡難未起今不得已先遣胡茂貞速發矣

駐兵于蘇州肆行劫掠士人汪壽寧察密之殺其首惡數人命擒黃推羅巡江黃貝再請赦不允

川湖總督何騰蛟疏言太子事

疏言太子到南何人物色何人奏聞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徇和其偽既至高之姓何人舉發內官勸戚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雄謀而淫云自供高某算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信明首惡官則目下愈惑此自聞天下萬世是非者音王之明白供言明官士民萬目昭然不日即將口詞章疏列行何騰蛟不必滋擾

江湖總督袁繼威疏言太子事

疏言大案真偽易明太子居移氣養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裝王馬原係高族高陽未聞屬臨豈無父兄隨從何事隻身流轉南甯既走船與於朝廷有何關係違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國起望皇上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寧蕩平之福矣有音王之明不刑自招高某算移虎合口輪情朕正期天下共見正公不欺轉濫真諫諸目無端過疑何視朕太薄視廷臣太淺袁繼威身為大臣不得過聽詭言別生臆揣

戶部侍郎何楷奏鎮東宮基址等事有言此疏豈可流傳於非鎮目之意著提塘官立行追駁敢有鼓譟者奏即立斬正法

寧南侯左良王舉兵反

黃澍等日夜以大義說良王至是良王決意犯關突入總督何騰蛟轅門告以故且邀與同事騰蛟堅拒不可乃劫置舟中騰蛟乘間赴水避江運流而上楚人驚異出之仍擁至武昌良王遂統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移檄遠近畧曰馬士英者學稼無知貪狼悖義換異人為奇貨私嫁妻以種姦欺微慢之不聞遠處馬以任意不難屠滅 皇宗遂敢刑辱太子劾胡濙之名討還通既不從其邀於荒野踴錢寧

之即訊大千不容其斃於深宮群小雖纖纖比燕啄而已深中奸出  
日視在擇而更休李沾威權何如崔李舒歐拳王錚鳴招有蔡朱東  
蔡東歸豈 先帝不足復留種既況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則用一  
者人既制其目若剪其主嗟乎安全藏之不作而定倖之已亡附會  
成群誰敢曰吾君之好依違了事成禍曰的係他人貽江之當乳虎  
是可忍也子與之遇毒皆尚何言哉至受恩 故主君奉通倖寧無  
食茲之思記忘結紉之報領同義士共討天仇履虎豹之亞驅風雲  
氣憤失鷹鷂之必逐日月光昭邸場堂亞應有燃麟之禍漸臺而推  
難逃切舌之災徽下達近傳播惟京城嘆口

順海內望是舉久矣無不喜其來而悲其晚此頃以反書何也曰君報  
不居臣不可以不臣晉趙鞅與荀寅士吉射相惡治兵相攻春秋宣  
書曰叛正為後世賊臣稱兵而閔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以取  
國者著律令也宗社雖丁板蕩之威而冠履決無倒置之理此良玉  
書反之義也故必通於春秋之義者然後可以權衡天下之事

特復 欽定逆案劉廷元等官

張復題覆楊維垣疏奉 附鄭成諸臣劉廷元呂純如黃允禎王水  
光楊所修章光在徐大化范濟世各贈祭葬徐揚先刻送宣墓額  
許內臣安駁屠徐卿伯各贈官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中陸澄源  
各復原官奉有俞旨

明廷元等之入逆案也或以指附或以贊導或以囑美皆  
從逆順定罪不聞附鄭也至王永光以庇奸逆明罪任許內臣縱  
賊失事蒙逆陸澄源以言官狼藉被察與附鄭尤風馬牛不相涉此

今提拘維法之請蓋給卹是直為逆督鳴冤也 先帝為失利也  
逆甚焉且鄭氏外職也當附身不當附外戚者為君子不為  
小人非諸人之品行昭然矣張捷之心事可知矣直書于冊所謂不  
待脫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一編史可法現北兵分路南李成棟奔徐而奔鎮將平日擁衆廣一  
遇警急全不足恃

王永吉疏奔徐萬分可惜乞教劉澤清固守淮安勿托勤王移鎮  
劉洪起報北兵乘勢南下諸將避策無人敢追退為南京之憂

給事中錢增疏報日至劉澤清劉良佐退避近郊平日養兵何用  
士民工詔募現北兵日逼劉澤清退避而下搶奪民間財物異常慘酷

建內安分守十三門禁各官家眷不許出城 衛胤文以違發家連  
太監屈而志上臺氏招連史可法中軍孫秀及北陽廢吉士三爾連

惠安伯張養志疏勸連即陸康履貪污有言不必苛求 劉澤清疏  
文武考察舊例不許借題羅織驅逐異己 連河南巡按陳汝夫

徐允為嚴封魏國公 方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劉玉瑞補御史  
原任漕運總督路振飛疏自明守淮之功有奇切責來國獨復助之奉

有俞旨 御史畢士臣疏孟夏享太廟文武陪祀者多不著行中飾  
陸雲撰李喬俱兵部右侍郎初達言戶部右侍郎總督詹場

陸王國賓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周宗文乞祿尋少卿  
改王永吉提督淮安廬鳳軍務專理防河錢繼登兼撫揚州田仰撤

四另用衛胤文事定再議  
清兵入亮州

左良玉下九江安慶

車面誅從逆賊臣周鍾武傳先時亭于市

阮大鍼聞鍾當演詐于獄

前以馬士英疏遠鍾與演詐下獄阮大鍼復出不忠不孝大逆尤兇阮糾演詐云崇禎乙亥之春流賊犯太湖演詐無辜皆衣赭服而更其父以新妍之服詐向賊指其父曰此我家主翁有客銀數萬兩拷之可得也賊固舍詐而執其父拷掠以死尤有罪不容於誅者初傳聞國變之時聞且馬士英在江北與勦鎮諸臣相和定盟擁立皇上臣從山中貽書與之謂無正大典宜依倫序而閣臣已先得惡臣之心整擷兵馬聲言誅二心其議之奸豪論乃定而實懷二心據真議者甚口廣張懷行兩奸主張而演詐明佐之更可訖者演詐據建撫托其往靈向臣門生齊維藩方啟書轉語臣今臣與敵解頸以武政尚書相送臣甚駭之大戎政尚書乃皇上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論會同而後定豈演詐是身曰貴之門遂能舉以相送只此一言之平日倚仲附水把持朝政實自供自吐矣如此免逆即寸磔不足恭罪可分之德長黎正法與則哉至是獄上演詐與鍾俱着勒令自盡

明周鍾等三人從賊者也肆之市朝與衆同奔澤得討罪之義若鍾無演詐非賊也不過爲大鍼修却耳夫擁戴逆賢者是賊而得罪在是者非賊叩首逆閣者是賊而見這阮大鍼者非賊今從賊昭著之時敢黃國琦皆僞以原官而周鍾肥光周銓亦越然局外明獨於鍾與演詐是問乎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特目王札子以討其當上之罪故今於二人變文曰殺而特目大鍼以著其逆惡之實

謹按當時演詐隨父於賊及明佐姜張與戎政尚書之語不知有無但現官殿閣之馮銓大鍼不難認之以合門狗難則其言之不足憑可知矣阮內去士英與勦鎮較血定盟擁立皇上則其居爲奇貨兵勢相援直認不諱矣又云臣在山中貽書與之謂冊正大典宜依倫叙夫立君大事也況當北都失守群情震驚之際自應內外同心廣諮博詢社稷爲重倫叙爲輕大鍼以逆景餘孽敢從山中逆衆其權則其平時呼吸相通當日各謀構局尤彰矣又云戎政侍郎乃高官榮爵必廷臣會推衆議會同而後定豈惡兵部侍郎即非高官榮爵乎何士英一手握定不容足臣推舉不顧衆議異同置大鍼至身士英之門便可送可受乎只此數語而大鍼之把持朝政且自吐自供矣特爲拈出以存千古公案

江湖編督袁繼威疏請赦太子不允

賊威奏左良玉舉兵東下請赦太子以遏止之有言王之明的係錄員如果一先帝遺體朕豈無慈愛人臣何即稱兵犯闕雖處身爲大臣兼擁重兵如何說不能遏止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疏請入朝不允

可法疏請召見而陳太子處分以息群萌有旨西督方惠卿等心料理待凱奏後相見

使疏王于湖州

王初至杭通海寧百姓群訴陳之遠於撫按王得其獨偏南布按二司言之之遠權及赴官同御史彭道選召對力言當日大臣意在疏王車馬士英遺衆獨立今杭城省會非所宜居恐有虜乃有湖州之命

馬士英薦白衣李欽新即補職方主筆 士英自出五千金委資金

鍾相募使率即補府同知 梁雲撰請召黃得功劉澤清統兵入衛

馬士英奏水陸諸軍宜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清

急乞收復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進不得稽遲

黃得功提兵入援命于秋來暫住有警前進 太監高起潛奏在東

下關賊尾後戒兵對前自當指日提首不煩遠慮

史可法三報緊急上諭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禦北兵自是長策

史可法疏今日江北有田藩有督師有撫按有巡撫有總督官不為不

多矣虜寇至至曹何孟李之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於城內者有總

督有提督有按察司有鹽運使府縣皆病今又添監監督人不可以

則爾 本蓋虧課稅何出利歸家猶不足之富朝廷宜自受之

馬士英奏上江大捷實阮大鍼朱大典黃得功劉孔昭黃斌卿鄭鴻逵

黃翼勳彭方國安趙民懷下從善杜松城張鳳翼楊振宗等銀幣

命兵備副使馬鳴遠駐江陰印司奇駐鎮江楊大振監軍鎮江江巡洪

南渡用此打回不許過江一步

禮部奏選到淑女着于十五日進元降

癸亥貢院童選淑女七十八人中選中阮姓一人太監田成浙中選到五人進

中王姓一人又周書耕女一人俱送進皇城內

太監屈高志奏備大禮持辦銀兩有旨着按部火速解備

馬士英疏請設洋稅事開洋之紅每隻或三伯兩二伯向按太監給

批放行于崇明等縣稅如臨清開例

戶部奏請徵軍字府預徵米洋銀 侍郎申和考德浙直催餉

御史張兆熊奏王之明一案請議沸騰有旨着法司即將口詞彙疏

連夜逮刻印刷務使送郡宣布

桂王于安仁永明二王召赴近畿居住

太僕寺丞張如萬下獄回籍著留其行囊完餉 御史劉勳奏解好

嚴密下後四出提害 御史何 疏請禁四六文章并坊刻社稿

時鄧逢蘭太僕寺卿 馬士英請令已楊原主翰館准首

原任山東提學右叅政翁鴻業之子奏乞即與下鄉察奏

起補王時敏太常寺少卿范鳳翼光祿寺少卿

特授從賊臣黃國琦試兵科給事中

明叩首還闕者賊也擁戴逆賊者亦賊也故國琦與楊維垣等同書

時投若曰是皆賊也無嫌同辭

清兵入淮安統兵東平伯劉澤清逃

澤清先請入衛論以防違為急及聞清兵至遂大掠淮安席捲而重

西奔沿河竟無一人守禦豫王從容渡河至淮安稍休即拔營南下

明澤清勦馬阮而攻去姜白廣劉宗周諸人威力如此宜其清兵渡河

上之奏順昌之奇捷下之勦襄陽之固守不取法乎此乃決意背太

原之逃乎昔日之橫熾今安在哉書官書府書進所以絕之者至

矣

下給事中吳道于獄

時左兵東下士英盡撤江北勁兵皆拒上江且曰寧為北兵所殺無為

左兵所辱而朝議亦俱謂北不足慮甚有欲用北以破左者方國宇早

文毅名為望左實避北兵而面其遠疏勦二將理固有首左良王稱兵

丁

犯明一江安慶國安文敘方在勒送兵追而逆臣出脫是何肺腑  
照著年一職法司提問先是既張筆欲借太子起大獄因違外議不  
采及得逆訊決意信叛逆為名曲肆羅織既而清兵南下不及其獄  
且清兵入揚州署府事同知曲某死之

史可法時守揚州清兵至誰可法指以好語慰士民謂北將高祖  
黃河急能龍飛渡追清兵直下抵六合可法急令開城門聽士民出  
城速避清兵未至高劉三鎮之兵已悉其初殺英豫王入揚州同知某  
魁帶堂上不居被害可法擁七十騎突圍而出行多班竹園地方  
清兵追及賊之文遠死亂軍中有神某者異種也為文內丁據王下  
合暴出得之至則勸之仕不可曰我受史閣部厚恩誓於此生靡敢  
失即豫王不忠殺竊留半月終不能屈乃縊之時之即至文尸已不可  
得與今之史檄偽也事平後押贖居郊間前一室磨超自給有叩以  
往事者惟慟哭而西 如有惜遺其名者亦惜道其名

唯可法死難矣而不善者惟沒亂軍之中本者授命之即不敢拒也  
不盡逃何原其心也守金陵號召勤王之師或到有民圖也春秋  
立法甚嚴而定心志怒正謂此也  
湘馬士英請督呂崇勳入衛為走貴陽計崇勳兵三千調至令駐鶴鳴  
山踐踏僧氏房殆遍每夜推二伯名守護松寓  
已卯龍潭驛探馬至北兵編木為筏乘風而下又一報至江中發一砲  
鎮江城裂四城最後楊文縣令前至云江中有數筏疑是北兵因發  
砲城下火從後炸震倒賴城半壕安故三砲江筏粉碎英士英將前  
報二人綑責而重賞楊使自是警報報然

唐展召對百官于武英殿

自左兵撤至工日然為士英王之明事謀所以自全茂實視朝集閣  
群臣還却禮錢謙益力言不可乃退是日召對上下寂無一言英王  
上云外人皆傳朕欲出去王歸云此語從何得來王指一小奄錄正  
色語本日外達話不可亂說錢因請講期上曰且過端午

五月壬午朔吏部尚書張捷率百官進表賀捷  
時江北信絕左兵與靖南相持不下阮大鍼劉孔昭盧象昇捷連  
率百官表賀以慰却人耳目是時有書購於東西長安門杜者六福人  
沉醉未醒全逸馬工胡謁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院中曲樂又云福道  
音終不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活又云貽翻世界七  
熊揚地掃東林一馬踏江南四鎮擊天掃北漢  
雖張捷身為軍宰不能進賢退不肖使半壁華於楚后而室非官且  
比國為患坐視國事決裂至此尚恬不知恥盧表賀捷持以美意觀  
伯之職平宜書于冊良可觀矣

丙戌工不視朝

福陽鄭也工以演劇故不視朝  
然實得切與左良玉屢戰身中三矢捷聞加太傅達太監王榮基勞  
之并加阮大鍼朱大典俱太子太保總兵馬得功張武鄭彩貴俱各  
加三級劉將以下各加一級  
禮部題給降之遠給事中戴英福達主者  
丁亥有二騎從金川門入馬士英寓午後士英入內與盧四二奄商  
議傳令各門下閣展閣中開

戊子百官集清議堂會議預坐者十六人馬士英三韓蔡奕琛張捷張有譽錢謙益李沾唐世濟陳璘李喬楊維垣陳子內錢增張孫振泰鋪趙之龍各竊一偶語百官集者蓋眾皆不得預聞時散唐世濟李喬齊聲相和曰即降志辱身亦甘之矣後有叩之大僚者皆云北信甚急今已無妨並行會議者藉之龍以歎於清也

已丑發黔兵六百人守 孝陵門禁蓋嚴

清兵駐瓜洲列營北岸鄭鴻達黃斌駐鎮江劉黨南唐相時著兩日唐寅委清兵開關放舟救江而下三鎮兵各揚帆東適江南諸師皆潰將各部中亂竄蘇松巡撫霍達尚未到任聞變即易服潛入蘇州鄭鴻達紹興陽燒劫南齊餘兵從揚文龍者止存五百人傳言清兵已渡江鎮江無備都人大震

韋即傳言三淑女在經廠者救遂母家婦家春不許密城

去履帶如太平操江城意伯劉孔昭不納遂如靖南侯贊得功營

是日集集樂園子弟入大內演劇上與盧九德田成展高忠等雜坐

酣飲三鼓後上同太后一起與內番多人跨馬從通濟門出至太平

府孔昭開門不納傍徨江次不得已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

良王戰聞之即歸營向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

奈何聽奸人之言倉卒行幸乎今道遠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

首陛下也臣等罪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我上復首無語者久之皆留

營中

明書如太平如靖南營者為專諱也書官書馬書不納者著蹇忠

孔昭前攻張慎言後阮大鍼不曾被復總冠之名矣今居父有難反

欲作開戶計乎車駕不納則君臣之倫絕祖母可弑則父子之倫絕此舉以觀孔昭大逆不道之罪不可掩矣

發已馬士英逃

錢謙益黎明肩輿遁士英寓門庭於然良友士英出箭水小帽而錢

拱手云詭異詭異我有老母不能隨公殉國矣即上馬去後隨婦士

多人皆馬上粒米家丁百餘人推出城至 孝陵說裝其母為太后

居守 陵際兵自衛趙廣德而過村落劫掠一空廣德開門不納士

英怒督兵攻破之殺其知州迂遁至安吉貽書知州黃翼聖曰廣德

見拒故爾從權用兵若首先倡義當有不次之擢翼聖於是率士民

肅近道左掃公署以停偽太后及士英家眷其隨行者皆有酒肉之

獻士英大悅浙撫張象貞下檄安吉問真偽翼聖云聞師既真臨

太后亦非偽東貞遂備法駕進入杭州舍於公廟士英走兵於城南許

泐王寓杭州奏揭偽太后如書禮偽太后辭之已而王令其妻進入

偽太后復峻辭之人始疑其偽既而人從南中來者云太后已棄驢隨

孔光入天界寺矣而後知其果偽也

明運將悍賊賴臣職也折衝萬里樞臣任也士英以一身兼之而坐金

國事至此人不能死首行倡逃惡莫大焉特書其日盡刺其官蓋

始終絕之也

城內柵門盤詰馬士英中軍八人送我改道之龍斬之

弘光既出內外男婦百姓亂擁入內宮搶掠御用物件遺落街衢文武

一時隨匿洗去寓所封示男女出城者如蟻有出而復返者次日戎改

道之龍出示安民有云此上已致大清國大帥之語

百姓千餘人擒王鐸至中城獄令誣太子即群臣之錚曰非十我事  
皆馬士英所使百姓曰汝舌在士英口中耶復使之積聚兵盡太  
子不行諭止命禁中城百姓隨擁太子上馬西華門至武英殿又  
擁至西宮取弘光所遺冠袍服之即於武英殿登座群呼萬歲連日  
天氣陰霾凄慘是日天日清朗衆心歡悅各持香燭見者俱行四  
拜禮大條上聞有至者

太子傳示眾云先皇帝至永太鼎惟茲臣庶同共甘苦胡天不祐  
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聚此痛心泣予小子不宜衛國思以居父大仇  
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難易忍拋避匿圖圖社稷文武先生  
近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不意已奸構  
陰致種種予雖曲因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矣速遣見為民望其  
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園抱出獄捕入皇宮  
子身負重寃宜稱薄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勤舊文武先生士  
庶人等念此痛懷勿惜會議子當恭聽共抒皇猷自以前日有不識  
子之嫌斬子經綸之教也

張捷聞太子即位王鐸下獄思以次及已微行至鶴鳴寺以佛幡草  
白經楊維垣亦懼以前罪見討先勒二女死為買三棺旁置二妾中  
題楊維垣之柩並埋中堂身穿一僕夜遁至王橋為恣家所殺

太子令釋王鐸於獄仍命為大學士又釋高夢箕於刑部獄陸澄卿  
方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二人出獄即進

趙之龍君勇衛營兵入城中東閣而出者甚眾柵禁稍寬店肆亦  
有開張者

大武諸官集中府會議及太子皆有難色曰兩日號者云：恐有  
貽呂張之咎者且弘光帝復來奈何趙之龍曰此中復立新主數使  
北歸其何詞以善後衆皆然之遂散各衙門出示安民但言城中並  
不及立新主事

馬士英寓在西華門其子馬錫寓北門橋都督公署在錦陽巷百姓  
焚燬一空次掠阮大鍼楊維垣家大鍼最富駭姬甚盛並時星散  
太子敕封中城獄神為王產官祿數二人前導至獄中開讀教文稱  
崇禎十八年兵馬司官素服迎之

監生徐瑜蕭某謂趙之龍勸其尊奉太子即位之龍立新之  
差官自北軍歸之龍即入西宮勸太子避位  
尚書張有譽高倬侍郎陳盟王心一等皆逃

丙申清豫王至南京  
編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  
事兵部右侍郎李喬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英琛迎降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李沾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管右都御史事屠世濟迎降

兵部左右侍郎朱之臣梁雲攝戶部右侍郎何楷左都御史鄭之  
麟等迎降  
翰林院掌院事正詹事陳子鼎左右諭德翰林院編修等官程正

樞李景讓劉正宗張居等迎降  
給事中錢增陸調丁九元王之晉等迎降



御史張孫振徐復陽袁弘勳王懷等迎降

魏國公徐允爵保國公朱國弼懷遠侯堂正劉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臨淮侯李述鎮遠侯顧鳴郊

隆平侯張拱日懷寧侯孫維城寧遠侯鄧文郁南和伯方一元

傅平伯郭祚永寧東伯焦夢熊寧晉伯劉印言惠安伯張永志

大典伯鄧存義雅陽伯黃中鼎襄衛伯堂應俊等迎降

寧宗人府蕭太子太保駙馬都尉齊贊元等迎降

大清兵到戎政府都察院各遠官二員遠迎跪道旁高聲報名

將近豫王前通事高聲喝起文武百官隨即出城迎接時正大

雨淋漓無一人敢稍後者

豫王預外城外駐紮天壇中

勳戚中湯國祚是黨劉孔昭而許舊家張慎言者柳祚昌將出

急用忠幹之臣頭催用阮大鍼者當廷齡破例與一子文蔭入

監者舉國弼以侯復晉封公者

丁酉大開洪武門題之龍李喬率百官獻冊行四拜禮隨跪請

豫王進城豫王問太祖成祖始末之龍一一具答豫王大

喜加封之龍為興國公賜金銓銀鞍馬貂裘八寶滿帽軍中

設牛酒席地而飲

王錚詰營投降豫王以其弟王鏞在營中優禮之

李喬進城晉告示二道一為大清攝政叔父王晚諭江南文武

官負一為欽命大將軍豫王晚諭南京官民畧云福王借稱

尊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士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

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恨人以為宵錄  
晚刻趙之龍奉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坐迎之令坐於己之右  
相去可丈許

戊戌文武百官朝豫王于行營

豫王受文武百官朝賀到營遞職名者如鐵趙之龍令百姓設

香案每家各粘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

豫王令查百官不朝奏者妻子為俘是假者堂官報名註冊每

日點名百官俱四更往午後歸

先豫王卿葛微奇給事中黃端伯戶部員外劉光弼吳嘉樹中書

舍人龍廷祥死之

微奇等俱自盡獨端伯大書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之寓豫

王君至長揖不跪與之言則嫂嫂遂命殺之臨刑監斬官尚未通報

恩寺僧輪趨過端伯呼一輪代書絕句云對面絕恩量獨露金剛

王若問安身塞刀兵是道揚書畢遇害送祥自投武定橋下死

啖食君之祿不避其難人臣之義也害死之者嘉其得授命之正也

張捷楊維垣皆死難者胡爾而不可則當考之春秋矣惟其持戾

其君先賈舉州縛等十人皆死之春秋削而不書胡爾侯氏曰所謂

死節者以義事君貴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今此十人者皆

逢君之惡從於亂亂雖叔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今捷與維

垣之死刻自有因即使果死維垣已失身逆實不足置齒若張捷者

身為家宰統百官均四海是其職也當時政歸馮氏權歸內奄不聞

有所遷故甚者未嘗附鄭諸人目中已無先帝擅加成國王號胆

大直茂 高皇是其達君之惡也屈膝辱國之使威行於用言實常  
爵之樂宜若聞聞是其從於昏亂也律以春秋之法正其罪難殺身  
不償責安得以死即許之者削而不書深得春秋之意矣

工部尚書何應瑞自縊不死據王命縛之事實代為之請乃准調理  
已吏禮部尚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入洪武門候開正  
陽門索起不得乃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現銀九萬兩即命讓孟  
駉 皇城守之

文武官暨防倭進牲醴米麵熟食茶菓於營帳驛路趙之龍喚戲  
十五班進營開宴逐套點演正飲酒開報各鎮兵至之龍跪稟據王  
玉璽不為意又點戲五出方撤席發兵三伯達將之即行有頃擒  
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劉先贖罪據王許之隨獲三伯人同行  
乙巳劉良佐以帝至南京請南侯黃得功死之

良佐舉據王今來進帝且召得功得功怒不甲而出隔河罵之據報自  
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有難前中其頸者黃此立不動良佐  
即放箭者持其首以勞之黃終不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結東將  
戰麾下群進曰大事已去後取保耳黃審視將卒皆無關志乃掛  
於地撫膺大恸隨即甲冑服冠帶北向再拜自劉良佐即入其營  
挾帝回南京

明於良佐則削其官書以帝至以著其為賊君之賊於得功則書其  
為書死之者其得授命之正而馬士英之黨奸快國創孔昭之并  
君蜀國左良玉之阻兵禍國趙之龍等之賣國其罪不書而  
莫見矣

兵部右侍郎李喬獨先剝頭胡服據王馬之  
趙之龍同大清官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為界東為

兵房西為民舍通濟洪武朝陽太平神策金川六門皆讓以居北軍  
自是東北居民日夜搬移提男挖女啼哭滿路西南民房一棟值一金  
據三折北兵拾物者八人又示前日大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  
寧縣藏匿者示

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時時論翰林小官每日入內院辦事仰掌院陳  
于鼎送冊送進每日侵晨點名

大理寺丞劉光斗鴻臚寺少卿黃家駒御史王樞等安撫蘇杭等  
處即索取降順冊

時百官既投誠於清復傳檄省直諭令降順檄曰自運金元以來錄  
朝漢入主中國者雖以有道伐無道靡不弄好而積累開罪以損其  
曾有以討賊興師以救復蒼生我中國不共天之賊報執 先帝  
不瞑目之仇雷壯除光高出千古如大清者身有肅清 京闕修治  
山陵安 先帝地下之英魂視臣子域中之哀痛如大清者身有護持  
我累朝陵寢修復我 十廟宗桃優恤其諸藩安輯其殘孽權  
用其遺臣舉行其舊政思深禮崇義重仁至如大清者乎權奸當  
國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韓而不奉詞結連陳洪範而不報命然後  
興師問罪猶且損兵不進好迎淮泗以待一介之來自古未有王師以  
仁以禮推容揖讓如大清者也助信祐順天與人培流大江而風伯  
勳重入金陵而天日開朗千刀萬竅寂無人聲重更聚現朝市不變  
三代之師於斯見之請南覆瓿誰為一旅之師故主東歸彌崇三恪

之禮凡我滿鎮於撫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故誠命係全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之行而大大大可以自決也幸三思之幸垂圖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順治二年五月南京文武諸臣趙之龍朱國弼劉良佐王鐸蔡英陳謙謀益李治屠世濟李喬朱之臣梁雲樞鄧之麟謹白

劉良佐以帝室宿天界音次日帝坐小轎入城首披包頭身衣藍袍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與路百姓唾罵以其信任為士英阮大誠等而因禁東宮等事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轎而為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首豫王坐受之命設宴於靈壁侯府坐帝於太子下趙之龍等八人侍宴樂戶二十八人侑酒之半豫王向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居又曰汝既擅立徒聽奸臣報復松然不違一兵討賊於心何安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速來汝既不謀位又特展磨滅之何為又曰我兵尚在揚州汝何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汗流沾背終無一語庸散金羈候於江寧縣署與太后及妃同一室豫王令舊臣往視惟安速侯柳作昌傳即何指視之帝喟然自和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下令罷放趙之龍先判親國安速永康聖臨淮騎馬褥替先帝以漸制託官惟李喬姚孫禁先判豫王出示各城門云剃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或不剃大剃必不利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無耻官員先刺求見本國已經曠焉特示豫王命錢謙益吏部尚書

上江提督朱大典歸于金華劉孔昭逃阮大誠劉澤清皆投降降丁未安撫黃家萬至蘇州巡撫曹達巡按周元泰知府陳師恭周知文三輔推官萬通長洲縣知縣李寶吳縣知縣吳夢白等皆迎

曹達於北兵渡江後到任泊舟河干不入城今大開六門假婦女出迎錢謙益既投降於清以招降江南為已任使書檄換及御仲等勸降有名正言順夫與人婦等語屬門下客周荃同家萬充安撫朱蘇時官府皆進士大夫爭入山家萬等入城民皆執香以迎城中士女志有投奔者於門者

鎮江監軍副使楊文驤殺安撫黃家萬

大監曹達兵五百自鎮江南奔逃蘇適太監李國輔亦至來不意猝入城執家萬數其罪殺之周荃聞風先逃文驤遂自行巡撫事

豫王調兵入蘇下蘇杭

六月清兵入蘇州監軍副使楊文驤逃長洲諸生顧所受死之

清兵入蘇一役虎丘黃花涇一從楓橋出樓塘一從高板橋出洞涇大帥吳勒駐師閶門外白雲庵今士紳朝見皆行四拜禮遂統兵入杭命侍即李廷幹同降將上國賢鎮蘇州授原任通判徐樹藩著太倉知州事舉人王即李楷等著嘉定武進等縣知縣顧所授者長洲先儒人稱東吳先生聞變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而宮場地免使忠魂棄滿渠又書凡上云非自同於匹夫匹婦之謀實不忍為披髮左衽之人遂往學宮自經為學役所覺乃赴水死清兵入杭州馬士英逃

游王率浙江巡撫張秉貞左布政使吳儼舉督糧道副使王毅錫杭

嚴兵備制使吳簡忠水利通制使錢志鵠等迎降

士英至抗擬復奉立王王堅拒不可及月勤王以書招王王度不能抗遂自詣其營請勿殺富士民日勤許之按兵不布不易詳

閏六月辛卯離髮令下士英在籍少詹事徐濟死之

先是沂致書親族云前月六日之夕弟將引決於庄舍為座奴所覺志不能遂今紳士欲迎弟勤乃弟臨大節之時也存此不屈膝不被髮

之身以見 先帝於地下見先人於地下其在後之人則三位長兄與吾以發表兄喜視之至是聞離髮之令貽書友人云先有數行呈諸兄其

時以郊迎為不可也今月勤未至而離髮之令已行嗟乎屈膝不可也祇髮其可乎江萬里吾師也特予不入城雖有國事止水而不能不死於路

真惟諸同志為弟明此志焉是日從山中移舟虎月月下沽酒獨飲草從容赴水死諸生殷獻臣避兵於漢家人有刺髮者見之驚慄王

日不食死叔父中書家等時嵩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而死遺書有僕係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

北使至紹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右金都御史祁彪佳等死之

清帥傅振至紹興與逆人投降彪佳知事不可為投河死宗周刺絕粒死其言曰非難自劍投淵也但此身不得全而靖之不可以見我

父母祖宗將死有諸生王去非者贈書勸勉甚激切又有潘某者尚未入洋亦隨宗周殉難

馬士英伏誅  
士英渡江後然兵逃散乃潛居天吉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款其罪惡誅之刺其皮實之以紳用快象憤時人有以圖為作對者曰

周延儒字玉純先賜王後賜純一繫延儒之頭宛同狐狗之號馬士英號孫仲家藏瑞腹藏針一果士英之皮遂作犬年之類

明士英至一再逃矣彼既以逃為上計將守宙之大何他不可稱難而執拘之以獻者即其自衛之家丁也前再書逃此書伏誅以見

包藏禍心之賊天人之所必誅斷無有倖免者可以為眾世永鑒矣

長洲諸生陸世澹首倡集義于陳湖世鎔字兆魚世居陳湖以富稱先是十將官者聚千餘人屯陳湖中

兆魚慮其為亂亦屯聚千餘人名為荷商實周防遠時下令斃髮鄉民驚惶殊甚十將官因以言煽誘之鄉民益懼適府縣差催馬料者

挾以兵勢索需倍於往昔鄉民皆洶：思亂十將官因民之洶也遂殺其人而焚其舟揭竿稱變邀兆魚與同事時城中富家大宦皆避

與兆魚為人系願久矣於是集義者四起咸以知謀財帛為事惟兆魚則盡毀其家以集眾數十萬金之產盡指以供餉又嚴禁部下不

得攜人家一錢一釐犯者必殺毋赦時同舉義者安部主事吳嘉瑞止載之傷等後或投誠投職或流而為逆兆魚見大勢已去竟親然

衣往舟妻子不顧

太湖義兵起以黃葉為主葉故水軍總兵也

癸巳城中義兵起時陳湖所部有被獲下獄者伏力士婦之以械樓奉火為號於是城中爭奮起相與焚北察院及巡撫公署李廷獻去國寶俱飲兵屯於南園城中大姓各設酒食以犒義兵然兵皆徒手無戰陣又無火器原任守備曹之璘將若果聚眾湖中約期克復若果不應之璘獨率千人入城與北兵戰於南園眾潰不能支死於前門陽之廟

側陳湖勇士章志誠亦死焉

松江嘉興當熱處山嘉定江陰供集義城守

松江先有指揮曹某者集義故安撫吳東以顧乃獻而通指那人金錢助餉那人苦之乃其致請原任兩廣總督沈猶龍為主嘉興則推吏部尚書徐石麟編修唐象美為主斯任安倫吳蘭思聞變從水貴逃出家熱先係原任知州嚴秋為主既而然兵何所據宗室某主執械欲誅之僅而得免嗣後何沂為主崑山則推前任知縣楊水言為主嘉定則推在指右通政侯炯曾為主江陰則諸生許用及典史陳明通為主各集眾城守堅大明旗號

徽州紹興金華等處各舉兵城守

鄭道謙新北使于江上奉崇王為監國迎入紹興居之

遺謀者大同兵倫鄒之子也與給事中熊汝霖江內金事孫嘉時同起義於餘姚率眾至台州迎崇王台州紳陳函博及夏卿共集眾擁送崇王至紹興奉為監國新北使鳳其血傘旗上江總督朱大典亦起義於金華遣其孫廷上表勸進張國維亦起義於東陽遂為聲援起原任大學士方達年行官辦事詢然兵安國安守蘇州隨調兵從富陽縣徽州則原任御史金聲同武進士黃登集義得萬餘人分守星嶺等處阻險自固

丙申城中義師時舊總兵吳志榮也營黃天湯郡人張助勤之入城救逆不應於是諸師各為歡散有項江僧戰甚力手殺北兵數十人當十六夜月食李延齡令兵潛出衙門從城口繞出望亭奪糧如據之縱掠許墅至楓橋而北兵在城中者亦大殺奪盤一帶計城內外死者

幾及萬人河水經旬猶不可食漂漂李伯含素以武勇見推及是率眾至盤門遠墮水死人咸惜之

有朱旦者祖為朱粵人稱白民先生著有述文書法一書極意表揚遜國諸忠義者至是聞變旦發曰當時我祖作書忠於 達文帝我今舉義忠於 高皇帝雖死猶生也遂拜母訣別而出往太湖說黃紫諸帥皆不應復詣書位吳志榮亦不應乃同西山徐雲龍等清晉門往兵衛安而前雲龍新中走其弟居這僧景賢督戰死亦通官清兵入當熱諸生徐守賢等死之

降將洪基率兵攻當熱何沂先期潛逃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戰於華蕩者勢不能支遂各散去徐守賢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妻俱被井死守賢與兵格鬥死徐市徐惺聞城破歎曰我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適別親族題壁云不敢立名後代但求清野答先朝疚半自縊項志寧方食餅聞城陷墮餅於地祝嘏不食死諸生蕭某妻許氏為兵所掠痛罵不受乃兵怒縛之梟之解之

清兵圍崑山徐開禧開城門迎降在臨城時朱天麟而走福達等死崑山巨族甚多皆輸餉餉元宇諸生朱集璣徐開禧等仍守甚力復邀老將王公揚王戰事公揚年七十曾悍不減少年至是清兵來攻被圍十餘日公揚力戰死天麟方約開禧及諸紳給於兵糧開禧已預通款於清遂開城門納清兵入開禧者 先帝戊辰首科進士任歸武知縣中成考選復邀 先帝破格特恩拔授翰林者也天麟聞變狼狽走江西後聞降武即往復走福達集璣開弘俱死亂軍中諸生陶漢泰死士三伯赴援中途聞城破自刎仰紳士民男女死者

以數十萬計，藉令楊承晉潛匿民間得免。  
清安園嘉定

秋七月，清兵破廣定在鎬右通政侯炯曾進士黃澤懼等死之。

炯曾等信義城守清兵初來攻炯曾令焚其舟既而果攻預縣一石橋而  
走之，不即斬清兵過橋，傾壓死者數十人，有某泰將者，僕黃二公執  
請以訓御兵其人勇悍善聞手揮鐵簡前後數百人後中失如帽  
毛以死七月初三降將李成棟復糾太倉之兵以東東西門齊攻  
大砲擊城中無虛刻薄暮忽大雨如注怪風暴起城上遂不能強進  
成棟令兵丁潛伏城下穴城而守者弗覺也初四黎明成棟置砲於  
地穴中砲發震城，一隅崩鐵騎直踴而上，鄉兵不能禦，賊遂陷炯  
曾急歸拜家廟赴池水死，成棟擄其尸斬首以殉，家長子玄演被數  
十刀以死，次子玄潔亦被殺，有曹某者逃出家射傷軍城雖誘家  
人盡登一舟自沉，諸生縣用周用廣葉從周張銘眉夏雲蛟唐金昌等  
皆死之，淳雅與其弟潤潛赴傳舍題殉節於壁，弟曰棠已死矣，尚不能  
尚不能忘，即名即遂同經數日親友收其尸而如生  
唐中太湖兵潰黃崇推振蓋藩禦安王之殿，湖中賊無遠圍惟搜捕  
諸疑人及沿村打糧而已，民其苦之已未清兵數百騎，縣吳山趙竟事  
黃兵方集未清聞風遁過黃山入湖，河唐中清兵復至鄉民被殺者  
數百人

李成棟擊吳志葵黃璧于湖河俱擒之以歸

清兵入松江在籍兵部左侍郎沈猶龍原任吏部主事夏允彝死之  
清兵入金山衛指揮任懷玉父子死之

猶龍既從事，即斥逐當指揮張某，紳士民為城守之計，磨終兵吳  
志葵率水師營於湖河，與金山衛指揮任懷玉皆至，議時懷玉與志  
葵不合，志葵故設端以難之，懷玉憤然起曰：「府城瀕大總統提督金  
山衛，吾當死守，誓不使北兵得近衛城一步。」懷玉遂往，金山志葵仍  
歸湖河，李廷齡將松松令北兵潛匿舟中，命中書董道對為間，假以  
探沈為名，實納北兵也，眾知其謀，遂斬廷齡於青浦，廷齡尚書其  
孫也，通謝某者，製造軍器，從城中交納沈，令開南門，納軍器，舟人急  
報黃崇，崇兵至，皆以紅布羅首，內一兵紅布散脫，則解髮儼然，眾嗟呼  
北兵入城矣，沈遂東走，北兵尾之而行，甫出東門，沈左肩中一箭，遂  
死於濠下，松松既克，廷齡令小將張崇攻金山衛，侯國守不動，有北  
將緣城而上，僕立手刃之，如此數人，乃止，後李成棟復以六軍助之，侯  
竭力死守，相持者三日，乃破，侯猶巷戰至死，萬不絕口，其長子叔禱  
極口詬李，北將怒甚，即殺於中途，廷齡下令勒諸紳進謁，莫先矣  
抱不往，其尤逆之終不可其兄曰汝終以為不可者，惟有死耳，允彝  
乃自投於池中

清兵圍江陰歷閏六月至八月破之，典史陳明遠前任典史周應元諸生  
許用及訓導湯某中書戚仲等死之

六月，新江陰知縣王下兒髮之，令閏六月一日諸生許用倡言於明倫  
堂曰：「頭可斷髮不可剃，未幾北門柳兵倉猝先起，拘知縣於一室，四  
城內外應者萬人，求登舊藏火藥，器械與史陳明遠開庫給之，隨執  
守備陳瑞之，搜緝在城奸細以獻，商部原公嫻武事，共推數為將，即  
亦招安自衛，都司周瑞龍帥水師駐江口，約師兵出東門，周從西

門牆動既而敗時清兵日城各鄉兵盡力攻敵每獻一級城上立給銀  
五兩徽商桂璧入城盡傾所有與明遇充餉而自往督兵吳志發處求  
援黃兵不應桂遂視賊為僭是時叛僕四起大家咸敢死不服清兵  
首掠西城故至南關即原山往禦不克清兵焚東城人如城外富室原  
公帥鄉兵與戰救清將一人鄉兵高瑞為清兵所獲不屈死固瑞龍  
掠舟而逃原公不知下落明遇乃迎舊典史問應元為將帥鄉兵擁之  
入城清兵四散焚劫鄉民連窺無復來援者清兵始得一意攻城城中  
竭力修禦清兵前射如雨城內取錫蓋為敵以手接取日可得箭三四  
百枝一將駕樓梯上城內用長鎗刺之將以口納鎗倉身直躍一重  
子以刀刺其喉殺之尸墮城下又一將周身束以利刃以大釘撞城墻  
轉而上城內用火鎗擊殺之清兵日增休君山為營下瞰城中城內  
連砲擊之乃移營去居民黃雲江嘉善皆發弩中人而日縣焚陳瑞  
之：子出已意梨木銃從城頭擲下火發銃聲觸人立斃應元復擊  
鐵槌能於城外取人百不失一又擊火排火箭之類清兵畏之將將劉  
良佐統兵來助設牛皮帳自衛城內索日名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  
十方庵令營傳陳說判書城中勿為叛兵所害良佐自臨城曉諭應元罵  
曰我與汝早官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不能以死報國今日有  
何面目見此方父父言未畢良佐急掩耳而走明遇日坐於城上與民  
同甘苦民咸賴為死無悔時松江新破李成棟等盡帥所部至江陰  
縛黃斐兵急奏於十方庵令作書招降葉回各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為  
清兵聽之臨城下葉無言志奏勸衆會降應元叱曰汝不能斬將殺敵  
為人所縛自應速死何用多言時清兵望砲聲而至發砲無虛刺

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僅立不仆又一人背胸洞徹而直  
立如故有清將坐十方營後城上發砲中之立斃八月之望應元以  
中秋節令守城者輪晷賞月而自擔酒登城隔四望哨歌詩用作玉  
更曲令諸善詬者高聲齊唱城下聞者悲想相率亦有激烈感慨者  
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清兵從煙雨圍雜中潛踰入城關門  
納師民猶巷戰有韓姓手格殺三人始自創若婦死者城中兵皆滿  
洋池及孫郎中池盡尸數重陳明遇關門投火死關應元投水被  
執大罵不屈死訓導馮某冠帶縊于明倫堂有書感仲者家於青  
陽入城協守城破大書于壁曰城數死此熱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  
與許用俱聞室自焚雲江嘉善於駐敵城破後獨携一胡琴以出  
人盡識其為婦師也

清兵下陳湖陸世鎗奔湖州諸生劉奎元之

蘇州提督吳勝兆甫履任即統兵下湖世鎗走湖州山中敵者傷皆降  
清兵入嘉興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麟兵部主事錢棟死之

石麟等統兵集城守迎鎮將陳梧為帥軍聲頗振清兵來攻梧年眾  
禦之三場大敗精銳皆盡石麟知事不可為自縊于書室中其僕祖  
敏徐錦俱從死錢棟投水死清兵至屠俘一空錫大無遺屠家美為  
亂民所殺洞庭西山民兵潰黃營散後餘衆聚西山擁雙湖通城王行  
大將軍事而山中無糧軍政不立僅恃一徐雲龍而氣已衰城中聲  
言大兵將下西山眾遂縛同事學象坤以獻土國寶殺之其勝兆統兵  
至西山受徐雲龍等降安撫而還

王班師以帝及潞王太子北行前使臣兵部右侍郎左德第等死之

正月劉英及曹遜金鑑入訊踰垣得見懋第發跪令金鑑偕都司楊文泰赴南京奏之及至而南京已失守英其在太醫院也內院洪承疇謂之懋第曰免也承疇私喜得之 先帝賜祭加醢九錫錫陰子愼久矣今日安得吏生李達泰亦未嘗懋第曰汝受 先帝寵顧不能殉國降賊又降清有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諸皆受罵而去漢臣亦憐見之江南陷信至懋第題詩曰峽所巢傾路迥奔雲而下竟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煙絕不磨是以江南再下今兒髮副將艾大選首兒如今懋第立校杖之捕下刑部獄懋第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預可運殺我次日鐵騎擁入內朝懋第南向坐於廷下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云何吏部陳名夏曰為福王來不可饒懋第曰若非中 先朝會元榜服者乎今日有何面目坐此傳即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典廢懋第曰汝何不知羞恥我今日止有一死何必多言攝政王揮出新之趙開心將為之請同坐者擊其福而止懋第至堂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跪坐度戰刺于楊其湯注叩首而後行利懋第既出開心始行啟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馬紹愉率所隨將士悉覓髮降參謀陳基及武弁王一斌劉統王廷佐張良佐俱不屈同日遇害 弘光之北也而金鑑隨行轉賣自樓閣下折足不死北軍葬之以北中遂不食死

與先信國已赴義而元世祖喻教不反何吳軼死矣而王一斌等皆同殉難與先信國諸客部滿劉子俊等倡義追隨鼎鑊不避何吳是故繫之於北行之下者見其心乎本朝也車駕一日未北懋第本朝之心一日未新也詳書其官仍正其名曰使臣者嘉其不負此行也後於四方不辱君命如懋第方稱吳選也曰死之者若其即也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舍生而取義其平生素所自矢也若懋第者於為人臣之道盡矣詳其事於懋第也

冬十月福建巡撫右僉都御史張肯堂巡按御史具奏核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左都督鄭鴻達及都布按三司道府文武等官擁兵屠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府改元隆武

弘光登極盡赦諸罪帝在高牆者唐王因得出旂泊京口清兵渡江鴻達擁之而南遂邀訂音堂芝龍等備法駕迎唐王即皇帝位改稱隆武元年遂尊弘光為聖安皇帝以布政使司為行宮居之大赦論功行賞芝龍鴻達俱晉封為公提督有堂為吏部尚書奉枝為兵部右侍郎召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於家加太子太保行宮辦事三司道府文武等官優陞加級有差以之龍子成功為左都督賜國姓提督御營軍務以原任知府吳震文為戶部右侍郎總理軍餉以陳謙為總兵官鎮守衢州命御史陸清源安徽江浙二省陞知縣趙王成等為吏部司官行人王景亮等為御史叩命景亮巡按浙東軍前並紀授錢邦芑等為給事中道官安撫兩廣雲貴等處建立大小九卿等衙門選補各官俱事

聖安皇帝 太子路王占開至南十二月監國魯王遣上書諸日報事帝



太子猛曰悼皇帝王猛曰游閑王

者據北光帝即位僅及一載而其局凡三變其始也雖未見萬軍農戶之實而時中縣土燭終之訓此一局也既而貴陽之禍水延入彭亨之蔓州叢生又一局也最後則馬虎之奸憤盈象口而貴陽之中氣奮同仇其局愈變其事亦愈逆所以然者則以安樂雖武侯不能輔而衛環之撫庶其可惜也當稿不自揣蓬蓬之外借月發明而武者謂是非雖存空言美補是又不然昔春秋之世亂臣賊子遍天下孰不知君臣父子為何事孔子取魯史而筆削之奸國者有罪纂就者有謀蓋子推尊其功以周之東遷為一亂以春秋之作為一治直舉以與周公並列即以己之正人心距揚墨練其後胡康侯次表章春秋後推孟子之功謂不在焉下空言之所繫固若是重哉嗚呼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此君臣父子之文書也是故物我文引隨世遷謝者其幻而無希獨存亘古不磨者其當大官大邑印篆：綬若：者其幻而窮理盡性據屋漏而實鬼神者其當基者嗚叱風生威福任意事如勝而越推測孔先之使望塵遙拜思邀餘時以示榮寵者其幻而剛大之氣塞乎兩閒立可薄日月而奉天地者其當人其如操之詐權之奸持之狠似道之賤華歆之徒攝功碩德代掃陰而効有功者其幻而惟是汲汲明志士卒忠孝義盡而仁至者其當選於剝削愈窮愈下勢不至冠履倒置人禽易位不止守其當則心得其正心得其正將是非明而好惡當廉耻重而禮義興邪區底其稍多牛豕陽騷康侯而作網日嗚呼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閻逆伏誅

欽差總督川湖雲貴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尚書何騰蛟奏閻逆確有實據閻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閻逆肆亂逆我元帝臨我神京罪通於天一旦刺死九宮山差紆神人之憤奉旨何騰蛟著吏部先行議安速叙仍著將賊賊情形開列首級真否該詳察奏解若果的真昭昭格叙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閻死非真而臣謀以為死且居之以為功是欺也欺則臣罪當死閻元果真而閻之首級已化為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托以明閻死之為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閻勢強閻勢實衆何以死於九宮山圍練之手誠有其故閻逆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前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臣請為 皇上陳之臣自遣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閻逆因左兵南還勢必窺楚即飛檄遣臣傳上瑞章曉諭推官臣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臣陳鶴齡等圍練柳市以待閻為清所逐自秦豫奔楚霍而連自閻逆困於馬上下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閻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封而不見關心驚疑懼清隔其後即拔賊營而上然其意欲誘臣至歸湖南耳天意亡閻誕以二十八時登九宮山為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偽將張雙喜係閻逆義勇僕得馳馬先逃而閻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被御兵殺死下馬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閻餘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移駐於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豕於新牆無不眾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於祇錄亦無不眾口同辭也張

恭將先駐湖陰都撫旗現在臣標時三道間逆之死狀嗣後大行勅  
換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音級報驗今日逆首已泥誅死於御兵而  
御兵初不覺也便御兵覺其為間逆氣反不壯未必逆能剪滅而  
致勢必之交加為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逆者破者之氣餘逆成鳥  
啄獸傷之而解亦可以謝先帝矣自間逆死而間二十餘萬之衆  
初為間逆悲號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逆就戎索於臣間逆若不  
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傷侯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攝  
縱自如也伏乞皇上聖鑒 九廟祭告 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  
十年之劇寇一旦天亡於九宮山以慰 二祖 列宗之靈以快普  
天率土之願臣志足矣至如 明旨所云察實昭格該賞是使海峽  
朝之議而皇微臣之罪臣惟有灑血於 先帝而已而奏無一毫  
欺飾可任謹惟待 命之至

隆武元年 月

日具奏





慟餘雜記一卷

〔明〕史惇撰

清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懺餘雜記

天壤孤臣史 情



東林緣起

東林之局始於神廟龍鄭貴妃有母愛子抱之意而一二賢者杯蛇弓影形諸章奏乃神廟不加嚴謹望風者遂疑真有是事而競起欲因以為名高且欲結知東宮以為厚利不知聖神之意以為人臣而誣罔君父自有天誅不妨任其貫滿此亦帝王御世大權所未曾有不可為法而豈以其釀禍直至使天下之士但知有門戶不知有朝廷又寧可得罪於朝廷不敢得罪於門戶若謂得罪東林使非懺餘雜記

君子而竟不思抹卻君父更於何處作君子也吳璠山云南黨固多小人東林豈盡君子第不走東林縣以小人目之聞之先輩云東林君子有蘭虎一室向壁跌足曰不料至此蓋謂神廟御厭之久也嗟乎此其心可對天日乎先帝初年惡魏黨之橫嚮用東林未幾覺其無實使為奸相溫體仁所乘以後賢好莫分朝衷泰詔甚則始嘗試之敗即為罪爾不念積事之罪固無逃也而國事可嘗試乎先帝雖精明其實陰為門戶所把持不得動此在天之靈聞之亦必為撫心者從來黨禍未有如我朝云

天壤之報

聞賊破京城專為打破周介生偽名士一局滿人入據中原專為打破東林偽君子一局東林非進士不得入門戶而清朝取人亦以進士天若曰所謂進士乃如此東林要錢惟恐人知覺而清朝要錢不怕人知覺天若曰所謂要錢當如此蓋天之厭之久矣此神廟之意所謂自有天誅也

立碑玉杯

一老內臣年九十餘述事世廟其言曰人遺萬曆聖上要馬東宮好沒天理聖上朝夕在東宮福王日在左右自不必說只一事宮中有一玉杯可注酒升許其色潔白無比懺餘雜記

二

注酒其中即如琥珀聖上絕愛之每飲必御一日忽失索之至再至三而鄭貴妃始云想是孩子們拿去上大怒立索而碎之曰吾不以此杯賠禍於汝

挺擊一案

嘉興錢仲遠曰挺擊一案至今聚訟蓋當時神廟宮中調停萬安已兄弟鬻父母順而外廷不知猶若以為奇貨可居也聞之內監曰先是張差事發神廟即詣中宮王皇后迎見曰皇上何緣得見老婦上曰有事相商遂坐語其故后曰此事老婦亦不敢知須與哥兒面議哥兒者東宮也少頃東宮進后問之東宮曰必有主使神廟色變而鄭貴

妃徒跣指天自誓曰奴婢萬死奴家亦族神廟勃然磨席而起罵曰此事朕家亦了不得希罕汝家然後東宮出也曰此事只在張差身上結局足矣神廟撫其背曰哥兒是萬萬年太平天子亘古未有之愛立刻消弭真大聖人作用可謂止慈止孝者矣

#### 黃石齋鄭翁

黃石齋先生望重一時學問淵博與倪文正砥相上下天下想望遺是以爲安危顧慮得罪於先帝後以疏救鄭鄤觸聖怒事在不測天下惶恐其死貽先帝以殺賢士之名聞廷儒教之遂免於是大龍鑿於東林馬宮流寓江州余物餘記

三

往候之一見竊曰此孤僻人也幸而不大用不則宋之介甫非此而誰南都既潰唐王正號於閩中先生輔之躬出募兵至歛被擒送南都洪內院誅殺之亦可謂得死所矣嗚呼但終不得與文信國同日語耳先帝所用之人未必是而所不用之人則未必非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有識者

又

鄭鄤之得附孫淇溪先生慎行也先生於鄤父太初爲乙未同年又比隣亦一老東林也先生微聞其家庭有穢行初不與交迨壬戌翰林歸見先生修通家子禮甚謹先生

原之謂未必真有是事鄤乃昭先生宗廬凡先生終日舉動及所讀書具以告鄤不時過從先生有問輒應聲而答議論見解無不合遂喜之每向人曰昨長真可人文湛持談士戊狀元末久上書指斥朝政有僥倖登場等語殊亦非體而名乃大重鄤即救之亦與同貽於是東林亟許之矣湛持究以爲恥每語所知曰一天好事輒被武進人弄壞然而蠅釘蜩結遂至不能脫手卒受其附行之累至黃石齋信之者則以歸里時借宿其家請見其母其母極口鄂孝內外無異詞石齋晨起良久不見鄤出使覘之則鄤方長跪母前親進朝餽而後出不悟其母之非真母也石齋餘記

四

齊君子固可方欺而小人用心可謂無所不至矣然烏程發人惟簿雖絕無大臣體而石齋之信鄤亦何至十倍於曾參之母也三人之言則從二人惟其虛也烏有國人皆曰可殺而我乃必以爲賢執紼若此可與論天下事乎

#### 鄭玄嶽

鄭玄嶽鉅東山之望已久其出爲太宰也毫末有所表正獨以護聽周轅降處張公亮弼一事至云我自有肚單公亮遂作肚單記行世其文極出嗟嘆笑之致傳爲千古笑談然亦有所本先帝初年王永光爲太宰永光故魏黨見其局敗密揭留臺中史是爲高捷二人二人於魏黨爲後進

未有顯迹固是得留魏臺辛賴以把持傳授云其降處丹陽賀鼎也眾謂無過永光舉手曰有人揭他在我袖裏故知玄徽亦猶行古之道也獨永光逆黨玄徽東林品數不同平時所笑罵者比輩而當局所設法者即此輩亦復何歟

### 劉念臺

劉念臺先生宗剛正嚴重真古君子雖在田野先帝時念之忽曰畢竟不要銀還是別家周東林聞之物勃然曰吾道將興之日於是壬午年先生復起為總憲時有絳州知州孫順者大計循例以書帕為貢先生大怒上之孫順削削餘雜記

五

籍孫尚所自取而先生清節亦不以此事而名益高何苦將他人性命傳自己聲價先生紹興人同里章格庵宸王為東林後起聲望垣章之封翁濫說情而而別之子間干有司有章爰發者為之語曰吾亦能為劉念臺苦無其子吾亦能為章格庵苦無其父雖屬戲謔人以為確語焉

### 劉鴻訓

先帝御極之初鴻訓為首輔嘗有一疏命小璫送閣改票鴻訓溫云票從何以改為真是冲主如是者再小璫即以

有俞原誤余  
借叢未詳疑有誤

踏踏問或請對或用揭平氣商量務求至當上必不吝轉圜而乃以不經三思一語致先帝有薄待大臣之心啓任內臣之漸皆由於此致君行道固如是歟夫票擬輒允乃神廟末年改政憲官便執為故事且天下之主而必以有前無喘為盛德事則煬帝借借最亦應傳於堯舜之名矣

### 二十四氣

吳中之士無不慕東林為君子者先帝朝乃至江北亦稱東林以吳鹿友姓為首南人謂之新東林故士午一番考選諸人專為權戴鹿友大拜南黨之言曰新東林銳不可當者謂此然廷推甫上而即有二十四氣之語直達御前

餘餘雜記

六

### 二十四氣吳為殺氣云

### 東林經濟

內閣督師祇源愷陽秋少見方畧耳命劉宇亮而宇亮以賞罰不中敗矣命楊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敗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將帥賂又敗矣至命吳姓而憚

大經濟也而經濟安在哉嗣昌非東林

### 錢牧齋

清朝入北都孫之卿上疏云臣專放腳獨先事已可揶揄豫王下江南下令剃頭眾皆洶洶錢牧齋諡忍曰頭皮癢

甚遠起人猶謂其篋頭也須臾則髡辮而入矣丁亥東省  
土兵大作之解門門被殺此其作惡深重亦何足道獨念  
牧齋老東林尤號鍾先帝御宇東林推戴上虛懷將大  
用矣溫負嚮德於召對直發其辛酉典試浙閩中錢千秋  
一朝平步上青天閣即牧齋底蘊盡破於是東林不能取  
信與烏程得君之深皆自此始烏程自不知不為東林所容  
乃放一頭地故使宜興與湖先之宜興故與涿州錢生死  
交但東林一聞涿州石即若人人立死其手而不知烏程  
手段種種高人數頭也蓋烏程譽之不喜罵之不怒故宜  
興用事雖處處照管東林而實事事倚烏程為牆壁故得

物錄註記

七

執詞以謝東林曰此烏程意也東林遂安宜興而惡烏程  
恨不即時逐之為快烏程微覺其責己宜興不安請告於  
是烏程當國即引已縣鯁為一時榮英琛葉有聲皆其死  
黨東林不敢犯烏程辱起而攻已縣已縣去而長洲用  
蓋此東林不能得之牧齋而以長洲代之者未幾以爭許  
譽卿事革職溫曰此上意也文勃然曰科道官革職是今  
日極榮的事烏程即執詞以奏曰震孟之言若此是以皇  
上賞罰為不足憑也以股肱心膂之臣作此悖慢不經之  
語臣不知其解矣上大怒長洲遂逐先是長洲之將大拜  
也鄭鄤附之入都烏程即發其枝母姦妹諸穢狀上大詔

不謂衣冠有此立刻定鄭凌遲獄而東林設局之說深入  
上心愈又愈確且益賢體仁為正人矣故已縣去而烏程  
遂與長洲同升蓋其深機已伏而又使先帝以己為無黨  
也是以烏程既死而鄭鄤立殛人謂先帝總為烏程一人  
所用而不知其實節節皆東林所自取也長洲既逐東林  
喪氣者久之遂不能扼武陵之用謂武陵故窺先帝有  
以東宮不了家事意意定王舉朝目為田氏私人武陵  
父鶴嘗以流賊初發坐視倡厥失律獲罪武陵因請減賊  
為父贖罪而實希徵幸成功為固寵計乃遂韓城辭主  
持內中線索迨武陵債事自殺而先帝不忍加罪且卹贈

物錄註記

八

烏海內大為不平韓城故光手又顯貨既不能如烏程之  
矯廉即主眷亦不固故吳來之昌時揮金十萬打透內中  
線索欲為牧齋翻局而卒不能乃說司禮曹化淳以構殺  
韓城勾帳韓城知之即傾司禮司禮以驍虎之勢立發奸  
賊而韓城賜纒之處分下矣中外稱快一時在廷以大臣  
體面誅之上曰朕所誅者是貪欺二字仍出其二揭一請  
廢翰林院一請監視內臣冠服皆用紗帽圓領然後知其  
奸諂至此先是東林有錦囊三計一曰黨辭二曰釋菜三  
曰掃葉未及行而求之發此大難於是東林線索求之以  
小臣一手握定矣牧齋既百計不能涿州又斷斷不可求



其兩可而較美者宜興乎東林以宜興為決不敢拗南黨亦以宜興為決不敢背故宜興再召天下之人謂是兩邊擡出云嗟乎自宜興入而堂堂聖朝遂至亡國不知東林為之乎南黨為之乎兩家固無所逃罪而究其所以至此尤必有獨承其咎者牧齋亦可已矣乙酉南都福王擁立錢復投身馬阮之黨逆案之人固已齒冷而復以不生死之身出入於人不禽之世屢遭屠戮深州視之殆如畜狗呼之即來叱之即去殺之旋汗吾刃亦何為者嗟乎要做輔臣一息何容少懈抑先帝大難此生難報可因入而遂即不辭為之耶

惻然錄記

七

### 吳來之

吳來之既殺韓城一時之意雖快然東林亦惴惴懼焉恐先帝之手滑也已而宜興以縱虜出口處分與薛一律即哀號怖死涕淚交頤狀亦復一律出爾反爾信可畏哉至若來之以儀郎轉選君此祖宗以求所未有紊亂朝常大作威福盡出臺省之異己者為年例於是先與比周者競起反戈相向即自家和盤托出不顧高一時鉅走之狀舉從前謾局之意雪炭無餘而又以通內觸宸怒先帝御皇極殿親鞫夾敲掠掠血流禁地此亦祖宗以求所未有乃未幾而閹賊亦坐皇極殿夾打眾官公明則又來之之

問兩云

陳演

姜曰廣云宜興之禍成於井研陳演井研謂宜興曰今日世界到底底是東林世界矣老先生雖曰東林其實東林未之許也真東林駭駭逼人己甚竊為老先生計不如用演以償其斧洎不貲宜興納之於是黃東崖陳演請告之疏一上即俞亦前此政府所未有宜興以為莫予難也已井研遂居次輔既而主眷漸衰宜興束手井研復說之曰聖上所賞軒而國者滅虜盜寇二事虜今深入重地大兵四面蹙之督撫皆貴門生諸將用命此天亡時也老先生身請

惻然錄記

十

視師上必大喜一舉而功成萬世之計也於是宜興信之既奉命則又曰老先生行浸閣中撫事一望提督而已文淵閣印搗之軍中可也宜興以為印在則更無與為難者益得計視師數日上問軍中消息何如井研對曰正有所聞不敢面奏上曰何不具揭對曰閣印為首臣攜去兵上茫然曰白頭揭帖亦可於是今日進一揭明日進一揭而宜興殺矣宜興自矜其巧自謂為所欲為而卒為井研所愚此虎之死於孫也

癸未翰林

都中相傳矣來館選每人費至十萬從來館選翰林筆院

為政而受裁於中堂詞林自矜所謂敝衙門他衙門不得預分者此其所以高且貴也至是而吏部與之都察院與之吏科與之甚而東廠錦衣亦與之故其費至此然十萬之銀恐其難運乃易以黃金一萬兩官山西潞絨絨貨大商之物欲得翰林者請立票包管送入選後但付一單云某衙門告子兩而不知此皆閹賊所賣鈎餌吾人者也聞賊破京城百官畏縮不敢朝見偽丞相牛金星曰他官不割也罷然翰林亦不朝何也諸館選茫然不解既而乃知向所謀館選之物皆索償也彼時先帝亦知之問閹臣曰外間金子踊貴閹臣愕然上曰新翰林故嗟乎貧賤至此

土

豈復成世界乎又何尤乎非我族類者

張羅序

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謂之兩衙門人每右科而左道軒內而輕外者道奉差出內即操其長短而六科惟內轉不過十年即京堂卿貳線索在手不至仰氣於人故除會推獨行外尤極把持銓政以為厚實而詞林清淡以有後來大拜一席銓曹亦輸已徇之所謂情面如此選郎張羅孝北人也恃其內授一味古之學者詞林不遠所託向人怪之張傲然曰傳語老詞林彼若不大拜不過一遙授鴻臚寺序班耳聞者訕訕

用內臣

先帝之用內臣也以外廷諸臣無有一人心皇上之心者余在都門兩載餘所見惟談門戶聲氣一則曰某席宜用某人某人宜坐某席一則曰某某頭手宜急劾某某無能為可姑置其見諸章奏者悉係藏閹射覆之言敲東擊西之智奉一俞旨即撤去本題稱為待論曰此語為教某某而發此語為用某某而設百方巧詞萬種潛移必使照臨入我雲霧而後免之舜之不則便為桀紂而虜與寇絕不聞有談及者不笑為強作解事即怒為故作異同思有以中之矣故內臣初用臺者力爭而先帝意謂此輩懼吾悉

幽餘雜記

土

其奸貪情狀耳於是內臣之遺究不可遏而或則故為作難以為名或則力與作緣以為利又或一條線索之人一與作難一與作緣而作難者即恃作緣者以為解博美若而免實禍幾於人曰家君子也即內臣初出亦謂惟己操人短長而不意先帝防之亦復與外臣等而又有操監視內臣之短長者間亦往往得罪即內臣亦旋悔之矣是以內臣局面司禮最重而內外兼制獨秉威嚴而內臣皆北人兄弟親戚在近畿門路至便故終先帝之世東人北人最為得氣而門戶線索亦惟有東人北人每每占勝局焉

東廠

東廠之設原為訪緝事件而事件之多無如吏兵二部蓋文武兩途實官鬻爵之壟斷也於是二部與東廠約每一大選生銀數千謂之常例飯錢後加至數萬而內外扶同不相鈎索矣有敢露者乃同類中受賄不均而自相攻訐者也嘗見一錦衣相人也為一同省詞林驛紛一事而得數萬金東廠不知此誠中飽之勢聞賊西奔括宮中得金銀七十餘萬駁載而去天下聞而惑之以為先帝宮中有藏金如許足支數十年而顧以二百四十萬餉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吳曉山曰吾嘗司計請發內帑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墮淚故知偽託記

主

諸飽賊者正是廠監內臣聚斂私蓄耳

袁崇煥

袁自如斗筭小人一昧參擬於召對時敢為大言自任五載試奴先帝傾心委用其在閣外唯請敬善掌諸口守軍數百名謂是冒濫節者幾何卒以無備奴騎長驅震驚廟賞始於此猶救大難要挾幾欲為城下之盟此其目中視先帝為何如主致先帝震怒立逮下獄虜使喪所懷求而去先是毛文龍據有東江正直奴酋後戶奴入犯毛即直搗其虛為奴腹心之患袁受奴間云能殺東江永永不侵不犯袁遂假以會師為名至東江誘而殺之主其謀

者華亭錢樞山驛袁故錢聲氣門下士而又先入盟名處士陳眉公繼毛師一除太平立暗之邪說遂以國事從澤乃至於此故袁誅而錢并戍正不足以正誤國之案也

梁廷棟

除東江而奴酋入裁驛遞而流寇起二事一律驛遞之裁也始於兵科給事中劉懋倡其說而大司馬梁廷棟主之梁固魏黨窺先帝有國用不足之憂而力主此事以圖容悅者也余嘗北上公車每見赤條漢獨立點頭候人雇替一切肩輿重扛不過十餘錢即送大地十餘里謂之抬班得此便可延一日之命其窮如此而秦晉之間尤甚故偽託記

古

驛遞一裁而此輩無以自活於是邊卒神一呼而眾已數千發難於神木總制楊鶴毫無方略倉皇議撫遂至養癰不久而數萬且數十萬矣又熊文燦前在福建撫鄭芝龍卒藉其力以滅劉香傳一饋二遂謂卒可屢徵又主張獻忠撫局而一敗不可收拾二人與袁皆所謂死有餘辜者也嘗想宋室南渡一小朝廷乘輿播遷之時尚能修飾唐傳供具雖煥然一新而堂堂天朝乃使皇華驛節之所慘若殘陽古廟但有啼鳥如此景象豈盛世所宜有故東江陰歲省二十萬而頻年屠殺歲費不止百餘萬歲驛近歲省金錢四十餘萬而添設勦寇督鎮各兵歲加練

餉至二百四十萬語云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田舍翁能為此言而篇乘之君乃至下同寒舍則細人之謀先帝也又余初入戶曹親見度展冬底虜圍青山洪督師告急馬料豆缺時天津糧儲蓄豆甚多徵令裝送七日可達人不勞而費當初非秘謀奇計乃計臣李葵備議發興平倉料豆三萬石給之待差主事一員督解用車一萬五千輛日行三四十里半月始達通計腳價銀三萬兩又賴先帝精詳念馳平料豆京師根本缺乏不便特發帑金十四萬兩買辦補足豆價踊貴每石至四兩六錢有零持籌如此可謂有心計乎

惻隱雜記

五

### 韓爌

韓爌以光宗朝入閣天啓中散歸特召於崇禎之初天下稱慶以為元祐之司馬也逆黨一案是其手定爌是時果有深心遠慮即應取五虎十孩兒之類可誅則盡誅之其餘稱功頌德建寺拜像不過苟且富貴之徒且都憲魏顯侍郎杜挺吾朝陋習亦已久矣何足深究不妨直與敵除更始況有先帝英明駕馭於上誰敢不洗心易慮同事是聞漢小輩以成大羣真大君子作用也乃見不出此爌違眾論一貽百與聞以賄成定為五等自謂鐵案無以服死者之心祇以鬱生者之氣十七年間翻風波浪悉依於此

當平心論之如霍維華當魏震強盛時小有同異及熹廟臨崩大臣入見請萬世之計上已不能言微語曰信維華即大聲唱曰傳旨立信王好當失色於是外廷悉知奸謀無措矣此其倉卒定策之功亦不可泯永茂徐州後以唐存憶澁疏薦舉朝急攻維華發憤嘔血而死至若涿州投間能使宮中府中海內海外線索潛通其才亦有大過人者使其獨當一面勾當邊事縱不能殺賊滅奴儘可支延歲月俟吾內治有方兵強餉足天下事尚可為也何至百方禁錮至使以國與人而可與有為之君果如先帝殿上痛哭之言豈非千古恨事故人謂二朝要典為亂國之刑

惻隱雜記

五

書而吾謂逆黨一案則亡國之利書也

### 敬後鄭五

唐人有云敬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已余見宜興正興此合早已久選即李兆蜀人也曾推密雲巡撫劉某又推紹興守道於某宜興謂人曰物各有時如劉君於君二人推陞不及李見可掌選更何待耶蓋三人各眇一目故聞者大嗟

### 典史亦微

宜興再相東林必欲起用許霞城德州謝青嶽亦在政府詎故前受烏程意參許者宜興語之曰敝門生張太安

謂今作散鄉公祖循性許霽城學生慰之曰不煩霽城  
出山亦在卽謝曰許霽老目非山中人但未嘗處以何席  
周笑曰還問何席卽興以典史亦就矣德州亦笑此其立  
言專爲起許一舉而故借此發端德州不覺其術中耳

### 吳曉山

庚辰廣紀內地之案煥斯君青園聖斷必謀烏程欲逞此  
機立一逆齊案與逆案對案執害之期殺數百人而株連  
大老亦幾數十此誠大奸作用舉朝知之無敢揭者時有  
大風之變曉山帳卽上天爰示儆一疏烏程爲之縮舌全  
活無訛朝詩爲之  
惕然記

### 真行吏部

謝青巖作六字正己辛癸四司肅然雖極貪汙不敢肆行  
無忌此其好吏部也惜其數心大拜不入政府不休殊不  
自知清言禍利之名原非含宏博大之器余嘗謂我朝用  
人幸無朝廷用速其才之咎祇有求入自違其用之過耳  
進退大權不在上在下不在人在己唯神廟沒年以來東  
林作法他人效之

### 言不侵何

神廟承世宗嚴切之後一朱德晉遂侵言路縱橫鋒莫敢  
觸然兩言之言雖無罪問之者亦不以爲戒言路之輕亦

七

無有甚於此時者每一番考選必先尋一題目作一篇大  
文章大抵就當局起見或正盛時而大張其談或將得氣  
而預揚其波或乘暮氣而肆其鉅鋒或覓弊端而發暗箭  
總之占風望氣四字足以盡之此篇一作便是終身門戶  
跟脚以絕後來逃縣之路政東林持論稱人各有本末其  
所謂本末言如此德州深知此竅故方其在政府考選之  
局久未得行士午考選德州有搖動宜與意恐新臺省嫌  
己爲尼其事也於諸君謁見時極道皇上自作聰明事事  
爲聰明所誤言之娓娓諸君側目而聽出卽有倪林山松  
掖拾其言謂爲誹謗疏上上大怒下府部議欲興韓城  
而除之

大

一例處分既得旨就逐而已舉朝稱慶同時又有爲四山  
一疏者以烏程武陵韓城德州當之德州這錯自是十六  
州錢打不就底而言路伎倆如此亦陋矣

### 門戶坐位

門戶所爭者坐位坐位所爭者要路如刑工二位大堂二  
品也都察院倉部四品也鈐司有云四品京堂勝於二品  
大堂者權在故也又倉院暫副院又副院轉少宰少宰轉  
總憲總憲轉太宰此把持時局所歷之階級也

### 老聲氣

東林南黨仇若水火而門戶之名門戶二字祇容烏程至

以形諸宗從遂改爲聲氣言如聲之應氣之求云爾不覺自寫其殷之附吳之逐本不面目也名益變而號益章如此宋分礎紱在僉院附德州威勢相比爲奸東林與之如虎有刑垣之意而體者亦宋人首發大難擊宋宋知爲東林所困計密力竊乃於辯疏中懸譽東林一二表表者一日也帝語閣臣曰宋之普原非東林徒著人笑亦何爲者東林聞之愕然曰原宋皇上乃老聲氣也大哉王言洞若觀火矣

### 夫子

孔夫子之後有蓋夫子二夫子如日月之在天又柳下之

光

晏詠曰夫子之謚宜爲惠分漢儒董仲舒不稱夫子即顧府後及之標榜莫盛於東漢而三君亦不敢稱夫子獨楊震學者謂之關西夫子然猶不出乎鄉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其門下上如蘇軾曠世逸才所以尊稱其師者不過曰歐公曰先生而已亦不稱夫子也即真正理學道貫天人如謙溪楊龜山即三先生亦不敢當夫子終宋之世稱夫子者二程紫陽而已我朝陽明先生理學事功第一未嘗稱夫子唯河東薛文清人間以夫子稱之東林馮從吾學者亦稱爲關西夫子而一二負重名者亦復樂受之而不辭己爲識者所笑甚至賊剛如周鍾其門下無賴之徒

亦稱周夫子然則夫子之名不成戲謔乎

### 雷演衍

雷介公繼機械深隱很隱周忌真與周仲馭爲人無二即南黨中人亦未必有此毒手嘗以驚獄被詰辨疏疏清至述人言謂其衙門扁額天下之平四字應改爲天平之下者其堂官劉澤深恨不能食其肉比爲武德道虜犯內地疏參范成六結起石公批二督撫玩寇致之大辟蓋爲垂涎獄圖已代之故也乙酉南都福王既立介公時丁母憂齊楚圍與定策大言曰福王不孝不宜立豈意在潞藩此東林私憂過計之語不敢遂出諸口而介公便慨然發

仙餘雜記

字

之唯恐其修先王之隙將不利於東林而不意福王固不辨菽麥者惟馬瑤草姓輩扶之以還報復耳遂逮介公與仲馭同繫值左良玉犯關乃即獄中縊殺之甚曰庸言雷介公癡人爲江北東林所誤今日介公明日介公於是介公儼然自命爲登場矣或曰介公許人不孝而母死不奔喪何其明於責人暗於責己也獨其投繯時較慷慨於周仲馭云

### 宣興七相公

韓城之敗以文華殿中書王陞彥者華亭社人也葉有聲爲副院薦之爲入幕之賓遂通賄賂賄索事發殿衛鞠之

悉得其奸狀故王華市而葉賜緣其資不關東林手段也至宜與而濫乃更甚有七相公者肥弟也或十日或半月一出則事事得有的耗外人望七相公如望敵焉其門下士則曰七叔來事安矣又有董心葵言武進人無賴落魄先結交廠衛諸人賭博狎昵先帝重用廠衛董以居間一二事有驗又海外戚嘉定伯家遂藉勢招搖門戶因之以通內宜與線索皆七相公心葵二人為之後敗緝獲董便就其過付諸款一一招承故周死而董反得生其賄賂同比匪同殺身亦同而王死董生則漏網云澠死於

### 賄賂之變

惻餘雜記

主

先帝痛惡者賄賂而當事者至以交際為端甚有同鄉親故而不設一飯焉借口功令己不敢出蓋親故絕則暮夜之金更無知者其自便實甚而不近人情之諺始獨歸先帝矣大者如銀子多換金子金子重換珠子盈千盈萬不可方物即書帕不行而易以銀杯謂之上壽皆自博古圖中翻出新式雕刻工雅加三加五工錢飽銀匠之腹亦何為者余嘗見一火房都吏役滿應得注選乃揣摩主司好尚與己諱偏覓宣器數十隻價值百金以獻而得一美缺主簿者此亦世道之變也

### 清通間要

仕途首豎吏部以顯名厚實盤據之地一到手便至尊無與對耳而其進身線索不能不出同鄉力能把持時局臺省之手故臺省吏部相與比周時復嗾指者其恒態也曾鳳山鮑由禮曹調銓部時曾二濂邇在兵部二曾皆江右人隔府雖認同族稱弟兄而兩不相能亦積不相下至此又不能不相比也二濂戲之曰吏部古梅清通間要老弟清矣通矣而詞順繁費高祈簡之鳳山應聲宗兄莫管我清不清莫管我通不通其實淺簡不簡錢只在你身上要得者大笑

### 陳新甲

惻餘雜記

主

陳方垣瞞士子乙榜久仕邊道後陞宣大總督召對稱旨特授為中樞一切邊牆要害兵馬錢糧將官賢否如指諸掌此才若在國初亦東楊之流亞也卒以不經會推東林目為皇上私人百計殺之而后止至使留身獨對之謀先帝亦不敢自認焉東林震主之威古今所無也總之門戶把持斷無有以大僚要路予乙榜者唯當事處體以備風浪耳至中樞一席題名厚實與太宰等而肯從非其種者久居其地乎且謂不殺之不足以見吾黨之作用與夫皇上不足恃也任皇上益將此輩登時大拜畢竟無人作興畢竟要是進士

### 庚辰特用

先帝有嚴進士之意故將庚辰乞恩舉人與廷試貢士盡留特用先翰林科道其餘以次序補明綸已下閣矣閣臣恐在廷洵異議密揭反汗於是從六部司屬始而後以推知正官足之先帝自謂不世之舉而豈意其犯銓部怒至不可測也辛巳大計內吏送至刑曹降者七人銓部猶以不獲一舉盡空為恨從來計典外吏三年內吏六年皆須其賢否確有成跡而後處分未有去年八月入官而今年正月已掛吏議者有之自是歲始先是庚辰八月部曹填補者三十六人在外推知者五十餘人大都極惡苦

幽餘雜記

主

地數十年久曠之缺選若張羅差置缺籤於座右一一出而注之如禦魑魅聞者無不憤慨所以然者外吏除臬臬考選外則轉部謂之平等而時方多事凡被寇殘州縣期早息肩即尋常部缺亦得重價比三十六人者不遂所欲焉得不恨

特用諸人亦自謂盛典於是史愐等上疏請後進士例謁入廟行釋菜禮并立石題名二事下禮部議已具覆奏費縣閣臣張四知票旨不允上大怒盡行抹去不發改票御筆直批這所請謁廟立石俱係議行然後外廷無敢譏者比謁廟祭酒南居仁不肯受拜如故事同官王素臣知其

不可以理諭也愐之曰特用盛典年兄必立異同皇上聞之何以自解南懷始出受拜翌日愐等謝恩復得俞旨而考功郎葛念聲悻悻上疏謂皇上無端以特用崇之於前臣等自當執法以考功繩之於後希博旨以為爰除之案而祇云該部知道周梈屬於壬午明經廷試亦請旨特用而前旨固云後不為例也

賜特用題名記史愐等一百六十三人吳康侯等一百人大學士周延儒奉勅撰文翰林院侍書朱國詔奉勅書并篆額工部營繕司郎中王瀨監刻今立於國學中

### 刑曹韻語

幽餘雜記

主

刑曹伍揭王廷授以驚獄互訐聲達人房大堂劉澤深進出攘臂而被其類亦夫參究之體矣吳暄山戲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尚書自起掌郎

### 許定國

定國之殺高傑也懼罪自疑傍徨無計有熊丹丘澤者客於陳雪灘盟進說曰定國能殺興平此其人不凡不早收之不西走賊即北走為禍匪細雪灘然之言之於瑤草馬曰此賊也安用收陳又力言馬曰誰可使者陳曰張立中一為定國兒女親藉手招之可致馬曰我國知興老先生同患難不日即起用矣許事可無言陳遂不復言未



三日張唯一以原官召用矣蓋張與陳均以丁卯典試浙閩受累者故焉以此塞其口熊因又說陳曰公已入政府則招撫一局不煩 公自為之可也陳乃自作手書付熊使馳報張召用新恩并招定國張大喜曰再遲數日許不擇肯矣即刻致許令具認罪一疏謝恩一疏遣其子貢生某貢奏至徐州遇飛騎二百餘則朝遣定國者遂以貢生諸人為奸細殺之許偵知即刻反投豫王矣先是清人分遣出師率以閩定豫王拈得江南大有難色不得已強行與妻子訣別至是定國力言取江南易如反掌豫王疑其誘已定國乃請前驅攻取揚州皆定國之教也士英

恊餘雜記

五

誤國如此可為痛恨

### 黃元公

黃元公<sup>端</sup>戊辰進士初任寧波司李應庚午南闈聘得楊廷樞海內號為得人丙子復以補任杭州司李閩中得士稱宗匠焉江右近多東林專務標榜先生不屑依附以故仕途落落十餘年建昌府益藩素稱賢王偶與福建鄭芝龍締兒女姻先生恐其交結非宜壬午入都遂昌言於朝聞者大驚先生通宗教與天童密師善乙酉弘光改元先生為禮部主事永魏內潰豫王得之脅使降先生大罵曰朕獨奴還殺我天下豈有不忠不孝之仙佛耶遂殺之妻

死不再娶人以為無後勸之但曰舍弟有子矣所著有瑤光閣詩文東海廬山還鄉等集及易疏行於世

### 金正希

金正希<sup>有聲</sup>制科文章妙絕今古曠世逸才也為庶吉士已廣澤都城先生上疏請懲改監軍御史乙酉南都潰先生任黃山首倡太義事敗被囚見洪內院先生大哭曰汝是何物奴才假冒洪亨九亨九受先帝大恩聞其死事予祭予葬加至十三壇封是蔭子隆禮厚恤果爾未有而乃反面事虐乎此必假洪承疇無疑洪無以應輒殺之

恊餘雜記

五

### 登州水城

登州府水城乃於仕廉分憲東萊時所築後遭孔友德之變生靈賴以保全者數萬人此曲突徙薪之功也先生萬厯丙戌進士官至南京總督待郎年八十六乙酉之變不顧髮曰死即死耳豈能沒毀遺體耶遂終論者以為明室全人焉

### 鄭鴻達

清兵破揚州時鄭鴻達水兵守京口稱數萬與北兵相距者三日自五月初七至十一日<sup>疑初</sup>雲時而渡鄭兵不知何往於是鎮江首降四府遂不勞而下宜興稍與相抗獨江陰死守三月而後力竭城破清兵擄傷大半至今言及

江陰尚為昨古云當時口號云無錫一炷香宜興一條鎗江陰寧死不肯降靖江高郵跪在沙灘上武進獻了老要還貼一個娘嗟乎安得人心盡如江陰天下事尚可為手

### 仙霞嶺

清兵之入仙霞嶺也亦以文武不和有錢邦芑者本丹徒諸生以召對授御史而陳諫故為人豪義勇時任都督之職方行抗體心不平之遂疏參其通虜謀故拜鄭之龍為義父芝龍救之臺班悉出與作難隆武不得已正謀法芝龍大怒撤備於是清兵如入無人之境矣先是湘東之敗亦以門戶蓋自起義收拾人望悉甲榜諸在籍者而餘姚

七

蘭谿兩邑最盛遂分餘兩黨而前此戮力諸人計無所施嗟乎是可笑亦可憐也

### 浙東

浙東之立魯王也自鄭履公繼發而一時人望則朱未拔賊張玉弼綱為之輔朱富於資金華諸郡人樂為用而張則好賢下士有大臣風蓋亦幾幾有定局矣惜以馬士英竄入其間已乖物論而又分餘兩黨將士灰心甚且勒索官家富室助餉不則盡沒其資於是眾益無同志矣先是癸未年方國安總兵楚督與左良玉不合遂繞出湖南招集亡命得眾三萬餘馬千匹至甲申閏國變乃紆道從

江右而歸浙焉鄭履公自知兵寡請與同事方許之眾數十萬故方違公辭而鄭封義興侯又有舊垣中熊雨殷者慷慨實心人也義兵樂為之用錢塘江對敵每折數十人歸復召募補足雖屢敗屢劄而人心無悔其後清兵渡江國安遁而復降而究不免於慘朱大典闔門自焚張國維自經而死二公可謂烈丈夫矣於是龍鄭及苗斌公諸人率魯王棲於舟山丁亥春貝勒下八閩回師至寧波寧波之民唯恐其掃蕩舟山不保我婦孺已而寂然竟過但駐札杭州令鄭芝龍作書招斌公而已斌公亦閩人芝龍謝以同鄉之情並繼以貝勒待己之厚而斌公實無降意

天

附錄記

書詞欲以舟山寧波一帶委之又料清朝決不見許而魯王已為永勝伯綱謫入閩海之中亦飾詞耳余客四明海道署中親見斌公與芝龍往復書雖不及田橫而意氣明信亦一漢子而芝龍則隨至燕京安置之

### 余武貞

余武貞以天啓己丑狀元及第東林目為拜跪得朱遂致終身損棄不錄然其人亦賢者也初聞祁彪佳死曰可惜聞劉宗周死曰亦太早迨魯王監國遂慨然以身任天下事為禮兵二部尚書入則討論典制出則綜理兵馬竭力展布不辭勞瘁浙東失守公服投水而死

### 于華玉

國變之後于華玉流落廣東隆武特加副都御史使守梅嶺。及降清朝遂為前導至福建隆武聞華玉來以爲秦凱歸矣孰知其意叵測也倉皇出奔幾被擒一日而殺諸王子殆盡入廣逼勒剃頭不如式者手戮之以媚虜。廣人憤恨羣起而礮之嗟乎是亦明朝一進士也何至同室操戈如此于賓之曰唐王暗結黨膠固深以自害不是進士爲恨其可笑如此

### 陳于鼎

清朝法紀混淆重清輕漢雖一放馬廐卷鞭並府縣止官  
物餘雜記

三

無敢不忍受者其在京師即吏部卿貳往往受鞭撻情不爲怪其在他衙門專罪爲人保債少得居間作調口計宜與陳于鼎犯此遂被杖三十若吏卒然雖衣冠場地不知羞也

### 張文光

清朝遂什一之利者稱頌朝廷本錢到處支用府縣供給有至杭州占民房舍時遂出不許少停者錢塘知縣張文光以銀十兩送滿客掌家跪言曰此門三寡婦無一男子無處可掇求免可乎遂得并免此地名妙心子巷嗟乎若張知縣者真風雨中之幘幘矣

### 張存仁

浙福總督張存仁遼東諸生也建州得遼陽時便為彼中線索用事最久且力故其呼應總靈在洪內院馮涿州之上其人亦停當知愛民抗人賴之賞賚浙江總鎮田雄曰清朝開國我等何足道若田老爺有斬將擒王之功真功臣也先是馬阮縱黃虎山峒扼太平禦左良玉而豫王遂入南京劉良佐與黃同時封伯已降於清誘黃打話黃欲貫甲而出裨將田雄曰自家相督老爺疑他則甚黃出則良佐一箭正中其喉黃知墜計即拔劍自刎而死時弘光在靖南營中田遂喝之曰黃得功殺矣是命快走弘光不  
物餘雜記

手

能動田即負之而出獻於豫王存仁之言謂此

### 園田

清朝園田之令與藏匿東人及滿人放債三事一時並下人心皇皇御史崔某上疏力爭以爲此擾民之最甚者攝政王諭云滿人入求已二載即有資囊亦已用訖若不園田何以爲生豈漢人該豐衣飽食而滿人該餓死耶藏匿東人自入主以來逃亡已十之七不嚴此令必至無復一人是我等督孤立矣放債原有明示願者借之借者自應如數償還何虐之有以復若再胡言重法不宥懼懼而還園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妾醜

者攝去欲留者不敢攜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其園至河間府忽止者乃滿人園田已盡無復需田之人故也藏匿東人蓋自遼左被難以來所自掠者競省親戚不復肯去因而借此為名密令胡婦隔牆乘夜絕入居民之室登時圍索卽十家連生寸草無遺放債每百兩只發四十兩纔及三月卽還百兩如不足卽沒入本人產業并追保者代償

### 立君

甲申之變南大司馬史可法欲立潞王鳳督馬士英欲立福王相持未決而潞王已下杭州福王遽至自北遂立之

物餘註記

主

一歲之中但傳弘光宮中諸可笑事謂其昏庸乃爾身走家亡不足恤也後遇林爾亮云亦不昏庸自言找本不肯作皇帝他們要我做又一事不聽我行我為他們所誤若假東宮一事馬阮必欲殺之以絕人念而士英長子謂東宮卽不真亦宜養之宮中以定天下之志此大見識馬不從此子卽隻身歸貴州曰吾門無噍類矣又云潞王在吳門幾謙益已朝見必欲索銀十五萬撤汰然後立之路王不能遂遷延時日而福王立矣嗟乎賈官鬻爵者有之亦有賈皇帝鬻天子者乎甚矣謙益主張東林之廢也林又云洪承疇一到江南卽差人入閩通鄭芝龍許之福建廣

東廣西三省封為閩越王芝龍卽修降款不意鄭鴻逵從海道內刈合聲臣擁戴唐王之龍屈於大義大失自王之望故仙霞嶺原不課防日夜望清兵耳所以得一戴者以殘塘江戒嚴清兵不能越境故也然浙東亦有功哉唐王知必為芝龍所賣久為埋名之計今果不知所之云

### 周介生始末

周介生初選己未房稿題曰酒榷餘政酒榷云者是科介生壽父爵調離成進士出涿州馮銓門爾調故酒徒介生欲附以起名是以巧為此名也至壬戌華簪出而其名大噪記鴻寶實石齋是科出韓若海相之門介生間雜以己

物餘註記

主

文冒石齋之名盛行當時識者已有黃盜周周盜黃之語然而石齋遂陰為介生所用而不辭矣有江右艾千子者聞而疑之扁舟直造其廬相與縱談三日夜則所見不逮所聞也至吳門每暮其短丁士都門陳子艾千子相遇毗圻配紀杖輿將同相越共論國朝文人第一陳曰無如王鳳洲父議不合遂至携臂聞者以為卧子為介生報怨也介生既有時名不但司衡者競欲得之以為門牆寵甚且求林亦推介生為聲氣矣十四五年間以處士而遙執朝權把持官府前此未之有也庚午癸酉姜燕及顧蔣八公先後與南試深以不得介生為恨介生於時文序上

極口唾罵主司後來分較諸房非惟竊慕其名抑且甚畏其口於是以己卯寇南都以吳永燧會榜而玉堂一席果入其手矣未幾閹賊破京城先帝殉難一時無恥之徒爭先朝見但聞朝人之中有呼介生兄者乃賊偽丞相牛金星介生故嘗設教中州侯木簪時太史寔時相與者於是介生巖然為牛丞相高弟門生因而捉擬從逆諸人獻媚而勸進之表下江南之檄此等有人所之者一一借重其大手筆矣賊奴歸向馬士英執大義以殺之是矣乃馬之殺之又不得從大義起見馬阮故相黨積受抑於東林其後立福王也秉時竊柄日以翻局為事時左良玉欲清君側傳係東林袁繼勳徐繼記

五

咸噉之故馬阮聞而落膽遽取介生於獄中而殺之天下之人雖不願代介生置喙而未必不以其死於馬阮或有謂謀則千秋是非將安定乎應蒼野史曰士英之問烏程當因周監生陸文升發難欲搆復社案以張天如為守將興大獄其時介生亦岌岌矣卒以東林諸君子陽持陰解得免向使介生死於此時千古以來一人而已顧使身名俱喪一至於此益信名者造物所忌巧取竊操禍必然焉

殘明紀事一卷

〔清〕不著撰者

清鈔本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

後明紀事

洪武乙丑科丁顯為狀元。子宣為榜眼。花綸為探花。宣嘗為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改考。宋時稱鼎甲者皆為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考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為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牌有誤故誤傳耳。

曹鼎以孝父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駟

丞鄒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許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偶有嚴氏家奴來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願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為嚴所中。先官陶器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今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高子私第坐客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為行此禮。奴曰。我主感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接楚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嚴公豹為本兵。袖一葉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遠為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稿乃某人所為。不可用。公今日當為萬世持公論。何但為一時免禍計耶。嚴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趨具榻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徽為左右。同楊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隨之。入謂嚴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林不便。愚以為第緩之可耳。公何



不說嚴公使自辭軍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鼎大悟從之。于是疏入。甫畢。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推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偉武昌人。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聞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揭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十人。火執迫乃損後。至者曰。吾力只此。遂名動天下。後為山東按察使。即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牧庫吏第。謹簿書。諸寶藏。吾無慮也。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主。古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勅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為首。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為我送庫金還。辭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虛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

負拓記。意不以見功也。御史竟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楊廟在裕。郡時。婦中則有所給。于常祿外。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窮。其承泰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王始得子。歲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即與三戰。給世蕃時。請于戶部。天子見尚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談某事曰。世蕃真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闢老健為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於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與。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強列祖。是辱之非崇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祠。至要積至列之。案下。謂此鄉賢祠。非鄉賢祠也。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  
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泰誓斯氣運之將變乎  
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  
乎

淫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如惡不勸者比依  
違是非者諂借公行私者倖意存覲視者狡懼禍結古者論指  
摘疑似者刻怒人微己蓋其所長而論者愈喜人奔競護其所  
短而薦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  
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則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  
諸侯繼稱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

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  
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雲館書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脊龍無  
耳蛇無足馬無膺羊無神猴無腎犬無腸猪無筋十二  
屬各有不全草木子論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閔于子  
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也于時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  
子屬鼠地閔于丑而牛則閔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  
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長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  
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大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  
三月之卦正羣龍行而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  
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  
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鳴未時之草而

出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孫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  
作橫行故申屬猴商者日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陰難  
之精故商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  
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則飲食之外無一所  
知故亥屬猪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即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  
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  
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  
金牛丑宮也斗木獬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  
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猪亥宮也壁水獬附焉獬  
妻金狗戌宮也奎水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  
畢月鳥附焉雉鳥雞類也皆大猷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

也鬼金羊未宮也并木杆附焉杆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  
獬張月虎附焉獬虎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轸水蚓附焉蚓蛇  
類也于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即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  
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取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漢  
兵二十七夜風火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偃郢城  
惟投勒總兵賁州溫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  
者眾卒麾下數百人冲陣而去梁未元日賊分兵破陵總兵錢  
中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祿俱為賊擒王營將士或  
殺或降者無算已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  
巡撫中軍李佳應死之守備王瑞和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書  
巡判張國選趙城潛逃聞賊李自成偽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



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語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陸崇

四川敗縣尹奇呂政承天府為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陽會城先是張獻忠為督師楊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追破襄陽其眾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踰年始出陷廬州新水繼陷廣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易新附之眾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雲雲奸謀偏布城中而楚藩所募潰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嘗奉教楚藩督過之周與賊通約為內應獻賊遂從其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啟焚器請於錫士卒嚴守禦要藩不以為慮曰終朝之警寇若騎母猶亦應至矣監軍王楊基通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偏欲去賀公第這挽留不得二十八日

連楊帆西渡防守

鎮軍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獻

等逆謀馮生雲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驚斥為狂生子是以敬等懼謀益急矣遂獻成鄂城之陷

周獻之云洋船盡停在上錫之渣滓在下

經略圖海圍平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終巨砲歷半載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役者餘皆打空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敬之神祠以報神德即以砲子叩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請光祿不拜行交拜也交拜起坐體禮後連叩首凡曾仕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為客以儗是輩之故也

凡巡方巡鹽關差皆有精微批一紙以為憑限批發自內閣而

科臣批之

大兄云滿州擄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真女無別至老年漸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示十九歲去鄉井滿吳下三十年欽念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為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游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由靖府同知以科場入廉體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若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無任可到關平西死自請求衛撫撫胡掌天等奏國寶斬之于泉溪邊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為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

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比欲求三分不可得也然之矣其能侵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誰圖漢何足以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并能自知而為相之道聖人復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授人豪矣

蘇黃出海南聚蛇鼠成燎而成故有秦能殺人王能害云虎皮之有托摻者乃以粟米聚成者也余向以為生於世者

庭官始知之

李胡拜為湖廣提督楊來嘉為襄陽總兵駐紮城胡拜來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去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青殺于本外貼一紅發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明大岳錄鄭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已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考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呂臣朔元夏言桂洲奏議胡瑞敏公世宣奏議蘇高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議沈澐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葉王守仁撫夷即略王世貞吳典述故事述劉天和安夏督司馬泰西虹疏草沈澐奏陳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虎猷類抄兩朝疏抄嘉隆疏抄樊耀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泉流類稿九繩柳齋疏草馬南江行誼錄南宮奏議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澐消查京衛冗食奏疏沈澐越嘉隆兩朝閣見記洪承疇略略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張傑奉王主神其後三百六臂頂蓋燭縣有官官不能決者則令其鑑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煎油于鍋百沸煎一錢于油中內過皆以手入油拈其錢直者勝無者負其言皆于虛囑矣  
梁孫梁婦則謂其子官以叔之婦家亦以兵守叔歸未全婦與逃去入深山與叔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迎其所收日已歸其夫家亦與焉即斷絕矣  
巡案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兼將也  
巡案于諸有司卓異者為之平朝以刑禁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同蒲州人徐晉漢之以銀大怨抑之于地明季總督巡撫安案君案君以賞封將其中軍清初猶有行之者

只舊單井鹽井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武帝寄書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如紫庭曰王昌齡為龍標尉龍標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為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其英古人之詩下易讀也  
明時厚儉被劾者自銜歸私宅則下貲廉以濟之于門掛莊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凡開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派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派其事第一日職方為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使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為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

畫麒麟一鳳凰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劄州河東巡撫駐劄花馬池陝西巡撫駐劄西安甘肅肅南巡夏延綏神道鎮興安司原各一總兵  
麟世琦乃蒲州韓嶺之孫也幼被折肱隸漢軍其母其常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每署以滿漢衣服故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籍日磬之子也  
霍山黃鼎字玉且霍山諸生也鼎年時起義後降於紅槍校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眾數萬盤踞山中患官兵不為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必委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太夏將領非一本所能支無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遇也來歲一西

約吾解取喻今制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達吾志不能若吾夫詞居他處也其子履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眾出見曹甲熟兒恭懷標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遇隆終不出山黃鼎若江南久後廬與鄭氏通即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身自開闢以來卦畫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康衢之歌歸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東平時楊雄史氏篇以下諸體著創纂永元中許慎兼采之為說文梁顧野王增如為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為切韻類譜隋陸詞華又增加為韻略凡音聲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兼收雅俗改切韻為唐韻大歷中李陽冰崇尚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

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韻為集韻司馬光為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當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為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燾作類韻編韻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叔推廣玉篇臣其書段為篇海剽朴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韻母取切韻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還三十六母取切韻最妙後述論韻詞署諸篇首以便檢閱又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即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口品隨口入溪雖隨佳入照應隨昆蟲隨年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即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臨隨尤以添隨

鹽鑾隨真諱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韻聲奇字盡了目前無復含糊強暗之然道昭父子可謂有知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趙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在貴州常勇壯與士夫交接延綏郡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為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即位冊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皇上顏開三昇勇請一見歸為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生脫而去且知未亂諸事其兵為滇南諸營最遠達諸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衛朴顏之朴字完和三桂之初塔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逆論也

咸陽人蔡世科少年實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殊方異域位

三日即能通其語言標其鄉音人不能辨也抵揭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偽周時王弼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干城為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為吳三將軍云世科諱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對壘為官兵所擒將像之世科呼曰子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記就像未脫勇命之前屏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預聞機密勇軍令嚴陳中惟一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今前科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置壘前連之以致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壘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壘軍中大譁靖逆驚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陳世科馬蹶復為官兵所獲靖逆欲寸磔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語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今之前蓋欲觀其指辭以為一笑也世科曰

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屏左右靖逆命急其縛置榻并人耳其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置之官解中令二人執監之不如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弟世傑稱職學曾為道人崇寶錄于平涼市中為吳氏散弗收買雅錫公其年不過四十耳

俗以章疏為本不知始子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此奏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啟請者回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粘本感自體科主試漢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諸下人不得者勒令投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頂改進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持本感體教甚異屬其破額廣收都中諸事三極力肩之是科選人中武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都史關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報米後即為例給之終身

金陵人翟天葵出身行伍道隔拔為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為好漢榜樣也道隔死後天葵即往其家問首為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鶴鳴山上有真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為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開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辱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為齊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為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為魚以魚為牛謂四足者宜為魚無足長尾者宜

為牛也讀姓為射讀射為棲謂去矢宜為射而寸身宜為棲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耐菴字總制幕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雖難反設殺其子火仁來讀書觀則已死矣扶柩無資諸僚友方思賑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耐菴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此扶柩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耐菴之概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為古人事可敬也劉公益昌人

火仁歸後復來滇中冒稱為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前館租樹數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離髮走吉安遁歸非有之信火仁因通馬某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至公賁

人々喜之後隨入滇中投職見滇事去謀及正歸誠事覺殺慘昆明合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磚滑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滿曰惟鉄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心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磁石可以避磁石之心鉄尚未之試惜木即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梗可以為器

以椰子汁塗蠟殼而漆之殼皆蠟碎以漆貼蠟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蠟黃自穴漏入滾湯中為蠟粉

蠟魚之血其已碧漁人得雖蠟則其守而不失得蠟則雖音遠逝矣

潮有竹蛸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魚其形如豆牙菜其有如泥蟬醃生食和食之通體生脆塊不為少時即潰

馬子騰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漢等處多三腳蜈蚣其跡可執玉如泥 西番取蜈蚣將眉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曬曝也此為最佳若中土人摘取酥合麵或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也

鄭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湖使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前向朝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季年有言李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李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惟斧斤李陵朽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代賣祖宗墳樹之語不詳莫大焉

平西同墨勒根順取四川兵至敘州府蜀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墨勒根順已謀意去蜀矣時郝雪海巡案四川駐陝西境上流劫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境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坤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退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墨勒根順戰懼取眾難之坤曰固山若師請自退吾王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吳國貴尚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退走所以引敵出險以鐵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妻巨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眾心幾敗大計 上讀謫雪海于遼東緣以魏環瑛之薦舉起楊坤等秀出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為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坤元師東方皆坤往也坤子弄先字敬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言通行印外更有戶部鹽引之印戶部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輪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為之如今京師簪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團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司理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開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刺哈魯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說向為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隔江而望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慚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為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成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浙省江西人呂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過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者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聞人也因問該進果許母即走告獻而迎奉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邊雲南偽周吳大將軍聞請兵且至退走南宣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忠義軍尚未至某平西諸將卒屢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之據為歸所傷死城中人懼皆離去而傳將軍前行周李思亦至矣李思之遺書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贊公巡撫河南有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語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淹歸甚苦練

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盤位下陷下勝任得公來我附驥  
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和軍中之驍方曰破口非驍  
兵不可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  
公解郢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  
拜撫軍怒方曰某畿輔吏禮宜如是撫軍飲容謝之嗣昌以  
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圍解力薦揚方二公子朝方後為  
遼東巡撫即光琛之父也光琛字獻廷號雲鶴為偽周長沙巡  
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為刑部

雲南羅羅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為結以布勒之如獨角  
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胡廣境內有一種箭桿猛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  
子則穿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柳州亦有此

一種在柳州門人僕夫曾親見之

周祥新貴州人弘光時兵部司官送家于南京舊號望奴  
今其遺迹已貴如拱壁矣

弘光時兵部職方司劉沁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  
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特用以掌運為高傑所參而上疏中目  
重為牧童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宋吳猶重世家宜興推徐吳替為梁陽推彭馬史改寄數百年  
舊家也宜興許氏梁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  
朝之曰彭馬史秋包鳳齊盛陽字作蕭徐吳費萬許為趙遠關  
鬼作籍吳人嘴舌輕利一至于此

吳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仆水灌入腔中出沒動盪甚可  
畏

南部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之謂兵部  
名行園工部名藏春園蜀禮部無之後孔王衡貞觀為宗伯時  
亦建園名藏春園會後題其名曰唱曙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  
解也堂聯曰咫尺為羞獻于羞獻于羞獻于羞獻于羞獻于羞  
可去諫之野謀之邑王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梅鳳亭云昔時有鳳栖于此林武康守潮時題  
云十里江亭昔日鯉魚今去盡千重雲對當年鳳鳥復來儀  
閣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潮州府署聯也江蘇回石  
鼓日影上花磚街州詞林堂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思偏能  
耐瘦寒呂泰士贈錢監清掌運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首者如  
孫應鑒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綬秦顯將宗魯徐即因

秋徐卿伯熊文燦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準郎承寶潘潤  
氏王祚遠將勸善而文恭為之最然之名宦壯陽唐堂以前無  
論已明之清操惠貳武功郭夢者如郭子章外號元江之鹿  
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妻禮吳的蘭象烈成務胡有劉大直毛家  
乾吳國倫馮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相從嚴皆  
今日所尸祝旦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陰際火者通武侯討益後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  
祖也黔人祀後必塑陰際火之像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岫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為樑柱  
桌椅等物

彭夏谷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竟降箋幾疑歸朝  
盡內遭歷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主與魚龍雜

郡縣全係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岌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屏甲下扶餘街壁誰憶轡道東西市指衣冠已渺面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置吏初一日孫恩紛戰艦烽烟邊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嶼自隋朝營壘依然識舊標浸水雞籠雖竟渡颶風臺市豈全消未梓何意真浮海北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平者說征遼其四云窈窕軍需飛機惟蕙霜東買鹿皮來生番窠社三冬集五布澤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畫夏門風信逐潮回祈蘭故土非甌脫窺伺將母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投誠寓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割與通謀事覺被慘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棄事收入官發滿

州為奴此時不早為計則恥辱狼籍更為死者盡力勸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中媚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媚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雜雅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為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為差畫說中分之官裁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圖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居人子也後為寧夏總兵王輔臣反盡有平涼福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

攻福大敗歸寧夏將吏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為其所殺寧夏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聲援而坐守平涼以待變

偽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澗水峻險不與外道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鄭二老為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離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迨呼者山下

遂呼之短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眾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

置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簡爾泰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關為內侍後入吳三桂宮中以

能鑿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為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瑞遠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水師士民得戴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眾瑞遠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六科在期內六部皆用平 hands 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

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如今日何如耳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釀分道進京誦經禮懺以為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豫勤時獵人以虎獻劉之有胎胞形如藕而三節劉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

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秋水云有一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為驢入山已復為人秋水曾見其人病景不了了云

馬子騰云鵠鵠皆蝦蟇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聞鵠鵠之入麓邊海為風馳至香山嶺人送之還

開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蒙州從此正西則至河上柳州若自蒙州南則為黃龍江至白沙起早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泰東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自思恩府西南行為泗城州路自上林縣轉東南經龍關為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黃仲廉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子門曰得罪權奸命

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梳京辭

黃斌卿聞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河北都邑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蕪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表送印于朝散其眾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為禁軍提督大兵渡江畏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為第一班在家亭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山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為與科之節與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騰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於喪舉哀亦在禮部

圖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喻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鹽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即桂林府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陽司冷水灘木以埠相口轉而西南由石谿站江口東北至縣全塘全州界牌過平塘與安縣大沿江臨川縣正南即桂林府也 由桂林而南為平樂府又東南為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 自相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顯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壽祠曰直光顯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弘光即位光顯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桀示于市以瓦鉢合頭而死

常關平之後世襲定遠侯明季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弘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參馬士英免為庶人國朝兵至此得免于此即以南門外常家莊菴中雅聚為僧人獨呼為常太爺云關平可謂有緣矣余在太平途中當訪其名暨法號

弘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宮監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額賦不可居也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宣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弘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賢周也承宣府已為西夷據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如無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聖調

袁九敘撫滇時下外艱歸轎園用白毯或曰昔某公遭難歸于



橋頂之中為一小龕奉紙位一載而行九敘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禮惟長房長子得行公奔走可也九敘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師子山形如師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員當師項下形家目之曰師子鑿金於山有寺曰正續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收掠勸時林武林亦官河曲同游正續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蒙氏十年傳帝釋李陵壞土德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勾吳拔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潮州總制劉進忠號劉蝦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口將軍尚之信伐之為其所敗後漳州府同知林學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爾佩故相為士英之婿也字靈舉起家孝廉為數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白爾有何善政得此子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視民事惟科聽斷安能悉乎人意即有善政得譽亦難太卒稍違于民苟無入害于民易于見寬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語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萃挺貴官軍爾佩嘗謂人曰張光時身在南京思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為百姓之所誑醜矣

陝西周原之北鹽夏之南有咸鹽池井中出鹽築池為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為小限池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鹹水池中鹽皆成白牙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煮也有鹽茶廳置其旁

泰州鹽出山溪泥潭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昆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跑突泉然即其處覓石為井縑之以櫛覆之以亭構橋以通水往環溪數千家皆鑿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礬礬飲此水以下飯

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堪與指示其處捐數十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文而又泉猶幸甚也用輓轆斗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

熱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半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灣船處名沙陀營西北由漢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

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淞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淞川縣一百二十里荆子關二十里梳梳樓陝西

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淞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梳樓一百二十里邊河為

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十里至均州一百

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

十里淞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

路四十里至稻田坪四十里過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

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党子口六十里至

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鄖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隘寬平可行

車之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章敬集九十里至浙川縣志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勉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離河關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高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里高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離南縣北九十里高州

茹紫庭曰余於商近舟之役在鄧問華陽人益姓逃荒自潼關西十里銅峪由老君川至雒南縣東離河由洛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水排下下渠意漢川龍首渠自武關路至高顏下岸善廟方鑿井于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龍駒驄龍渠之誤也但徵為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考

襄陽府至柏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鄧陽府路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為城城北為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深可用百五十石舡小江口浙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官方殷家別堰子白免灘為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為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為楊家壩係浙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浙川三十里浙川縣至荆子關一百零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瀘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為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浙川至荆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荆子關至渡西

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溪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廟溝長樂樂猴兒石背陰灘豬槽灘五龍灘炭溝溪家界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最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澗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買峪溝大柳樹溝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屹崕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澗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亂石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崕河大周灘有背崕河水從商州八里渡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關峪河水從商州喬家渡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小劉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銀花河龍嘴四灘為商州所屬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婆灘瓦灘屹崕灘周家灘泥溝王家壩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底峽相子灘長灘王家別張家別曹口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浙川縣至荆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瀘河口羅山背背滿灘鄧家曲清鳳嶺娘娘廟摩民灣貨家坡老虎灘即針田寺亂石灘即石溝百種廟黃河灘黃河灘八龍廟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泡灘為有名



所知錄五卷

〔清〕錢澄之撰

清是亦軒鈔本

上海圖書館藏

黃梨洲曰桑海之文紀事之書類水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

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非傳信錄所和錄却反錄庶幾其鄧光

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和錄者相城殷欽光先生之所著也

先生在前朝黨綱之禍似花孟博後亡之節似介子非虎口殘喘

奔亡南北見南宮文約欽光夫人  
相城方烈梓墓志銘

隆武紀年

上諱粵銀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於南陽國疏麻祖王感於  
 登人欲立其子因世子義符承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同年二十八尚  
 承請名己世子過委亮守通陳奇知府王之柱言于上曰世子亮  
 越不明若其子不淨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王請名立為世孫宗禎  
 五年瑞王亮上襲位年三十一矣上年亮冠婚上指金修築南陽  
 城知府陳振豪弗授工上以為言詔速振豪下獄已又援潞王例七  
 增兵三千以陳永福為參將領之不許八年冬亮冠并犯南陽上欲

是亦非

言所有護衛兵千二百人半為清梁班軍乞令郡當收衛以公軍見  
 廷上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指授法禮日陳于北執不可上始考于  
 子杜爭之辭說先帝授外經傳言有本足佳領弗及知也已因贊  
 廷臣多抵牾先帝竟不立孝也九年八月宗師戒嚴上倚義勤王  
 巡撫御火陽範武以開泰音切音至松門與賊遇亡其內監二人乃  
 廷事定下禮部議給事馮可賓鍾煥議廢為庶人安直鳳陽高橋監  
 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權車抵致之上自裁不殊立鳳陽陵廢金鉅不  
 遂用制利鐵錢法以同若之上不勝其辱病歿妃紀嘗以朝敵自許  
 至利股以還乃愈有司原祿不許資用之絕望者言鳳陽高橋內

有天子氣惟極路振飛聞之以販罪宗為名入見上言以史過  
 社狀振飛狀詩如是罪宗誅史無狀者石應詔於法賊以私錢印中  
 國度而渡立國大赦出高橋禮部奏漢王爵不許令後居廣西平樂  
 府之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陷上勸潞王監國拒北使之格降  
 者上不能聽時鎮江總兵郭鴻逵自京口至戶部王事極觀生自南  
 如至齊會于北已降遂奉入上以閏六月初七日監國郭鴻逵  
 謝手正尊位以驚人心是龍意有所待者言上苦監國為正宜早出  
 關神召天下俾有以復功建邦未遑不數值于二十七卯時公若天  
 地祖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都以前以布政司署為行在是太廟社稷改  
 福州為大典府立妃尊以為皇后大赦天下以不年七月初一日以

是亦非

復為隆武元年遂上宏先尊病為聖安皇帝尊封時伯郭鴻逵為  
 定侯南安伯郭廷選為平侯封郭廷選為潯陽伯郭彩為水陸  
 伯陸羅親生禮部右侍郎和宋湖大學士叙授實功也以黃道國  
 人張河野特用為史知尚書更大學士召起舊輔日何吾聘蔣德瑄  
 黃景昉朱繼祚林啟琦路振飛常權能開元等皆相繼入閤是日廣  
 吳姓高宏國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致請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傳  
 志李先春陳洪謨等為大學士獨洪謨不至以張肯堂為兵部尚書  
 廷選李長倩戶部侍郎張繼為黃錦史部尚書李倫禮部尚  
 書王蘭書館學士張殿英春教兵部右侍郎是日福州周應龍刑部尚  
 書郭廷工部尚書劉萬全刑部侍郎周思理通政司一時者碩奎列

吏部

卿貳其科通各官或起或召對授或因大臣荐舉破格用之唯翰林吏部主簿資格而兵部職方一司皆極端難題唐衛尉寺卿曾重鑒起甚至遷能不可勝紀上之由是清法待，和與其列上特重風節其文學收箱名士時欲破格用人修未入朝即家首頻遭同職存餘時徐學遠及韓四人鳴時爭連次第授官錄後至同德格上疏言臣志科舉求保御試求當時多事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補注若未著大郎即與一體試用不必更候鄉試然入閣言事者終，輒以口舌得官近于濫矣如鎮江錢邦芭以諸生上書得官上意即日實授御史兵門楊廷樞進此不出不由荐舉手勅授御史時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宋林沒社也凡宋林若宿既與不做名而及吉士張元琳為其叔父張瑞國請為父然即上意可知矣御製楊師序授官先朝門戶之禍分列東林秘密甚折位于南宮誤云西林耳至於翰林一席資格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詩文見賞科授檢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覽其詩文章其為進士耳竟改禮部主事依舉人劉自煥為督師何騰蛟賡奏至行在賡力薦其才名對稱百特授檢討以為矯拔總也詞林中一榜唯自煥一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兩用大學士太多也，性儉素得國家之難物新掌通本大有不復官十餘人暗者紀於嗜好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立就其撰述及與學監圖書凡皆開諸巨擘上皆皆屏不同親而容翰詳，過

吏部

諸臣利便皆不能及之也況華泰報而夜不休其此言有多矣數百十者或送中宮代祀而亦清書，通文無名，其時奏事下原漢例批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辭上親模測大好彷彿漢先武平時恩厚皆以而陽故人日亡如路振飛毛陽三災遂能召致者皆能立而而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為卿凡平生無德不報于淫龍諸臣恩澤尤盛閣儲賢館達十二科取士以授親生仍，蓋因親生不由科目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偏可招致者皆皆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無上失六服而報之是寵有子名春國台生上愛其才器物國社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財出都府體行事八月至親廷臣議其事宜自仙成望外常字者共一百餘名應設官共若干其兵共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不簡一出石東一出江方略計共二十萬合八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半請于兩稅內每糧一石預借金一兩每府產侍郎科道官皆徵閱，除照凡不強及免止供人合撫按官以下稍傍助餉鄉紳大戶責令樂輸人合察所縣歷年積谷銀兩未解者悉解起行在楚龍人請理俾日可得餉八十萬不耗戶部侍郎李長傳請開事例從之於是所奏採事時時給別授官雖已差名居然應量訪官府等工金允治應以兩處官稱職官不跪立而新舊或相故于便宜不能制其為官如味然猶若餉不送守關兵僅數百人時夜寐不穩用延日訪上上閣下閣下貽或親親征楚鄂

概以釣結為詞。芝龍遠自情有板立。功略塞無。上常賜大。臣宴。芝龍以侯爵。年相上。青補。通周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者。周爭。之。遂。前。道。周。芝。龍。決。不。悅。請。生。有。任。文。龍。者。上。書。上。道。周。通。腐。非。宰相。才。上。能。初。督。學。御。史。扶。主。芝。龍。又。存。其。門。下。士。朱。作。稽。史。科。給。事中。葉。正。發。戶。部。主。事。時。不。允。以。是。意。懷。怨。望。及。行。部。吏。神。于。而。奎。二。期。會。靜。疾。不。士。戶。部。司。書。何。楷。初。奏。部。天。大。地。望。院。陽。遠。不。士。皆。登。七。人。信。禮。舊。正。堂。上。書。楷。子。風。中。而。小。今。書。部。容。候。事。已。而。陽。遠。極。痛。發。上。楷。可。心。二。郭。是。也。楷。如。不。為。此。容。至。陽。遠。上。欲。回。金。允。生。回。籍。俟。年。台。楷。中。途。盜。賊。生。可以。失。故。亦。未。久。死。芝。龍。上。金。部。由。陽。遠。等。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於。士。國。又。使。為。多。不。任。陰。

吳亦新

事。以。刻。芝。龍。知。不。為。眾。所。容。不。出。關。無。以。弭。眾。乃。請。以。鴻。遠。出。浙。東。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號。為。數。萬。既。出。關。稱。休。餉。駐。不。行。鴻。遠。駐。仙。霞。湯。鎮。嚴。禁。士。仙。霞。關。不。聽。四。方。儒。生。致。入。室。有。上。書。言。市。者。月。餘。上。果。撤。士。關。切。實。郭。彩。諭。關。行。百。餘。里。而。遂。仍。號。稱。餉。絕。留。如。故。九。月。二。十。四。日。樞。州。臨。召。金。部。御。史。金。部。被。執。至。南。京。死。之。於是。有。補。道。周。知。郭。氏。無。出。關。志。自。請。大。開。郭。氏。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通。周。始。唐。氏。無。兵。無。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自。月。之。間。有。眾。萬。餘。親。身。告。身。提。諸。將。士。者。皆。於。諸。勳。以。是。為。功。奇。焉。然。皆。未。練。士。兵。不。能。應。敵。郭。氏。為。芝。龍。合。其。門。人。也。其。書。請。士。許。為。內。應。至。明。堂。下。將。遇。北。兵。潰。散。天。祿。執。通。周。送。南。京。死。焉。市。關。上。書。

特報朝議

公列南京清背洪永韓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馬口承曉死久矣松山之敗先事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俯極卹典馬清尚存此無賴小人冒名耳遂被因禁門生雖先者諱聲吟咏如常都人士多索其書終日握管持為亡體皆疾其之以為寶賄賄時通乎見方有監尉定門昨者指延二日曰吾君石馬死于此可也而而升拜不委監尉則其志也

何勝政以聞

自成敗出清國者至九字山下龍用甚親乎十餘時上山視形勢

吳亦新

予金台伴命款飯停棹進時有重寶窗下山語村氏執持銀劍上山亂擊之胡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而銀劍于今日乃知為李自成與生首級勝政提實奏聞於郭芝龍為其有功之語行能人皆服其果無西歸權生先于李錦居主司自成其言已降勝政遣其知府周二南迎之亦至中流去死賊帥於勝政提至乃降勝政印河道其時氣餉運送賊帥整其老幼令一特增兵十餘萬上大喜告周進勝政大喜士封之其後勝政氣餉則郭芝龍史進桂湖南降帥皆授銀官李錦賜名李忠言其兄弟賜名忠必忠李錦其妻為忠貞營已同湖南戰不降降者稱解去李言十二都散人斃十





無天子酒以馬上成功若天子將焉能出奇無群臣威儀豈可去也  
上大善語此目曰朕獲全信如獲至寶即授僕兵科給事中督川寧  
制園科訪劾即聯江上義師以去上遂決意去被州書兵河光滿  
大學士蔣親生赴白溝兵中急召應之親往送

鄉人姚志早起義山中志年虛有克紹其江東諸營遂為智勇後  
入閩奏平戰功上大喜初志年八武伯僱兵科給事中倭以敗  
解乃訪知印假居衛以量銀謀殺既江上義呼既至江東入方  
園安營籌濟生以望志北來未旬紛爭攻擊之監國以諭同安一  
教使御史陳潛大誦岳日望志年起義建功國無一官許也

是不斬

生家渡江合胡乃尔安情回云也然此半非違監國志乃國中  
郭有言未必欲致一耳第二節是傳勸之去周平昔語意固不可  
信也國主示芝龍書云我欲生去一勾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  
之不然亦以取信二郭也潛夫以語佳曰我必入閩微而動傷  
中道遁殺云死於逆耳今也遂行以次年夏入閩微通上野詹  
情壁丹三辭不見已引先於楊胡言詹情為黃道周諸三人所不  
容乃策旁去潮昌小人何恃与尔尔七例蓋私仇一以為行將大憤  
作也忌恨甚甚是時行在延平賴世曾機曾守福州臨和鄭意  
疏勸之欲保全詹事九年于辭信在延平聞密朱某等上表代疏  
以此傳為局內事八月十五日辭乃行延年上訂賴趙衛十而

已先有言諭勝蛟遣兵還駕煥命郝永忠率錢斯立千趨赴行在

音特隨營以事機協同定祀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郭鴻逵爲撫軍  
左先鋒主浙江鄭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紫煙郭樸爲日行  
相敵神鴻逵出城馬蹏外地及上誓師校錢大風起天喜月書  
官每位前燭燭減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七日發福州二十一日  
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臣自奏令為

是亦新

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唐武右政司湯來賀運粵餉士益由海道  
至陳來賀戶部右侍郎和文而美言能服俗不宜過月朔撰吉言賀  
如宜月朔日過此等月來賀  
萬戶使司有文唐使是二月月駐鎮兵發令輔日路板塊至浦城安  
人各安其業人各安其業  
拉之江楚近焉派制能而上意遂次出汀州入贛州與湖南為考  
拔設龍徵拔上以自重因請曰天與今軍民數萬人通通乎種稻為  
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受使節首在尋常異地方有司  
不相親屬閩士大夫抵呼之為賊能不無通及抵戴士即位芝龍位  
益平稍盡事令閩兵為餉報費領士芝龍兄弟芝龍以重名唐上  
而上以全閩無芝龍也故芝龍不肯位士上問思長有司也馬士美  
聞陽入於上數言君不許許漢上疑自疑有李蓬方士美私人也

與上有舊盜賊士莫有治兵才與阮大猷皆在宣使過之列上特允  
士英以青衣稅事載罪立功學士遣其日打夏卿曾惟才來聘上如  
夏卿部南書惟才先拜卿于吉無王謂朕無子宜王為皇太極  
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幾于王取浙東而用官職並列朝  
籍不分彼此已遣余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餉浙東師至江上  
國委候兵糧餉救清源而閩浙某處派兵回山士英激使之也

兵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運至江南黃師必有  
策應大兵由閩出浙肯尼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如肯堂少保  
給初印吏部文選司郎中朱永祐如侍郎福州府推官徐季澤  
如兵部御供運首學士止於舟山辛卯八月舟山破肯堂請水而

是不斷

而自往一門皆死永祐被執不屈砍手腸凡傷處尸出賊血不出  
僕矣曰王生有奸盜天遂無知耶血即止乎遂泛海由交趾入安  
隆及距安南行時不能不遇逆廈門廈門啟官連通逆為兵  
六寺而底完髮以死海內士一子扶柩而松江奉王元

寧院大學士熊元光去任領部邑設校陝西道御史聞元同就資校  
不容邪已入臺中謝御史會職參之聞元已休上乃罷去邪已  
有才氣教書士之慷慨的矣可極為上而信任廣而有傳自稱  
先云自黃清功過進士生故復有傳也按按以同上召九卿科道  
廷議廷議謂王元宏先夫國之君有奉奉而無逆也已有司當知  
為奸奸下微諫上上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大猷

劉同封赴長後渡臨江上知延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封以守制不  
官舟幸於家延麟既敗敵遂乘勝追至梓潼鎮不戒及為所乘大敗  
逆棄臨水江運守吉安延麟在吉安而時有廣營渡營兵渡營者  
事時中書科舍人張司敬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而京師陷  
先時渡初雲南巡撫御史陳董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南京已失  
仍退回吉安同留之守吉安延麟以客禮待之渡將赴印還朝一清二  
德延麟奮勇赴功順多新獲會賴州督李永賓以渡去任上用萬元  
吉為將召延麟入京以元吉代延麟駐吉元吉與諸將請休統中約  
東諸將稱不樂而永軍王西招四營之而左一營既以立功渡  
州其諸營二皆賴受撫軍都卿仲卿應速訪諸延逆其子守侍機

是不斷

入山招之時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賴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  
四營真可恃也遂義親渡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渡廣兵皆解體四營  
兵不即至而戊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  
安陷元吉高舟暫元早口曉諭賴州極言渡兵棄城之罪不許容駐  
渡兵六從趙賴赴南康以去四月初六日北兵漸近早口元吉退入  
賴十四日北兵至賴隔水而軍永寧王既賴州北兵至圍之時鄭  
駐兵廣信永寧王請救于彰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  
有解已而渡合鄭鄭運委廣信入關撫州渡陷水寧王元之張安  
兩部退回寧都縣至行在大震前鄭彰將戴乘立功而徵各路兵馬  
援賴上上志在幸營士營一日志賴救援賴為家急也

有蔡賊者泉州人好大言李遂言其精天文輜略果為軍師郭  
彰收四縣請出關自試一戰而旗遂逃

鏢以丙戌正月遂江西南撫劉廣胤出汀行赴安至賴江撫無地  
間所將寓居北道署中行事安被圍鏢以不能東赴遂文留度  
中悉知度州事初四學既受換勅李發實皆以李春等為平李春  
其晉領也有劉李驍名應勅者忌曾傳厥立功乃聞于四學曰公  
等一體受撫李春獨恃應官令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學怒遂相  
與數春曾傳厥聞之遂馳入營為證明初稱李春等者備春營而  
言也謂作久之始遣兵出駐黃金高隄開去賴州四十里殺掠如  
故百姓不敢無門則以據據局為累相與請縣令金延招遂

是亦新

招曰我何能為尔等其間諸將諸撫者遂一聞而毀曾應遂至室  
由是賴州人皆同之是亦生者蓋由教通官事遂招皆謂往湖  
東賴人始字

是時楊廷諤內為廷行在聞吉安當留駐賴州城外日上既言援  
吉何賴事宜心皆持者不四營也

吉安失守極親生事而春新成營退保而庚元吉堅守守口而郭  
惟注起龍安三百人親生發二百人任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等二  
元字相洋漸整如守志建以上千人至一夕即陷而去北師所派  
上新威營先遣起龍元健之元吉遂入賴城北其桑勝水陸並進  
進至賴州城下城內倉卒無備兵坦楊士蔭元吉鄉族本序生也

奉命往湖南道賴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守百姓擁以為主

元吉已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順馬如寐對客  
不發一語望隔河散營過山輒指為害營訖山作井兵民有泣散  
中泗水至城下言散馬戶兵威即日為萬安泰和聞對民立斬之  
江撫劉廣胤兩名參閱兵二千人中軍級統領之由李都趨湖來  
廣胤見賴急撤踪回救賴不至自往營都趨之賴人曰江撫適來  
世其升拘其家口未數日而廣胤平賊兵至賴人大悔是時四營  
調往湖東至李都聞之失張去兵遂仍調回李都楊廷諤親往  
李都邀之下賴散人駐營水而領兵者高進作也二十三日張琮  
趨源發兵過河至柏林不見散軍可趨利無部伏發為而收

是亦新

進至河下人爭舟不能一時渡渡多赴水死遂大敗廣胤情甚  
于五月初一日率兵過河并戰親其家丁為俘餘皆冷一當兵過  
散先其家丁丁亦廣胤為害也廣胤獲後元逃回上吳事也  
時楊廷諤所調四營兵至賴并戰并收遂散廷諤乃入城

是亦

五月上合復建文軍號王忠臣方孝孺等桐枝假官本堅李之秀十  
而二人不知而范來自稱原任兩司各對稱官即以原官補用渡有  
言兵假官者上怒為所欺遂欲之都督陳諱稱原官遂問使分入關  
然駐州州特而瑞云事已封瑞矣侯欲以此邀封于上上初意龍取  
其侯即告脫詭實即上上即召入關楊史錄其邑瑞于大駐之街街

細閱浙之界自以是左右是為重輕因以選取信封以閱安浙非  
浙要關祇恃梅關之謀故行挾制之術又應數其在浙奸淫不法諸  
惡狀遂下之獄是龍敵敵不允諸武進人出象其微之商春齊宏光  
詔封是龍為安伯是龍德之故力為中執行賄五千金于邦邑請免  
該元邦邑惟以聞于上遂決意殺之即命邦邑監刑之龍聞之過市  
今且待刑急入朝見上請以官賄還上上密勅刑故與是龍又語  
朕等之過期是龍出而諫已斬是龍伏尸哭極哀李欽之信以是  
崇德帝名

是龍承上意密致書于清野洪承疇、不答書但答以第一首難  
瑞帝至密札去一、無所不為德帝以未未云或曰是龍與承疇相

夏亦新

通心久承疇書以王自後之此持持以過乃也六月卿以有以  
司兵納為提調官經修奏以何國南王試取上京聘等一百一十  
石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取上十石上人親詣流寓  
中取為子劉悅大楊等三十餘人改為軍士上座吉士送歸林院  
品官楊晉李日修授轉科從事

是時鄭州已圍此月自江梅劉廣龍戰敗被執授兵皆不救者八月  
十五日有報稱李永茂亦遣副將吳之喬將學校園村率勇兵五千  
人與北兵相遇于李家山九牛之間數戰皆北兵殺援師去至遠  
被城下圍屯於水西之蕭園昨二退守南唐時稍城守已久奉詔獎  
賜賜名忠誠府加楊文為右都御史命大年郭維翰出關募兵援朝

初六有輪師銜維翰入城同建麟文為為偏守計浙水報至北兵  
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龍舟江上諸師俱行在大震郭鴻遠  
久駐關外未至近一有傳北兵至者往該處行三日而板浦城沒  
至者言其詳也事聞則鴻遠奔龍既快、不待言又為洪承疇所  
給計計聞粵王凡各閣降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  
是龍敵敵海船即至日宜速回防禦為且務兵餉為守關、計科數  
事行望龍既回無遠守關行施務務為款餉二撤回無海仙雲款二  
石王問空要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及守主事數負假投敵信以上司  
七月上詔元子大赦章恩巡龍龍作意加封爵御又從邦邑詔言元  
子龍生之辰正浙東到政之日同盟且廣見如利雲蓋漢一夏月似

夏亦新

為生舉朝發憤之秋非軍應費費之時也是恩濟不宜太優費費不  
宜太濫若銀券今重徒以餉是龍之有則特懷遠靜土何以耐行也  
之勅非所以重石為敵有功也不報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服捧進上今日日持一摺度以黃  
帕罩御前上諭有旨曰朕本利天下之心為爾諸諸日振裁在往朕  
布祀既食後在座若有何人言之與朕是上為相宗下為石時沒  
守、惟恐負諸日振裁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聞上主事搜  
得關之、關運降書二、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此時名存節不  
街極以如特至門有封來也、班內諸臣宜有之、朕候不同有  
者當以此心為當平年無者蓋宜云志竭力安爾初終待前上

有堂朋至請於寺以表什著始其布袍相與懷飲言：「夢於感動」  
上將士賴其言何路致遠也。永貞領兵所立千之馬於至福州而  
北兵已陷衙州抵閩關遂入無人之坑寧浦城仰史鄭為壯科日黃  
大鵬死之報立上即於八月二十一起行上與中官皆斬馬猶我  
書十餘人以淫隨行者期日何古騎朱能所等五人而已二十死  
至河州停驂息一日有十餘騎曰：「賊曰我危群兵也門者約之某入  
行宮信市十餘騎也趨於遇之如和士北兵大罵而先遣官一母香  
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入入宮先一衣若衣者射殺之蓋有衛士  
生觀敵王為代死也。名曰張武云云。信侯被執后立先施殺水死上  
前於福州永春元年遂上尊號為惠又皇帝。

吳不斬

某以八月初一日詳行府邑查所據各節錄於二十四日回至  
永安育水鎮司延平府初帝士和元、陽曲、王成、

同上已書計開即取遠信後微服會此並陽化則汀州已陷矣  
賜其書慶矣

錄呂常作化村中轉入沙縣於兵至福州初部為書中書信運啟  
使

所知錄卷二

上御諱山初封永明王神宗皇帝孫端王之第四子也  
端皇帝諱當為神宗第五子以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  
天啓七年就國於湖廣衡州府崇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  
陷衡州王率宮眷步扈世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  
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至永州界為賊所獲繫道州將送  
諸賊營會上疾賊語上當以何日愈始行上傍應之曰二  
十四及二十三日午時忽傳大兵至上以為賊至也已見  
賊眾登陴則廣西征蠻將軍楊國威國威字國威至也上見  
其進其新鼓將且進領兵四千救上板城而登賊大潰

是年

適入城見上破城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騎賊眾且至  
適負之行里許渡河得免湖廣巡按御史劉鼎祚遣人護  
送至粵西從王僑居梧州崇禎十七年王薨次年思文皇  
帝正位梧州晉封安仁為桂王從居府廨所降武二年聞  
虎州警復遷梧州未一月王薨上常懷位思文皇帝語廷  
臣曰此永明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繫朕無子  
後當屬諸永明先是瞿式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  
靖江人李慕餘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度人率兵  
至梧款款招并賜取勅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兩廣提制  
丁輝趙愛急調兵與戰於梧州敗之遂命參將陳邦傳

趙千財嚴遵諸都司周吉和等乘勝追至桂林度人懼漢  
請式耜往法式耜陰結其大將楊國威中軍自瓊與邦傳  
合遂破桂林擒度人獲間封趙楚和等督式耜兵都右  
侍郎以宴日時為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廣府  
會安仁薨式耜謁見上奏表非常且多瑞兆心宿異之乃  
其榮廣府知府朱治淵謀逆至肇選舊居也及丙戌九月  
聞汀州之變思文崇慶式耜倡議以上賢明仁孝宜正大  
為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室各黨及原任  
檢討方以智戶部郎中周以淵聲慶府知府朱治淵等同  
心推戴而專贊丁魁楚時駐南雄聞變急至廣慶以奉

是年

有迎駕之語上躊躇不決會閩中首輔何喬遠聞奔  
貽書慰楚無駕可迎於是大司馬呂大器自柳州至壽州  
楚以守制自詔州至至相與定計合詞迎駕以丙戌十  
月十四日監國頒詔勅諸藩人皆會然加楚大學士  
兼武政尚書呂大器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  
兼吏部右侍郎永壽請終制其餘陞進有美十六日賴州  
陷報至舉朝洶司禮監王坤趨上移祥梧州式耜等力  
爭之不渡以十月二十日趙撫而賴生遂於十一月初  
五日賴立唐王於廣州初賴生奉思文命至韶募兵駐南  
雄及汀州陷奔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已不與議遂

不至聲諸公上以觀生棄劉雄撤兵擅歸不令與議會唐

諸王自聞航海至唐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聞之於

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居十一月初二日監國

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此中建國之詔未達彼中監國之

先領矣先是唐王遣主事陳邦秀來聲通好時上已移

駐舟中召對邦秀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

呂蒙人心懸望等然之上校用着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廟

唐王已正位邦秀於是避楚等始定議迎上至聲以十一

月十八日迎帝位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

兵科給事中趙煌往諭廣人燒唐人舊為勅令有欲歸入唐

是事

後陳正統可在父宣示大義勸生不聽烟語不進逆殺烟

即日遣兵向朝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相請力截觀生

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魁楚絕制當督兵化澄唐

王止後兵部右侍郎傅繼請代化澄出邊令以原官

督諸軍下與唐兵遇于三水唐兵敗乘勝追至海口敵因

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岸陷海中參軍皆獲

相與會事及朝同死於水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

舉聞北兵以輕數十突入廣城執紹武瑞龍生自經聲執

漸迫三州而上司禮監王坤漫趨上西行避之於二十六

日登舟式相方視師噤口關三急返德方挽不得丁魁楚

等遠危駕西上陞朝西道朱治憫為廣東巡撫留守南

武相部署早疾趨欄上已赴梧而西又五日矣魁楚至梧

州為其標將韓時所惡從楊轉卷溪王化澄携中樞印走

潮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鼎翰林院簡討方以智文選司

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成師史樞淵中書吳其魯吳德標

諸士彭掌錦衣衛市周吉翔等十餘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瑞奉召宏祖自南都隨入闕思文屏不

周至是宮府革創無習故事者留為司禮秉筆頗有權

而外廷上遂重緣以進如周鼎瀚奉戶部郎中內批改

給事中貳相曰鼎瀚歷部渾深且有擁立功應陞卿寺

是事

今破制而改非體也何以示新政鼎瀚志在給事卒

漢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而廣總制兵部右侍

郎林佳鼎出對兵則進伴澄右侍郎掌中樞印會昌大

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為兵部尚書皆出於坤大學士

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會請專主請延永茂疏荐十五

人會鼎以已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啓沃責茂

且十五省人才進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延

事遂解舟去已坤復疏荐數十人科臣李鼎等疏

論內臣不得荐人坤大怒叱逐鼎等其橫如此

御史巡撫孫虞餘稱傳不然上以坤習知宮事故特親

臨史計教臣居世一州



之元倉卒而幸者丹率臣要留不許時坤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盟式報請上監國而王坤適自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因為首輔召起前大學士陳子壯聞魁楚乘機遂力辭不赴魁楚沒與呂大器爭管戎政不啻大器固上有西幸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由梧而韶再至梧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矣至十二月廿六日王坤升赴駕西上意在整時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歸梧州由府江趨桂林魁楚奔上走容濟船艦相屬北將劉威棟追及之盡獲輜重婦女魁楚素與成棟有仇至是難

吳亦軒

以迎降成棟不讓成棟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無少長悉斬之魁楚在座哀求免其一子成棟笑曰汝豈望生尚求人活耶得赦云今猶免其一子餘悉殺之成棟即承應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式相入閣辦事式相請駕輝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粵二楚用兵易以策應司禮監王坤力主幸楚是時聲譽已隨北兵在桂二月初十日北將劉威棟擄去樂屠列蔡以精兵直犯桂林兵薄陽朔上遂決意幸楚二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庵從命暨式相為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相請暫駐全以去桂稍近軍機

易召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午樂陽守將陳邦傑走柳州北

兵乘隙直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傅連率部兵盡入桂林為防禦計建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黃沙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桂撫舟次第得渡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岩下連召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公署矢注如雨式相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錢騎馳驟計曰豈敵耶急召隨員兵悉散遣領糧一昨不集建初方謀不及披用扶弓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騎建初被射中臂後被敵更射又斃數騎

吳亦軒

時奔逃莫追之兵亦漸集兵隊奮救連砍十餘騎皆敵中號為衝鋒破陣者敵氣奪遂大奔追殺數十里北兵退屯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守備劉承允從武岡川入街順尊朝廷恩王坤奏疏逐之而此周鼎鼎印寺官昂恩不為禮聞桂林有警即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退承允以機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掌衛事周吉翔東司房郭邦吳西司房觀雲從伯爵以酬危駕之勞於是吉翔封文安伯承吳進化伯觀雲清江伯御史毛壽登朕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爵五等給事揭六吉御史吳德操繼論三吉相等擬奏登疏出編修劉湘

密偵鼎湖後造為董詒為董卓潛沁之說以激起承允承允訴諸上上立下廷杖有奇縛寄坐湘客六吉德機於行在午門外承允復力為申救得免皆奪職承允與郭翔內外交結益疏危不可制要上幸武國武相履跡爭之其逼林壽爵等教人者以四人主還詳之議也及是聞桂林之復思粵西漸安上將返蹕桂林遂以四月日叔駕移蹕武岡州改武國為奉天府政事皆決於承允矣而承允前所遣赴後柳林兵在城與自璉兵主客不和於五月十四日與自璉兵譁鬥擊傷璉六掠城中而去璉式相檄請謀為首者二十餘人誣糾承允駭兵無律狀十五日



是云新

自璉兵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交攻沒圖犯柳大集奔郭翔郭之眾錦各土賊猛擊璉遁而至璉聞知復從白石潭回桂部署客定三十五日北兵潰城下營于文島門外時方積雨城壕嚴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裹創披甲督兵諸將分門把守副將白貴白玉望堵文昌門留守式相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貴等米及房舍運開城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十人自辰抵午璉呼曰兵服榜矣奈何式相急括署中米黍飯罐城下分舖再戰日曠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兵大敗盡奔中伏而奔副將馬之驥陽江復發大砲

助其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兩路一從郭翔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岸敵爭阻擊之驥運頭大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里而還自是北兵喪胆不敢復窺桂林矣璉饒勇敢戰得士心久於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樹林賴以再全桂聞封璉新興他式相既桂師力解不允再疏請立璉全州不報上在奉天召戶部侍郎嚴起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起恒紹興人崇禎十六年賊陷湖南官反追散獨公守利不去諸門吏早募鼓吹如常禮人侍臣安去者漸近賊退和獨全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



是云新

南至是召入行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數亂才然一塵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河南派賊曹志建十數營相率來歸封志建為侯進河勝岐總制駐劄州巡撫堵允錫駐長洲聲執順振  
是時湖南有章北院每戰必身先士卒以勞瘁死章名曠字子野號我山華亭人由陽河陽知州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北人呼為章北院云  
余有章北院行  
昔年避難遊雲間重公脫身污陽遂人情洵不淺  
翻然振飛暫為草天子親征駐湖南賜公節義收湖北

昔何遜儒令何能騎生馬挽強弓身先士卒身持戰  
身死人稱章北院

既既屢戰隨於八月初六日率兵直取陽朔下午報  
將李明忠據源以收柳聞之宵遁陳邦傳亦由賓州柳州  
以復柳州以復柳州全粵糧念留守武報復具疏請遂桂  
林奉旨擇吉日返拜而北兵已陷長沙由賓慶直趨行在  
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宮踉蹌斬關出沒間道  
達瀋州累百官星散大學士吳師被執死黑劉永先奉城  
降逃回北滿師惡其背國不危從泰將謝復崇以兵五百  
人斷後與追騎戰死於王家堡上遂由瀋州道出古溫

是亦新

提兵侯性司禮監龐天壽率舟師五千逆駕會天雨泥淖  
乘輿服御沿途散失宮婢內豎皆狼籍雨中飢困不能與  
出預歸行宮威儀慘然御用器物悉遺中外隨駕者僅百  
餘人所需無所缺乏上大嘉太后請於上面封性為商邱  
伯以天壽代玉坤掌司監印上決柳州

初北師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執甚先會與  
東斜龍兵起龍故江上盜有象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  
隔建義者多歸之其叔益張然北伯于東莞遂突廣州  
北撫劉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方侍郎  
張家玉舉人韓如璫起兵救東莞縣令劉爾開門以應

已開成棟且至遂奔城以舟師屯杜灣村遣張元堂陳  
瑞留奉表行在建寧王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陳邦秀  
一起兵於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成棟  
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戰敗死移兵破杜灣村韓  
如璫死之家五引兵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奔城去傳  
羅遂據北離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  
秀共攻廣州初稱兵約城內諸降將為內應期以是月  
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于壯先期五日以舟師薄城謀  
泚北撫傅泰中捕諸內應者悉斬之發巨炮擊舟一燬  
兵退北風大作蔡州乘風迫之于壯大敗於白鵝潭成

是亦新

棟亦自新安至于壯退保九江又奔九江入高明與監  
軍道麥而燭來知縣朱寶蓮嬰城固守邦秀上退會清  
遠指揮白曹澤反正迎邦秀邦秀率師赴之成棟同四姓  
賊賴昌等為導至高明發炮破其城殺朱寶蓮於南門  
樓于壯而燭皆被執成棟隨圍張家玉於博羅城破復  
走增城急攻之成棟放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火藥盡  
乃與諸將痛飲松溪死將士數千人皆死無降者于壯  
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分其骨髒散諸各郡城樓  
徧台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慰之妻而燭從死  
而家玉首六至東莞新覺斯其家玉有仇時在座請寬

視思為所欺。因曰：視此邪？清正國是義士。必家焉也。  
未數日，民械破清遠陳邦奏率兵巷戰，方赴水，北兵  
鉤出之，與總兵曹天齊同檻赴廣州。既至，大罵而死。  
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奏等事雖無成，然義旗並舉，率  
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備得猶得從容駐蹕者  
三人，不無功也。

余有吊陳張二公詩

寸磔常山痛水休，當時成敗難詳出。師不戰身先死，  
報國無能志已酬。事雖盡孤猶畏害，道孤猶為虎食。  
列郡豈全收嶺南，反回異賊度事忠。臣尚有誓。

吳三

萬畝都門太史雄，公孫大為李牧。吳三太尉以  
書生殉國，勇冠戎南。兵馬合和無濟，西幸安驅。正有功  
里巷仇都防，傷元頭，賊賊上識孤忠。報言君父難同報，  
已博衆封晉司空。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式報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形勝  
兵馬人心俱有可恃。年幸手餘，飛挽有資。上遣閣臣嚴  
相，恒調臣劉湘容至桂林，與式相酌量移軍事。督師何  
騰蛟上至，恩南安卸。永也率錢騎萬餘自湖南來，百姓震  
駭，復與湘繼兵。主客不和，會宜章，備盧鼎上至，自是兵勢  
稍壯。騰蛟遂其率，鼎遂等與永也分汛防守桂林，以安而

柳州板將軍唯阿與守道龍文，則探察政教矣。及上舟，參  
至北駕上幸象州十一月，北師僕養甲卒，犯全州，潰。陳  
式報騰蛟集永也，璫檄于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與潭帥  
趙印選胡一清等分路駐紮，北兵至，合擊大敗之。追殺三  
十餘里，斬首千級，奪馬三百餘匹。及和，僅以身免。諸師連  
營而軍，直三百餘里，北兵退。式報沒請駕還貴林。十二月  
初五日上自象，駐桂林，及兩宮俱駐南寧府。先是七月  
司德監劉天志奉勅至桂林，督兵下柳州。父留桂林，王坤既被  
劉承允，因緣馬吉，殺入自武岡，至象，票擬皆出吉  
對手也。及至桂林，始歸內閣。擬多沒改票，式報力爭之，不  
能得。是時何騰蛟督諸將列營北，福而能建興永忠兵，益  
不睦。砲走平樂，永也度新安。

吳三

永應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敘元年全州功，進封胸蛟  
世襲總兵。後任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和獎也佐馬  
義，歸自建晉封侯。與洪帥趙印選，報家仰胡一清，與  
王永祚，蒲總各與掛印。二月二十一日，報北兵前驅至  
靈川。二十七日，永忠與安被襲，急回乘夜逼上李柳  
州。式相請侯督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恒請進至天明，方  
五鼓，乘輿已發矣。永忠致兵大掠適遠營兵，自靈川微  
回城中，烟端彌天，兵又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

被戮辱式報入被劫入舟三日放回泊樟水溪港遇刑部侍郎周達生給事中丁時題請式報下陽報催使入後先遣一吏入城慰烟火收倉儲餘糧草糧分路回發俾遠近知留守石也於是其建自平樂馳入樹芝鎮同金湯鎮因法滇帥胡一清聞變皆至督師騰蛇上提兵自和福至北兵須知桂林兵變乘虛入樹芝抵北門式報守門騰蛟首兵三而水清胡一清領兵出拱極門周金湯鎮也伏領楚兵出武勝門其建隨督師出門建遇敵即奮臂大呼請將軍者建殺賊軍騎橫和直衝敵營敵圍之數重建兵左右奮擊敵散役合者數必建部將劉起收見建被

是亦斬

圍大呼殺入與建合敵連殺數十人其營而出趙照白肯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滇楚諸營又從旁夾擊敵不敵走逆敗滇帥胡一清從東來擊敵復大敗之一清騎勇擊馬敵呼為牛過之輒回避騎牛蠻子為人短小便極馬上騰挪如飛善用錢標鎗於數十步中取人百發百中馬旌斬一敵將上其馬以馳與建追殺二十里北帥墮馬幾復遂北渡甘棠過去留守于北門侍督師遂並營入城三月廿二日事也當水患之亂監司府縣俱開散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諸將列營沿江需求數百石無所出式報多方收括得斗一往得斗一注番師計斗斗分給

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樂輸餉大足督師乃得率諸師出嚴關與留守文相勞苦復交相慶也上以三月初十日采南寧危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報兵部尚書蕭聯給事中吳其需洪士欽許進進士三聯七八人耳至是式報乃上疏說行在所候上及三宮起居上始知留守無恙桂林復全為之泣下詔褒賞歷皆有如五月二十七日督師復全州其報捷有曰為皇上以信臣因臣報式報一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粵東有反正信而江右劉晉桓反正疏至金聲桓本南寧後左良玉大帥既降北固為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曉賊受撫者兵

是亦斬

敵強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并結帳下諸健兒以計殺體仁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曹于悅信平人也每勸得仁反正體仁幕客吳連周陰與于悅同謀有黎士亮者善無偽勸印因南昌鄉紳萬朝以通於二客兩帥猶與謀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撫江西分鹿索取得仁家女樂得仁自甚遂臣正月廿七日殺御史舉兵反蘇桓攝國公洪仁稱建武侯督士老勸印為封也遣人賁奏行在至是始達廣東從督李成棟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召修泰甲為純贊受其節制意不平上懷恩念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松江以計迎取送至粵然後奏

事上言糧已乏而張樞廷請罷路司承恩回密教樞蠲  
書時秦明規知上在向宗成棟兩路進兵一從連州入  
柳平取桂林一由高廉襲南寧入潯水師五千駐梧州案  
應成棟辭召無餉觀望不進秦明趣藩司即行措辦署布  
改刻該年充臣庫存八萬兩付成棟養甲不知也三月十  
七日黎明成棟密令兵脅集教場詳言無糧欲為變自詣  
經督請養甲親出檢料養甲出城錢貯布滿城外馬步五  
萬餘拓之大崇成棟先取其能督印握之三軍歡呼同時  
剽奪養甲自割鍾印時出移臣反正曉諭吏民用永歷  
年號檄各屬郡縣獻忠於梧州開節十年改漢衣冠身

東十郡不年而六空廣粵巡撫耿飭忠子怡州賢信  
年所屬劉醇投誠先遣官至南寧報知東省情事果朝未  
之信也成棟於是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仕廣西巡撫曹自  
燾高雷巡撫游天權俱從成棟軍前來朝成棟命部將羅  
成鼎帶甲士五千迎駕州封成棟廣昌侯諸將俱受掛  
印勅彭年耿飭忠洪天權曹自燾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收信印數千顆獨取提督印密藏之  
一妾妾楊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悔凡曰如松江百口何  
成棟松江人時發帑在馬妾曰大丈夫不能割愛乎請  
先死君前臣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

人乃與袁彭年張調鼎擊金路要人以取釜幣之在松  
江者時發而金聲桓以南陽變聲桓方攻潁川賴帥高  
迎廉求桓于粵養甲命成棟率兵出截撤藩司袁彭年  
給餉八萬金彭年故不發以餉匱聲成棟因候餉不行  
時歲大旱倉廩溢山成棟陰結其巨魁為圖謂養甲曰  
賴旦暮此志專又寇深如此當外決不可保且彼聲桓  
求復衣冠兄產姑許之以請亂云養甲猶豫不決脅逆  
日逼城下乃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停頓治  
年歸養甲乃偕尾但書甲子成棟得此榜隨出示直書  
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一書無可如何兩司官因譏  
養甲曰印授成棟成棟乃下令兵民即時解縛而以所  
廣絕背印表文上之然余所聞於反正諸公者寔不  
然也

五月上命兩司修葺興陵即孝皇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  
上驛梧州署封成棟惠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將楊  
大南驛安伯顧成龍覽書而黃方榮盧永伯都尚父新泰  
伯張月博與伯蘭可義武陟伯佟養甲雖係滿人順正不  
挽上封褒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枝式輅力請幸桂令蘭  
蘭討泰之優給事中蒙正發先後入迎時東勤惰反正功  
高扶上以不敢違上勢上遂由櫛入榮成棟迎於百里外

儲銀萬兩以備賞。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府治為行宮。成棟稱甲冑肅冠裳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坐者真天子也。某見之不覺俯首至地矣。」詔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詹事府、文忠、張家玉、少保、黃武殿大學士、書議忠、陸時六部九卿臺有負缺輔臣嚴起恒請補同反。諸侯准依恩入朝。原官銓補。勅召舊輔臣黃自俊、丁岳、時原官入直。臣劉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天樞為吏部左侍郎。耿斌忠為戶部左侍郎。曹自炫為兵部左侍郎。張調鼎、王萃等俱列卿寺。兵科給事中吳其雷疏言反。乃成棟功於文臣。何思、嚴居卿、戴壽貴太濫。有傷國體。不報。陸見後大治宮闕於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吉請上幸廣州。城刑部侍郎劉遷生入朝。述本原。先朝所戰敗。執紫面。鎮道建秘。總會成棟。述自鎮道。方條行宮。還乘輿。上命遷生勞之。遂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棟曰：「天子天下至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若在此取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臣寄政不可不嫌也。且江廣同時反正。六師常不日下金陵。上遂反桂林。稱云直從南韶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遂止其役。第加繕葺慶府城為寧輝之地。有人。」

三月癸亥初。金聲桓王仲仁反正。疏至。勅書獎勞。改豫國公。為昌國公。廷武侯為繁昌侯。內飭不悅。貳者曰昌。於文為兩。曰私。憂兩飭之不能久也。一時海內響應。乃不即乘勢東下。直取江南。德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庶人起兵。不破賴州。率貽後患。因併力攻賴州。久之不下。而北師漸大。屬南始合賴州。遲師退保南昌。南昌兵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後為奸僧所約。擇時日決戰。於是開城自守。兵乃怠。棄壘。掘深塹。圍合。求出一戰不可得矣。七月。惠國公成棟提兵三萬渡廣。圍賴州。呂救南昌軍容甚盛。賴州守將高進庫偽約降。其實堅城。以綴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進軍。為上。其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過昔鄉。侍郎張調鼎于南雄守座上。某言賴州必不降。去城三十里。每一騎出搜殺三石。補村民輸入城。日以為常。志在堅壁清野。無降意也。宜召大兵駐南安。聲言攻贛。惠國從間道趨南昌。解金王之圍。是向上策。調鼎以語成棟。成棟笑曰：「吾生何所知。其降者。去方雪片。至寧有疑耶。已賴竟不降。成棟遂還廣州。某有過嶺。過張太美。談慶事詩。

度州亦有咽喉地天下誰能全與王受周五月圍不解  
援師顧野南強我聞章貢頗負固堅壁清野清遠  
糧絕兵乏之肘可製擊且出閩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  
鼎新與侯德建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鎮將余世  
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六戰殺  
傷逆軍所存藏兵不滿千糧盡何騰蛟草初食馬絕食人  
城中婦女老幼皆食盡城破之凡誅降官署所刻婦人陰  
弁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鵬起職方  
主事李朝春領兵復衡慶兩郡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振

果亦斬

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後復衡州又據忠貞營李赤心提  
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於是瞿式耜密疏請上西幸有云  
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東三面阻險易入難出臣不敢  
爭都以勸臣成練一片血忱方倚為江右聲援一旦拂其  
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永恢復遑遑免東窺粵西之背金  
厚贖州負固江湖未解粵東之藩尚寒在成練稟奉皇上  
去危就安既無內顧可畢力臣國親而楚師得萬乘親臨  
勇增十倍便可乘勝長驅矣持陳邦濟情恩賜橫賞錄  
禁近與馬吉相相為表裡初冒封富川伯召迎駕功封恩  
恩侯已進封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某字憲寧瑞伯中

軍胡執恭武原伯復奉世守廣西之勅行文巡按御史查  
核通省錢糧式相特疏參之兵科給事中吳其富疏論世  
守非制併劾撰勅中書張立光廣西巡撫曾可藩巡按御  
史吳德操各有參疏督師何騰蛟上疏駁正湖南劾鎮  
曹志建曹等皆辭然不平事遂寢完其故宣馬吉相與桂  
林留守不悅故加邦傳世守臣擅全者予奪以挽留守之  
事權立先小臣承旨奉行及迫於公論吉相乃稱原劾勒  
書止居守非世守也外廷益重邦傳臣改勅之罪然國體  
大繫矣吉相與邦傳執恭皆浙東人崇朝執恭為兵部父  
房舜文弄法馬吉相陳邦傳皆由此傳官執子弟禮於執

果亦斬

恭故執恭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其拘  
校是然三人者一錢關通內外呼應天南半壁宜壞此三  
監子之手即國賊湖南行不法一語從邦傳處巡按御史

其有諸州難詰

潯州節帥嚴卑庸遭際同膺大國封生樹旌旄憑跋尾  
檄徵兵馬沒從容與朝名爵真楚漫蠻地徵求豈勝供

柳慶撫軍新過官司刑無計問云凶  
謀襄平伯修養中養中有密表北去成練投得之上不欲  
顯其罪於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陵墓李元允帥健兒殺  
之於江中國姓朱成功自海上至並官陳士京入朝議



封成功於平五十二月戊戌率師再出南安門解而東南雄以下事諸任任之廣開以下事諸獨任之又疏言朝廷功費不宜濫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臣不宜干預內閣機務並有所指也馬吉謝嘯之

端州雜詩

是亦新

元戎仗鉞已專征約法人焚擊兵馬合司難迎大敵  
曉諭或可借虛聲以封恩溫誅無罪本使官多撤有名  
過省尚書旌節拜幸鐵鉤馬脫餘生

成棟出以其子元允留行在掌錦衣衛事熙聞朝政是時  
召東昌反正欲召者滿朝列唯從錫親生擁立唐藩者禁  
錫不同然其中一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紹武一案元允  
本姓梁河南人成棟奏為己子因興象對平交善故年益  
引其同鄉丁時煜崇正登及陝西副湖廣與同決事會經  
事中金堡服闋自湖南赴行在神密令元允析節與交  
日崇朝士不無異同浙有黨人之目

所知錄卷三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兩免朝上在聲慶督師何騰蛟  
疏至秦湖南十里一空前後諸城一旦盡弃引罪自劾  
督師初擬乞師營塘報稱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常德  
發兵二十二日恢復高門於十二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  
取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縣令於本月初二日  
進寧鄉初三日已時抵湘潭于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  
失隨聞常衡一帶因忠節營闖入皆燒營奔城東入  
湖南為之魚爛故亦有是疏忠節營者聞賊後營李獻心  
十三部也思文朝受撫仍忠節營已散入衡州就張巡

是亦新

撫將允鈞向司守帥賊攻入營掠掠與有為而馬進忠者  
六千餘人素稱泥十萬五千討武陽衡州府下元平秋  
衡陽陷思恩退保永寧十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大  
敗所首七十餘人皆被殺封鄂國公

其子麻河拉子自是軍毛壽登叙其戰甚捷援筆書之  
中馬侯方精忠天子為助策上功毛生夜述麻河戰  
滿廷生監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敵財馳馬馬雄  
將軍下令蓋許馬侯刀光秋來爭功麻河口敵初駐  
指樹旁一壁過而敵馬解鞍兵作炊我軍安至誰能  
可憐攻壁不聞壁門起火轟一以雷將軍大呼勇先進

人人元戰壁為推壁門既守敵營亂黃昏殺殺及夜之  
錢時斬顧素院奔全軍逼水容誰亂大風吹日月朦朧  
照見敵營已空僅鹿枕藉安足計餘者吉美麻河中  
佛庵為三軍宿胡嶺琵琶唱胡曲將軍舉酒健兒歌  
殘血何處春聲哭將軍破虏檣屢傳喜以今兵正馬還  
積弱登明初吐氣以陽龍虎誰爭先我聞桂林敵夾擊  
城走壁相從容初兩手焦法三箭破三勝城門重閉至  
守又聞西有漢帥胡將軍拉鋒陷陳敵中聞身經百  
戰銳不挫而人爭雄第一勳將將給一盾國難同時病  
位何足道馬侯封公兩人俟此異朝廷虛不肖

是亦新

是時允鈞已加副補衛與進忠爭德有為允鈞陰入奏  
撤去二道變門者抵常約密令進忠讓城去其老營未至  
進忠百餘里人錦先至與進忠相牛戰血盈盤盤王雲進  
忠心知其然終戰五一誘進忠入城即令赴營去賊百姓  
無老弱出城則縱火燒城中屋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  
直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之六奔寶慶走各縣鎮將  
聞風驚潰也進忠所至得空城旋六棄之而去東趨長沙  
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議令讓衡州與進忠屯駐老營  
即促其由衡出茶陵進抵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  
詔未至督師已撤馬進忠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未援

兵期諸將盡其長沙城下身注忠貞營邀之入緡關其兵已東隨尾之趙湘潭潭空戰也督師操兵六千人圍其忠貞營思為所蔽皆不肯隨從僅三千人自往援其馬進也等策未報前發聞皆謂輕身往進無將安成信其追逐之未至而忠貞營已不支趙湘潭時止兵一孤應湖外城崩三又我軍雖長沙城下忠貞營計且不守矣一日陸將數百出城行不遠至湘潭聞知城守無兵僅存一入遂入城守其諸將進其勦降勇故皆即標降此者已自帥大軍進城之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圍之矣其時四七七八

是亦軒

不得家後出至其榜曰兵穴中其賊遂下橋下以死北兵等六人至馬道追逐其賊之皆退也忠貞營之賊武監山由快集賀蘭關入粵而沿途肆行其賊皆為蹂躪矣皆即逐尾於長沙死之曰城外內兵為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海師胡一清等亦奔永州遂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復歸報行在左不動之數日各營祭九壇

其有悲湘潭

長沙兵眾湖南安湘潭城中兵相公之發色桂天柱白日陸將行宮住時百戰不足於知之進手成功

可憐公長紼五尺頭童齒豁一老翁銅馬百萬孝烈虎印公哺乳嬰兒同時危餉繼誰用命赤手空口驅羣雄湖南江北千里撈安梓露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忠貞營在沸釜中堵奸心夢計轉談忠貞民來互輕恩仇一燒寶慶盡諸將旌旗挽誰任長沙城城無人登兵守將奔守復同我兵潰走往東西相公獨在湘潭任死牛柳牧救時來湘潭無兵城開相公衣冠敝能識振去雖拜聲如雷大罵不絕相公死但見城長沙城中皆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忠貞義士胡為武君不忠貞兵過蒼梧野堵賊後獲獲導馬回

是亦軒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魁等奉科道十六人入朝免冠微印於內閣而閣臣朱天麟張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留守令至聲與劉涓客酌之參疏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顧天壽馬吉都皆在所奏各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林夫及正時邦傳潛遁降啓心竊鄙之及是爵位相將蓋恥與吟吟等為伍得健疏大喜故元允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在參中也

其有端州詩

給事趙朝諫草雄史生華削果虛公金吾奉主寧無過

中尉送龍信有功多難本須爭水火一隅底周利西東  
向來本觸元勳品豈謂元勳志與同

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容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丁  
時也掌吏科家正發字戶科金堡兵科五人者終日聚會  
因是由其主張請不得志者目為五庸元允為師魁云  
制曰云云望參夏不為意相謝憤甚上疏言望謂臣無  
能無兵望言封爵請道望為臣監紀以視臣十萬錢騎止  
言望昔為臨清知州降賊交官逃以今自湖南來為北人  
附謀云云時閣臣在直者皆起恒與朱大猷大猷請邦傳  
抵抵凡大矣以金通德嘉嘉今六故入官例耶趙時者

是時

國來字也遂京金堡辛苦何來以所未悉請駁紀看  
即會成其謂辛苦何來情同杜子美辛苦若賊中來語耳於  
是時望等八閣大猷曰臣論邦傳請監紀即令監紀望又  
論都水忠若永忠請其首六即與之耶遂相率起殿陛下  
免進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  
即日引退  
臣黃士俊何春陽赴行在吾鵬自閩逃回成棟破唐州即  
難賊出降與成棟相得臣欲令倚吳忠志所欲新朝為興  
人所唾元允表親禮門下故力出資因在士俊前及至  
司為有輔物議不平豈有無言者行人司方亨太僕寺

張商如察院經歷林有輝相繼伏闕極疏之皆奪職云  
五中此時又作立馬笑如士大  
大驚元允不識汝金部之私也

其有瑞州雜詩

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會慶新年未知南粵行軍費  
只訪西園公子賢卿士幾人能入幕朝廷行事可分權  
京來相國休憑藉激切彈文出散員  
回音神京直北看天滿政郡豈係安以開政府頻席  
何事言官輒免官因法未言廷即見朝廷多故聖恩寬  
即令典制連神祖密思拘文此目驚  
已尋賜與司禮監夏國利交通為金堡所參不安其位未

是時

幾六引疾去士俊為青埔同赴恒入直起  
不憚五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輝皆從龍共事久兩人六  
於起恒無怪時魁等疏指為邪黨起恒上不以為意三月  
初七日忠國成傑山門至并開內閣臣正月臨成棟於正  
月丹出發政賴州駐兵信豐時南昌已破劉玉兩敵俱  
汝賴州勢益壯我兵益孤二月北兵自南昌河流接賴直  
趨信豐諸將爭欲接營踏成棟不可會天久雨成棟坐城  
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禦倭慨歎  
欲令臣既痛飲拓荒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水漲  
馬力弱文已大醉中流人馬俱沉三日後人有見提甲抱

將皆全軍而還

其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敵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昏對酒坐城樓  
諸將言事不敢入酒酣擊劍不鳴麾下盡無人聲  
夜半斬關諸將走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水深雨如注  
將軍馬多不濟渡馬足漸沒將軍視之相隨誰相顧  
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馬回門盡門峰條紀  
天子震悼集朝衣詔五君止勿家軍中收將軍印元  
帥牙門昨已開

悲南陽詩

是亦軒

信豐城敗寇國已平馬東去勢頗張白旗入拜章門至  
始聞正月火南陽南陽將軍而武城坐守被敵圍  
圍困萬戶人盡食坑塹百道難施敵能城無交深陷  
將軍上馬預戰金公赴之氣如生王侯列首邑不變  
江上英傑無援師未上近而勦收兵營不出  
客兵心未平行為去年攻虔和自獎今年守城隨敵計  
又聞信豐同謀到死於延遲相制古言兩難不能相  
何不令兵將將信豐東西一為城生固其供發使我  
百姓心故成敵敵舊歲此城初反正即令城破復誰恨

英雄成敗古來多其坐城中人命何

報至果朝震驚元胤入見上對之哭極哀封元胤為南  
陽伯封車騎將軍印元胤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旅  
贈意國公寧夏王諡忠武子於九塊同時贈昌國公金輝  
桓為豫章王諡忠孝替帥何騰蛟為中湘王諡文忠柯永  
和等既回廣州上手勅遣武臣侍郎劉逢生往慰勞之以  
逢生為諸將同鄉素所親信故因是用之總督軍務比至  
廣州永和已重賄諸將共推為留後居然坐軍內開印行  
巡背事矣永和雖持總督請將定不用命惟助是求不復  
有出納之意

揚州雜詩

是亦軒

自來元戎奉國恩軍中留後手相推  
忠應天王政下移諸將比肩駐節鐵同官  
爲日柳旌麾  
終劉極知難開從此關門不用防  
方忠貞營潰入粵西時堵允錫追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  
鉅砲開入關駐關防守者係昌侯曹志建也有宗室朱訓  
傑在其營督志建曰此必忠貞營欲入關堵為前導將謀  
為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謂堵曰曹公甚長君奈何堵不為  
然逆解甲安夜志建發圍之盡殲其衆堵父子逃出後遣  
騎追百餘里有何有生留宿寨上既去曹關之破其寨親

掠一空指書火夜行狼狽達梧州上道關臣嚴起應事  
湘客至樞要坤忠貞會忠貞已越樞而南由潯入機笑通  
通指錫至遂載遂行在指錫入遂與吉相合欲激忠貞登  
東來此東諸侯據李元允知之犬言曰我輩作難子時  
渠不來後唐來今反正後乃未華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  
來何為允錫計阻忠貞於懷集留縣當川一帶救救甚慘  
上公以部右侍郎程嗣前往宣諭中途遇害其家人赴法  
司部等封川守塘官照樣指使梓元允部時也元允忠忠  
順忠忠自入行在故有是變是論莫能決

端州雜詩

退亦軒

中丞本意領中提詣赴忠貞拜命赴秋松兵鋒窮嶺嶺  
何同是即使喪往行駐艦未遂遂刺忠貞清遠斬報主  
報報使官逆多異議無端陰計本應記  
及忠貞營奔務一得陳邦傳伏女於宮心正結好忠忠必  
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疏請以粵西全省報餉分給諸勛  
使無侵擾邦傳計不行允錫貽留守式相書云上有密勅  
東人樞君字上一朝不戒生教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  
惟卿與豐先生國之式都大勢謂此法非上意乃應書回  
年朝廷立諸勛人品邪正始末與允錫別白言之然地東  
激而以與同室之門一聞發手初取允錫原書併而奉

密勅務窮究其長式紀巡別生事端以紫付諸水火為對  
力解釋之允錫初恃吉相援擬入朝即問輔政及是顧正  
不悅下時財金遂免後訊其喪師失地之罪罪楚人怨之實  
深遂不見用

端州雜詩

督師失勢在蒼梧敗後隨防列鎮國帑地處消千里恨  
三江谷散一介孤戎機談國休輕談武利遂朝堂已易  
趙英任言官封事激中湘遺物哭天隅  
忠貞部南駐施州羅馬爭衛城賊謀江上務方成破竹  
穴中門忍起諸侯三千百戰城全奔五路連營已破竹

退亦軒

湖南湖北皆赤地蒼梧象郡迎生愁  
諸公本是濟艱才曾村荆南為馬回心恃舊恩兵可用  
疑生諸將志先公微獲江右無時去國周長沙竟不聞  
試聽楚人終夜哭招魂千里為誰哀  
是月雲南孫可望遣官楊長知楚至行在請封是知陝  
西人崇禎庚午科解元原任舉都道與可戰戰被執可望  
親解其縛遂以為巡撫重臣之奏雲南人崇禎甲戌進士  
原任職方司主事初張獻忠僭號四川有奏于四人皆封  
王長孫可望為平東王次李定國為安南王次劉文秀為  
撫南王次艾奇能為定北王獻忠敗死可望率其眾奔貴

州入雲南臨安蒙目土曰沙洲亂黔國公沐天波孝  
永昌可望討平沙洲復省城迎天波遷去其僞號稱將軍  
遂捷有雲而可望長稍通文墨位國第一又父奇能為貴  
州鎮帥皮熊斫擊死其將馮變禮主其營事可望以術籠  
致之遂禽兩部沒欲自大而空國文秀素與比肩不聽約  
東故可望乞討朝廷謂封爵出自天朝者為真王而向所  
稱獨皆假竊也思得借此以駕馭兩雄使受己節制本意  
不過仍平東舊弊而已於是給事中金堡引和藹星姐無  
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違其意有宗室朱謀㮮參堡杞  
待該國跋扈數上長知曰朱君誤矣給事言是也給事引

祖制沿革使漢知朝廷有人皇上破例封之使漢知爲朝  
廷計與不更感恩乎貴陽鎮帥皮能進貢鎮帥王禪皆跪  
言可改名雖閉正事非革心朝廷姑爲其所愚朝廷議不  
行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春王到未出關門喜見漢而使叩關請附心知天命在  
已封名仰聖朝身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宜有守恩  
史記功臣多如何難破例與稱藩

是知又及彼不並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以王爵則

定議封可望國公賜名朝宗字國文秀皆封列侯至大  
理寺卿趙煌爲冊封使同畏知與養勅往自三月入聲至  
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畏知副使藝而外有武  
升二負滿朝榮符其袂全散送兩使不見朝也元錫知朝  
議不允滇陰欲結滇約二弁至七星巖設席歃血與盟  
次日邀朝士飲墮遂面詰之且責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  
庶鼎滯天公大臣偏徇欲與此輩交結何意元錫失色徐  
曰某幸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墮應曰勞則有耳功則  
何爲二弁六在壁間盡聞墮語元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  
次於梧州趙煌追檢竊聞二弁語不敢行知元錫給有空

勅乃就允錫謀矯詔封為平遠王換給印勅往

堵相臨邛未建勳梧州爲詔南海雲從宜今是朝廷賜封事無難咫尺聞謀起賊臣憑假借使煩屬國重紆紕即今朝議何時決聖主殷憂孰與分

漳州節帥陳邦卿之中軍副將蔡訓知之與邦卿謀士  
所給空頭勅矯詔先往忠貞挺有翁州梅川勢與漳遙隔  
情思結強援於漳竟與執米矯詔利可望秦王先期入漳  
或云邦卿執奉皆承寺尉之密指也執米遂由間道以四  
年正月先至漳可望大喜騰黃布告受賀三日而長知等

臣等迎王初卽至可堅不受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彼僞封也固命某奉典而留氣未曰彼上僞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初卽具在可望大怒遂辭勅使下城知與某奉於獄別遣官到行在稱旨四月日上御經筵初留式初屢疏請經筵存爲事劉湘客爲諸友至是乃解制都魚街與唐書黃寄過同直進讀然彭年時題等每有建議必決於湘客後行彭年所持者正紀綱慎名器其實不逆爭休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朝陋規也湘客諸生由存舉起家受知於留守以編脩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六隨彭年等以資格純人益不服



吳正軒

端州雜詩

故兵騎已非初憂國君志未舒名動宮庭宜早避官無清要豈長居也知官熱心原冷莫使交親貽漸疎同是布衣君家過從容樞何如仕意何如時題題招掖內獄有氣意同輩六不若其而爲此發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清直遇事敢言然性淡利不近人情半鈔其錢人頗憚之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提憲核資俸清官濫不少假借怨者尤衆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嘗爭論上前避不進上責以若臣之義彭年曰僕去年此日意國以五千錢賄鼓行

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由是上心不善五人端州雜詩

霜威震府深難板大諫丰裁更領班使嚴連朝求台起初書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強主未廢底事縣公詞太熱五千錢騎龍顏

彭年初爲給事吳其雷持疏奏上不問至是有張出載者還聯人原任江西瀘溪知縣召卽裁自令至行存不得官謂彭年輩抑之也於是伏闕跪刺年累式云司禮監覆國祥使之也國祥爲聖安章後人粵新用書與連朝同知該探知上意殊故有足跡彭年自是氣稍懼久之聞母親李



吳正軒

元允疏請奪情不久遂辭任潘居聲處城外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負是東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舊至者六於其後永順以喚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爲類久之遂分先後兩局主持兵局者閩生利天祥吏部侍郎與員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樞外則制輔堵先銘也而江西之王化淦萬鼎雷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奇皆爲之駐主持楚局者下時題崇正發劾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漢西劉洪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題等合桂籍留守體式相六各事關白居然一體矣至於禮部尚書吳璠文選司中施名微皆吳人吏部尚書安清俱淳吳楚閩



其不得為局中人者甚多如工部尚書耿飭忠兵部侍郎  
南陽史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輝通政使毛爾禔  
廣東提學道李維翰與彭年同為其東反正而於楚人  
氣不通凡自湖南廣西直駕至出於背師留守門者大半  
歸楚吳人謂楚東時元允西時留守實則吳人內倚劉種  
外恃拜傳將其踪跡秘密不似時雖等松搖人耳目耳六  
月惠國成棟之喪至自嶺北元允曰廣州治喪受吊上賜  
祭九壇事畢詣赴行在時惠國為部重務崇揚大亦各據  
一鎮大亦允密得不法至是人與元允惡飲其宅即席解  
論斬之

建寧縣

書而聞

楊師風聞已就利天賜此日誠朝漢家有法宣明二都  
討陰國以不廷諸將強舉謀益後異時倉卒詔誰能而  
陽問臨功非細即恐蕭牆禍未寧

自成使汲廣聞不守聞北兵將有短鼻音勇習杜永和泰  
請穿豐州城出鎮賴州計割南番局之要賄萬餘金  
始行

廣州雜詩

紅旗映綠角聲喧而海牙高留後事秋至時驕誰出花  
日高人沸一開門有同心厭王官賤除吏書愁幕府頻

莫休絕式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駐祖錢幢座擁道長馬嘶駒駘舊史曉  
輜錢為助嶺軍裝應知節鉞輕難制已恐開門弄不防  
巡海歸來薛刺史重轍同去邑懷涼

六月留守式報題而寶司丞張同復原官翰林學士  
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各路兵馬又題餘都御史毛壽親監  
國襄國王進才鄂國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勒印壽  
敦公安人前御史毛利健子雅好讀書有謀略能耐勞苦  
楚奇才也同敵為江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衣衛千戶先  
帝時改中書科舍人思父帝愛其才敏特恩改授翰林院

建寧縣

編脩梁陞學士在武岡特劉承允仍選任子之職於是留  
守北路題復仍以知兵兼總督之任諸大帥皆目所舉為  
等六同敵為人便廉而有胆氣每戰輒躍為諸將先或  
必請將奔同敵危坐不去諸將役遂再與敵特敵六旋退  
率以此全意氣憤慨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嗣  
妻喪蕭然一榻而已時江漢二營兵門上璉既受知留守  
再保桂林遂以桂林為老營滇帥久在督師標下每赴援  
入桂與建兵有王容之分多不和已而移建駐于龍陽縣  
元年冬湖南滇海帥趙選朝清等奔永州率其兵奔入  
平樂又與建爭平樂建部將趙興於五月二十九日治兵

相與興兵敗。兵迫至陽朔。退報道尹奕昌殺之。留守式  
報引罪自初。請卹奕昌。極其連斬。趙鼎以謝。漢而移。漢左  
營駐桂林。派兵自是益。騎而不可用。至七月。留守式報糾  
舊抵。留可。漢久駐。平。應任不解。且既開。母憂。日以墨哀  
從事。但取錢。報不理。兵馬。致新。換。余心。度。觀望。不進。奉直  
切責。先是。廣東。反正。信至。可。派。希。官。林。職。進。職。銜。自。署。兩  
廣。舊。例。東。撫。稱。制。魚。勇。而。抵。稱。撫。留守。初。其。控。署。官。銜  
違。制。奉。旨。革。職。於。留守。軍。前。截。獲。立功。內。推。太。常。寺。卿。余  
以。度。為。西。撫。可。派。久。不。離。任。故。亦有。是。跋。八。月。初。一。日。集  
理。部。將。劉。起。政。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按。軍。法。斬

是

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按。趙。印。進。出。全州。楊。國。棟。與。趙  
分。兵。堵。截。開。州。漢。海。陽。坪。開。建。外。局。陽。到。不。即。行。其。部。將  
張。明。剛。劉。起。政。會。勇。爭。行。以。全。營。疾。趨。與。而。敗。留守。疏  
言。起。政。會。勇。致。此。法。而。不。容。但。令。兵。將。時。時。備。肯。與。先  
士。平。一。往。不。復。其。也。之。是。和。足。嘉。者。以。其。子。裝。職。從。之  
九。月。初。五。日。太。監。袁。宗。誠。自。湖。南。進。過。桂。林。言。展。寄。經。兵  
馬。政。務。有。歸。國。心。式。批。疏。請。勒。即。命。宗。誠。往。至。則。賊。勝。但  
所。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敦。赴。桂。路。經。柳。慶。為。陳  
邦。漸。撫。下。曾。海。虎。叔。撫。一。空。式。批。罪。徵。地方。嚴。獲。賊。首。追  
取。勒。書。併。鄂。國。營。諸。印。信。浩。勒。立。提。海。虎。之。法。連。通。稱

法。舉。曾。杜。永。和。入。制。粵。人。尚。前。過。郭。之。部。以。小。忿。爭。直。利  
和。前。為。永。和。所。笑。制。士。和。三。十。一。月。二十。一。日。留守。報。稱  
王。進。才。劉。之。良。於。本。月。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南。志。復  
和。興。來。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忠。於。十。月。二十。七。日。恢  
復。武。岡。胡。一。清。進。忠。東。安。直。取。和。州。牛。萬。才。張。光。華。兵。逼  
穿。度。軍。營。復。振。是。月。上。御。文。華。殿。親。政。

恭紀

傳。道。文。華。殿。君。王。政。自。為。親。同。宰。相。決。策。命。詔。官。隨。賜  
坐。香。爐。近。還。宮。曉。炬。進。聖。朝。機。務。密。那。許。小。臣。知  
是。時。史。館。乏。貨。詰。勒。多。出。中。書。上。欲。歸。其。職。于。翰林。內。閣

是

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桂。林。留。守。式。批。疏。存。部。屬  
臣。其。等。備。館。職。上。帝。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過。等。議  
徵。唐。宗。開。制。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呂。上。各。舉。所知。卿。貳  
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勒。家。臣。安。清。會。同。禮。部。翰。諸。臣。嚴。加  
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已。榜。未。知。名。未。仕。者。上。與。馬。以  
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義。三。道。論。一。道。詩。一  
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輔。臣。奏。請。翰。諸  
臣。同。入。閱。卷。是。日。外。廷。密。奏。閱。卷。官。頗。通。開。部。上。聞。即時  
勒。遣。出。獨。留。兩。輔。臣。宿。文。華。殿。當。中。賜。外。具。內。小。監。司。欽  
銀。關。防。特。嚴。折。奏。日。鴻。臚。傳。各。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

輔佐特開選奉分上中下三等進呈拆覽上詔科道而舉  
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自即位以來雖有是舉用此數人  
母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每折一名御筆親為填寫拆過  
六奏遂命已輔臣再三奏請更允兩奏合併八人俱改庶  
吉士輔臣臣諸臣有資休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授  
編簡上以此朕特與典考選不同次早上親洒宸翰勅內  
閣吏部諸臣曰朕親試取中劉藻錢秉鈺楊臣李來龍  
顧姚子壯謝宏猷楊致知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  
特諭

賜軒曲二十首

是亦新

芝龍初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開制科格外郎官叨典試  
介朝英教思無多

經年廷議許臨軒今日真成聖主恩豪華曉隨以閣下

恭隨臚唱入端門

衣衣黃帽殿中間玉几凭臨咫尺板跪近爐香宜履歷

分明親面識龍顏

唱罷勾臚肅痛齊小臣分雅殿東西千官班靜相公出

恭請天恩賜御題

內外開防視鎖闥金吾侍奉漢天威書生還幸尋常見

爭似銀貂共錦衣

內臣黃帕捧書來看案從容信手開遂見閣臣承旨起  
御題擬就聖人裁

麻紙龍文排紫黃欲登宸翰費端詳猶防次第違經濟

口詔傳宣有巨珪

群聲起去魯將斜老筆難禁舊有花日暮大官勤賜膳

傳聞輦駕在文華

解瀾正倒夜偏關中使頻催蠟燭殘帝輦欲還宮滿促

花磚隊宿鸞

當陽洒筆憤驚人錦玉圍觀許有神別燭細書光武論

內家也解點頭頻

分銜早勅玉堂仙夜半驚前忽放還獨召閣臣留使殿

崇餐直被禁中傳

侍臣收卷上親臨漸愧么麼黃聖心騰錄諸生沾帟賜

同朝爭羨主恩深

未共宮闈奏呈初內殿班齊賀聖明面勅言官嚴檢舉

當軒班御填名

中興特重玉堂賓國請加恩放八人不差聖朝恩太香

分明珍惜寵微臣

寂情新進與同升郡吏曹郎猶漫過曾荷相公援例請

聖恩特賜一條冰

懷典能無舊例連猪頭端屬首揆掄即居楊後猶疑泰  
威事宗壘第一人

煌：手詔夜深傳八士同持入木天總是國恩難報日  
旁人莫漫羨登仙

勅使凌展徘徊恩口傳天語決春溫榜中怕有馮唐老  
為報青年歷至尊

新恩如計禁中行為謁先師聞吏迎亦拜中堂前致謝  
共稱天子讓門生

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推禮詹翰大位有品行者為  
館師是時奇過謂之新儒召詹事兼禮部侍郎之部曰

餘由誰知考選馬知原吉士與故奇過曰郭以原吉士淳  
蹶散出吏部營轉福建學憲宏光時通順馬士英轉陞詹

事品行如此可以為館師乎相爭久之輔臣士俊人  
也請並推陞上親自點定乃已留守蹶報湖南情形言北

兵已抵長沙據胡一沛與趙師選書有云北來者其帥所  
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實抵南州水陸並進一而發兵往窺

慶一而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永州為王永初張明綢圍  
五閱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下相傳命辰龍鎮師馬蛟

麟為前鋒以復利十二月十二日一滿兵方薄城下北兵  
衝板城趨城出永州河外一清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

其亦軒

叔營漸將晉明全軍俱沒報至司馭馳赴全州檄武陵侯  
楊國棟駐全州茶應全州為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  
解水圍不敢深入者有曹志建兵屯龍虎關柳鎮為衝  
之左路馬進忠兵屯龍里為武甯之右路兩相倚角也而  
除夕前一日北兵自江西來者已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  
失粵西上絕強支持而已

其亦軒

所知錄卷四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報至南雄報至守特羅成曜奔韶州走上將移輝西章召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事金堡御史彭倫爭之尤力上命金堡同武政侍郎劉遠聖往廣州勸諭諸將諸將初奔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聖與劉派上清遠關韶州雖覺風奔流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雜詠

側耳羊城信穿烽二使來韶關落鎮海門海航回事慶知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莫可恃駐蹕漫驚猜

莫亦軒

則吉翔自成棟疏嚴衛不得干機務大志又與元允共事外合中離急欲上移舟舟東人皆奔回惟備臣士俊獨坐中不去上念其年且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籍俟亂定召召乃去刺刺年六請隨駕南陽御製元允奏曰百官皆去特安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允留之恐有人謂我有異志一朝不戒坐入舟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荊刺但願東一塊土臣父戍棟立功於此何忍棄之皇上猶顧念東土臣仍留聲聲一帝與江海相和互相睹望公壯聲援此元允之誠也上遂發聲呼元允留守

總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安伯馬贊領

兵度駕軍容甚肅德慶鎮人云從前中興時者二月朔上至

梧州駐蹕水棚始聞北來者為南王尚可喜請南王耿

仲明二王久約江西南吉安府未發惠潮道李士璉本回仰

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相尚久密遣投誠自陳迎象經

初即受北官惠潮兩郡以為北有士璉意以國情輸敵南

背兩郡接應北軍導之入關江右宗侯侯士璉寓惠州

貴貴叙之沒其家親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遂長驅而進

是時增光鍾已沒戶部尚書劉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

部侍郎鄭澐萬鍾禮科都給事李國棟戶科給事張孝起

莫亦軒

李日煥吏科給事朱士璉御史朱鏡鋼王命來彭倫陳光

紀等十四人分疏參劾於牛劉謝客下待廷金堡崇正翁

勳為五虎把持朝政同上行和番當死龍舟甫既即相率

請對極言其惡奉旨下錦衣獄勸學街市銅像嚴嚴如鞠

問獨對不以反正功免議謝臣敬起恒請對不得入跪河

濱中鼓不允先是有尚爾嶼者為吉相門下士嘗入禁

金堡勸進之爾嶼上有跡奉旨望取參云臣何人也爾嶼

何人也以仁信之抱贈恩宗之策志士猶為快快願且拜

言無忌語甚不倫廷譴者累以足語稱於兩宮是日程源

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純何在兩

詔使張萬死其聲遠達中外意寧者上嫡母王皇太后也於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僅死故僅受刑獨勝

### 梧州雜評

請對真何事寒蟬此日喧露華承內旨詔獄見君恩賈

國罪應待除奸功莫論庭氣逆咫尺朝局已全翻

詔獄非仁政况逢離亂辰從龍竟無得請叙小臣頻琅

玃悲同類難附黨人山陰真相國中救號河濱

僅等下獄時河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駐兵

三水防北兵西安留守武報蹤跡五人罪且云就使其罪

狀一如疏中兩指處分豈無時而汲汲於倉皇移譯之

人且不先不後却當邦傳到格之時能無我雖不殺伯

仲之疑乎久之上知僅死注與贈賜俱減死謫遠成湘

客正猶賄徒追贖而雲南徐可望不遠之使始至稱於其

日接初封臣奏王於其日接初封臣奏王莫知所從絕

不及原勅而封及諸鳩詔事意在必得奏也於是漢使接

雖行在六時有旨命貴州經督兵部尚書范鏞往國公度

錫交章論胡執恭罪狀留守武報諸報恭係正和傳主

使之罪漢使使命日必馬吉附請於上封澄江王漢使聞

之力陳非泰無以報命廷議不能決輔臣趙恒語其曰漢

意必欲得泰上意決不予泰奈何曰何不於泰字上加

一字或題泰或空泰既不失漢格要猶是州恩澤王邦耳

趙恒以為然方欲奏聞而忠貞營節度使高正熙手傳

臺字素入觀至柳開漢使在柳台至升次以大義責之言

本朝無異姓封王事例若爾主要求王爵我寧不足以王

耶爾自數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赦宥加以

弄靈爾張氏乘間竊踞一隅罪固滅等今爵列上公當與

我同心報國況去賊名豈非大事勿欺朝廷房鉞兩家兵

馬彼此所知報拜奏鉞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明監滿

數千言詞嚴義正漢使唯唯而退廷議遂寢

解將軍入對歌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辯聲愈厲

百官拱于顏色變中使促對上龍舟有事而奏香案頭

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流決背猛氣沮

詔謂將軍從容語塘烟移迨再三陳但聞誓死報明主

叩頭再拜出若門憶起胸中未盡言天威咫尺說不得

封為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臣鳩詔封使遂滇人請命求國號

廷議可否將一年國號擬上未允詔國將軍來朝天

將軍入朝沮封議舊主封者誰敢異坐名漢使詢雙船

詞嚴義正色渾然自陳已罪犯京師汝曹從後西南偏

聖恩救我宇有汝與我同心報明主今朝異姓無王爵  
上達和利誰敢許微弼素鉞足周旋汝曹勿欺天子房  
海使叩頭唯退舉朝爭掌將軍賢將軍此議其不朽  
滇人聞之能信否為語使臣復命歸勿謂議出廷臣口  
初自誠等以閣臣起極數為時也望所持摘意其銜恨必  
非此下石不意其中殺其力卒免於死江西平化潘者素  
貪庸與平坤馬吉相比黃緣入閣二年上在南寧粵東反  
正逆駕東來命江津留南顧危太后兩宮持躬手勅以使  
宜行事江津固實官為義順是求有以司司納銀數百  
兩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等級之懸殊也諸

是時

君諱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入直屢被側參既詆之上六  
厭其兩為同請假注籍遂久之不召至是側等合疏請  
起用江津思以排去起惟計必殺五人而後已邪傳既遂  
陞三江水正大後思不見起問也貞營入類大喜是時  
此賊也李勣已死兵權皆歸於武正守素兩人時帶兵  
五年以五月十三日抵梧州李正皆迎四十里外半酒  
兵協師師國大悅等極言朝事環於五虎為之主者  
閣臣勸起惟也但入見請除君側之奸不過數語而法  
公功在社稷矣高領之起恒聞其謀即日注籍五人皆悔  
悔待命到櫺之次日請對水殿上正意忽中變見上言閣

臣幾起恒慮公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適當化潘勇銳  
皆大失所望時起恒已移升去而勸請手勅退之及平  
逆還越二日復召對於龍舟李元允自肇奎同對慈寧皇  
太后垂簾上東向坐元允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  
非臣之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處  
分是以臣與堡等為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  
稍定謂正臣罪亡慰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元允  
以皇上既不疑臣何以為處四臣之故時臣初令臣勸安  
心辦事太后曰卿莫記劉堡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  
卿謀反元允曰說臣謀反遂是有本遂是而奏遂是傳子

是時

上不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也是但處堡等之人看來  
不如堡等皮堡等之濫也不見有勝於堡等之輩後而贊  
臣謹言相植堂作澄密意中語不能成語上為之解釋科  
臣張孝起李曰樞與御史廖應第互相糾計太后語上使  
論中書科以漢科道本章不許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  
言為職若本章不對進是絕言路也但今有半國大事許  
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不許極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  
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臣曰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  
日詢臣劉堡錄上疏言臣昨侍班次聞皇上母問金堡是  
君子是小人惡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時天

理難欺。儻之不為小人可知。因言儻受刑特重左腿已折。後相隨一伍。沒隨水死。公遠戍金甌。子然殘廢之身。雖解於荒荒絕域之外。未必不到。一必死。雖名生之實猶殺之。伏乞量改。近遂以全望命。得高改滿。滿街高。必正以百金為鑒。鑄資不受。為寶。自德慶來。就視為沈寢。寢竟不死。起。仍留用。作灌。不亦遲復。召朱天麟入。直足時。有元龍守。願忠貞。祥行。到國。與商。有相失。滑入。廟。零元。紀堵。禦之。受約。求。少。去。擊。賴。以。合。而。離。逃。於。羅。水。惟。存。至。僅。元。公。數。其。奔。城。際。解。諸。斷。之。

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城守甚堅絕兵與文獻以升

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然川李達提等登出城戰多有斬獲時奏捷使者往來不絕行在是以少安於是張孝起都給事中李起原各起吳江人庚午科舉人為人和峻無微吳中之錦者也以強進裁為御史改中書吳霖為給事兩湖人在中書司詔教者勞已久輔自許以清直副之為五人所抑至是始援令職兵部右侍郎兼御史兵部尚書

謝於恩文朝授刑科給事中與張士元以劾劾即請金王反正已上偽授兵部尚書遂以尚書入朝一議改為侍郎謝恩時猶自稱原任兵部尚書令授兵科侍郎云

時兩粵諸帥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謝請於上一概晉封

晉可察既為留守式報勅罷因附吳萬之實官陞樞武晉封之議實倡之可謂欲以結援於諸帥也於是復建封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曹志建係國公識者謂上无公之壽晉適以資財則百戰之特其何以醇功高必正朝回陳以傳其不附已潛遣標將襲其秀楚六月十九日又正請援於桂林留守檄瀾營總兵劉崇崇等駐柳慶遂為接上聞之急報報德諭以和好九月初八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戰敗先是三月十九日

吳亦軒

北兵破龍馬關志建戰敗關入恭城陽縣地方將入桂林進滇二營皆洩一留守發餉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雷往督衛諭而北兵已旋退札桂林志建遂營於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於府思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驚帥兵駐平樂其大福江一帶皆滇營訖守地北兵再得全州滇師退自全州退梧江江梧江退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林葉勇營也初宋阿任子于元燭精兵桂林有女許聘寧遠向王永進和矣趙印選聞之強求焉遂更嫁印選由是王趙有隙印選又與一清爭統統大關一清出守梧州沒事勞苦印選居域內守老營唯酒色



是耽心甚不平。三帥各有私情。建兵在平樂。呼不至北  
兵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清與  
永祚入城。分餉糧。一葉遂為空。十一月。初五日。與安  
塘報。至知於初四日。嚴關諸塘。盡皆留守。撤印。退出城赴  
于營。為城守計。懇其若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矣。  
一清永祚與王陵佐。楊國棟。寧武伯馬義。謝經寧。伯顏經  
各家老營。俱已奔竄。永祚已迎降。獨存留守式。都免坐府  
中。家人盡散。統兵。賊兵。飭二時。以至。邀公速出。再為後  
圖。式報此曰。爾去則去耳。我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  
誰不死。都他。死。得。明。白。耳。良。能。去。總。督。張。向。微。自。雲。州。

吳亦軒

回聞知城虛無人。止留守在遂洞水邊。江直入府曰。事迫  
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  
桂林潮破。時已將一死。今得死。而矣。夫復何言。子與留守  
之費盡去。諸同輩。然。必死。則俱死。而左人。聽獨。為。子  
吾師。彼不許其死。子遂呼酒。與同坐。飲。四。傾。左。右。唯。一。老  
兵。不去。命台。中。軍。徐。高。至。以。勅。書。叙。而。慰。付。之。論。今。星。馳  
赴。行。允。歸。皇。上。勿。為。敵。人。所。得。張。燈。相。而。坐。至。天。曉。有  
數。騎。腰。刀。挾。弓。矢。執。二。人。老。曰。吾。兩。人。坐。待。一。夕。免。無。容  
執。遂。與。俱。行。至。靖。江。王。府。渡。門。見。外。有。德。有。德。於。正。月。初  
十。庄。差。官。持。咨。文。書。啓。十。餘。函。諸。留。留。宅。又。集。海。諸。帥。陳。說。

天。命。相。磨。人。事。為。規。降。之。在。留。守。如。此。高。幹。其。德。口。歸。托  
上。及。先。有。德。見。二。人。至。導。路。於。池。舉。手。以。謝。是。崔。閣。部。先  
出。式。報。曰。某。是。也。城。既。陷。唯。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  
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  
死。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令。人。某。如。此。天。意。可。知。  
閣。部。母。自。若。我。掌。兵。良。先。生。李。我。如。一。如。在。前。朝。可。取。式  
報。曰。我。先。天。朝。大。臣。為。皇。上。從。職。豈。為。大。羊。從。職。有。德  
曰。我。唐。王。信。於。閣。部。六。非。戰。式。報。曰。必。報。以。來。此。而。自  
為。王。何。王。之。賊。也。有。德。又。曰。我。先。聖。之。教。會。所。以。致  
令。明。閣。部。何。太。執。耶。同。敵。屠。聲。曰。為。母。辱。先。聖。不。過。知

吳亦軒

知。相。下。起。取。即。以。為。聖。賢。耶。馬。語。甚。多。不。其。述。每。一。語  
留。守。為。一。附。記。有。德。此。左。右。時。之。通。令。號。不。屈。折。其。兩  
臂。為。一。目。式。報。曰。是。官。屬。司。馬。張。同。敵。也。與。我。同。難。應。與  
我。同。死。為。守。辱。有。德。令。終。其。終。遂。求。冠。人。生。兩。人。曰。吾  
中國。人。不。惜。坐。地。呼。待。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  
天下。事。定。矣。有。德。領。天。台。副。將。金。節。幾。之。出。幽。於。民。舍。雖  
異。室。而。聲。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勸。諭。論。之。令。難  
展。不。可。令。自。請。為。後。兩。人。曰。為。僧。難。與。之。漸。也。疑。疑。命。長  
我不。為。也。而。冠。而。因。終。日。賦。詩。倡。和。以。明。厥。志。十一。月。十  
口。以。式。報。語。同。敵。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生。

其為劉武耶李陵耶推則知之同故曰易取即草檄命左  
兵從間道馳論出建昌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兵疾入孔  
有德之頭可立致也去兵去八十里為難在而復城之十  
七日辰刻有數騎至暨既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軍  
作詩二首一首題一時同敵者衣冠南向拜訖而手錄賊  
難許與同敵喝和詐作共有一首置几上從容出遁同  
敵於途同敵曰快哉行也見兄殺賊誅敵忘之行至城隅  
見一磐石或刻曰吾生午愛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  
刑者德之逆與同敵并遇害同敵既刑脫不仆首墜躍而  
前者三傾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六三敵人為

是亦斬

之賊東而廣州六以是月初三破蓋荷承恩獻西門降也  
杜永和及諸將率其入海南海道州上在梧州尚未知東  
南而南也是以初十日發給曉十一日至海州而賊將  
叛謀叛駕上知之以於十二日街雨而逃凡因事及後智謀  
將并在後者悉被叛擒陸知水死者甚眾十六日至南寧  
戶部侍郎陳宜進駕還於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余自登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於閩者二年唐影山  
中幾死於兵死於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閩與江西反  
正以四月出廣城建昌而南南已破圍還至新州縣  
久之廣東結至九月從間道過嶺半月至行在寬澤

小兒法祖相失已三年矣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撫憲袁  
彭年副憲劉洲各皆素與交好見予至大驚喜方行考選  
核實俸以予恨不及資格自予始屬吏部除騰都主事吟  
冰自娛時事皆托諸篇章以見三年久始蒙臨軒特典改  
授廣吉士予出山陰嚴公門方修教員南都隨上選移錄  
是時舍卒閩變詔書寄年吾師教公趣召子曰有十數勅  
在此子可令散同館各掛數道澤如奉天詔書使藩鎮諸  
將聞之皆感激泣下者為甚予出呼諸子如姚子壯吳龍  
顧留人慎警執先穿家去矣即在在皆盡所不請同門  
李來又不許釋不可用但者數至無已代為屬筆宛完十

是亦斬

數勅以呈公大喜此後凡有大詔悉令予起草既至撫  
臣劉某被劾下獄予謂教公曰此輩素攻公者不宜極  
力救之若持大臣體公是之說河漢中故攻五虎者乃指  
公為五虎堂且使月於予矣新之奇謀於王化謀求為教  
習館師曰以職方一席見處山陰在上前極稱予有利諸  
才汲引推知考選例請改編修管制諸公同昨榜中所推  
知有幾人公對僅錢某一人留任推有上領之求幾化澄  
語改中書兵部為司馬管判諸予上書中書引典判力多  
之乃以失察用改科負竊素與予善問予意予不以為然  
也五月鄭必正憲守臺入既吳與新新奇題題等皆郊

近四十里外於旌勛以報吾邦遂山陰而尋同鄉潘也  
山陰周、先引病往獲會劉亮與戎政侍郎分派同鄉  
為同鄉台對之友適同鹿舟中飲談至半夕也客生也  
與袁劉子旌卯聯舟陸出與是吾屬鄉素不素不善而  
予適去同鄉勛在庭去言中是、同和為同鄉不遠人邀  
入舟中旌意同鄉帥若人明楚善讀詩書定而周言籍  
公過袖出字科高海濱謁參山陰二十四大器日為賊  
付同義法與旌旌安邑同此類太迫乎心對十不素協  
中旌賊也周言舉外人皆說此公不好旌旌不呈好人予  
同曰公是也哉人言同旌已見過一書後一旌說他好也

予笑曰徐處說他不旺。如未是不買於班人甚多。某等  
不出說他不旺。但不事是公否。且說公不旺在。不過執  
左席也。因指席生時。即笑曰。此班中。咸在吾年時。而  
以茲。公及輩。而不至。若是。則人達此下。多報仇。而不落過  
於公。公不實也。反主救他。按公為未。若此人。實是多。人來  
言。悔曰。君言是也。確如此。夫子就教。吾人孝他了。予曰。此  
夫子導吾人。奉到吾國。故夫子奉到楚國。被了西秦。必得  
予伐。持劍。空用陳康諸事。高壽曰。之未。如此。去。如。在人。外。小  
道。與。對。到。班。決。與。之。公。大。辯。身。及。予。說。新。使。人。性。實  
能。去。能。不。甚。然。但。能。記。夫。公。者。為。人。奉。到。笑。曰。吾。操。校。中。

及入對意者于言力言初情公忠乎私宜乎去人善言者  
得善友公亡者皆善即惡者大失望然語中獨之二語却屬上  
何似初也次日晴移舟奔漢陽勸月一也出役于子時就  
笑曰之言善何逆移舟一也移舟一也追事何處可笑何甘  
悲之逆而不和且再對于二班何移舟一也言僅為其心為心人  
世對者于逆以次日言昨承上句言足以僅為心人對者亦不  
且極陳其不能造成狀况者既漢陽街既疏出不暇改復者  
大略與舊同對者二語一問何以移致強死心人也上此于大  
致似與命令下子劉湛率同改編修子病差甚時檢州府  
重元袁等者見前杜林楊陽同訪於山信傳是書後有月生

桂林一遊月亭至行在江右得蒙留守在撫屬加開訊等  
來復面命字同要公以好足尉銓在治墓村距千里據守  
期並以閱營屋戶不赴求以史局自劾帥因命予為一員  
遂以七月離桂八月中秋至桂而守劉等二皆在桂林而  
取首扣留守一差要探出五留守公皆神外常乞冬  
喜我公謫去丞節進而卿有此地那得不憂差公和交魯極  
時以公十有松似背授以節未數日封公以此老姬膏一則  
事與年皆預宜也此檢訪江守桂林月焦理訪事具言  
成政首年庚寅秋創一對外松庚寅元旦者一者一曰以  
公學師之古以若師必節送也公忽心動意平松東



久之聞桂林破留守阮嗣宗與同日死在桂林者其當以車所  
奔柳下德海被執不受官當其軍中舉以免劉達生相孫仲金  
雖先期已投茅伴庵為僧釋名性固唯丁時時已降即日補唐西寧  
通不數日死于初擬通隨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隱傳聞之是見  
其土定南王書請收留寧公及張司馬尸詞氣慷慨乃信其非擢死  
而逃於僧者也

道隱上定南王書

山僧楊水之罪人也承之流拉奉機無狀繫來獄獲死杖下今夏  
餽成清溪以道路士杖發得指故故命王齊四閱月於齊矣車時至  
桂起八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定六以廢人自棄人以世外之

長安

人自起也今止有不濟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督帥大學士瞿公臨督  
士張公皆小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可謂死而矣故國之人勢  
不而存忠臣義士救上而後成名而公豈有遠汲陵於王耶山僧亦  
豈有苟活乎而公豈然聞道後未萌心為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

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且敢受其人所屠高祖之於唐唐世  
宋世于宋仁宗是也哉則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楊壽民亦  
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紀法當死又由法以故之威德美名於今

為烈至元世社祭文天祥何所師法立信之家非與中華禮教共  
植矣倫有耶山僧聞壽論之哀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自時受命於  
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

心不正事鉅殊軌通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並輕於有戰之功者武  
王既已救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不見矣此又王見德之特也  
請其衣冠為兩公殮葬公幼于尤宜存節張公無嗣蓋可哀於並當  
擇什親知歸葬故里則公義之養王且播於無窮矣如其不爾云許  
山僧領屍隨錄葬葬葬之情理亦不相妨豈可視忠義之人如盜賊  
寇仇哉必滅其家殺其親其股體而後快於心耶夫教而公於生者土  
所以自為功也禮而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為王德也唯王國  
之物外間人不祥乎死為生死父情不忍然於我佛究親平  
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雖獲銅幣之教一舉而王善備矣  
山僧敢不能履能遣使者以書獻謹錄各錄惟王國之

長安

留守阮死家人盡去門下士夫江楊義育死葬其牙前猶未殊但及  
血在頸耳其衣冠殮與張司馬同敬同於北門通傳人上書恩  
遇之曰吾輩已收訖矣勿更生枝葉此書遂留於子久澤村中送  
民屠張二公持八首

桂林處隔復登坪此日孤城豈更支坐當但憑天意總緣忠不信  
身雖免也知漢師空遯倘却恨在任速駐師間有七人同日死張  
巡以外沒為誰

桂生夜夢巨舟沉獨有吳郡水使尋下幾人能脫網危時早計  
成成擒可憐供帳盤旋好轉許愛同侶和公司馬奮雄公擊機即  
送容激烈兩公心

仙翁被記有年機為說扶公遂舊原共信錦衣恩能伴誰知馬革  
足康勝舊孤以血奔難到愛子趨庭志已傳傳說吳江楊義士

携後肯出重園

天陽文物仗公存多士送龍牛在門疎杜無同類存存聖明不同  
七舍恩待承休沐起戎幕為新詩寄宜古回憶廬山高宴夜桂  
花明月寂傷悲

負郭秋燈寒草堂江頭送色色深涼中寄浪整功難就張悌情難  
走先寄報國正宜留報血定名何若胸免挂天注應指寄子侍  
爵雅宴湖興行

下筆真窮侍馬奔逢君酒後無何悲雄又不平以京報能令空傳

馬 廿七日息飢遂傷和九原有伴近遊隨尋前慘商聲聲幾  
似非陽鳴盛時

榕江大帥已全奔監昨要離駐屏門好春健兒曾吮血更命弱恩  
此招免老妻淺士何人弄道稿序中異冊存散信江使遂不犯別

刊成有相公孫

蘇為江頭向碧谷並若龍隱日遊身有若孫孫隨居動記我新詩  
渾江吟難後高門下火黨中長寶故人贊同時屬和張難句佳

新招不請不禁

舟遊使而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上在南寧諸逆駕相失者  
先渡集李元龍自摩度未半車入見方機問逆奔赴而誰可逆

遣兵入街相傳有張護軍者新設第九鎮張南王即上山陰相公舟  
頭封單竟及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功近駕功甚大朝廷自有  
將恩若專來問此是挾封也無張辦聲西甚厲張不送公遂赴水死  
州文報載  
二張子江死  
按明文桂王是初寧事急遣餉休別處封藩可望其王可望不受  
乃封封泰王又明父其員無傳馬吉翔龐天壽諸事可望謀神代  
爵御史任俱中書方于宮初可望改內閣九卿科道官改印文為  
入體書易其為立太廟定朔候擬改國稱日夕謀篡位又順治十  
二年可望為李定國敗而貴州倉皇乞封妻于赴長沙乞降于  
紹封義王

紹封義王

義王

行在大亂子遂北又聞陳邦傳以計殺焦建於武靖州明文桂王建於武靖州  
力保之  
邦傳及妻于貴州入桂林于妻去梧東下中遭被掠幾不免復回梧  
州見方史公始傷患桂林事值同鄉彭伯為務梧道資其行乃到  
英度廣以歸至開平開會二雲相國相即海上  
自此以後上福日南音問隔隔傳聞多不實自有送行諸生日記  
予所知者止此矣于自戊子十月到肇慶為永歷二年二年以  
貴市皆本劉湘客之日記已壬辰寅參廟班行武澤諸日或  
詩諸事奏或詩諸說或士大夫之口載他野史為稍確也

明史順治九年可望迎由柳入安隆所日在窮處聞李定國與可望  
有隙遣使密召定國以兵來迎可望得知之殺吳貞毓等數人順治  
十三年定國至乃奉由柳走雲南封定國晉王順治十四年可望奉  
兵與定國戰大敗可望子降於我

順治十五年 大兵三路入雲南由柳走永昌順治十六年

大兵克雲南由柳走騰越定國敗於潞江由柳走南甸遂入緬

以四舟迎之隨行者六百餘人緬人于諸邊置草屋居之遣兵防守

順治十七年定國與其子戰緬兵未遠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由柳

時吳三桂請迎兵以進恨恨我

命定西將軍定星阿事師會之三桂使緬緬諭以擒敵由柳順治

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七官各緬亦師期三月師至孟卯會薩發極江

兵而緬酋養征司欲生致由柳乃兵使人防守其邊官沐天波

其渡河盤查敵之惟存由柳與外屬等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定星

自南甸龍川猛知進如道人自施甸鎮孟康定十一月會于木邦

遂起緬十二月汝萬晚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入請兵百人進蘭施

江濱為拱衛遂執由柳及其親屬送三桂軍甫明年四月由柳死於

雲南

所知錄卷之五

南渡三疑案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惠駐紮顯興至石城門為遊者所執下錦衣衛獄部道同法司會審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潯王其語似頗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諸人阮大鍼楊維垣等合張孫家治之微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如徐石麟徐濟陳手魏邦彥佳等皆不免束林沒社計一細畫之孫振說詞有云大惠承是神祝故作瘋顛主使爾輩有後陰謀終素又云豈是黎邱之鬼或為專指之雄語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又高允為汝言大

是亦非

生狀頗風願言同夢夢先帝純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亦多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魏忠賢重寄人騎塞北內潯王下位迎接李承中齊藩坐正不知有此周形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任官眷卿或致有異圖且此何事而議之孔聖屬耶託益結各共辦馬士其不不欲窮其事遂以宏光元年棄大惠於市是時方有莊朱太子一案直偽莫辨人有傷她童氏之事命內廷屈為必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鞫問童氏初自河而至潯云為上元她唐昌伯劉良佐令妻于迎候詢其始末言之聲有使臣佐奉之如后以儀送至都下上不問下鎮換榜問乃招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為帝故誤耳上初信為王暨黃氏早覺魏氏再昭童氏封王妃生于不有洛陽陷逃氏

聞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治太妃之南巡據御史陳潛夫奏

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河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惶既至下請獄乃可宗奏上病勢命善親之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妻其饑奉帕裹上頭踰牆而逃令忘我手求可宗為之轉達上并去弗顧親命在尚忠加酷刑民號呼詎謂潯王既中流云在潯王有古童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安身民間而士英初上迎童氏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予以歷氏之望以消奸究之心不聽劉良佐奏童氏曾非假冒與倫孫係恩賜由金上諭童氏妖婦實朕結髮朕初為郡王有

是亦非

何東西兩宮提供係照字王宮人尚未識其真偽朕宮闈風化所係宜容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即以恩奉妃覽上諭未嘗許其假冒但言實朕結髮正則為他妃童氏無恥妄上無其失身遂奔如賊敗耶士英援外此傳謂係逆旅能逃生于崇己六歲初上迎致以語太妾洛陽以崇正十四年季已正月隔距令甲申歲四年耳安得有六歲之子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於大惠蹤跡始終不明即高御史疏詳之句是駁之內是疑也極稱妖類願言同夢夢既入獄知當時意指不滑不托瘋顛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當時不加以夢囈者先帝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信矣然張孫振振大惠奉係神棍主使定繫有違豈能不請典刑而妄言自正收禍以取誅哉耶若云請





殷召曰及至后所御處一差說此間有應天推官預審此語人曰  
即非真上深請大內事者士英初請令大將軍九德及舊來宮內臣  
於城外僻處以先帝梓木定王康中及宮廷制度語之如做官必不  
能盡合記皆悉矣鞫問計竊楊雄坦乃揚言於朝曰射馬都尉王萬  
任孫王之明親賴太子周惠宮中事馬士英以其言入奏遂此逆賴  
為王之明前慶當時未聞有是語也江而背袁繼成疏言王而原是  
常族高陽本開府官並無父兄存送何事及將到而楚撫何騰  
蛟上疏王萬姓孫行人舉發內官上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記  
而遂云自供愚以王之明既云係射馬姓本非國戚安得入宮備惡  
大內事體之明親似太子內廷諸奄及東宮舊使豈有不知者本言  
及何以雖坦獨如此說王於准坦之口即惟坦隨言時王係揣應  
之詞何以遂援為定案惟士英政有云聞東宮舊使重不輕言語  
此人機辯不可方物以此致疑乃可提耳然重機辯方拱此所當  
知者辨說時何以不自稱其真偽乃敢沒無証據者而以為傷人誰  
信之乎北兵至豫王命坐聖安上携以去不知存亡即仗與聖安  
同凡終未嘗正其為偽也吾嘗謂大惠本來不可知而決為親藩之  
君王也幸氏出身不可知而決為德焉之故也少年之東宮不敢  
信而信其決非王之明也三大疑案簿記諸以此後後論定者

是亦軒

阮大鍼本末小紀

大鍼少有才譽萬歷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  
左公光先在臺中望重引為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清矣見於詞  
色急欲效喜於伐情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史掌  
科缺以次應補者方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歸大鍼大鍼曰彼同是  
左公是時已轉食院矣急招之入示大鍼至而當事諸公意偏袒公  
大中以祭器重大大鍼淺語語為不足與共事也左公意遂中變  
語大鍼曰某公報信已確但極極致久不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  
宜暫補俟至全斥以改題可乎大鍼善也心知其故語曰可於是其  
題題補工科都給事中九年疏而令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傳史  
科缺出已久不濟已乃更以史科疏請辭上而令夕以下蓋大鍼於  
此時始走投還報東林也大鍼到任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  
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掌祭器歸語而親曰我使善歸者左某如何  
歸耳楊左禍機已伏於此矣次年春難作悉過海內大鍼亦為也大  
鍼與同志相呼者為銓崔維華楊惟垣數人耳而用以通者說文  
煥也內宣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日即回上心知說庵不可以侍凡有  
書幣往候隨即購其名刺去故將奄時無片字可提但加以陰行營  
專而已其時人間奄勢尚悍其時大鍼在指猶有數言並以忠賢字  
畫計之而不意數月後即敗也先帝即位之初某朝皆有餘黨東林  
虛無一人於是楊惟垣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非之

是亦軒

不謂倪公元瑞於詞林中數然抗疏極論其謬分列部正引能根根  
惟垣為之理屈詞窮而大錢在籍急作二疏遣費入京其一疏特奏  
崔凱一疏為七年合算以嘉宗在位七年四年以派亂政者記志野  
而為之羽翼者崔某輩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為王安而羽翼王  
安者火林也論後特示惟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脫離補本則上  
合其意既時惟垣方與倪公相持澤大錢疏大喜即上之遂以此  
林諸公切齒大錢信于諸君重矣崇禎四年春倭寇起澄光祿寺御  
龍殿劫掠田已為數次大中官潘世榮稱大錢實殿其父用是前  
有配將欽定逆案列名其中十七年不能吐氣矣大錢雖居凡巡  
方使者出都必有為之先容即就即式其庫地方利製或相持語大

是亦新

錢遂以分致于東門旋氣液依重均蒙有溫部史應奇者江西  
寧鄉人出都時誇大錢所知相陳向往之私大錢聞之逢人輒述新  
在指誇述直指指稅視下雷鳴客大錢西垣門庭初應奇等樂以俟  
謂必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經其門竟不投一刺無以  
對俟御里人乃大恨已御史破降謂大錢即以下石自居寧不無  
也會此寇偏既大錢迎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設兵格  
餉游俠希以邊才起用白門派寓諸生多為後社諸君子聞而惡之  
公出留都防亂楊以逐大錢大錢懼乃附門謝客二無遺其門者資  
可也士英同與同諸達戍富白門同持失志兩人者終日往返互相  
磨牙耳宜與相公用延儒為醫手樞友既同籍大錢特過其家延儒

與約曰倘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錢遣僕以金杯  
為壽曰恩懷在彼延名其使前奉杯者三仍令持歸語使曰飲此  
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奉之出實由宋林先與楊約法三  
章第一章即尔主也楊孫尔主係是甲子而為一人二者實同為情  
極僕等以邊才相存我相援固之必待爾以報耳使俾大錢以為  
庶幾于馬士英者遂以士英為延儒入即拔士英為風督中國  
實士英據戴督出所以功室由大錢致之也督以兵移主錢任督前  
宋林兩爭者其意成固大錢可以借此資財戰漢、飲宋人字備  
大監節督周崇與文好京師陷陷後自奔大錢一一招致之乃言宋  
林言日所以免召主狀請入內皆悉陳于上者又極口稱大錢才

是亦新

福士在中國年分兒大錢矣士英特敬薦起以報前德二而不客已  
者而諸公改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錢竟由中方取同出  
士英意外也當時若有和衷計者士英漢山止之條件便之以  
華錢以遂其飛揚騰躍、思十七王督錢、漢二可以少掣及業  
已信賴而給事然此輩合宜宜置之不用、世固已近矣改、金逸  
則于機愈深機之念愈切于發愈盛唐亡國後當於中而改之  
者不遺餘力一旦純綱而古有不逮其精密者或人哉智安慶大  
錢由太平世每新系校金華宋大錢大與同而官交時方華義發  
以同至嘉善留之曾治軍大錢印任事李景全軍容頗壯  
鈞大稅大與特意以付之戰事洋紳士如柳子荒進之士使大與造



知基大林社與渠有仇因見渠而腔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而  
將即同遁聞可耳於是與大賊同行既抵關下時將拂曉緩行上顧  
大賊不下馬往步而前詰之曰爾願死且將何求之曰大賊  
左掌馬右持槍者曰何停也汝有疲筋力石佐於汝生蓋示壯以信  
其無病也言訖即旁先登不沒望見久之請人始乘五騎為仙霞最  
高處見大賊馬拋路口旁石坐端坐始定時之不應馬上以鞭擊  
其鞭之不動視之死矣諸公乃下馬聚足極哀急令置薪火焚其  
尸家傳因請全尸鍊灸先能請公不能久待昇以十二金令為殮其  
侍下顧求棺數十里外無俗人三日後乃得尸居一腐冢土人往移  
之則悉已潰爛出矣以上詳之取言伯良等求反心權臣司空茂

集賢軒

子及在福州劉司寇中叙手事甚詳素極正特於左子屬予化之  
保為韓絕屬一首大賊填而無絕如川請命焉也

揚州十日記一卷

〔清〕王秀楚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楊州十日記

江都王秀楚記

乙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漢河失守渡  
奔揚州開城禦敵至廿四日城破前禁門之內各有  
兵守子住宅新城東楊世守焉是夕募民子宅有二  
卒左右隣舍亦然踴躍無所不至其給日費錢千餘將  
不能繼不得已共謀為主者範子吏認爲恭敬則好商  
治主者喜誠卒獨遠去主者悉言律若琵琶思得名妓  
以娛軍暇是夕邀子飲滿樓歡飲忽督領以寸紙至主  
者覽之色變遽登城子亦散

廿五日於早督鎮牌諭至內有一人當之不果百姓之

楊州十日記

論莫不感泣又傳起軍小捷人不知領爲羊餘有相氏  
自依洲來避賊平伯逃兵相氏之子孫緣以  
別相氏而嘆而大兵入城之語已有一二爲之者子  
急出詢諸人或曰靖南侯黃得功援兵至鼓觀城守  
城者尚嚴聲耳至市上人言謂之披襲既已皆繼厚而  
至聞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對忽數十騎自北而南奔騰  
狼狽勢如波湧中擁一人則督鎮也蓋奔東城外兵過  
竟不能出欲奔南關故由此是時始知敵兵入城無疑  
矣突有一騎自南而北撒鞭緩步仰面哀號馬嘶一卒  
攔之盡首不捨至今猶然在目始末實其性也騎猶

遠守城丁鈔一下窺奪曹地公并有碎首折肢者巡視  
城墻已一二矣先是督鎮以城狹跑不得展城設一  
板前置城後接民居使有餘地得使安置至是工未  
畢敵兵探跡先登者白刃亂下守城兵死互相擁擠前  
路通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板後得及屋屋斜板不固  
托足即傾人如落葉死者十八九其及屋者是牆瓦累  
皆作鉤戟相擊聲又如雨雹快彈鏗鏘鈞四響不絕  
屋中人惶駭而出不知所爲而堂室內外深寂聞皆  
守城兵民緣屋下者惶惶覓隙潛匿主人寧能呵止外  
廂比度聞戶人烟屏息于廳後面城端從德陽中覷見

楊州十日記

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嚴整淋雨不少忽疑爲節制  
之師心稍安忽叩門聲急刺憐人相約共迎王師設  
焚香示不敢抗予知事已如此連應曰唯唯於是改換  
服色引顧而待竟久不至予復至後忽窺城上則隊伍  
稍緩或行或止似是有擁婦女雜行其間服飾皆揚俗  
予始大駭遂詰婦曰兵入城倘有不測爾當自裁婦曰  
諾有金若干付汝收藏我輩休想復生人世矣予趨出  
望北來數騎皆披雲徐行遇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  
語是時人自爲守往來不通難相遠咫尺而聲息莫聞  
逆料近始知爲逐戶索金也姓意頗不啻稍有得即

置不問或有不應雖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精  
 人導之出次及子門一射獨指呼後騎者曰為我  
 索此處公者後騎方下馬而予已飛遁矣後騎遂棄予  
 上馬去予心計曰我相敵類鄉人何獨要予予弟至予  
 兄亦至因同謀曰此居左右皆富貴彼亦將富貴視我  
 奈何遂從僻處托兄弟挾婦女月兩至仲兄宅在何家  
 收後肘服皆實貧居也子獨當後以觀動靜俄而伯兄  
 至口中帶血灘矣此何待子伯仲生此一處亦不可不  
 恨子遂奉先人神主偕兄至仲兄宅當是時兩兄弟  
 一嫂一姪又一婦一子二外甥一內弟同避仲兄家天

漸暑大兵殺人聲已徹門外為東屋軒窗而尤甚數  
 人共擁一燈照發窗照門外哀痛之聲悚耳觸目延  
 至夜靜乃敢板屋下簷默火炊食城中四週火起近者  
 十餘家遠者不計其數赤光相映如霞電掣如雷  
 不絕聲又聞擊鼓聲哀風凄切慘不可狀數相顧  
 驚惶淚下不能舉箸亦不能設一膳子婦取金碎之  
 分為四兄弟各藏其一懸履衣帶內皆有婦人血吹納  
 舊履為分極託運張目連且是夜也有鳥在空中如笙  
 簫聲又如小兒啼哭聲如在人前不遠詢諸人皆聞之  
 廿六日須之火勢稍息天亦漸明復乘高升屋躲避已

有十數人伏天溝內忽東窗一人緣牆而上一卒持刀  
 隨之追躍如飛望見手眾遂舍所足而奔予惶迫即  
 下窺兄繼之弟又繼之走百餘步而止自此遂與婦子  
 相失不復知其生死矣諸熟幸思避匿者多結家人以  
 安民符即不諱匿者競出從之其某至五六十人婦女  
 奉半兄謂余曰我落一人或過悍卒終不能免不若  
 投彼大群勢眾則易避即不幸生死相聚無恨也時方  
 寸已亂不知敢生良策共曰唯相與就之領此者三  
 滿卒也搜予兄弟金皆盡獨遺予未搜也某鄉人內有  
 時手者視之乃余友朱書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

皆散髮露肉足深八泥中沒腔一委猶抱一力卒親而  
 擲之泥中旋即驅走一卒搜刀前首一卒橫後遂一  
 卒居中或左或右以旁逃避數十人如驅牛羊稍不前  
 即加鞭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繫頸繫之如貫珠一  
 步一跌過身泥土滿地寄嬰兒或顧馬蹄或指人足則  
 照塗也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尸時積手足相折  
 至一宅乃尾尉承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  
 遠處皆有積屍意此間是各死所矣乃遙過遠前戶  
 出街復至一宅為西商喬承望之室即三卒單穴也入  
 門已有一卒拘數美女揀拾箱籠絲緞如山見三卒至



大笑即驅子輩數十人至後廳留謝婦置旁室中其  
方几三衣匣一巾婦人製衣婦奉記人持持時鮮  
衣華飾指揮言笑欣欣有侶色無過好時而向卒已取  
曲盡媚態不以爲恥卒皆認人曰我輩從前所遇婦  
教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中獨無耻至此三卒皆婦  
女羞解濕衣自去至裏自頂至踵并全製衣婦人均修  
短量寬窄易以鮮新諸婦亦因感通不已遂至釋帶不  
能掩換衣果乃擁諸婦女飲酒食肉無所不至不預焉  
恥一卒忽橫刀躍起疾呼而後曰堂中前數人已  
被縛吾伯兄與馬仲兄曰勢已至此夫復何言持子手

楊梅香記

五

前第一德之被執男子五十餘人提刀一呼即起皆奮  
無一人敢動者予適伯兄出廳見外面人聚於堂第  
時命予初念亦甘就縛忽心動若有神助潛身逃復  
至後廳而五十餘人不知也廳後已房內有老婦不  
能避穿至後面盡收駝馬不能踰之遂僞就駝馬腹下  
匍匐而出若驚駝馬隨一舉足即成泥矣又歷宅數層  
皆無走路惟旁有街可通後門而街門已有長鏡釘  
鐵予復由後街至前聞前堂殺人聲愈惶恐面顧左側  
有厨中四人蓋亦被執治庖者予求收入後得參同  
李波之役四人峻拒曰我四人雖而役者也使再點而

增入必殺有諺稱不及我予哀求不已乃更大怒執  
子赴外子乃出心益急視前前有架上有兒夫矣不  
遠乃援然而上手方及兒而身已倒仆無可奈何急急  
趨旁衙門內手捧鐵柱想而度終身能動擊石以則响  
聲外應恐覺不得已又復抵牆指破血流惟忽動盡力  
一板柱已在危急型門度之木柱也滿而而漲其聲  
信子鎮子足甚但力取度之不能出而門板忽折聲  
垣頓聲如雷震予急舞身飛起亦不知力之何莫也疾  
起後門出即為城脚時兵騎左右前進不能即于傷它  
左隣後門投身而入凡可避處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

楊梅香記

六

至前凡五進皆如是直至大門已臨通街兵丁往來終  
終不能入以爲危也而棄之予急入得一榻一簾有印  
頂周錫柱登之屈身而匿喘息方定忽聞隔牆有聲  
號聲又聞舉刀砍擊聲復聞仲兄哀懇曰吾有金銀在  
地窖中救我取獻一舉復解庶子時神已離舍心若焚  
膏眼枯無淚腸結欲斷不復自主也旋有卒挾一婦人  
直入欲宿此榻婦不肯強而後可予發不免馬傾之卒  
仍挾婦人而去子以兩手扳梁行條而上上有席蔽中  
里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棚知是皮虛料無人在上余  
始得竟日未遇兵至在下被及者又不知幾何人街前

每數騎過必有數十男婦交謔隨其後是日雖乃而無  
日色不知其久之軍勢頓遠左右惟聞人聲甚注思  
吾弟兄已傷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子婦子不知何  
處踪跡之或得一見乃附梁徐下溝及至前街中  
人皆相枕籍莫辨為誰隨尸過呼無應者達見南首數  
丈炬烽執而東子急避之猶距走城下積尸得步數跌  
復起每有所驚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得過小路路人自  
夜互獨相驚駭大街上舉火照耀如白日自酉至亥方  
及兄家大兄已先返各婦子俱在子與伯兄哭未敢遽  
告仲兄李弟之被殺也子詢婦何以免婦曰方卒之追

楊州十日記

七

逐也子先奔家人繼之獨遺我抱彭兒投屋下不得  
死吾妹賜傷足亦卧卒將我二人至一室屋中少頃  
十人皆魚貫而縛我子諸婦曰有守之無使逸去  
卒持刀出入一卒入初吾妹云久之不見卒至遂給諸  
婦出乃即遇洪福相携至叔處故幸兄洪福者仲兄內  
親也婦詢于告以故哭泣良久洪福宿飯相勸哽咽不  
可下外復四面火起倍于昨夕潛出戶遙見何家坊中  
樹木陰森哭聲或弱或父呼子或夫覓妻慘不忍聞回  
至洪宅婦欲覓死子竟夜與語不得開門方白矣  
廿七日問婦避所引子委曲至一樞柝古瓦甍殿久絕

人跡子縛亂中置子于樞覆以簾席婦棲居其前我  
面附于後揚首則頂露展足則踵見微出氣息拘手足  
為累視少定而後解逼至刀環向度拾呼亂起奔聲  
乞命者或數十人或有餘人過一卒至南人不諭多旁  
皆垂首俯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于終子子女百  
口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至午後積尸如山投擲更甚  
幸至晚子寄逆歷走出彭兒離則柝上自朝至暮不啼  
不言亦不欲食渴時飲飲取片瓦搗水潤之仍騰去  
呼醒起與俱去洪福亦至知舍被又被劫去各姪在柝  
柝竟失所在嗚呼痛哉甫二日而兄嫂弟姪已亡矣四

楊州十日記

八

矢相與覓口中餘米不得遂與伯兄共挾勝忍飢而食  
夜子婦覓死彭兒與洪福相攜  
廿八日子謂伯兄曰今日不知謹存各兄幸無恙也  
彭兒係其胸尚兄垂淚懇勉遂引我他下洪福相携子婦  
曰我昨匿柝中終日貼然當與子也而避之怖然不  
仍到柝後同匿焉未幾數人入破柝則姪去捕擊百端  
卒不供出一人子甚感德之少間兵來益多及子避所  
者前後接踵或一刻度後望見柝而去忽有十數卒同  
喝而來其勢甚凶俄見一人至樞柝前以長竿擗子  
驚而出乃揚人為彼智等者面則然而悲其姪子向之

云憐彼索金搜之始釋子出語諸卒曰姑舍是諸卒乃散去病婦未定忽一紅衣少年操長刀直抵子解解相向賊以金復索子婦之時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子紹之曰婦多月非乘屋跌下因之索萬不能生安能起來紅衣者不信因啟腹視之重胎以先塗之以粉遂不顧所撈一少婦一幼女一小兒一以母索食其人怒即一擊腦後而死挾婦與女去子謂此四人運已熟不能存身者易別去婦欲自盡子亦惶惶無生兩人遂出並縊于梁忽項下兩縋一時俱斷併跌于地未久起而兵又盈門直趨堂上未暇過兩三郎子婦急起門外逃奔

楊州日記

九

一草房中悉此間婦女宿婦而和子急奔向有妙者其神性精連屋予發其類俯首伏匿復以和子覆其上自以為無患矣須臾卒至一躍而上以長矛擲其下子復出問出亡命復獻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數人皆有解而免兵既去數人復入草間予觀其中有方果教張外圍皆其中靡然而虛可容二三十人予強竄入自謂得計不意賊垣後半據恩廟一穴中外洞然已為兵窺見乃自穴外以長矛直刺當其前者無不被大創子既亦傷前者盡為卒得後者倒於地而子復至婦所婦同眾婦女皆伏卧藉藉以血塗解其髮燭灰飾面

形如鬼域相認以齊子求恩得入艸底眾婦女擁其上下子聞氣不敢動致悶絕婦以竹筒搜子口叩其末出其端子工氣方達得不死戶外有卒一時手殺二人其事甚怪筆不能載諸女無不戰慄忽夜聲大舉兵已入室復大步而去天漸黑諸女起子始出艸中汗如雨復同婦歸洪宅洪先洪婦皆在伯兄亦來云是日被劫去自擔賞以子錢仍令放還途中亂尸山流血淚成渠又聞有王姓將希居昭陽李宅以錢救萬日給難民其院殺人往勸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餘昏睡去次日則廿九日矣

楊州日記

十

自廿五日起至此已五日私幸或可薄殺又終之憑說成之說城中殘喘冒死絕城逃去者大半城外亡命人利城中所有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披其金銀入其衣誰何子等既不能越險以逃而伯兄又為子不忍獨去延至平旦其急遂止原避處知不可予婦以子故屢獲全獨以子匿池畔深草中婦與彭兄衣卧其工有數卒至為利去者再皆少獻賂而去繼一狼卒來飛頭鷹眼其狀甚惡欲刺子婦之懷塞以前語告之不聽逼使起夫婦旋轉地下死不肯起卒舉刀皆亂打血戰衣裳表裡潰透婦先戒子曰倘遇不幸各死勿以夫婦故乞

哀後累子故子遂縣草中為不知馬子亦謂婦將死而惡卒仍不捨將婦髮周數匝于膝橫抱而去忽北盡打由田陌至深巷一丈前多地環曲以出大街教步必擊數下突過衆騎中一人與卒滿論教句遂俗子婦去始得旬旬而返大哭一者身無完膚矣忽又烈火四起何家改前後多地方燒則立刻成墟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紙者為火一過無不吞竄自出則遇害而無一免亦有開戶焚死者大約此際無靈可避亦不能避惟去露道旁與尸群雜叢生死俱未可知和子與婦子並往卧塚後比首達足絕無人形火勢愈熾墓中屬木燒着光如

衣物置兩甕中倒登階下盡祭以供其取凡金珠之類無不要而衣服擇好者取焉見兒頃有銀銷將刀割去夫時顧子曰吾不殺你自有入殺你也知洗城之說已確料必死矣置兒子宅金婦急出看兄前後項皆被傷深入寸許胸前更刺子二人扶至其宅問之亦不知痛楚忽指怨與子夫婦復至城廬縣選憐人俱卧亂草中忽有作人語曰明日洗城必殺一盡當棄汝婦與吾同夫婦亦勸余念伯兄垂危急思舍去又前所恃者猶有餘金余金已盡料不能生一滿氣絕良久而蘇火亦漸滅遙聞絕聲往來兵丁漸少子婦抱兒來焚墓中

不敢吐實飾詞以告復諸婦子問是誰其告以實紅衣人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命隨人付衣幾件人全一錢問汝等幾日不食子答以五日矣命跟我去子與婦且信且疑不敢不行至一宅所蓄甚富魚米充盈向一婦人曰你好好待此四人即與子別去時已暮子內弟被卒刺去不知存亡婦傷之特甚少頃飯出魚飯食子宅去洪宅不遠子取魚飯食吾兄元味不能咽為兄拭髮洗血心如刀割是日聞封刀之語家心稍定明日為五月朔日勢雖不甚然去者不殺掠而富家大室搜括無餘女子有十餘歲起槍掠殆無遺類是日與

楊州府志

十一

平伯復入揚城而寸絲粒米盡入虎口矣蕭條破難

四盡述

初二日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定執安氏牌過前百姓毋得驚懼又諭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尸而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亦有驚餓死者查簿數共八十餘為其落井投河閉門焚燬者不與焉

初三日出示放賑借洪經至缺口關領米

即督鎮所儲軍糧如卸陵數千擔片時薄寒一空往來負戴者俱焦頭爛額臂腰傷折刀痕滿面如燭淚成行搶米之際雖親友不相顧強者去而復來老弱被重傷者終日不

能升粒

初四日天晴烈日蒸熯虎氣逼人前後左右處焚燒如猶如霧腥聞數十里是日予燒棉及人首成所以將

兄給垂法領之不能出聲

初五日此僻之人始稍出來相逢各以下不能出一語子等五人雖獲稍慰終不敢居宅內晨起早食即出處楚畔其叔師一如前日蓋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雖不掠奪而各刺提思嚇詐人財物每有斃于杖下者一遇婦女仍肆擄劫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是日伯兄因傷重刀瘡迸裂而死傷哉痛不可言子初

楊州府志

十四

被難時兄弟嫂姪婦子親共八人今僅存三人其內弟外甥又不復論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故漫記之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脩省一味暴珍名閱此當驚惕焉耳

時為督鎮裁惟有一死謝百姓或曰督鎮大邑也守官  
常死督鎮不當死也夫不死者將幸免為守江計死易  
守江難為其難者舍其易者野矣獨計守江守河守廣  
陵一也不能澄清河朔則守白洋白洋不守則守廣陵  
廣陵又不守奔以守江南無論關不能越江不免渡借  
使潰圍得渡猶之白洋廣陵也亦何益哉

揚城陷每滿卒一隊必有內地一二奸宄為之引故初  
但知殺人取財後乃知其為頭官果為富戶初但知  
深入閭閻後乃知破壁殺害凡隱微之處無不至矣  
大約維揚百姓始終死于豪傑崇禎一變即肆鴟張假

揚州十記

十九

爭鎮之名冒掘立之積虎踞和溝而關顧之地盡為死  
雖及即督鎮為和事老人專務調停如萬里長城之建南  
而守狼子野心之叛魁竟為安插舊城遂使故吏春燕  
化為別宅秋鴻反客為主十餘年名重天下者乃舉動  
狼狽至此迨乎睢陽計就遙遙披首元將以亂其斯奏  
謂宜圖之反字釋其兵力而乃錫封侯伯卷教萬斯狼  
之中遂使宿將困之越疆數國以為口實子請定國先  
期之撤未嘗不切齒于當事者也乃魯爾渡河不能用  
而故縱之借以西北師之指致殊兵一出如窮寇無降  
沙洲一帶悉遭狼噬大橋以東殺人如麻而終不忌張

至反以國中為樂土揚老學幼望危珠如飛蛾之投火  
自四月初八至廿四日入城者何止數萬盡歸之鋒鏑  
之下而城焉是誰為之守者乎乃城陷之後復使吳儼  
虎席廣後帝意可謂天道無知矣子反廷育鄭子之言  
曰壞西北之天下者孫白公也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  
隣也知言乎

揚州十記終

二十



明季遺聞四卷

〔清〕鄒漪撰

清順治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序

明季之誤。從前京貫中連。顧  
廚外角。槎枒錯出。已非一日。  
卽如豫楚敗局。子所目擊。心  
訝。不知當年方勦。何以遽撫。  
既撫。何以旋勦。何以食甚。懷  
音。方吞灰洗胃。而過憎鳩眼。  
反俾飽颺。何以負隅伏毒。猶  
坐睨玩掌。而厚奉驕子。甘以  
身殉。自予在南。遙切齒此事。

猶計寇與兵馬牛其風耳。及  
泄汴而始驚。左右之皆寇。敵  
國之皆兵。腰鞬叩首之材官。  
自供皆闖。操營裹脫。而對壘  
所獲。無非咎日。皆下卒督撫  
道帥。固多西人。胸中卽未忍  
逆料。而畏愛兼至者。惟其枋  
梓。視赤子直草菅然。從此入  
蜀。入楚。捷於奔塵。破畿破都。  
爭先面媚。至南中之恃一江。

閨中之情一嶺。譬寵婢重簪。  
捐屏以搜。奚汁悍奴。潛踪三  
窟。而竊金珠。藍鬼祀之。頻激  
叛宿。將長脚。繪之私自。築秦  
城。又何誅乎。頃者野史紛紛。  
類非典要。惟吾流綺家。擅史  
才。博雅宏通。覃精時務。年來  
著述。頗富幾於等身。旣旌詩  
媛。隨輯遺聞。中若雪北。關之  
禍。非中樞東隅之孽。生舊輔。

明夫貴陽一姥。將鼓桃葉之  
楫。以再敗苧蘿。南安半襦。冀  
偷歸命之榮。以徐居奇貨。試  
朗誦崑山片檄。遂東尺箋。已  
足令脂樵粉泣。何似寓英雄  
於兒女者。香奩燭淚。猶痛深  
今古耶。故予序流綺著述。種  
種而尤神。醉於遺聞。蓋深慨  
夫馬革。羊腸前轅後艇。豈無  
郭李詎異姬。妾不覺慚翰墨。

也。亮貌而更讓鬚眉於巾幗。

前年家弟薛案今衲米題

首序

嗚呼明季之事。天與人難言哉。自三代以迄唐宋。繼世有天下者。莫不禍亂迭起。以開中興。其間惟晉元宋高偏安江左。他若夏少康。商武丁。周宣王。漢世祖。唐肅宗。凡遭亂內難。一皆削除之。光復舊物。告成太廟。享有祈年保民之譽。以垂久遠。明朝祖功宗德。較隆前代。而先皇帝以聖明在御。肝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仲壬之廢嫡厲王之內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蕩。徽宗之晏佚。舉無一端。謂宜治平立臻。而逆

冠犯闕。身殉社稷。烈於七君。言天都不可信。蓋自故輔烏程武陵輩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君。務拾中商督責唾餘。以煩苦天下。十六年間三事九列。繼繼繼。半是持祿養交。唯諾成風。賄賂競尚。始而裁驛繼而加派。繼而抽練。繼而郡邑以催科爲上考。庶司以搜括爲能。事繼而簞鼓細人。流言流說。以格剋爲希幸。兼以高尚威嚴。獄訟繁興。民不堪命。而又錢法鈔法。一時並行。致海內若篋若焚。怨謗盈路。盜賊蜂起。勦不成勦。撫不成撫。雖有善者。末如之何。屈指當

日不乏名流。如品行高峻卓出倫素。吳鄭鹿友。閑通博雅。磊落千古之錢王。敦齋玄微。慷慨擔當。定心經世之洪盧王史。亨九九台。奇情至性。孤行特立之黃壽。鐵山道隣。乃至直言強諫。鐵面秉文。姚石齋八公。淇特現聞。心百折不回。輒軻顛覆之劉趙楊章。晉前之機。熊美傳李。魚山如農。詹任毛翹。右君漢谿。一席衆之。成曹周葉諸公。寶慈履垣。芝田倩石。羣小必挈其肘。絳其足。毛舉驚擊。任事之念不勝其放過之念。跋前疐後。而憂患多。左方右圓。而才智詘。不過出璞於朝。入璞於室。中宵從徨常憤而起。一

且勢成土崩瓦解。以祖宗梯風沐雨之天下。輕輕斷送於衆小人之手。宜乎有識者憤激而言。謂今日毋論李綱難得。卽求一大小人。若秦檜亦不可得也。迨弘光南渡時。事日非。除聲色貨利之餘。無朝政自誥命贈廕。而外無功能。真所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頽屋之下。泄泄杳杳於斯爲甚。若夫八閩兩粵餉匱兵單。愈趨愈下。尤不足觀。譬之千金之子。家資蕩盡。四壁徒存。而又外侮交訌。爲之紀綱者。復從而陰耗之。其主人復不能愛勤節儉。欲以左支右吾。光前猷而復

祖業。此實難已。試問誰秉國成。則貴陽桐城南安。吸脂吮髓。隨前後一轍。此與易程武陵。又何以異。蓋若輩有小人之心。無小人之才。才能治天下。亦能亂天下。無才止能亂天下。不能治天下。殆明季之謂與。卽有一二正人君子。公忠體國。若姜高劉呂。祁許張吳。熊馬章金。數星之經。齋念臺。儼若世珥霞城。非聽藪山幼洪。兩殷培原。格庵道隱。授綬去。則重得罪耳。曾有一人得安意行道者乎。而欲以致治保邦。又曷望焉。皇清入關。仲義勦賊。時朝議冊封晉藩。於江南興滅繼絕。誠爲盛事。會聞金陵

擁立。遂興南下之師。不二年間。摧枯拉朽。東南半壁。全入版圖。求如晉宋。亦不可得。凡此盡人事之不臧。與抑出於天數之有定。與項者。野史紛紜。愛憎失實。如王之明。假冒太子。而以爲真。左崑山。汎掃群奸。而稱爲叛。張司馬矢忠北進。而加以不韙之名。李太史倡議南還。而昧其先幾之哲。乖訛顛倒。類不一端。茲就先達之緒論。合之邸報之流傳。稍爲詮次。成帙。昔齊公仲氏。懼女醜而無歸。日譽女之美。且計以千金之裝。人曰。女妓而復贈以厚裝。必醜。卒不聘。申屠氏。

云。美懼其女之入於宮也。乃毀爲惡。亦卒不聘。夫美醜之不以毀譽掩。如此。余又何必曲舌。強爲飾說乎。然則燕都之變。人耶。而定天也。金陵湖粵之失。天耶。而卽人也。天人之際。余殆不能不三致意云。

順治丁酉夏。梁溪鄒漪流綺父題於

九例

一野史從來不廢是編悉紀明末遺事其先帝朝事無闕於明筆者茲不盡載另有崇禎紀事一刻大書而特書之至新朝大政洋洋經綸別載國史紀畧以自附於謄誦贊說之義

一明運告終實由流寇蹂躪海內幾十餘年自秦晉而蔓延楚豫以及吳蜀燕京茲特詳

攷歲月條貫而詳悉之所幸皇清入關伸

義復仇往致史相公書有云國家定鼎燕

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固已爲萬世之定案矣

一江南浙東八閩兩粵俱不書帝書上僅稱年號以尊王也其當日章奏稱呼仍舊倣

前史例也攷崇信錄云年號是紀時事帝號乃滿君德觀於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從不

捧頭可以想矣即清朝封事亦多稱其年號但斥之耳

一集中叙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要皆攷據邸報振擇見聞不敢虛美隱惡以重稽史之咎

一殆難諸賢在北都者易名卹贈炳耀千秋其在東南抗節諸公亦奉

聖明有詳訪確議之旨蓋聲其罪未始不憫其心殺其身未嘗不高其義也並應直書以

見盡忠

一南渡事多未備止記耳目所及如浙事得之許子決紀事閩事本之家大人紀畧粵事悉之瞿常燕家傳暨華方若新書摠俟後之君子攷鑒論定云爾

流綺氏又識

明季遺聞

目錄

第一卷

紀李賊倡亂本末始辛未四月迄甲申三月

皇清定鼎燕京之瘡

第二卷

紀弘光南渡本末始甲申五月迄九月

第三卷

紀弘光南渡本末始甲申十月迄乙酉五月

皇清削平江浙之烈

第四卷

紀隆武永曆竊立本末始乙酉八月迄庚寅

十二月 皇清底定兩廣之盛



明季遺聞卷一

江左鄒游流綺輯

賊李自成初名鴻基陝西米脂縣人也祖海父守忠世農頗饒自成初好勇與姪李過即一為募于鄉要其有証行于外之以負債故受過于父同知并殺父即一帶其進人計肅為兵以功陞把總又殺王參將遂得賊初崇禎皇帝即位勵精圖治於恤民艱憂國用不足務在節省於是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可處省金幾數十餘萬上喜著為令有難于者罪不赦部

科司多以此獲譴去天下備嘗奉法顧秦晉土瘠無田可耕又其民饒力貧無賴者藉水陸舟車奔走自給至是遂無所得食未幾秦中叠饑斗米千錢民不聊生草根樹皮例皆殆盡上令御史吳性賢銀十萬兩往賑然不能救又失驛站生計遂相聚為盜給事中許國崇御史姜思唐等知其故具言驛站不空罷上皆不允與共切齒于懋呼其名而詆咒之聞其序而議弱之懋以是自恨死怡至山中其自為墓負者至委棺族舍經年不得歸已已崇禎前兵燹後

四方授兵勤王保定兵首潰餘亦多中路逃者因與阮氏合勢嘯聚山澤秦中鎮將守臣議賊于險張臨之可賊盡也三邊總督楊鶴獨力主招撫賊出險遂不可制鶴以此被逮下詔獄上意必欲誅之以欲用其子嗣目故貴其姓然首劉定自鶴云賊既蔓延秦晉間又歲于申登秦兵變因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劉定自欲東戰齊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尚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

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則譚崇金梁王滿天星子老獨獨一字王劉小那骨隊領兵王華齊王閻姓過天星五張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姓西營八大王張三隊八大王不沾泥姓世王曹傑龍世王八隊閻將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朱溫趙令軍曹鼎吳計過天星郝光混天星制驛于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客震王閻和尚老獨獨上天運出獵雁黑心虎機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

中州  
海左  
小山  
之丘

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棠金梁、正天、王領兵王老那、四隊六隊八隊、圍掣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據家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關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關將名不大者、突百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副將芮增戰死、武安二月、中軍曹鳴鵠陷汝趙寨、三月賊入清化、游擊趙效忠、空屋擊賊、墮地死、遊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視水日暮移營、賊棄之、落壘死、總兵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復馳武安、勝之、於三井獲賊首小秦王、總兵曹文詒、自晉來援、涉勝于毛嶺、五月賊盡、至磁、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現與良王會兵彭城、追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玄嘿自粟城以導之、六月秦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衛、時流賊爲鄧左周、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聞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奔依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混孟至武勝、遁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

治居安林磁武西邑之要路。八月有陽邑鎮。杜泉清  
家山。九龍山。王凱寨。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  
天猴等。左有河村村。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  
王。殺盡王等。周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  
何克王漢。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磨底溝  
縣。三捷。飛大輿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  
五。山既而復同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  
之。于九飲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河。賊勢窮  
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同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  
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月。勝于兩岔口。再勝于安陽  
夏村。又勝于步生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  
玉勝之于早生。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清  
縣。穿脩許志忠北道典等。併力進剿。賊竄西連夜  
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水渡河。二十六日。破  
洹池。又被盧氏。又被伊陽二縣。賊渡河後殺掠更慘。  
初止左帥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蒙川。柳泉  
之捷。而賊眾四掠。獲陽。新安。陳州。靈寶。閿鄉。盧氏。水  
常。汝州。魯山。葉縣。舞陽。遂平。遂山。信陽。南陽。六縣。

今按說  
同是賊

陽桐嶺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鄧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過密玄黑起陽九州於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即曉勝之吳越鎮追殺五六十里殺賊盈野斬首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是月二十日左帥有保安之捷又有趙止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今譽督京營在牛蹄澤之捷出其不意斬賊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復退走是河南乃寧蓋賊最畏曹文謨其標將曹變蛟更號勇時為之諺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碎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其極之時賊大將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誅去或被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總督承疇廉勇精輯鈴平寇兵曹文謨曹變蛟左良玉賀人龍等凡破賊於宇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蒙於莊浪斬賊渠帥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勇退賊奔馳獲數千里母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為效死楊嗣昌在

賊之  
東後所

此  
乃不  
其具

相部忌其才績意欲害之合賊在江北安撫皆以吳山霍山為窟穴既而掠黃麻間又破隨州羅田賴和盧雲相繼告陷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曹楊一鵬駐札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至隨破焚皇陵燒亭沒一鵬達新治事中討舉卿四賊糾勦溫溫仁凝音淮撫不必移鎮以致擾擾治事中何權以一鵬為輔臣王應熊座師并糾應熊應熊竟以此罷朝指揮包文達陽中流矢揮刀陷陣賊迫令卸甲降文達怒罵賊伙其左臂斷頭而去和州知州黎弘慧學正廉正諫總督周廷儒訓導趙世選霍山教諭龔元祥調導姚允恭死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賊索金幣入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刃劈其頂遂頭原任御史馬如蛟與兄運尹如虹諸生如虹一門被殺原任副使盧謙諸生韓光祖葉津等俱死惟江浦卞大猷城知縣李維樞登陴防禦追賊慶義奮傳大呼所向殲易賊眾宵遁是時殺戮之慘天地為黑有婦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驛人之父淫其女以為賊而後殺之者甚至悍卒婦於前其下具腹中男

不患其竟  
確是兒兒  
上成

禮、平、涉、  
、六、不、  
、六、不、

視人若時  
天何思也  
此賊解

女訓而驗之以不肖一洗不已至再至三者又至  
以大鏡者蓋有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爲樂身  
又甚於婦人於地生剝其腹定以米豆爭呼而爭  
劍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爲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  
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于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  
去或發人而開以蓋率游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  
氣勃勃薰逼城上守兵立仆上蒙怒勅限六月平賊  
齋屏式奕便殿戒膳撤樂青袍視事以示行間文  
武共苦與同之意朝議命盧象昇爲總理象昇初脩兵

七

天雄寇興馳行郡內嚴數州縣繕城池具事來告遇  
賊數萬象昇弗却中一矢頰傷又一矢僞天驍馬下  
象昇提刀戰益疾賊乘高臨後兵至乃免賊爭雲趨  
城下潰發兵攻滑象昇知賊計戒守城士勿動還騎  
出前伏草莽既至卒發大敗之斬殺數千賊掛戒只  
此應聞王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  
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黎甲戌勅戒命象昇撫節節  
大治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克於  
淮陽等處三戰三捷斬殺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習

其部作亂於七省今乙亥歲於潯州攻門其  
州城大發懸檄請救疾走至富寧賊大敗衆果會  
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矣馳  
兵乘其後又大敗賊遁承襲衆果以數百騎入陣  
中賊賊困二日賊不敢犯衆果與諸將約曰食盡道  
絕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衛之乃率騎往擊  
賊人斷食道越三日殺之諸降其及之於漆將盡  
無遺願以淮智朱大典莫爲皆催復逸去會丙子夏  
六月休兵衆果奔疾走泰興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泰

2

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鄠州渭南營城  
華州等處。承時隨地聚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金  
魚。胖。賊。且。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怨。愛。命。勦  
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傑。代。之。文。傑。性。迎合  
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熾。蓋。體。仁。以。象。昇。爲。而  
人。不。習。邊。塞。或。置。重。地。增。其。阻。攔。緩。則。敵。之。急。則。殺  
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果。戰。死。林。杏。承。時。尋。亦。改。督  
餉。遼。時。賊。既。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開。快。以。來。黃  
河。以。南。襄。漢。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地。處。凶。凶。延。袤。數。千。里。所。在。地。處。凶。凶。

玄曜罷去代之者陳必謙必謙與象昇協力勦賊  
領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與世王于郊蘇  
關世王于白沙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于郊豫忠少  
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計欲令南轉請軍門副  
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効單騎入賊營爲賊  
所執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陷陝州攻圍永寧  
破黃庄馬虛等寨及嶗峯等十三村丙子用寇署侍  
郎王家領巡撫河南時宛南蕃軍一帶巨寇踴躍  
歸龍山負隅爲勢不一年家積旋罷去陞河北道常  
道立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副昌書副昌將  
以本兵入關也上又憂賊不押平命內臣於九德到  
元城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勤幹諸練兵機  
其把牌中軍黃得功宋紀皆銳勇絕倫官兵勦賊于  
黃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于德深圍柱被圍遊擊  
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奮  
呼繼進爲雙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畧剿賊人有  
副馬被則易之踏旋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跡而  
至賊已遠去喘息未定飽營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

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其在兗者自秦  
恩應山一捷斬級五百面役旋連麻黃一股西犯  
安一股東越江北破英應圍安慶副將程龍以火藥  
含笑自焚守備陳干玉等俱戰歿十月入舒城秦將  
張一帥之千營家圍獲其頭目拉天勳等副將孫  
應元勝之於烏紗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  
兵廖載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  
十二級賊遁入山而秦撫孫傳庭破被四王高氏自  
辰入西川十月初四日冲翠樹壩日等關副將孔全  
斌等遁于是破寧羌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秦  
軍休守保寧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  
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符來階嚴開維章遣問伏法  
戊寅巡撫常道立奏賊化邛州焚毀周王八壘總聖  
熊文燦報賊困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剿賊從德黃一  
等潰遁楚撫俞應柱連開保撫常道立屏撫閻明天  
等四竭天木名劉國能性至孝賊撫乃奉其母命也  
晉撫宋賢奏泥十萬等賊乘虛寇漢攻施五峇圪峒  
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之賊振營遠遁二月

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哪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間光山等處結連曹參及托天王擊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來商城固始界欲上頤霜等處爲度計太監盧九德分佈官兵巡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龍寺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備又大敗之于鏡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進庄雍家庄林家莊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本名熊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襲聚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參馬裡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已卯三月清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文應巡道湯開道有針城三捷賦漸西奔張獻忠曹參因入房竹山中獻忠榆林人初爲小賊號虎虎後

獻忠行蹤  
不常不脫

在邊境  
相與  
之  
此

爲賊帥八大王假官兵旗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連至髮而名之獄窘逸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石心一箭釘其中指於弓靶戲倉皇問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迨至麻城左帥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穀城戍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擒耆老具結遣可差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文廉諸將文廉許焉以倉庫張大經監其軍文廉庸鄙無能駐節襄陽干後蘭種莖日用數十人灌漑時旱郡邑市文祈雨文舉批文云園蔬苗茂禾前何以爾枯不過新民爲道狼地耳其設施如此左良玉謀于巡按林銓球巡撫王福爵說誘魏欽文舉曰設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獻詩文舉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殺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致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索月餉且請屯陳盧盧開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已卯春蜀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舉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留良玉飲餞備延時日獻從家盡運兵械

入房山文煤始備自共創際已張矣是時文崇治  
 十三家賊蜂屯聚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按徐一  
 花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裡錯過良  
 不誣也殺城令阮之錦漉血書絕命詞死之良玉聞  
 變日經署號虎負鳴使我擐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  
 今旗至即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良玉列其狀文煤死  
 西市命嗣昌代之上寵餞甚至親賦餞歌二首贈行  
 御史張青堂請者為今有創為撫說者議出船誤行  
 伍以奸細論議出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  
 師以誤國論議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聚飲一  
 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  
 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減  
 賊自任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雖裝文  
 煤招撫故智謀以即事委即撫袁繼成楚事委楚撫  
 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詬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  
 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  
 自撤白虎之險繼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  
 憂聽楊卓然之說謂賊難圖左易撫凱思舍難

使明朝

若在武昌者  
得教何意不  
能除賊

雖在武昌者  
不之時其共  
國之罪

就易撤左良玉牌誌怨言川中零賊不足復頭大兵  
 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其竟去進發十九  
 撤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  
 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解釋難  
 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匪不上聞而又虛設捷報動  
 云寇不足慮澧州知州蘇瓊等死於賊嗣昌復吹其  
 頭充報報功群賊愈無所憚庚寅六月左良玉遣降  
 將劉國能圖獻於瑪瑙山殷食盡分兵四出抄掠不  
 得根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諸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  
 之前行詐稱根至賊聞營近入國能衆掃其營壘擒  
 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慈等送襄陽獄賊忠拳悲越  
 嶺進去襄陽知府王承魯素饒酒色見賊忠妾悅  
 之故疎其防嗣昌檄至賊逃于路取賊遺賊偽為公  
 差夜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延之入時辛  
 巳二月初五日也漏四下賊攻襄王府焚燬衙門尋  
 擒襄王殺之破獄出以顯獨慈等獨著者應山諸生  
 富而各縣令奪其財使人許其不法皆憤其越獄投  
 賊獻之文移皆出其手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陷





黃之冠復與關合諸渠帥皆戴關王並則賀一老  
細獨則馬守應胡闢則蘭養成爭世王寶第治世王  
劉希堯皆爲關偏裨及被襄陽下荊州令兵鄧陽關  
令獨守夷陵以犯禮常華趙德安以爲黃麻十二月  
陷承天賊遣僞將王克生決顯慶求寶僞陽五知州  
張聯奎多僞銀鎗獻策求歡賊方舉事張風雷大作  
畫墮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卽昏迷跌  
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臨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因  
以親都爲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據  
去不知所在衆賊驚散關大懼近不敢動曹賊羅汝  
才聞之以天命未改治謀歸順欲從自成釐功尋以  
印馬分營起自成號癸未三月十日自成設酒薄享  
明日率至曹營斬羅羅部將楊承祖素驍勇率衆盡  
走鄧陽投守臣徐起元起元守鄧數年處強敵之關  
竟保殘疆無恙皆羅兵力也細在禮間變關調其兵  
回裏不從關既廣收部曲設爲獎自善倡義大元帥  
爲一品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武威武義  
品皆將軍七品掌旗八品部總九品哨總所授將帥

用見秀劉宗敏賀錦張錦黨守素思宗客可成宗  
友任繼忠吳光表劉芳爲劉希堯李選自成等共兵  
二百三十餘隊總計馬步共六百餘萬每隊立一標  
旗行營望之而走標營用白旗盡皆用黑左右前後  
分用黑白紅黃色而盡隨之自壬午年夏破荆初收  
防禦位府尹州牧縣尹至癸未正月欽天監博士楊  
永裕授關更設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諸官屬侍郎  
則喻上獻蕭應坤楊承祿郎中徐丘王家柱鄧若忠  
從事顧君恩郭附龍傅朝外防禦副孟長庚陳益李  
之綱吳大馬黃閣金有章府尹則張旗姚鳳錫牛  
全劉蘇鄧璉劉茂先又使任光榮守荆蘭養成守夷  
陵王文耀守澄白旺守安陸葉雲林守荆門謝應龍  
守漢川馬世大守景陵高一功守信陽周鳳梧守禹  
州兵鋒所至人心惶惶皆棄城奔走大江南北人無  
固志嚴忠內得乘機攻取先是壬午六月破黃安十  
二月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荊承而王播選道臣張鳳  
素鍾祥知縣蕭漢死之三月蕪水鄉宦周之任勾城  
破城追臣苗文岐死之已而陷黃州黃陂鄉宦歐陽

即首置印於案自縊提官卽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之已而破隨州知州徐世濟理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于頤刀屬於賴眼鼻斷頭馬右手握印箱左手掣佩刀賊斂刀交下陷胸穴腹以死于聲泉亦遇害嗣昌在荆懇愴絕死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希戮屍然上竟不罪嗣昌也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扇自座大書楹聯上將迨藍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倫索子驍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破故達郎撫袁繼成繼成立朝負直聲督學山西脩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齊吏民歌思之至是合辭叩關繼成亦出嗣昌手書明已無罪尋察其枉救之方獻與曹操九股之在房竹山中也李自成往依焉獻謀殺自成自成覺而逃去入蜀曹操者本羅汝才與李自成同依高氏高被擒汝才走地已耶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殺福王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福王寧死勿相抱王不去并見害又被承寧殺萬安王事聞上震悼兵科張縉彥奏稱王身

賊中使介  
忠節義士  
用之

死社稷守國大義日月爭光葬祭宜厚從之正宸奏聞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來蓋嗣昌方秦扼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又破葉縣降將到國能守葉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聞賊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自成既入洛提九間九勸諸僞詞號召群盜勾引饑民遂為開王辛巳自成獨雄一節汝才改稱曹營自成進關汴梁總兵陳永福從賊上射自成中其左目棄死督臣下被虜率諸將左良玉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聞曹分兵東南南下敗官軍於襄陽復回豫破南陽殺總兵猛如虎與官兵戰於鄆城賊衆折傷遁秦無汪喬年又敗於襄城喬年死之賊資其甲馬火砲乘勢破歸德復圍汴官軍敗績於水坡賊勢張甚巡撫高名衡巡按黃河固守不下壬午五月自成遂決河灌汴城中諸貴官欲為自脫計亦鑿堤引水汴梁遂陷名衡與河等乘舟潰圍出走餘淹沒死者數十萬梁上念防守勞苦不深罪惡詔各衛官而已諸

各省為濟上信之因召封群臣出傳庭院示  
 侍郎張鳳翔獨言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得庭  
 所獲皆良將勇兵不如為陛下留此家當上日得之  
 群臣窺上意爭請命傳庭遂勦未幾果獲師乃削傳  
 庭職充為事官扼守潼關加白廣恩陝西總兵官提  
 兵援勦進士程源院言職大寇必圖大舉合數十萬  
 之家入而而齊攻之誰應提誰等廷議率制誰批服  
 者若照應使之疲於奔命故按不暇然後可一鼓成  
 禽乞勅傳庭急關周守勿事退戰書奏不省十月初  
 六日傳庭開關延敵賊伏精銳關前引傳庭出遂率  
 關入三秦頃失改西安為長安府十一月考校州縣  
 生員一等與六政府屬二等與州縣三等與佐貳是  
 月攻榆林不利再攻乃剋又攻慶陽亦剋一時死賊  
 有逾撫焉師孔按察使黃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  
 知縣楊昭蒲城知縣朱一統商州巡道黃世清慶陽  
 守道段復興慶陽知府董範榆林守道都任台門進  
 細中節知縣朱新達自知城守不支先令妻妾縊一  
 妾尚未配合新達此令去妾不可番泣甘盡然後新

公勸  
 奏華山  
 高平水  
 達自監原任總兵尤世威舉家百口付之烈燄身  
 鋒亦戰死衛心原任總兵侯世祿侯世極王學書王  
 世欽王世國李昌期原任副將羅文常懷德李登  
 張發楊明原任游擊孫貴龍養昆原任守備白慎  
 全家發見任游擊傅德惠憲濟國臣李國奇晏維新  
 陳二典劉芳馨劉廷杰文侯國見任守備尤勉惠漸  
 賀天雷楊以偉李印指羅李文鼎皆不冒死而鄭紳  
 死難則原任吏部尚書南師仲禮部主事南居業山  
 東按察御史王道純諸封副都御史朱嘗德宗室  
 人朱誼泉原任太常少卿原任大同巡撫焦源  
 溥以馬賊所害死原任宜府史撫焦源清以不受傷  
 職死原任磁州巡道祝萬齡深衣大帶至關中書院  
 斯道中天閣下哭拜宣聖從容自經死朝議以兵部  
 右侍郎俞應桂為總督而命御史霍達監其葬達泰  
 人也風骨才畧皆知地利上著故用之十一月初二  
 日上召對諭以有真勦然後有真撫有奸將自有奸  
 兵有好有司自有奸百姓在爾定心為之命達作速  
 前去料理達痛哭數陳言西安若在臣不惜死以報

皇上比至則僞官充斥赴任無地脫是時中樞稍知  
兵嘗賊困於關勿復小喜預請濟師爲騎南可令賊  
奪氣去卽不然而堅壁死守勤王兵集賊亦烏奔獸  
散乃一籌莫展束手待斃迨甲申春正月大司馬張  
紹芳奉召至雖持據滬而賊已由秦越晉直薄  
畿內勢如破竹莫有當關者矣元日大風震屋揚沙  
咫尺不見時滿州建國軍曰大清改元順治而賊  
附位西安矣稱大順年號永昌念掠河東南津郡由  
清河緣州一帶初二日上狩名左中允李期廉陸見  
期廉南昌人忠練達以摠憲李邦華繼曹呂大器  
特薦召起田開明事初欲勸上西遷長安一以號征  
挫賊之鋒一以號甘肅寧夏之士馬一以號咸陽之  
王氣蓋咸陽爲古帝王共建之都四塞之固天下共  
聞以下令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此議上  
第比聞賊入關念只有南遷一策可以圖存轉危爲  
安至是召對極政變上問無恙意策明齊請昇左右  
密陳趨近御案與鄭永接吉臣自蒙召以家探聽賊  
信頃意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下

可不長慮却顧以存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徐  
征剿之功七日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拈天言上  
逆未知如何賜席曰惟命不於常善則得之不善則  
失之天合徵審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令  
天心差之遠近以千里知幾其神况事勢已至此  
極詎可輕忽因循一不速決異日有曠濟之憂當肩  
者逆旁觀者清皇上可向斷之聖心外度之時勢不  
可一刻遲延者也若築合道旁三年不成此事后雖  
欲爲有不及爲者矣言之痛切上西顧無人云此事  
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此  
意決矣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爾且審之審之上獲  
問中途接濟席奏沿途接濟固不可少然不如四路  
設兵四路者東山東西河南此旱路也登萊海船通  
州運河此水路也然皇上却應從東小路輕車南行  
抵淮上二十日文王榮順孔子微服此之謂也上曰  
然然此事重大不可輕洩洩則罪坐汝肅奏臣謀之  
臣以洩之乎但祈皇上聖斷皇上但出門一步龍應  
虎躍不旋踵而天下運之掌上若凡生北京堅守危

城無益也。上曰：朕知道了。隨退還宮。賜晏於支昭問。日午，上又召對內殿。席極陳枚卜考選之弊，請著爲令，不立建功不許枚卜，不立建功不許考選。又言兵餉缺乏，民窮財盡，目前只有速撥內帑，足濟燃眉。上言內帑如洗，一毫無措。席奏：祖宗三百年來積蓄，度不至是。上曰：其定無有。命出外賜茶，未幾夜漏初傳，上又召席進內。近御案間所奏事，即欲行之。誰可據濟，遂問用何等官員領兵指餉。駐札何等地方。席奏：濟寧淮安俱緊要地方，不可不設官，須擇重臣領兵。又問是何等官。席奏：須戶兵二部堂上官。上曰：然此時兵俱在關門，大將俱在各邊調遣甚難。奈何。席奏：近京八府尚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城尚須人料理。關門兵不可盡撤，各邊大將不可輕調。惟有在內公侯伯及內閣六部文武大臣，皇上不妨召至御前，面試其才能，抵敵而遣之。上曰：然。席復奏：內帑不可不整除。皇上服御外，常備是長物，常備出納資軍士。萬一行至中途，賞賜不足，臣處甚難。留之，犬肉不過

朽。先時發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抵一錢之費。上又曰：然戶部也着措置。席復奏：靠不待外邊，如今三空四盡，戶部決難奏手。乞皇上自爲宗廟社稷計，決而行之。無符臨勘掘井也。上皆頷之。須臾，誦下二鼓，命席出宮。大學士李達奏：自言西人如賊中事，請者兵真保以說賊。爾上壯之，命爲督師。擇吉二十六日寅時，告太廟，卯時行授鉞禮。殿前響聲大作，如摧折然。巳時駕登正陽門樓觀餞。官軍旗幟十餘萬，自午門外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聞召，俱至上。恩諭建泰壽三日。先生既去，如朕親行。賜坐賜晏，列席十九。文東武西，御膳殿中御用金盞爵皆數大寶石，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上復親遍建泰三杯，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握手勅奠，諭親臨正陽門賞以賜內瑞爲掛紅綵花鼓樂，導尚方劍而出，建泰甫出，宣武門與扛忽折，是日諸臣又公餞於護國寺。建泰意氣英上，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覺大如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比聞賊信，河洶建泰，遙遲七其

行日止三十里。至涿州。兵三千進同。過東光。兵不  
戰民所。門。建。泰。怒。留。政。三。日。克。之。進。退。無。措。惟。淡  
池。後。內。而。已。賊。移。撤。遠。近。有。云。若。非。甚。難。孤。立。而。燭  
敵。之。計。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洗。少。甚。至。通。官。所  
罷。廷。之。威。嚴。日。移。利。入。賊。陣。間。左。之。脂。膏。盡。竭。又。云  
公。使。皆。食。肉。執。槍。而。倚。爲。度。心。宦。官。悉。脫。練。大。豚。而  
借。其。耳目。獄。囚。繫。繫。土。無。報。還。之。思。征。敵。重。重。民。有  
待。亡。之。恨。人。謂。之。無。不。死。院。先。足。賊。賊。偷。開。長。河。二  
千。五。百。里。之。防。皆。獨。官。之。賊。家。旋。旋。獲。獲。渡。巡。撫。蔡。繼  
德。南。北。策。應。大。慶。鳳。陵。兩。挫。賊。鋒。尋。以。保。德。州。告。急  
運。省。巡。按。御史。汪。宗。友。特。糾。其。懦。以。知。景。昌。代。之。未  
至。副。將。陳。尚。智。投。賊。爲。前。驅。總。督。命。應。桂。長。賊。其。遲  
趙。河。上。一。飯。所。爲。二。十。九。日。賊。從。涉。溝。竟。渡。三。日。而。至  
夾。破。竹。之。勢。既。陷。平。陽。重。圍。太原。賊。馬。步。寇。五。十。餘  
里。德。興。死。守。登。陣。拒。敵。矢。石。火。藥。竭。賊。甚。衆。解。將  
宋。孔。謂。牛。勇。力。賊。死。之。已。而。賊。東。自。角。犄。砲。架。焚。焚  
風。沙。陡。作。對。而。莫。禦。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城。遂。陷  
時。月。十。五。日。也。慈。德。縣。道。孫。授。質。蓋。知。縣。賈。士。瑤

遂。自。射。爲。象。所。奪。中。軍。應。時。盛。扶。上。馬。欲。衝。出。賊。營  
德。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豈。欲。陷。吾。不  
忠。乎。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繼。德。南。向。自。經  
氣。未。絕。時。盛。解。鎖。甲。覆。其。身。侯。氣。絕。亦。東。向。自  
經。時。盛。後。遂。諸。生。爲。德。德。議。板。謀。處。下。見。草。遺  
時。盛。婦。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則。以。死。殉。布。政。趙  
廷。經。聖。安。陳。德。德。同。死。四。十。六。人。十。六。日。賊。到。新  
州。進。伐。代。州。五。臺。知。縣。投降。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  
者。有。僮。子。女。以。獻。者。上。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等。官  
會。同。議。禦。定。捐。餉。長。策。令。各。省。單。進。呈。內。言。捐。餉。如。賄  
罪。罰。輸。及。勸。賊。人。等。多。時。本。色。近。海。州。縣。且。輸。本。色  
裁。元。將。忌。屯。壘。盡。歸。海。運。一。言。賜。冠。如。鼓。廟。土。寒。攻。潼  
關。收。拾。技。男。令。畿。內。州。縣。各。自。扼。守。徵。遺。邊。以。收。人  
才。徵。鎮。藩。以。省。兵。費。皆。切。寔。可。用。論。日。又。召。對。上。手  
摠。李。永。華。密。疏。內。云。諸。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之  
上。問。何。事。陳。演。對。中。名。子。明。睿。疏。少。詹。項。燧。讓。單。先  
是。邪。華。與。明。睿。私。武。而。邊。上。親。行。與。東。官。親。便。明。睿  
日。太。子。少。不。更。事。人。聞。不。咸。專。命。則。不。做。不。如。皇

上親行爲便於召對後卽難以竄大暑謂今日所召  
惡者無如親征一事京營甲兵不下數十萬近畿召  
募可得數十萬但得聖駕一出四方忠臣義士英雄  
豪傑必有聞風響應者昔太祖高皇帝不繫微於  
縣乎成祖文皇帝不嘗戰於漠北乎世宗肅皇帝不  
嘗幸承天乎祖宗親歷艱難而風沐雨披荆斬新草  
莽皇上欲安坐而享之乎此何時也而爲此迂闊不  
切之論乎黃帝日月中見彗操刀必割言貴時也時  
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山東諸王府皆有宮殿聖駕不

妨暫駐蹕焉得大兵雲集勤王之師舉至然後徐議  
內征賊聞天子自來神武先已伐謀勢必倒戈相向  
而又運河設險登萊跨海山東河南兩路並達切近  
鳳陽祖陵在焉皇上又可駢蹕夫親征之舉以籠召  
忠義皇上倡之不必皇上自爲之也南京尚有兵部  
尚書吏部法部江蘇總督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  
務可寄以大寧皇上不妨召而與之謀事無大小悉  
以諮之必能推陷邪清建此中興大業臣又聞屏席  
一席無兵也守昌平一處無人陸犯奸人從旁窺伺

中官妄意細中實非完善一策伏乞卽日調度諸將  
從皇陵由外繞華城俱宿重兵命東官居守入則  
監國出則撫軍此皇太子之職皇上吉日啟行尙相  
臣魏藻德方岳貢護衛東宮輔導起居料理居守兵  
卒三衛重地皇上自爲督率六飛親駕萬姓雷動兵  
士氣鼓軍中皆呼萬歲真定以東順大以西可無慮  
賊氛之克斥矣不然日逐一日優柔不斷天下大事  
前可爲後礙入上深計之下部遠議而兵科給事中  
光時亨首奏爲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慮

復上疏言臣竊皇上親征非應議也古人已行之矣  
古人用兵有爲弔民伐罪而出者湯武是也有爲復  
仇雪耻而出者光武是也有爲愛整疆土以遏邊旅  
而出者文王是也有爲出遼逆命而出者黃帝戰于  
涿鹿是也此皆聖帝明王與英雄並驅不忍天下之  
陷危冒白刃犯鋒鏑以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所大  
不得已也皇上試思昔之開天闢地者無如漢高祖  
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從羣爭撻伐中磨礱而出者  
乎我朝開天闢地者無如高皇帝有一不從復鋒陷

陞而於者乎若使都陽之戰稍輕或命將出師而不  
望勝戰場將見偽漢立齊前昌而東南半壁之大事  
去矣皇上上一言一動無不法祖而謂今日之舉有拂  
於高皇帝之心乎且今日臣之進言爲親征也而諸  
臣妄意以爲而遣使皇上登壇南還此亦救時之  
著易曰利用爲依遷因書經盤庚一篇皆言遷國之  
事唐室再遷再復宋室一遷南渡傳國一百五十年  
若唐宋不遷當時已早繫紲北轡又何有於雲武武  
林之慨復又何有於百年百五十年之屬顧議上時  
簡開黨然即召光時亨入面詰曰一據郭範却只希  
李明賢何也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四展兩行本應  
處斬姑從寬遣然而南還之議發矣事介呼嘆一失  
莫道分面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軍前通津各與  
兵部尚書張緒并銳言今日機軸中尚士馬虧折督  
撫各官危担欲卸重責欲分若一時而添內臣十員  
不惟協力不恭有失體統抑且事權分掣大懷封疆  
不聽又遣太監王坤同給事中馬嘉植帶加急奉朝  
拜往直浙閩廣督餉戶部尚書倪元珪兵部侍郎金

之俊等合疏諫止亦不聽三月朔巳丑昌平兵  
師成嚴上傳勅成科道分守九門辛卯出兵部尚書  
張國維於獄命往浙直督理兵餉加魏藻德兵部尚  
書天津調兵方岳貢戶部尚書濟寧督餉不果行王  
戶部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加修省大學士蔣德璟子  
吉爾琿癸巳發內帑十萬遣太監杜之儀總兵官唐  
守居庸關封疆重犯俱許蠲赦又加太康伯張  
烈嘉定伯周奎侯爵各蠲萬金太監王永祜西伯化  
洋嗣至三萬五萬兩特賜建坊廕子以示優異又發  
黃綬薦募百官編勦有以衙門分任者有以省直蒙  
集者大小不遺一人甲午封唐通定西伯吳三桂平  
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左良玉卒前伯總澤清東平伯  
乙未賊陷大同奕撫衛景瑗死之丙申臨寧武總兵  
周遇吉死之遇吉夫婦臨陣盡賊無數賊誘降不從  
及力盡全家赴火賊屠其城是日隨王宣府人無回  
志巡撫朱之馮自殺總兵姜勳降丁酉臨陽和巳亥  
至居庸堡之秋唐通降奕撫何謙道隨被昌平總兵  
李守鈞自殺辛丑兵部尚書張經彥歲刻期調勦王



兵壬寅額罪已詔大畧云朕爲民父不得而耶親之  
民爲朕子不得而撻得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膻  
朕恥宗社負我誓誓罪非朕射誰任其責所以使民  
羅鋒鑄陷水火血流成渠誠哉成山者皆朕之過也  
使民輸芻糗粟居送行齎加賦毫無惡之征預支有  
稱貸之者皆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  
野煙星而無門是冷原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  
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癘爲殲上干天地  
之和下義室家之怨若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  
不才用小臣而不廉言官片鼠而議不清武將驕  
而不功不舉皆由朕撫馭失道或歲未孚終夜以思  
路無地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劾艾要在惜人才以  
元氣守舊制以息煩苛行不忍人之政以收人心  
領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  
官應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  
混私征又濫罰請刑貸民不贖命者立行拿問具有  
流亡未歸除盡追贖仍加委特賑濟毋致失所至  
於文武罪廢才果堪用着吏兵部確核推舉若婦孺

余餘之士有能恢復一郡一邑者便與分官世襲即  
陷淩陽從之流有能及正來時者准與赦罪立功若  
能擒斬閹賊仍予通侯之賞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  
又命收葬親忠賢骸骨時日色連旬無光是夜風沙  
刮天癸卯賊權將軍委爲牌定於十八日入城至幽  
州會同縮敵都人駭之甲辰日滿賊犯十二凌焚寧  
廟茂松柏分兵掠通州徵儲是夜賊自沙河直犯平  
子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乙巳日賊無遺聚恒新  
鄭二陽於獄已身召暫上嘆息言朕本非下國之君  
諸臣皆下國之臣拂袖而退賊遣步監杜繼城人  
能護西北一帶并偏軍銀百萬無以應隨發去賊衣  
皆甲四面如黃雲蔽野炮聲轟轟不絕守陴軍皆實  
近家說各月報隨時情窮人代役陸續賞錢五十文  
雖外城二堵置一卒內城五堵置一卒率飢疲不堪  
作老幼內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丙午早大雨雨止賊  
攻西直不克攻彰義門門忽破德勝平子二門亦隨  
破益太監曹化淳內應賊王相老官軍志爲馬賊  
賊遂薄內城城上砲雖林立不過乾砲是日上又

對嘆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更徐召  
太皇王承恩入整內員爲出亡計又傳殊諭至內閣  
命成國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宮已而微服欲奪門  
出不得望見正陽門城上懸白龍燈三境知大事已  
去卽刻還宮白龍燈者自一至三以表冠信之疑急  
也上乃先發公主次發妃周后返坤寧宮自  
盡上然後走煤山繼死外人所傳以爲駕已出也十  
九日丁未黎明內門大開官人狂走錦衣衛方登牌  
禁禁說言而城中坑廂俱賊矣京城壁立于佛賊欲揚  
揚爲聖帝下五鼓使我兒軍從東北猛奔以上孩  
兒軍者賊中年少童子皆殺掠而不畏死者也城中  
火起順成齊化東直諸門一時俱閉日午自灰擁百  
餘騎直入紫金城爲軍師宋獻策承城人長不滿三  
尺軍中呼爲宋孩兒爲內閣千金皇河南人乙卯孝  
廉爲將軍王者爲劉宗敏李永副則曰化龍李岩等  
分將各兵百姓捧香伏迎門俱稱順民字賊其志行  
長掠婦女淫汚死者并沙累屋皆滿賊無爲金寶購  
先帝未幾得太子諸王肅宗敏營中內庫尚存須臾

金銀無數掌書官人杜氏陳氏寶氏爲賊所錄明日  
賊見示安民午刻得先帝內閣鑰於煤山之紅門紅  
門爲先帝爲內操持建者也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  
將引帶拒服同死所御衣色纓邊白綿袖背心有  
御筆血詔云朕在位十七年薄德匪躬上邀天罪至  
口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福  
見祖宗於地下若髮覆面而死任賊分裂朕尸勿辱  
我百姓一人初燕都之邊警也大內有密室劉誠嘉  
留秘記鑰其國相議非大變勿成癸未秋清兵  
開城上破麗室中惟一振奏之得繪圖三軸第一圖  
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披髮亂走上註謂內  
臣答曰或悲官多法亂第二圖繪兵將倒戈棄甲窮  
民負傷奔走狀上又問內臣答曰想軍民背叛也上  
勃然變色再展第三圖圖像醜肖聖容身穿白背心  
右足跪左足有殘履披髮中懸於今日分毫不妄誠  
命以雙扉昇帝后於東華門側飲以柳棺覆以蓬隙  
莫有敢往哭者賊命百官次早見朝又拘各衙門長  
班報官先後死節最著者刑部侍郎孟兆祥死正陽

門下子進士章明閤家自殺大學士堯孝文充不食  
三日數隔號泣投奔死戶部尚書倪元璐紉絹緘衣  
以酒奠澳壽亭旌有面生自縊死翰林院尚討汪偉  
貽書戒子以忠孝引鄉先輩趙鼎發夫蓋爲此大書  
壁上身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殉節義成雙同鑒  
耿氏正位就縊死吏部員外許自賦詩六章有恩伴  
吾皇邁諸帝祈哀仍使國威揚丹心未遂生前恨青  
簡空留死後聲之句冠服自縊死左都御史李夢璣  
聞變拜闕自題壁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  
有李蓮開

操鈔突與祥官前叩首獨出死母張氏亦自縊於  
德周民痛同一妻自縊死賦絕命詩有云碧血九原  
依聖王白頭髮老望忠魂太常少卿吳麟徵走三元  
祠索酒痛飲絕筆以身居諫垣不能屈國法應禡服  
劾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以布履棺且連棺爲  
言又寄弟藥瑤書則憂江南有事肯從弟書則明生  
平徵學文山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理遂投筆  
死右論德馬世奇沐浴衣冠捧所著司經局印北面  
再拜付僕聞赴行在復南面拜母與二妻朱氏李氏  
同盡其未死前答兵部成德書以吾輩舍一死更無  
別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御史王章與光時亨  
興城賊奄王以下馬時亨降章不屈賊砍三刀惶城  
下死及敗侍郎王家舟督守安定門後以不得起  
隨乘輿將死輩前爲恨先民聞空屋繼殺副都御史  
以邪羅太僕寺丞中佐亂則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御史  
陳良謨俱自縊死片來先期托子與友賦詩有云  
君臣義命乾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邪羅賦詩有云  
斷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欲報恩良書吳時氏能

之動處則新樂侯劉文輝擇一大井合男女十六人盡殺其中縱火焚宅極慘躍入就義覺烈惠安伯張慶錫盡財物於親戚致酒圍飲四面積薪全家共焚東官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附馬都尉肇水四子數人悉繫公王樞前縱火焚宅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十年然後就義他若中書舍人宋天朝陳龜書與詔天顯將軍護國公蕭德裕蕭德厚即蕭死毛維法擄掠死順天府學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工部郎中李達申主事王鍾彥順天府推官劉有

嗣光祿署水于鸞發副兵馬指揮姚成緒衣前補總李若璽街道房十戶自文采真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陽武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壽彭武侯楊某太監王承恩王之俊俱死之而江米巷口有侍神者夫婦同器又有產生周姓獲救健臂重血數升一動而絕布衣湯文燮自刎死生旦書文履居民周氏李小姐閨門俱死文燮妻具身口位非文丞相之仇心存文丞相之心識者哀之在外則蘇州諸生許雲關變廟吳於粒不食蔬呼先帝以卒妻數

伯李國棟請勿集喪收殮先帝后勿者太子二王三事賊主詔乃身他棺葬以帝后以王數日後葬於田貴妃墓之斜惟國棟一人往送國棟隨自縊各官以助餉極刑擄掠陳廣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身三千斤瑜初被執即自縊為賊殺後服水片死六才就前即書絕命詞有云百歲春光強過半匡時力健難鳴項詩書萬卷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又

不食死其餘或用武迷或刑姓氏未詳兵將克塞衛城罪囚是時畿內各營風聲鶴唳惟保定稍安死拒戰至四面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在事諸臣則有前到未任知有何復觀放藥礮被火燒死同知祁宗立即時被縊太監方正化城頭殺死鄭維則光祿少卿張羅芳自縊進士張繼係馬賊被殺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于刀數人而死以及婦女幼婦小民一門死者二十餘人仰光金輿輓分守西門

六月辛酉歲喪井妻王氏自縊作抵禦為縣文之節于  
 始婦陳氏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俱長并死都  
 皆極劉忠剛罵不絕口身被殺斃立死不崩舉人張  
 尔豪抗賊被殺高澄被洗殺死水中河間知府方文  
 龍亦死明朝創志賦任意紛更國改天補等名六節  
 尚書為政府翰林院為崇文館文選司為文論院御  
 史為直兵部給事中為筆諫王中為從政布政為議會  
 總撫為節度使其參為防禦使尚書為尚書司本儀  
 寺為諡馬寺通政使為知政使中書為書寫房府後  
 少州為牧養為令武臣守衛為守衛把總為守衛本  
 原領向方以雲為級一節其一一節重二乃至九  
 雲悉如之常月月銀角三等廢棄馬大業日符小  
 家日與洗歸水日錢字不成文又錄九聖不成無陸  
 御唐戰日勝頭景見自宋人數丈長者前立四月三  
 六九日官氏二歲勅進其文有云見老將而後武助  
 越為武而無備德賊命畏太廟神王遂太祖神王於  
 殿前帝王廟中壽二十九日公極受朝賀唐市士鏡  
 與金銀之謙國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弟也先

是微選間便走來救照於善處葬得一當與商恩同  
 既聞太子二王俱為賊得知事不可為憂慮難其絕  
 命詞有云忠孝千古事於我一家風一死輕鴻毛臨  
 難須從容有血應微體官卑奉命中有古且之并  
 遂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設卒卒與  
 彼爭雄雖不能本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非阿  
 敬士丹之所當甘番白七十份尸棄水葬九五武臣  
 與子任封人生雖自年壽天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  
 年偏為豐高堂無復悲生不生何復辭母報就父生  
 死猶西東能肯難不貼即此詩簡墓本有換時清  
 韻入歌松是時異二柱率兵入關至軍民勇騰蓋  
 三柱以征遠前鋒將軍宿重兵於延遠城計其部下  
 原有卒遠信兵四萬遠民七八萬皆關東戰而卒丁  
 數千方為雄悍賊本畏之先是朝議撤遠守關門  
 二柱動動王末去遠雖聚玉用信之謂元前後屯  
 失守守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險防備極難且寇  
 為日與三萬處為宜撤遠非守關門挑遠統十四  
 行過寇師京師梓潼關門之援且夕可主上下其議

於市中與敵言撒之便一時是論  
相左其言三桂之謂之謂陳年遠之憂不深則故重  
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發逆寇患朝廷  
是之屢下旨撤督臣永吉以三月初旬開關後率  
五十萬騎月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懷  
吉臨陷失三桂聞變憤其顛其山崩走清朝乞師  
許之四月初賊命三桂父駿作者招桂貴家四萬  
遺唐通儒之別以賊兵一萬守三桂伴受其金至  
出不意諸行欲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致書紀父  
云兄以父駿就開關而得見及行日夜願志  
一富以酌聖眷屈處極方奉軍遣巨鎮為國門戶  
陷後兄方力圖恢復以為李賊猖獗不义師討  
逆寇往復道斷而失事機故爾暫指時日不意賊  
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御營非小將魏魏難  
何至一二日內便已大墮使兄馳甲赴關事已後  
可非可恨倘聞聖王是駕臣民僕辱不勝既裂猶  
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難去猶當倚一擊諸君不俱生  
不則劍刃向下列國難使兄解衣解甲復仇

不...之豈非忠孝義美乎何乃閣...  
訓以非義...之才復獲平原...  
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不能為孝子乎兄與父共  
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難置父將相旁以誘三桂不願  
也自威怒即於十三日率其往...  
十餘人三桂始發苦雨令其兵皆...  
聲大振賊戰敗於一片石二十六日復退京謀陳  
廣及底閣定國諸勳威二十八日悉說西行權重  
等或曰太子二王扶之俱...二十九日...  
亦去又二年自威病死...其任一隻虎以帝  
神勇之即李來降於何騰蛟先是...  
李賊所至摧殘...而魏楚安...  
父母...何在...則大呼...  
始有振者...則...如生骨且有肉乃刃刺而...  
漸之收...五月初一日傳言太子...  
朝陽門外此...三...至則...  
武英殿受朝實問漢官...  
為禮...左...明...王...尚未...

欽明日卽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天隨無神王何以爲  
無王號何以題神王明唐開元大冊王義之卽命  
議蓋於朝房蓋先帝爲憲宗端皇帝開皇后爲烈皇  
后安奉神王於帝王廟初六至初八三日萬姓家  
如喪考妣尋命遣陵家以田皇妃墳弘嚴壯麗明唐  
經營相慶曆先帝於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  
不十日後事王國示京城令官民除服剃頭衣冠悉  
還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確髮清朝建  
都於燕云

江左都 清流竊柄

崇禎十七年三月，既李自成逼京師，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兵勤王。四月十二日，聞京師陷，先帝殉社稷。南京府部科道等官會議推戴討賊時憲王桂王，道遠難至。諸王、諸王、則世孫各避賊舟次淮安。諸王入望所屬倫序，猶跡鳳陽總督馬士英移書可法及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等請奉福王為帝。可法大器持不可。二十七日，右都御史張慎言尸部劾雷高弘圖居事府庶事。姜曰廣史科給事中李沾河南道御史郭維經，咸意伯劉孔昭司禮太監韓贊周等，復集朝內會議，獨大器後至，議不決。孔昭沾贊周力持之，遂以福王告廟。五月初一日，王入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各官朝見，贊周侯湯國祚許奏戶部將餉諸過派大器以非對君禮呵之。御史鄭龍佐奏湖紀法度為國之本。李沾等言朝班宜肅，龍佐又言宜早頒大統，敬天法祖諸事。允之。各官退議，宜先監國。後登極。孔昭請即正位，龍佐言監國名極正，益彰賢德。且

示謀議使海內知無固以得位之心，快發喪釋吉祭。大寶布告天下為當禮部親國皆然之。乃定以初四日監國。十五日即位。改元弘光。召可法。召國士夾入闕辦事。少用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改慎言吏部尚書。上黃掌兵部。弘圖掌戶部事。可法請督師江北。上英等國壁大罷吏部左侍郎即召太常寺少卿維繼。應天府丞進賢周司禮監秉平。餘各加恩有差。起徐石麟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國維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周堪廣戶部尚書。顧錫嘯禮部尚書。黃道周何楷張有譽王心一何應瑞高倬解學龍賈世壽為各部侍郎。劉士禎侯鳴曾鄭琯許夢禪為各寺卿。而一諸人望建言科道章正宸熊開元姜埰莊贊賢袁德馬兆養楊時化詹爾還李植張垣鄭友玄孫可剛李日輔李長泰等原官起用。徐汧曹鼎吳偉業俱以少詹兼侍讀學士。名賢濟濟。布列朝端。于是設立屏藩。佐總兵官鎮鴻遠黃贊鎮守鎮江鄭彩分賞水師吳志葵駐防吳淞黃斌卿駐防上江。勅御史鄭龍佐等



分有安封江甯設淮揚徐泗鳳壽滁和四鎮  
官劉澤清轄淮海駐淮北游弋諸貢十一州縣  
署理山東一帶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徐泗有  
在豐碭十四州縣之總理開歸一帶總兵官劉良  
佐轄鳳壽駐臨淮壽甯等九州縣之總理陳良一

明季遺聞

天

25.

明建功河北。丁南伯左良玉先得封良玉恢復湖廣。賓晉侯爵。降賊也。有號勇名。潯陽山鴉。舊與賊賊同殺。因原得。祁氏以其貌美。娶之。爲饒。藏內。營。賊與氏通。擊之。來降。賊。梓洪。承。時。無。計。有。恩。能。得。其。羽。愛。孫。角。處。繼。任。今。餘。賊。白。廣。恩。爲。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流。聞。不。守。條。山。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切。掠。抵。揚。州。揚。人。証。中。登。譚。城。守。傑。交。之。多。殺。掠。淮。臨。黃。家。瑞。守。道。馬。鳴。騶。集。衆。議。事。進。士。鄭。元。勳。與。饒。善。爲。言。富。事。請。放。高。兵。入。城。衆。譁。甚。指。元。勳。爲。高。黨。竭。

不差元鵬城不可守遂段斬之賊據懷愷攻益力可  
法斷解之久之始獲駐氏州去良佐聞鎮臨淮士民  
不服互訐得功薄虜又提兵與衆爭淮揚戰不勝以  
太僕少卿萬元吉歸江北軍解之元吉臨得功書期  
其戮力王室得功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競躍  
元吉以得功書馳示傑等始罷兵諫傑可法標下爲  
前鋒總兵官吏部尚書張慎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

十三日早朝劉孔昭約諸黠臣呼大小九卿科道於

走大馬惜言欲逐之去謂雲奸除兇防江防河舉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講推官明日講陞官不及武臣結黨行私所薦吳垚有忤成憲又言憤言原有二心告庸定策阻難奸辨不可不誅懷言立班不謝御史王孫蕃訐孔昭先帝裁文景江歸武撥江亦未見作何事業且吏部職司用人除惟官陞官外別無職掌喧爭皇上高弘謏言家戶自有本末何足與爭明日孔昭請跪糾泰愼言具疏求去李沾又言孔昭擁戴有功文臣咸事展節武臣封爵李定所

名臣

些林  
漢之  
史之  
後世  
之可

以有殿上之爭兩解之於是高祖曰朕日廣用  
休言文武官各有職掌即文臣中各部不得奪吏部  
之權今用人乃與言事孔昭一手擬定非其所私即  
謂之強臣等皆贊其矣慎言薦駐助臣知爲不可臣  
不能知聖懷矣山臣手又三使清剛係五朝人望臣  
終以爲不可不用是臣罪不減慎言竊念朝廷之等  
尊于李勉天子之貴貴以叔孫臣忝輔藩坐視宸陛  
凡若訟處愧死無地請賜罷斥各奉諭旨六月命禮  
部監國軍以金代之史可法馬士英各奏吳三桂殺  
賊功封三桂勳國公世襲遺海運中書沈延陽運米  
十萬石銀五萬兩濟其軍召原任都督陳洪範臣見  
遣同兵部主事馬紹倫賞國書使燕應天巡撫左營  
第以毋受請北行加洪範太子太傅禁軍兵部侍郎  
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紹倫太僕少卿給路費銀三萬  
兩以往而令金都御史程世昌巡撫應天時山東河  
北殺傷响應德州諸生謝陞與原任查撫黎玉田御  
史盧世漸貢生馬元昇等殺傷防禦使關保等十八  
人奉宗室朱帥欽繼爾齊王淮揚漕撫路振飛巡撫

王爰翰原任河南泰羅營官呂嗣周王雷率士民射  
殺之又檢偽官胡來賀求自成李應春況之河又擒  
蔡未進士偽官武據鄭京宿遷百姓又擒偽將軍李  
禮發之濟寧都司李光邦殺偽官劉藩尹宗衡張開  
行傳龍等九人因原任免西道副使板官王世英  
京獻俘開封府推官陳潛大寨勇李通知劉洪起等  
各殺偽官附原任河南勸農兵部尚書丁啓泰命  
參將丁啓先俘偽偽官陳奇賈士俊向國俊許承法  
孫澄范傳郭經邦等七人陞見青州府衛藩率諸生  
附之五月  
殺偽偽官請從內地四川更按御史劉之瀚奏報合  
江仁懷擒殺賊楊鵬鳳張見陽等獲獎金都御史  
撫山東丘磊克山東總兵官加諸陞少師兼太子太  
師王田兵部尚書世淮工部侍郎時此傳德王起義  
以謝陞爲謝陞也改潛夫江西道御史更按河南放  
牌以原官爲河南安撫賜遇知洪起總兵官劉之瀚  
下部紀錄振飛尋爲馬士英論罷變初任祥符令三  
守危城才識胆力無不超絕其在淮極著勞績與振  
飛故舞官民殺傷使碎爲碎賊騎過河上御而不

忘而劉之淵者卽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歟問真  
華曰唐奏言臣前見文武紛擾旣漸無術調和近見  
欽宗抵牾又懼無能豫竊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方  
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同覆雨祥宮未冷  
曾龍馭之妻哀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維新  
也有此東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謫  
議而已鄧維縉奏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寔錄將修若  
將此案持殺不書則輔弼英靈恐有悼惘非陛下所  
以符先帝若書之而與今日起用人鍼對照則顯頭

確不可移陛下釋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掄腕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士無皆自衣冠籲先帝而呼天舉義偶官各守險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錄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速候害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兵部郎中尹民興等皆遵詔料不聽大鈺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拉扼進

下按處窮賊四着。又陳長江南合三縣十四處。凡用  
爲江防兵部侍郎。吏部尚書張訥言。工部尚書汪註  
乞休去。贈訥言子舉人。員旋爲御史。屬旋以聞賊誘  
銀。義不受辱。賄書慎言。謂與其虧體以辱親。不如殺  
以明志。投煙而死者也。陞何應瑞工部尚書。徐君  
吏部尚書。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屢  
奏論時事。不署。何稱草莽。孤臣首言大賊。退。關係  
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一日提形勝。江左非偏安  
之業。前進而圖江北。今淮鳳等處。各立重鎮。尤當重

月之寇

卷二

九

在鳳陽而駐。以陞下親征之師。東扼徐淮。北控徐州。  
南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恢漸進。秦晉  
燕齊。當必響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殺賊自效。賊勢  
益孤。賊黨自盡矣。一日重藩屏。地方之見賊而逃也。  
總由督撫非才。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歸而  
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至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賊。  
左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  
是倡逃之寔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  
屬寄江南之說。太而救之。又何誅焉。拔軍法臨陣。賊

一併之不  
合時宜

此等之言  
道學之談

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日恢復。賞今天  
下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  
征。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應飽  
徐張捷伐。一面分別各帥之封賞。該應該溫。輕則量  
收。重則弁奪。軍功以核。軍法益伸。左之右之。無不用  
命。夫以左帥恢復。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封。又誰  
爲不封者。武臣既溫。文臣隨之外。近既溫中。遠從之  
臣。恐天下聞而辭。雖也。一日嚴督官。燕京既破。有愛  
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令而逃者。于  
明季遺聞 卷二 十  
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而至于僞命南下。群  
于顧廷之問者。寔煩有徒。尤當顯示誅絕。行此數者。  
討賊復仇。法畢具足。若夫邦本之計。貪官當逐。酷吏  
當誅。循良卓異。當被格推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  
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  
致死。幸而不死。反膺陞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典不  
宜。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餘除。仍請暫。行在少存。  
臣子負罪引慝之誠。又願言賊兵入秦。踰晉。直逼京  
師。大江以南。固晏然無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遣



認先帝之罪。方能紀勳。勳自陛下之下。不  
擇立之事。皇上不以。則諸臣何敢以定策。  
名而。王。結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  
桑榆之。王。未開汗馬之。按其罪亦在其罪。  
之。傳。是有意。是當。輔。和以。無。  
誠。而。之。何。輕。下。諸大臣。  
立志以。中。外。力。圖。罪。勿。功。必。大。先帝。  
殉。之。之。下。延。世。之。費。一。便。  
竟。以。至。經。給。有。勿。因。大。而。過。下。宜。

卷二

七

莫勿因。而。之。繁。可。勿。因。而。有。太。  
侯。少。卿。萬。元。吉。詔。言。主。術。無。過。寬。嚴。近。在。兼。濟。官。常。  
無。過。任。議。裁。賈。和。資。先。皇。帝。初。蒞。海。宇。德。達。者。用。事。  
卿。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祖。之。爭。意。見。之。  
玄。黃。暴。網。之。桑。土。入。郊。則。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一時。中。士。遂。求。開。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  
加。派。抽。鍊。新。法。脩。行。使。在。朝。皆。不。暇。救。過。在。野。者。無。  
復。耶。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  
年。來。小。人。用。嚴。之。故。彭。彭。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

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  
賄。恣。欺。蒙。無。趣。愈。下。再。觀。聖。怒。誅。戮。方。興。宗。社。繼。沒。  
蓋。諸。臣。之。辜。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  
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推。  
兵。關。中。黨。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過。  
提。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伴。  
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變。  
隨。議。之。者。矣。及。賊。勢。熾。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偏。監。國。  
南。都。語。不。擇。言。不。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

卷二

七

由。事。後。而。觀。成。過。悞。違。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其。  
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吉。亦。無。全。利。大。率。額。是。  
常。局。者。心。林。無。全。利。之。言。謀。敗。違。舉。獨。行。旁。觀。者。偏。  
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我。私。意。徒。隊。莫。有。未。謀。  
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時。也。又。隨。言。  
賊。今。破。劍。入。秦。挑。精。選。銳。垂。漚。東。南。轉。盼。秋。源。出。商。  
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怨。  
遷。怨。千。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賊。民。而。進。  
畏。賊。恐。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

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實此臣竊竄

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於功者思為史冊之官

才者不顧公論之浮射吾戰後紛寔備不講一日有

急不議置陛下於何地得毋令三桂窮笑江左諸人

功非功而才非才乎使利馬嘉仙疏陳立國本事一

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

山陵竊未言今日在君父力自貶損導養原非樂受

在臣于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孝改葬隨可勿剪

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可慨節也有

以處優晏衍遷者勿聽則部侍郎賀世壽疏言刑賞

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

若大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籌兵毋不以之

敵愾思殺已盈勲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獲聞而

已釋高嶺罪宗七十五秦凡三百四十一名為庶人

遣太監王華某督催開湖金花銀兩學基原名坤即

崇禎朝時惡雅揚者大學士高弘圖等議止之上先

帝著于疏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忻戚伯

趙之胤思非美字尋為數宗烈皇帝尊建文君

為惠宗議皇帝景帝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

興宗孝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尊改為孝

皇帝立高廟名禮部尚書顧錫貽議制溫體仁文忠

謚尊復之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肅劉一環謚文燾

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詹事姚希

孟謚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

德謚忠表隨州知州王壽謚忠忠德謚忠壽奪之湖

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求

召對既入湖而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譚下志孔

復前仇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

餽福邸藉開田成張疏中等內閣向弘光曰主上非

馬公不得立茲遂馬公天下皆議主上背恩矣且馬

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去誰復

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劉復連上十疏薦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成功於外者必陛下

內秉昌明外據輿論國人皆曰可殺則殺之則因一

時之才於情難誤信小人使當科院盛禍是聖子又

云正人君子乞陛下斷事數人以樹儀表使輩儆之

聖爲小  
聖水區  
村之類  
五而均  
道功者  
也

下食汚結舌邪佞開氣無所容其樹黨虎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城魏城神醫以來實釀今禍附進之人俱爲通之人昔有賊心乞陛下惡諸日月以除惡題以光尾論趙趙楚乃去先是六月初二日清湖傳報至濟寧一因山嶺具石爲傳奉事奉攝政王令旨各調兵馬前往山東等處所過地方官民南都迎接逆者以抗陣治罪一平西王吳爲安撫魏城事稱攝政王而選虎賁數十萬南下牌仰山東等處速速投誠等情至是七月初二日月五道目  
又二  
上  
又有部文索取庸籍附山東服款虛世淮降李建泰謝陸馮銓皆爲清朝內院大學士濟王走死而畿輔重地兵民不輟鎮舟于永綏縣鎮江會與浙兵聞發浙督守傳李大開中矢死之過其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欺封伯吾輩何憚不爲事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接洽撫平伯高傑統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平渡則黃河無險自顧歸入則鳳洲可虞劉或曰有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適宜且瓜儀清承爲江南

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弄定斷迷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作發想兵李朝雲赴洲州又發秦靜詩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寧南復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遊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偽官江一洪獻俘京師又獻賊遺偽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至事部獻珂起兵戰於桃園賊兵潰追獲偽將宋朝臣斬之遣御史陳盡忠兵雲南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禪與兄金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指樹募兵入衛而建陽知縣月本道目  
又二  
將芬指傳實造火器募勇士朱千箭劉鏡臂等三請勦王其詞有曰幸而逆天之幸遇播狂氣指日委亂社稷之禍否則惟有陽盾決腹一戰而萬世不禍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以無負職三十年讀書之志識者壯之命總兵官王之綱迎太后於河南郭家寨常守義家以食都御史劉之海撫撫四川免鎮撫撫貴州時賊賊在川陷涪州再陷鎮州順流下重慶破成都取壯勇于去耳鼻及兩臂擊至各創縣言其至而不下者視此但殺王府官紳以得秋毫無犯出



是所至如彼。巡撫能文先及舊縣。陳士年。官王行檢俱死。瑞王獨上。閣門遇害。總兵趙光遠。賊士英猶前降。敦獎之。考選游有倫。朱鏡銓。趙進美。沈宸奎。沈應昌。吳春枝。吳錫。吳道林。冲霄。劉天斗。左光明。蔣陽玉。湯永賓。李曰池。胡時亨。為料道部。偏官起。備張本。盡節。能制司主事。熊汝霖。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吏科給事中。正宸。通言。朔月以來。聞大吏錫。擊矣。不聞。解任。凡臣私。聞矣。不聞。公。戰。老。成。引。憂。矣。不聞。錄。錄。生。卷。堂。矣。不聞。論。如。此。而。日。是。興。陽。氣。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

衆臣雖愚知其未也臣以遂服為第一義遂服不寬則守禦必不堅此者河北山左忠義祠應各結營多殺偽官為朝是効死力不及今電報星馳得義甲計是虧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且西撤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南京血脈通而後來并阻絕直隸據武關以夷陵石忠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又何不編素親率六師於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日矢石饑行即故第所處入切同仇虎豹猶難剪也百姑也今都門部院寺司各署不

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為中興令王且。勅諸大臣速開附車使某舊額其新增水幾何陸幾何速前附寫模幾何本幾何折王幾費客幾費選附將帥某舉登露某某分間審南形勢某地建鎮某地設保某處埋伏某處出首修術支不結爾城壘進寸則才進尺則尺扼險處要人夢已得天下大矣不慮無人臣才見張韓劉岳之杰不應運而出也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有譽清望素著士與籍以開傳陞侍郎也其家封還力爭不聽觀國公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

徐弘基東平伯劉清濟廣昌伯劉良佐等起眾任吏部侍郎張提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都之勝正宸又處爭不聽封太后弟鄭有義為大興伯福府千戶皆應俊為義衛伯楠青浦知縣陳璘為中書舍人于王第弟鑄于無黨世錦衣指揮使以兵部侍郎許崇龍鎮守山北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為都察院堂上官監生徐仲吉生員諸大明為翰林院待選應俊者本革工值弘光出云應俊員之腹中數十里照於難與鋪織無黨各異衛有功者也廷秀仲吉

手關者皆先帝時中投逆周下獄伏或者也。趙陳于  
龍其科給事中于龍龍請廣忠益謂當黃道周龍忌  
權侯韓爾王深先帝深怒爾將不測韓王自官相戒  
結古獨徐仲吉以孤童拒棄走萬里外上書比關子  
杖下獄。該吏希迎拷掠泰臨王死不赦以明道周之  
冤此雖王謂其賊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  
不道是幸先帝重周得以俱免。意臣劉宗周昔以廷  
議去國孝肅親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聽議請追後奸  
臣挑激衛徵陽車雖與仲吉得福輕重有殊然為國  
捐軀忠貞賢令生取義其於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被  
逮之日臣皆得與執對仲吉凝靜遠絕不以立名  
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以出位引咎聞有授贈錫鉢  
不納若置之室謀之則必有以上補家職下閉奸邪  
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開閣而返從官幾何衛士奄  
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既登來者何求不過其流何所  
底止必將人誇其贊之功家切從諫之念傷體害政  
非國之福人勸功諂善惟在爵賞一為監後將無  
極豐沛故人文聖小吏自甘為練木柴盈門貂蟬滿

座尤幸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時之詞費義上  
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大臣  
不稱之議犯大易負乘之戒又疏請用賢勿二得人  
以公一在惡臣之宜召也惡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  
今入國門寄居者守不得一豈天親在陛下以方論  
大臣和衷其誠恐惡臣惡此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  
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惡君子有攜手  
同歸之志貴道問之流皆踴躍而不前矣陛下雖與  
其治天下誠一為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儼練有  
餘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眾共之豈敢斜封覆錄  
可登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不先容豈司不及諸  
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保門口  
關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閣之始臣愿陛下慎持  
之也疏入俱不聽大學士姜曰廣疏言祖宗會推之  
典立法萬世無弊非特惠教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  
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臨美先帝之宮殿亦間  
出而以頌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勸  
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

者其所得聞戶則達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固近臨  
體仁揚剛以備生養之規德等也其所得御臣  
則除邪貪猾之陳新中等也其所得勸臣則力阻南  
選其故守禦在之本國賊也其所得大將則純粹  
支前之王模倪龍輩其所得言官則令妻無顧之  
史定陳政新也凡此皆刀耕聚議而自中古者也乃  
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侍之故乎息由節  
夫熱心仕進一見贊於公論遂乞哀於內王線索開  
道中自有致門戶推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

周志道周

卷二

章

之張鑑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聲動聞以其事密聞  
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  
投機立談取官有若春陽之正誠臣者痛心此弊亦於  
薄難禁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既懷  
陛下豈堪再懷或天威在上勿深嚴臣安得事事  
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品評經書問取大事衍  
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其尤一何以竟懷遠烈音  
元宋高之何以終祖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慘落  
以親君子必達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亦何以

大  
夫  
其  
道  
其  
以  
三

切切信君子勿聞小人爲言反躬思維必能發明聖  
性黜彼邪謀陛下見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  
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服藥之以供人刀俎也御  
史和彪作氣論時政謂洪武初帝民有犯或收繫錦  
衣衛商皇召問見其法凌虐一十年遂與其刑且移  
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罪獄也後乃以銀鍊爲功  
以監獄爲事雖曰朝廷之公才定爲權斯之應刑口  
詞從迎勸而來罪案臆怯而而定而奉朝者知其非  
而法司謹雪其冤備錄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村此

周志道周

卷二

章

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鑒司爲錦衣衛  
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廣立始有  
告密之器用銀而打市什得賄而爲刑事處譴參及  
善其亦起立威臣萬和承世出於儒林德賢充塞於  
京畿徵錢色貨而得且托之命盛徵索奸先而奸宄  
本能稍而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連陸用事始有士衣受杖者  
刑章不貽司敗漢書多及市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況乎爵祿從受罪諫之名天下反結忠義

之密營常而派玉帶肉飛金陸。班行削色氣。更神。出  
 而歸。錄隨。銀已。竟。驚。背。削。矣。是。豈。明。盛。之。休。原。大。失  
 君。臣。之。分。誼。此。近。叔。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馬  
 二。英。既。大。鏡。授。意。趙。安。上。府。領。國。中。尉。候。考。吏。部。朱  
 三。趙。麻。謹。美。日。廣。濟。跡。賴。有。通。謀。詞。連。史。可。法。張。愷  
 言。日。大。器。等。趙。科。袁。彭。年。族。祖。制。爭。之。云。中。尉。有。表  
 請。先。令。長。史。司。具。成。視。士。泰。詳。可。不。然。後。繼。費。泰  
 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意。從。通。政。司。封。達。今。何。徑  
 何。寶。道。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嚴  
 月。老。宣。傳。卷。二  
 臣。禮。垣。也。事。宗。第。皆。得。仇。泰。史。科。舊。改。家。言。統。綱  
 令。血。噴。人。不。顧。反。舌。如。此。不。駭。朝。廷。設。立。官。官。何。用  
 通。政。使。劉。士。廉。亦。言。日。廣。濟。骨。親。性。字。正。不。同。居。郭  
 少。朝。比。有。公。論。范。鍾。何。人。楊。波。噴。血。誓。耳。盜。鈴。棄。章  
 趙。矣。不。由。朕。司。此。責。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  
 聽。只。是。李。法。政。呂。人。器。懷。二。心。劉。澤。清。亦。請。誅。大。器  
 拈。其。罪。發。撫。其。時。華。起。用。王。重。宇。處。及。此。雷。殛。前  
 大。器。討。奏。馬。士。英。等。官。費。賄。敗。供。亂。紀。滿。罪。日。言。天  
 井。鼎。三。俊。皆。皆。無。一。事。之。失。而。治。且。剛。介。與。望。依。婦

馬。士。英。阮。大。鈞。等。亦。有。一。技。之。能。而。貪。鄙。險。惡。保。清  
 其。候。大。器。子。告。去。尋。削。職。刑。部。提。問。日。廣。祭。嚴。齊。調  
 且。職。失。事。太。監。孫。呈。奏。內。批。子。原。官。又。事。機。部。史。那  
 彪。作。論。詔。獄。廷。仗。緝。事。三。大。弊。許。禁。革。發。改。票。司。官  
 王。等。言。老。輩。志。在。報。國。若。苟。且。因。循。宗。氏。懷。國。朕。可  
 顧。此。言。不。可。隨。也。口。廣。濟。稱。臣。所。守。皆。朝。廷。之。法。度  
 一。官。之。職。掌。臣。死。不。敢。未。討。不。聽。符。又。說。言。國。家。新  
 造。人。心。易。激。當。以。安。靜。為。主。嚴。衛。應。行。禁。止。不。聽。弘  
 圖。票。板。正。虎。等。爭。中。台。傳。歷。有。舉。事。發。改。票。再。擬。再  
 月。老。宣。傳。卷。二  
 發。改。又。揭。爭。統。綱。斜。日。廣。事。應。究。治。亦。再。三。發。改。票  
 及。陳。設。嚴。衛。爭。用。大。鏡。請。召。可。法。入。直。數。事。弘。光。召  
 入。楊。聲。責。弘。圖。把。持。弘。圖。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  
 其。疏。贊。華。子。告。去。例。轉。科。道。陸。朗。為。食。事。費。耳。則。為  
 副。使。內。批。留。用。徐。不。麒。言。朗。耳。則。交。通。內。臣。俾。留。非  
 法。朗。耳。則。疏。攻。姜。口。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  
 持。朝。政。無。人。臣。體。日。廣。石。麒。宗。周。各。子。告。去。郭。史。肅  
 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不。知。禮。義。廉。恥。為。何。物。朗。知  
 君子。進。退。不。苟。故。以。含。沙。之。口。激。之。遠。去。甚。至。帝。人

視一官  
此則無不  
應之

所不忍道者責於君父之前科道設有科劾則借爲  
此黨相戒結舌其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讒而不  
知也尸科與廷議言曰廣宗周歷事五朝貞心亮節  
久而彌劬應重賜留不聽吏糾薛汝霖奏朝端之上  
玄黃交戰即二人之用金而始以助臣繼以方策  
固兩極覺之術全然不識惟其爲筆鐫是務以匿情  
而遂情臣矣故又以疎藩而幸幸輔矣雖又喧傳復  
厭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臣忠誠正直海內共飲  
乃么麼小臣爲誰聖除聽誰王使且聞上章不由通  
明參通明

敗納結當在何處內外交通辭職互借奏章告密異  
教付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請究用杜將來必至張  
衛之害機若借以似成雖若因以俾利人人可爲叛  
逆事非可自濟未細練慘禍所不必言小尺錫大亦  
血寧日先帝十七年晏勤曾無失公德而一旦受此奇  
慘且有嚴衛一節未免府知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  
有嬰後調護爲難豈可使有指朕陛下試思先朝之  
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問  
冠先逃謂死社稷保泰授授是外此則今何以使

帝之

罪治不前而維城有損先帝隆重此臣而死後敵後  
十無一二數降賊魁有昔相避則今何以使實罰必  
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功臣而官舍選發一任飽  
饑京營統卒使爲寇黨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容氣  
是見先帝前任內官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進  
敵且嗾傳聞則今何以使兩無益而思有餘地先  
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進才竹機謀爲奸邪起還宰執  
器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具而賢者必用疏入  
內批重處降祿彭惟爲會都御史巡撫蘇松戶科倪  
明參通明

嘉慶皇帝論兵部尚書張鳳翼是詞昌陳新甲調度乖  
方又論戶部尚書今待問加知縣民致勝冠是會前  
待問官以爲聚斂者戒又用御史鄭友玄言削故大  
學士周延壽歸國觀溫禮仁聚斂文策官衍慶典  
國觀子以兵料戴英詔寬下部議優予湖廣巡按劉  
熙時應忠教宜大提督盧象昇遇害復御史毛羽  
受賄旨贈吏部侍郎馬慶瑞爲吏部尚書史爾登博學  
宏才文武並濟憲宗朝名臣也尸朴錢增疏則修水  
利言蘇松前爲抗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

潮爲尾閘以三江入海爲血脈。蓋自吳淞海門入江。微細獨有婁江一派。而婁江之末七十里。曰劉家。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壑。不至壅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勝國時劉河經胥。運轅而船走集於此。近日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涓不入。淮漕無資。燕之歲歲苦乾。平時飽。人牛立。窮難復。若揭如林。何從乞食。游若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旱暵言耳。禹一大沒。揭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壑。震澤不能受。懷慶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開。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昔蘇公巡按。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王事堯。而華又疏請。藉吳。欲傾。言或惡。察議。先是馬士英。疏。明。逆。言。從。逆。諸臣。強。半。素。是。正。人。君子之流。禮科。是。彭。年。駁。之。言。從。逆。逆。逆。各。得。情。不。一。在。樞。輔。義。憤。填。胸。或。不。忍。之。言。之。偶。嚴。然。以。責。人。乘。間。賜。爲。正。人。口。定。誰。爲。逆。黨。解。嘲。是。且。借。今。日。討。逆。之。微。詞。爲。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清。國。是。而。傾。善。類。不。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夫。從。來。

幸類所歸。問機匪僞。往往有之。市上京。盛名。豈無。遊。死。之。亞。餘。元。祐。銅。籍。亦。有。巧。免。之。元。章。三。士。作。朋。官。業。分。席。七。賢。寄。山。王。可。豈。因。點。官。一。姓。之。惡。遂。要。銅。台。全。部。之。音。惟。是。溫。公。一。信。恭。信。而。鄒。述。之。朋。黨。起。患。室。一。遂。遂。古。而。與。復。之。業。不。終。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歷。觀。往。事。斯。言。諒。千。古。定。案。也。今。日。何。獨。疑。之。八。月。命。錦。衣。都。督。爲。可。宗。道。後。緝。事。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開。有。願。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開。傳。以。緝。事。案。嗣。後。一。盛。於。成。化。然。西。廠。汪。直。顯。年。一。種。罷。東。廠。向。無。有。罪。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於。正。德。五。聚。公。大。朋。等。相。結。用。事。皆。僭。逆。理。順。應。隆。十。六。年。之。禍。天。下。鑒。然。三。盛。於。天。祿。逆。視。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間。夫。卿。厥。渝。之。典。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厥。衡。訪。錚。錚。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朋。黨。結。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發。奸。之。人。

以行始獲解能交際金人待所言之後乃駐劄  
千成極重其遇之勢非以兵援之途愈秘而專傳  
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  
千吏徒隸可以迫脇其尊上不可不革弊入諫浙  
江按察司照磨有人妃來自河南弘光諭戶工部限  
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員賜太監諸朝進請給工料  
發糧約數十萬工部尚書何應瑞侍郎高偉苦無金  
無術窮折崇餘工料李逢亦疏請節省不聽又詔選  
內員選官文閣巷驛然糾道李維樞陳子龍朱國昌  
月送通前  
名雖諫亦不取加翼戴然史可法少保馬士英太子  
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太子太保徐弘基劉孔昭  
朱國瑞楊祥昌太監韓贊周應九德各歷實世庶又  
加南胤思可法少傅士英少保弘圖曰廣鐸太子太  
傅特陞李邦都察院左都御史晉國弼保國公張文  
光太常少卿以定策功多已換授朱統額為行人以  
自陳述曰廣故故從逆來歸兵科峭銳聞也大羅山  
中允衛胤之來兵科給事中監典平伯軍以原未從  
逆南來遠商總科王永占署山東河北兵部尚書

人原  
詳見卷一  
大德支取

張福彥代丁啓府總督河東  
賜兵機山左感其德義即  
原饒經濟在河南撫歷澤山窮各宣布朝廷德意  
開流民給田開墾倡義興師誓不顧家母相安流  
歸以死扶柩無成君子惜之以存海來歸順天巡撫  
楊鶴為兵部侍郎兼金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廣西  
巡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計除  
電復叛處分未定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今  
在朝浙臣具奏情形光先生浙風葉清卓以光先第  
月三貴司  
故與阮大鍼有世讐又首上英大鍼故借事陷之  
朝臣無敢為直言者燕松巡撫和冠佳獨言許壽之  
變突發于東陽義烏浦江首無堅城光先事變出境  
聞變遁還撫軍懸關一切調兵剿擒皆其宵日拮据  
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兩  
求夫天兵揭竿至於破城處其罪豈不當先當日  
兵威所迫賊已窮蹙而信乞命與陳橋無異非誘降  
也故誅猶不力若虎賁後來困難方張又不加作  
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罪之乎于是大鍼并切齒

人通在  
處發不特

宋下  
之耶

任任解學龍刑部尚書改兵部主事變願為御史  
遷按山東便宜聯絡河南等處起丁馳楚巡撫承襲  
陞土深巡撫至來越其餘巡撫河南各食都御史其  
餘卿科罷開以士英妹夫故起之改爵號觀望改推  
本獎不吉赴任無幾皆不行以保固例晉東平伯劉  
澤清改爵又晉武意伯劉孔昭侯爵孔昭不受又封  
福建總兵官節之能前文伯賜驍衣國弼薦用欽案  
楊維垣為通政使起蔡奕琛吏部右侍郎內批補張  
捷吏部左侍郎參議尚書備張孫振為御史掌河南

明史選附

卷二

三

道年孫振論劾蘇松巡撫初彪能貪奸且定策有異  
最詞連吳姓節三後劉宗周等彪罷去以易應昌  
為都察院副都御史郭維經為食都御史起為劉亮  
太常寺卿成勇福建道御史文安之禮事府詹事劉  
同升翰林院侍講趙士春翰林院編修實亮安之清  
中素善勇以諫言獲罪直聲振天下同升士春忠孝  
聞傳皆以幼楊嗣昌奏情與黃道周言去國者也  
贈賀世壽戶部將余尚書起王志道戶部侍郎中綴  
芳骨倘侍郎志道佐憲以監視內臣趙劍恭官廷詳

明史選附  
卷二

平職紹芳弟官清慎四溫體仁欲領文憲五詩卷所  
文致遣戍至是靈之以禮部尚書顧夢旂海行命  
侍郎晉紹等署部事加大學士王應熊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賜葬創開落遺義慶張鳳翔  
兵部尚書張嗣修御史巡撫蘇松處若騰會都御史  
巡撫張陽若騰以海盜若續報不赴鳳翔因使賊官  
為至京者也九月北京刑部難諸臣議大學士范梈  
文憲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文正左都御史李邦  
華諡忠文訓都御史施邦曜諡忠介或政侍郎王家

明史選附

卷二

三

多忠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諡忠貞大理寺卿裴  
繼諡忠清太常寺卿吳瞻復諡忠節庶子周厚邦諡  
文節論德為世奇諡文忠中允劉理順諡文正簡討  
汪偉諡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胤諡節愍給事中吳  
壯來諡忠節御史陳良謨諡恭愍陳悅德諡恭節王  
章諡忠烈吏部員外許直諡忠節兵部主事成德諡  
忠毅金鉉諡忠節觀政進士左章明諡節忠立嗣賜  
名姓忠贈理順妻萬氏妾李氏德母張氏淑人鉉母  
章氏妾王氏偉妻耿氏恭人世奇妾朱氏李氏良謨



胡深謚衆節御史中丞諡謚雅敏晉府長史佳

王叔冀文忠公<sub>諱</sub>部侍郎員觀文資戶部侍郎



與雍官彭歌祥妾杜氏通情事敗互訐聞於士英印  
於詆批重處杜贈刻詩有云爲貴客芳心靜欲訪  
仙郎帆影遙時共傳之中旨援福建副使郭之奇爲  
詹事府詹事內批權

梁應青爲給事中王慶

鄰爲御史召贈除賊賊錦衣都督劉備至京仍補

原官初主良玉叛復斬黃僑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  
女樂十二人士英笑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誅先

帝復職至是用之以陳盟誓德澤爲禮部右侍郎兼

詹事府詹事余威吏部文選司主事晉何騰蛟兵部

御史

文二

王元

作郎兼食部御史覓撫湖廣追奉川撫張論平奪百

捷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磨錦衣指揮使仰屢

疏請脩弘光以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

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命仰與劉

澤清通懸指辦時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怪其壯

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莊上無意往北仰

與其事但知請脩不知脩之所用仰故馬士英私人

也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上戶納銀六兩中戶

四兩下戶三兩得赴院試又詔行納貢例廩生納銀

二百兩增六百兩附七百兩又立開納助工例武英

殿中書約銀九百萬文華中書一千五百兩內閣中

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拔貢一千兩推知衛一千兩

等以助軍興也時爲之語曰中

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

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幾處寒馬家口奉

化衣衣方與明扼腕上計設謝克終者送刑部問罪

六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

本具未廷近爲諒寬云

明季遺聞卷三 南都

江左鄒 滿流將賢

十月朔命錢弘光發時廟門安戶什吳廷議陳昭事之是一日曰諸宜行請勅定則傳聞有道之臣朝夕左右稽誦經史虛衷延納更取祖訓大詰諸書時省覽以為鑑一曰午朝宜舉俾問部大臣以及皂隸散秩咸得躬膺清問即於被封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戮功罪以勸張臣明是非以懲邪佞疏入不省 清朝攝政王遼副將唐起龍招撫江

明三遺聞 卷三

可法云予向在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屬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議介弟於清並曾托其手勸乎安寧期委緒何時得達北闕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大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不廢也聞賊李自成稱其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聖王是二佳介在東關無故包苴之畏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風好義近日之小張嚴整難誰屈辱易猶入京之日首崇懷

明三遺聞

宗市后諸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禮部王將軍以下仍舊封誥不加改制勅展文臣咸在朝司恩誥有知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極天氣秋主巡將西征傳檄江省臨兵河朔陳師勦寇義力同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葉之德意意南來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正微聊舉虛名願忘起予其惡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閭閻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賊要明朝之廟至時及先王國本不憚征繕之勞悉崇做厥代為當服萬世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寇藉誅王師

卷三

二

暫息即欲雄據江南生亭漁人之樂豈可謂江淮以爲天駟之患遂不能飛渡也况閭閻但爲明朝受恩未嘗得冒於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旋稱尊號使五天有日復爲奴隸乎將斷兩河之鏡幸持斧東征且擬釋被重謀人而爲前導大以中華全力受制滿也而欲以江左一隅兼夫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者龜天子謂君子之愛人也以處小人則以居其諸君子果識時知今則必成王母受之賢王臣勸令

雖山河位有諸侯王上庶不負明主而寸職與之  
正德之初也。至於南朝諸君子責其不負明主而  
兩俱列傳分上自平西士之具例在難執事究則維  
之晚近士大夫有商榷者不觀國家之意每有大事  
輒相策不若宋人議議未定其已渡河而為殷鑒先  
上節諸名流七哲等則必能貫宗始終而忠隨俗浮  
沉故合從連衡早審定其有在則可東可西而國安  
危在此。舉輒諸君子同以而懸為心無負聯息之  
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予尚有  
明不遺賢

四 卷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器言故敢布腹心。佇聞  
名教。江天任望。其政為夢。言不盡。言可法。答書云南  
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謂吳大。於中未敢遽通。左右。非  
委路而於草莽也。且以大夫。應私交。春秋之義。今倖  
之。嗟。捧。瓊。瑤。之。章。真。不。常。從。天。而。降。也。感。讀。再。三。  
感。感。我。意。外。以。逆。成。商。於。天。討。為。貴。國。憂。法。且。感。且。  
況。學。左。右。不。容。謂。同。國。段。民。倫。安。江。左。類。忘。若。受。之。  
民。為。殿。下。一。言。陳。之。其。大。自。皇。帝。敬。天。法。祖。勤。政。  
愛。民。真。光。帝。之。王。也。以。庸。書。城。國。有。三。月。十。九。日。之。

事法待非南極故接無及。酒次江上。內出安史傳。此  
天崩崩。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建法於前。而  
誰泄者。成矣。足慰先帝於地下。茲。時。南。中。臣。民。哀  
慟。如。喪。考。妣。無。不。磨。磨。切。齒。思。忠。志。南。之。甲。士。勇。而  
流。而。三。名。臣。謂。國。破。君。亡。宗。雖。為。重。相。與。迎。立。今  
上。以。禁。中。將。人。心。人。一。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于。大  
行。皇。帝。見。也。名。止。日。順。天。與。人。站。五。月。朔。日。駕。臨。南  
都。高。林。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皆。臣。節。節。今。上。還。然。不  
自。勝。謙。嗟。再。一。催。免。臣。國。道。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  
月。至。北。闕。

冬

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  
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日共瞻。欣傳盛事。大江  
游。掛。掛。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  
法。親。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俱。兵  
貴。國。破。走。逆。成。毅。下。入。都。為。我。先。帝。后。祭。表。成。禮。掃  
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雞。髮。之。令。亦。不。忘。本。此。舉  
動。也。振。古。錚。錚。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地。而。頂。禮。  
如。願。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思。圖。報。已。哉。謹。於。八。月。薄  
具。筐。篚。遣。使。齎。謝。帝。命。為。君。進。兵。西。討。是。以。王。師。焉。

晉書江准乃厚明論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  
推而言之此又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其主身殉社稷言官  
皇子慘變非常而桐牽不卽位之說坐視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命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禁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秦穆穆非戎中興  
不廢山陽昭烈廢祚愍愍亡國晉元同義徵歟  
宋高宗統緒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  
嘗不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李顯太子卽  
明三書前 卷三 五

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士和衷體國介冑之士  
不恤於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  
伏天誅掩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  
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全  
數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固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遇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  
耳之盟封本朝舊臣久已載道不日撫燕奉盤孟以  
明季遺聞 卷三 六

之精神殊未盡然。惟其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  
 聖駕。歸還南都。傳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  
 及先帝。則淚下。此襟次。湯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  
 則淚滴滿袖。皇天后土。是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  
 事。先帝以聖明。羅倫。此千古未有之變。先帝崩  
 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  
 臣以禮。取書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  
 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耻也。庶  
 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冢斷脰。得而甘心。朝廷殫

明三進聞 卷二

可憫。今且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  
 銳。直抵秦關。聽上賞以待有功。假使宜而責成効。絲  
 綸之布。瘡功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  
 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太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  
 有罪之當誅。寔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  
 武臣。驥玉立等。尋常名器。盡應於斯。為極。以后似宜  
 慎重。以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  
 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水糶。舉行催餉  
 奏濟軍需。其餘不悉工役。可已。餘無一。切裁罷。朝夕

此葉北大配補

宴。折左右。敵。一切。謝絕。即事。關。禮。萬。不容。廢。亦  
 且。樂。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鴻。業。刻。刻。慎。生  
 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  
 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尚可回耳。竊入  
 不省。時。災。異。叠。見。三十九日。東方長星。較首大異  
 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旂幟馬影。似關  
 關象。且條大條小。條長條縮。又廟門告火。鳳陽祖陵  
 臺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烈日如夏。在  
 在赤地。而弘光深居禁中。惟漁釣。飲火酒。雜伶官

明三進聞 卷三

人  
 遊。戲。品。樂。修。典。章。官。建。慈。禧。殿。大。工。鑿。費。兵。樂。賞。賜  
 皆不以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個錄湖放洋船。爪使  
 製。盡。藏。洲。升。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稅錢一文。蓋  
 馬士英。滿。亂。國。政。內。則。田。成。兩。官。外。則。楊。阮。諸。將。兼  
 有。與。平。東。平。遙。朝。內。惟。忻。城。撫。寧。信。荒。吏。事。過。寧。日  
 偏。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議。者。已。知。不。堪。旦。夕。矣  
 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清。兵。入。宿。遷  
 可。法。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  
 巡。按。陳。潛。大。掾。得。清。朝。於。十。月。二十五。日。發。兵。六。一

此葉北大圖配補

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蒙王將從孟縣過河。侯  
與劉澤清書云。清朝發一王子領兵二十萬。塞  
七八千。齊聚濟寧。近日河南。糧餉接餉告罄。一夕數  
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間渡其急。惟恐彼一越  
渡。則天塹失恃。長江盡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  
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千萬難之中。求  
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巴澤清以聞。澤清又言。清朝  
撤河陽方輿屯兵宿遷。鑄造錢條爲幣。夜用大學士  
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爲士英亂。稱。清

此葉北大配補

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胆。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  
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有萌異念  
自干。負義之愆。僕僕以非。刀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恐  
欲會合劉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累莫先帝。則陸  
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投髮入山。不與世間事  
一意。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  
積憤。無由面質。若僕本念十言萬語。總欲會師勤聞  
始終成貴國。仙降之名。且達闖以停。貴國所甚惡也。  
本朝抵死欲殺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

此葉北大配補



夜引兵渡河，偽投傑降。傑誘斬之，取其衆。加傑太子太傅，可法大傅。內外文武爵賞有差。清兵至夏鎮，剿由清軍南下，又從雅陽渡河，攻海州。國邵州，史可法條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範南遷。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清朝撫臣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詔，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遂見攝政王不許。乃遣蔡先帝於十二日入京。館河隴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發書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宰於寺堂哭祭之。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並執懋第等北去。改葬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時稱。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器之，日有四鎮在何處焉。時賊窺笑禹州，葉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惟興平伯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繼彥直抵關維之間。縉芬聯絡寨勇，諒屬進取。乃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蕭陽，屬許定國。許符以西至渾水，屬劉洪起。河洛

此葉北大配補

屬本際。趙總兵王之綱斬賊都司戴世傑。郭按陳清夫獲太康僞知縣安中好等。副將劉敏郭從寬等。表賊六百餘殺擒郭履僞知縣王。改許州僞郭捕王法。唐總兵劉洪起獲汝寧府僞官祝永苞。上蔡僞知縣爲世。斬三百七十級。又於葉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餘賊二百三十一名。總在許定國。復陳州僞官惠在公等。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二級。得丁旅。陳太子太傅。丁魁楚兵部尚書。仍總督兩廣軍務。洪範又時加恩使此將臣。兵科魏英致止之。言無範。洪範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役排壓。晉國天子。日。然窮矣也。背陳國事。兵部尚書。自昭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唐尚書。司卿許士。承詹事。兼侍讀學士。上宋正色立朝。忠溫體仁。不合。因。簡其。世。無。前。參。龍。許。語。降。調。朝。論。不。服。至。是。賜。卹。命。李。永。茂。巡。撫。南。甯。張。秉。選。運。浙江。各。倉。都。御史。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子。世。相。樞。使。開。洛。武。昌。子。慶。陽。都。督。倉。事。楊。平。賊。將。軍。印。良。楚。示。米。盛。清。龍。州。府。督。官。先。是。於。漢。疏。經。監。軍。御史。黃。國。駿。制。府。子。安。士。英。森。特。權。之。內。凡

刑部吳問淵不至。國故舉人歸子慕雲世。順治中，翰林院待詔由東遷按劉史。宋學未大理。年學太茂，貞死節，則此爲揚。同所抑。至是給之。士學士孔貞運。溫文忠。前遺恩皆吳所御。議忠殺。簡守恒。溫文節。貞運以國變捐軀，不食死守。恒、簡皆死。難者。又子修。聖沈。溫文節。論德集。溫文。祭酒陳仁錫。溫文在。禮部侍郎。郭邦。溫文。仁錫初以并。增。劉。奪。得。陽。張。典。較。拾。才。機。經。造。士。生。平。究。心。錢。穀。進。也。河。清。律。所。諸。著。述。幾。千。卷。皆。千。秋。金。石。之。寶。生。官。太。僕。王。壽。命。致。祭。使。兵。部。尚。書。于。謙。封。謙。爲。陣。安。伯。謙。與。安。宗。社。有。大。功。爲。奸。邪。舞。動。吏。禮。部。以。即。不。酬。寬。爲。之。請。卹。復。左。都。御。史。陳。于。庭。原。官。贈。少。保。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通。議。臣。六。等。罪。除。在。比。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保。宋。金。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嚴。長。黎。秋。永。先。等。各。四。人。三。等。應。絞。嚴。順。陳。各。五。等。七。人。四。等。應。絞。賊。王。孫。意。等。十。五。人。五。等。應。從。輕。卹。沈。元。龍。等。十。八。人。六。等。應。杖。嚴。照。潘。同。升。等。八。人。存。疑。另。擬。翁。元。

如等二十八人。保國公朱國福等。合議刑刑官六失。御史張振長。又言刑官賣法。侮文。章。學。龍。以。高。岸。爲。刑。部。尚。書。吏。科。張。希。賢。與。逆。抄。奉。新。城。伯。趙。之。龍。若。用。人。才。疏。謂。陳。爾。良。頗。有。能。且。存。崔。呈。秀。爲。本。兵。不。可。復。用。折。城。并。逆。爭。之。逆。背。疏。言。祖。制。惟。科。臣。舉。升。駁。之。權。未。聞。勳。爵。而。奏。駁。正。之。司。勳。臣。竊。邪。來。勝。將。部。升。俱。可。不。設。不。幾。特。剛。吉。而。殺。順。制。乎。是。時。張。振。乘。銓。部。務。升。阮。大。猷。一。手。擬。定。而。逆。即。以。貪。竊。而。之。吏。道。廢。雜。已。甚。逆。辦。事。項。中。抄。毀。偏。偏。不。得。權。則。本。遺。聞。卷。三。十。四。貴。若。安。道。侯。柳。祥。昌。荐。授。程。士。達。督。理。京。營。程。泰。士。達。不。過。稱。分。監。生。排。屬。舉。貢。正。途。勳。臣。乃。提。督。大。猷。非。有。操。營。之。責。何。得。侵。犯。戎。職。掌。以。奪。銓。部。權。衡。慶。還。知。府。郭。儀。鳳。疏。言。督。冠。劾。王。且。誣。逆。黨。方。震。瑞。會。狀。行。奉。和。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係。盜。賊。非。奉。明。諭。擅。離。職。守。請。詞。要。清。參。格。臣。清。就。有。案。候。原。職。跡。著。聞。必。阻。題。參。先。行。反。噬。自。應。敬。寬。以。杜。刁。風。先。據。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奉。張。星。初。以。縣。令。辭。避。降。處。又。掛。空。名。不。能。望。申。清。率。之。夢。亦。已。

身絕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使降上會欺吾沈沈  
不一爲點破。門大典不幾爲。然灰之應。同羅之門  
即約定侯勳。衛梁世烈。而裴祖爵。科泰。國雅。以未雖  
王侯戚里。威儀虎狼。華貴重臣。悉羅鋒刃。而其間脫  
身圖存。埋名。潤俗者。固亦不乏。該。何。以。達。料。其。家  
之。必。鐵。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  
該。以。授。手。抑。姑。仍。之。且。所。封。之。子。恐。無。此。法。紀。也  
該。世。受。國。恩。誠。復。復。有。志。何。難。倡。諸。勳。舊。僕。家。從  
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勳。雪。恥。爾  
明季遺聞 卷三  
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先復祖爵。不  
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中曰。五日內無得  
輒通家信。今長安未復。殊非治臣問家之日也。遂安  
伯勳。衛陳。滿。漢。諸。勳。爵。科。泰。自。都。邑。變。遷。河。山。阻。絕  
世。次。無。憑。單。詞。莫。信。幸。奉。明。旨。嚴。覈。該。勳。一。請。再。請  
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祇同土埋之乞。亦與宋儲  
都督一醉。告身。爲可。乘時。於。外。而。攫。取。乎。泥。迷。安。勳  
衛。今。或。避。防。閑。間。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見。錄。使。後  
來。鞍。馬。造。奇。就。途。人。而。可。稱。舉。孤。忠。裂。本。支。而。也

續也。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參議方。等  
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表。而  
藉口贊畫。報請部銜。雖進尤耳。他若軍職司務未清  
之恭議陳之。仰勸。慶。知。縣。夏。萬。古。計。處。史。部。並。慎。行  
副使。自。應。端。知。府。郭。正。中。置。舞。營。陸。或。勳。勳。抄。奉  
不少。假。借。無。奈。人。心。日。就。故。事。日。權。難。經。封。駁。登。部  
寬。置。高。閣。旋。旋。旋。用。使。監。掌。掃。地。而。宵。小。益。延。矣。除  
夕。弘。光。在。興。寧。宮。色。色。智。不。惜。竊。贊。周。官。新。官。且。權。弘  
光。日。梨。園。殊。少。佳。者。替。周。泣。日。臣。以。陛下。令。節。或。恩  
附本遺聞 卷三  
皇考或合先帝乃作此想耶。明年乙酉。稱弘光元年  
定。清。明。順。治。二。年。也。元。日。日。有。僊。之。具。道。上。言。維  
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絲。所。以。彰。不。臣。民  
俾。知。遵。守。遇。四。事。變。錯。亂。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貴  
而。繼。以。罪。誅。逆。之。典。初。廢。而。終。以。克。禁。陳。乞。矣。而。拜  
功。諡。寬。者。章。日。上。直。隸。官。矣。而。請。處。乞。封。者。望。日。奢  
領。帥。屢。貢。進。厥。而。進。更。不。前。軍。需。須。督。督。督。而。庚。癸  
如。故。欲。賜。畫。一。且。重。王。言。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  
下。應。內。外。永。遵。毋。致。游。後。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

所從出將爲其終先請其始頭者與磨無磨費

每人恩賜治初仕使勘辦華官多借題行罰俾得

紀禮速之謀愈巧卸扣之行偏工起廢而蕪蕪並建

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若隨日廢故事日勤今後求

才務竟而用人務嚴寧重難於始進毋退報於債債

一日欲追才將帥之舉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

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蓋儲之者素耳諸儒中封還

華之序非給銓之界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

登投勇騎射日日講求其激同仇以振精銳一日帥

賜李遺書 卷三

國法治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輩金圖翻既以

宜其不死者昭皇仁之浩蕩尤當以絕其觀用者明

臣子之大防一日明旨具肅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

表裏是故封疆之外復有抄抄補閣拾遺務期彈慮

倘察垣僅取充位則白簡止貴空懸則抄發本章一

省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聖聰臨下聖進諸言見諸施

行毋致批者徒勤而定教罔者所辦非淺竊人不有

都督李際遇降清高懷昌雪防河疏請重兵駐紮

從東西蓋類聯給河南提其許定國以冀中原定

任罪餘遣定國銀千兩贖百足初十日集抵駐州期

日定國享餘夜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

家清還定國奔清加監軍衛弘文兵部侍郎兼督

饒軍保妻那氏率子元爵請師弘光命那部將士仍

聽那氏統轄吏可法請以察部將李本身爲提督弘

光以與平有子朕豈以兵馬信地速授他人不允黃

得功復來與饒爭揚州弘光論大臣當先圖事而後

私憾得功若向揚州發兵督其將擊信東顧設渡

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回汎加李本身太

則李遺書 卷三

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復中權總兵楊本祖

赴夏邑討者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揚山後勁提

兵李翔雲赴雙溝治悅提兵胡茂貞左楊提兵郭成

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饒死欲併其眾饒稱清兵不

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合奏保撫寸功加恩太

重臣等不能相安而寧南侯左良玉有恩德將同壓

卵之難九江總督黃繼威亦有與平有可令其勞之

既贈侯太子太保請其子襲爵而歷一子錦衣衛右

戶從優議子祭葬調湖廣提兵官方國安駐防江

授降將狄應奎副總兵官。居李殺賊。雖府軍路。皆  
望印來歸者也。而黃應奎李永茂奏報冠冕汀州。合  
福建巡撫張肯堂會勦。是時汀州賊閭王猪婆等盤  
據廉子洞。劫掠橫行。肯堂嚴征之。卒化知縣于華玉  
不得於鄉紳應撫。賊自効。既往。幾不免。遂計以官與  
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利命華玉之勤王。至新東。各  
散去。華玉亦剛髮為僧。延吏部侍郎蔡奕琛為東閣  
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定欽差吏部尚書張  
捷。又奏請表章三案諸臣。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  
完。黃克繙。王永光。楊所修。章光。黃徐大化。范濟世。各  
予謚。處察孫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髮聲。徐卿伯  
美。麟。各贈官。予祭葬。王紹微。徐兆魁。喬應甲。陸宗原  
各復原官。而席世濟。水佳釁。楊光升。吳孔嘉。郭如闇  
周呂晉。袁洪勳。徐復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維垣又  
請重陳三朝要典。言張差。鳳顏。陳生為刺客者。王之  
來也。不可為紅丸。謂之行。鶴者。孫惟行也。李選。何移  
正。以請錄之。為。楊港也。劉鴻訓。文震孟。只收照  
陰異已。不願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洪勳

又南追論焚要典諸臣罪。任良玉力言要典。神聖  
間勿聽和言。致博大獄。弘光以此服家。事不必疑。特  
袁繼威亦言要典不必重陳。弘光云。皇祖。親皇。考。無  
妄之。豈可不雪。李開吉。史。非存宿憾。請臣當體朕  
意。吳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詳列當日奏議。以存其  
是。先之。陞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監上陸濟源。又借  
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崇。卿。舉卿一代正人。疏言  
當日。諸臣以明。戴光。勝。為正。今日。諸臣以劉。戴。陸。下  
等。止。俱從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  
用。三。道。關。卷。二  
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滿。源。先。帝。久。任。體  
仁。養。元。釀。禍。使得。生。榮。死。寵。猶。諱。文。忠。陛下。追。嗣。高  
口。猶。快。露。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世。矣。若。輩。之。釀。於  
黨。奸。欺。上。也。陸。阮。大。城。兵。部。尚。書。賜。麟。腰。中。書。各。人  
林。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孟。日。之  
野。有。兵。日。在。庚。寅。王。口。前。妖。言。趙。江。南。上。術。馬  
士。英。在。戌。日。上。具。大。用。上。英。著。授。中。書。少。司。馬。而。武  
衛。王。趙。中。承。幾。幾。妖。僧。大。悲。僧。你。竹。席。亦。多。所。定  
王。下。法。司。會。審。票。市。遣。人。監。本。國。情。聞。孫。雲。霧。山。給

嘉靖  
人相告  
如由矣

嘉靖  
人相告  
如由矣

事中吳遠疏言雲山即名封禁山

通微池南連八閘東抵鄧縣西界信州

爲盜藪其間深谷窮鄉處處險阻極目無徑可

樂且地接祖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嚴禁封

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方訛觀互

相煽惑而狐假之管河之邊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

劫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役之費數已坐困民不聊生

近山良民遂易散散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

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裁定奉

明憲道周

卷三

三

吉照舊封禁牲禍蓋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  
相城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綿延重疊羣路崎嶇屬禁  
既久開鑿維艱不便一林莽高深重時叠峯毒蛇狂  
噬生言繁滋一旦闕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  
運添商與通絕垣區水不通舟陸難移運糴使輸番  
而開時令神驗不便三乘傳驛驛右司困於供億誰  
請正以且吏胥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力田小民無  
水活木消歲歲月土田有荒蕪之困力役多死尸之  
憂不便四禁則民困天乎願聖以十安危今以

謹此附  
無正人

有害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則危明皆雨之史

再貽禍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疑也曩蒙詔普

興穴居者召親約束無力是使益復生而殺傷再

見不便六况臣訊之父老會云此山地連陵寢日正

統初間伐致傷地脉迷醒土木之弊渡山川雲氣不

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應

意中微保不計馳視如適言報罷國輔係大司禮

技周養子替周閣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

國輔時在官中每有匡救人以張永月之馬士英視

則李道周

卷三

三

爲眼中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且疏請往其  
足士英意下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放  
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營參投其子馬錫以乳臭兒  
結兵柄時事可知適顧出士英竟勿慢之子吏部侍  
郎顧起元謹文莊都督劉源清蓋武節起范鳳翼光  
祿寺少卿陳洪譴太僕寺少卿考選沐有本沈憲昌  
張利民籍接視錢源徐方來莊則敬爲給事中上錫  
袁紹勳夏繼虞郝爲王大捷畢十臣張光祿士英  
貞一爲御史陸豐式擢詹部御史巡撫廣西

都御史史鑑、胡廉、馬乾、食都御史、史鑑、四川、唐、月、伯、  
 朝長佐等、台詞、若起、朱大典、為兵部侍郎、大典、又任、  
 鳳督、娶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勸其、假、日、萬、  
 弘光、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皆、容、楊、腹、謂、勿、開、  
 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予、音、爾、御史、張、孫、振、補、在、告、  
 議、部、尚、書、顧、錫、時、險、邪、有、玷、扶、宗、以、其、請、削、溫、體、仁、  
 奏、以、侍、郎、管、紹、寧、貪、穢、定、罪、詔、勿、開、外、轉、給、事、中、  
 馬、嘉、植、御史、沈、宸、全、吏、部、余、鳳、為、司、道、等、官、以、直、士、  
 用、李、道、員、  
 英、不、令、故、也、禁、宗、室、入、京、師、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  
 甚、赤、欽、天、監、古、候、以、間、朱、國、弼、疏、論、原、任、清、撫、路、養、  
 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遠、謀、弘、光、詰、聚、飛、意、屬、何、人、  
 原、任、杭、州、府、推、官、黃、端、伯、先、以、無、故、削、髮、奉、先、帝、言、  
 勸、開、至、是、入、京、辭、姜、曰、廣、通、謀、有、狀、援、引、鬼、神、士、英、  
 今、與、考、選、以、試、卷、多、西、域、語、得、禮、部、主、事、禮、部、侍、  
 郎、管、鄒、寧、河、上、先、帝、太、子、詔、曰、朕、慰、皇、太、子、永、王、曰、  
 永、悼、王、定、上、口、定、東、下、未、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  
 奏、先、帝、太、子、在、浙、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密、捧、

在、  
在、

太子、  
太子、  
太子、

札、召、至、萬、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跪、不、起、帝、命、  
 我、寫、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議、認、各、冠、帶、  
 從、侍、吉、服、朝、服、侍、朝、賀、見、其、人、尚、向、進、大、學、士、王、鐸、  
 任、請、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請、  
 忌、之、矣、又、問、書、像、字、何、亦、曰、忘、之、矣、給、事、中、戴、英、問、  
 帝、謂、對、吳、昌、時、於、東、宮、立、何、地、對、曰、誰、吳、昌、時、  
 英、乃、直、詣、之、曰、汝、是、詐、冒、以、定、告、當、殺、汝、仰、跪、請、免、  
 命、長、以、鐵、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附、馬、王、哥、佐、系、  
 附、老、避、開、  
 家、破、南、奔、遇、高、慶、其、家、人、穆、虎、殺、以、許、哥、東、宮、王、鐸、  
 等、面、奏、狀、弘、光、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其、即、東、宮、  
 矣、即、月、正、宗、英、各、具、奏、王、之、明、偽、假、太、子、非、雅、年、所、  
 能、前、必、有、大、奸、族、為、奇、貨、巨、勳、法、司、根、究、中、允、李、茲、  
 灝、亦、奏、東、宮、的、係、假、日、御、史、陳、以、瑞、又、奏、愚、民、親、聽、  
 易、惑、道、落、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繼、弘、光、  
 諭、將、王、之、明、好、生、養、養、勿、驟、加、刑、候、正、告、天、下、愚、夫、  
 愚、婦、皆、已、昭、白、然、後、中、法、有、內、員、上、奏、疏、弘、光、令、持、  
 示、士、英、上、英、言、  
 其、言、雖、似、疑、處、定、多、疑、為、

東官李廣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  
東官原質疑重此人機穽百出可疑一也公至現養  
周全家而云已死可疑二也臣愚以太子必已死且  
行嚴審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審之如  
其東官則願取入深官密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  
啟奸人之心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於  
午門外鞠之夢食鴉虎其服如之明言下之明刑  
部獄傳論郭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日認東官  
正月二月所成何局往闕往楚欲幹何事王使附逆  
明李選嗣 卷二 三

飛龍殿宜迎童氏婦內奏諭河南撫按迎役皇子以  
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官月  
日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呈覽弘光棄去弗視可  
宗當審尋命相尚忠嚴刑酷拷氏號呼詛罵尋處死  
獄中木幾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官以安臣民之心  
前東官之來吳三桂竟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  
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韋大體  
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官何至一家  
反視爲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轉轉誅求遂使  
明李選嗣 卷二 三



之聲聲氏而案未暢與尚懇求前全商制發令  
天下後世口實工部侍郎何惟言鎮東官甚明潮  
德何勝鼓言太子到南何人奉聞何人物色服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爲既是王尚任孫何人舉奏  
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  
高慶箕則後二說何以不登報傳此事聞天下萬世  
是非不可不辨江督袁繼斌太子居移氣養必非  
外間見道所能假讓王品原係富族高陽未聞歸官  
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  
則全道則  
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上旨日從何因起聖陛下  
勿信偏詞使一人竟向隅之慨則守節守身之肅  
弘光以王之罪日供甚即命法司將審明節畧各論  
之吏部尚書張純題相卹成國公朱純臣照張繼例  
贈王純臣因奉先勸進爲賊所誅者也甄珠國遣使  
入貢請襲封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鄧元勳各給一  
品服色前去原任中允李嗣唐泛海前時弘光以忠  
節深嘉之十九日吳樞太學門外百官素服皇崇先  
帝殉阮大鍼後主哭呼先帝而來日放先帝殉社

老東林諸臣也不盡與兵諸臣不足以謝先帝  
陳名夏徐汧等俱此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日徐九一  
現有人在大鎮日與楊維垣等必欲盡殺東林復社  
諸人大欲將與尋以上游生等所擬或夜半書士英  
堂中云此院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兒有耳一瓦直  
抵中原求其人不得舍場尚書賀世壽會都御史郭  
維鑑告病去進解江右正人許小信爲南昌私黨大  
統督遣兵於江中劫之以應天府永都之縣爲都察  
院會都御史陸何騰發兵部侍郎鄭無會都御史總督  
廟奉還則  
川湖雲貴廣西軍務楊勳開部督事府獨撫湖南士  
英處其人情不調廣令同部驚抗亂言人情極調且  
臣與良王所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肝腸青天白日  
伏乞以後申飭臣工收斂精神用之勤懇釋此不必  
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委  
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議者灰心人人解體  
非所以維朝廷而蔽忠勇也戶科吳道亦言與良  
王慷慨同仇共矢夾輔肅清數日酌定營制經理也  
田崇有難緒不久撤回大業弗克臣恐湖南自此无

解而其事不可不為矣夫大敵在前而學易大師  
忌定意而後用致事於任事之初無用而後得輕重  
於受命之後聽入不省劉良佐奏報許定四引清  
兵入供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因先鋒劉道行  
清兵入考拔加洪起太子太保清兵半使歸應巡  
按御史委以死之任劉生自臨驅遣清部書有云  
堅壁固守輕而下否則楊子江頭使御史何錢塘  
江上吳相國也事聞總兵李永成棟楠通四月初一  
兵進通江北直下徐領總兵李永成棟楠通四月初一

明季書聞

卷三

元

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因禮部管部印  
被竊馬士英諸改鑄另給也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  
舉兵東下馳疏王云竊見通駁馬士英由自苗蓮在  
本虎廟臣身行行間無日不同其罪狀無人不恨其  
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傳傳陛下屢發矜慈士  
英以其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  
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後氣稍存亦常弔腸辭過  
以存先帝一線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  
有賊共天日矣臣已披甲在途將士既日指髮人人

必欲快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官  
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勿祈斷斷與天下共棄之自  
先帝之愛人人流泣士英利矢擅權事事與先帝為  
難致宋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禍之聖恩先帝手與者  
士英修復之聖恩收發顯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  
報仇雪耻之心罪不容於死有一也國家旰飢文武  
全恃名器設無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官爵爵殫  
血產如衙門有職方使如狗都督滿街走之滿如蓬  
其業以貪罪遺戍不一年而立監詔室張孫振以賄  
汚役犯不數月而貴族僕少袁洪勳與張道藩皆  
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從復原官如楊文舉劉永王登  
黃尚希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放逐皆用之於  
常路以此之類直以十計發官難書罪不容於死者  
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其柄尤不得兼  
舉一英已為首禍猶復掌樞是弁起太祖法度且又  
引其腹心阮大猷為參政尚書以兩其罪狀之謀兩  
于案院各置軍兵以為呼應司馬弘一復生於今日罪  
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官典禮敎關士英居

明季書聞

卷三

三

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言  
歌女奇養阮大鈺等希圖進選計亂中官除謀臣遇  
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  
百計詭譎進優異覽女指傷盛德辨對人言惡則歸  
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  
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鈺以來雖親殺人均當  
續在周旋等煖煖間內株連蔓延尤甚者借題三  
案深埋陷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今天下  
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宴豈臣  
所敢言士英通布私人凡陛下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視又易死士窺伏皇城遙名悉軍以觀陛下動靜曰  
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幸士碎心痛號者先  
帝列聖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  
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  
大鈺一手拿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  
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  
君爲四海軍歌於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靡  
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才辱士英大鈺等以謝先帝

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探將士之  
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  
士英等肆諸市朝傳旨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  
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教云蓋聞大  
義之重頓於星日無禮之遂蒙於鷹鷂天地有至公  
臣民不可罔也如臣馬士英根原赤身極額監面昔  
月九死之罪業已僞妄作奴屠髮馬增重荷三代之  
恩從爾狼窟白門狠本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臣  
言旋策勸進之功以今上啓教之端爲私家獲勝之  
物弄弄虛福揚徽勳助持兵力以勝人致天子聞日  
拱手張僞旨以善俗便兵民重足寒心未爲報仇而  
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直論謀聖德初因民恨  
而釋主乃事事拂兆民之煩何由與兆民生幻憂蔽  
天妖桑障日責官必先娼妓試看七十七老囚三水收  
親居然節鐵監軍魚色罔識計親托言六宮傳選二  
八糾紛受爲弄間濫上疎於常軌徵之使肆行請  
本會指慈惠之音日下江河無夜安之枕言馬索便  
衛殺人北斗有朝忌之星謂英等寔應國祚除諸會

之能無朝政自私營私而無功於國者  
爲何其重也而乃水山登嶺水與波辭小充斥於  
朝端賢良竟逐於厓谷同已者性狎豺虎行列猶狼  
在阨大鏡其其等數十巨寇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  
人媚人之赤微異已者德並蘇黃才競房杜如劉宗  
周姜曰廣高弘圖等數十大賢皆誅之爲朋黨以收  
應如蛇如之衆心道路有目皆言其方如豺如虎  
街之誦神則難欺矣竊立君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  
呼江漢長流滿洲盡竹落此之罪豈有極與若過意  
則本遺封

如臣職如斯乃盡是尸位其職焉計罪則  
討賊之軍憶裴茂國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  
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  
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禁之隱  
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志王  
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忠若父之心天意中  
興豈有間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選立告先帝揚此心  
聲驅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救阮奴之黨以報四  
望倘惑於邪說誣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  
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轉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  
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  
無情之時追維心痛徹布苦衷愿言共事嗚呼朝無  
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  
赤志我願宗廟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食士  
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江皋白於冤魂連張璠  
虎之機勿作道微之較然董卓之腹中三旬猶元  
載之樹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敬又沿途  
遍張告示兩本藩奉太子寄青事師非救士英等大

體京師戒嚴士莫尚理朝臣不入直江督袁繼  
 徽太子以遏止之而若切責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  
 建德順流而下譚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  
 大鰲力以安朱大典同禦之陸大典兵部尚書因安  
 批許定將軍劉澤清亦托勤士率兵大掠南行揚  
 洲徐都參同傅梯使四法德鄭希素弘光日上游錄  
 詢赴上海北兵言則是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日上海  
 不過欲附若側之好耳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  
 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驟敵至此乃殺士士走

其選精募兵大磨戒呼士英能以左兵爲慮不慮  
劉洪起又奏請兵直下無人敢過悉爲南京之憂  
王承吉又奏徐鎮孤危勢不能存必保徐州方保江  
北可以又請而朝處分東宮以息難懼弘光諭西營  
力急卿專心料理待奉凱復見可法嘆曰奉凱二字  
誠何容易誠如上言而君不知在何日矣又連上二  
疏一劾各鎮擁兵康餉一劾李虎棟擅敵前奔士英  
亦不應弘光難以選淑女爲冠先是應天府選三名  
不中司禮監又選六名亦不中皆違內監田壯國往

尚以爲戶  
之

劫案到縣氏王氏李氏三人着於十五日進元  
殿會下丁都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冠二萬  
兩當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據又殺原任  
武德道金事雷毓祚禮部主事周鍾燕與鍾從兄弟  
及之府司馬阮阮大鍼行賄十英鍾鍾從逆逆則黨當生  
照原狀明鄭太慈豫忠朱就鍾復據據他事論湯吳  
周鍾計亦與大鍼有怨澤清氣攻大器及清補大鍼  
復不續補不思不孝吏科林有本懇之有旨從違各  
犯及雷毓祚一案着法司速行訊結光時亨者與李

明磨不日豫章阻駕南遷者也故與四人同死改王  
承吉總河兼督淮楊鳳應等處錢謙登委撫揚州日  
仰轍回另用時清兵已徇徐楊下壺泗乘勢渡淮  
如入無人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  
玉大哩李卿馳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傳  
淮陽工科吳希喬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弘先  
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  
意愚原不贊反牧如今還力攻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  
士填溝壑捐諸臣劉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

盛怒而責請教不報可法聞門出戰清兵破城入

女樣走。於是各官奔竄。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閉各

城門以待 清兵居民斃戮城內外斃兵無有  
午刻有監生趙昇率市人百家出王之明於獄於  
官中登殿鳴鐘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副都  
御史楊維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之王之明結示  
皇婦畧云先皇帝不承大鼎惟茲臣墓同其甘苦胡  
天不祐維奇禍凡有血氣裂臍痛心泣予小子分  
任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某汗血匪  
易及此臣避國雪國罪幸文武先生迎立福王予惟  
先帝之兵奔投南都定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

卷二

三九

壬辰作格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絕也福王聞兵進  
先為民泣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  
民圖抱出獄擁人皇官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  
日乎詳此布告在京熟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  
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皇猷勿以前日有不  
滿予之嫌情爾經綸之教也十二日飲天監學堂官  
陳子階自經是日弘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實得功  
阮大城朱大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八太平太平民不  
約十二日往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道途中領翁之旗

舟十四日將往浙時 清豫王已薄都城趙之  
王之明出降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鞍鞍馮紹表  
寶朝設牛酒軍中晏之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  
百姓家設香案恭設豫王出不設而大罵云福王簪  
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貪壬民今日奉文臣手惟只  
知作惡汝等武臣要君無恩假威嚴冠上下離心違  
逆使眼時刻孔昭往清劉澤清入虎劉良佐降奉豫  
王倫引兵進迎先至蕪湖於十五日及之且召黃得  
勇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創甚拔劍

卷三

四

月朔良佐挾弘先去之環表水死弘光見豫王於內  
宇備府王責其舊位獨尊荒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  
事弘光嗔然墮囚於江寧縣刑部尚書高倬戶部  
中劉成治署中自縊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錫賜  
山關廟中經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葉廷祥投秦淮  
河中死其死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繼及子舉人陳  
伯俞戶部主事吳佳胤及不知名者投秦淮河馮  
小瑜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瑜以色幸卒以身殉  
題詩橋上有云二百年來食土朝如何文武盡皆

小瑜題  
記道

黃溫在卑田院乞丐者存命一條。應部郎中。命御史王懷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齊等分往招撫。系。萬主慈遇官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洋池死。罪任少詹徐濟沈虎丘後溪死玄廟觀前賣麵人夫婦皆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販鞋者投西顧池中死。又一鄉民賣柴入城間支使使至。乘柴船躍入文城墻所龍游河死。五校有諸葛葛許曼以雞髮自。死。管樂諸生徐輝以雞髮自經死。諸生項志章不。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至於各處起兵見。明貴池諸生吳應其宣城諸生蔣三衡蘇州鄉宦金。武官陳有功余元宜萬會吳國禎而蘇州原任。擊魯之藥及常武詔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與兄黃淵耀及舉人張錫晉俱用圓俱死。嘗熟諸生。徐守隨戰死。崑山貢生朱集璠城破被殺不順死。後。將工公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建城破自刎死。原任。張山總兵王佐才為亂兵殺死。一家老幼屠戮殆盡。

松江原任中書李符問傳羅知縣原任城破被。部主事夏允濟投水死。總兵吳志其黃。駐兵豆腐。其後擒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莊明永被諸不。死。常州諸生吳。之徐安達入太湖從黃兵。兵敗。之段本死。安達被殺。諸生張。文。平。鄉兵。城。殺。元。江。不。下。至三月乃。其。典史陳。堂。原。動。全。家。死。及。兵。下。嘉。湖。史。部。郎。中。錢。提。戰。後。家。深。加。任。史。部。尚。書。徐。石。驥。自。縊。其。僕。顧。敬。則。空。六。開。六。二。徐。鄧。從。死。其。至。杭州。諸。王。以。城。投。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繼。死。錢。塘。知。縣。顧。咸。不。順。被。殺。其。縣。知。縣。梁。子。汝。亦。死。其。前。遣。使。臣。左。標。弟。在。比。開。江。南。陷。七。日。不。食。陽。廣。王。召。君。蔣。未。孝。巾。草。屨。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殺。以。為。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擢。最。總。兵。當。是。抗。禮。力。大。罪。總。肅。抗。詞。惟。請。一。死。命。游。爰。聖。令。皆。於。前。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有。云。快。馬。鞭。片。蹄。踏。迴。片。雲。前。下。意。如。何。十。月。冷。曉。清。對。盡。作。寒。烟。絕。不。磨。泰。謂。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



良佐王廷佐劉綬等五人從死忽沙恩四起豫南  
鄭氏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豫王既定江浙尋歸  
北京懷弘光王之朋去不知所在

明季遺聞卷四 福建兩廣

江左鄉 游流詩輯

乙酉五月 清兵渡江 南都弗守 總兵官鄭鴻逵 鄭彩 撤師回閩 令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 至福州 建寧 撫張肯堂 憲按御史吳春枝 禮部尚書黃道周 南安伯鄭芝龍等 共會議立唐王為監國 王太祖後也 封南陽初以父殽 失愛於祖 兩叔謀奪嫡 未得請名 及祖端王熈宇 道陳奇瑜 知府王之柱 為之請嗣 後以統兵勤王 檄離南陽 錮高塘 會數出 性率直 月奉遺聞 卷四 庚子 真詩書手草傳檄 洒酒數千言 鴻逵請正位不然 無以壓眾心而杜後起 芝龍意別有在 因諄以焉不可 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 出關尺寸 建號未遲 而李長倩有惡 出關綴正位 示監國無冒天下心一 既不擬擁入者 楚胡殿功不數日 即定議 即帝位於福州 時閏六月十五日也 是日郊天 大風震起 拔木揚沙 及駕回宮 尚寶司卿生馬 忽驚躍起 玉墜墜地 損其一 用人族異之 改福州為天興府 以布政司為大內 大赦改元隆武 封鄭芝龍為平侯 鄭鴻逵為定侯

明季遺聞

周永道聞

卷四

二

鄭芝豹為澄濟伯 鄭彩為東勝伯 歲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 李長倩為戶部尚書 曹學佺為禮部尚書 吳春枝為兵部尚書 周應璠為刑部尚書 鄭道為工部尚書 馬恩璉為通政使 鄭廣英為錦衣衛指揮 以天建延興四府為上遊 汀郡漳泉四府為下游 各設撫按 縣隸府 府隸道 道隸內鄉 一命以土咸與 宣錫 於是教求者 碩起 蔣德璟 黃景昉 黃道周 陳生 何楷 陳洪謐 林欲相 朱繼祚 黃鳴俊 皆為大學士 改庶吉士為庶士 命龍生王之以招選賢才 又起魯懷何吾驥郭維翰葉廷桂以次至 皆入閣辦事 其遠不能至者 如王應熊 楊廷麟等 僅列其各閣臣至二十餘人 然俱閒無事 不令與旨 皆隆武親為之 德璟景昉欲相 皆以說辭 行人以死請乃至 德璟陞見首以清屯 練軍 告然竟棄舍不成 時內外文武濟濟 然兵餉艱守機宜 粵藩芝龍為政 芝龍泉州人 泉州郡城南三十里 安平鎮 芝龍府故在焉 芝龍初習海知海 湄九海盜皆故盟 或自門下 自就撫 後海賊不得鄭氏令旗 不能往來 每一廟 例入三千金 歲入

千萬計。若能以此富敵國。自築城於安平。海濱近  
陞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  
幟鮮明。戈甲堅利。九賊遁入海者。援付芝龍。服之如  
齊。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有弟之尤勇冠軍者。  
征劉香。已沒於海。次鴻。遂次芝豹。一門群弟。頗赫東  
南。芝龍開府於福州。牛見九鄉。入不捐。出不送。集爰  
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守者一百  
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計十萬。其十萬。今冬精  
練。明春出關。一棧出浙東。一棧出江西。統二十萬之  
用。道開。卷四

真令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尚不給。而粵西有靖  
江王者。八月稱監國。隋武諸王不服。舉兵將東廣西  
經撫。留式。和。檄書。檄制丁。賜楚爲備。又檄恩。恭。將  
印。傳。陽。格。再。檄。舉。調。兵。止。狼。勿。靖。磨。諸。道。桂。平。道  
井。自。倪。式。和。入。式。和。不。允。未。幾。靖。提。兵。至。梧。命。式。和  
易。朝。服。朝。式。和。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兵。率  
爲。丁。兵。戰。敗。逃。往。時。官。國。公。焦。璉。爲。粵。西。總。撫。揚。國  
威。旗。鼓。式。和。授。計。於。逃。而。邦。傳。亦。應。徽。純。兵。至。并。受  
令。昆。陽。靖。江。王。之。兵。吏。付。給。平。中。顧。文。等。城。至。

福州王與國威奕俱斬於市。以擒靖功。封魁楚侯。  
晉式招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平。  
諸監國先是。清兵入浙。潞籍以城降。貝勒散布有  
吏至浙東。且令辦髮。山陰原任蘇松巡撫。程維桂。赴  
池水元。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絕命詞云。  
留此旬日死。少存。臣。清。意。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權。機。事。容。何。難。亦。何。易。又。小。婿。秦。嗣。勳。詩。云。信。國  
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發山。只爭死。先後若云。  
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整矣。庶幾全所受。門人

明季遺聞。卷四  
會稽諸生王毓著。聞變。即遺書宗周。有云。顏先生。早  
自決排爲王。歲午。所引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奔東  
渡。橋。橋。石。自。沉。死。儒士周卜年。赴東海死。原任大學  
士。高弘圖。流寓紹興城。外。遂至野寺。不食死。時馬士  
英。亦率所部來。弘光母妃至。紹。紹。人。士。猶。未。知。弘。光  
所。存。原。任。九。江。食。事。王。思。任。上。疏。請。斬。士。英。言。職。聞  
之。氣。必。發。於。思。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於。嚴。耶。之。念。  
事。至。今。日。人。人。無。胆。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  
位。以來。從不曾真。真是。請。求。報。雪。也。士。上。寬。仁。有。

餘而明曉不足必惡奸相馬士英受立之功將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猶未阿肆無忌憚竊一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醴醴上悅色則使妖誘上喜音則責優飽上好玩則奉古並以為君逸臣勞而以錫賜終于一屏推與史可法又必忌其成功而天下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三賴買官鬻爵搜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費至千金以至支選職方求機打劫寒無退督見兌即題其餘編頭修職服錦橫行者不在

明廷遺出

五

語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有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職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敗壞庸口說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斷薪賞罰立斬上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懲戒則敗月之戒仍下哀痛罪已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敵可厲也

亦可固也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文來風聲士英憤懣素欽慕即當國破家傾之際愛立今上以定時村以為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我騎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斷莫不謂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器酒色迷若此則閣下豈以人心解體上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以我令東東擁護祖陵而閣下諸國至此即辱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計莫若明水一孟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亮無他若但求

明廷遺出

六

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撥髮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揚厲猶可徐舉甲與如或逆過漸上登倒樹震仍故實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值品渡江吾是乃無此聖耻之國非蘇脂納月之臣也漢高先赴晉書云秦車自馬以拒閣下上干洪怒聖不贖幸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東身以既殺騎其法處之則當引領以作祖產原任山西食事鄭之尹子鄭遵謙級署撫臣於江上與張國維力逢年狗與謝宋之晉陳西輝撫政霖孫嘉儀等迎立魯

明季遠聞

王於台朱大典亦遣孫王上表勸進。魯王降。國維首視泰馬士英。慢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時逢年。國維之普大典俱為大學士。封方國安。周公張。賜黃永。豐伯。鄭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西安守。嚴州。鵬翼守。衢州。國維督。江土。賜上方劍。行。事。于。世。鳳。為。平。將。軍。補。御。史。陳。清。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營。銀。兵。馬。七。月。復。富。陽。八。月。復。千。禧。時。兵。馬。雲。集。入。治。一。軍。不。相。統。一。卻。曲。驕。然。國。維。疏。請。於。王。謂。勉。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養。之。逸。而。攻。守。待。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為。養。勝。必。速。諸。師。之。心。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十。月。清。兵。至。國。安。嚴。陣。當。之。國。維。率。王。國。威。趙。天。祥。接。應。追。戰。於。草。橋。門。為。入。大。風。雨。火。砲。子。走。不。得。發。遂。收。兵。清。兵。營。木。賊。共。沿。江。會。閩。申。額。詔。至。請。求。富。貴。爭。欲。應。之。監。國。下。令。逐。台。士。民。皆。惶。國。維。星。上。疏。上。疏。隆。武。謂。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后。入。關。者。王。監。國。退。居。歸。寧。諸。昭。然。若。以。倚。我。以。定。分。存。今。日。原。未。假。易。

明季遠聞

卷四

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為。一。旦。南。岸。正。朔。輒。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海。莫。可。追。臣。老。臣。也。豈。敢。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而。浙。閩。成。水。火。夾。間。餉。不。足。芝。龍。遣。給。事。中。梁。應。奇。入。粵。督。餉。應。奇。往。泰。遲。悞。者。數。十。人。命。提。問。亦。莫。應。潮。州。知。府。楊。球。遂。止。越。界。不。敢。入。芝。龍。又。令。繼。按。以。下。皆。捐。休。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力。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索。招。府。縣。庫。積。年。存。銀。未。解。者。厘。毫。皆。解。又。大。書。官。爵。部。司。領。銀。三。百。兩。後。疏。至。百。兩。武。制。僅。數。十。兩。或。數。兩。於。是。竭。僂。斯。盡。列。冠。裳。然。無。俸。無。衙。空。名。而。已。其。燕。省。情。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隣。晉。江。令。金。允。治。蒞。武。西。造。皆。稱。職。官。則。立。而。誦。五。殿。於。庭。不。可。制。受。官。者。延。頸。清。兵。諷。曰。清。行。如。海。易。還。其。來。也。然。猶。苦。尚。不。足。所。招。開。門。真。不。過。疲。然。數。百。人。耳。貽。廷。臣。請。出。關。者。章。蒲。及。車。隆。武。亦。欲。皆。隨。行。而。是。能。以。飲。餉。為。辭。十。月。會。曾。后。至。連。入。乃。皆。止。王。監。武。親。身。南。來。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越。及。后。至。云。大。興。州。在。城。官。毀。厄。匪。之。器。悉。用。貴。

明季遺聞

卷四

九

全周斌是府道龍袍房服下體皆絨氈服形戶  
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於屏後聽之其決  
進止降武頗威憚之而龍武本有微芝龍乃令子森  
為國姓改各成功每降武意所向成功派先得以告  
芝龍甫是近臣無敢異同者宰相牛山門下何楷與  
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  
且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密以提權告  
隆正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作謝事又即固留曰此  
非朕意乃某人言也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矣

明季遺聞 卷四 九

丙戌元旦早朝以足板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  
蛟嶠推官朱健移奪他駐生倡逃建陽知縣施燦為  
奸者摘發坐食醉俱斬斬市曹龍溪知縣謝泰宗以  
合泰河八千金抗嚴道義可憎航海至閩不用有廉  
得衛街之森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  
以兵即得召對片言合古資寶錄賜官爵久之漸多  
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然隆武心知芝龍  
不可恃卒無以制之芝龍亦以不出關無以壓眾心  
乃分兵為二部言萬人實不滿千人以鄭鴻達為大

明季遺聞

卷四

十

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諸氏改元  
事築壘郊拜而送之既出關脫解裝解裝不行月餘  
內催二將檄如雨而切責鄭彩畏縮不前自有因法  
在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就官備施置如  
故於是黃道周以師相請募兵江西江西多其子弟  
明與姦死軍前芝龍不與錢隆武給空劄百函為  
行資而已通周以獨據門下得自人居吉安與楊  
廷樞萬元吉為呼應出兵贛州為清兵所擒械送  
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日不死內院洪承疇疏  
救言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寮  
百前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  
罪得以不死上不免今同中書賴齋蔡繼謀等  
疏斬於市蔣德璟自請行闕陳察情形相提督戰隆  
武討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瑛  
乃去而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死提學都  
史王陽恭亦憤卒泉州知府鄭式金見事不可為權  
與道周使予告去吏部郎中趙玉成與尚書張宜  
與道周同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

海道直抵君山環取金陵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則同會於金陵降武大義亟催芝龍進剿之德笑許金有兼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不果降武乃決意親征二月至建寧建撫何為斌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降武降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者省中人救萬呼捕謂絕天下望因至驛創舉而任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字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六月吳炳自江右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練關而以編修劉以修為主考官取中舉人葉瓚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賀表存

日為明止戈為武降武嗟賞大赦單恩鄭氏類表與附一代諸提調者不暇給當之之時

兵部尚書吳春枝及兵部尚書吳春枝等如常不待

清初招撫江南者為內院大

府王洪承疇招撫者是者為御史黃熙龍皆江人

為僉都督陳本舉使與言人林奎至關及開趙

趙芝龍入芝龍以書招之乃八陞見故稱皇叔父

而不稱陛下降武大怒下廷議皆下獄芝龍既下

諸陳謙者武進人乙酉奉命弘光討封芝龍為南安

伯比故諸券乃誤書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林兩

廣南安僅一邑耳諸券尚易謂更伯伯為侯芝龍

大喜即賜而別及半途而芝龍素德之有鎮

江錢氏已者召對中言芝龍為監察御史賀芝龍門

下而與降武親量蒙信任容赦降武陳謙為魯心腹

與鄰至交不意除恐有內患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

所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

謙斬之芝龍聞伏尸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為子

以奈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而疏稱

海寇理至今三關餉銀皆由芝龍取之海無海則無家

其遺臣不可拜表仰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

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過延平矣芝龍既去守關

將歸福壽嚴兵還安平聲言缺餉恭徵開錢塘信也

錢塘自丙戌正月壬子三月各營皆門破心碎王之仁

既歸國一事起口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

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急臣今日計惟

有前死一尺應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管戰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壩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從江心築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國維督諸軍渡江會隆武使陸清源營師至江翁師馬士英嘆詞安斯之日出撤文數降武過國維曰禍在此矣四月杭州固守堅不可克魯王議抽兵屬國維西征以禮部尚書余望業兵部尚書事督師江上清朝目勸王惠兵共岸以江潤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尉劉灶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手執相招入閨心大用即不支便道可退入滇黔五月廿七日舟遂振營走至紹陳兵胡監國南行廿八日江上諸師開報俱潰鄭遵謙携資入海廿九日惟王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荆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速當自爲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禮部尚書余煌大震殊示盡啟九門放兵民出

走畢正衣冠赴水死六月初一日清兵渡江國維行次至黃石砦方馬阮兵斷所過橋橋下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兵往前行聞安士英決計獻監國爲投降計乃遣人守監國守者忽病監國得脫登海船傳命國維遇防四邑遂過東陽益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清兵破義烏衆勸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月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巨力竭矣作絕命詩三章自述曰數難百戰戴吾君拒辭唐氣厲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歿念母曰一顧縲塵不掛骨惟哀豈母墓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歟啣恩結草同訓子曰風調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真談兵蒼蒼若有施存恤乘未全身答所生從容具衣冠赴閭死與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梓所封勒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與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愿來投見死於明處承疇優接以禮



命薨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兵部侍郎陳  
西輝哭入雲臺山中。作絕命詞八首云。生爲大明之  
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  
房始終爲韓。本叔生先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  
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驚天。胡  
上應歸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同頭萬事已畢。徒  
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  
年世法。但感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還。一生情  
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兵參文佛。藤衣泣拜肩皇手。

著遺文于卷。尚存詞在名山。正學焚書亦由。所南心  
史難刪。惡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  
忠。貽與世間同志。又作自祭文。理骨記一。從客笑  
語。局戶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太僕少卿  
陳潛夫。偕妻正氏妾孟氏。夫妻姊妹。懸臂共沉河死。  
兵部主事葉汝菴。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僧  
絕食死。子諸生高朋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俟變  
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升。沉水死。訪登諸生方炯。山  
陰諸生朱瑞。赴水死。蕭山諸生初雪門。自縊死。醫生

脫奇年。正襟危坐。鐵缸內。令人掩鼻。朗誦諸佛死  
清兵。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  
衣大炮。彼之大輿。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弼武進  
人。亦死。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內  
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曾學鄒  
史正亮。被執。不願過寧。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據殘  
兵。歛請入關。降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遁至台州。山  
寺爲僧。隨爲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具勸。隨令內  
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尚書魏壯等。俱刺髮

投順。是時舊無田兵。及方兵。鄭兵。龍三家兵。戎離或  
合。遂進而前。所至劫掠。戎掠婦女坐山頭。呼盧呼白。  
沿街鬻弄者。四五月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  
收如也。又數日。清將數十。從容過嶺。然清兵入  
關。或出楚。或出汀。或出福寧。俱走山谷。同道。則不意  
不必。便震也。清兵先奔者。裝掠爲食。至建寧。科臣黃  
大純。某臣鄭爲。閉城發倉米。庫銀以餉。嘩呼而去。  
鄰垣全。八月十七日。清兵至浦。百姓請出降。爲  
迎。不可再請。行爲紅。又不可永義。清兵至。擁見。且

勸衆迎脫爲首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殺。且勸朝。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斷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曰。奸爭欲代輸餉。以不死爲虹。以民窮財盡持不可。噴血大罵。貝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胃不死。遂見殺。大鵬同日殉難。爲虹髮妻陳龍與標下中軍遊擊原清城千戶張萬明。及千都司張繩。都督洪祖烈從死。百姓爲之祠焉。臨武自芝離去後。乃定計幸。義八月二十一日啟行。

卷四

七

載吉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清兵已及劍津。且踵至。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止何吾駟。郭維經朱緒。祈黃鵬復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清兵至順昌。搜龍托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開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猷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隨數騎追駕。爲其父報仇。及至杭州。時防武將入。請開。停一日。景龍恩去。是以及於難。并斬曾后及得駕。

官朱繼祚黃鵬後。械至福州。貝勒斬路武及后。於繼祚勸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鳴義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見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死。刑別遣令成棟歸。山。聚定與泉汀郡諸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元吉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之。十五日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應。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二日。鄉兵起。殺從龍。屠漳。初。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開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即梟首。至縛親家母於庭。抵暮得數萬。又其火手五百。皆盡城中官室。以餽未足。遲至明日。既報。因山兵將至。乃奔安平。芝龍保安平。軍容短。賊戰。芝龍不絕震天地。以前遣洪貴之信未通。猶未敢迎。師又自督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大功。而兩廣素屬部下。若招兩廣以自效。聞廣總督可得。循循而王也。貝勒令泉紳郭必昌與芝龍。厚者招之。芝龍曰。我非不忠於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則山兵逼安平。芝龍曰。既招我。何相逼也。且勸開。乃切責固山令。

卷四

八

雖安平三十里勿駐軍而道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  
書畧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  
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  
乘時寔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  
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今結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  
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  
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  
而芝龍田園逼閩廣兼政以來增置庄倉五百餘所  
露馬驗棧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標令諸投誠之  
猶持貝勒書稱援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  
福州朝見貝勒握手歡折箭為誓遂令酒痛飲飲  
三日夜半忽被營起逐挾之而北去後者五百人皆  
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  
皆囑無忘 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  
龍本應但于繁多不肖今操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  
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既行影影  
漸遠遠 肅成功者幸所部入海張育堂沈蒼龍等亦  
往角山依營王步 趙錫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陸見

本朝請秋鄭彩鄭成功復又殺掠漳泉諸縣皆破  
汀邵並亂據建寧閩師為州戊子夏 清兵再入閩  
破建寧屠之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至今沿海諸  
郡猶未得寧先是福州既失兩廣總督丁胤楚與廣  
西提督羅式鼎會議監國而閩學兵部尚書呂大器  
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鼎前  
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諸  
郡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後寓梧州桂王已薨  
永明猶在東經中也於十月十四日監國收元永曆  
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推羅銀署有差題楚大器俱為  
大學士式鼎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事題楚兼  
武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而兩廣建備相蘇觀生  
何吾驍俱追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  
立隆武帝唐王卡卿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為行  
宮會福州敗書至司禮太監王坤題承原移梧避之  
式鼎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正宜舍大勇以號  
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攝外難門戶內憂諸藩國何

書達式報請力飭嚴而趣兵東永曆遣兵料餘事三  
 耀往諭之耀粵東人舊為秦令有能聲時統倫序  
 因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耀於市日募兵向  
 肇慶右司馬林佳勳督兵靖東邵東唐許降開佳勇  
 沒於水東人盜獄式報疏言草莽之初惟崇聖德修  
 紀綱實政數擬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為  
 首務王坤者固北關自南都失而入關陞武選出茲  
 用司禮東肇有戶部郎中周萬瀚內批改給事中置  
 式報力言不可不聽以專奏使王化澄陞粵督專代  
 惟粵督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  
 澄為大司馬式報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糾封墨敕  
 何可為例請補部疏而得體益汲汲為閣預應也督  
 永茂大學士茂等制食諸粵知經延不入直茂疏荐  
 十五人為十五省卿並疏上王坤敬視殊不悅未幾  
 十四人皆降之山西道御史劉湘客一斥永茂佛然  
 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非非私也斥  
 湘客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報疏言大臣論務新  
 朝舊事司禮輒去取其闕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

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報又言司禮卿人  
 不可為人更不可吏部部給事中劉商等彈論相內  
 臣不得為人永曆怒叱逐等式報力持之得復用  
 御史童琳奏督御史周光旦進資序起奏用私亂臺  
 規非法命廷杖琳式報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  
 以智為中允改御史劉湘客為編修充經筵講官坤  
 不悅湘客且疑劉商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尋十  
 二月十五日清朝總兵李成傑兵番廣州會南餘  
 數十人以紅布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  
 副都桂永和給糾成昇周王益王遼王等盡事之華  
 觀生伏誅顯元鏡行吾瞻皆殺議百姓盡髮婦孺時  
 有石馬餘鄭四姓懸船海上花山楊光林亦難聚數  
 萬水陸交江民不聊生咸似相棧動無於二十三日  
 發兵往南韶而視下學慶二十五日聞報式報請視  
 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曆西避之式報爭之  
 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朔至梧州時丁魁  
 楚惑於奸弁燕勝從樞密先學漢不化徑走賓州隨  
 行者止式報一人是丁十六日或據克定肇慶道登

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雷廉三郡即於二十  
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青等出降信屬俱通  
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關可義等  
前赴瓊州二月永曆抵桂林式報高毅性勤守禦謹  
告楚屬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統諸道里  
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象文安之為相周羅廣都督賈  
劉遠生為六縣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煥燁石  
鼎各字號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勳名經  
何騰蛟音聞學督師而丁魁楚在卓溪屯兵千餘  
清朝招之不暇乃水陸設伏大破藤江丁兵康點楚  
中前死之縣江平樂相繼投順高雷廉三府俱獲捷  
四月 清兵渡海克定瓊州方普報之登至也王坤  
又題永曆往楚式報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憂客甚  
激切畧曰為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  
茲半年之內三四擒遣民心兵心孤疑尚促如飛瓦  
翻手敵前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  
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退一步則人亦退一步  
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

五原  
八分  
二面

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擊又曰海內屬望止此  
一限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楚粵西歐中原  
固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繁  
疎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督桂乃命式報留守桂林  
各路悉乘節制式報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  
中當平樂之不守也 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  
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南歸從數人護  
夜提刀與 清兵接戰稍却之 清兵屯陽朔通野  
俱難變式報與理冠城孤守疏請全撤安國公留承  
為弄權而此屬鴻漸為奉寺鼻息故雅重式報發兵  
數千援桂未幾承報請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  
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奏金吾無失石功何得援邊鎮  
例晉五等吉翔等擬奏出湘客指鴻漸遂遣裴語為  
董卓淮范之議嚴承亂怒偏承屏立命廷杖而傳齊  
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午門外會  
高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革職承亂為憤切刻永曆  
奉式崗式報疏留全陽曰聞郊祀禮成事勿後下

極危險變故當前無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

集永忠璉哲於神刻期由師年事尚與演鎮提兵

庫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帑被逼登舟黎明

武耜亦疏正之當武崗之亂言官譚醇勸以附承順

休養  
加所  
有人

入直式邦司票擬獨不肯。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肯皆  
有體。翰林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  
不可乎？邦傳稱粵西世守，膝四履，出師履之。今日  
功晉五等，尚未裂七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駭異  
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  
所隱料式邦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諫，願曰  
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  
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象指所聞。本報而求未  
治馬地終古耳。永曆駐南寧，四月初一日，世子生，冊  
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壽式邦念無諱官，避建不御  
石室，塵封何由開得？失手書八箴於扇，建之督師，驚  
駭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享也。督師報功，願不肯  
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邦一人也。六  
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先是成棟下廣，拔  
繳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提督印，執之有愛。妾  
某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因朝夕德惠成棟，撫凡曰：憐  
此妻間眷屬也。妾曰：我獨敢富貴乎？生死尊前，以成  
君子之志。遂自刎頸，成棟抱尸大哭，明日卽衣冠。

提督印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張鼎、南昌戴元庇於  
佛經部面中，遣使貢奏，亦主西粵，頃備全士式邦疏  
請往，柱又請永曆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疏令宜一  
茲軍功，爵賞文武，累置決於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  
提閣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  
萬，騰蛟祖首，威靈如雲，雲雲爲既東軍中將帥，謂朝  
廷樂慕復之士，成棟亦有逸駕之嫌。然今既建則人  
心滋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其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  
指屬，然後肯其盡意於東。刻期出職，咸夾於外，不中  
則去。遂計  
授也。又疏令備討蔡之役，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象正  
發迎。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邦聞  
教，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且任桂以視。愛今日  
江廣反正，則宜任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臺臺千里  
吏部侍郎吳貞，無疏請小曆往廣城。式邦乃促楚生  
入阻永曆，適成棟自崇遠師修行官，且迂駕永曆命  
是生詣廣，勞師遠牛，謂成棟曰：今駕駐此，得賞征伐  
人最有利，不可不辦。是生執然之。遂能修行官止，迂駕  
成棟具疏言式邦擁戴元臣，粵西扼細定，毋容久於



外應亟召還給屏。永曆事命遣官三四召式報曰：「日在南寧。桂林危。林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日且輻至。予不敢忍危而即安。且疏乞。儀再上。不允。已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敗。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岳陽沙市上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陽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清朝援兵合至。戰勝於湘潭。騰蛟被斬。之二月。清兵破岳陽。李成棟投於潭。南岳賊書復再問。先是。蔡桓駐前山。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伏誅。聲桓赴水死。於是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年長王聲也。王永曆設壇掛帛。皆拔淚親祭。專命式招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永州兵再還。式却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盛監各營軍再出。當水層駐蹕慶。疏奏時。訪以歲月稍暇。則賦優格。用心盡力。修內治。以自固。處外侮。以自強。且積弊之後。易致中興也。一才一藝之士。靡不長羅幕府。勇義人才。湖零殆盡。凡踴足而至者。非韓彭抱義之人。亦亂世

取功名之士。入之歲月。待神不用之。於正則明之。於邪安可。駭為他人用。故人戚以桂林為覆。下四月。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襲奔之。郭就助。獻助金二十兩。馬四匹。移書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為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置。可望來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傳恐其先封秦王。尋封為荆部王。可望不受。後封時楚制。堵胤錫以楚賊逆孽。慶漢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猶生隙。忠貞營自蜀轉露出楚。至梧。休息甲士。清朝遣使貽書。招式。却。不從。永州再報失利。與侯一青兵還桂林。式報復發糧械。趨出兵屯於全良力窮竭。謀害無術。構梓萬狀。永曆聞為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一萬兩。是時。清兵圍困曾幾于平和。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陷。清朝都芝鵬。踞石碣城。清兵至。隨過去。劉中崇在福安。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津汀三角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既回。遂立德化王朱慈輝。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攻順昌。將樂至

二月 清兵討平之王被獲  
降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寶豐伯羅成雅葉詔相

解髮恐或舟而上我政達生奏自請行清遠給事而  
金爭得奏請留爭之不得適式報疏至曰粵東水多  
於山雖良騎不能野令自成棟順始有寧字則  
繁盛廿倍於粵西友甲報餉內可自隨外可儲敵材  
官具士南比制機制勝致王可掣券而求難得而最  
失真此云幾且翻去學數月畢端學乘城堅營固守  
亦可待勤王兵圍至何乃朝開整而夕登舟既再上

而承屠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  
事惟言官止氣宜變而清不得干機務失權者意成  
意欲承屠移舟乘東如履時詞讓諸臣正綱紀慎名  
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聲以擅官不得何權者指  
政其所必去獎恐承屠聽下給事中丁邦思金華家  
止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報聞報上疏中執  
與之切且除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是  
良廟朝親忠賢弄權鉅鍊楊左事何可以前行之  
勒而四人罪狀非承屠意抑出忌者之手式報科

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藉語飲章橫加考

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作政府石  
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龍巡經呂文  
入見梧州陳說粵西民貧食盡事曲折時呂文身  
由海上來也聞試授昌文翰林院評清友再薄金  
州衛國一青兵撤守探江將動陳成進公來者侯與  
伯桂林牙門相望誠今發出十一月初五日辰報  
清兵八衆人嚴開印選一青未許但以分餉入桂桂  
江空壁武農侯楊國棟守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

軍江江兵未戰而四潰發使趙印選已出城城  
中大亂沿道驗掠式邦令歲不得城外潰其雲飛  
敵一青未詐從城外去式邦衣冠危坐署中適想  
張同敵自紫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邦署曰事迫  
矣公將奈何式邦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持疆既失  
身將安往同敵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當共之正  
笑與式邦飲家人泣問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  
復式邦揮去不從厥期執執見清朝定南王見右  
式邦以死自誓不侵一言式邦同敵於別

式相賦詩。日與同僚。廣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斬之。  
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二。千古忠臣自王張。  
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雷電  
大發。達近皆爲神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上  
書定南王諸彝式。弗同。儀而吳江有楊稅。爲具衣冠  
棺殯。并同僚瘞於北門之園。永曆上南寧。入土。虜賊  
起。恒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皆隨去。後未詳云。

明季遺聞卷四終

明季遺聞

卷四

三五



此葉北大配補

作吏要言一卷

〔清〕葉鎮撰

清道光許喬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陈永发

延平葉玉屏與俞允著

松江朱世濟總憲椿墀

修葺出則與馬隨從入則僮僕承亭車輿人  
曰吾我昔一日無一事念於國便於民此一日  
則藉席受知此簪釵豈得不掛撥精神向好處

居官者每覺官不如意民不稱心鮮有念及我貧此官此民者若每日從消受得過著想

作更要言

事事求有益於民。雖恐有累於民。小民受  
分恩。卽寬自己。一分謔責。不然。倖免。參虛難  
免。折福消受。得過四字。良心也。亦公道也。  
立一議。須臾諸事。勢所可行。建一事。須計及後  
官所易守。

立議不求其可行不計後官所能守眼前增一番擾攘地方別生許多弊害凡有興革皆宜驗此

行爲要商量。意念要下身。分要高。性格要下。逢人  
接已要商。在人要已。要下。度量要大。心思要細。

規模要大條理要細逢人頂肩要大逢人機詐要細

居官廳大小不敢任事量太窄不能容人於  
事無濟所謂廳大並非冒昧放縱量太並非  
落拓懈弛所以心思必要細也二者相濟爲  
用缺一不可

喜怒不可偏向恐有伺其隙而投我者愛憎不可顯露恐有藉其柄而弄我者語言不可輕發恐有藉其口而成讒者耳目不可專嗜恐有接其流而成弊者

作吏新言

繁苛之政民甚苦之已亦爲累放行貴乎簡如  
興利必權其最急除弊但去其太甚理事必其  
其殉支考成但嚴其專責差徭可免者免之繁  
費當革者革之所謂民視便稱不煩者庶幾近  
之

官司政令最宜簡易不易則民不能知不簡則民不能從一切頭利除弊官視爲愛民之美政民轉以繁苛爲苦究歸無濟者皆此故也

凡事見得是而於例有礙須自己有所擔當幕友

多拘於法不肯爲然識見既定亦可曲行吾意  
凡遇事有可原可保人身家性命者皆是

每事當前雖見得是還須細心討論不可因  
執幕友或不聽致詳或不肯虛衷然爲民父  
母豈容膜視乎如自已不肯耐心體察虛衷  
講求幕友更不無潦草從事其中本有可施  
之恩澤而不能施有可保之身家性命而不  
能保矣例者法之正曲行吾意者用法之權  
正欲委曲不倍乎例以濟人而集事非高下  
其手違例以沽名也

作吏要言

三

縣有四境宜爲一圖置之座側其道里遠近  
甲名目山川設澤廟宇集場及煙戶之多寡風  
俗之淳澁一一詳載庶朝夕寓目微若身歷其  
地而精神周貫措置裕如如此所謂能知一縣  
者也

欲繪輿圖另有法則倘不能加式隨意點綴  
四至方位不確山川形勢村庄疎密道里遠  
近均不明晰雖布景設色望之不過一幅貼  
壁山水於政治何益故繪圖須知界畫之法  
以里見方始得大料寬長確實形勢每方酌

擬幾里先立地盤然後將山川村莊各案方  
位遠近計里填寫州縣用一番心思查考的  
確繪此一圖於四境內情形大半了然圖成  
懸之座側隨時對目遇事考證及至四公下  
鄉所到之處再加考驗久而更確數月半  
閒身任地方便可精神周貫於四境遇有審  
事拘人或查荒賑或興水利均易措置善政  
善教皆由此出此條實聚令之最爲切要者  
倘不謂心於此雖久任如同浮寓諸事茫然  
有始知州知縣命名之義矣

作吏要言

四

正人心厚風俗是爲政先務能使民氣恆而訟  
端息不於此處著力雖日勤民事官生困於  
書終非正本澄源之治

官肯勤於審事民閱一事到官卽爲判斷是  
是非非不致顛倒錯亂勸懲分明一切誣詞  
狡計均無所施訟者自然漸少久之人心自  
正風俗自厚所謂訟獄平允卽訟獄中之教  
化正不必於簡書外別求息訟之方也

留心教化者隨事隨人皆可勸導如審理事件  
就案內人依後本案推廣言之凡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之行俱堪觸發他如下知查辦公事於稠人聚觀之地亦復如是勸導計一歲中經吾面諭者不下數千人而此數千人輾轉傳播不下數十萬人相與鼓舞風動是故事臨民無處非教化正不專恃勸導講約爲移風易俗之只在此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見之文告未必動蕙若下鄉查辦公事稠人聚觀之地隨時隨事就人明白勸戒比之文告自然動聽再於堂審事畢之後先就本案之始末是非講論

### 作吏要言

五

一番再就本案之人告誡獎勵一番更爲切實更易感動再於本案之外將該處之風俗利弊推廣告誡一番案內諸人歸家無不傳述樂道案內之人或未盡明白感動傳聞人取其中必有明白感動者公堂一時之言可徧傳於四境校平日朔望講約愈加確切凡作牧令者熟復此條於臨民蒞事時處處作推行教化之計也

文告之繁誰爲耐看祇應據事實言簡明懇至一切掛不套頭都用不著則愚民易看易曉易

記易於習性感悟故與其詞多而隔痛癢不若語少而入心脾

官司文告原不可少要在設身處地人情入理人人易曉自然人人喜看傳達既多自有感化最忌者地方官以此告示塗飾耳目自作身分或希圖上司往來觀聽或自己已有抱歉之事以此塞人口實或幕友貢弄筆頭盈篇累幅全無爲民真意此等掛壁空文徧處皆是誰人肯看誰人耐看即看去亦徒滋訾議耳詞多而隔痛癢不若語少而入心脾

### 作吏要言

六

廉爲切中官衙凡出示不可不知  
廉士是第一要政或每月或每季分別生童選試之正其文體示之以所應讀之書與讀書體驗之法並講明忠孝廉節之義士風未有不駭駭日變者士風變則民風亦易變矣  
端士習厚民風莫先正其蒙養而蒙養之要在小學一書經傳義蘊廣大一時難通小學易解且切於日用凡蒙館中令擇能明小學者爲之師初讀書時卽兼授此俾熟讀而講明之人家子弟無論士農工商幼時莫不送入學舍三

五年開其工夫儘可及此棄其天性未滿以此先入之言浸灌於中庶乎存基勿墮日後爲士則易成好秀才爲農則易成好百姓習俗安得不厚況此亦不難立法考察姑以中縣論約計城鄉蒙館不過二百上下查明立冊印官無暇獨應教官亦可分任其責如此庶爲師者先要請明此書理解爲父兄者知此書之必當讀亦要先擇蒙師久之將不待官長老核而成爲風教矣

作吏要言

七

責成蒙師首授小學上農工商皆宜讀小學之人於風教人材實有神益其考察之法莫如將一州一縣之內毋論成童蒙館查造一冊下鄉縣過不妨到館先與館師講究訓讀之方示以學從應讀之書下次經過復至館查問獎勵不獨知館師學問教法學徒內有資性可以上進者亦可切色或賞以書籍加意培植在州縣官止須用些心思不惜迂道之勞久之四鄉之學皆官學鄉館學徒皆官學之徒師生更加奮勉比之特設義學苦無經費招人肄業不能循者不啻事半功倍

其館師仍聽各館自相延請不必官爲指定或優者加以獎勵不安偶一易之總不必分委教官又滋一番去思營求伺候撓撓也惟閱省字音不同中華不但語言絕類外番卽讀書亦係土語字音迥別前經設立官音學既而廢之良可惜也官閱省者尤當藉教館師能識官音者則獎之以土語教書者則禁之亦不無小補

作吏要言

八

榜示二三分別彰顯其橫之輩庶知所儆錄不敢肆行善惡人姓名總要確實不可因好惡仇日將不惡者列入而最惡者轉不列入不足示懲轉滋物議矣所稱惡人須有實據犯案或在官無犯案而平日實爲一方所受害而共棄者方可列榜本人無可置辯人人自更畏服榜示之外凡巡歷下鄉經過其地或傳到一訊告誡一番或訊之地士民傳諭警戒使其聞而知懼漸知斂戢不敢爲惡其自知她



悔改行爲善者則去其名而不改而可犯者從軍。然德則一方禍然矣。至於善人則須不時存問獎勵不可差傳。茲撮總之州縣有此一冊置之座右不時查閱公出之輿中遇審事比校亦可向該處到官之人訪問問曉內某村之惡人某善人某常在地方官心目之間即如日日行勸懲之法不待刑賞而諄無不勸惡無不懼矣。

安民先去罷民士農工商各有職業若遊手好閒不事生理衣食將安所出心思又易爲非小作吏要言

九

則自誤終身大則爲害鄉邑宜於編查保甲之外出示切禁或訪治一二人彈壓不淺

境內某村有某人。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並無手藝生理而衣食豐足此等人即當留意平日與何等人往來親密所行何事亦當留意倘遇附近有不法之事更於此輩蹤跡之或訪查一二人究竟亦防患未然之一策。

新脩禮書未行鄉俗凡吉凶之儀民間粗於習俗率多不能合禮親民者嗾依公家禮酌定則變易適循或勸德望耆翁先行之民未

有不倉然樂從者維持禮教非士大夫之責而誰之責。

有不合家禮者須就彼地風俗隨宜酌定先勸紳士行之使之易於遵從果有忤禮傷化之惡俗則宜漸次禁止。

忠賢遺跡年久沈沒於荒煙蔓草者亟爲修葺考核復具故址而表章之揚諸哲即以勵後人舉節一事貧族或慮上下衙門胥吏需對竟有近疑不即呈報者須出示曉諭並留心訪實飭速舉報或略爲經理不至浸磨舊之幽光且使作吏要言

十

人知節義之足重

旌表節婦孝子義士所以維倫化也死後猶旌生者更難其淹沒。

國家令典中外通行然非州縣官平日視此爲不可緩之事有不容已之心隨處勸加採訪遇事迅速舉行恐鄉愚不知報官而又需索阻難則淹沒者不少。

人皆知恤孤老而不知孤幼更屬堪憐荒亭廢廟虎豹蛇蝎莫知趨避爲上者宜四處訪查勸親屬領回撫養如無親屬或收養公所俟稍長

可以營生遣之去庶盡父母斯民之道

恤老憐幼二者並重仁政所先身為收令隨處可行不必差查凡經過一見卽生憐憫之心爲之設法安置不拘地不拘時所全不少奈地方官率視此爲無關痛癢竟熟視之若無睹有忝父母斯民之道矣

溺女不但傷風害理凡姦拐賣休買休及窮民終身不得一婦盡根於此女少男多流惡種種能爲立法禁革所關世道人心不小須竭誠痛切告誡每經一處卽停輿聚父老子弟環聽之

作吏要言

十一

其欲歌欲泣情狀自有躍躍不能已又設廣生辦首列示語給保正衛隊挨查遇生友者登記月日姓名月朔繳核貧不能贖者捐給錢米小衣令其暫時存養以俟人之抱養爲女爲媳公便按簿抽查犯者以法繩之並保鄰三年間稍習自革卽地方寥闊耳目難周宜建育嬰堂收養要之民名具天良惟在上者以誠動之況事關天性尤易感格而又立法以隨其後不悖者亦希矣

溺女之慘人共見聞如此隨處告戒設法稽

發動以天良責成鄉保量予微譽地方官果能如此認真可望惡習漸除

掩骼埋胔仁政所必及近日停棺淺厝所在皆有咸溺於風水之說當亟破其疑若果無力營葬亦令立期限責成者約查察押埋至於無主者令該保結報官爲埋葬義塚於敬孝之內亦屬錫類之仁

有主有力之棺勒限葬埋有主無力者官量捐費押令掩埋無主之棺或有寄放閒房寺廟或有於厠野厠序官爲遷於義塚錄記

作吏要言

十二

以待殷取在城郭者年底巡查一次分別掩埋在鄉者責成地保報官或委佐雜前往查明押埋有紳士施棺代埋者官爲獎勵地方官平時巡歷所到仍隨處查問遇人勸戒則暴露者亦自少矣專責鄉保結報仍恐虛應故事或稽端滋擾

濟貧無定例惟在隨時區畫各保中舉一二公正之人待以優禮承任首事令勸殷戶量捐錢米存貯公所遇極貧無所依靠者隨時周卹立冊登記前列樂捐姓名後載給與人數歲終繳

聚分別獎勵內有樂善好施者詳請旌獎或亦  
補救之一術

捐濟貧民官爲立冊登記前列樂捐姓名後  
載資給人數以俾分別加獎請後亦鼓勵樂  
輸之一策倘稍可之家力不能捐情願出借  
官爲酌定加息並查明安分應借之戶酌定  
應借應還數目秋後不還官爲追償有免息  
者亦予獎勵如不能備借先儘同姓親族此  
又於濟貧之中寓賄族任恤之道矣  
奉文借穀例口及農民然至荒歲救窮如救火

作吏要言

主

病又當知通變凡辦荒賑時除農民賑貸外凡  
雜色人等極貧者亦須酌量賑給念此錫而錫  
形毋使坐以待斃更宜官爲倡捐善導紳士之  
戶共襄善舉豈不善歟伊川先生曰爲政利於  
法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若如此則猶有可遷  
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爲者也

荒年給賑

國家自有常經常道定例惟官紳樂輸止就現  
在乏食者周濟之原不問何項之人也但須  
官爲倡捐並勸有力之家就近周濟亦非法

之所禁惟不可倚官勢相與近於派擾耳如  
有米穀饒裕之家地方值米少價昂之時宜  
勸其悉照時價就近出糶或慮人眾滋事官  
爲主持彈壓毋許強買強借致長刁風泊道  
搶掠之端則貧富相安保富正所以濟貧也  
種樹民利之大者於道旁尤宜冬可取材以供  
民用夏可遮日以便行人且置之鬱然尤與案  
目氣味

作吏要言

南

樹不難於種而難於長成幸而長成難禁偷  
砍此中須有責成保護之方乃能望其茂盛  
通權本關生計然亦須使物類各有餘地以遊  
其生如截流而漁及羅網蝦蟇龜鼈及弋鷹鷂  
雁之類非必舍此別無可營生者但宜勸禁  
嚴禁私宰不特重農且足弭盜凡地方竊案多  
牛偷牛要必先有銷售之處始肆竊無忌彼平  
民守法買牛必根究來歷惟啗食其價樂  
於暗銷更有窩藏者不可不力拔其根也

湯鍋私宰即係盜牛之窩家不特查訪而知  
此輩不勾通衙門吏役地方鄉保決不容其  
私宰欲清盜牛之窩底禁私宰之湯鍋先究

勾通之吏役鄉保此輩所恃者無非暗通消息蠱惑本官耳凡私宰事務每見將吏役齊聲以爲自占地步不知甘受蠱惑良可慨也

作吏要言  
吉  
州縣勤坐大堂最爲便民若坐內堂則稟訴者不能入未免有堂上千里之歎  
日行事件及時辦理退食何等快然若照早堂者移午堂限午堂者移晚堂則一人偷安外間守候數十人甚苦況其中保無有病及婦女嬰幼難以支持者乎臣叔簡曰屋官只二箇快性其謂坐堂宜快審事宜耐惟耐正所以成其快也

不坐大堂而坐內堂無非案情不能透亮審斷不能明敏犯證抵對不能剖決異眾指撞耳不坐早堂午堂而坐晚堂止圖自偷半日之安不知聽審之兩造證佐暗中受許多苦累衙門書役教供賣法乘機舞弊害不可言內有婦女更不忍言官衙耐半日之煩勞兩造受無窮之方便不可不知  
自理案件毫無可疑者當堂定讞極好卽照案情判斷輕重曲直下最真亦最快若待退堂

設有他事阻滯遷延數日案情卽易參想至假手媒友究竟恐多隔膜且繁地上件艱難勢難卒辦及此未免外間揣摩之巧守候之煩經差操縱指索諸弊甚至刁徒覬覦翻覆稟辯不休害未卽定讞之故也

作吏要言  
堂上定讞是非曲直當下分割兩造咸知招房書吏不敢添減一切事後端稟乘機指撞書役操縱指索諸弊自絕刁徒亦無覬覦翻覆改廣告不休之事最爲理訟善策祇恐州縣官才情敏鈍筆性緊慢不急促書寫詞不達意倘有滲漏繼後增添反有形迹莫如署明當堂發落勝負已定稟集兩造明白曉諭倘各處語音迥別尤當使兩造實在明白而後止退堂後卽將獄語斟酌當大日貼於照牆則兩造更恍然知與當堂應論無異可以放心歸家諸弊亦無從生矣如係招案緊要口供關係罪名出入必須當堂親手改不但易於記憶而情真事確乃可定罪無枉

劇邑案牘紛繁勢難卒辦惟少推勘審亦易清理更於放告收詞時偶施詰問其虛僞者當卽

存責亦可以靖民閒訟心

勘審乃止訟之要法。收詞惟否。惟當小其詞之虛實。不可因事繁而尤存少推之成見。果能當堂放告。按名收詞。倘施詰問。凡情事虛偽。及雇人代告。包告者。有所畏懼。不敢復入。其刁偽顯然者。原可置之斥責。或即釋逐。但呈內情節原委。一時不能即明。不妨俟退堂後。查明方批。切不可因當下不能即批。而不肯當堂收詞。亦不可因當堂收詞。而件件即批。萬一倉卒錯誤。不無枉屈。

作吏要言

七

民情好訟。事每牽累無辜。往往一人經案。舉家失業。准理時。除緊要犯證外。一舉刪免。則一動筆而全人身家者不少。

刁民告狀。每將素有嫌隙者。牽入混念。或將稍有身家之旁人列入計圖。拖累向有被告證佐。不得過幾人。是為頂杜奸刁之一策。內衙於簽票時。切宜留心檢酌。剛止將緊要犯證入票。不可照原呈鈔錄。致多拘累無辜。凡命案須於赴驗時。多耐時好悉心詳勘。真確罪人得而餘皆可釋。省日後多少心力。若當場

草草使株連者。涉城苦累。而口證教串供詞。變幻多端。真情難得矣。此所謂誤性而戕賊性者。屍場相驗。原應有一番詰問。如尚無因干正

可就。此察究因由。如已有口手。得其大略。真情便可將訊明。無干者。即予省釋。免其到城候訊。此中保全不少。恐州縣官既鮮才能。又不耐煩。屍場草草。急促帶衙。案內有名者。藥令護供。拘審從此旁人拖累。犯證各有向背。設計串供。狡審真情難得。不獨兩造拖累。即問官亦自苦難於定案也。至於自盡命案。已

作吏要言

太

得致死情由。某某應行看審。當不可定尤。必多多拘。雖有能於屍場。即可定案。先行發落。回署敘許。不須另拘。審者更見賢能以耐性成其快性。隨歷有和之言也。慈祥為政之本。但形諸言語。則為市恩。為邀譽。其究生其玩。抑施諸好惡。為屈注為養奸。其終流於酷烈。慈祥愛民存諸心。不可形諸口。見於事後。不可露於事前。宜使民受其惠而不知。可使民有所恃而不恐。

凡杖責人於有關世教者坐大堂對眾杖之每遇不幸不第者遣出頭門重杖以別於他犯且令行路之人各皆聞見知所炯戒

有關家庭骨肉倫紀風化之犯須坐大堂或帶至通衢人稠寺廟審明對眾發落枷示者

枷面書明事由姓名於堂講

聖諭時令其跪讀宣講亦警衆之一策

治民最當養其廉恥事至爲之剖其曲直論以

理法則彼此之氣易平若不論事犯之輕重平

素之良頑違戾子杖有終身低頭含羞無能復

作吏要言

十一

振者有不復顧惜恣其所爲者有仇恨愈深尋

衆生端子孫數代不能解釋者故刑非甚不得

已未可輕動

凡官司用刑總宜將所以應責之故明白曉

諭令其知罪然後施刑倘有真知愧悔者不

妨從輕並可寬免雖未加刑責其辱已甚於

刑此中所全不少最忌者忿怒之下不由聲

說遽加刑責本犯忍痛之後不知因何受責

則與枉責何異每每結案之後仍不甘心上

控打斷者雖係刁翻之詞亦因審官未曾分

剖所致也

掌嘴乃法外之刑較笞杖稍輕正唯視之輕人

多不甚經意動輒二三十下之不知臂腿尚無

人見顏面難以遮羞且傷牙破臉毒更甚於鞭

杖惟慎刑者知之

掌嘴刑書不載而官每易於施用甚至多而

無數不顧受者之齒落面破慘毒難受也總

緣粗心浮氣之官先有成心不肯耐煩細鞠

犯無輪服之詞故作此逼勒取供之計常有

本案無罪而白遣掌嘴者居官能不用此更

作吏要言

三

好

幾屬無益於事且最銜怨甘受之杖痛在身不

甘受之罵痛在心故折獄但當正言剖斷何必

惡聲汚口損威失體非堂堂在上者所宜出

官坐堂上看得堂下小民皆聽我指揮怕我

責處一不如意隨口嫚罵愚民原不知顧體

稍有志識者雖甚理屈甘受責處焉肯受辱

況理未必屈乎世俗以堂上之官惡聲汚口

似亦無妨不知正唯堂上之官更不可惡聲

汚口不俛傷威失體亦且轉增民怨所宜警

省

監獄最當留意。不時查察。則屋宇之露。露囚犯之飢寒疾病。幽隱可通。使獄卒畏憚不敢輕重刑具。恣意苛索。若專委獄官。殊不放心。至捐給口糧衣席等物。宜厚。宜周。刑具固照定例尺寸。斤兩。其間有當檢點者。如磨洗光潤。及放置乾淨處。不使積潮。瘴毒氣。亦仁人君子之用心。

囚獄之地。天日難見。因陋就簡。幽隱難達。種種。二俗地。法令具在。尤在州縣官。不時親到監中。逐一檢點。查驗衣糧刑具。一切自能如法。

作吏要言

三

陵虐苛索等弊。自易禁絕。監獄距內衙數武。芝地。州縣官數日一行。亦不爲勞。至於重囚在獄。惟在修理牆門。堅固鎖鑰。實成獄官禁卒。時刻提防。焉能插翅奮飛。乘人不覺。切不可因此另加長木。聯繫掘地作窖之非刑。層層慘害也。

功令雖六月十月停解。然或氣候有不可齊。或人犯必須解者。衡途尤絡繹不絕。暑天宜黎明放行。免受日午炎蒸之苦。其夏無雨。具冬無寒。夫者。三時。六福囚者所必及。

遣犯亦宜體恤。於法無縱。於犯有恩。在官所費不多。所全不少。祇須地方官辦此一點。肯心耳。

事上貴誠敬。言貌亦不可苟。然至辨論公事。如自己見到十分正當。委婉力陳。未可將順若曲。意依阿。迫及事或不效。公正上官必且見薄。事上務在誠敬。總須將事理之是非虛實。再四審慎。得其確切。上可虛心。固當直陳。即或別有成見。亦宜碰達。至於因此生厭。致怒。不妨暫順。隨後仍印前說。上司自然見允。不至

作吏要言

三

因此爲嫌。久後更當見重矣。居官動謂道於土官。不得不從者。畢竟自己無真見。而有私心也。隱惡揚善。盛德事也。上官前尤當體察一言。對或有關係於人。故上司愈重吾言。凡有涉於人者。愈宜慎。惟有益於地方者。則宜盡言。

在上司前論人。與論事微有不同。論人則善善宜長。惡惡宜短。隱惡揚善。取長節短。難以固執。至於論事。則是非利害盡言。無隱難容。

含糊遲頓總惟不昧本心求合公道方盡事上不欺之誼

同寅相見無非面談甚覺無謂若知得彼處有某事未行或彼身有某事久缺者必須微言規勸倘彼因此而有作為能填補卽如我躬行一般更因此而得顯名被榮擢卽如我身受一般如此庶可言友誼

同官相見祇見頌諛不見規戒退後持論祇聞指摘不聞救正此官場之惡習也論往來交際之儀乎人朋友不如官場之厚論勸善

作吏要言

規過之誼官場朋友不如平人之厚有愧友道多矣

嚴以律己此不易之法然紀綱貴肅不在症也如謂此輩不足惜有心作踐未免偏枉遇正其要惟笑言備重賞罰嚴明則人無不用命

官不能不用請役祇不宜假以率誣耳至於

言詞賞罰更須加意檢點鄭重出之若視若輩爲其所役使或有心作踐或輕意屬罵不能服其心使彼含怨自亦損德有遠慮者不爲也

爲官不接見紳士是爲偏見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訪紳士不能周知若禁不接見勢惟書役之言是聽矣況邑有興建非公正紳士不能籌辦如脩治城垣學宮及各祠新建育嬰堂脩治街道俱賴紳士倡勸始終經理胥吏既無出中飽費省工堅已亦不贊而治且免浮言繁以不見紳士爲遠嫌猶未克於內之不足也

境內紳士不妨暫公接見賢者藉以咨訪不賢者不必與之深言有乘面謁而請求者正可面爲拒絕向後不復相見人人知其可以

作吏要言

正合不可以私于鮮不愧而且服者若一黨不見終年惟有書役之言入耳臨聽生奸勢所必至倘僅以拒絕遠嫌徒見其內之不足

凡公出舟車中皆須凝目留心見人言貌服色乖異卽命前敘正之見亭橋道路坍塌卽令保正會衆修葺之見遺骸暴骨及被水衝露棺柩查係無主者卽命裁卒遷埋之庶不虛此出門

之一日

州縣官終日在衙所見惟有書役所閱無非案牘惟因公出門則舟車所至正可以體察



民情採訪風俗一切得於親見其情更真兼採衆論其理更備凡移風易俗與利除害之事觸於目即動於心見之近斯行之力耳款容當存古意在誠敬不在侈靡況以倫率先豈宜逐時競尚至議會紳士其品式即當爲一邑觀法如蔡文勤之五簋約未始不可訓俗也官衙物力不盡使裕一切齋會酌定品式不尙奢侈以此省費以此訓俗同官及親友無不相諒者何苦不以身先作則也

作史要言

三

昭誠敬以肅體統若燕私之地正宜檢樸不失儒素之風寢具更不宜侈麗則在公既不敢服垢敝以矯情在私亦不至習濃華以迷性事上臨民見賓承祭其衣冠原應講求方能各式取其雅潔不在華麗以合體適時爲宜不以貴重難得爲美私居樂宜樸素於心爲安至於寢席非觀瞻之地致飾無謂一涉侈靡不特暴殄且易起淫僻之心不矯情不迷昧卽論語惡衣服而致美黻冕之訓非吝也亦非迂也

爲官好演戲劇最是誤事要知民望於我者甚衆衙內多一日宴樂外間卽多一日愁苦況費晝夜費廉俸費庖廚物命費僕役張羅鋪設且盡人赴熱鬧場中火燭堪虞奴婢奸婢盜易起更人已兩損也

官衙演戲所損實多一禁禁絕最善或因敬神還願偶一爲之卜書而止不及於伎倆藉此爲社會之娛連日徹夜諸事皆廢夜張燈燭照署內外上下流連昏沈易生百般不可測度之事至於戲劇中不乏善惡報應有關

作史要言

三

忠孝節義者令觀者興感猛省猶有勸懲遺意其餘如詞情苟合風流嫵媚妖魔鬼怪堂前曲盡形容環繞聚觀以爲真有其人實有其事則所關於家法者更大又不止於耗財誤事人已兩失矣政事閒暇或靜坐以養天機爲應事接物根本或讀書以廣識見或寫字彈琴投壺習射以適性情或暫出遊覽以開採聽俱無不可彼宰某且恐喪志若呼盧馬甲之類萬不可染設使其時民適以犯賄告將何處分勢必杖責則其身

先自稱楚矣。且拉無以禁約子弟家人之效。  
一入於賭必敗營私。請弊則更有利害存焉。  
不但道理上過不得也。

官衙大小事件皆關民瘼。官幕晝夜治埋內  
外。加謹防閑。猶慮粗忽貽誤。一有賭博之事。  
官幕共賭於上。家僕共賭於下。男賭於外。女  
賭於內。聲聞外堂。晝夜效尤。焉能禁止。滿衙  
皆賭。晝夜皆賭。神皆忘情。勢將民事置之高  
閣。臨期章奏錯謬。皆賭博之爲害。不但出堂  
難以懲治。賭犯已也。

作吏要言

三

子弟最忌消公子氣。若鮮衣美食。漸以長其驕  
吝之習。此取敗之道也。要與居家一樣。布衣蔬  
食。淡泊以堅其志。專意讀書。不得令預官事。豫  
徵君云。士大夫教子弟。是第一要緊事。誠不可  
忽也。

官家子弟原有安於布素。習於淡薄。能耐艱  
苦者。一入官衙。移氣移體。耳濡目染。漸生驕  
傲。競尚華侈。方學享福。不知惜福。所謂公子  
氣也。人家子弟。有幸有居官之父兄。易於教  
成。乃子弟往往因父兄居官而壞。是可慨也。

爲父兄者。不可不知爲子弟者。不可不戒。  
壯官家僕。多有衣紗。靴者。與莊人無異。非所以  
別名分。且易長驕傲之氣。宜立限制。只許布素。  
更不得倚勢。嬖人治家有約束。亦居官之一事。  
官衙服役之家人。豐衣美食。華車肥馬。顧盼  
有雄方。以此爲主人裝體面。殊不知這便是  
主人做官的幌子。其家人可知。主人之居  
官。更可知矣。名分階級。又其次也。

國子監典簿。前平陰縣知縣許喬林石華校刊  
作吏要言

三

管見十二則附

一州一縣之內，因鄉風俗有美有惡，美者不知其善而勸勉之，惡者不知其非而懲戒之，即有知其非者，以爲風俗如斯，卒難更改，置之無論。願膺民社者，到任後留心採訪，何者爲美，何者爲惡，得其的確，臚列示民，使士民皆知勸戒。每見紳士婉切言之，紳士亦有官論，自先趨避，遵行善者，推廣力行，惡者漸次汰除，愚民有所效法，漸次移易，但不宜遽繩以法，更不可差查滋擾，問需索縣許之端。

作吏要言

元

大邑訟事繁多，有暫押候審者，有聲明追贖，繳價取具遵領，方可省釋者，本不在收禁之列，又無人取保，不得不交差管押，各差役家皆有押犯小屋，不見天日，名曰押房。又曰人房，與私監無異，家屬非得錢不許相見，送飯每日飯食茶水咸索賁價，計日科算，無錢者早夜陵虐，更不可言。迨至事釋得歸，不償飯錢，不許回家，如係匪竊無費，則有許其行竊以作飯錢者，包賊索贖，皆由於此。地方官宜於大門內外出入切近之地，設立差房，派役輪守，許人送飯，早晚鎖門。

有私鎖陵虐者，許木犯喊控，官仍將每日押犯登記一冊，不時查點，隨時省釋，聽私監之弊，可除而小民不致受無端之苦累矣。

書役辦事勤勞，在官自有激勵之法，或費以銀錢，酒食或優以獎勵，或以叨抵過，均無不可。乃竟有書役喇囉以訟噪，哂行差役，則賁以勾攝，將票是顯授以需索，行賄之術，矣甚至原被到獄，或差役下鄉，輒稱此案此費，有本錢不飽，其欲不止，不特民受詐害之苦，官且亦蒙不白之污，殊不思書役束身公門，惟利是嗜，雖耳提

作吏要言

元

而命旦夕防閑，尚不免暗中播弄，肆其貪噬之心，況可顯然授以柄而張其膽乎？語云氣死不可告狀，書役之畏人，可知爲民父母，宜於此亟留意焉。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州縣政務殷繁，或與舉事，件或聽斷，同訟少有錯誤，當立時改正，即對眾認過，何妨倘有心施飾，刻意矯飾，上官看破，必告其欺，同百姓看破，則目以昏庸，且因循久之，致生節外之枝，貽百姓以無窮之累，民即甘於隱忍，自問其能少安乎？認過見得百姓情過。

作吏要言

ME  
111-5622-101

作史要言

1421

打者或減或恕隨事斟酌總須有一番矜恤乃見慎刑之義

柳犯應發何處當堂標定柳面將所犯大字寫貼示衆已發之後仍須查該處有無房間不可露處受潮致病尤查有無累及居民之事每隔幾日將柳犯帶來查驗其所犯情事可釋者釋之如有病容仍予保治總不可縱縱差役之手既防疲弊亦防賄賂柳則不責於釋柳日寶應詩常柳犯宜遵定例如係逞凶強徒惡賊闖棍又當分別方足懲儆

作吏要言

三

古人左圖右史乃爲實學居官亦然縣境山川村落道路遠近已載圖內至於村莊之大小烟戶之多少圖所不能載非冊不明宜將境內幾鄉幾里每里所轄某村烟戶若干內有紳士書役保甲之姓氏棍徒案匪之名號逐一造入以鄉統里以里統村並註明離城水陸幾里有市集馬頭及駐文武汛官官舍社穀一一註明其應徵錢糧不能逐戶逐村止於某里下註明總數凡圖難繪者列之於冊冊未明者考之於圖遇有水旱災荒賑濟緩運米穀可以按冊而

稍按圖而定本文查舉要犯姦究亦有方斯不至通縣票差四出驚擾矣平時費此心思考訂明白製造簡明一冊臨時易於措置事半功倍但不可視為尋常案冊聽書吏查造自己全不經心耳

地方節烈孝義之事年例已合者自應請旌示合年例者州縣官須有一番維持保護之道平日留心採訪某村有節孝義士某人巡歷經過不妨親加存問並傳集本村本家之人當面體諭念其情之可憫獎其事之難能相勸親族

作吏要言

三

留心扶持照看不可圖產欺陵年例未符官先給一扁額以待旌表貧窮者酌給米布以示優恤許其合例即爲請旌鄉民見官重節義人自知節義之貴重本人益堅其志地方有通孀孤寡產之事告官立即查究不少寬貸亦不可延累過期搶嫁之徒有所畏懼所全節義不少  
育嬰堂乃慈幼善政欲禁溺女此爲要策細思人之溺女原有二種貧窮小戶苦於目前撫養之難不貧之戶慮其日後嫁奩之累遂致忍心

溺死收入堂內所雇乳媼非其親生痛養不開  
常致疾疫不能生全且乳媼受雇入堂自己子  
女不能兼顧若許隨帶親子必不均平局到且  
許多乳媼住宿官堂往來出入稽查稍疎嫌疑  
易起莫如查其實係貧乏小戶生女者按月酌  
給衣米聽其自便撫養病亡者停給母女天性  
痛癢相關自多生全在本端方舉此女月領衣  
糧自必更加愛惜或一年或兩年即可給人爲  
養女養媳第一州一縣之內幅員遼闊似難周  
徧惟有選擇好善鄉耆廣爲勸諭以佐不逮其

作其善言

善

善

給養多具總以經費而定仍造姓名細冊止須  
好善首事者數人不時登門查驗面給衣糧有  
假冒者累官將本夫責處至於不貧之戶原非  
力不能養止須責成鄉保有養而溺者量罰銀  
米給養別女將建堂蓋房雇覓乳媼看堂工食  
一切雜費均可節省儘充給養之費凡耳目所  
及果能實力行之人見其收養實在更樂捐助  
即可推廣多養收養有成禮伊父母給人爲養  
女養媳有等來歷不明暗地送堂之子女則另  
選附近貧婦之良慈者交其領養給以衣糧不

時查驗以防隱匿長成者給以獎賞各省有奸  
善紳士如此舉行者官師其意而推廣行之所  
以濟有嬰堂之未及而溺女不禁而自止也

地方緩急接濟不外儲備米穀在官則有常平  
倉在民則有社倉同爲接濟民食之策而辦理  
事宜兩者雖似相左乃能互濟常平或購或借  
官主之社倉有借無還社長主之常平宜貯於  
城社穀分貯於鄉常平出借無息借還必在官  
倉社穀有息聽民就近借還州縣官先將其  
後村應借某社之數就近酌定不准別村提越

作其善言

美

每年出借社穀官給印簿社長登填花戶借  
穀具領投於社長載明酌保姓名秋後不還者  
落保人代還社長擇保人殷實者方借無力而  
監保者不惜一舉不經胥吏之手官社接濟稽  
查不比常平官穀出入輕官有守候巡邏之煩  
也有吊輪社穀就近交於社倉社長報官官將  
某人捐穀若干條示社倉以彰義舉若竟將社  
倉穀視同常平倉穀一切官爲主持掣社長之  
肘民不能隨時借還則於社倉本義相悖若地  
方官竟不留心一任社長主持出納其開以完

作欠私相那用或地方給糧把持售欠換領改  
作新借以致社倉空虛有名無實流弊不可勝  
言今在慎選社長得人必訪各鄉之好善富戶  
主持之方可得有其志斯於社倉之良法美意  
備矣州縣官宜明此義並須查明定例分別辦  
理乃可荒歉有備民開實受接濟之益  
州縣官職在親民墳地實屬人民散處官住衙  
內除審事比較外不能與民相見焉能與民相  
親其有審事則惟結本案比較則惟按欠責  
比何曾有一語教訓鄉民屢奉

上諭勸州縣巡歷鄉村所以盡親民之職守行

親民之實政也凡踏勘田山相驗人命所到之  
處不妨停驂稍坐招集士民耆老諮詢慰問僻  
地不常經過者不妨迂道一行到任數月半載  
之後必須處處音到處處之民皆得與官長相  
見聽語乃不負巡歷之行克盡親民之職常見  
有在任數年而足跡未歷四境者名曰親民實  
同遙制如此那有善政善教至於縣官下鄉經  
過之處士民環相觀看婦女兒童羣來識認官  
在輿中還直退躬自問若輩如此心中畏我乎

要我乎抑衛怨於我乎指屬於我乎或心中有  
何利當與何弊當除望我爲之經理乎我果能  
爲之經理一二於民不虛此望乎於我不具此  
行乎不然與迎食出遊之神佛泥塑木雕到處  
受人香燈拜跪耳日全無聞見者何異乎至於  
沿途所帶書役家人必須輕減所需夫馬住宿  
上下飲食一一等定嚴禁鄉保藉端指派書役  
暗地需索於鄉保毫無擾累俾鄉民羣聚樂觀  
毋使愁苦相對當使鄉民望其復來毋使憂其  
再至方不愧親民之父母願州縣官巡歷公出

作民望戶

時切爲籌省也

國子監與簿前中陰縣知縣許喬林石華校刊

上元王鼎淳榮

邊略五卷

〔明〕高拱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邊略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治星賜說曰將軍即見上宜歸  
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亦未失也去  
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歟明主哉兵事之利害卒死  
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  
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子每讀至此輒感卷歎息以  
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竇淺之夫務爲形迹者所  
能識也昔子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微多故子乃竭力勸  
勸爲國圖計賴天佑聖明而敵稽顙稱臣東敵投戈授首  
黃髮垂服鎖冠宸甯計幸屢效而子已歸且老矣竊伏白  
念諸所條畫利害關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  
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概嗟乎予豈伐一時事哉  
亦姑存往迹備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國之

邊序

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酉十月中立山人高拱自序

防邊紀事

遼令一

隆慶庚午二月于奉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敵患孔棘湯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宜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鑑川不可特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敵方大舉亦既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敵勦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免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懷之功薄冬敵竟弗至初不議謂何暨得趙全因問故則云敵人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弗入也當是時于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書數紙在焉因錄藏笥中夫強敵方稽首稱藩塞無烽火警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於他時云爾

疏

遼一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神安撫大計疏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正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意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

遼一

代道遙遙運動經緯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籌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循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閱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茫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不可用而又遷為

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食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

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衍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踰躐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

邊一

三

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撫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

者處其別衙門官皆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干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是以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尙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早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

邊一

四

日奉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著著爲令

敵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聲稱敵情緊急聲言欲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尙書郭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虛觀學會俱尙未到任恐剋刻之際一人難以獨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略恢弘可屬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簡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近陵寢雖有發土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護尙屬單弱節報敵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校兵馬既不一各該督撫等官隨旅戰勤又恐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順天府府尹栗永祥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無加以

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命必面恩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遇免朝之日合無令其廷謝即行不必面恩面辭庶不耽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新學顏著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爲敕與他著上緊去

###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鈔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神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

疏一

五

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著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盡周悉具見爲國忠誠都依議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鼎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聖明於內簡一員並以部銜候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月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猜嫌殊非

體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謀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例卽於四國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當令其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守護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規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請煩瀆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張鼎陞兵部右侍郎

###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疏一

六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敵騎踐蹂既難支拚百姓凋殘又難緩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難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尙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沮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實罰有能保惠困窮傳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

還有能裨忠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欲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法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本是廢棄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前遵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三等州縣

邊一

七

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定定保安清渭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前邊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敵壤必當爲慮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巡所議都准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今見秋防在邇正官難以外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

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以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參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縣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勛商三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宜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

邊一

八

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鎔甯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塞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州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書

與宣大王總督

今歲邊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東於西皆

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作當不出公籌略之外仁  
俟長驅奏功當亡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  
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東敵尙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  
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懈是則在我者耳尤劇不悉統容  
別布

與蘄遠譚總督

久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過盤桓尤微利器願播張皇之武  
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門之鎖鑰矣戮  
力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伫望尺素布  
懷不悉

與護寧通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丈夫報國之秋宸命孔嚴乃臣子勤王之日  
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捷彼

邊一

九

職■靖我疆場英雄偉烈豈不照耀今古哉

與延綏何巡撫

昨週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鎖鑰非君不可  
蓋爲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  
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睦將領略文法以  
撫士卒得其歡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鑒  
也又西石甚知君並用附白便好同心協力共成國事也  
不悉

答趙總兵時題方懷懼故有此答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爲國效力  
聖明在上必不負於將軍人同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爲國也今邊

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垂名青史豈不  
爲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閭參將

來人稟報具悉聞君整綱人馬已備奮有圖志甚喜敵亦  
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之樹有奇勳國  
恩固非輕也

邊略卷一

邊一

伏西紀事

邊略二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敵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鑑川大同撫臣爲方金湖胥遣官伴具揭帖飛報于日今有西敵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即言易趙全事子問老答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日俺答愛其孫甚而其妻之受之也更其俺答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俺答故其妻以柴木羣之日郎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日可得策矣乃復之書曰強敵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挑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

卷二

一

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敵人來附吾目當撫育之不能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外國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日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飲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初公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勦俺答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歸之心則我可計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計苟可以圖俺答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驍世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榮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俺答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論之日

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尙敢言欺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據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俺答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俺答偏愛之無著而俺答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讐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俺答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眾仍許以有人敢讎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俺答

卷二

二

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嚴言日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日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者且無計也俺答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之言日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孩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夫吾中國之尊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擲貳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日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俺答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是時張鳳磐爲吏部侍郎尊著者鑑川

鄂也子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不可  
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俺答受孫甚欲得之則吾  
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爲拱制之具僕所言未的那吉非俺  
答所愛惡其逃殺之不怕也則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  
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  
散板升之眾但今卽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則吾先失著必  
須真得敵情乃可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  
舅氏鳳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  
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敵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陳處置之  
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  
議時眾論洶洶本兵聞儒儒懷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者  
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乃力主總督議  
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發得旨這廣現募義來降宜加優

是二

三

恤把漢那吉且與倣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  
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殺養候旨另用其制敵機  
宜著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  
答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伊長男舊  
台吉兵至遠近惶惶說言四起宜大按臣遂奏劾督撫總  
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  
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敵乘二萬餘騎自平虜  
地方入境殺掠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敵勢逼近  
鎮城乃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真喜通事土忽智  
而入敵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祖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  
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議  
審償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果然起營  
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臨敵而僥倖苟

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竊應研究乞將平  
敵參將劉廷王候敵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  
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  
仍行戒諭逐敵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聖旨吏兵二部知  
道欽此欽遵除馬芳劉廷王等該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  
俱無庸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識敏練邊方允  
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敵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  
患於宣鎮亦無知見之人況敵眾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  
臨機設策之日敵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但當  
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道其罪如於國有益  
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  
諧而輟易之又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  
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

是二

四

固不可偏泥已見有疏未然之防亦不可臧沮人言然  
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  
濟得旨方逢時著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諱之曰  
西敵所爲擁眾近邊者以孫故卽據按臣言在十月朔伊  
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命已下總督方在處分彼若  
聞之當自退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  
督撫嚴加提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  
可輒自周章先爲掣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撥行之於是  
督撫總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既得優處那吉  
之旨乃卽遣通丁鮑崇德直入敵營宣諭仍書宣諭詞語  
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答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  
冠服之恩而責問伊台黃台吉人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  
叛逆犯法搆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款納款可得



伊孫之理問示順逆曉譬禍福僉答尙疑不信崇德乃出所寶宣諭詞譯示之僉答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臣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掠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德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款款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部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錦布等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隨遣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旨旨西敵既輸誠哀懇且願叛來獻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緞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討進貢一節著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三日

卷二

五

也子乃語資奏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襪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僉答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著僉答好生看待不許作踐他當是時僉答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資撫得遣還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僉答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胡角稽首無已蓋庚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乃益切鑑川以書報子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刑所子呼其使至開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掠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先帝歷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款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說言更其多皆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日彼趙全何可得

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即恐途有疏虞已防衛加嚴便了彼在敵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作書貽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憊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西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著甚不可矣敵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二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上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

卷二

六

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詔降恩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聞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僉答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僉答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況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敵情而知使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

僕病愈繼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市惟公裁鑒焉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即明之渠驍黠異常予問全曰我要奏皇上寬汝死令汝殺敵能令曰能予曰汝爲俺答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西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李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等綁縛而來不如鴛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尙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而不貴多好在謀而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捷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思曰敵得吾人即用之知吾

卷二

七

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敵入乃即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案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上欲用汝報效然無便用之理必是汝等盡說敵情各獻破敵計待汝言果效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敵情即以問之則吾可以得敵中虛實而即以制之有不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淹淹封貢事尙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防後者不如已之而沽口幸在乃不得已焉敵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利曉事衛經應九人使入獄中人守一囚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敵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使用耶因問以敵之所長者何所知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

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機息動靜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因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敵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上疏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眾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上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疊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得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敵人候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八閣所藏成祖

卷二

八

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教諭之詳詳資錫之隆厚繼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至關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眾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敵強宋求於敵故爲講和今敵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奸者也然遼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敵必渝盟爲辭敵往來歲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人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常有二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編如往年耳而今且得靈息乘暇修吾職守之備備既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即叛固無妨也獨奈何舍此不

計而徒爲紛紛乎故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加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呼萬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奈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諱者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而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事不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旨這事情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封爵請得旨俺答封順義王寫敕與他還賞大紅五絲綵絲蟒袍衣一襲絲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賞大紅五絲綵子服一襲絲綵四表裏與之敕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

卷二

九

時貢市議尙紛紛而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鑿川書來計事子答之日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而無議者二雖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廢錫不用錫錫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若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無議者也至於敵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答之心矣不可者但敵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究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黷利之心而不必令人乃爲穩妥此非以處敵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

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屬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歹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敵所輕則諸敵皆輕之而擲持要索之事起款順反不得永矣況諸部皆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部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部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夫抵公意欲得此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語稍破綻就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略陳其概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而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惟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答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鑿川書來計事子答之日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即如鐵錫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靳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尙不見處分茲承教額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

卷二

十

道尊中國戎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  
願善此舉乃其帝賜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  
止一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聞市一節聞  
前此吾民欺哄數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  
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  
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時撫賞  
議未定黃台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禁處鑑川  
書來計事予答之曰敵人住本貪婪惟利是誘之以利  
卽死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  
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者也各院出  
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  
固當則留之又何所用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  
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則當則敵可羈而黎矣

邊二

十二

至於黃台以二婦帶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  
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  
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憂豫顧公  
之深慮之也大抵各部既順則黃台乃孤雛耳卽有跳梁  
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遂且恩且威以惴其心而  
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  
哉故思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拘之可也惟公裁  
之時宜鎮撫臣吳環洲新開府來議邊事予答之曰處敵  
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  
必有利害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處有如鼎沸陳  
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  
勸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  
以人求已其機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敵其機在敵

故曰講和今敵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貢之  
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養之而已何以謂和哉  
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  
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  
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  
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足豈不亦雄傑  
也哉又書來計事予答之曰承示防敵事宜委曲詳悉具  
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錫既利其用而不可  
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彝具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焉  
當卽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敵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  
該部卽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  
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部而於吉能之  
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

邊二

十三

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老婦所輕而諸部皆輕我矣況諸  
部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知鑑川不知近  
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彝有遁去者按臣以爲言環洲書  
來計事予答之曰車彝原不甚係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  
輒爲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  
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  
何出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著督撫議處既獲旨矣敵  
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  
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  
此後當亦不爲若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聞市時須禁吾  
軍民不得欺彼而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彼獲利多而又  
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  
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

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子答之日來諭敵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彝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為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我鼓舞之權似爲吾惠必失敵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鎬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廣鎬鎬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敵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

遼二

十三

行也時套人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旨某受三邊重任套人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堂大臣謀國之思且不究還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者書曰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僉答之人擇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僉僉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損願公之熟計之也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旨這各幹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貢大紅紵絲衣一襲綵綬四表裏寫敕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三百戶者六繼

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僉僉答率諸部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僉僉答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得旨僉僉答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綬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敘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某竭忠體國用夏變弊功當首敘宜厚加陞賞世廢上發閣擬票予乃具疏辭免不上從下御札必欲加恩子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敘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廢伏蒙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盜剿等贊襄大計加陞應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藥

遼二

十四

部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之事然乃皇上盛德孚格肅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僉答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宸謀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之心即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皇天鑒臨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即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實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戾劉客兵不調裕藏不發則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即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蔡部明歲載輸盟而我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

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少償  
八既得償爲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啻萬萬足矣而  
何望乎即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  
以職分當然所以仰報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  
遂因以冒叨陞陟實所未敢此臣等懇摺血誠鬼神昭察  
非敢有矯飾也伏望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恩  
分獲安而臣等初志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上見  
于意懇有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衣一  
襲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  
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曰具  
官某等謹奏爲敵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  
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取棄之方忘戰則  
危聖人保邦之訓時者北敵俺答率眾款塞稽顙稱臣奉

邊二

主

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陟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耒而  
荷鋤闢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事而今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昭致中外臣民所以歡欣忭舞  
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敵人之性譬之禽獸適其  
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  
刊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  
靖十九年北敵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貨賈與互市之利耳  
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懼於主計直却其  
請斬使絕之以致點敵怨憤自此擁眾大舉入犯或在宣  
大或在山西或在蔚呂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  
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  
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

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敵矣此則往歲  
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  
得宜彼遂戴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撫之機授我也  
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  
蹂躪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俾士  
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常全盛自  
可以鎮馭四夷況復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囂  
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  
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  
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  
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榮曠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  
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彝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  
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

邊二

六

也夫敵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  
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  
支吾而然也敵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發擄方  
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  
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敵既效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  
無事正欲趁此閒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  
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沈幾密畫  
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點敵叛服無常必無終不  
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  
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安然頓可定布宣可周  
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  
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積進

退自有餘地敵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馭之微權苟見一時盜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擄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固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寔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備其害敵未制而反制於敵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翻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敕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閒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著實整頓有

邊二

七

當改弦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敕下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修增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知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愼事之罪又何以報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上嘉納得旨邊境既盡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誠著兵

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答如議時又有黃合吉索史大官事督撫以報予各答之書曰黃敵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三思之必當有慮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敵初選還不受封賞拘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者屬秦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況俺答既已心服且都吉能既已帖伏黃敵一校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部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部棄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尋微只以理諭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吾即明言與絕彼

邊二

大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惡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部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歡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敵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棄况眾既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也願公之熟計之也督撫如計行之黃敵亦遂馴伏時古能欲擒西番甘肅撫臣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錫川以爲言予乃語本兵曰禁敵搶西番理既難通而套人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窺勿覆而乃以書答錫川曰黃敵頗驕悍且孤校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部之款順可要諸入試更思其如何吉能

所而番事已合本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捨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言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又寧夏撫臣奏欲給敵官俸鑑川爲言子答之書曰承示敵情詳悉爲感爲慰趁此閑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既充則伸縮在我敵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敵本非吾族類封貢通市乃是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合寇不復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靖謐人情忻折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才赤膽孰能爲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事時皇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擄旁觀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知有身止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子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眾議成敗禍福誠莫觀其所歸也賴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出宸衷迄遂成事國勢尊安邊鄙不聲威可省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萬之命財貨無耗之擔掠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已三年矣卽未知他日何如然亦既得策庶哉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予又得保首領述丘塞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豈非幸哉



安邊紀事

邊略三

國家九邊皆鄰敵在宣大山西則有俺答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上蠻諸部東馳西驚擾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答率老把都兒黃白吉暨吉能等稽類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獷強猶舊建州諸酋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責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者去子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或曰未聞時警子曰此人卓犖獨斷時眼不能識置諸盤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于因閑日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羣又不次遂慨然有吞敵之志先是子因西敵臣伏題請整飭邊備下敕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

邊三

務精壯哨探敵情移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禦敵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為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為計至冬十一月建彝注任等聚精兵六千餘將人犯偵至成梁即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敵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敵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彼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敵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復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礮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敵五百八十有八斬渠首把兒太爾公提二人獲遼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兵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國制斬敵首至百一十者

為大功宜提稱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張學顏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部議兵部奏曰北敵汪任等敢於深冬冰凍之時糾眾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殲死血戰始而夾剿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渠首二人奪有明甲二百餘副鋒馬六百餘匹其餘殲器甚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遠而俺答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神武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敕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廟算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行令禮部並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御前宣捷稱賀以揚我皇上中興之大烈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

邊三

應節履行戒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敕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著實整理定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為照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敵鄰我太祖驅逐於前我成祖犁庭於後雖天威震疊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間不免侵軼之擾甚至攻陷邊城踐踏畿甸樞管之司時無停贖封疆之吏日事奔馳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全盛者在西敵則納款稱臣絕無煙塵之警錢糧節省者不啻生靈俱全者無算千羽之舞真再見於虞廷在東敵則斬首六百幾於巢穴之空敵其王二人奪其甲馬千數捷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聖德神功出自天授上增三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踰揚但一時諸臣

效有助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某池上夢龍機力運諸掌上禁中顧綏敬情如在目下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玉兩至三竟成假武之休茂著平戢之績向難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懲賞式頒實關彝典軍功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渥恩在外則如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閩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三韓決勝算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善邊實心任事功收三捷雖總兵效命之忠謀出萬全咸巡撫發縱之力法當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塞勇冠三軍血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備功本殊常思當破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逐一參詳俱屬允當合候命下將高某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

邊三

三

優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發閣擬票子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還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閣臣恩獨不擬票具揭辭免上既允諸所擬而手札諭令擬敘加內閣恩子乃具疏辭曰先因西敵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伏奉御批邊境輯寧則等贊襄大計宜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俞允茲因遑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奉御批相類等運籌制敵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敘來行欽此豈荷溫綸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備位台司謬蒙皇上心膂之託竭忠

效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伏望皇上特賜停擬察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分獲安所有敕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敘來欽此于又具疏辭免上又不允而下手敕吏兵部竟加恩焉臣等謂西敵率眾歸降東敵大加挫敗咸出有功官員首及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發下擬票臣等即具揭辭免未蒙俞允即又具揭辭免又未蒙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敕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敵茂著忠勳茲特加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樞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居正千戶世襲如敕奉行欽此臣等聞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懷備瀆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

邊三

四

所建立則為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也躬環甲冑率士卒戰則為戰守則為守將帥之職也若乃經略得宜強敵肅清戰陣克捷邊境肅清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果安在哉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穹隆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財足四彝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尙南流離風俗尙爾薄惡帑藏告匱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廢職之罪實多即西敵歸降東敵挫衄不無籌畫微勞然揆之職分纔萬分之一會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臣

等受皇上心膂之寄且疆荷溫綸迄加恩渥實感徹心骨  
安敢矯激沽名有孤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  
寮其自處之理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  
稱則不惟事理得當而冒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為幸  
大矣冒干天威不勝戰慄祈請之至得旨卿等功在社稷  
宜承恩眷勿再固辭予乃始拜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  
任尙淺辭免加恩甚力予答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  
有者非公壯猷何以致此上覽奏喜動天顏且示恩於西  
而又立威於東國勢乃益強矣便當奏請宣捷策勵昭示  
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勦殺予見其忠勇奮勵恐  
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李帥威聲大著誠為可喜然從此  
須當自慎儻恃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

邊三

五

助之意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既露形張書來  
計事予答之曰大捷策勳已有成命今土蠻謀犯既云露  
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  
東敵故敢乘吾戰勝解嚴而窺伺之以為吾氣且驕吾力  
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須整搦人馬愈加奮勵彼出  
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衄則西北諸部皆悉靡  
矣李亦有揭至于答之曰將軍逐敵長驅有此大捷可謂  
奇偉丈夫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  
謀犯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捷則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  
力耳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可會剿鎮總兵官戚繼光亦  
有揭至于答之曰今歲剿鎮事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為重  
大何也西敵新附而東敵尙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  
鼓而敵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為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

惟北敵寒心而西敵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況西敵不  
動則東敵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於東以防秋之全  
力專用於失援於敵若在不得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  
為豈惟將軍之辱而愚亦無面目立於廟堂矣乃土蠻竟  
不入

邊略卷三

邊三

六

靖南紀事

邊略四

隆慶庚午子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督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子深念之時撫臣者去子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忠中允說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子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何子曰吾聞安國亨爲羣姦撥置宜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兒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讐皆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圖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操兵居者又爲智所紿而謀動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長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

邊四

今彝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彝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既至貴訪得其實果如子言乃書報于並

陳處置之略然狂於矜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子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詰其略矣來論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眞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彝異類順逆殊途雖有疊障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眞訂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非安國亨安智彝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

邊四

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詭寬乞哀懇切叛逆者若若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首則諫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人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勸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

殺乃日雖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手續之日唯阮子談矣安國亭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既下事在必行是實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即償乎且彼葬人且而勢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真也時在關恩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子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子曰今撫兵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亭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則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亭聞勦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不聽理乃可以自昭後若出聽理則不叛逆

邊四

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獻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復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口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亭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贖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放於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固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欺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

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勦一自相讐殺之賊犯我之士棄誠不敢以爲然也科臣賈君聰明敏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勘命事場應東首會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驥策之也乃安國亭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旨勦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亭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葬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官恩職銜與男權營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亭母子狐疑疑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葬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

邊四

有占校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亭在蘭州與奢效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葬目以桑楊生阿烏等皆伊父兄弟男子姓宰眾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淪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繳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開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攜兵襲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亭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疎窮安智猶堅執聲言必欲殺安國亭于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入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葬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有負出城赴卧這繳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亭一介小醜叨承世官竊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

橫行暴虐不守土章大肆兇殘肢骸骨肉徹兵鄰境值多不結之辜召禍門豈皆是自作之孽龍變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迫之慘官兵迫集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待逆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酌平輿論反覆兩人顛末事果出於有因焉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嫌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舊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窮極之原國而有歸可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舜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亭但念其流離湯析之中不失為骨肉報憤之志

邊四

五

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奔扇亂或拒敵朋黨自其擅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葬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還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勢有一人之死而因以免眾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榮勳估勢者為之逡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圉莫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誅數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略本兵區雷機宜竭者復何聖明俯從部議時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銜命會勸先聲所至逆黨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附帖服者

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具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請決王世臣等編發煙瘴地面充軍安國亭祿氏惡卒務卒白橋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亭還開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住大方一住卧遠以遏二家隙端事宜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郊或國亭敢再懷隙殘害安智或安智挾讐稱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官勦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土設流以為榮驚部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亭相性難以屬管准與母疏歸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亭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議上得旨安國亭兇惡干紀本當勦兵勦數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亭著革了任開仕令伊子安民代

邊四

六

管宜慰事安智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剿治不俟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敘功日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兄之憂服多言指授雖出諸黃閣之臣百爾經營費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巨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于計貴州至京達甚今前旨下幾月餘安便能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為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亦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實代為者智尚未知也乃開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眾萬餘人潛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彝患苦

垂三十餘年有司皆不以問阮欲發其事勦除之書來計  
事于復之曰此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  
勦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  
君成之既遂發兵征剿至是擒者急斬之平其餘黨掃其  
巢穴土地悉歸州徧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通逃淵藪而彝  
酋旁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爲聖武布昭天威遠震  
差而阮則敢敘先後事歸功於子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  
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勦勦除數十  
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王化宣流萬里之  
外罔弗暢洽實社稷之功也因當勒銘銅柱追踪伏波以  
示後世願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  
違者顯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

邊四

七

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均矣子乃爲紀其  
事

邊略卷四

殺廣紀事

邊略五

廣東久遭寇亂敵甚于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推股石打爲總督經略其地遂以底雷凡子所籌畫不能悉記于疏書一二尙存特錄藏之備故實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

激勵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勞視其地有司有甲科者十之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逮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微僻在

邊五

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眾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黠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效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効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其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盡可漁之利而共圖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騷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弊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

邊五

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君生察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不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屬舉大濫日益而嚴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祗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



民皆化爲盜賊之病痼者然始得害火爲逼血脈聚而爲瘡其路既不追而又逼之不已則若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臣竊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諸切戒勉諭以擇選任使之意教以彈盜安民之理而欲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皇上冀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自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效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舉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

邊五

三

可以無慮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參奏者即便參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彈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起歷如此則賢才雖眾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第患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備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分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鮑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喬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駐梧州移咨該部換給敕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奏繳其惠潮二府軍務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欽依訖今未經依中詳議難以懸斷始仍

邊五

四

照舊管轄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著李遷兼管換敕與他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資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廉庠一考撫按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擬按劾其否者即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止循資敘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同功一體者也如功罪賞罰莫不相關則上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彈盜安民

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  
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兵  
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即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超  
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概奏薦以市私恩否者  
即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嚴罰不倖免自當  
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德與兵備併薦失事亦  
與併參庶避事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勸等  
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聖旨是

革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趙煒題稱勸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  
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委千戶等官朱如奉等把截要路  
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贖罪情法俱當

邊五

五

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況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  
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  
當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  
職銜或充為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  
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敘用若或不效仍坐罪革  
職等因奉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鈔出到院看得本  
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  
留過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  
部送司案呈到部看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  
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雖蒙華禁繫多年未與歸結今  
該巡按御史查其奏懇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  
都察院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  
多事地方需才為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賊

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  
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竣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  
兵備一員以宜仍用於此合候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  
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朝  
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忠之義益堅初志勉勵舊愆履  
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敘用如或因循塞  
責罔所報效無按從重參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  
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  
史趙煒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  
一月十二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奏及將印信關本  
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

邊五

六

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許者度之  
不過以乞休為名暗引黨以為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之  
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為我皇上陳之  
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能巡撫大  
征會一本駐劄潮州因府皂駝打標兵發死批行來推官  
先問將府皂責治訖候必登遂以此怪恨來經濟後能巡  
撫擒獲會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  
人承望風旨次日之飛帖遂遍城市能巡撫以此抱忿成  
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遏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  
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  
議來經濟收匿矯稅隨密行該道陞任僉事楊芷查訪提  
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色  
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

科並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奉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參議許天琦查議備稅蓋因以覈求經濟之事也即據回稱查該府填報循還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夾推官抽數為額臣以為此事明矣至一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臣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罷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

邊五

七

開釋昨回一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於藉內略言其端意其語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辨明致煩提問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產慶三年內蒙委督廣濟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揭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還齊亦將陳和商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還現今一單係濟親筆報生情圖罔諱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叩記日收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寫一匿私稅簿豈非有意為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敢有不認者乎顯係挾管圍陷捐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全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

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為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不聞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城至於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講睦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溫發其平日奸險貪污之迹於人自以為眾論所不容迺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即八月內該府呈詳詳到華潔患病告休本道此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日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富

邊五

八

獨於此尚有所詠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固圍而怨聲徹於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本官僻微成性陰險成謀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許日擾於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於積案盈庭罪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朝廷之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為危之蓋以本道之福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謀之秘必有以中之者小數月之間盡見其為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為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皐隸而移恨於

同儕在來經濟則自以持法不阿竟不受屈於宦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蓋因伊差人覲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者也今乃謾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稅一節侯必登私饒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饒人八兩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薄稅銀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己之贓則罪當罷斥抑或有圍陷之情亦當與之辨洗侯必登因見提平人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奏擢則險詐乖方之極大傷於國體者也除來經濟罷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外為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之才梓梓自好遇斗筭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檳白哨之賊功可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官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

邊五

九

何險也杜屬官之體守似潔矣而於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汙也時可鑑名則百方求刺李重門之收還私書與臣之收貼壁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箝口即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揮劉與倫之死於械下者可據也發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獨閭衛寬收更役公堂以濫充私費獨者不為縱伊父賀喜與部民宴酬官開盡掃數月前金箱瑪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饒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私費藏四十餘扛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拶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役使之門皂為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或異常過暴皇上使過之仁不思威恩圖報迺逞一己好剛之氣輒欲睡毗害無故稱病敢於欺誑朝廷擅自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下議之例所

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賜罷黜庶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姦矣惟復別奉聖裁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鈔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六年二月內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仰負天恩乞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貴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歷本部武庫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內伏蒙聖恩特允吏部題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係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內又蒙欽賜宴賞籍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憂莫追尸素之罪詎意遽叨希曠之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夜恐惶曾在捐糜少圖報稱凡可強盜懲貪以安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

邊五

十

遵承吏部所修恐弊愚思游洗一二以奉揚德意雖敘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禍迭分病遂侵尋本年八月以來感患瘴癘繼生瘡瘍醫治失方毒流左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宸側之時而臣卧病在床療官廢事上負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卧不甯席者也若夫昧死陳乞則誤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瘦骨不待枚數而銷即欲塗肝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聖慈矜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敕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於美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壘於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隨越俟命之至等因奉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為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勵事

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  
僻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  
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聖旨  
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  
議甚得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查得隆慶五年正  
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頊王嘉賓等題爲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  
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賢能卓異已經題奉欽依照例獎  
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缺官事照得廣東按察  
司缺餘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原奉欽依加從三品服色  
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  
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  
陞補議將本官陞補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仍兼銓事職

卷五

十二

銜管理地方前項事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起馬移  
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  
察御史趙煥題參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搆妄行奏  
擢乞要罷斥一節爲照得廣東地方偏地皆盜民不聊生  
責起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衆蔽因循之日久本部於先  
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強盜  
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勵後巡按  
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即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  
必登有守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  
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覲時又  
加查訪發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  
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  
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

十人遞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  
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  
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參政帶憲職管潮州  
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  
趙煥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既盈  
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  
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既皆銜之  
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  
取之官乃兩司所趨附於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  
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既  
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訐之辭遂具揭  
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  
故如此其意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

卷五

十三

他人而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該詞首云  
府官挾嫌相搆妄行奏擢大壞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  
致任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  
之不遇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  
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禍心直躬不能御  
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  
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  
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  
來經濟相訐在上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  
待布政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  
惡其相訐何不卽劾於始訐之時若是劾其所訐之事又  
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顧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  
況彼此相訐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

俱止又何匪來理濟不刻而止刻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效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即據勘詞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職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意及於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於盜而不能善處寮案時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徇徇向誘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

邊五

三

心尚猶故套業姑息而推振作獎軼熟而却剛方當知任事為忠不可徒謀罪於人當以救民為急不可徒取便於己如有違者參奏重治斯於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於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餉事一員專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甯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查盜弊僅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該參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剿捕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盜而

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強盜安民是以本部即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於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暗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參政兼以僉事職銜管前項地方事務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敕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是

書

答廣東趙巡按

閩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會試後可為之

邊五

四

又須秋冬間始可到任便是閩歲禮周匝遠方之難及困如此令人無可奈何然有君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苛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當行事宜不惜見教即當為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答兩廣殷總督

先承書教詳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奴猖獗土寇相勾為亂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痼疾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絃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為公行之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於張仲然力為主持於內俾衆傑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

故方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有當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於廣者幸一一示之即爲措處官皆得人自可辦也又僕昔曾具題議處廣中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九甚放筆布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善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

邊五

五

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恐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勳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狗彘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具就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屬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寮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期肅此一方而後酌食

公不妨須見教也人回索書急草草而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要到周至平定在日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爲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蓋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既盛伸縮在我以勦以撫皆可成功飛誠不足慮也番彝市舶一節尊諭極是彼井蛙之見何足計哉某人者便當調去即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爲主上冀此一方苟可以爲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剿倭報

邊五

五

捷良可喜也然侯尙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通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延我東且受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責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待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實由於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剿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狗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

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得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卽爲處也至於征剿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卽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敵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略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甯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尤中放筆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邊五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功尤爲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爲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僞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平唐李愬之平淮蔡卽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膽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剿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爲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爲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爲確論惟公所行也尤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宴然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宏猷而又出諸爲國之忠赤何以能此公負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荆卽仰公爲大用之辭以令觀之誠爲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爲國

之心死不敢易姓百如公敢不爲國愛護公其暢意行之惟以濟國事爲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本書問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爲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安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廣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報國之忠心有勦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穴遂平此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願益展弘敵圖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答廣東楊巡按

邊五

辱善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爲感爲慰所論三云憂深意切必須力爲處分務解倒懸爲當不然恐遂至於不可爲也僕於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尤甚不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觀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爲主上冀此一方晝日夜在念慮不遺餘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過奉覽此其近者前此尙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答兩廣殷總督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備表多艱迷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轉南俾數十年猖獗之徒悉歸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朝廷公之功在社稷何其偉也僕向在政府雖不無少效費襄然愛莫能助願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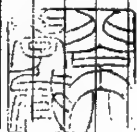


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常人回草此布謝餘情  
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悵悵統惟心照不宣

邊略卷五

五

九



輿地圖考六卷

〔明〕程道生撰

明天啓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也嘗云賢人君子相與  
相與中世之義也新而  
世之世位也亦不而受  
生友源程子好讀書

趙序七收程子好讀書  
世之世位也亦不而受  
生友源程子好讀書

東帳王黨崇程子好  
翁然然起固是意據之  
以上而相惜也亦不而受  
以為好也亦不而受

程子好讀書  
世之世位也亦不而受  
生友源程子好讀書

故吏之生民外無不

如云

社弟宋臣張素公甫



宋  
臣  
四

宣考卷一目錄

輿地圖總叙

大明一統圖

古九州考

北直圖叙

北直總圖

北直郡縣圖

北直圖考

南直總圖叙

南直總圖

南直郡縣圖

南直圖考

浙江總圖

浙江郡縣圖

浙江圖考

江西總圖

江西郡縣圖

江西圖考

江西總圖

江西郡縣圖

江西圖考

福建總圖

福建郡縣圖

福建圖叙

福建圖考

春之二

湖廣總圖

湖廣郡縣圖

湖廣圖叙

湖廣圖考

河南總圖

河南郡縣圖

河南圖叙

河南圖考

山東總圖

山東郡縣圖

山東圖叙

山東圖考

山西總圖

山西郡縣圖

山西圖叙

山西圖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守邊論 | 表之五 | 海防叙 | 海防總圖 | 倭奴考 | 海防疏 | 海防總論 | 廣福浙兵紅當會哨論 | 浙五福兵紅當會哨論 | 浙江四泰大總分哨論 | 舟山論 | 福洋五寨會哨論 | 北五事宜 | 山東事宜 | 山東預備論 | 遼東軍餉論 | 直隸事宜 | 江南諸郡 | 蘇州水陸守禦論 | 江北諸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北設險方略論 | 浙江事宜 | 福建事宜 | 福寧州論 | 廣福八通署營禁論 | 福洋要隘論 | 廣東事宜 | 瓊管論 | 廣東要隘論 | 卷之六 | 江防考 | 江防叙 | 江防即縣形勝圖 | 南湖嘴字信地 | 安慶字信地 | 荻港把總信地 | 蕪長把總信地 | 儀真字信地 |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 三江口把總信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山尉信地 | 應天府屬信地 | 太平府屬軍衛信地 | 和州信地 | 池州府屬信地 | 廣州府屬信地 | 揚州府屬信地 | 鎮江府屬軍衛 | 安慶府軍衛 | 蘇州府屬信地 | 淮揚海防兵備通分布防汛信地 | 常鎮泰將分布防汛信地 | 揚州泰將分布防汛信地 | 遊兵把總分布防汛信地 | 儀真守備分布防汛信地 | 鎮江府巡捕通判分布防汛信地 |
|-------|--------|----------|------|--------|--------|--------|--------|-------|--------|---------------|------------|------------|------------|------------|---------------|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之寶院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盛。蓋虞以上雖理之制

世遠其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垂野分州。許百里之國。禹

帝垂創九州。統緒萬國。堯建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鯀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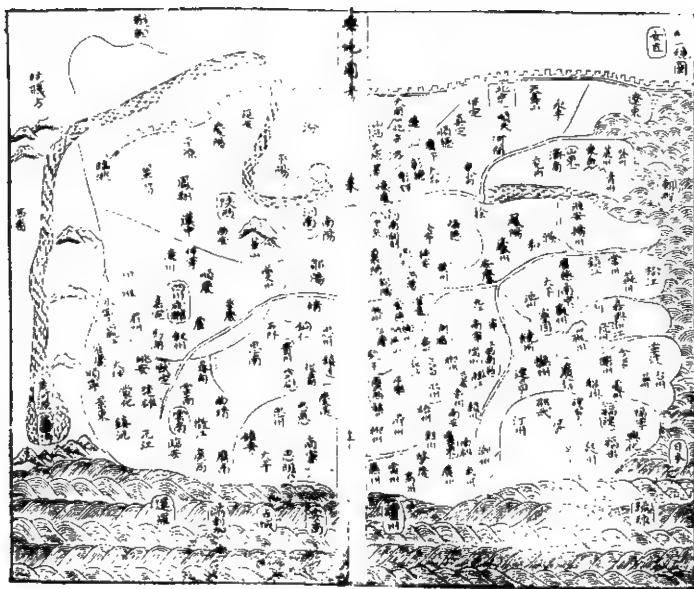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平海水。土。夏制九州。列五服。禹紹唐虞之盛。崇山之會。抗王事。禹



禹貢曰冀州既載。唐一雷首至于大岳。既併太原。至于岳陽。太原  
雲山羣懷底績。至于衡霍。厥土惟白壤。桓桓衛既提。大陸既作。島夷  
皮服。夾石碣石。入于河。齊以冀州。南北瀾大。分衛水為解州。燕以  
北為幽州。並置牧司。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靈巖。曰楊州。鎮  
曰澤。漢曰汾。其利松楸。人五男二女。喜金牛車。戴金囊。親龜  
曰幽州。其山曰壑。無關。穀曰漢。養川曰河。淨。漢曰冀。特其利無  
人。一男二女。富宜。四捷。穀宜三種。正北曰并州。山曰恒。山。穀曰  
徐。祁川曰澤。池。澤。漢曰陳。易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富宜。五捷  
穀宜。其地陰陽。布玉。而無。孔則。舊。金。錫。則。冀。險。則。冀。崇。故  
曰冀州。

原指

冀州者都所。在。疆。域。老。唐。山。東。也。人。性。驍。尚。儒。仗。義。任。俠。而。都。鄙  
高。齊。國。都。洋。巧。成。俗。山。而。土。瘠。其。人。易。德。而。河。東。魏。晉。以。降。文。聲  
盛。興。開。井。之。間。習。于。道。法。并。州。建。統。格。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  
鎮。宰。任。之。者。必。文。武。無。賢。焉。

楊州

禹貢淮海揚州。彭蠡既豬。揚州。伏。居。三江。既入。震澤。底。空。滄。蕩  
之。為。厥。土。塗。泥。島。夷。卉。服。沿。于。江。海。遠。于。淮。泗。齊。置。十

一也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穀曰其  
 川曰江皖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簍民二男孟富宜鳥欲宜  
 信松州以爲江商九氣躁動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波揚也  
 風俗  
 揚州人姓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銅解紐字內分崩江淮濱海地  
 非形勢得之與夫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據守  
 開越起而併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撫永嘉之漢帝聖東遷漢  
 絕遊難多守止紫文傷射之爲底今雖開闢暇品慮力穀之  
 際吟咏不輟周類始徐度之風扇焉  
 兗州  
 兗州人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當夏既澤淮會同聚土黑漆  
 草縣其木條浮于濟漂達于河浮于汶達于津舟車十二載兗其  
 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茲曰大野川曰河澤  
 曰盧維其利蒲魚人二男三女富宜六捷殷宜知題蓋以兗  
 古天兗之爲吉端也信也  
 風俗  
 兗州舊疆界于河濟也北公同風謀數因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  
 自字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兗州  
 兗州人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當夏既澤淮會同聚土黑漆  
 草縣其木條浮于濟漂達于河浮于汶達于津舟車十二載兗其  
 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茲曰大野川曰河澤  
 曰盧維其利蒲魚人二男三女富宜六捷殷宜知題蓋以兗  
 古天兗之爲吉端也信也  
 風俗  
 兗州舊疆界于河濟也北公同風謀數因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  
 自字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爲青故曰青州  
 風俗  
 青州古都迴稱強國憑負山海權利恆鐵大公用之而富其  
 實之而與俗人情亦詐奸行機密因莊重而爲獎乎國知漢  
 大方先務損以誠信達于漢氏封立近戚武帝臨極當推盛典晉  
 忠之波論後借爲慕建國二代而七今風俗頗華亦有文藝自  
 國初立都督府命魏王鎮之後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徐州  
 爲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泗其又蒙羽其藥廉士希統華嘉  
 包因吠夏秋峰陽張柳浮于淮泗達于河亦當于之統之十國  
 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焉  
 風俗  
 徐州舊屬屬漢與魏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  
 尤故傳殘彭沛要潘洋南郡必事之地常置軍兵數百年中無  
 後錄編記今去聖久遠人情遺隔大抵徐兗於徐收同  
 徐州



成之間為樂夷之國。所謂巴賈彭濮之人也。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漢初從武王勝趙車遷之。漢子  
張大為役屬之。豎于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饒。後景帝  
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  
山。歲山重穰。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賊寇先起。故一方之守。非觀賢  
勿居。

南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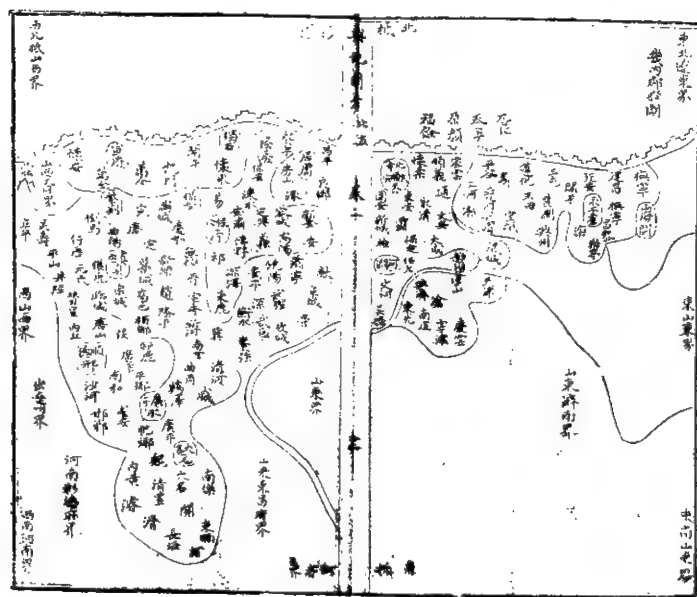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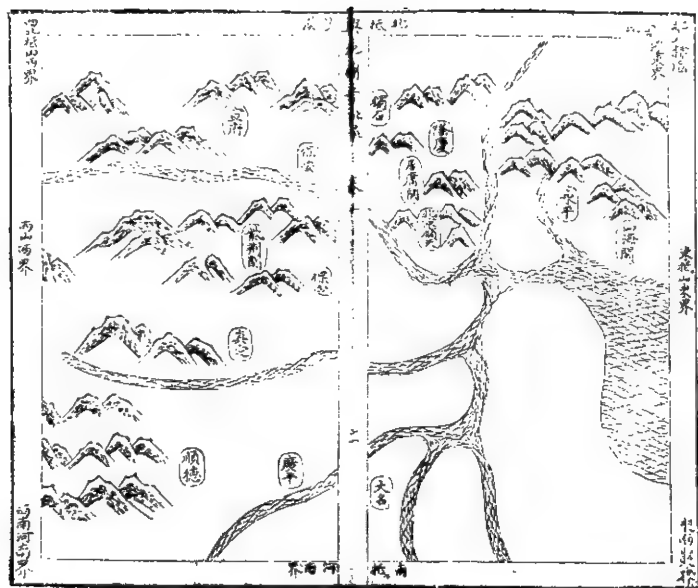
自嶺而南。當瘴瘴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  
謂之雕題。非為南九州之域。人非固已。職方之限。晉書所書。並會  
安廣之地。為高貴楊州之域。

風俗

五嶺之南。人裸夷。無不知教義。以書為雄。珠崖琛海。尤難賓。然  
以漢室常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極史。儒豪富無從屬實。其  
倖掠不忌。古今是問。其性輕悍。易與逆。即愛自前代及于。中  
國。雖多委有德重。其地也。

北直隸與古冀州也。

宋師即金元舊都也。康山帶海。有金陽之圖。真定以北。在平永  
關口不下百十里。居庸關。山海喜峰。占北黃。龍。鎮。尤著  
故。蔚州。保。定。軍。兵。北。馬。山。漢。諸。州。故。我。大。軍。都。司。地。也。自  
國家。景。以。興。廢。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  
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船。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夢  
與。營。防。其。人。性。犢。難。馴。且。又。安。前。州。武。清。而。東。蚩。蚩。人。稱。燕。人。每  
代。因。順。其。腹。心。之。患。遼。山。一。帶。則。懸。挑。耕。牧。之。利。居。多。燕。人。每  
守。中。有。月。滿。之。憂。賊。警。民。困。戶。口。流。亡。雖。蒙。同。風。而。關。天  
之。與。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天府 禹貢冀州之域。天文尾箕分野。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虞為幽州。夏殷省幽入冀。周復置幽州。武王封老聃于新蔡召公奭于燕。即此泰為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為燕國。又分置涿郡。元鳳初改為廣陽郡。魏為燕國。晉改范陽。周魏魏于燕。立燕郡。又于郡置幽州。北齊于幽州置東北道。唐魏國置燕及范陽二郡。無立總管于幽州。隋省州入涿郡。唐武德初置為幽州總管府。開元間改為范陽郡。唐置為南軍。幽州都督府。幽都為新津府。宋宣和初改為燕山府。金稱燕京。元置都察院。新津府為父興府。元初為燕京路。元大興府後改為大興縣。

本朝洪武初改為北平府。永樂初改為順天府。領州五。縣五十二。東至東平府清河界三百九十里。南至河間府任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山西大同府蔚州界三百五十里。北至雲南界一百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四百一十五里。

昌平州在府北九十里。通州在府東四十五里。涿州在府西南一百四十里。霸州在府南二百一十里。蔚州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良鄉縣在府西南七十里。雲雲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懷柔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里。固安縣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永清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東安縣在府南一百五十里。

十里 香河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三河縣在州城東七十五里。寶坻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房山縣在州城西北四十里。霸州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文安縣在州城東南七十里。大城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三十里。保定縣在州城東南四十里。玉田縣在州城東八十里。屬薊州。豐潤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九十里。遷化縣在州城東百二十里。平谷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在府衙街  
 中軍都督府 左軍都督府 右軍都督府 前軍都督府  
 提軍都督府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衛  
 府軍右衛 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 府軍左衛  
 明林前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虎賁左衛 燕山左衛 燕山右衛 燕山前衛 燕山後衛  
 濟陽衛 濟州衛 武驤左衛 武驤右衛 武驤左衛  
 騰驤右衛 彰德衛 永清左衛 永清右衛 武功左衛  
 武功右衛 武功中衛 長陵衛 獻陵衛 景陵衛

在外衙街  
 通州衛在通州治 興化中屯衛在良鄉縣治東 密雲中衛在密雲縣治東 密雲後衛在密雲縣東一百二十里 通州左衛在通州東 通州右衛在通州治東南 神武中衛在通州

州治南 定遠衛在通州治西 興州後屯衛在三河縣治西  
 武清衛在武清縣治東 涿鹿衛在涿州治西北 涿鹿左衛  
 在涿州治西 涿鹿中衛在左衛西 蔚州衛在蔚州治東北  
 鎮朔衛在蔚州衛西 遵化衛在縣治南 東陽右衛在遵化  
 衛西 中義中衛在遵化縣治東南 興州前屯衛在宣潤縣  
 治西 興州左屯衛在玉田縣東南一百四十里 營州前屯  
 衛 營州後屯衛 營州右屯衛 營州中屯衛 寬河守衛  
 千戶所在遵化縣治南 保城守禦千戶所在寶坻縣東南  
 百四十里  
 關口 居庸關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天津關在長蘆縣北西至  
 大龍門尺十五關口其大者曰天津關 黃崖關在蔚州北  
 四十里自關以來凡十口至馬蘭關 馬蘭關在遵化北自  
 是而東凡三十一口至大舊峰口其間差大者曰沙院口曰  
 盤文峪口曰松棚峪口曰龍井兒關曰瑞家口曰圓臺  
 白楊口在宛平縣西凡二十二關口至天津關 古北口在  
 重慶東北一百四十里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城屬山  
 大舊峰口在遵化縣北凡七十四口至永平府青山口 城屬山  
 寨在宣雲縣東北又東至黃崖關凡五十四口其差大者曰黃松  
 峪關曰將軍石關  
 高麗州之域天文尾箕海綿軍分野藏國屬越卷焉

上谷鉅鹿一郡地濱海源郡及信都中山國地晉屬范陽高陽  
 中山安平河間國唐屬真定滑瀋等州五代晉割屬契丹于興  
 置秦州後移州治滿城而蔚州為清苑縣宋即縣置經寨軍後  
 陞為保州武和初號清苑郡保寨軍節度金天會中改順天軍  
 屬河間路後改屬中都路元初為保州尋改為順天路至元中  
 又改保定路  
 本朝初改保定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立隸京師領州三縣十  
 東至河間府靜海縣界三百里西至山而大同府廣川縣界三  
 百里南至真定府安平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順天府涿州界  
 二百里自府治至京師三百五十里至南京三千二百里  
 祁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安州在府城東七十里 易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清苑縣附郭 滿城縣在府城南  
 北四十里 安肅縣在府城北六十里 定興縣在府城東一  
 百二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唐縣在府城  
 西一百一十里 淖野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慶都縣在府城  
 西南九十里 容城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完縣在府城西  
 七十里 蠡縣在府城南九十里 雄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二  
 十里 深澤縣屬祁州南二十里 東鹿縣在州城南一百二  
 十里 高陽縣屬安州南四十里 涞水縣屬易州東四十  
 里 新安縣屬涿州詳



大寧都司在府治西 保定左衛 保定右衛 保定中衛  
保定前衛在都司治西 保定後衛在都司治東 茂山衛在  
易州治南

關 紫荆關在易州西四十里 鴻山關在唐縣西北七十里

在唐陽縣 瓦橋關在雄縣 西北五十里 高陽關

河間府 禹貢冀州之境 天文尾箕分野 春秋晉東陽也 戰國魏

燕趙齊三國之境 秦為鉅鹿上谷二郡 漢置河間郡 米漢傳

入信都後魏千樂成縣立瀛州 大業初改為河間郡 五代晉入

遼國後魏之宋陞為河間府 漢海軍節度元為河間縣

本朝改河間府屬北平布政司 今直隸京師領州二縣十六東

三山東海兩府海豐縣界三百里南至南甯兩縣界二百九

十里西至保定府界六十里北至保定府界一百一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四百一十里至南京二千九百四十里

景州在府城南二百里 滄州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河間

縣附郭 故縣在府治南六十里 阜城縣在府治西南一百

四十里 肅寧縣在府治西五十里 任丘縣在府治北九十

里 交河縣在府治南八十里 青縣在府治東一百五十里

興海縣在府治東一百八十里 靜海縣在府治東一百八十里

光祿縣在州城東北七十里 故城縣在州南九十里 南皮  
縣屬滄州州南七十里 鹽山縣在州東九十里 慶雲縣在  
州南一百六十里  
河間衛在府治南 孫陽中屯衛在府治東南 大同中屯  
衛在府治西 天津衛 天津左衛 天津右衛俱在滄海縣  
真定府 禹貢冀州之境 天文尾箕分野 周為并州地 春秋屬齊  
虞國戰國屬魏秦為鉅鹿郡北漢初置恒山郡後魏改曰常  
山武帝置真定國常山屬焉魏後漢為郡晉因之治真定隋廢郡  
存州唐開元間改恒山郡置大都督府元和中改鎮州復陞成  
德軍節度五代後魏改武順軍宋為真定府成德軍節度金屬河  
北西路元改真定路  
八朝改為真定府 直隸京師領州五縣二十七 東至河間府界  
縣界三百一十里西至山西平定州界一百八十里南至肅寧  
府內丘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保定府界一百七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六百三十里至南京三千一百一十里  
定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冀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  
里 晉州在府城東九十里 趙川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  
深州在府城東二百五十里 真定縣附郭 井陘縣在府城  
西南一百五十里 獲鹿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 元氏縣在  
府城西南九十里 靈壽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藁城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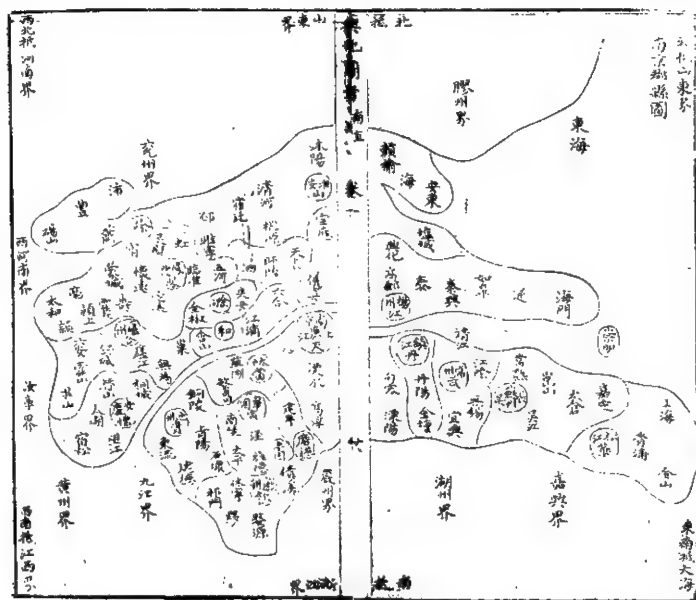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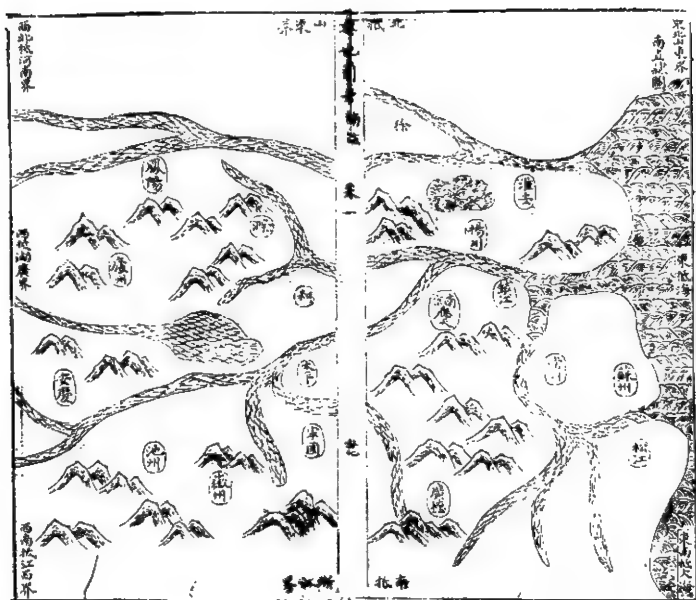
府城東南六十里 崇城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興極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 平山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阜平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新樂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 蔚定州 曲陽縣在州城西南六十里 行唐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南宮縣在州城西南六十里 屬冀州 新河縣在州城西南六十里 安平縣在州城東北三十里 武邑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 棗強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 屬晉州 饒陽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武強縣在州城東一百六十里 栢鄉縣在州城西南七十里 屬隆平縣在州城東南一百里 馬邑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 臨城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贊皇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寧晉縣在州城東四十里 衡水縣在州城南五十里 屬深州 真定衛在府治 神武右衛在真定衛西 定州衛在定州 守禦馬關在定州西自是而東北三關 五保定之同家堡自是而西凡五關 至金龍洞 土門關在獲鹿縣西十里 唐賢一名井陘關 龍泉關在曲陽縣西自是而東北凡二十一關 至金龍口 自是而西南凡十五關 至白羊口 白羊口在寧晉縣西自是而西南凡二關 至惡石口 惡石口在真定縣西自是而西南凡十五關 至故關 故關在井陘縣西界

德山西平定州  
 昭德府 禹貢冀州之域 天文命分野周為邢國地後為晉魏國  
 屬魏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周改冀國漢屬鉅鹿常山二縣  
 及魏廣平二國晉為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隋置邢州唐  
 置魏管平天寶初改為鉅鹿郡五代梁為保義軍節度唐為安  
 國軍宋陞為信德府金改邢州仍置安國軍元初置元帥府  
 改安撫司後改信德府又改為順德府  
 本初仍為順德府屬北平布政司今直隸京師創縣九宋置屬  
 平府處於界一百五十里而山西遼州和順縣界一百五十  
 里南至豐平府永年縣界五十里北至真定府邢鄉縣界一百









古金陵之地。自周宋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吳大帝王都。即此地也。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于此建都。無功德以當之。僅係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

太祖高皇帝力德隆盛奄有四瀛乃定鼎于此爲京師始足以當形勢之勝永樂中于北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爲六師建以此爲南京實據中興地云

應天府 岳黃楊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楚霸

楚王咸王初置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秦始

皇以金陵有王氣改曰秣陵屬都鄉漢代都鄉縣丹陽郡秦  
 神楊州刺史治此吳自京口徙都于此段為建康晉改秣陵為  
 秣陵北為建康改置為縣建興初改為建康東晉淩郡置  
 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廢郡更石頭城置揚州唐武德  
 置揚州王德初置江陵郡龍元初改為昇州五代吳楊氏徙  
 都督府尋改為金陵府人改江寧府南唐都之宋為昇州仁宗  
 繼為江寧府建康軍高宗改為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  
 字元為建康府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天曆初又為建康府  
 本朝改應天府鎮縣七東直鎮江府徒縣界一百三十里西  
 至和州界八十里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八十五里北至揚州

府德興縣界一百五十里東齊南至京師三千四百四十五里  
上元縣附郭江寧縣附郭句容縣在府東九十里溧陽縣在府東八十五里  
縣在府東南二百四十里溧水縣在府東八十五里江浦縣在府西北一百三十里高淳縣在府西北一百三十里六合縣在府西北一百三十里

在京所衛

中軍都督府在長安門南左軍都督府在中府南右軍都督府在右府南

督府在左府南。前軍都督府在右府南。後軍都督府在右府南。

府南 錦衣衛 旗手衛 府軍衛 府軍左衛 府軍右衛

府軍後衛 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 羽林前衛 漢明衛



金吾左衛 金吾右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 羽林軍

留字右樂  
留字中衡  
留字前衡  
留字後衡  
龍虎衡

龍虎左衛 江陰衛 虎賁左衛 虎賁右衛 鎮南衛

英武街  
清陽左街  
清陽右街  
應天街  
飛魚街

水軍左衛  
水軍右衛  
武德衛  
廣武衛  
龍江左衛

龍江右衛  
豹韜衛  
豹韜左衛  
驍騎衛  
神策衛

天策衛  
和陽衛  
龍驤衛  
興武衛  
廣洋衛

江淮衛  
鳳陽衛  
橫海衛  
蔡陵衛

大勝關在濟南十里  
龍江關在俱鳳門外  
石灰山關

古滄山氏之國即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襄陵三吳南引





界九十四里北至揚州府通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宮  
五百八十八里至京師四千八十里  
太倉州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吳縣附郭 長洲縣附郭 崑山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常熟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吳江縣在府城南四十里 嘉定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崇明縣在府城東三百一十四里屬太倉  
衛 蘇州衛 太倉衛 鎮海衛 長治守禦千戶所 樂平守禦千戶所  
松江府 馬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為吳越後入越  
入越恭為吳越地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及魏晉有吳郡居  
地置華亭縣屬吳郡五代晉屬秀州宋改秀州為嘉興府  
嘉興府屬元陸縣為華亭府屬嘉興府嘉興府屬松江府  
松江府屬  
本朝開之直隸宣師領縣五東平陽府西寧西寧州府屬  
州縣界六十里南至海門七十里北至蘇州府屬山縣界八十  
里東至府治至南京八百里至京師三千八百二十里  
華亭縣附郭 上海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青浦縣 崑山縣在府城東南七十二里 松江守禦千戶所 青浦  
守禦千戶所在府東八十里 南匯守禦千戶所在上海縣  
東南六十里

常州府 馬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為吳越後入越恭  
為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永建中分屬吳郡三國吳分無錫  
西為屯田置長農校尉晉太康初省校尉分吳郡置毗陵郡  
晉改晉陵郡徙治宜山後遷治晉陵縣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廢  
郡置常州唐大寶改晉陵郡乾元初復為常州五代屬揚吳南  
唐宋仍屬常州屬浙西路元置常州路隸江浙行省  
本朝改常州府直隸京師領縣五東至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界  
二百里西至鎮江府丹陽縣界五十五里南至應天府溧陽縣  
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揚州府泰興縣界六十里自府治至南京  
三百六十里至京師二千八百八十里  
武進縣附郭 無錫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江陰縣在府城  
西北九十里 宜興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靖江縣  
江府 馬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宋秋為吳地後屬越  
恭屬會稽郡漢初為荆國後屬江都國除漢屬會稽郡東  
漢屬吳郡三國吳始都于此及遷都秣陵乃置京口鎮晉屬  
陵郡東晉僑置餘杭二州統焉此府劉宋以南徐州治京口天  
置南東海郡隋廢州及郡為延陵鎮屬蔣州開皇中置潤州大  
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置潤州治丹徒天寶初改  
丹陽郡又置丹陽軍建中初改鎮海軍南唐以為重鎮宋開寶  
末改鎮江軍改和中置鎮江府元改鎮江路屬江浙行省



北至山東青州府界四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  
 里。至京師三千一百一十里。  
 海州在府城北三百七十里。邳州在府城西北四百五十里。  
 山陽縣附郭。堰城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三十里。清河縣在  
 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沐陽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在府城北一百七十里。新榆縣在州城北一百一十里。  
 州。宿遷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屬邳州。睢寧縣在州  
 南六十里。安東縣在州城東北九十里。  
 邳安衛在府治。大河衛在府治東北。邳州衛在州治。  
 守禦海州千戶所在州治。守禦東海千戶所在東海。

守禦海千戶所在縣治。  
 廣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周以前屬虞子國。春秋  
 屬舒。戰國屬楚。秦為九江郡。地漢為廬江郡。東漢為合肥縣。  
 仍隸九江郡。二國屬魏。晉為淮南廬江二郡。地宋齊屬南汝陰  
 郡。梁置南豫州。治合肥。後改合州。北齊因之。魏置北陳郡。隋改  
 合州為廬州。後改廬江郡。唐為廬州。屬淮南道。建吳初為本路。安撫  
 節度。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南道。建吳初為本路。安撫  
 節度。所元置淮南總管。萬戶府。專改廬州。路總管府。屬河南行  
 省。本朝改廬州府。直隸。在師州二縣。東至和州。金山縣  
 界一百九十里。而至河南汝寧府國始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

安慶府。桐城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一百  
 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五百一十里。至京師三千六百七十七里。  
 無為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六安州在府城西南一百八  
 十里。合肥縣附郭。舒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廬江縣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巢城在府城北九十里。  
 為英山縣在州城西南四百里。屬六安。霍山縣  
 衛。廬州衛在府治東。六安衛在州治東。  
 冷水關在廬江縣西三十里。北峽關在舒城縣南。  
 里。東關在巢縣南四十里。西關在巢縣東南三十里。  
 九井鎮。桃城鎮俱在舒城縣北二十五里。清水鎮在故梁

縣北六十里。石廬山。龍眠山。寨俱在舒城縣。  
 無慶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春秋為皖國。亦為舒。  
 國。地戰國屬楚。秦為九江郡。漢屬廬江郡。三國屬舒。魏屬  
 為重鎮。東晉始以廬江分置晉熙郡。齊同之。梁置舒。後改  
 晉州。北齊改江州。陳為晉州。隋改熙州。唐改為舒州。治  
 為東安州。專改舒州。屬淮南道。天寶初改同安郡。至德初改  
 唐郡。乾元初改為舒州。五代初屬楊吳。後屬南唐。宋初為舒州。  
 政和間。張德慶軍。紹興中。改安慶軍。慶元初。置安慶府。先改  
 為安慶路。屬河南行省。  
 本朝初改寧江府。後復為安慶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廬州

府無陽州界三百七十里 西至湖廣黃州府黃梅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北州府東流縣界五里北至廬州府舒城縣界二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百四十五里至京師四千一百八十里

懷寧縣附郭 桐城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 潛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太湖縣在府城西二百三十里 望江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一十里

街 安慶街

關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

太平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地居屬丹陽宣城二郡。成帝時僑立淮南郡。及當塗縣治于湖後又僑立陳州治蕪湖。劉宋以來或治姑熟。或徙于湖。又併淮南宣城郡亦治于湖。隋省蕪湖。唐以當塗屬蔣州。唐以當塗置南陵州。尋廢州以縣屬宣州。五代時南唐于當塗立新和州。後改雄遠軍。宋改為太平軍。後陞為太平州。元改為太平路。屬江浙行省。本朝改太平府。直隸京師。領縣三。東至應天府溧水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和州界三十里。南至寧國府宣城縣界七十里。北至應天府江寧縣界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百五十里。至京

師三十五百九十里 當塗縣附郭 彰德縣在府城西南六十五里 繁昌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街 建陽街

寧國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越。後入楚。秦屬鄣郡。地漢置丹陽郡。治宛。陳東漢永和間析置宣城郡。三國屬吳。晉改為宣城郡。治宛。陳宋析置淮南郡。尋又置南陵州。治宣城。陳改宣州。隋改為宣城郡。唐置宣州。後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為宣州。屬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改為寧國路。屬江浙行省。

縣 黟縣

永朝改為寧國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廣德州建平縣界六十里。西至池州府青陽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徽州府績溪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太平府當塗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一百五十里。宣城縣附郭 寧國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涇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太平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旌德縣在府城南二百一十五里 南陵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街 宣州街

池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漢屬楚。秦屬鄣郡。漢為丹陽郡。三國吳石城侯也。晉屬宣城及豫

章縣屬南陵縣屬北江州隋初屬宣州後改州為宣城  
 唐置池州治歙浦北地有貫池故名南唐置池州宋溪為池  
 州治貴池縣元為池州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為池州府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寧國府南陵縣界一百  
 四十里西至江西北江府彭澤縣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徽州府  
 祁門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安慶府桐城縣界五十里自府  
 至南京六百五里至宣師四千五百里  
 貴池縣附郭 青陽縣在府城東八十里 銅陵縣在府城東  
 北一百二十里 石埭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六十里 建德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 東流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縣他司者論直 卷一  
 徽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隸屬吳後屬越戰國屬  
 楚秦為郡郡地漢為丹陽郡比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  
 郡治始新縣劉宋以縣屬東揚州梁及後齊置新寧郡隋置歙  
 州治歙大業初改為新安郡遷治休寧縣中又遷治歙縣置歙  
 州元為歙州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歙縣為府後改歙縣為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浙江杭  
 州府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德興府浮梁縣界二百  
 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龍泉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寧國府  
 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仰府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四

千里  
 歙縣附郭 休寧縣在府城北六十五里 婺源縣在府城西  
 南二百里 祁門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黟縣在府城西  
 一百五十里 績溪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新安縣在府城東南  
 廣德州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隸屬吳地名列於越屬  
 越戰國屬楚秦為郡郡地漢為丹陽郡故鄣縣地鴻嘉初為廣  
 德縣東漢分置廣德縣仍屬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屬宣城郡宋  
 齊因之梁分置石埭縣後增置大梁縣尋改為陳留郡隋改  
 為縣屬湖州以廣德縣省入揚帝改為宣城郡唐初以餘安置  
 縣屬湖州  
 卷二  
 杭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隸屬吳後屬越戰國屬  
 楚秦為郡郡地漢為丹陽郡比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  
 郡治始新縣劉宋以縣屬東揚州梁及後齊置新寧郡隋置歙  
 州治歙大業初改為新安郡遷治休寧縣中又遷治歙縣置歙  
 州元為歙州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歙縣為府後改歙縣為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浙江杭  
 州府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德興府浮梁縣界二百  
 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龍泉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寧國府  
 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仰府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四  
 里 建平縣在州城西九十里  
 卷三  
 湖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秦隸屬吳後屬越戰國屬  
 楚秦為郡郡地漢為丹陽郡比三國吳分置新都郡晉改新安  
 郡治始新縣劉宋以縣屬東揚州梁及後齊置新寧郡隋置歙  
 州治歙大業初改為新安郡遷治休寧縣中又遷治歙縣置歙  
 州元為歙州屬江浙行省  
 本朝初改歙縣為府後改歙縣為直隸京師領縣六東至浙江杭  
 州府昌化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江西德興府浮梁縣界二百  
 七十里南至浙江衢州府龍泉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寧國府  
 太平縣界一百七十里仰府治至南京一百二十里至京師四

治新三國屬吳為重鎮晉屬淮南郡東晉分置歷陽郡劉宋無  
 置南豫州治歷陽梁末屬東魏北齊置和州治歷陽隋江二縣後  
 改齊江曰烏江隋置郡後置和州治歷陽縣大業初改歷陽  
 郡唐為和州宋置淮南府元置和州後徙廬州縣領歷陽  
 金山烏江三縣  
 平初初省歷陽為江二縣入和州洪武二年改為歷陽縣仍屬  
 廬州後為和州直隸京師編戶四十一里領縣一東至應天府  
 江浦縣界六十里西至廬州府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廬州  
 有縣為州界九十里北至滁州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  
 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金山縣在州城西五十里  
 清陽右衛在州治東  
 東關在縣西南七十里石湖關在州境  
 滁州為貢揚州之境天文分分野春秋為吳楚之文戰國屬楚  
 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初初復屬九江郡三國為魏  
 地晉屬淮南郡東晉于此置淮南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楚  
 州北齊徙南豫州于新昌郡又改北齊州為臨滁郡隋改南楚  
 州為滁州因滁水而名唐改永陽郡五代楊吳南唐有其地後  
 入于周宋屬淮南東宋元初為滁州後徙為州隸揚州縣

初初以隋置全椒宋安三縣併入隸鳳陽府洪武十四年  
 復置全椒宋安為屬縣直隸京師編戶一十二里領縣二東至  
 應天府六合縣界七十里西至鳳陽府定遠縣界七十里南至  
 和州界七十里北至泗州府賁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州治至南  
 宮一百二十里至京師三千二百八十里  
 全椒縣在州城南五十里宋安縣在州城北三十五里  
 關 隸州衛  
 清流關在州西南二十里  
 滁州 為貢揚州之境天文分分野本古大彭氏國春秋為東  
 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屬泗水郡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縣  
 於此漢為沛郡又分置楚國置徐州宣帝改彭城郡為曹  
 州後漢為沛郡又分置楚國置徐州宣帝改彭城郡為曹  
 本朝初隸鳳陽府後直隸京師編戶一百五里領縣四東至  
 東府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河南歸德府廣城縣界一百五  
 十里南至鳳陽府南宮界九十里北至山東兗州府滕縣界一  
 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一千一百七十里  
 蕭縣在州城西五十里鳳山縣在州城西一百七十里  
 豐縣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沛縣在州城西一百八十里  
 州衛在州治東 徐州左衛在州治西



與地圖考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居不固然古關與江淮相表裏  
 惟以微絕為郭左信鄰右開闢大海東枕海濱之險  
 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古長興以迄本山越崇寧界在江之  
 南上無蕞之郭亦許警與城龍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處  
 東海之所經也湖街臨重大道三度之害而墟徙之患尤  
 州之民多依山鑿鑛動至數千待之則敵縫縫絕絕元松  
 一帶歲被使暴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于福寧估客良使之然  
 不無不防地寇也若倭夷泰然入貢則風帆喜持寧波安至保  
 京點非巨關先帝而備其左定海乎

五石政司  
 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無統二浙隸揚州都刺史唐貞觀中  
 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而兩浙諸州並  
 隸馬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  
 治馬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  
 治馬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為兩路而浙西安撫  
 中書省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海右肅政  
 廉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  
 本朝置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杭州嘉興湖州嚴州金華  
 衢州處州紹興寧波台州溫州十一府置浙江都指揮使司領  
 杭州前杭州右紹興寧波台州溫州海州溫州海州松門臨山

全條海門之海居石觀海十六衛湖州金華衢州海鹽  
 所置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浙東浙西二道無察諸府衛所  
 而三司皆治于杭州府  
 杭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分野泰執屬吳越戰國屬楚秦  
 為會稽郡地東漢屬吳郡三國吳分置東安郡治富春尋屬吳  
 興及吳郡陳置錢唐郡隋廢吳郡置杭州治餘杭未幾移治錢  
 唐大業初改州為餘杭縣唐初為杭州天寶初改餘杭郡治  
 錢唐錢州宋初為杭州初移錢唐節度治于杭州  
 都督府五代為吳越國宋為杭州高宗南渡遷都于杭州  
 安府元立兩浙都督府尋改杭州路

輿地圖書  
 本朝定為杭州府領縣九東至嵎山海口六十里西至嚴州府  
 桐廬縣界一百三十五里南至紹興府蕭山縣界四十五里北  
 至湖州府德清縣界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九百里直南  
 四千二百里  
 錢塘縣時郭 仁和縣附郭 富陽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海寧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杭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臨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於潛縣在府城西一百七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昌化縣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新 杭州府衙 杭州右衛俱在都司前 海寧會縣千戶所  
 海寧縣東





金華府 高要 梧州之墟 天文斗女分野 春秋越國界 秦屬合  
 稽郡 漢屬南陽縣 地二周置東陽郡 治長山縣 梁置金華郡 隋  
 置婺州 治吳寧縣 唐因之 宋為保寧軍 縣新東 治至婺州 縣  
 本朝改金華府 縣八東至天台縣界二百九十八里 西至龍泉  
 縣界九十里 南至信雲縣界一百八十六里 北至龍泉縣界一  
 百一十里 府治至高要一千二百三十里 至京師四千五百  
 八十八里  
 金華縣 附郭 蘭谿縣 在所城西五十里 東陽縣 在所城東  
 一百三十里 義烏縣 在所東一百一十里 永康縣 在所東  
 一百一十里 武義縣 在所西南八十五里 浦江縣 在所城

朱

4

東北一百二十里 湯溪縣  
衛 金華字無干戶所在府治東  
衛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 春秋屬越句吳蠻夷之  
地秦立太末縣屬會稽郡東漢分立新安縣仍屬會稽郡唐置  
衛州宋屬兩浙東路元屬衛州  
本朝設龍游府尋改衛州府領縣五 東至蘭溪縣界約有五十  
二里西至江西玉山縣界一百一十五里南至桐建湖城縣界  
二百一十里北至瑞安縣界九十五里自府治至南界一千五  
百七十里至宣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西安縣附郭 龍游縣在府東七十里 常山縣在府西八十

衛 以縣在府西南七十五里 開化縣在府西北一百五十里  
獨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西  
仙霞關在江山縣南一百里 枕杭建萬入屬明縣之地  
處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牛分野 春秋戰國屬越 秦爲會稽郡 地漢爲東甌 縣孫吳屬臨海 隋置處州 治括蒼 唐改括州 唐改永嘉 縣唐改密雲 郡宋屬兩浙東路 元爲處州路  
本朝改爲處州府 領縣十 宋至仙居縣界一百一十里 西至江山縣界一百六十五里 南至瑞安縣界三百五十里 北至永嘉縣界一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三十里 至京師千五百八十里

卷一

麗水臨江郡 晉曰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緡雲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 松陽縣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遂昌縣在府西北一百九十里 龍泉縣在府西南二百四十里 慶元縣在府西北二百四十里 雲和縣在府西二百一十里 宣平縣在府北一百二十里 景寧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街 處州衛在府城南

紹興府 為黃陽州之域 天文牛女分野 高僧捨侯于姑射 命曰會稽 少康射少子無餘于會稽 以奉祀 宛岡縣 越泰族戰國屬 越後入越 秦置會稽郡 治于吳 此地屬馬東漢為會稽 治山陰 唐置越州 五代錢氏以越為東都 宋為越州 建興與舊

本朝仍舊經府領縣八東至荒縣界二百里西至甯陽  
 界一百三十二里南至東陽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海州三十  
 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二百十三里至宣師四千六百五十八里  
 山陰縣在府南一百二十里餘姚縣在府城西北九十三里  
 諸暨縣在府南一百二十里餘姚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上虞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嵊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新昌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二十里  
 紹興衛在府路東臨山衛在餘姚縣西北三江守禦千  
 戶所任在山陰縣東臨海守禦千戶所在會稽縣東北  
 守禦千戶所在松花縣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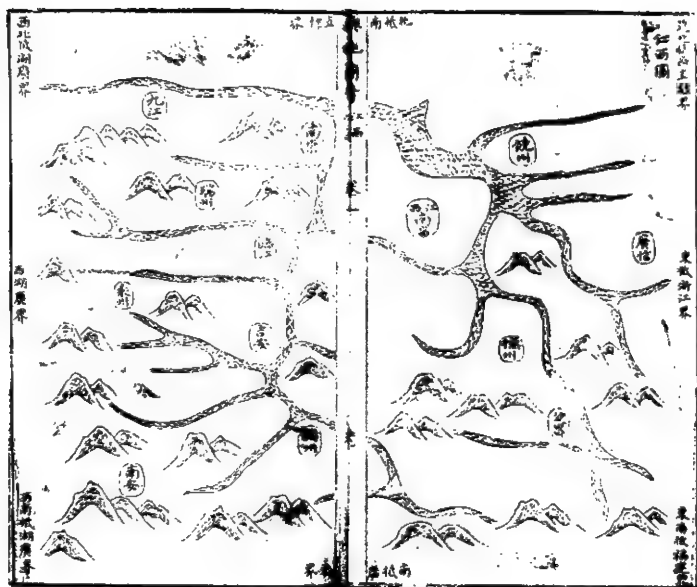
寧波府 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女分野。夏商周時為越地。秦置  
鄞縣。晉置三縣。唐分轄鄞、餘姚、奉化三縣。宋置鄞縣。陳留之。唐置明州。  
五代錢氏置望海縣。宋為慶元府。元至慶元縣。  
本朝設明州府。尋改寧波府。領縣五。東至海岸一百四十里。西至  
餘姚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寧海縣界一百四十六里。北至葛  
縣縣海所六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三百八十五里。至  
師四千六百四十里。  
鄞縣 縣城在府城西六十里。奉化縣在府南八  
十里。定海縣在府南六十五里。象山縣在府南二百七十里。  
寧波府在府治西。定海縣在定海縣。觀海縣在府城西。

一百五十里 昌國衛在府城南三百五十里 徙千戶所在  
 定海縣東南九十里 中千戶所 中左千戶所俱定海縣  
 東北 大嵩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二百三十里 寨衛  
 守禦千戶所在定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石浦守禦千戶所  
 石浦守禦千戶所俱在府城南三百七十里 龍山守禦千  
 戶所在府城北七十里 舊溪守禦千戶所在府南二百七十  
 里 錢倉守禦千戶所在府城南二百六十里  
 台州府 禹貢揚州之域 天文斗女分野 春秋戰國為越 秦屬閩  
 中 漢屬東甌 國後置西浦縣 梁漢置東安縣 梁置赤城縣 唐  
 置海州 尋改台州 因天台山為名 後改臨海縣 宋為台州 屬浙

東路元為台州路 本朝改台州府 領縣六東至海岸一百八  
十里西至鑄鑪縣界二百一十九里南至樂清縣界一百五十三  
里北至新昌縣界一百四十五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  
三十三里至京師五千七百七十八里  
臨海縣附郭 黃巖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 天台縣在府城  
北九十里 仙居縣在府城西九十里 寧海縣在府城東北  
一百八十里 太平縣  
衛 台州衛在所治西 海門衛在府城東九十里 松門衛在  
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前千戶所在海門衛北七里 新河  
千戶所在海門衛南五十里 杜渚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五

十里 健的千戶所在海門衛東北一百一十里 陸順千戶  
 所在松門衛南六十里 楚門千戶所在松門衛南一百一十里  
 溫州府 為貢楊州之域 天文平女分野 秦秋戰國為越 秦屬閩  
 中郎 漢為東甌 國孫吳置臨海郡 晉置永嘉郡 治永嘉東  
 嘉州 尋置溫州 以其地恒饒少寨故名 五代吳越建清海軍 宋  
 為應道軍 尋置瑞安府 元為溫州 縣  
 本新改溫州府 領縣五 東至海所九十里 西至青田縣界九十  
 里 南至福建福寧縣界四百九十里 北至黃岩縣界三百三十  
 里 自府治至南京一千八百九十里 至京師二千六百九十里  
 永嘉縣附郭 瑞安縣在府城南六十里 清縣在府城東  
 北六十里 平陽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泰順縣在府  
 城南西南五百七十里  
 衛 溫州衛在府治東 金鄉衛在平陽南七十里 盤石衛在  
 樂清縣西六十里 平陽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治西 瑞安  
 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治東南 瑞安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  
 東 溫門守禦千戶所在平陽縣南 壯士守禦千戶所在平  
 陽縣東北 沙園守禦千戶所在瑞安縣東南 蒲岐守禦千  
 戶所在樂清縣南 寧村守禦千戶所在永嘉縣東

江西輿地圖敘  
 江西古揚州地 當吳楚閩粵之交 險阻既分 形勢自弱 安  
 重常觀四方 客保境和民 則九江獨據上流 牽制沿江州郡  
 密迩南康 潁江巨湖 遊舟四出 不可無備 南康 贛州 之  
 則汀漳 汀州 漳州 縣屬建所屬雄超 南康 贛州 屬  
 山 亦馬連川 跨境 林谷茂密 盜賊之興 斯為稠藪 故提撫重  
 職 提師以臨之 袁州地通長沙 通民客 戶頗雜 龍巖而南昌  
 呂饒州  
 宗室固在民疾 然億觀 臨吉瑞信 諸君 矜有加焉 故凡江西  
 之民 懷賢念苦 有愛動之思 弘治以來 賊殺漸繁 土著之民 少  
 壯者多不務稿 事出當四方 至棄妻子 不顧而趨 日棄  
 間出矣



江西北揚州也。漢領以揚州都刺史。唐隸江南道。開元中分為江西北道。置採訪使。治洪州。後改採訪為觀察。治仍為宋置江南西路。安撫使以隆興中置。又置江西提點刑獄司。治贛州。元于隆興置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置贛州。本朝置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南昌。虔州。信南。康九。江。建。昌。撫。州。瑞。州。袁。州。吉。州。臨。江。贛。州。南。安。十。三。府。置江西都指揮使司。領南昌。前。昌。左。未。州。贛。州。四。衛。吉。安。戶。所。置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領北。五。府。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南。昌。湖。東。湖。西。九。江。領北。五。府。

遼東察諸府衛所三司並治于南昌云。

南昌府 為首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壽之安。春秋九江郡。漢治豫章郡。屬揚州。王莽改曰九江。隋廢郡為洪州。南唐遷都于此。改為南昌府。宋廢為洪州。宣和中于此置安撫使。隆興初置隆興府。元置龍興府。本朝初改洪都府。後為南昌府。領一縣七果。至饒州府餘干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湖廣岳州府平江縣界四百九十里。南至撫州府樂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南康府星子縣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二十里。至京師四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昌府新設縣州郭。

寧城縣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建寧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奉新縣 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靖安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里。武寧縣 在府城北三百二十里。南昌府 為首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屬楚。東境復屬。豫章郡。隋改置饒州。以其物產豐饒故名。五代南唐置永平軍。本朝初改鄱陽府。後改饒州府。隸江西布政司。領七縣。東至浙江。南州府開化縣界三百七十里。西至南康府都昌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撫州府臨川縣界二百里。北至宜黃縣。池州府建德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四千二百五十里。鄱陽縣 餘干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樂安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浮梁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德興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安仁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年縣 饒州府治于府城內。

廣信府 為首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戰國時為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為豫章郡之餘汗縣。及會稽郡之大。







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永新縣在府城西二百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二百八十里

縣六 吉安守禦千戶所 在府治後 安福守禦千戶所 在縣東永新守禦千戶所 在縣治西 龍泉守禦百戶所 在縣治東斗王寨在龍泉縣西五里 張欽寨在吉水縣北九十里

贛州府 為贛州之域 天文斗分野 春秋屬 戰國屬 楚 秦 漢 為豫章郡之建城 魏 唐 初置 贛州 領 高安 等 五 縣 尋改為 永州 又為 贛州 贛州 屬 四 縣 入 高 安 屬 洪 州 南 唐 復置 贛州 宋 紹 興 間 賜 名 高 安 縣 實 慶 初 改 為 贛州 屬 江 西 道 元里 元 中 陞 為 贛州 縣

本朝改為贛州府 領 縣 三 東 至 南 昌 府 新 建 縣 界 五 十 五 里 西至 袁州 府 萬 載 縣 界 一 百 八 十 里 南 至 臨 江 府 清 江 縣 界 六 十里 北 至 南 昌 府 奉 新 縣 界 三 十 五 里 自 府 治 至 南 京 一 千 七 百至 京 師 四 千 九 百 六 十 五 里

高安縣 附 郭 上 高 縣 在 府 城 西 南 一 百 里 新 昌 縣 在 府 城西 一 百 二 十 里

袁州府 為 贛 州 之 域 天 文 斗 分 野 春 秋 屬 吳 戰 國 屬 楚 秦 屬九 江 郡 漢 為 豫 章 郡 魏 稱 吳 及 晉 屬 安 成 郡 隋 子 宣 泰 縣 置袁州 因 袁 山 為 名 大 業 初 改 宜 泰 郡 唐 武 德 置 袁 州 屬 江 南 道 天寶 初 徙 為 安 泰 郡 乾 元 初 仍 為 袁 州 宋 因 之 元 改 置 袁 州 縣

本朝改為袁州府 領 縣 四 東 至 臨 江 府 新 喻 縣 界 一 百 五 十 里西 至 治 廣 長 沙 府 醴 陵 縣 界 二 百 四 十 里 南 至 吉 安 府 安 福 縣界 一 百 二 十 里 北 至 贛 州 府 上 高 縣 界 二 百 四 十 里 自 府 治 至南 京 二 千 六 百 三 十 五 里 至 京 師 六 千 七 十 五 里

宜 泰 縣 附 郭 分 宜 縣 在 府 城 東 八 十 里 萍 鄉 縣 在 府 城 西一百 四 十 里 萬 載 縣 在 府 北 八 十 里

衛 一 袁 州 衛 在 府 治 東

贛州府 為 贛 州 之 域 天 文 斗 分 野 春 秋 屬 吳 戰 國 屬 楚 秦 屬九 江 郡 漢 為 豫 章 郡 魏 稱 吳 及 晉 屬 安 成 郡 隋 子 宣 泰 縣 置袁州 因 袁 山 為 名 大 業 初 改 宜 泰 郡 唐 武 德 置 袁 州 屬 江 南 道 天寶 初 徙 為 安 泰 郡 乾 元 初 仍 為 袁 州 宋 因 之 元 改 置 袁 州 縣

本朝改為贛州府 領 縣 三 東 至 南 昌 府 新 建 縣 界 五 十 五 里 西至 袁州 府 萬 載 縣 界 一 百 八 十 里 南 至 臨 江 府 清 江 縣 界 六 十里 北 至 南 昌 府 奉 新 縣 界 三 十 五 里 自 府 治 至 南 京 一 千 七 百至 京 師 四 千 九 百 六 十 五 里

高安縣 附 郭 上 高 縣 在 府 城 西 南 一 百 里 新 昌 縣 在 府 城西 一 百 二 十 里

袁州府 為 贛 州 之 域 天 文 斗 分 野 春 秋 屬 吳 戰 國 屬 楚 秦 屬九 江 郡 漢 為 豫 章 郡 魏 稱 吳 及 晉 屬 安 成 郡 隋 子 宣 泰 縣 置袁州 因 袁 山 為 名 大 業 初 改 宜 泰 郡 唐 武 德 置 袁 州 屬 江 南 道 天寶 初 徙 為 安 泰 郡 乾 元 初 仍 為 袁 州 宋 因 之 元 改 置 袁 州 縣

石磴在府城東北三百六十里。瑞全縣在府城東三百八十里。龍南縣在府城南四百一十里。石城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六十里。夜軍縣新設。安南縣新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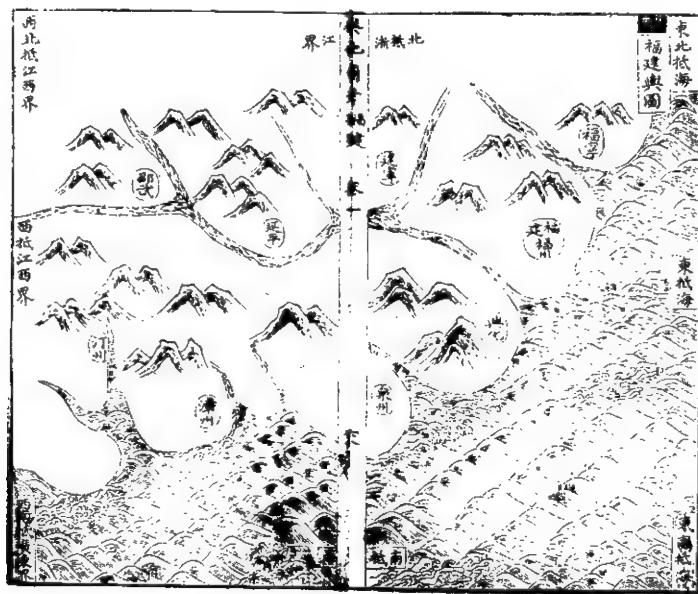
衛三 鎮州衛在府治東。會昌守禦千戶所。在會昌縣治東。信豐守禦千戶所。在信豐縣治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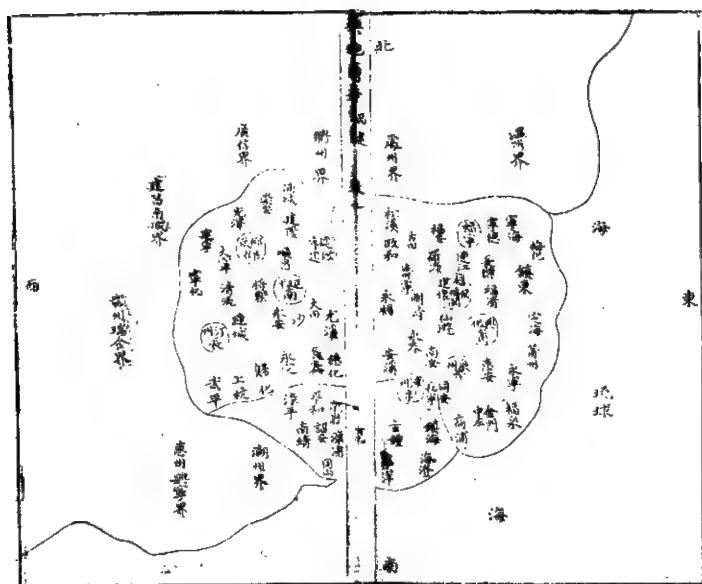
南安府 屬黃楊州之域。天文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豫章郡。蜀南蠻二縣地。晉為南康縣。地臨嘉慶府。唐因之。宋置南安軍治大庾縣。劉度州之南康上猶二縣未屬。隸江南西路。元改置南安路。本朝改為南安府。領縣四。東至鎮州府。縣界二百七十里。西至廣西韶州府仁化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廣東南雄府始興縣界二十里。北至吉安府醴陵縣界二百八十里。自府城至南宮三千二百一十里。至京師六千六百六十五里。

大庾州 州都 南康縣在府治東北一百六十里。至南安縣界府城東北二十里。崇義縣

衛一 南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治

附二 梅關在大庾嶺。荔枝名石。以分江嶺之境。橫湖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福建興地圖考敘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于此置會稽郡  
 外戶為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于此置會稽郡  
 人無強之利山谷通達漢之民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  
 竊無強之利山谷通達漢之民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  
 上下外通漢之民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  
 與閩州聲勢相通漢之民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  
 耕稼自給兵賦不加則一郡一邑也

福建布政司

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楊州部刺史領之東漢于此置會稽郡  
 郡尉唐初設江南道後魏江南東道後唐置大府中  
 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撫使以福州府置兼領  
 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于泉州元置福州置福建道憲使司  
 都元帥府及福建關海道憲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  
 本朝置福建等處承宣布陳使司領福州泉州興化建寧延平  
 汀州邵武漳州八所置福建都指揮使司領福州左福州右福  
 州中福州東泉州永寧興化平海漳州鎮海十一衛又置福  
 建行都指揮使司領建寧左建寧右延平汀州邵武五衛又置



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Illegible text]*

蘇漢五竹齋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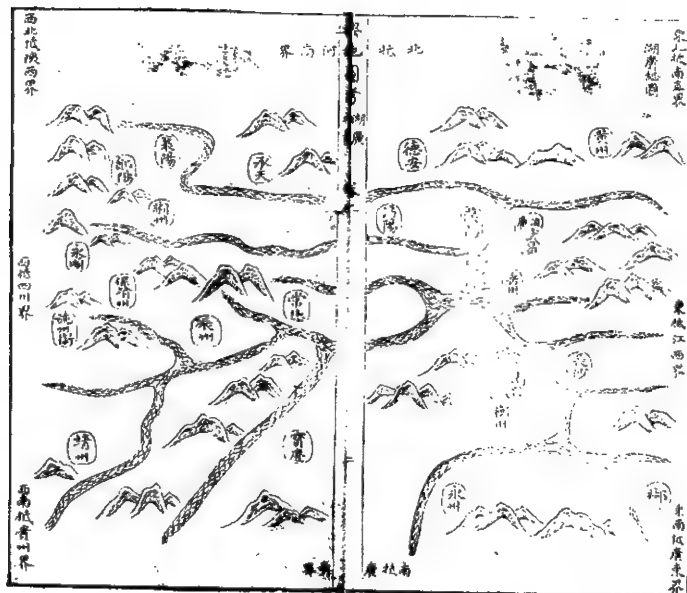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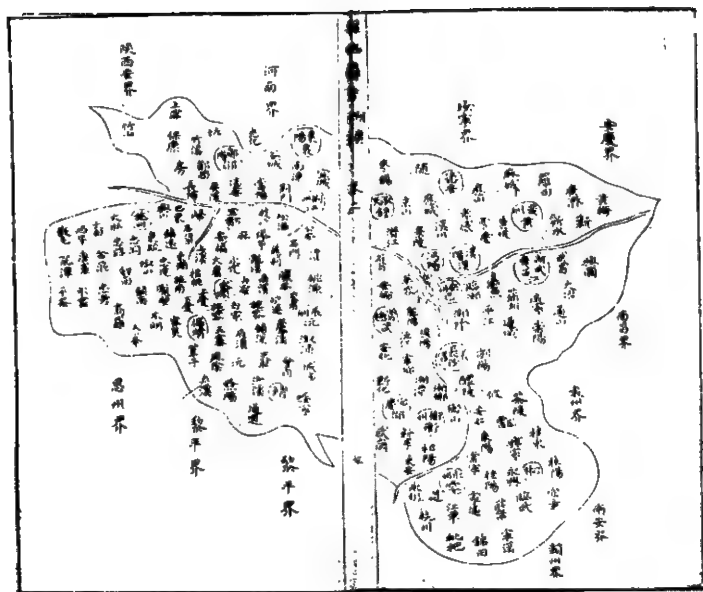
東地國考卷二

海昌縣道生可立輯

習之震聞

叙湖廣  
湖廣古利州地。東都抗其頭。新黃引其時。厥江陵制其腰。廣  
仲縣南。亦見以雄視。廣州與。都陽之保。商。桂之珍。開  
粵。辰泥之梓。駿。貴。大江中。貢。玉。漢。外。錄。楚。距。塞。斯。其。倚。馬。  
蓋。二。儀。效。雲。山。川。秋。秀。故。王。氣。獨。佔。子。  
諸。郡。故。標。江。華。游。所。至。民。保。水。患。寧。亦。慶。乘。也。過。此。則。永。州。  
實。慶。之。間。備。苗。匪。而。已。則。  
宗。藩。基。都。藏。政。實。繁。楚。俗。標。懸。子。是。四。方。之。民。矣。  
東。也。國。考。湖。廣。卷。二  
素。者。到。赴。馬。效。其。民。事。故。地。子。爲。富。而。強。而。數。洞。諸。實。車。改。漢  
法。焉。要。易。別。據。惟。永。順。保。靖。世。所。富。強。每。事。奪。獲。罪。狀。假。幾  
功。自。贖。奸。徒。編。捕。橫。橫。據。焉。  
制。議。不。明。機。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夫。而。玩。敵。以。貽。異。日  
之。憂。謂。定。安。命。叛。輕。發。斯。則。善。矣。





漢置荊州都尉。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桂陽、零陵等郡。制而不常。時阮瑀漢制。初治樊。善。議治江陵。舊員。親中領。以山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道。採訪處置。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部之業分入。然中淮南及江南道。後改採訪為觀察。其舊舊。北秦州。始置觀察。使于郭州。宋置荆湖南北二路。及宋西南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自無領。又于襄陽置州。置四。各置撫。撫州。置元置湖南廣平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撫政廳。訪于武昌。又置荆湖北道安撫司。及山南江北道。撫政廳。訪于江陵。置湖南道安撫司。及湖北湖南道。撫政廳。訪于漢州。



應集封其子紅馬郭王始之郭泰秋謂之夏漢置江夏郡治  
 沙羨孫吳更置武昌郡治武昌縣隋改置鄂州唐置武昌軍節  
 度宋改鄂州為鄂州北路元改武昌路  
 本朝改武昌府領州一縣九東至江西九江府瑞昌縣界五百  
 二十里西至漢陽府漢陽縣界五里南至岳州府臨澧縣界四  
 百里北至黃州府黃岡縣界七十二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  
 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五千一百七十里  
 典國川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江夏縣附郭武昌縣在  
 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嘉魚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蒲圻縣在府城東南三百里咸寧縣在府東南四百二十里  
 崇陽縣在府南四百二十五里通城縣在府城南五百里  
 大冶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蕪湖州通山縣在府城  
 西一百八十里  
 衛武昌衛在府城南武昌走衛在府西南武昌護衛在南  
 關一離鳴閣在武昌縣華容鎮在武昌縣西五十里咸山寨  
 在咸寧縣西五里  
 漢陽府有首荆州之域天文翼參分野春秋鄒國地戰國屬楚  
 秦屬南郡漢為江夏郡晉陸贄北三國後魏後入吳皆為重鎮  
 晉立託陽縣為江夏郡治後周置安陸郡唐為沔州宋為漢陽  
 軍元置為漢陽府本朝同治領縣二東至武昌府界隔江七

黑南至沔陽州界二百六十里西至德安府雲夢縣界二百里  
 北至黃州府黃岡縣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一千七百  
 八十里至京師五千四百八十五里  
 漢陽縣附郭漢川縣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衛武昌衛千戶所在鳳樓山右千戶所俱在府治南  
 襄陽府有首荆州之域天文翼參分野同為穀鄒郭張  
 鄒之地春秋屬楚秦為南郡地漢末劉表為荆州刺史後治襄  
 陽縣魏置襄陽郡治宜城東晉于襄陽置雍州隋置山南道  
 行臺并經管府唐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又為府五代梁唐置  
 忠義軍宋為襄陽府元為襄陽路本朝改為襄陽府領州一  
 縣六東至德安府隨州界二百一十里西至陝西漢中府平利  
 縣界一千二里南至荆州府荆州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二  
 陽府新野縣界九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七百五里至京師六  
 千八百六十七里  
 均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九十里襄陽縣附郭宜城縣在府  
 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南漳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峽陽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穀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  
 十里光化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吳陽衛在府西南襄陽護衛均州守禦千戶所在小  
 關鳳林關在岷山平枯嶺南

臨陽所 為貢制陳二州之域 文義縣分縣 古屬襄陽 漢建  
 置與襄陽同 東至荆川界六十里 西至白河界百三十里 南至  
 大昌縣界三百三十里 北至荆川縣一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  
 京二千九百餘里 至寧都六千三百五十里 領縣六  
 鄒縣附郭 房縣在府西南三百一十里 竹山縣在府東南  
 三百八十里 上津縣在府西北四百八十里 竹溪縣在府  
 西二百六十里 保康縣在府西北二百里 鄒西縣在府北  
 一百九十里  
 行都司 駐紮四川惠州所置德衛  
 鄒陽衛在府 竹山守禦千戶所 房縣守禦千戶所  
 德安府 為貢制州之域 文義縣分縣 周陳方荆州澤數曰雲  
 夢 此地春秋為鄒子國 宋為漢江夏鄉 劉宋置安陸  
 縣 西魏置安州 唐置安州 宋置安陸縣 宋置安陸縣  
 京西魏置德安府 統治 唐置安州 宋置安陸縣 宋置安陸縣  
 林鄒州行省 後魏黃州 本朝初改德安州 隸黃州府 尋復  
 為德安府 領州一縣 東至黃州府黃陂縣界一百八十里 西  
 至襄陽府襄陽縣界三百里 南至漢陽府漢川縣界二百里 北  
 至河南汝寧府信陽縣界一百一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二千二  
 百里 至京師五千六百一十一里  
 隨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安陸縣附郭 雲夢縣在府

一百一十六里 應山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 孝感縣在府  
 城一百二十里 應山縣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屬縣  
 德安守禦千戶所在府東 隨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平靖關在應城縣北六十里 白雁關在應山縣北九十里  
 見關在應山縣東北二十里 武陽關在應山縣東北一百  
 三十里 崢嶸山在應山縣北二十五里  
 黃州府 為貢制州之域 文義縣分縣 春秋時為黃國 地後  
 楚 徙鄒君于此 名鄒城 漢為西陵縣 及鄒縣 地屬江夏郡 晉  
 為七陽郡 又析置西陽郡 隋分置蔡安郡 隋改為黃州 唐因  
 之 後改永安郡 宋遷州治江漢今府治是也 元為黃州路  
 本朝為黃州府 領州一縣 八東至南直隸廣府衛界五百  
 一十里 西至德安府孝感縣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武昌府武昌  
 縣界一百一十里 北至河南汝寧府羅山縣界四百七十里 自府治  
 至南京一千五百五十里 至京師四千九百九十里  
 新州在府城東三百一十里 黃岡縣附郭 新水縣在府城  
 東南一百一十里 羅田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麻城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黃陂縣在府城西二百四十里  
 廣濟縣在州城東六十里 屬新州 黃梅縣在州城東一百七  
 十里 安陸縣附郭  
 黃州府在府治東北 新州府在州城東 三江口在麻城

荆北三十里 沙武口在荊州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即沙口  
 國風鎮在府治北五十里 陽道鎮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赤野鎮在府城南清源門外  
 虎頭關 黃土關 木陵關 白沙關 大城關俱在麻北  
 縣北 岐嶺關在岐嶺下 荊門關在荊門縣東北 平河  
 關在荊門縣西北  
 荊州府 為荊州之域 天竺縣分野 春秋為楚都 秦拔郢  
 置南郡 漢置荊州刺史 南郡縣為南郡于此 唐改江陵府 統南  
 郡宋改荊南府 尋復改江陵府 元改江陵路 尋改中興路  
 本朝改荊州府 領州二縣十一 東至沔陽州界二百里西至四  
 川安州府界六十里南至岳州府界一百九  
 十里北至襄陽府界二百四十五里 自府治至南京  
 千七百一十五里 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  
 夷陵州在府城西三百四十里 歸州在府城西五百二十里  
 里 江陵縣附郭 公安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石首縣在  
 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監利縣在府城東二百一十里  
 松滋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枝江縣在府城西一百八  
 十里 長陽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夷陵州 宜都縣在州城  
 東南九十里 遠安縣在州城東北二百里 巴東縣在州城  
 西九十里 歸州 興山縣屬歸州

荊州府在府治西 荊門在府治東 荊州右衛在  
 城南 夷陵守禦千戶所 在夷陵州城內 枝江守禦千戶所  
 在枝江縣治 長寧守禦千戶所 在歸州 漢陽  
 關 虎牙關在荊門西 南漳關在夷陵州東南外 西津關  
 在夷陵州西 向虎關在夷陵州東北六十里 荊門關在  
 陽縣南七十里 梅子關在荊門縣西陽縣北  
 荊州府 為荊州之域 天竺縣分野 國以前為三苗 春秋  
 為南郡 漢置荊州刺史 南郡縣為南郡于此 唐改江陵府 統南  
 郡宋改荊南府 尋復改江陵府 元改江陵路 尋改中興路  
 本朝改荊州府 領州二縣十一 東至沔陽州界二百里西至四  
 川安州府界六十里南至岳州府界一百九  
 十里北至襄陽府界二百四十五里 自府治至南京  
 千七百一十五里 至京師六千一百三十里  
 夷陵州在府城西三百四十里 歸州在府城西五百二十里  
 里 江陵縣附郭 公安縣在府城東七十里 石首縣在  
 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監利縣在府城東二百一十里  
 松滋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 枝江縣在府城西一百八  
 十里 長陽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夷陵州 宜都縣在州城  
 東南九十里 遠安縣在州城東北二百里 巴東縣在州城  
 西九十里 歸州 興山縣屬歸州

千戶所在慈利縣西二百一十五里。寧聚寨平千戶所在慈  
利縣西二百一十五里。寧聚安福千戶所在慈利西北二百  
九十里。寧聚解寨千戶所在慈利縣北三百里。桑植安撫  
司在九龍街西北四百里。

衡 城西北九十里  
長沙衛在府治東北 茶陵衛在茶陵州西 舊鎮在府  
寧鄉縣在府西一百二十六里 瀏陽縣在府東一百五十五  
里 醴陵縣在府東一百八十里 岳陽縣在府西北二百里  
湘鄉縣在府西南二百一十二里 攸縣在府南三百六十里  
安化縣在府城西五百六十里

鄧漢陽長沙也。孫吳分長沙爲湘東衡陽二縣。梁分湘廣二州，衡城、臨澧置東衡州，以衡州爲西衡州。唐改衡陽郡，宋被割湖南路元置衡州路。又置湖南宣慰司。

本朝改衡州府領州百二十里南至廣東廣州府連州界四百八十里北至長沙府湘潭縣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二百一十五里京師六千六百六十里

桂陽州在府城東南三百里衡陽縣附郭衡山縣在府城東北來陽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五里常寧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耒仁縣在府城東二百里新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藍山縣在州城西南二百里臨武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五十里嘉禾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臨武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五十里嘉禾縣在州城西北九十里

衡州衛在府屬所轄守備軍中戶所在常寧縣舊縣新守禦提揚千戶所在州治東一哩崇德千戶所在藍山縣面二十里

常德府為賓州之域天文集輻分野商周時為蠻楚所居春秋戰國時爲秦義黔中縣漢武陵郡王國時屬蜀後入吳梁置武陵學設院明隋改朗州始立於此唐爲武正軍宋改隆州厚陞常德軍節度又爲常德府元至順常德府本朝改為常德府領縣四東至岳州府所著家縣界三百六十五

江陵府 高資州之域 天文星野分野 未秋戰國為楚南境 秦  
 為長沙郡 漢置零陵郡 屬荆州 晉分置零陵郡 梁改永陽郡  
 唐改永陽郡 江南通宋屬湖南 元為永陽州 明  
 永新為永州府 領一縣 六里至衡州府常寧縣界二百里 兩  
 至廣西桂林府全州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廣西平樂府富川縣  
 界四百二十里 北至寶慶府邵陽縣界一百七十里 自府治至  
 南京三千四百三十五里 至京師六千八百八十里  
 通州 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零陵縣 在府城  
 北一百里 東安縣 在府城西九十里 寧遠縣 在府城  
 東一百里 永明縣 在府城西七十里 江華縣 在府南七十里  
 所 在永明縣東南 桃川守禦千戶所 在永明縣西南 守鎮  
 寧遠縣千戶所 在江華縣東 守鎮江華千戶所 在江華縣南  
 門外 守鎮錦西千戶所 在江華縣東 守鎮東安百戶所 在  
 東安縣東  
 關 黑石關 在府城西北 湘口關 在漢湘二水合流處 大橋  
 關 在府北六十里 雷石鎮 在府城南六十里 朝化鎮 在府  
 城東六十里 林木鎮 在府西一百里 鳴水鎮 在府西南百里  
 為省荆州之域 天文星野分野 印古之安陸明 春秋屬

江陵府 高資州之域 天文星野分野 未秋戰國為楚南境 秦  
 為長沙郡 漢置零陵郡 屬荆州 晉分置零陵郡 梁改永陽郡  
 唐改永陽郡 江南通宋屬湖南 元為永陽州 明  
 永新為永州府 領一縣 六里至衡州府常寧縣界二百里 兩  
 至廣西桂林府全州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廣西平樂府富川縣  
 界四百二十里 北至寶慶府邵陽縣界一百七十里 自府治至  
 南京三千四百三十五里 至京師六千八百八十里  
 通州 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 零陵縣 在府城  
 北一百里 東安縣 在府城西九十里 寧遠縣 在府城  
 東一百里 永明縣 在府城西七十里 江華縣 在府南七十里  
 所 在永明縣東南 桃川守禦千戶所 在永明縣西南 守鎮  
 寧遠縣千戶所 在江華縣東 守鎮江華千戶所 在江華縣南  
 門外 守鎮錦西千戶所 在江華縣東 守鎮東安百戶所 在  
 東安縣東  
 關 黑石關 在府城西北 湘口關 在漢湘二水合流處 大橋  
 關 在府北六十里 雷石鎮 在府城南六十里 朝化鎮 在府  
 城東六十里 林木鎮 在府西一百里 鳴水鎮 在府西南百里  
 為省荆州之域 天文星野分野 印古之安陸明 春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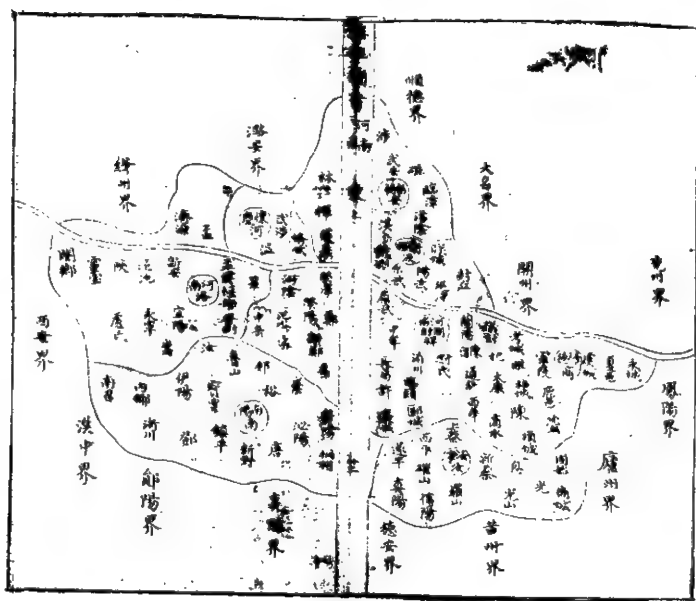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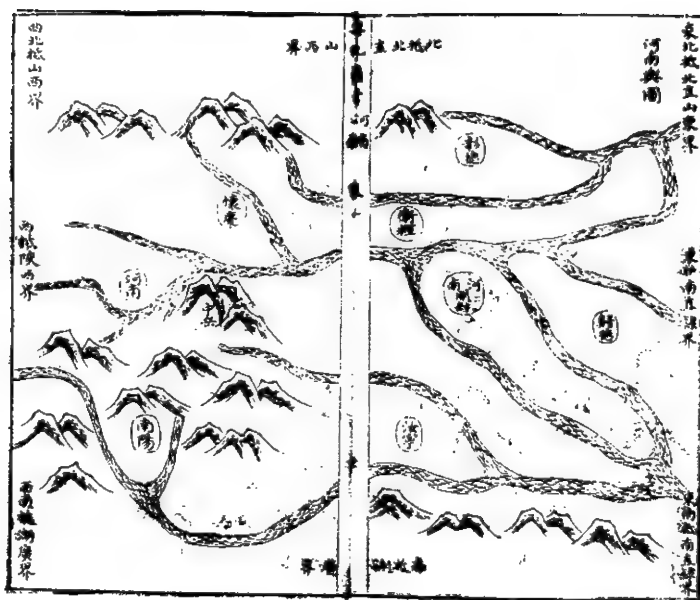
自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通遠縣在州城南一百里  
 懷寧縣在州城東一百一十里 天柱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靖州衛在州治東 屯鎮波溪千戶所在州城西北二百五  
 十里 豐山堡在會同縣境 黃石寨在綏寧縣境 枕溪寨  
 在通遠縣南五十里 通遠縣 大田壩寨在懷遠有旱寨 寒溪  
 等寨  
 柳州 南賓制州之域 天文裏縣分野 奉教屬楚 奉屬黃沙鄉 項  
 利使義常都 即興漢里桂陽都 三國吳蜀分州 以湘水為  
 界 桂陽以東屬興 隋置柳州 唐開之 隸江南西道 五代置改  
 州 東鄰湖南 西鄰元里 柳州 隸湖南道宣慰司  
 本朝設柳州 以府郭柳陽縣 入直隸湖南布政司 編戶十二  
 里 領縣五 東至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界三百九十里 西至歸  
 州府桂陽州界四十里 南至廣西梧州府龍泉縣界一百九十  
 里 北至衡州府東陽縣界一百二十里 自州治至南賓三千七  
 百五十五里 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永興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宜章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興寧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桂陽縣在州城東南二百四十  
 里 桂東縣在州城東二百八十里  
 衛 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守禦廣安千戶所在桂陽縣  
 東一十里

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南賓制州之域 天文裏縣分野 奉  
 屬黃沙鄉 項利使義常都 即興漢里桂陽都 三國吳蜀分州 以湘水為  
 界 桂陽以東屬興 隋置柳州 唐開之 隸江南西道 五代置改  
 州 東鄰湖南 西鄰元里 柳州 隸湖南道宣慰司  
 本朝設柳州 以府郭柳陽縣 入直隸湖南布政司 編戶十二  
 里 領縣五 東至江西吉安府龍泉縣界三百九十里 西至歸  
 州府桂陽州界四十里 南至廣西梧州府龍泉縣界一百九十  
 里 北至衡州府東陽縣界一百二十里 自州治至南賓三千七  
 百五十五里 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永興縣在州城西北八十里 宜章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興寧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桂陽縣在州城東南二百四十  
 里 桂東縣在州城東二百八十里  
 衛 守禦千戶所在州治西 守禦廣安千戶所在桂陽縣  
 東一十里  
 東鄰五安撫司 懷德實更長官司 隆泰實更  
 長官司 下發茶峒長官司 鎮遠實更長官司 隆泰實更  
 長官司 忠路安撫司 初南長官司 忠義安撫司 金明  
 安撫司 西坪實更長官司 龍毛實撫司在衛西三百二十  
 里 龍潭安撫司 大旺安撫司 東流實更長官司 龍慶峒  
 實更長官司 忠建安撫司在衛城東二百五十里 忠明安撫  
 司 高溪安撫司 木所長官司 鎮南長官司在衛城南二  
 百五十里 磨崖長官司 容美實撫司在衛城東南二百一  
 十里 板山瑪瑙長官司 五峯石寶長官司 石寨下峒長  
 官司 水壩源通塔平六官司

三峰明在衛城東門外 東門開在衛城東南東門山上  
 石乳閣在衛城石乳山上 臨溪閣在大門西陽路  
 土地廟在木馬巷胡同 樓水閣與虎城野然野牛四開位  
 在忠建堂後司曉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 為貴州之城 天文異野分野古雲蓋地  
 永順縣為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 縣湖廣都司領州三長官  
 司六東王貴州府應利縣界五百九十里而至保靖州宣慰司  
 三百二十里而至辰州府沅陵縣三百一十里北至永定衛二  
 百九十里自司治至南京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南渭州 施州 上溪州 順德洞長官司 泰著納洞長  
 官司 腰洞長官司 施溪洞長官司 白蘆洞長官司  
 田家洞長官司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為貴州之城 天文異野分野為辰  
 州地唐為溪州地宋為保靖州 木初初為保靖州安撫司後  
 陞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 領長官司二而竟向沅陵江杜望  
 石江三長司則直隸湖廣布政司東至鎮溪千戶所界百八十  
 里西至施州大田軍民千戶所界三百里南至四川酉陽宣撫  
 司界一百八十里北至永順宣慰司界四十里自司治至南京  
 三千八百里至京師七千三百里  
 五溪長官司 草子坪長官司

河南與國界 河南古豫州也開闢中夏四方鑠進蓋彰德則控河北濟洛以  
 故山南之陽汝軍直走葉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東封  
 以汴衛河可渡山東洛汴河可以漕漕故言形勝者必開成  
 馬然分建  
 宋說班無繁以今計之廣城幾三萬民亦繁矣且歸非陳  
 州一地也地無數者地臨水一兵入常得以奇難動則潰遠四  
 顧之患實患於險固若考七郡之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強  
 掌為優歸山號野依臨國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為著  
 險土地未闢教余未解雖謀展宣化加意將備則盜盜利奪  
 禍歲不免矣





河南布政司

河南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容舉潁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

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劉置豫州于豫○唐于此置河

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

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道治魏郡○宋都于此置京東東西二

路○安撫使以開封河南中府為首○元于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領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

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

南陽汝寧七府○置河南都指揮使司○領宣武南陽信陽彰德弘

農陳州懷慶河南朔州雁陽十衛○并額上衛樂平○所置河南

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河南河北二道○無容諸府川衛院三司並

治于開封云

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川之域○天文角亢分野○春秋為鄭衛陳地○

戰國魏都于此○號大梁○秦為三川郡○地漢為陳留郡○唐為汴

州○五代梁都于此○號東京○置開封府○今以此為汴口○又為南京○

元改南京路○又改汴梁路○本朝仍改開封府○領川四縣三十

里○至直隸城陽兩川界五百一十五里○西至河南府界三百三

百六十里○南至汝寧府上蔡縣界四百里○北至衛輝府汲縣界

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五百八十里○至衛輝一千一

百一十五里

陳州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許州在府城東南二百二

里○禹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二十里○鄭州在府西一百四十

里○祥符縣附郭○陳留縣在府城東五十里○杞縣在府城

東一百里○通許縣在府東南九十里○太康縣在府東南二

百一十里○尉氏縣在府城南九十里○滑州縣在府城西南

一百五十里○鄆陵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扶溝縣在府

南二百里○中牟縣在府城西七十里○陽武縣在府城西

九十里○原武縣在府城西一百二十里○封丘縣在府城

北七十里○延津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滑縣在府城東

北九十里○儀封縣在府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商水縣在府

城西北九十里○屬陳州○西華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沈丘縣

在府城東南九十里○臨潁縣在府城南六十里○許

州○襄城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鄆城縣在府城南二十里

長葛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新鄭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屬禹州

家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十里○蔡陽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屬鄭

州○滎陽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河陰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汜水縣在府城西北一十里

宜武縣在府城西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在府城西北二里○虎牢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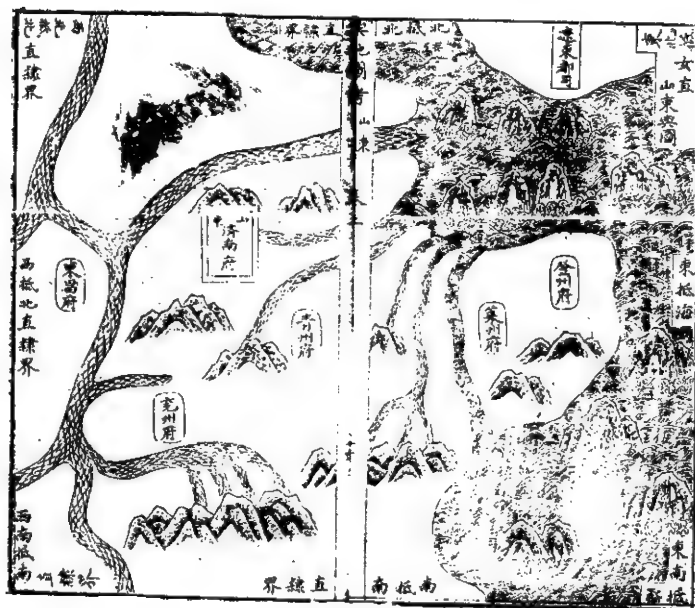
二百二十里 武陟縣在府城東一百里 孟縣在府城南  
 十里 溫縣在府城南五十里  
 懷慶府在府治  
 大新關在府城北 碗子城關在府城北太行山畔 新關  
 飲巖關俱在澤源縣西 河陽關在孟縣西南 黃河關在孟  
 縣南黃河北岸  
 河南府 禹貢豫州之域 天文柳分野 武王克商定都于郊 鄭成  
 王營洛為王城下都 至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 襄王三川  
 鄭侯置河南郡東漢郡于此 置河南尹 漢置司隸 晉亦都此 置  
 河南尹 司用如故 後魏孝文自代槐鄉之亦置河南尹 隋煬帝  
 徙都于此 改豫州為河南府 唐初為洛州 置都督府 又為東  
 都 又改東京 宋為西京 元為河南路 本朝改為河南府 領州  
 一縣十三 東至開封府汜水縣界一百六十里 南至南陽府南  
 陽縣界二百六十里 西至陝西西安府華陰縣界四百九十里  
 北至懷慶府清源縣界九十里 自府治至西京俱一千八百里  
 陝州在府城西三百里 洛陽附郭 偃師縣在府城東北七  
 十里 許縣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孟津縣在府城東北七十  
 里 宜陽縣在府城西南七十里 登封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四  
 十里 永寧縣在府城西南二百里 新安縣在府城西北七十  
 里 駐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 嵩縣在府城南一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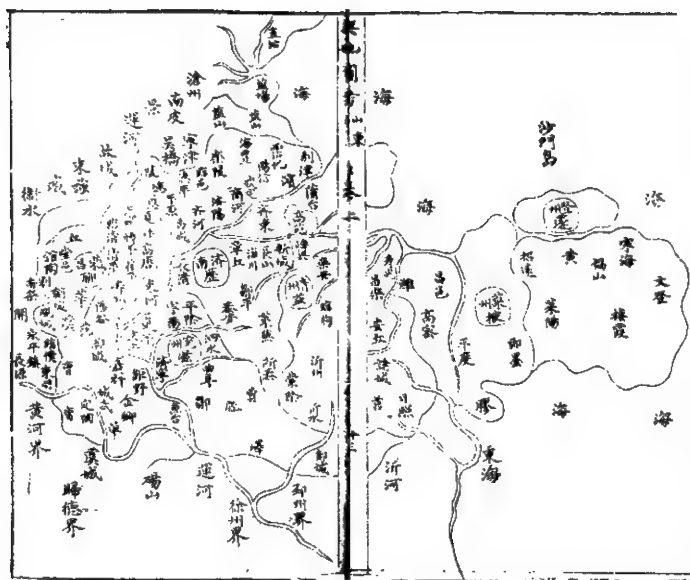
十里 靈寶縣在州城西六十里 屬陝州 閿鄉縣在州城西  
 一百三十里 盧氏縣在州城西南三百四十里  
 河南府在府治 弘農縣在陝州 洛陽中護衛在府治  
 嵩縣守禦千戶所在嵩縣  
 閿鄉縣關在登封縣西北 石羊關在登封縣東南 鷄鳴關  
 在永寧縣西 函谷關在靈寶縣東一十里 函谷新關在  
 新安縣東二里 白楊關在嵩縣東 大陽關在陝州城西  
 飛仙關在陝州城東南 硤石關在陝州城東 潼關在閿鄉  
 縣西六十里 大谷關在閿鄉縣西秦山谷 白華關在盧氏  
 縣西 桃林寨在靈寶縣西 東門關在洛陽舊城  
 河南府 禹貢豫州之域 天文張分野 本夏禹之國在周為中伯  
 鄭侯之封 春秋得于楚 吳國屬韓 秦取韓地自漢江以北至南  
 陽縣界 漢國秦制領于州刺史 先武起兵秦陵更始立于  
 南水 皆在此地 晉為南陽國 隋初置鄧州 始發屬于南陽縣界  
 宛州 元姓為南陽府 本朝用之領州二縣十一 東至汝寧府  
 遂平縣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湖廣襄陽府襄陽縣界一百八十  
 里 西至鄧州府鄧縣界二百里 北至河南府登封縣界四百  
 三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一百四十五里 至南京一千七百  
 里 鄧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裕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  
 里 南陽縣附郭 鎮平縣在府城西七十里 唐縣在府城

東南一百二十里 汝陽縣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白銀縣  
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屬鄧州 新野縣在州東南七十里屬  
鄧州 淅川縣 舞陽縣在州東北一百四十里屬鄧州  
葉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屬洛州 桐柏縣 南召縣  
衛 南陽衛在府治 南陽中護衛在府治 守禦鄧州衛千戶  
所 在州治 守禦唐縣千戶所 在縣治  
關 魯王廟在府城北 仙翁閣在州東北 石夾口關在唐  
縣東北 桑河關在汝陽縣北 昆陽關在葉縣 西夾口關  
在內鄉縣西北 花園關在內鄉縣西北 荆子口關在內  
鄉縣西南 登子口關在內鄉縣西南 馬尾鎮在內鄉縣北  
汝寧府 為首豫州之域 天文有亢氏分野 春秋統蔡二國地 秦  
為潁川郡 漢置汝南郡 劉宋立司州 魏其城曰懸瓠 隋為汝南  
郡 治汝陽縣 唐初置蔡州 後改汝南郡 又改蔡州 宋為汝寧軍  
節度使 食改鎮南軍 元為蔡州 後廢汝寧府  
本朝因之 領州三縣 十六里 五里 南直京廣 陽府 潁州 界二百三十  
里 西至南陽府 潁州 界陽縣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湖廣黃州府  
黃陂縣界四百五十里 北至開封府 陳州 西華縣界一百一十  
五里 自府治至京師二千三百里 至南京二千一百五十里  
信陽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七十里 光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光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七十里 汝陽縣附郭 上蔡縣在府城

北四十五里 確山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 新蔡縣在府城東  
五十五里 西平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遂平縣在府城  
西九十里 遂陽縣 羅山縣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屬信陽  
州 光山縣在州城西四十五里屬光州 固始縣在州東一  
百四十里 息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商水縣 岳山縣在州  
西南一百三十里屬汝州 鄧縣在州東北九十里屬汝州  
實靈縣屬汝州 伊陽縣屬汝州  
衛 信陽衛在縣治 直隸汝寧千總在府治  
關 雲龍關在信陽縣東南九十里 平當關在信陽縣西北  
帳道關在信陽縣西南 武勝關在信陽縣南 長臺關在信  
陽縣北 大埠關在信陽縣東 九重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  
十里 破關在羅山縣南一百二十里 大張關在羅山縣南  
一百四十里 五關在光山縣西南 木陵關在光山縣南一  
百三十二里 定城關在汝陽縣南四十里 五水關在固  
始縣南一百二十里

水經圖考敘  
 山東省兗州府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南以  
 則會于徐州自海道能展龍以外西境為能運通街而雲  
 北天澤藏有河恩禁塞桃林之勞舟車棄挽之役所不  
 免而兗州水陸為利則民之疾苦莫甚焉  
 京師港衛之外  
 王祿延侯六郎繼輸于斯為急而青濟之則號多鑛  
 難私美交病之若遼陽為區域地本膏腴看所郡縣民  
 委土設衛以來生藉稱運使諸戌之人多歸馬解漸規  
 役可也祭本海運故通無餘陰險圖籍之狂則平度州  
 也月青山東  
 亦有南北新河其當治開以運委則則開界之險宜有可備





京布政使司  
 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郡。刺史領北海。渤海。濟南。齊。東萊。五郡。高宗。唐。東。漢。州。城。陽。四。縣。又置兗州。郡。刺史。領。東。萊。山。濟。陰。平原。清河。海。千。乘。七。縣。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路。京。東。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隸。省。置。山。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西。道。肅。政。使。司。治。濟。南。本。朝。置。山。東。按。察。使。司。布。政。使。司。領。濟。南。兗。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置。山。東。都。指。揮。使。司。領。濟。南。青。州。左。登。州。大。葛。縣。寧。

東昌府海鹽山成山平山盤山靖海安東廣海萊州臨清十六  
 縣東平肥城膠州諸城滕縣五河又置山東按察使司按察司  
 分濟南東兗海右三道憲察諸府州衛布按二司俱治濟南  
 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  
 濟南府 尚貢青州之域。天文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為齊地。漢初  
 屬薛國。後分置濟南。南。唐。初。為。萊。州。天。寶。初。改。臨。淄。縣。唐。改。濟  
 南。郡。宋。置。興。德。軍。又。降。為。濟。南。府。元。改。為。濟。南。府。  
 本。朝。後。為。濟。南。府。領。州。四。縣。二。十六。東。昌。青。州。府。臨。淄。縣。界。二  
 百。五。十。里。西。至。東。昌。府。界。一。百。四。十。里。南。至。兗。州。府。界。  
 陽。縣。界。三。百。里。北。至。北。直。隸。府。界。吳。橋。縣。界。三。百。一。十七

望州府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至南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夷州在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德州在府城西北二百八十  
 里 武定州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濱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  
 十里 歷城縣附郭 寧遠縣在府城東一百一十里 鄒平  
 縣在府城東平一百八十里 淄川縣在府城東二百三十里  
 長山縣在府城東北二百五十里 新城縣在府城東北三百二十  
 里 齊河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齊東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八  
 十里 濟陽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禹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  
 十里 臨邑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長清縣在府城西南七  
 十里 肥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青城縣在府城東  
 北二百二十里 陵縣在府城西北二百四十里 新泰縣在  
 府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屬泰安州 萊蕪縣在府城東一百二  
 十里 棲平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 屬德州 平原縣在府  
 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陽信縣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屬武定州  
 海豐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樂陵縣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高河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利津縣在府城東六十里 屬  
 濱州 舊化縣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蒲臺縣在府城東南三十里  
 在府城 直隸武定州 寧樂千戶所 在府城 肥城 寧樂千戶  
 所 在府城

兗州府 禹貢徐兗二州之域 天文奎婁分野 春秋時為魯國 戰  
 國屬楚 秦為薛郡 漢為魯國 及泰山 博郡也 晉改為魯郡 隋  
 為兗州 唐為魯郡 宋初為泰寧軍 重和 改襲慶府 金為兗州  
 又改泰安軍 元為兗州 據濟寧縣 本朝初因之 後陞為兗州  
 府 領州四縣 二十四里 東至南直隸安府 縣界四百九十里  
 南至南直隸徐州 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東昌府 濮州 界三百  
 三十里 北至濟南府 肥城 縣界一百一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與  
 南京俱一千二百五十里  
 曹州在府城西北三百里 濟寧州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東平州  
 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沂州在府城東三百六十里 平  
 陽縣附郭 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 寧陽縣在府城東  
 五十里 鄒縣在府城東六十里 泗水縣在府城東九十里  
 滕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嶧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  
 里 金鄉縣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 魚臺縣在府城西南一  
 百七十里 單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九十里 城武縣在府城西  
 南二百九十里 曹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屬曹州 定陶  
 縣在府城東南五十里 嘉祥縣在府城西南五十里 屬濟寧州  
 鄒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鄒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六十  
 里 汶上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 屬東平州 東阿縣在府城西北



北二十里 平陰縣在州北一百二十里 陝縣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壽明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 鄆城縣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爲沂州 費縣在州城西南九十里 巨野縣在沂州 濟寧衛在濟寧州治 兗州提衛在府治東 滕縣守禦千戶所在滕縣城西 東平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登國在魯城北  
 兗州 禹貢兗州之域 天文危室分野 春秋時爲齊國 郡聊攝地 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 秦漢爲東郡也 魏晉據平原鄆宋并魏郡 隋置博州 唐置博平郡 宋屬河北東路 元初隸東平路 明爲博州 後改爲東昌府 朱明改爲東昌府 領縣十五 東至海南海長清縣界二百里 西至北直廣平府廣平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兗州府陽穀縣界二十五里 北至齊東河間府景州故城縣界二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九百四十里 至南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  
 臨清州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高唐州在府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濮州在府城南南二百里 鄆城縣附部 堂邑縣在府城西南四十里 博平縣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北嶽在府城西二百里 屬肥清 莘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清平縣在府城北九十里 兗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館陶縣在

府城西一百三十里。惠縣在府北七十里。屬高唐。夏津縣在州西五十里。武城縣在州西北二百二十里。范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屬濮州。觀城縣在州西北七十五里。朝城縣在州北九十里。濮平縣在州城東北七十里。平山衛府治東。東昌衛在府治西。縣清衛在臨清州。濮州衛禦千戶所。在州治。

青州衛。為負青州之域。天文虛危分野。同體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赤。故以名。明武王封太公望于此。為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樂安三國。地皆青州。隋陷。魏為益都城。唐初為青州。漢跋北海郡。又置平盧軍。

神機營改鎮海軍。金為益都城。元為益都路。明初設青州府。領州一。縣十五。東至萊州府。海縣界一百里。五克州府。沂州界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濟南府。淄川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海。南府。利津縣界一百九十里。自府給至京師一千里。至南京一百五十里。

莒州在府城南三百里。益都縣附郭。臨淄縣在府城西五十里。博興縣在府城北一百二十里。高苑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樂安縣在府城北九十里。壽光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昌樂縣在府城東七十里。臨朐縣在府城東南四十里。安丘縣在府城東二百里。諸城縣在府城東南。

百里 萊陽縣在府城西南三百五十里 沂水縣在州城西  
北七十里屬莒州 日照縣在州城東一百五十里  
衛 青州在府治東 諸城守禦千戶所在諸城東  
關 萊金關在萊陰縣東南五十里 務復關在太岷山  
登州府 萊賁青州之域 天文志分野古為新魯國 唐虞時為  
東地 春秋時為齊子國 戰國屬齊 漢屬東郡 唐屬青州治萊  
平又登州治大萊宋屬京師路全屬山東路元初屬益都路  
後屬般陽路 本朝初屬萊州府洪武九年置為登州府領  
一縣 萊五海七百五十里南至萊州府即屬縣界四百五十里西至萊  
州府界一百五十里北至海三百五十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七  
百五十里

寧海州在府城東二百二十里 蓬萊縣附郭 黃縣在府城  
西六十里 福山縣在府城東一百四十里 棲霞縣在府  
城東南一百五十里 招遠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萊陽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五十里 文登縣在州東南三百二十里  
登州府在府城 大嵩衛在萊陽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寧海衛在寧海州治 靖海衛在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  
威海衛在文登縣北九十里 威遠衛在文登縣北九十里  
威遠衛守禦千戶所在文登縣東北二十里 福山衛守  
禦千戶所在福山縣 奇山守禦千戶所在福山東北二十

里 新開河口在府城北  
萊州府 萊賁青州之域 天文志分野古為齊地 萊州為萊子國  
齊侯遷萊子于郎在國之東故曰東萊 秦屬萊郡 漢始析置東  
萊郡治掖縣 東漢徙治黃縣 晉改東萊國 唐初為萊州 後改東  
萊郡宋屬京師路元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置為萊州府領州二縣五東至登州府萊陽縣  
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 南至青  
州府諸城縣界三百五十里 北至海沂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四百里 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平度州在州城南一百里 膠州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  
萊州府 萊賁青州之域 天文志分野古為齊地 萊州為萊子國  
齊侯遷萊子于郎在國之東故曰東萊 秦屬萊郡 漢始析置東  
萊郡治掖縣 東漢徙治黃縣 晉改東萊國 唐初為萊州 後改東  
萊郡宋屬京師路元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置為萊州府領州二縣五東至登州府萊陽縣  
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青州府昌樂縣界二百六十里 南至青  
州府諸城縣界三百五十里 北至海沂九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四百里 至南京一千五百里  
平度州在州城南一百里 膠州在府城南二百二十里

雲山縣在府城東 雲山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 登州府  
在府城東四十里 膠州守禦千戶所在膠州城 浮山  
守禦千戶所在即墨縣南九十里 棲霞守禦千戶所在即墨  
縣東北九十里  
萊東都督標使司 萊賁萊青二州之域 分萊東北為幽州即  
今廣寧以西之地 齊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 天文志  
尾分野戰國屬燕 秦屬幽州為遼東郡漢初因

武帝拓朝鮮地并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菟玄菟郡治平山州  
漢末為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置  
樂浪玄菟平州并改遼東郡為因仍遼平州尋為慕容廆所  
據隋初又為高句麗所據唐紅高麗復其地置遼二州又置  
都督府又置安東都護以統之尋為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  
地入契丹阿保機僑遼東故城以居名曰東平郡尋陞南京又  
改東京元為東京路尋為遼陽路本朝洪武四年置遼寧  
衛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軍府屬州縣置衛永樂七  
年復置安樂自莊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東至鴨綠江五百  
六十里西至山海關一千一十五里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  
里北至開原三百四十里自都司至京師一千七百里遼南宣  
五十四百里

定遼中衛附都 定遼左衛附都 定遼右衛附都  
定遼前衛附都 定遼後衛附都 遼寧衛附都 海州衛在  
海司城南一百二十里 蓋州衛在都司城南二百四十里  
捷州衛在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 金州衛在都司城南六百  
里 廣寧衛在都司城南四百二十里 廣寧中衛 廣寧左  
衛 廣寧右衛三衛俱在廣寧衛城內 長州衛在都司城西  
北五百四十里 廣寧提屯衛在義州衛城內 廣寧中屯衛  
在平山城西六十里 廣寧左屯衛在故錦州城內

廣寧右屯衛在都司城西五百四十里 廣寧前屯衛在都司  
城西九百六十里 寧遠衛在都司城西七百七十里 瀋陽  
中衛在都司城北一百二十里 鐵嶺衛在都司城西北四百  
十里 三萬衛在都司城北三百二十里 遼陽衛在開原城  
內 安樂州 自莊州 關限詳載九邊圖內不詳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山西者其川地皆北朝漢塞東河山蓋有櫛杷中州之勢焉  
代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柱鎮與興縣置有五馬蘇林厓  
門偏頭字武蓋置開成離碑火之臺不殊石臺誠為急且保德  
河曲之間與虜僅隔一河稍可自衛倘則厓底動歟與汾蔚州  
之鎮臨晉之危卒臨城之通民蓋以內谷阻漢乘時抄襲要  
亦不足足結之然造餉既廣  
宋室耽著一切供餉自底賦之朱倚倚給河東之出謀三晉之  
民勞苦甚矣而虎卒方且吶喊待哺神臣號今為之不行此則  
積習難改非跡圖之不可也

2

山西古冀州地。分冀州西境。河東等縣屬焉。魏置冀州都督。史。寇舉太原上黨中廩門等縣而不常。隋東漢并州舊郡。隋唐自魏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使收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政區。改安撫營。以太原守臣兼領之。以其守諸路直隸省都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廳訪司于冀寧。

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太原平陽大同三府。潞陽汾沁遼五州。置山西都指揮使司。領太原左太原右太原前太原武平陽臨州鎮西七衛。保德州寧化沁州汾州四所。又置

行都控御司領大國縣大同左大同右天懷陽和  
虜五州高山雲川朔州威遠安東中屯十三衛山陰馬邑二州  
臣山西李處嚴密司分莫寧莫南莫北河東等四道蔡家諸府  
州衛所三司並治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  
太原府前管冀州之域天文泰并分野券初以冀州地廣分置  
并州後復省入冀州成元封叔祖虞子此為唐國春秋時為晉  
國戰國屬趙秦置太原郡治晉陽漢無置并州唐置大都督府  
尋置太原府屬河東道天寶初加號北京宋以榆次縣置并州  
後徙治陽曲唐開創即今治嘉祐中獲馬太原無河東置  
府度光武太原路舊統冀寧路

[illegible]

本劃爲太原府領州六縣二十二處。北直隸府外臨縣界三百七十五里。南直隸州武鄉縣界二百一十里。西直隸陽曲縣界五百五十五里。北至大同府爲邑縣界三百五十五里。自府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至南京二千四百里。平定州在府城東二百八十里。忻州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代州在府城東北三百五十里。奇麗州在府西二百八十里。保德州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石州在府城南四百一十里。陽曲縣附郭。太原縣在府城南四十五里。榆次縣在府城東南六十里。太谷縣在府城東南一百二十里。祁縣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徐溝縣在府城南八十里。清源縣在

西南八十里 交城縣在府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大北  
 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 壽陽縣在府城東北一百六十里  
 臨縣在府城西南五百里 孟縣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里  
 靜樂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二十里 河曲縣在府城西北一百  
 八十里 總平縣在州東南六十里屬平定州 定襄縣在州  
 東五十里屬忻州 五臺縣在州西一百四十里屬代州  
 繁峙縣在州東七十五里 崞縣在州南六十里 蔚縣在州  
 東南一百四十里屬奇嵐 興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寧鄉  
 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屬石州  
 太原左衛在府治西南 太原右衛在府治東南 太原前  
 衛在府治西南 板武衛在代州城東南 鎮西衛在平定州  
 城西 寧化守禦千戶所在靜樂縣北一百八十里 保德州  
 守禦千戶所在州治東南 直隸平定州守禦千戶所嘉州城  
 東 雁門守禦千戶所在州北三十五里  
 天門關在府城西北四十里 石炭關在府城東北一百二  
 十里 馬陵關在馬嶺 隆州谷北關在祁縣東南七十里  
 伏馬關在孟縣東北七十里 榆葉關在榆縣東一百一十里  
 偏頭關在河曲縣北一百一十里 葦澤關在平定州東北八  
 十里 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 雁門關在代州北三十  
 里 郎嶺關在繁峙縣東一百里 平刑關在繁峙縣東一百

四十里 合河關在平定州北縣東二百里 兩關在靜  
 樂縣南六十里又縣北八十里 有沙嶺關 天關保隘在奇  
 嵐州北五里又州西北八十里 有平坑保隘 又有洪谷保隘  
 平陽府 屬貢冀州之域 天文營參分野 先都平陽 即此 以其地  
 在平水之陽故名 春秋屬晉 戰國屬魏 漢屬魏 秦漢屬魏 河東  
 郡地 三國魏始置平陽郡 晉初省魏魏置東魏郡 隋改平河  
 郡 唐改昭陵郡 唐改晉州 宋隆興平陽府 元初為平陽路 專政  
 為晉寧路 本朝改平陽府 領州六縣 二十九里 東至澤州 北水  
 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黃河 界一百六十里 西至黃河 界  
 三百一十里 北至汾州 界三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京師  
 一千八百里 至南京一千四百里  
 蒲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解州在府城西南三百四十  
 里 絳州在府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霍州在府城北一百四十  
 里 吉州在府城西二百七十里 隰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  
 里 沁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四十里 襄垣縣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洪洞  
 縣在府城西北五十里 浮山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趙城縣在  
 府城北九十里 大平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安陽縣在府  
 城北一百一十里 曲沃縣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翼城縣  
 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沁河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蒲縣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結晉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屬

省州 蔡河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 齊氏縣在州城東北  
 一百二十五里 萬泉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九十里 河津縣  
 在州城東北一百一十里 安邑縣在州城東五十里屬解州  
 夏縣在州城東北一百里 聞喜縣在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平陸縣在州城東南九十里 芮城縣在州城南九十里  
 稷山縣在州城西五十里屬絳州 絳縣在州城東南一百里  
 垣曲縣 在州城東南二百三十里 電石縣在州城北一百  
 屬霍州 柳寧縣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屬吉州 太寧縣在州  
 城西南九十五里屬隰州 石樓縣在州城北七十五里  
 永和縣在州城西一百五十里

平陽府在府治東 蒲州字禦千戶所在州治東  
關 平陽府關隘 大虞關在蒲州西門外 風陵關在蒲州南  
六十里 烏仁關在吉州西七十里 平皮關在吉州西北一  
百二十里 上平關在石樓縣西北九十里 霍龍關在石樓  
縣東北六十里 永寧關在永和縣西一十五里 永和關在  
石樓縣西北九十里 興德關在永和縣西六十里 戴家關  
在永和縣西南七十里 馬關關在大寧縣西七十五里  
陰地關在靈石縣南二十里 太平關在襄陵縣南三十五里  
武平關在絳州西二十五里 留莊關在中條山路通垣曲縣  
龍虎關在鄉寧縣西一百里路通陝西韓城

唐府之北有集州之域唐因爲善祥天武弟分野康秋時此  
狹野爲戰國屬魏秦漢中唐門代郡地有魏屬新興縣晉  
屬雁門魏魏徙郡平城置司州牧又置北朔州治雲中穆  
雲鄉五代唐以雲州置大同軍節度元改置大同路  
宋初改爲大同府領四縣七東至北直保安州限於界三  
六中至南至太原府代州雁門關江可九十里西至大同府  
黃土山散二百五十里北界奉唐舊宣寧縣城餘益一百二十  
里有隋治至京都九百里至南京三十五百里  
唐縣州在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應州在府城南一百二十  
里州在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蔚州在府城東南三百

五里堡 大同縣附郭 懷仁堡 在府城南七十里 水陰堡  
 在州西六十里 屬應州 馬邑縣 在州東四十里 屬朔州 八  
 廣靈縣 在州西六十里 屬蔚州 廣昌縣 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堂上縣 在州城南南一百五十里  
 衛 中西行都司 大同前衛 大同後衛俱在府治 大同左  
 衛 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大同右衛 在州  
 衛 在府西北一百二十里 陽和衛 高山衛俱在府城東  
 北一百二十里 天城衛 鎮虜衛俱在府治東北一百八十  
 里 威遠衛在府治西一百八十里 朔州衛在府治東  
 安東中屯衛在應州東北以上俱隸山西行都司 朔州衛在

州治西山守禦千戶所在城西南  
 所設縣治東北隅 廣昌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北隅  
 順門縣在馬邑縣東北七十里通代州 隘門縣在蔚州  
 西南十里今名石門 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通保寧  
 唐縣西十里有安嶺 亂嶺縣在涇源州東四十里 開山  
 口在府城東北四十里 有北而西有小石大石二口又折而西  
 有黑峪尖嶺二口 寬靈口在涇源州南一十里又有李峪大  
 小凌雲二口 北寨口在涇州東南四十里 過東有黃沙徐  
 康峪三口 過西有平槽子石小石三口 茹堤口在涇州南四  
 十里而接胡峪口其間有時峪箭桿峪明根峪狼峪神堂峪水  
 峪馬塔等十三口 寧武軍口在朔州南一百二十里 偏嶺  
 口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 過北有大峪小峪芳子阿毛四口  
 親得峪口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 過東有沙家五赤石盤子  
 四峪 過西有東寺西寺白樹石門寬峪水峪七口 林關口在  
 廣靈縣西南四十里 東有左峪口西有唐山口 火池嶺 小峪  
 口 虎峪口 興威堡口 符軍嶺口 大小白柏二峪 陽和  
 後二口 俱在陽和縣境 白陽口 恩福林 薄廟水磨等口俱在  
 天城衛 水南寨 興明城牛欄等寨俱在廣靈縣 對郎寨與  
 靖遠堡 孟良等寨俱在蔚州 天文參分縣 秦統時屬晉 戰國時屬燕

初改涇州府城 府城置南朔州 府城置南朔州 府城置南朔州  
 初改涇州府城 府城置南朔州 府城置南朔州 府城置南朔州  
 本朝以西河縣省入五隸山西布政司 龍戶九十五里 領縣三  
 東至太原府祁縣界一百四十里 西至太原府石州界六十  
 南至平陽府靈石縣界一百里 北至太原府汶水縣界五十  
 府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八十里 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汾陽縣 孝義縣 在州城南三十五里 平遙縣 在州城東八  
 十里 介休縣 在州城東七十里  
 汾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治  
 關 金縣 關在州城西南三十五里 子城 關在介休縣南六十里  
 昔時關在平遙縣南五十里 溫東堡 在孝義縣西九十里  
 迎州 廣靈縣之城 天文參井分野 春秋屬晉 戰國屬燕 魏屬  
 趙 秦屬上黨郡 漢屬潞郡 屬上黨郡 晉屬上黨郡 後魏屬  
 遼陽縣 隋改置遼山縣 屬遼州 唐初為遼州 治遼山縣 移治  
 遼山 改為冀州 又改儀州 宋元豐中 移置遼州 治遼山縣 元屬  
 平陽縣 本朝以遼山縣併入五隸山西布政司 龍戶二十七  
 里 領縣二 東至河南彰德府磁州安陽縣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  
 沁州武鄉縣界四十里 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一百九十里 北  
 至平定州平遙縣界一百三十里 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二百里



三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榆社縣在州城面一百里 和順縣在州城北六十里

黃澤關在州城東南太行山 馬陵關在榆社縣西北

榆社關在州城東南太行山 馬陵關在榆社縣西北

沁州 貢冀州之域 天文泰井分野 春秋屬晉 後屬魏 大禹趙

秦漢時上黨郡 魏置義寧郡 隋置沁州 治沁源縣 晉漢義寧

郡唐初為沁州 屬河東路 天寶初改陽城 郡宋于銅鞮縣置

威勝軍 金廢改沁州 元隸平陽路 本朝洪武初以附郭銅鞮

縣省入直隸山西布政司 編戶六十六里 侯縣二東至澤州界

二百一十里 西至平陽府霍州界二百五十里 南至澤州界三

百五十里 北至太原府大峪縣界三百三十里 自州治至霍

一千七百五里 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里

沁源縣在州城北二百里 武鄉縣在州城東北六十里

沁州 守禦千戶所 在州治西

沁源關在沁源縣 易車關在武鄉縣北

沁州 貢冀州之域 天文泰井分野 商特為黎國 書曰 西伯

戡黎 即此 後為赤狄 潞子 國晉滅潞子 黎 兒 復立黎國 戰國初

為韓之別都 後屬趙 秦置上黨郡 治長子 晉使治潞 魏用

始置澤州 領上黨襄垣二郡 隋改為上黨郡 并置上黨縣 唐初

為澤州 天寶初改上黨郡 乾元初復為澤州 後置昭義軍 即此

原河東遼宋改昭義軍 唐德宗時全廢為澤州 元山 馬陵

德府 尋廢為澤州 屬平陽府 本朝以上黨縣省入直隸山西

布政司 編戶一百七十里 領縣八 東至河南彰德府林縣界一

百七十里 西至平陽府安陽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澤州高平

縣界七十五里 北至遼州界二百里 自州治至京師一千三百

里 至南京二千二百六十里

長治縣附郭 長子縣在州城西南五十里 屯留縣在州城

西北五十五里 襄垣縣在州城北九十里 潞城縣在州城

東北四十里 壺關縣在州城東二十五里 黎城縣在州城

東北一百一十里 平順縣在州城南三十一里

沁州 衛在州治南 潞陽中護衛在州治

里 兵平關在長子縣南四十里 五峪關在黎城東北二十四

里 十八盤隘在壺關縣東南八十五里 正梯隘在壺關縣

東一百一十里 榭林隘在壺關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澤州 貢冀州之域 天文背參分野 春秋屬晉 戰國屬韓 後屬

趙 秦為上黨郡 高都縣地 漢為上黨河東二郡 後魏置建興

郡 治高都 城 魏置建州 北齊又置長平高都二郡 後周併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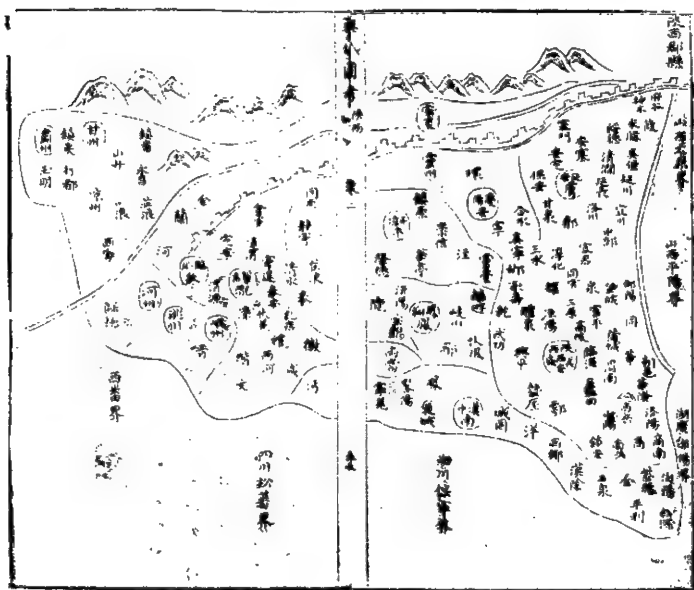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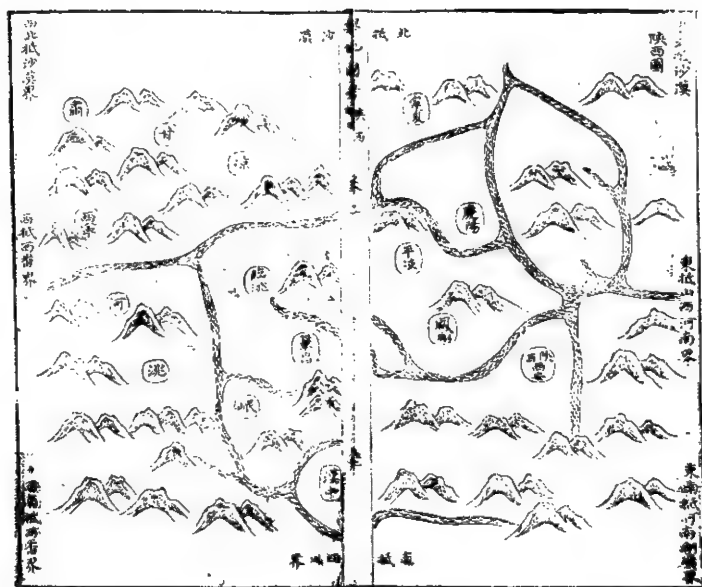
平郡 隋改建州為澤州 治丹州 縣 大業初廢州 置長平郡 唐初

改置建州 又于高平縣置益州 尋廢建州 統益州 治晉城 縣 天

置澤州 治端氏 縣 貞觀初廢益州 而以澤州治晉城 天寶初改

為高平縣。元初。後為澤州。會為初。屬河陽府。宋屬河東道。金  
 屬平陽府。元屬平陽路。  
 本朝以晉城縣併入。在隸山西布政司。藩戶一百六十七里。領  
 界四東至河南衛輝府輝縣界一百一十里。西至平陽府翼城  
 縣界二百九十里。南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界一百四十里。北  
 至潞州長子縣界一百九十里。自州治至京師一千八百里。  
 南京亦一千八百里。  
 高平縣在州城北八十三里。陽城縣在州城西一百里。  
 陵川縣在州東一百四十三里。沁水縣在州西二百里。  
 衛 寧山衛在州治東北。  
 天 天 關 在 州 北。

西○與○國○考○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  
 牧○畜○藏○外○是○屏○蔽○胡○騎○斷○已○役○入○華○國○之○墟○若○延○慶○則○在○此○  
 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次○為○偏○  
 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之○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為○虜○  
 有○年○火○遂○達○于○內○郡○矣○升○涼○以○河○左○番○右○後○而○肅○州○七○  
 泉○者○報○讎○使○江○為○河○所○蔽○洮○水○河○寧○則○地○入○西○番○實○於○四○川○  
 同○若○且○亦○不○刺○以○威○孽○實○居○西○番○人○漸○以○南○徙○  
 不○家○既○失○茶○馬○之○利○而○通○商○生○齒○日○繁○則○西○番○腹○心○之○禍○也○若○  
 也○則○者○缺○焉○ 卷二  
 漢○中○之○襟○喉○已○窮○連○附○之○保障○全○失○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  
 然○所○在○聲○力○以○供○給○未○  
 宗○室○而○平○涼○尤○甚○聞○閭○愁○苦○又○何○加○焉○



院西布政司

陝西古雍州地。漢郡。此置司。據統。府三輔。置涼州。郡制。史  
 家。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常。所。涼。東。漢。司。據。如。涼。州。治。臨。唐  
 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四。道。據。涼。州。治。唐  
 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領。之。從。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  
 後。改。據。統。為。觀。察。其。治。仍。舊。宋。加。置。陝。西。路。後。置。京。興。都。統。經  
 慶。泰。鳳。池。原。與。河。六。路。統。無。異。司。並。以。守。其。無。領。又。置。提。察  
 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鄜。西。等。處。行。中。書。省。子。安。西。鄜。西。漢。中  
 道。肅。政。廳。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及。河。西。臨。北  
 道。肅。政。廳。訪。司。于。甘。州。

集二

本朝置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西安。鳳翔。平涼。慶陽。延安。  
 華陽。臨潼。漢中。八府。置陝西都指揮使司。領西安。西。安。前。而  
 安。提。平。涼。慶。陽。延。安。統。轄。華。陽。臨。潼。漢。中。秦。州。蘭。州。岷。州。  
 河。州。寧。夏。寧。夏。中。寧。夏。前。寧。夏。左。寧。夏。右。老。寧。夏。二。一。衛。鳳  
 翔。金。州。雲。州。文。縣。四。千。戶。所。又。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領。甘。州  
 左。甘。州。右。甘。州。中。甘。州。前。甘。州。後。甘。州。山。丹。永。昌。涼。州。鎮。番。莊  
 浪。西。安。十。二。衛。及。統。轄。古。浪。二。千。戶。所。置。陝。西。等。處。按。察。司。分  
 關。內。二。關。南。院。右。西。寧。河。西。六。道。統。轄。諸。府。州。衛。所。三。司。後。治  
 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境。示。  
 西安府。高。原。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外。同。為。工。農。地。秦。置。內。史。

領。之。以。之。帝。後。置。京。在。此。處。在。馮。翔。右。扶。風。為。三。輔。京。漢  
 平。此。置。司。平。置。統。治。京。在。此。處。在。馮。翔。右。扶。風。為。三。輔。京。漢  
 州。界。政。無。京。北。郡。唐。初。為。雍。州。每。改。京。北。郡。又。改。京。北。郡。南。同  
 秦。漢。留。西。魏。後。周。隋。唐。並。都。于。此。宋。置。京。北。府。屬。永。興。平。元  
 政。安。司。治。後。改。奉。祀。縣。

本朝改為西安府。領州六。縣三十。東。至。山。西。蒲。州。界。西。至。西  
 五十。里。西。至。鳳。翔。府。界。東。至。鳳。翔。府。界。西。至。西。漢。中。府。界。西  
 界。六。百。八。十。里。北。至。延。安。府。界。南。至。南。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京。師。二。千。六。百。五。十。里。至。南。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集二

商州。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同州。在府城東北二百八十  
 里。華州。在府城東北二百里。耀州。在府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乾州。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邠州。在府城西北三百五十  
 里。長安縣。附郭。咸寧縣。附郭。咸陽縣。在府城西北五十  
 里。興平縣。在府城西北一百里。臨潼縣。在府城東北七十里。  
 涇陽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高陵縣。在府城東北八十里。鄠縣  
 在府城西南七十里。藍田縣。在府城東南九十里。藍田縣  
 在府城西南一百六十里。鎮安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五十里。  
 洛南縣。山陽縣。商南縣。俱屬商州。朝邑縣。在州城東三  
 十里。屬同州。郿陽縣。在州城東北百二十里。屬同州。澄城

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同州 白水縣在州城西一百  
二十里屬同州 華陰縣在州城東七十里屬華州 渭南縣  
在州城西五十里屬華州 蒲城縣在州城北一百二十里屬  
華州 三原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屬耀州 同官縣在州城北  
七十五里屬耀州 富平縣在州城東七十五里屬耀州  
醴泉縣在州城東七十五里屬乾州 武功縣在州城西南六  
十里屬乾州 永壽縣在州城北九十里屬乾州 淳化縣在  
州城東二百里屬邠州 三水縣屬邠州 長武縣新設  
衛 西去左衛 西去衙衛 西去後衛 西去右護衛俱南海  
直隸鹽課衛在潼洛城

關 潼關在華陰縣東四十里 子午關在子午谷中漢平帝時  
置關 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九十八里 武關在商州東一  
百八十里 驛谷關在整屋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穆陵關在  
永壽縣南四十里 蒲津關在湖邑縣東黃河所關下  
鳳翔府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周為岐周地 春秋戰國  
為秦地 始皇并天下 以屬內史漢初為中地郡 尋置內史 景帝  
分屬右內史 武帝更曰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為三輔親為扶  
風郡 晉為秦州 隋初為岐州 唐初因之 天寶初改扶風郡至德  
初改鳳翔府 肅宗改鳳翔府 號西京寶應間羅京名 屬關內道五  
代時屬關西道 宋仍為府 屬秦鳳路 為鳳翔路

本朝為鳳翔府 隴州一縣 七東至西安府武功縣界一百五十  
五里 西至華陽府清水縣界三百一十里 南至漢中府鳳縣界  
二百里 北至平涼府靈臺縣界二百二十里 南府治至京師三  
千二百里 至南京四千八百里  
隴州在府城東九十里 鳳翔縣附郭 岐山縣在府城東五  
十里 寶雞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扶風縣在府城東一百  
一十里 郿縣在府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麟遊縣在府城  
東北一百二十里 研陽縣在府城東九十里屬隴州  
衛 鳳翔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  
關 隴關在隴州西北七十里 二里關在寶雞縣西南四十里  
於也關在隴州西北七十里

大散關在寶雞縣南五十里 金州關在寶雞縣東南一百二  
十里 斜谷關在郿縣西南三十里 石鼻寨在寶雞縣東  
四十里 金屯堡在隴州西北四十里  
中府 禹貢梁州二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戰國皆  
屬秦 秦楚秦置漢中郡 漢高祖初為漢王 都南鄭 即此 武帝分  
隴山州郡 東漢末為張魯所據 改漢中曰漢寧 曹操漢為漢中  
郡 晉入蜀漢後又屬魏 置梁州 宋齊梁及後魏皆以梁州治漢  
中郡 後周改漢川郡 唐初為梁州 開元中改梁州 天寶初又改  
漢中郡 德宗中改為興元府 唐末蜀王孟知祥有其地 宋平蜀  
仍為興元府 元為興元路 本朝洪武三年 改漢中府 隴州二



華陽所 為賓州之故天文并兎分野 春秋成 所居 秦屬  
 西縣 東漢分立南安郡 三國紀 西縣治 秦武 南安郡治 魏  
 晉所 舊 隋置 西縣 唐置 渭州 天寶初 改 西縣 寶應 魏 子  
 吐蕃 宋皇祐中 以 渭州 地 置 街 秦 熙寧中 改 通志 秦 寧中  
 改 華州 金 始 為 華陽府 元 改 華陽縣  
 本朝 復 為 華陽府 領 州 三 縣 十四 東 至 鳳 翔 府 隴 川 界 五 百 五  
 十里 西 至 臨 洮 府 渭 源 縣 界 七 十五 里 南 至 漢 中 府 洋 縣 界 一  
 千 三 百 里 北 至 平 涼 府 開 城 縣 界 六 百 里 自 府 治 至 京 師 三 千  
 六 百 二 十 里 至 南 京 二 千 六 百 三 十 里  
 秦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隋州在府城南八百里 魏州在府  
 城東四百八十里 魏西縣附郭 安定縣在府城北二百  
 十里 會寧縣在府城北二百二十里 通渭縣在府城東北  
 六十里 漳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寧遠縣在府城東北十里  
 伏羌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西和縣在府城東南四百里  
 成縣在府城東六百五十里 秦州在府城西九十里 屬秦州  
 清水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 禮縣 文縣 屬 階州 西 當 縣  
 莊州東八十里 屬 莊州  
 華陽衛在府治 秦州衛在州治 八 庄 守 禦 千 戶 所 在 秦  
 州 西 南 二 百 二 十 里 階 州 守 禦 千 戶 所 在 州 治  
 八 庄 守 禦 千 戶 所 在 秦 州 南 九 十 二 又 南 一 十 里 有 現 子 開 大 震 湖

秦州在府城東三十里 魏 寧 縣 在 府 城 北 四 十 里 通 安 縣 在  
 會 寧 縣 境 相 關 塞 在 西 和 縣 內 定 西 塞 在 秦 州 西 北 領 六  
 堡 三 陽 塞 在 秦 州 北 領 十 四 堡 三 堂 堡 在 府 城 北 二 十 五  
 里 鐵 城 堡 在 西 和 縣 東 十 八 里 西 有 鼓 藏 堡 白 環 堡 在 成  
 縣 北 二 百 二 十 里 南 一 十 里 有 止 唐 堡 皂 郭 堡 在 秦 州 西 南  
 三十里  
 臨洮府 為賓州之故天文并兎分野 春秋 魏 附 時 百 萬 所 居  
 秦 置 隴 西 郡 漢 因 之 晉 析 置 狄 道 郡 劉 宋 置 武 始 郡 後 魏 置 臨  
 狄 郡 隋 復 置 武 始 郡 屬 蘭 州 後 改 金 城 郡 唐 天 寶 初 置 臨 洮 郡  
 置 臨 洮 軍 宋 改 鎮 洮 軍 唐 改 熙 州 治 狄 道 縣 元 為 臨 洮 府  
 秦州在府城東三百里 魏 寧 縣 在 府 城 北 四 十 里 通 安 縣 在  
 會 寧 縣 境 相 關 塞 在 西 和 縣 內 定 西 塞 在 秦 州 西 北 領 六  
 堡 三 陽 塞 在 秦 州 北 領 十 四 堡 三 堂 堡 在 府 城 北 二 十 五  
 里 鐵 城 堡 在 西 和 縣 東 十 八 里 西 有 鼓 藏 堡 白 環 堡 在 成  
 縣 北 二 百 二 十 里 南 一 十 里 有 止 唐 堡 皂 郭 堡 在 秦 州 西 南  
 三十里  
 蘭州在府城北二百一十里 狄道縣附郭 渭源縣  
 在府城東一百二十里 金縣在府城東一百八十里 屬蘭州  
 臨洮衛在府治東 蘭州衛在蘭州治東 甘肅中護衛在  
 蘭縣治東北  
 南關在府城南 北關在府城北 三堂關在府西三十里  
 打虎峪關在府城北五十五里 姑河關在府城北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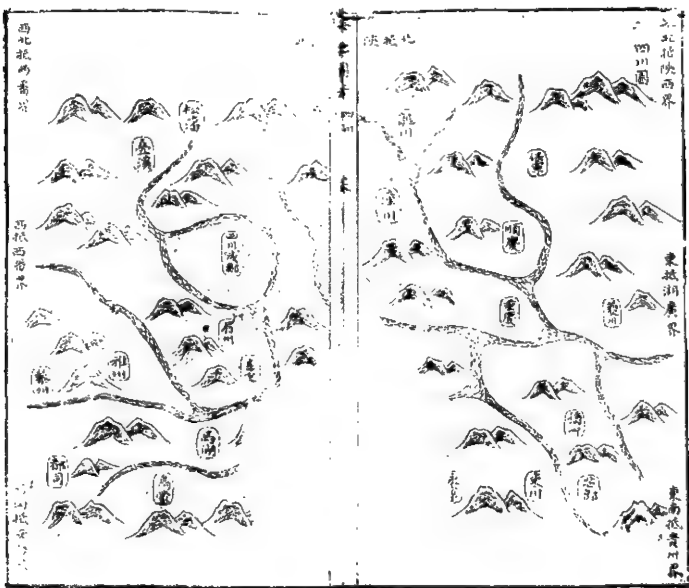
府城北四十里 安樂縣在府城西南九十里 安定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保安縣在府城西北一百八十里 宜川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八十里 延川縣在府城東北二百八十里 延長縣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洛川縣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鄜州 中部縣在州城南一百四十里 宜君縣在州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青澗縣在州城南一百二十里 屬德州 米脂縣在州城北八十里 吳堡縣在州城東北八十里 屬葭州 神木縣在州城東北三百里 府城在州城東北三百里 延安衛在府城北 綏德衛在綏德州治北 塞門守禦百戶所在安塞縣北一百五十里 安定守禦百戶所在安定縣北一百七十里 永寧關在延州縣境 綏州關在米脂縣西北九十里 烏仁關在宜州縣境 安定縣在安定縣城內縣西北又有白洛城龍川二處 李茂寨在延州東門外 孤山寨在綏德州北又有伯顏山 柳樹窩家東村柳木莊各五寨在北 土門寨在綏德州西又有柳水麻河大免鵝陂羅寺四寨在西 石堡寨在保安縣北 順寧寨在保安縣北四十里 德靖寨在保安縣西八十里 義合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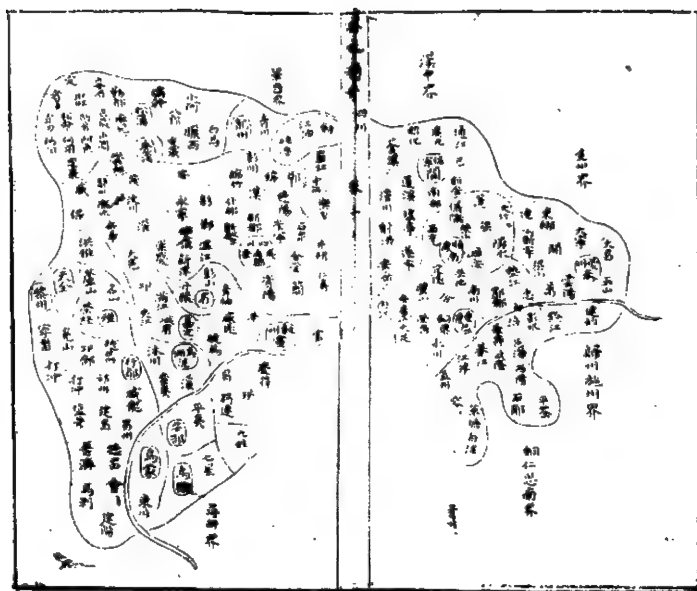
在綏德州東四十里 暖泉寨在延州縣東四十里 神泉寨在葭州西二十五里 天和寨在葭州西五十里 懷寧寨在青澗縣北七十里 綏平寨在青澗縣西一百里 寶寧寨在保安縣北 靖邊營在保安縣南 黑水堡在安定縣北一百里 關光堡在綏德州北三十里 固林堡在伊安縣北四十里 寧夏衛 禹貢雍州之域 天文井鬼分野 春秋時為戎所居 秦為上郡 地漢置朔方郡 晉魏林連夏建都于此 後魏始置夏州 西魏置弘化郡 後周改懷遠郡 隋為朔方郡 唐置夏州 或為朔方郡 唐末拓跋思恭據夏州 遂世據其地 宋天禧間其孫德明據懷遠縣 魏為興州 唐後陞興慶府 又改中興府 元置寧夏府 本朝初改寧夏府後改寧夏衛 統陝西都司後又增置寧夏府及寧夏左右二衛 右七十四衛 東至省崑崙二百里 西至賀蘭山一百里 南至廣陽府界二百六十里 北至兩水山二百九十里 有衛治至京師三千六百四十里 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寧夏中護衛 靈州千戶所在衛南九十里 靈武營在衛城北一百里 里山營在衛城北二百四十里 引水營在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興武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二十里 花馬池營在衛城東南三百五十里 河西寨在黃河兩岸 河東寨在黃河東岸 靖紀堡在衛城東二十五里 自是而東南又

以下原缺

卷五  
遊馬經道生可生經

四川古梁州也制開表雲接之固置塘鎮巴峽之流界以蜀漢  
地險而郭山水拱束自相藩蔽在難則固兵不改西蹕  
者其況上列  
觀諸重兵外成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  
不有噴于龍州千里轉運為難斯則巴  
也為撤芒部諸夷鄰大牙形格仰我尊嚴數動相雲結數  
勳王千統道有廣出之重要在因俗撫綏得其和堂而乃  
明門記督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皆與俗相為戚友者  
昌云孫衍慶西撤自為與近民安業非





四川布政司

四川古稱巴漢置益州部刺史案唐已廢漢魏為新野趙  
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犍為觀中于犍置制  
趙郡元中置劍南并山東南而道採訪置使而劍南治蜀  
為蜀川後分而西川為東西兩路又分益梓利夔四路  
俱以守臣兼領之置提點刑獄司于嘉定重慶置三府元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置高蜀西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  
本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成都軍州慶寧州重慶  
叙州馬湖七府潼川嘉定瀘州雅州五州東川烏蒙烏撒芒部  
軍民府龍州永寧二宣撫司播州宣慰使司黎州安撫司平  
長官司置四川都指揮使司領成都中成都右成都前成都後  
利州寧州茂州瀘州叙南重慶十衛松潘軍民衛天全六番  
討司疊溪保寧雜州青川黔江威州大度河廣安八所又置四  
川行都指揮使司領建昌前撫井會川寧番越巂六衛置四川  
守備按察司分川西川東川南川北四道各容諸府州衛所并  
宣撫宣慰安撫司長官司討司三司並治成都而行都司則分治  
建昌以控制邊境云

成都府為貢渠州之域天文井虎分野入參一鹿古為蜀國  
置蜀郡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州漢蜀郡王莽改益州曰庸  
都蜀郡曰漢江蜀漢郡此于益川置益蜀郡置守青武帝改蜀



已州在府東三百五十里 劍門在府北三百二十里 關中  
縣附郭 蒼溪縣在府城北四十里 南部縣在府城南七十  
里 廣元縣在府城北三百五十里 昭化縣在府北四百里  
江蘇縣在府城東北五十五里 梓潼縣在府南二百五十里  
初州 南江縣在府南江油在府南三百里  
利州衛在廣元縣治 保寧守禦千戶所在府治南  
南江關在府南 歸山關在府北 瀘水關在玉台山下  
梁山關在雲山 和溪關在府東南二十里 劍門關在廣元  
北 涪水關在府南江縣 澤安關在澤安山 望雲關在廣元  
縣北四十五里 七盤關在廣元縣北一百六十里 百丈關  
在廣元縣東一百六十里 朱倉關在巴縣北五百里  
渡口關在昭化縣南  
順慶府 為賓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周為雍州之地。秦魏  
國時為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為充國。於漢尋縣地。仍屬巴郡。  
漢末劉璋分益州上。仍為巴郡。治南江縣。屬巴郡。劉宋析  
置安縣。唐初屬梁州。尋析置梁州。治南江縣。屬巴郡。劉宋析  
州。唐屬順慶府。元置東川府。又改為順慶府。  
本朝順慶府。領州二縣。八東至夔州府界。六百二十  
里。西至潼川府界。一百四十里。南至重慶府界。連縣界  
一百三十里。北至保寧州南部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

江五百六十里。至雲南八百二十五里。  
遂州在府城東北一百四十里 廣安州在府東二百一十里  
南江縣附郭 西充縣在府西七十五里 蒼山縣在府東六  
十里 屬遂州 儀隴縣在府北一百八十里 渠縣在府北一  
百二十里 屬廣安州 大竹縣在府北一百六十里 安岳縣  
在府西六十里 隣水縣  
廣安守禦千戶所在州東  
遂州府 為賓梁州之域。天文參井分野。古為梁州之域。  
此東漢徙徙為治。武陽南家遷為徙。為郡治。梁置我州。  
同郡于南廣縣。唐為我州。移治南江。貞觀初。移治渠縣。  
初改州為南江縣。乾元初。復為我州。宋初。州治安岳。漢和順改  
為渠縣。取西戎即叙之義。元陞敘州。縣叙南。善慶安。縣。南江  
守。劉洪武初。改為叙州府。領縣九。東至梁州。江安縣界。四  
十里。西至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六十里。南至益都軍民府。四  
百七十里。北至嘉定州。營縣界。二百五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  
千三百五十里。至京師九千三百五十里。  
安岳縣附郭 慶符府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富順縣在府  
東北一百八十里 南溪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 長寧縣在  
府東南二百七十里 高縣在府西南一百五十里 筠連縣  
在府西南二百五十里 珙縣在府南三百三十里 隆昌縣

不府東南三百四十里 興文縣新設

新 敘南衙在府治東

關 漢安關在府城西南三百里 落得關在府南二百里 開漢

關 在府西南五百里

重慶府 為貢梁州之儀 天文井見分野 周時為巴子國 秦置巴

郡 漢巴郡治江州縣漢末劉璋以巴郡治安漢又分置永寧郡

治江州 晉改永安為巴郡 梁子巴郡置境州 隋改渝州 治巴

縣 唐初為渝州 天寶初改南平郡 五代時 蜀王建益

知祥雖有其地 宋改恭州 後改重慶府 元置重慶路

本朝改為府 領州三縣十七 東至夔州府萬縣界六百四十五

里 西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三百八十里 南至潼州宜恩界三百五

百四十里 北至備慶府岳池縣界一百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

八百五十里 至重慶八百七十里

合州在府城北一百五十里 忠州在府城東一十里 涪州

在府東四百五十里 巴縣附郭 江津縣在府城南一百八

十里 長壽縣在府東三百三十里 大足縣在府城西三百

八十里 永川縣在府城西二百一十里 榮昌縣在府城西

三百一十里 榮江縣在府城南二百里 南川縣在府城東

三百二十里 黔江縣在府城東一千二百里 銅梁縣在州

南九十里 屬合州 定遠縣在州北一百五十里 璧山縣新

設 鄭縣在州南二百里 屬忠州 墊江縣在州西北二十

八里 武隆縣在州南一百七十里 屬涪州 彭水縣在州南

一百四十里 安居縣新設

重慶府 在府治西 石碛宣撫司 簡陽宣撫司 石耶洞

長官司 邑梅洞長官司 黔江守禦千戶所 在縣江縣治

忠州守禦千戶所 在忠州治

關 佛國關在府城西一百一十里 銅鑼關在府東二十里

石藤關在縣江縣東五十里 朱椿關在大足縣東二十五里

北龍關在大足縣北三十里

慶州府 為貢梁州之儀 天文翼終分野 同初為魚復國 宋

初為庸國地 戰國楚置杆闕 秦屬巴郡 東漢分置永寧郡 梁

初為巴郡 漢改置涪陵郡 梁改巴東郡 治永安 晉治魚復 劉

三三巴校尉 梁置信州 治白帝城 唐初為信州 唐改夔州

治奉節縣 天寶初改為雲安郡 乾元初復為夔州 屬山南東道

宋仍為夔州 元為夔州 本朝洪武四年 改夔州府 九年改

夔州府 十四年復為府 領縣十三 東至湖廣荆州府 已東縣界二

百一十里 西至重慶府 墊江縣界七百四十里 南至湖廣施州

衛界二百六十里 北至陝西漢中府 平利縣界八百里 自府治

至南京三千五百三十里 至京師六千九百八十里

達州在府城西九百里 奉節縣附郭 巫山縣在府城東

百三十里 大寧縣在府東二百里 大寧縣在府東北二  
百里 雲陽縣在府西一百七十里 萬縣在府西四百五十  
里 開縣在府西四百七十里 新寧縣在府西六百四十里  
梁山縣在府西六百里 建始縣在府城南五百里 東鄉縣  
太平縣保新設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寶應縣在府東北

十一里領縣三至至成都府仁壽縣界八十五里西至雅州名山縣界一百八十里南至嘉定州夾江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成都府新津縣界八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九百七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一十里

彭山縣在州北四十里丹棱縣在州西八十里青神縣在州城南八十里

嘉定州為貢舉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為蜀郡地漢為蜀郡為二郡地晉初開名後為夷獠所侵據于此置青州隋初改蜀州後曰漢為青川唐改嘉州及置平羌郡隋改眉山郡治龍游縣唐初移改嘉州又別置眉州而嘉州如故天寶初改龍游縣

魏元初徙為嘉州宋慶元初徙嘉定府開禧初又置嘉慶軍先為嘉定路本朝洪武四年復改為府九年改為州以龍游縣併入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十一里領州一縣八東至成都府內江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雅州界二百里南至敘州府宜賓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眉州青神縣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六千七百七十里至京師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邛州在州西四百二十里武都縣在州西八十里夾江縣在州西北八十里犍為縣在州南一百里榮縣在州東二百里威遠縣在州東二百里大邑縣在州北四百八十里

在州西五百二十里

二石閣在東南

嘉定州為貢舉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為巴國地秦為巴郡漢為犍為郡之江陽郡縣地東漢建武中置江陽郡晉江陽郡治江陽縣梁置犍州治馬湖江州隋為犍州郡唐為犍州宋初置犍州軍節度元為犍州以漢川縣省入犍州重慶府本朝為州直隸四川布政司編戶七十里領縣三東至重慶府江津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敘州府南溪縣界一百六十里南至永寧宣撫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重慶府榮昌縣界九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五千一百一十里

合江縣在州南四十里江安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龍虎關在州南七十里側馬關在初溪縣南一百三十里石虎關在納溪縣南一百五十里博望寨在州境綏遠寨在州境安遠寨在江安縣南七十里

邛州為貢舉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周屬雍州秦為犍道縣地屬蜀郡晉屬漢中郡西魏于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改為臨邛縣唐初為雅州天寶初改度山縣乾元初徙為雅州屬劍南道宋為雅州治廣道縣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為嘉定府府治屬江寧宣慰司本朝洪武四年省廣道縣入州直隸



四川布政司編戶四里鎮縣三東至加定州夾江縣界八十  
西至大荷招討司界五十里南至加定州義眉縣界一百八十  
里北至加定州蒲江縣界一百一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七  
百里有京師一萬一千二百里  
名山縣在州東北四十里 繁經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  
蘆山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雅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南  
全縣關在州北金雞山上 金沙關在州東北二十里  
天險關在繁經縣東北四十里 繁經關在繁經西北三十里  
大關在繁經縣西八十里 飛仙關在蘆山縣南五十里  
東川軍民府 萬貢保州之域天文參分野其地舊名巴  
軍由之裔屬彈澤之改曰那札那夷屬南詔蒙世隆置東川都  
後烏蠻部所移盛自魏開時部元初置萬戶府至元中改為關  
畔部軍民官後改為東川府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洪武初改為東川府隸雲南布政司十六年改為東川軍  
民府隸四川布政司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西至會  
川府界三百里南至雲南甸寧民府界二百二十里北至烏  
蒙軍民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四里  
至京師九千七百九十七里

烏蒙軍民府 萬貢保州之域天文并鬼分野其地舊名巴  
群河鄉地唐時烏蠻仲牟由之裔曰阿統者始遷于實地甸至  
十一世孫烏蒙始號烏蒙始宋時封阿的為烏蒙王元初歸  
附至元開置烏蒙路隸烏撒烏蒙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為烏蒙府洪武十六年設烏蒙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  
東至烏撒軍民府界二十五里西至建昌府界四百九十里南  
至東川軍民府界一百三十里北至叙州府界六百三十里自  
府治至南京六千六百三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八百二十里  
烏撒軍民府 萬貢保州之域天文并鬼分野其地舊名巴  
後名巴的自昔烏蠻居之唐時其裔孫烏些者居此至何  
一葉始得巴的自其東而又有若部阿是部他前所據宋時  
烏些之後析為若部始并其地號烏些元之元中始置烏  
撒路招討司尋改軍民總管府又改軍民宣慰司後設烏蒙  
撒等處宣慰司 本朝改為烏撒府初隸雲南布政司洪武十  
六年改烏撒軍民府隸四川布政司東至貴州宣慰司界二百  
五十里西至烏蒙軍民府界一百九十里南至雲南雷州界  
九十五里北至安南軍民府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  
千三百一十里至京師九千四百八十里領衛一所一  
衛 烏撒衛在府城南 守禦七里鎮千戶所在府城東南

關 石龍關在府城東南 七里關在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老鴉關在府城東三百里 善欲關在府城東三百里  
 芒部軍民府 萬寶縣州之域 天文井尼分縣 古為銀流大雄甸  
 昔烏營之衝 阿訖與其子若布居此地 其後隆盛因祖名號若  
 布部宋里西南舊都大巡檢使元里元中里古布部諸烏撒  
 烏家宣慰司 本朝使烏若部所轄雲南布政司洪武十六年  
 隆為芒部軍民府 陳四川布政司東里烏撒軍民府界三十里  
 西里烏家軍民府界二百四十里 南至烏撒軍民府界二十五  
 里 北至叙州府界二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七百  
 里 至京師九千二百三十里  
 關 阿拉開在府城六十里  
 播州宣慰使司 為前溪州之德 天文井尼分縣 泰烏夜郎車前  
 二縣 漢屬牂牁郡 唐貞觀中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 領泰水  
 南山貢山柯羅那施羅六縣 後改郎州為播州 治遵義縣 應  
 宋設于夷宋里播州及遵義軍元改為播州 治遵義縣 應  
 本朝改為播州宣慰司 又隆宣慰使司 領長官司六 安撫司二  
 東至貴州偏橋衛界四百八十里 西至瀘州合江縣界一千五  
 十里 南至貴州泰龍院長官司界九十里 北至重慶府綦江縣  
 界三百五十里 自司治至南京六千七百七十里 至京師九千七百  
 里

播州長官司 附都 餘慶長官司在宣慰司南一百六十里  
 白泥長官司在宣慰司東南三百里 容山長官司在宣慰司  
 東三百二十里 雲川長官司在宣慰司東北二百里 重安  
 長官司在宣慰司東南四百里 革塘長官司在宣慰司東一  
 百一十里 黃平安撫司在宣慰使司東南三百里  
 關 烏江關在宣慰司西南 三渡關在宣慰司東八十里  
 黑水關在宣慰司南九十里 太平關在大杉山上  
 永寧宣慰司 為前溪州之德 天文井尼分縣 東里播州  
 五十里 西至瀘州江安縣界一百六十里 南至芒部軍民  
 府界二百四十里 北至瀘州合江縣界一百六十里 自司治至南京五  
 千五百里 至京師八千七百八十里 領衛二所 五  
 永寧衛在司治西南 赤水衛在司城東南一百四十里  
 赤水衛城北四十五里 阿落寨千戶所在赤水衛南四十里  
 前千戶所在赤水衛南一百里 白撒千戶所在赤水衛東七  
 十里  
 關 魚潭關在司城東二里 雪山關在司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赤水河關在司城東一百五十里  
 龍州宣慰司 為前溪州之德 天文井尼分縣 司泰時為夷地  
 漢為黔寧道 屬廣漢郡 北鄰都尉治 永平後置隆平郡 蜀漢

以除平屬盛州縣府為楊惟平院理所後魏得其地置江油  
縣治江油縣西魏縣龍川隋為平武郡子改龍門縣為龍  
門州尋改王州又改應寶郡宋改政州一改為龍川  
本朝洪武七年改龍川二十三年改龍川平武縣為  
州宣統七年改龍川宣撫司隸四川布政司而子治川  
川守禦千戶所隸四川都司東至漢中府沔陽縣界四百里西  
至大水坪西至界三百里南至成都府安縣界四百里北至白  
馬路長官司界三百一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八百里至宣  
統一萬二千二百四十里  
青川守禦千戶所在司東一百二十里

關 司 關 在 司 治 西 北 北 惟 關 在 青 川 守 禦 千 戶 所  
天 全 六 步 招 討 使 司 為 貢 梁 州 之 南 宣 文 并 思 分 野 宣 雲 德  
之 地 而 魏 為 陽 縣 地 屬 梁 州 郡 隋 初 屬 雅 州 唐 為 羅 漢 州  
雅 州 郡 宋 魏 雅 州 元 置 關 門 黎 雅 州 河 西 寧 遠 等 處 宣 撫  
司 屬 三 省 等 處 宣 撫 司 魏 改 六 番 招 討 司 分 置 天 全 招 討 司  
本 朝 併 天 全 六 番 招 討 使 司 隸 四 川 都 司 東 至 雅 州 界 五 十 里  
西 至 長 河 宣 撫 司 界 一 百 四 十 里 南 至 雅 州 界 經 界 六 十  
里 北 至 韓 州 宣 撫 司 界 一 百 五 十 里 自 司 治 至 南 京 七 千 八  
百 四 十 里 至 京 師 一 萬 一 千 二 百 四 十 里  
關 門 關 在 司 治 西 北 惟 關 在 司 治 西 七 十 里

黎 州 安 撫 司 為 貢 梁 州 之 西 境 天 文 并 思 分 野 宣 雲 德  
地 漢 定 西 南 夷 犍 郡 為 沈 黎 郡 晉 置 西 部 郡 蜀 一 治 旄 牛  
外 夷 一 治 青 水 主 漢 氏 並 犍 蜀 郡 東 漢 而 部 郡 領 蜀 郡 屬  
宋 齊 並 為 沈 黎 郡 後 周 無 置 黎 州 及 沈 黎 郡 隋 以 縣 屬 旄 牛 郡  
唐 置 南 蠻 州 存 新 羅 二 州 地 置 黎 州 天 寶 初 改 洪 源 縣 尋 改  
黎 州 治 漢 源 縣 宋 屬 成 都 路 元 屬 土 蕃 等 處 宣 撫 司  
本 朝 省 漢 源 縣 改 為 黎 州 長 官 司 專 隸 黎 州 安 撫 司 東 至 天  
山 八 十 里 西 至 雜 道 長 官 司 界 一 百 三 十 里 南 至 越 葛 衛 界  
至 京 師 一 萬 一 千 四 百 四 十 里  
大 渡 河 守 禦 千 戶 所 在 司 城 西 北 隔

關 黑 崖 關 在 司 城 西 二 十 里 清 溪 關 在 大 渡 河 界  
平 谷 同 長 官 司 為 貢 梁 州 二 州 之 界 天 文 并 思 分 野 戰 國 變 為  
中 地 秦 屬 黎 中 郡 漢 屬 武 陵 郡 三 國 吳 為 黔 陽 縣 地 後 周 屬 黎  
州 隋 屬 巴 東 郡 唐 武 德 初 屬 恩 州 天 寶 初 屬 寧 遠 郡 五 代 陷 于  
番 宋 置 平 茶 洞 元 初 改 漆 江 范 子 平 茶 等 處 長 官 司 隸 恩 州 軍  
民 安 撫 司 本 朝 洪 武 八 年 改 為 平 茶 洞 長 官 司 隸 南 陽 宣 撫  
司 十 七 年 改 直 隸 四 川 布 政 司 東 至 石 耶 長 官 司 界 一 十 里 南  
至 貴 州 鎮 仁 府 界 長 官 司 界 二 十 里 南 至 銅 仁 府 界 一 百 里  
北 至 南 陽 宣 撫 司 界 五 十 里 自 司 治 至 南 京 五 千 七 百 六 十 里

至京師八千八百六十七里

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萬貢招州之境 天文營參分野 古氏  
是地 西漢始置護羌校尉 屬河關郡 晉屬汶山郡 宋齊屬之 後  
周置龍州 及後魏 治嘉城 縣 隋以其地屬汶山郡 唐二縣  
初于嘉城置州 後置都督府 元置松州 縣 後廢為松州  
廣德初 陷于吐蕃 至元時 始內附 奉朝供歲十一年 置松州  
衛 二十年 改松州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領千戶所一 長官司十  
七 安撫司內 東至龍州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吐蕃草地界四百  
八十里 南至嘉城守禦千戶所界一百里 北至岷州北州界  
八百六十里 自明始置 南京八千二百五十五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

四百七十里

古氏 嘉城長官司 順德鎮長官司 向馬驢鎮長官司  
阿古 阿古鎮長官司 山銅鎮長官司 北定鎮長官司  
西 西鎮長官司 者多鎮長官司 牟力鎮長官司  
沙 沙鎮長官司 新命鎮長官司 勒都鎮長官司  
包 包鎮長官司 阿者鎮長官司 思果兒鎮長官司  
阿 阿鎮長官司 獨許鎮長官司 八郎安撫司  
麻兒 麻兒安撫司 阿爾寨安撫司 若兒若安撫司  
小 小河守禦千戶所 在司城東一百九十里  
錢 錢氏關 在司城西二十五里 西寧關 在司城南三十里

在司城南一百里 北定關 在司城南一百一十里 歸化關

在司城南一百五十里 風洞關 在司城東五十里 黑松林關 在司城東  
七十里 三合關 在司城東五十里 小關子 在司城東一百  
二十里 鎮寧堡 在司城南五十五里  
嘉城守禦軍民千戶所 萬貢招州之境 天文營參分野 古氏  
地 漢屬繁陰縣 地屬蜀郡 晉屬汶山郡 後周置翼州 縣 初以  
縣屬會州 尋屬汶山郡 唐武德初 始置翼州 縣 翼州 縣 翼州  
乾元初 復為翼州 領衛山 翼水 義和三縣 五代唐末 元皆屬焉

人所不置州縣 本朝洪武十一年 平定西番 則古翼州置

嘉城守禦千戶所 設茂川衛 二十五里 改嘉城守禦軍民千戶所  
隸四川都指揮使司 領長官司二 東至華平山界 西至生  
番六十里 南至茂州衛界五十里 北至松潘界六十里 自所  
治至南京七千八百二十里 至常師一萬一千二百七十里  
嘉城長官司 在所城北一里 營都長官司 在所城西十五里  
南橋關 在所城南五里 小關 在所城東五里 奎溪橋關  
在所治西五里 中橋關 在所城南十五里 徽成關 在所城  
南三十里 永鎮橋關 在所治北四十里 鎮平關 在所治北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 嘉賓州之城天戈井思分縣永西南夷  
 印都同地漢武帝置越巂郡領伯都等縣晉魏郡治會無錫宋  
 國之齊謂之獲郎後周置巂州隋改西寧州後漢蜀州治越巂  
 縣唐初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巂郡至德初徙于吐蕃太和中徙  
 治臺登縣懿宗時為蠻酋所屠改此城曰建昌府而以白二  
 蠻寶之元置建昌府又立羅新寧縣司以統之諱四川行省  
 本新置建昌府設四川都司置建昌府設四川布政司後廢省  
 為軍民指揮使司專置行都司領衛六軍至為案府界五百里  
 西至常郎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邊界七百八十里  
 北至寧番衛界一百四十里自司治至南界八千五百里至雲  
 南界一千五百里  
 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附都 建昌衛衛指揮使司附都  
 寧番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一百九十里 越巂衛軍  
 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北二百八十里 撫井衛軍民指揮使  
 司在都司城西三百里 會川衛軍民指揮使司在都司城東  
 南五百里 寧樂州二千戶所俱在建昌衛北六十里  
 守禦打冲河中前千戶所建昌衛城西一百四十里 守禦  
 德昌千戶所建昌衛南一百四十里 打冲河守禦中左千  
 戶所在撫井衛北一百六十里 守禦崑山橋千戶所在寧番  
 衛東一百二十里 守禦德昌千戶所在會川衛西八十里

長官司在建昌衛南二百里 威遠長官司在建昌衛東  
 南四百一十里 普濟長官司在建昌衛西南二百四十里  
 馬刺長官司在撫井衛南五百里 印都長官司在越巂衛東  
 關 雙橋關在撫井衛城東八十里 古得關在撫井衛西二百  
 八十里 永昌關在會川衛城西三十里 迷郎關在會川衛  
 南六十里 大龍關在會川衛西六十里 甸沙關在會川衛  
 北一百六十里 松平關在會川衛南一百八十里 沙哈關  
 羅羅關俱在寧番衛東一百七十里 北山關在寧番衛北二  
 十里 烏甫關在寧番衛南五十里 九盤關在寧番衛東一  
 百八十里 刺伯關在越巂衛西北二十五里 小柏公義關  
 在建昌衛南三十里 普濟關在越巂衛南  
 越巂衛北一百七十里 德昌關在越巂衛南  
 德昌關在越巂衛南





廣州左衛在府城內近北 廣州右衛在左衛西 廣州府  
衛在左衛南 廣州後衛在右衛南 南海衛在東莞縣治南  
廣海衛在新會縣南一百五十里 消遠衛在清遠縣治南  
增城守禦千戶所在增城縣治南 新會守禦千戶所在新會  
縣治東 東莞守禦千戶所在東莞縣治南 大鵬守禦千戶  
所在東莞縣東南四百里 香山守禦千戶所在香山縣治東  
連州守禦千戶所在連州府西  
連州府在陽山縣 陽山關在陽山縣北當騎山嶺路  
連花寨在博城縣北一百里 白沙寨在番禺縣界內  
韶州府 為首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東為百粵地戰國屬  
楚 秦為南海郡 漢初屬南海郡 武帝平南粵置曲江瓊陽二縣  
漢江陵劉宋改廣興縣隋以其地屬廣州唐置香山 治曲江昇  
改東衡州貞觀初改為韶州屬韶州唐初改為始興縣五  
代時屬南漢宋仍置韶州屬廣州東元改置韶州縣  
本朝洪武初改為韶州府領縣六東至東雄府始與縣界一百  
五十里西至廣州府陽山縣界四百五十里南至廣州府清遠  
縣界三百七十里北至衡陽州桂陽縣界二百二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三千五百九十里至京師七千三百五十五里  
由仁化縣附郭 樂昌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 仁化縣在府城

東北八十里 乳源縣在府城西一百里 翁源縣在府城東  
南九十里 英德縣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  
韶州守禦千戶所在府治東南  
南雄府 為首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戰國地屬楚秦屬南海  
郡漢屬桂陽郡三國吳置始興郡唐屬韶州宋屬南雄州屬廣  
興縣隋屬廣州唐初屬韶州南漢置雄州宋屬南雄州屬廣  
興縣元改置南雄府 本朝洪武初改路為府領縣二東至江  
西贛州府信豐縣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韶州府曲江縣界一百  
四十里南至贛州府龍南縣界三百里北至江西南安府大庾  
縣界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三千三百里至京師六千七百四  
十里  
仁化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韶州府 為首揚州之南境天文牛女分野秦屬南海郡地屬初屬  
南越國後漢屬南海郡宋屬南海郡唐置韶州屬韶州屬南  
雄府治歸善縣大業初改龍川縣唐武德初復置韶州屬南  
雄府天寶初改海豐縣宋天禧中改海豐縣屬韶州屬南  
雄府名傳縣元改置惠州府 本朝洪武初改惠州府領縣十東至潮  
州府海豐縣界六百五十三里西至海豐縣二百五十里南至海  
豐縣一百一十里北至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界六百三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九百五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五百四十五里



河源縣在府城西北三十里 海豐縣在府城  
 東三百里 河源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龍川縣在府城  
 東北四百里 長樂縣在府城東北四百八十里 興寧縣在  
 府城東北五百五十里 和平縣 永安縣 長寧縣俱新設  
 惠州衛在府治西南 碣石衛在海豐縣東南一百六十里  
 河源守禦千戶所在河源縣治東 龍川守禦千戶所在龍川  
 縣治西 長樂守禦千戶所在長樂縣治東 平海守禦千戶  
 所在府城南二百里 海豐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治東  
 甲子門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東南八十里已上四所濱海  
 禦千戶所在海豐縣南八十里已上四所濱海

潮州府 高齊揚州之域 天文率分分野 古為閩越地 宋屬南  
 郡漢初屬南越武帝平南越後屬南海郡晉咸和中屬東寧郡  
 義熙末又分立義安郡梁無異東陽州後改瀛州隋置潮州始  
 海陽縣唐武德中遷為潮州天寶初改潮陽郡乾元初復為潮  
 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開寶中平其地仍為潮州隸廣南東路  
 至元中改置潮州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為潮州府領縣十  
 至海岸一百五十里西至惠州海豐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海  
 岸一百五十里北至揭建汀州府上杭縣界三百一十五里自  
 府治至南京六千五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七百四十七里  
 潮陽縣在府城南一百三十里 揭陽縣在府

府城西北三百里 龍川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惠來縣在府  
 東二百八十里 大埔縣在府東一百一十里 海豐縣在府  
 南一百一十里 河源縣在府治 平遠縣 興寧縣俱新設  
 肇慶府 高齊揚州之南境 天文牛女分野 秦統時為百粵地  
 為南海郡地漢武帝平南粵為蒼梧合浦二郡地 三國吳及晉  
 屬蒼梧郡劉宋已廢建郡治四會縣 梁置高要郡治高要縣  
 里臨川府改治安寧唐復置端州又于四會縣置高州屬  
 南道貞觀中改為貞州宋置興慶軍節度使初置為肇慶  
 先至元中改置肇慶路隸廣西 尋復隸廣東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肇慶府領州二縣十二東至廣州府南

縣界九十里 西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界四百里南至高州府  
 安白縣界六百里 北至廣州府清遠縣界一百七十五里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二百六十里至京師七千四百二十里  
 德慶州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羅定州新設 高要縣新  
 四會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新興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  
 里 陽春縣在府城南二百四十里 陽江縣在府城南三百  
 四十里 高明縣在州南一百五十里 封川縣在州西一百  
 二十里 開建縣在州西北三百一十里 東安縣新設  
 西寧縣新設 廣寧縣在府西北八十五里 黑平縣在府南  
 二百七十里

會千戶所在縣治西 新與守禦千戶所在縣治西 寧縣

未千戶所在縣治東 陽江守禦千戶所在縣治東 寧縣

朗千戶所在縣治東 寧縣 寧縣 寧縣 寧縣 寧縣

縣西一百二十里 寧縣 寧縣 寧縣 寧縣 寧縣

高州府 古越地 天文牛女分野 泰為南海郡地 廣為合浦郡地

高州府 三國吳置高州 後又置高州 隋置高州 治高州

縣唐武德中置高州 天寶初改高州 乾元初復為高州 治

電白縣 五代時為南漢所據 宋景德中併入賓州 尋置高州 治

改置高州 治電白縣 本朝洪武初 陳高州府 治電白縣 領

州一縣 五里 東至肇慶府 陽江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廣州府 石

縣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海岸二百五十里 北至廣西梧州府

安縣界一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五百八十里 至宣

帥六千六百四十七里

化州在府城南九十里 茂名縣附郭 電白縣在府城東

北四十五里 信宜縣在府城北八十五里 吳川縣在州城

南七十里 屬化州 石城縣在州城西一百一十里

神電衛在電白縣南一百八十里 高州守禦千戶所在

府城內北 信宜守禦千戶所在信宜縣治東北 寧川守禦

千戶所在吳川縣東南 守鎮石城千戶所在石城縣治西

北額寨在電白縣治 柳黎寨在茂名縣 柳黎寨在茂名縣

縣南四鄉 古南粵地 天文箕參分野 泰為象郡地 漢武平南

合浦郡 三國吳改珠官郡 劉宋于顯武越州 隋改珠官郡 尋改合

州又獲為合浦郡 治合浦縣 唐貞觀中改為廉州 因郡有大

洞故名 宋徙州治長沙 改置太平軍 尋改為廉州 元置廉州

本朝改為廉州府 又改為廉州府 洪武十四年復為府

領州一縣 二東至化州 石城縣界一百三十里 西至廣西上恩

州界三百三十里 南至海岸八十里 北至廣西南寧府橫州界

二百六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五千六百二十里 至京師九千六

百三十里

欽州在府城西一百四十里 合浦縣附郭 靈山縣在府城

二百一十里

廉州府在府治東 永安守禦千戶所在合浦縣東六十里

欽州守禦千戶所在州城內 守鎮靈山千戶所在靈山縣東

關 如普寨在欽州西一百六十里 交趾界上寨據大山之類 縣

安陸縣 鹿井寨在合浦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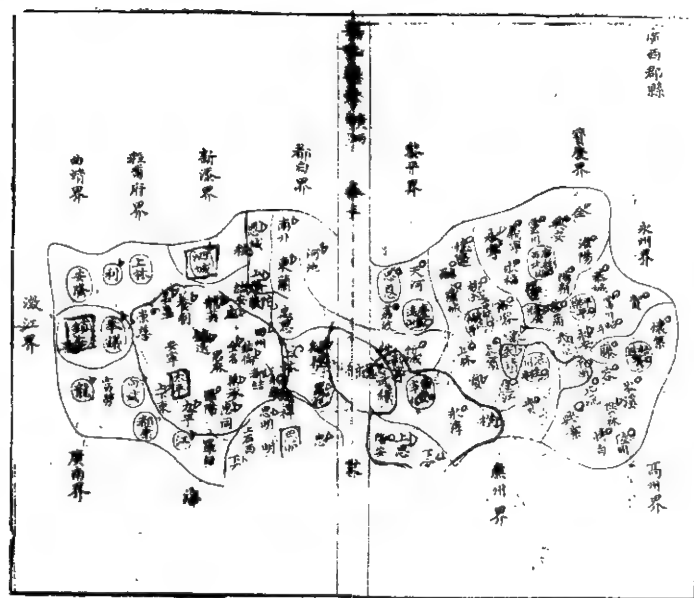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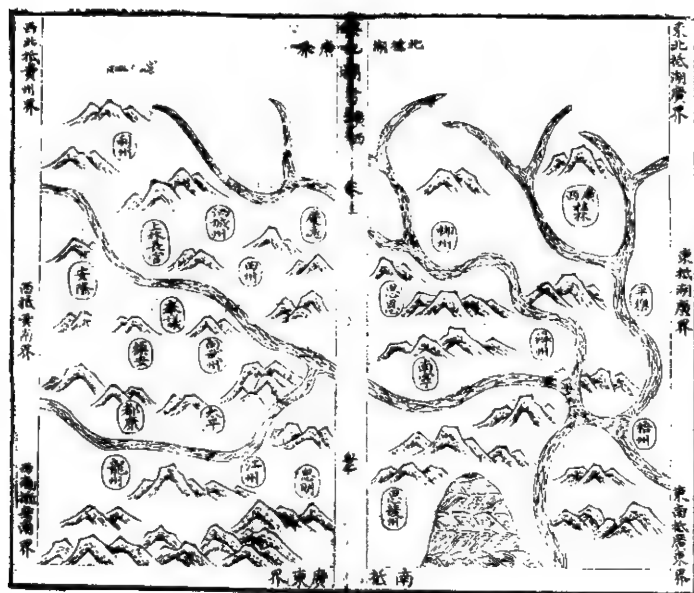
高州府 古粵地 天文牛女分野 泰平百粵三郡 此屬吳郡 漢

為徐聞縣 屬合浦郡 隋改為合州 治海康縣 唐武德間置南

合州 貞觀初改為東合州 尋改為雷州 因郡有雷水故名 天

資和改爲海康縣。至德初復爲雷州。五代時屬南漢。宋徽廣南  
 西縣。元置雷州路。本朝改爲雷州府。領縣三。東至海岸一十  
 里。西至海岸二百里。南至海岸二百里。北至高州府石城縣界  
 三百二十里。南府治至南寧五千五百九十九里。至京師九千  
 四百里。  
 海康縣附郭。遞溪縣在府城北一百八十里。徐聞縣在府  
 城南一百五里。  
 雷州衛在府東。海康守禦千戶所在海康縣西一百七  
 十里。樂民守禦千戶所在遞溪縣西南一百九十里。海安  
 守禦千戶所在徐聞縣西二十里。歸德守禦千戶所在徐聞  
 縣東一百里。  
 瓊州府。古尊地。天文牛女分野。漢武帝平南粵。置珠崖儋耳二郡。  
 昭帝罷儋耳。併入珠崖郡。元帝制蘇漆崖郡。東漢置珠崖縣。隸  
 合浦郡。三國吳置珠崖郡。沿徐聞縣界省入合浦。梁置崖州。及  
 珠崖郡。治義倫縣。隋置珠崖郡。又置清耳臨旅二郡。唐置崖州  
 及儋振等州。後又增置瓊州。治瓊山縣。天寶初改瓊山郡。乾元  
 初復爲瓊州。五代時屬南漢。宋初爲瓊州。大觀初以黎母山置  
 鎮州。及靖海軍節度。政和初以其地及軍歸瓊州。屬廣南西道。  
 宣和中改瓊管。在樞密院。元改置瓊州。屬海北海南道宣慰  
 司。尋改乾寧軍民安撫司。

本朝初爲瓊州。昇隆爲府。領州三。縣十。東至海岸四百九十里。  
 西至海岸四百一十里。南至海岸一千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岸  
 一十里。自府治至南寧六千四百五十五里。至京師九千四百七十  
 里。  
 瓊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七十里。萬州在府城東南四百七十  
 里。崖州在府城南一千四百一十里。瓊山縣附郭。登遠  
 縣在府城西六十里。臨高縣在府城西一百八十里。定安  
 縣在府城南八十里。文昌縣在府城東一百六十里。會同  
 縣在府城東南二百九十里。黎會縣在府城東南三百五十  
 里。昌化縣在府城南二百九十里。崖州。陵水縣在州城  
 南六十里。屬萬州。成恩縣在府城西北三百二十里。屬崖州。  
 海向在府治西。鎮州守禦千戶所在州海西。萬川守  
 禦千戶所在文昌縣東南三里。昌化守禦千戶所在昌化  
 縣治北一十里。南山守禦千戶所在陵水縣海西南。



分八小縣圖考  
 虎○里○古○百○里○地○當○後○南○右○傳○三○江○諸○險○陡○村○各○廣○然○內○給○  
 諸○封○男○國○建○國○而○廣○最○聖○又○見○唐○北○州○基○如○唐○江○歸○五○八○  
 里○則○已○半○為○萬○里○所○有○阻○於○江○道○作○為○巡○邏○不○但○古○田○為○滿○數○  
 鐵○著○其○盤○食○而○已○得○州○則○大○藤○快○時○在○熱○營○二○江○之○間○諸○營○  
 六○在○馬○則○四○則○投○實○雖○有○上○勝○州○五○也○所○扼○其○咽喉○不○  
 足○制○也○若○與○西○而○延○六○州○與○武○州○陽○南○接○據○據○之○是○為○  
 桂林○北○境○之○思○柳○慶○以○西○則○八○寨○龍○馬○監○區○路○客○懷○遠○並○集○  
 泰○而○賓○州○其○機○關○矣○然○右○江○一○帶○本○代○最○顯○思○日○既○已○發○  
 則○四○城○州○已○候○心○內○物○屢○立○戰○功○思○無○矣○其○南○寧○控○邊○西○江○坐○

廣○西○布○政○司  
 廣○西○古○百○里○地○漢○領○于○利○交○二○州○則○史○唐○以○其○地○雖○廣○南○道○  
 分○為○廣○南○兩○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使○宋○屬○廣○南○西○  
 思○置○經○略○使○司○以○轉○江○守○臣○無○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  
 元○置○廣○西○江○道○實○慰○司○及○廣○南○廣○西○道○肅○政○訪○司○于○靜○江○  
 俱○隸○廣○行○省○車○正○束○結○于○靜○江○廣○西○等○處○行○中○書○省○  
 本○朝○置○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桂○州○柳○州○慶○遠○平○格○州○  
 潯○州○南○寧○太○平○思○恩○四○州○思○恩○鎮○安○十二○府○江○州○泗○城○奉○議○思○  
 廣○利○州○龍○州○向○武○都○康○八○州○置○廣○西○都○指○揮○使○司○領○桂○林○右○桂○

北○中○南○寧○潯○州○慶○遠○海○州○  
 經○還○江○富○州○潯○州○容○縣○懷○集○賀○縣○鬱○林○十○字○黎○平○戶○所○置○廣○西○  
 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桂○林○蒼○梧○左○江○右○江○四○道○兼○察○諸○府○州○衛○  
 所○三○司○至○治○于○桂○林○云○  
 桂○林○府○一○馬○貢○利○州○之○城○天○文○異○幹○分○野○古○百○里○地○我○國○為○楚○粵○  
 之○交○泰○為○桂○林○郡○地○漢○屬○零○陵○蒼○梧○二○郡○東○漢○為○始○安○侯○國○三○  
 國○吳○置○始○安○郡○屬○荆○州○晉○屬○廣○州○宋○改○為○始○建○國○齊○為○始○安○郡○  
 梁○置○桂○州○隋○初○郡○廢○置○始○安○郡○唐○為○桂○州○始○安○縣○天○  
 寶○初○改○始○安○郡○為○始○安○縣○又○改○建○寧○郡○光○化○間○又○為○靜○江○軍○節○度○  
 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為○州○紹○興○間○置○靜○江○府○元○改○置○靜○江○路○

奉○朝○改○桂○林○府○領○州○二○縣○七○東○至○湖○廣○永○州○府○道○州○界○六○百○里○  
 西○至○海○州○府○南○平○縣○界○三○百○五○十○里○南○至○柳○州○府○馬○平○縣○界○二○  
 百○六○十○里○北○至○湖○廣○廣○州○府○界○三○百○八○十○里○南○至○潯○州○  
 南○寧○四○千○二○百○九○十○五○里○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二○里○  
 全○州○永○寧○州○即○古○之○理○定○古○田○二○縣○臨○桂○縣○附○郭○興○安○  
 縣○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靈○川○縣○在○府○城○西○北○五○十二○里○  
 陽○朔○縣○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永○福○縣○在○府○城○西○南○一○百○里○  
 義○寧○縣○在○府○城○西○北○八○十○里○灌○陽○縣○在○府○城○南○九○十○里○屬○全○  
 州○  
 桂○林○中○衛○桂○林○右○衛○桂○林○左○衛

羅開在安南西一百一十七里 昭義在昭陽縣東南六十  
 里 香煙寨與修長為羊狀破石磨石挺洪共七寨俱在金  
 州境 古寨寨在昭陽縣西八十里又有池水葭水二寨  
 柳州府 古百粵地天文翼終分野泰為桂林郡地漢屬鬱林郡  
 三國吳後屬桂林郡移又析置馬平郡置鬱州治龍江隋  
 以馬平縣置象州唐置昆州治馬平縣唐改南昆州貞觀中始  
 改柳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龍州五代屬南漢宋仍為柳州  
 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改置柳州路  
 本朝為柳州府治馬平領州二縣十東至桂林府界仁壽界二  
 百三十里西至慶遠府天河縣界二百五十里南至南寧府宜  
 化縣界四百里北至桂林府古田縣界一百五十里自府治至  
 山四十五里至京師七千七百三十三里  
 山三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賓州在府城南三百里  
 為平縣附郭 洛容縣在府城東北一百三十里 羅城縣在  
 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柳城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懷遠縣  
 在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 融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來賓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武宣縣在州南一百里屬象州  
 遷江縣在州西北一百里屬賓州 上林縣在州西八十五里  
 柳州府在府治東北 南丹縣在賓州治東 宇樂縣在州中  
 右千戶所在府治東 宇樂賓州後千戶所在州治東 宇樂

右千戶所在府治東 宇樂賓州後千戶所在州治東  
 遷江縣在州南四十里 羅城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三十里  
 懷遠縣在府城西北一百九十里 柳城縣在府城西北七十里  
 融縣在府城西北二百五十里 來賓縣在府城南七十里  
 武宣縣在州南一百里屬象州 遷江縣在州西北一百里  
 上林縣在州西八十五里 柳州府在府治東北  
 南丹縣在賓州治東 宇樂縣在州中 右千戶所在府治東  
 宇樂賓州後千戶所在州治東 宇樂  
 七千五百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南丹州在府城南二百四十  
 里 東蘭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 宜山縣附郭  
 天河縣在府城東北九十里 思恩縣在府城西一百五十里  
 忻城縣在府城南一百一十里 荔波縣在州西北一百八十  
 里屬丹州 那池縣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  
 慶遠府在府城東北法武二十九年建 河池守禦千戶所  
 在宜山縣德勝鎮西二里  
 平樂府 馬貢州之城天文翼終分野周為百粵地秦屬桂林  
 郡漢屬蒼梧郡三國吳置始安郡領平樂等縣後初屬桂州後



安府 武寧揚州之要津連江北界分屬周縣百餘里  
 南界為桂林郡地漢屬鬱林郡之領方縣地晉分置新興縣唐  
 初置南寧州尋改邕州屬南寧院後改南寧府又置建武軍節  
 度宋初為邕州隸廣南西路元為邕州路尋改為南寧路  
 本朝改南寧府領州三縣西東安州府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六十里南至廣西廣州府欽州界一百  
 三十里北至新寧州漢洞界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四百  
 一十里至京師九千二百七十里  
 上思州 新寧州 橫州 府城東北二十里 宣化縣所  
 郭 武寧縣在府城北八十里 隆安縣 永淳縣在州西一  
 百三十里屬橫州  
 府 府城在府治東 別乘街在橫州治東 武緣守禦千戶  
 所在武緣縣治西  
 開 崑崙關在崑崙山 永平寨在府十程 合江鎮在府城西  
 五十里 橫山寨在府境  
 太平府 古南寧地漢屬交趾郡號龍江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為  
 鬱州隸邕州都督府其後或置或廢宋平嶺南于左右二江  
 溪洞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南寧連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  
 縣屬邕州建武軍節度元初仍為五寨後置太平路于龍江  
 以控制左右諸洞州縣 本朝改為太平府初治於隆宋後

龍江江總領千戶三營 領州十五縣四東至交趾界三百四十里  
 五里西至龍州界二百里南至安州界六十五里北至廣西  
 界三百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九百八十里至京師一萬四百  
 二十五里  
 太平州 府城南北 恩城州在府城北 安平州在府城西  
 北 義利州在府城北 萬承州在府城東北 左州在府城  
 東北 全容州在府城東北 鎮遠州在府城東北 恩同州  
 在府城東北 蒼梧州在府城東北 龍英州在府城北 結安州  
 在府城東北 結倫州 都結州在府城東北 上下梁州  
 在府城西北 蒙恩縣在府城西北 陀陵縣在府城東北  
 永廉縣在府城東北 羅陽縣在府城東北  
 府 府城在府治東 別乘街在橫州治東 武緣守禦千戶  
 所在武緣縣治西  
 開 崑崙關在崑崙山 永平寨在府十程 合江鎮在府城西  
 五十里 橫山寨在府境  
 太平府 古南寧地漢屬交趾郡號龍江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為  
 鬱州隸邕州都督府其後或置或廢宋平嶺南于左右二江  
 溪洞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南寧連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  
 縣屬邕州建武軍節度元初仍為五寨後置太平路于龍江  
 以控制左右諸洞州縣 本朝改為太平府初治於隆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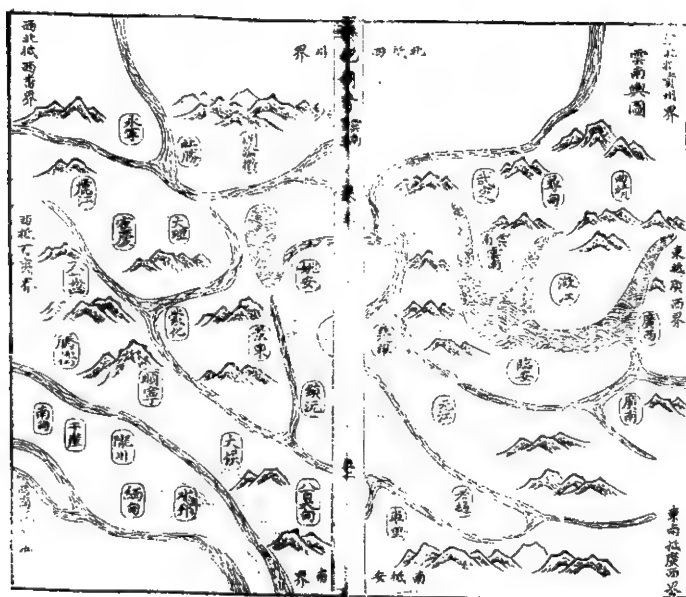
里 上林縣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  
 恩明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恩明州○隸邕州都督府  
 一東至廣安州界三百里西至交趾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恩  
 陵州界八十里北至江州界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  
 六十里至京師九千五百二十七里  
 恩州在府城東 橫州在府城南 西平州在府城西南  
 恩明州在府城西北 上石西州在府城西 下石西州在府  
 城西 恩祥縣在府城西北  
 恩軍民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恩州○隸邕州都督  
 府○宋置恩州○隸邕州都督府  
 前宋隸邕州○唐隸元屬四州路○本朝初因之○宋徽三年改  
 隸廣西布政司○正統五年改為恩恩府○尋改恩恩軍民府○編戶  
 二十里○夫至柳州府上林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四州府界  
 州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南寧府武緣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  
 遠府河池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  
 師一萬一千三百里  
 鎮安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于鎮安洞建右江鎮安軍○梅  
 司元改鎮安縣○本朝洪武二年以舊縣僻遠移建縣城○州改  
 隸安南府○編戶二里○東至向武州界八十里○西至交趾廣源州界  
 三百五十里○南至都康州界六十里○北至恭讓州界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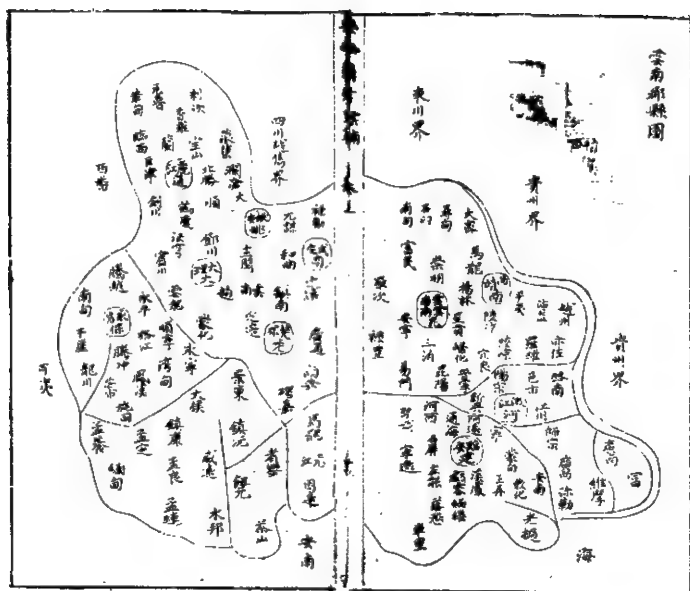
府治至南京七千六百五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  
 泗城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隸泗城州○隸邕州都督府  
 一東至廣安州界三百里西至交趾界一百三十里南至恩  
 陵州界八十里北至江州界四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六千三百  
 六十里至京師九千五百二十七里  
 恩州在府城東 橫州在府城南 西平州在府城西南  
 恩明州在府城西北 上石西州在府城西 下石西州在府  
 城西 恩祥縣在府城西北  
 恩軍民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恩州○隸邕州都督  
 府○宋置恩州○隸邕州都督府  
 前宋隸邕州○唐隸元屬四州路○本朝初因之○宋徽三年改  
 隸廣西布政司○正統五年改為恩恩府○尋改恩恩軍民府○編戶  
 二十里○夫至柳州府上林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四州府界  
 州界一百六十里○南至南寧府武緣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廣  
 遠府河池縣界一百七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  
 師一萬一千三百里  
 鎮安府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于鎮安洞建右江鎮安軍○梅  
 司元改鎮安縣○本朝洪武二年以舊縣僻遠移建縣城○州改  
 隸安南府○編戶二里○東至向武州界八十里○西至交趾廣源州界  
 三百五十里○南至都康州界六十里○北至恭讓州界四十里○

到武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向武州。魏橫山塞。元經四  
 州路。本朝洪武初改置向武軍民千戶所。三十三年。孫所役  
 置州。直隸廣西布政司。領縣一。東至田州府上林縣界五十里。  
 西至修安府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太平府鎮遠州界七十里。北  
 至田州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至京師  
 一萬九百四十五里。  
 富勞縣在州城北三十里。  
 都康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都康州。魏橫山塞。元屬西  
 州路。本朝初因之。尋為夷獠所據。三十二年。復置。直隸廣西  
 布政司。東至龍英州界二十里。西至鎮安府界六十里。南至龍  
 英州界五十里。北至向武州界五十里。自州治至南京七千五百里。  
 十里至京師一萬九百四十五里。  
 龍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龍州。魏太平寨。元置萬戶所。  
 本朝洪武初復為州。魏太平所九年改立。隸廣西布政司。編戶  
 五里。東至太平府界二百里。西至上下陳州界四十里。南至思  
 明府界一百四十里。北至安平州界一百八十里。自州治至南  
 京七千一百一十五里。至京師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五里。  
 江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魏江陽宋置江州。魏古萬寨。元屬  
 思明路。本朝洪武初因之。二十年改立。隸廣西布政司。編戶  
 三里。領縣一。東至思州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龍州界九十里。南

至思州府界一百里。北至太平府界一十五里。自州治至南京  
 七千里。至京師一萬四百四十五里。  
 羅四縣在州城東北。  
 思陵州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置思陵州。屬永平寨。元屬思  
 明路。本朝洪武初省入思明府。二十一年。復建。直隸廣西布  
 政司。編戶二里。東至思州界四百二十里。西至思明府界七十  
 里。南至交趾界三百六十里。北至思明府界一百二十里。自州  
 治至南京六千四百八十里。至京師九千九百二十七里。  
 上林長官司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元魏上林洞。屬細城州。  
 本朝永樂七年。建上林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東至細城州  
 界一百里。西至安隆。官司界二百五十里。南至雲南廣南府  
 富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細城州界一百五十里。自州治至南  
 京七千四百里。至京師一萬八千四百五十里。  
 安隆長官司 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元為細城州地。  
 本朝永樂元年。建安隆長官司。直隸廣西布政司。東至細城州  
 界四十里。西至雲南廣南府界六百里。南至上林長官司界二  
 百里。北至貴州宣慰使司界八百里。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一百  
 二十里。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五里。

叙雲南與國考  
 雲南古梁州南境也崇岡峻嶺激湍繁軒城郭人民夷居十  
 七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瑯嶳沃壤然  
 元安之始交趾全騰地推諸甸瀾滄聯袂家麗曲靖祥登鳥蠻  
 王公侯隄于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紅氏之衆東能江小者眺  
 安北勝影川雲南并以兵力稱藥向背靡常蓋自麓川唯  
 境粗安則沐氏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  
 故諸羅播弄相尋而本邦孟塞亦恃其險遠至今不開悔禍茶  
 在撫綏未竟本邦置制可言蓋滇南北向中州故擬道貴陽而  
 後進所值兵機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遠焉武定之遠焉馬川  
 陸俱存久而緣塞在今日所宜亟謀而萬里探實難稽人則  
 夷情蠢動未為無故也尤不可不慎也





南布政司  
 雲南古稱之南境。馬徽外史。地漢置益州郡。領于益州郡。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蕭政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野南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南。等處宣慰司。于大理。府。于金。本湖。政。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雲南。大理。臨。安。等處。江。廣。西。廣。南。鎮。記。蒙。化。景。東。永。寧。順。寧。一。十二。府。內。諸。地。安。鶴。處。武。之。尋。甸。麓。江。元。紅。七。軍。民。南。北。界。一。州。者。縣。甸。馬。龍。地。郎。甸。二。長。官。司。與。雲。南。宣。慰。司。府。五。泰。軍。民。捕。探。使。司。車。里。木。邦。老。板。甸。甸。八百。大。甸。五。宣。慰。使。司。千。崖。南。甸。龍。三。宣。撫。司。鎮。

廣。南。大。侯。威。遠。四。州。安。布。知。元。二。長。官。司。置。雲南。都。督。府。統。司。領。雲南。左。雲南。右。雲南。中。雲南。前。雲南。後。廣。南。大。理。臨。安。等處。請。京。東。苑。推。海。平。夷。越。州。蒙。化。六。涼。一。十六。衛。金。齒。獨。渡。等處。衛。王。軍。民。捕。探。使。司。宜。良。易。門。安。寧。馬。隆。楊。株。堡。水。界。關。六。等處。樂。千。戶。所。置。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分。普。安。臨。元。金。滄。洱。海。四。等處。雲南。都。督。府。三。司。五。道。于。雲南。府。云。

雲南。府。為。雲南。州。之。界。元。文。井。恩。分。野。周。以。前。為。散。外。南。高。夷。等處。地。漢。置。益。州。郡。領。于。益。州。郡。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蕭。政。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野。南。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南。等。處。宣。慰。司。于。大理。府。于。金。本。湖。政。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雲。南。大理。臨。安。等。處。江。廣。西。廣。南。鎮。記。蒙。化。景。東。永。寧。順。寧。一。十二。府。內。諸。地。安。鶴。處。武。之。尋。甸。麓。江。元。紅。七。軍。民。南。北。界。一。州。者。縣。甸。馬。龍。地。郎。甸。二。長。官。司。與。雲。南。宣。慰。司。府。五。泰。軍。民。捕。探。使。司。車。里。木。邦。老。板。甸。甸。八百。大。甸。五。宣。慰。使。司。千。崖。南。甸。龍。三。宣。撫。司。鎮。





徽州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井光分路 古西南聚族為族

國地漢元封初置會元縣 唐為南寧昆二州地 天寶末漢于雲

州防置昆州此地屬焉 後為魏雲所奪 南詔蒙氏于此置河陽

羅加甸初唐些雲居之 後為魏雲所奪 南詔蒙氏于此置河陽

羅宋時大理段氏析置為三都曰魏雲 曰休制 曰步雄 其步雄

部後居羅加甸 魏雲羅加甸 元置羅加萬戶府 府改置改江

雲南行都 本朝改改江府 領州二縣 四東至廣

州界二百里 南至安南府界九十里 西至雲南府界

界二十五里 北至雲南府界九十里 西至雲南府界

七千三百里 至京師一萬七千四百五十里

新興州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路南在府東一百三十里

河陽縣在府南 江川縣在府東南九十里 陽宗縣在府北四

十里 昆市縣在州北八十里

紫花縣在府南

紫花縣在府南

紫花縣在府南

紫花縣在府南

紫花縣在府南

紫花縣在府南

紫花縣在府南

開 母衣關在府南一百里 安定關在府北一百五十里

紫花關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

廣南府 宋時名特磨道 後智高之裔居之 元至元間立廣南西

道宣撫司 領路城等五州 後宋安路奪其路城上林羅佐五州

州領安寧及賓二州 本朝洪武中置廣南府 魏羅編 兩

州一東至廣西泗城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廣西府界

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古熟野界六十里 北至泗城州界二百

四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九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四

百三十里

富州在府東二百里

廣西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井光分路 古漢國東南境 漢為益州

祥郡 郡地東漢屬興古郡 晉屬寧州 隋屬祥州 唐時東夷為

宋時析為彌勒 順宗二都 大理段氏莫能制 元時內附 魏羅

萬戶 後置廣西路 屬臨安府 西元江寧處宣慰司 本朝改

為廣西府 領州五 東至廣南府界四百五十里 南至臨安府

界一百六十里 西至臨安府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曲

靖府界一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五百二十里 至

京師一萬九百六十五里

廣西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井光分路 古漢國東南境 漢為益州

廣西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井光分路 古漢國東南境 漢為益州

江寧州在府城北八十里 衛州在府城西九十里

鎮江府 古西南極邊地 隋置鎮江府 唐時仍舊 宋時改為鎮江府 其地其後金苗白夷侵奪 其地宋時大理院民安縣復元初

內附屬威遠州 後置鎮江府 屬元江路 宋初洪武末 改置鎮

江州 永樂初 陞為府 鎮江府 屬元江路 宋初洪武末 改置鎮

長官司 界二百里 西至景東府界三十里 南至威遠州界三十

里 北至楚雄府 南至安州界三百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千六百

里 至京師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

江寧府 舊名羅漢縣 地據土著 又名茶藍 唐時屬南詔蒙氏 後

為唐些蠻所據 宋時屬大理段氏 元時內附 尋置茶藍管民官

後改置永寧州 屬北勝府 本朝洪武中 為州 屬威遠府 二十

九年 改屬瀾滄衛 永樂四年 置為府 趙鎮編戶四里 鎮長官司

四里 至四川行都司 界一十五里 西至麗江軍民府界

山州界一百里 南至瀾滄衛 界一百五十里 北至西番

界三百三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千六百六十里 至京師一萬

二千一百里

制次和長官司在府東北二百四十里 革甸長官司在府西

長官司在府北三百六十里

鎮江府 本鎮江之地 名慶初 宋以前不通中國 韓家氏政民亦

不能制 元泰定間 始內附 天曆初 置鎮江府 并置慶甸縣

本朝洪武十五年 仍置府 後省縣入府 編戶二里 東至鎮江府

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瀾滄州界二百八十里 南至定安府界四

百七十里 北至金窩永平縣界四百二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八

千一百八十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地 勇漢改置 建寧郡 治味 後分置興古郡 治律 萬 營二郡 俱屬

寧州 梁時有蠻獠者 據其地 後分東西二營 而由靖為西營

置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置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置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置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置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置鎮江府 舊置鎮江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是分野 漢為益州 郡朱



二百七十里 南寧縣附郭 亦在縣城東二百五十里  
 趙州街在府治西 平夷街在雷州南一百二十里  
 趙州街在雷州東南六十里 陸縣街在陸州西南二十  
 五里 馬龍街在州治北 烏撒街在州治南  
 益州街在北 貴州街在州治南  
 白水關在府城東八十里 保順關在平夷街城北二里  
 宣威關在平夷街城北一十五里 木客關在陸州西二  
 里 石嘴關在陸州北二十里 天生關在陸州南九  
 里 分水關在馬龍州西南二十里 二又口關在馬龍州  
 東二十五里  
 姚安軍民府 本漢國地 漢馬弄棟縣屬 屬東漢改稱姚安  
 蜀漢屬雲南郡 唐置姚州府 以其民多姓姚故名 天寶間南詔  
 蒙氏攻馬弄棟府 安時段氏改姚州 元立姚安千戶所 尋改  
 州 屬大理路 後陞姚安路 本朝改路為府 後又改姚安軍  
 府 領州一縣 一東至武定軍民府元謀縣界三百二十里 西至  
 大理府雲南縣界一百八十里 南至楚雄府鎮南州界一百三  
 十里 北至北勝州界四百五十里 自府治至南京七千七百六  
 十五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二百一十里  
 姚州附郭 大姚縣在府城北三十里  
 守禦姚安千戶所在府城北 姚安中屯千戶所在縣城東

武定軍民府 為貴州之界 天文并荒 分對古漢國 漢屬益  
 州 蜀漢屬建寧郡 隋為昆州 唐屬戎州 都督府 後為蒙氏  
 所據 宋時大理段氏使烏蠻阿剌治此 其後南詔法元漫  
 納夷民共龜守地 以其遠極羅摩為部名 元初內附 置羅摩  
 州 後得仁德于矣二部 更置羅摩路 後管府 尋改武定路  
 本朝改武定軍民府 領州二縣 三東至雲南府富民  
 縣一百五十里 西至楚雄府定遠縣界三百里 南至雲南府  
 羅次縣界六十里 北至麗江軍民府通安州界二百五十里 自  
 府治至南京七千三百九十里 至京師一萬八千二百二十里  
 和州在府城西南三十里 羅勐州在府城東北二十里  
 南甸州附郭 元謀縣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石鼓縣在州  
 西東八里  
 尋甸軍民府 古滇國地 晉魏割蠻居此 魏仲劉溫源 後為  
 名斯丁者奢之共後遂號斯丁部 後諸詔又為仁地部 或云

氏為導師氏氏改稱元初內州置仁德萬戶府後改仁德  
府領馬英歸厚二縣永新改屬軍民府導者二縣入焉  
領偏戶七里東至馬英軍民府界九十里南至馬英軍  
民府馬龍州界六十里西至改定軍民府界一百五十里北至  
四川東川軍民府界一百一十里自府治至南京七千八十里  
至宣歸山為五百二十里

衛大華衛在府城內本宋開守禦千戶所在府東南七十里  
屬江軍民府為青梁州之界天文井元分野漢為越馬益州二  
郡地屬漢屬永昌隋屬崑州唐同之太和以後改于雲為越  
析詔後屬南詔于此置龍水節度宋時為麻些蠻酋聚結之所

縣大聖英縣有元初許平之置茶罕赤宣慰司尋改屬江寧軍  
民府府設羅府置宣慰司本朝改屬江寧尋改屬江寧軍  
民府領東至馬英軍民府界一百八十里西至西番漢  
江二百里南至馬英軍民府界七十里北至永寧府界南  
界界至土十里有南詔至南京八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一  
千七百六十里

通安州府城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蘭州在府西  
三百六十里至許州在府西北三百里臨西縣在府西北  
四百六十里

石門縣在府西三百六十里

江寧民府在西南安控邊之虎唐時南詔蠻氏以馬英為  
度徒句壁蘇張周段等十姓戍之又開威遠等處置威遠  
和從後據其地宋時復置馬英之靈寶居于此後為度徒  
蠻諸部所有元時內附置元江萬戶府後于威遠更置元江  
領偏戶馬龍等屬廣西元江等處宣慰司本朝改屬初改元  
江府永樂初改元江軍民府領長官司一東至北安府石屏州  
界一百一十里西至恩安縣界三百里南至馬英軍民府  
界南至宣慰司界二百一十里北至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界七  
十五里

府城在府城內本宋開守禦千戶所在府東南七十里  
屬江軍民府為青梁州之界天文井元分野漢為越馬益州二  
郡地屬漢屬永昌隋屬崑州唐同之太和以後改于雲為越  
析詔後屬南詔于此置龍水節度宋時為麻些蠻酋聚結之所

縣大聖英縣有元初許平之置茶罕赤宣慰司尋改屬江寧軍  
民府府設羅府置宣慰司本朝改屬江寧尋改屬江寧軍  
民府領東至馬英軍民府界一百八十里西至西番漢  
江二百里南至馬英軍民府界七十里北至永寧府界南  
界界至土十里有南詔至南京八千三百里至京師一萬一  
千七百六十里

通安州府城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蘭州在府西  
三百六十里至許州在府西北三百里臨西縣在府西北  
四百六十里

石門縣在府西三百六十里

千八百一十

勝州在府南三百一十里 勝州土官一保山縣附

永平縣

衛 永平縣在府城內 左右中前後中左右中前後中

前二右二折永平縣東北

北勝州 唐貞元中南招吳平犀始開其地 名北方 號勝河

贊及縣廢些諸重以完其地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大昭顯代以高大惠治此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院北勝州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年改焉州 屬魏軍民府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號成偶 又改名 唐

千二百四十五

署樂向兵官司 本馬龍他郎向羅摩之地 妻名 本朝

武來分置 兵官司 號雲南布政司 東至馬龍他郎向兵官司界

三百四十里 西至鎮沅府界八十里 南至鎮沅兵官司界三百

二百里 北至雲南府界一百里 自司治至南京八千二百五十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里 至京師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五里

八千三百六十五里至常關一萬一千八百一十里  
 涇江安撫司在司城西一百三十五里 永平關在司城東北  
 一百七十里 鳳鎮長官節在司城東二十五里 永元水昌府  
 稅 施司長官司在司城南三百里  
 永平衛在永平縣東北 關周主百九十九丈有奇 洪武十九  
 年寨內有金盔箭石者一 三千戶所  
 關 清水關在永平縣西南 山連關在司城東北七十五里 河套  
 寨 清關在永平縣長官司界內 丁當丁山關在永平縣  
 上關 永平縣北二十里 花橋關在永平縣西南四十里  
 永平關在永平縣東北四十里 關寨在永平縣東北四十里  
 騰衝衛民指揮使司 漢為永昌郡西境即越巂也 麓驪城富王  
 種蠻居之 唐置羈摩州南詔蒙氏九世孫異牟尋取越巂蠻  
 化府其後南蠻徙居之 騰衝衛宋時屬大理段氏元時安南  
 高毅內附尋改騰越州及至厲邊縣後徙騰衝府以順江州及  
 騰越之向古清之保省又號大德路 本朝因之始設永改騰  
 衝守衛千戶所兼金齒軍鎮指揮使司正統間降軍民指揮使  
 司隸雲南都司東至金齒江安撫司界一百二十里西至麻  
 里長官司界三百里西南向司界二十里北至茶山長官司  
 界二百四十里自司路至南京八千六百四十里至京師一萬  
 二千八十五里

開龍江關在司城東七十五里之西峴古勇關在司城  
西一百里

軍里軍民宣慰使司 鑾名車里。倭泥稅務備刺黑角諸蠻雜居。  
自古不通中國。二世祖命將死良言辭交代交結其西部悉降  
之至元中置散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陳路耿  
當孟弄二州 本朝改置車里軍民府後改宣慰使司東王葛  
忽裏界南王波勒書界兩界八百太由宣慰使司界北至布敏  
一司一百八裡轉達于京師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 舊名孟那一名孟邦元立木邦路軍民總  
管府領三箇 本朝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東至

麻六甲府屬 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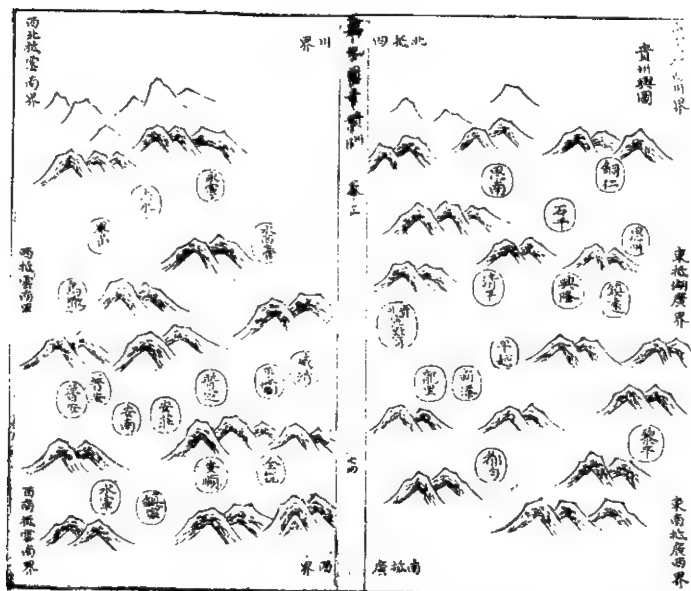
此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南至遠處刺實界而至緬甸宣慰使司  
界北至曼市長官司界自司治至布次司三十五裡轉達新  
嘉坡軍民宣慰使司地名青相城元至元間置雲屯洛軍民總  
管府 本朝改為雲屯府後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東至金沙  
江南至緬甸宣慰使司而近古剎界北至平崖撫司界自司  
治北至布敏司三十七裡轉達于京師

緬甸軍民宣慰使司 古西南夷不知何殺其地有江頭太公  
馬來安正爾蒲甘福玉五城元屢討之後于蒲甘福玉城置邦  
牙等處宣慰使司 本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止緬甸軍民

附川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  
 名八百總稱光初征之道路不通而後遣使招討置八百等  
 盧宣慰司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  
 民宣慰使司界北至孟良府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轉  
 達于京師  
 撫軍民宣慰使司 俗呼曰獨家自古不通中國 本朝永樂  
 三年其酋備方入貢詔置其總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界南  
 至交趾界西至寧遠界北至寧遠宣慰使司界自司治西北至  
 布政司三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定定 爲各酋所元元元元立五定軍民總管府 每二甸設  
 大旗分爲五處宣慰使司 本朝改置五定府編戶五里東至  
 廣遠州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附川宣撫司界北至鎮  
 康州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一十八程轉達于京師  
 孟良南 蠻名孟指自古不通中國 本朝永樂四年始來歸附  
 置孟良府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  
 西至木邦宣慰使司界北至孟連界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  
 八程轉達于京師  
 南甸宣撫司 舊名南宋元置南甸鎮軍民總管府領三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一  
 宣撫司東至金窩江安撫司界南至附川宣撫司界西至  
 千崖宣撫司界北至勝衛軍民指揮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  
 司二十二程轉達于京師  
 關 黃連坡關在司南三十五里 小龍川關在司東北八十  
 千崖宣撫司 其地舊名千賴關曰孫湖關與居之元時內附  
 置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 本朝洪武十五年改爲鎮西  
 所後爲千崖長官司正統間置宣撫司東至南甸宣撫司界南  
 至附川宣撫司界西北俱至南甸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  
 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附川宣撫司 舊名附川地皆自夷所元置附川鎮 本朝洪  
 武十七年移附川鎮至五定宣慰司正統三年其土酋思羅  
 經大軍平之遷至共司十一界置附川宣撫司于附川東至  
 布長官司界南至木邦宣慰使司界西至千崖宣撫司界北至  
 南甸宣撫司界自司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六程轉達于京師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舊爲懷遠蠻所居大理時爲南  
 夷府有元置威遠州一本朝因之編戶四里東至他郎甸長官  
 司界南至孟連界西至孟定府界北至布政司一十九程轉達  
 于京師  
 南甸州 舊名細奴元時內附屬鎮康路 本朝洪武十七年置

澤州編戶五里東至大猗州界南至鎮康州界西至金窩境  
 甸長官司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程轉  
 達于京師  
 鎮康州 蠻名石賊本黑焚所居元時內附置鎮康路軍民總管  
 府領三甸本初為鎮康府後改為州編戶六里東至金窩境  
 界南至孟定府界西至金窩路江安撫司界北至大猗州界自  
 州治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二程轉達于京師  
 大猗州 蠻名孟姑甸夷所居元時內附屬龍川縣本朝缺載  
 二十四年置大猗長官司後改為州編戶四里東至金窩境  
 南至鎮康州界西至澤州界北至順寧府界自州治東北至  
 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紐元長官司 蠻名也元自古不通中國本朝宣德七年撫  
 附置紐元長官司東至元江軍民府界南至車里金慰使司界  
 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州治北至布政  
 司一十六程轉達于京師  
 公布長官司 其地舊曰怒謀曰大姑賊曰小姑賊即唐史所  
 載施蠻也元時內附置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本朝洪  
 武十五年置施路府正統九年改置安寧府官司東至鎮康州  
 界西南俱至隴川宣撫司界北至金窩路江安撫司界自司治  
 東北至布政司二十三程轉達于京師





陽府 為貴州二州之南境。天文參井分野。本西南夷地。宋  
 開寶間置大馬谷總管府。嘉定間移府于今司路。元改置順  
 元寺路軍民安撫司。屬八番領元等處軍民宣慰司。初隸四川  
 行省。後改隸湖廣行省。本朝洪武初。改置貴州宣慰使司。隸  
 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一年。改隸貴州布政司。清領長官司。湖廣  
 統四年。又以貴州衛所轄長官司十三。隸為今領長官司。仁宣  
 三。隸一。東至龍里衛界五十里。西至  
 二百五十里。至京師七千六百七十里。 自府治至南宮四百  
 新貴縣附郭原傳貴州長官司 貴州宣慰使司在府治西  
 北十五里 青山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北四十里 甸佐長  
 官司在宣慰司城北五十里 龍里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五  
 十里 甸納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北七十里 底寨長官司  
 在宣慰司城北一百里 華西營長官司在宣慰司城東北  
 一百五十里 養龍坑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北二百五十里  
 上馬場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七十里 小程番長官司在宣慰  
 司城南七十里 盧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八十五里  
 程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八十五里 拿番長官司在宣慰

司城南九十五里 方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九十五  
 洪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九十里 外龍番長官司在宣慰司  
 城南一百里 金石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里  
 小龍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三十里 大龍番長官司在宣  
 慰司城南一百一十里 羅番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一  
 十五里 廬山長官司在宣慰司城南一百五十里  
 貴州衛在府城西 貴州衛在府城北  
 思州府 楚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以後屬武陵郡。唐為思州  
 地。後改州為軍。夷郡。元為思州軍民安撫司。地 本朝洪武初  
 分置思州宣慰司。永樂中改為思州府。領長官司四。舉靈樹廣  
 威州府。北川界七十里。西至鎮遠府界一百里。南至黎平府界  
 北至銅仁府界。俱二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二百里。至  
 京師七千七百二十里  
 都坪城與漢重夷長官司附郭 都素夷夷長官司在府城西  
 六十里 施溪長官司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 黃道漢長官  
 司在府城南一百二十里  
 平溪關在府城東北三十里 黃土川在府城南二十五里  
 點島關在府城東北六十里  
 思南府 為貴州州。荒僻。春秋戰國屬楚。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  
 漢為武陵郡。地後周屬清江郡。隋置務川縣。屬眉州。唐以縣屬



元末府治遷海川治縣川營奉改爲思思後改爲思思府治思思  
 府城改思思州元思思州軍民安撫司改思思州司隸湖廣行  
 省本朝洪武初改思思州爲思思縣湖廣布政司隸湖廣十一  
 年改爲府隸貴州布政司領長官司五縣一東至銅仁府界三  
 百九十里西至西川播州宣慰使司界四百里南界石阡府界  
 一百四十里北至四川涪州彭水縣界六百五十里自府治至  
 南京四千四百五里至重慶七千三百九十五里  
 水德長官司在府治北步美長官司在府治南思思江長  
 官司在府城東三十里沿河拉溪長官司在府城北二百一  
 十里朝溪黃夷長官司在府城東四十五里婺川縣在府  
 城北二百四十里  
 永勝關在府治東武勝關水關俱在府治內太平關  
 在府治北  
 鎮遠府爲貴州南境爲鑿大田溪洞元初置鎮遠沿邊  
 溪洞招討使後改鎮遠府屬思思州軍民宣撫司本朝洪武五  
 年改爲鎮遠州隸湖廣布政司永樂十一年置鎮遠府隸貴州  
 布政司正統中省鎮遠州領長官司二縣二東至思思州府界一  
 百二十里西至興隆衛界一百二十里南至播州容山長官司  
 界六十里北至石阡府界一百八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千四  
 百里至重慶七千九百三十里

鎮遠府在府治東清浪衛在府東九十里偏橋衛在府  
 界六十里三衛俱隸湖廣都司隸湖廣布政司  
 鎮遠府  
 關東關在府治東北津關在府治北油榨關在府西二十  
 里代溪關在府東三十里竟逢關在府西五十里梅溪  
 關在府東六十里鴉鳴關在府東七十五里關橋關在府  
 西七十五里紫洞關在府西北八十里  
 石阡府爲貴州南境元置石阡等處長官司隸思思州軍民宣  
 撫司本朝永樂十一年改石阡府隸貴州布政司領長官司  
 四東至銅仁府提溪長官司界一百八十里南至鎮遠府鎮遠  
 縣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四川播州餘慶長官司界一百六十里  
 北至思思南府水德江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自府治至南京四  
 千五百里至重慶七千七百六十里  
 石阡長官司附都苗民長官司在府西北八十里葛都  
 苗民長官司在府西一百里龍泉坪長官司在府西一百二十里  
 銅仁府爲貴州南境天文星分野古爲溪洞地元置銅仁大  
 小江等處軍民長官司隸都安衛後改隸思思州  
 軍民宣撫司本朝洪武初改銅仁長官爲永樂十一年增置

分七十里南至黃道鎮長官司界七十里西至恩南府恩印江  
 長官司界二百里北至四川色布長官司界二百六十里自府  
 治至南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至京師七千八百里  
 銅仁長官司附郭 有溪長官司在府西一百里 提溪長官  
 司在府西一百四十里 大馬山長官司在府西二百里  
 烏羅長官司在府城西二百里 平頭若可長官司在府北一  
 百三十里  
 黎平府 為貴州州屬商天受翼軫之餘其地在夜郎之旁漢屬  
 牂牁郡五代時思州四武據其地宋屬湖北路陳洞各授土人  
 為蠻夷官掌之元吳澤鎮守處軍民長官司隸思州宣撫司  
 平朝洪武中仍置蠻夷長官司又增立五開衛以鎮之屬思州  
 宣慰司永樂十年改置黎平縣化二府屬貴州布政司宣德末  
 以新化府省入黎平領長官司十三縣一東至湖廣靖川界二  
 百四十里西至鎮遠府印水長官司界三百六十里南至廣西  
 柳州府羅城縣界五百里北至湖廣辰州府沅州界四百里自  
 府治至南京二千七百五十里至京師六千二百里  
 潭溪蠻夷長官司在府西南十里 八斗蠻夷長官司在府北  
 一百二十里 洪舟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東一百五十里  
 曹洞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南三十里 古州蠻夷長官司在

城六十里 苗山陽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東南一百里  
 綏耳蠻夷長官司在府城北一百三十里 亮寨蠻夷長官司  
 在府城北一百里 歐陽蠻夷長官司在府城北九十里  
 新化蠻夷長官司在府城西北六十里 中林陽洞蠻夷長官  
 司在府城西北一百里 赤溪洞蠻夷長官司在府城西北  
 二百里 龍里蠻夷長官司在府城西北九十里 永稅縣在  
 府城南六十里  
 五開衛在府治東北 銅鼓衛在湖耳長官司西二衛俱隸  
 湖廣都指揮使司 黎平守禦千戶所在府城西南二十里  
 中朝守禦千戶所在洪州洞蠻夷長官司西南 新化亮寨守禦  
 千戶在新化長官司東 陳里守禦千戶所在龍里長官司  
 北屯千戶所在新化長官司西南三十里並所隸鎮五  
 諸葛亮寨在亮寨長官司西  
 井安州 為貴州州屬天文井恩分野古夜郎地秦為黔中地漢  
 隸牂牁郡蜀漢楊武占郡地屬牂牁郡唐武德中置西平州貞觀  
 中改為盤州隸戎州都督府宋氏時為南詔東鄰東蠻烏蠻居  
 之號于夫部其後蠻酋阿宋號諸部尋度于夫部元時內附  
 置千夫萬戶府尋改置普安縣雲南行省 平朝洪武初改  
 普安軍民府隸雲南布政司後改普安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



平填衛界俱五十里。自司治至南京四千八百六十里。至京師  
 八千二百四十里。  
 木衣長官司在步機司東一百里。麻將長官司在安撫司東  
 一百一十里。大華長官司在安撫司東一百二十里。  
 定衛軍民指揮使司。古羅甸國技為羅思德可尉苗蠻成  
 居號黑部元初內附置萬戶改營定所。鎮安順永寧鎮守司  
 安四川屬雲南行省。政府為招屬曲靖等路宣慰司。後屬湖  
 廣行省。本朝洪武十四年置營定所。屬四川布政司。尋置  
 長定衛。十八年府廢。二十五年改置營定衛軍民指揮使司。仍  
 原四川正統三年改屬貴州都司。東至平填衛界六十里。西至  
 安撫衛界四十里。南至金甌安撫司界二百二十里。北至貴  
 州宣慰司界二百七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九百四十里。至  
 京師八千二十里。  
 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古龍服地。宋嘉泰初土官宋永河克服  
 泰新等處。以其子朱勝守之。乃改泰新為新添。元置新添萬蠻  
 安撫司。屬湖廣行省。後改屬雲南行省。本朝洪武四年置新  
 添長官司。十三年增置新添千戶所。屬四川貴州衛。二十三年  
 改所為衛。二十九年改屬新添衛軍民指揮使司。永樂中改屬  
 貴州都司。頃長官司。五東至平越衛界八十里。西至龍里衛界  
 六十里。南至龍里衛大平伐界九十里。北至杉木普界五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三十里。至京師八千六百六十里。  
 新添長官司。附都。小平伐長官司在衛城南五十里。  
 把平寨長官司在衛城南六十里。丹平長官司在衛城西南  
 一百里。丹行長官司在衛城西南一百五十里。  
 蘭谷忙關在衛城東一十五里。覽城關在衛城西南十五里。  
 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古蠻夷地。名黎峨里寨。歷代叛服不常。  
 本朝洪武十四年始置平越衛軍民指揮使司。領長官司五。屬  
 四川布政司。後改屬貴州都司。三十年分清平平定二長官司。  
 屬清平衛。今領長官司一。東至清平衛界。定長官司界八十里。  
 南至新添衛界六十里。西至四川播州軍務安撫司界一百二  
 十里。北至貴平安撫司界一百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六  
 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里。  
 楊義長官司在衛城東三十里。  
 關武勝關在衛城南二里。通津關在衛城西南二十里。  
 羊陽關在衛城東南二十里。  
 龍里衛軍民指揮使司。古西南邊徼。歷代以來。蠻苗各據其地。  
 元始置平伐等處長官司。屬新添萬蠻安撫司。本朝洪武四  
 年。于此置龍里縣。十九年改縣為衛。屬貴州衛。二十年置龍里  
 衛軍民指揮使司。屬貴州都司。頃長官司二。東至新添衛界三  
 十里。西至貴州衛界二十五里。南至大平伐長官司界六十里。

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二十里自衛治至南京四百八十里  
 至京師八千三百八十五里  
 平戎長官司在衛城東南六十里 大平戎長官司在衛城南  
 八十里  
 關 長衛關在衛城西一十七里 龍壁關在衛城東二十里  
 都勻府 古西南夷元置都雲安撫司屬雲南行省  
 本朝洪武十六年仍置都雲安撫司二十三年改民都勻衛軍  
 民指揮使司領都勻等七屯官司屬四川布政司永樂十七年  
 始治七長官司改屬貴州布政司而本衛屬貴州都司無領長  
 官司今限為都勻南領州二縣一東至四川揚州宣慰司界  
 東至  
 二百二十里西至龍里衛平戎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廣  
 西慶遠府南丹州界三百一十里北至平越衛麻哈長官司界  
 百里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七百一十五里至京師八千二百  
 四十五里  
 獨山州在衛城南一百五十里 麻哈州 清平縣在清平衛  
 城 前自長官司在衛城南七十里 邦水長官司在衛城西二  
 十里 平流長官司在衛城西五十里 平洲六洞長官司在  
 衛城南一百一十里 合江州陳索湖土長官司在衛城東二百  
 里屬獨山州 豐寧長官司在衛城南二百二十里屬獨山州  
 平定長官司屬麻哈州 樂平長官司屬麻哈州

都勻衛在府治  
 平定關在府城北二十五里 威鎮關在府城四十里  
 平定衛 本營設西南夷地元為順元等路宣慰司地 本朝初  
 為貴州宣慰司地洪武十五年于烏撒軍民府地置烏撒衛十  
 六年統改置軍民衛隸貴州都司東至赤水衛界六十里西  
 至烏撒衛界一百里南至水西界香螺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四  
 川芒部軍民府界八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六千三百九十里至  
 京師九千五百六十里  
 關 善敘關在衛城南五里 木橋關在木橋山二關 老鶴關  
 在衛城南三十里 七星關在衛城西九十里  
 東至  
 清平衛 本貴州宣慰司地 本朝洪武二十一年置威清衛屬  
 州衛二十三年改置威清衛衛輝使司隸貴州都司東至貴  
 州宣慰司界十里西至平遠衛界三十五里南至金筑安撫司  
 界八十里北至水西鴨池河界九十里 自衛治至南京四千九  
 百四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六十里  
 安莊衛 本元永寧鎮寧二州地屬奢定路 本朝隆慶五年  
 年置安莊衛衛使司隸貴州都司領千戶一處至永寧州  
 界一百九十里西至安順州而堡長官司界一百二十里南至  
 安南衛界一百四十里北至貴州宣慰司界三百里 自衛治至  
 南京四千九百二十里至京師八千三百里

開雲鎮守禦千戶所。在衛城南五十里。  
清平衛。古西南地。歷代未列郡邑。本朝始開。其地置清平堡。

孫改置清平衛指揮使司。隸貴州都司。領長官司一。東至四川。

播州宣慰長官司。界六十里。南至平越衛界六十里。西至平越。

衛楊義長官司。界五十里。北至龍南寨界三十里。自衛治至南。

京四千七百里。至京師八千二百里。  
清平縣在衛城南一里。屬都司府。平定長官司在衛城南六

十五里。屬都司府。  
關。鷓鴣關在衛城南一十里。羅冲關在衛城北。羅冲山。

平壩衛。古西南夷地。  
平壩衛。古西南夷地。

東至威清衛界四十五里。南至金龍安撫司界四十里。西至普

定衛界三十里。北至蒙定地界三十里。自衛治至南。東四千六

百七十里。至京師八千五百里。  
關。烏鳴關在衛城南二里。

普市守禦千戶所。古蠻夷之境。唐元和中置萌州。元為永寧縣

地。本朝洪武四年。屬四川永寧安撫司。二十二年。改地當滇

貴之要衝。置普市守禦千戶所。隸貴州都司。東至四川永寧宣

撫司界一百里。西至永寧安撫司九姓長官司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赤水衛摩尼千戶所界。北至永寧衛界。俱五十里。自所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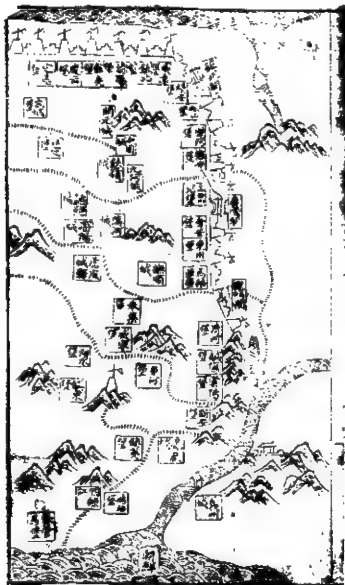
至南京四千八百八十里。至京師八千二百五十里。

輿地圖書卷四九  
海島程遠生可止  
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海防遠大計古初以遼東大寧宮  
府大同甘肅寧夏為六鎮益以蔚州榆林固原為九處每邊各  
設重兵以統大將則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縣以總尉無事  
則重地防守有事則將勇滿腹形兵力可備且固矣無何雷  
事失策西河漸斷大寧宮西蔚州通三岔河塞而遼東河套  
石陝右警西河漸斷大寧宮西蔚州通三岔河塞而遼東河套  
一隅也用是然則九邊則于後無有志倚導者被國而河套概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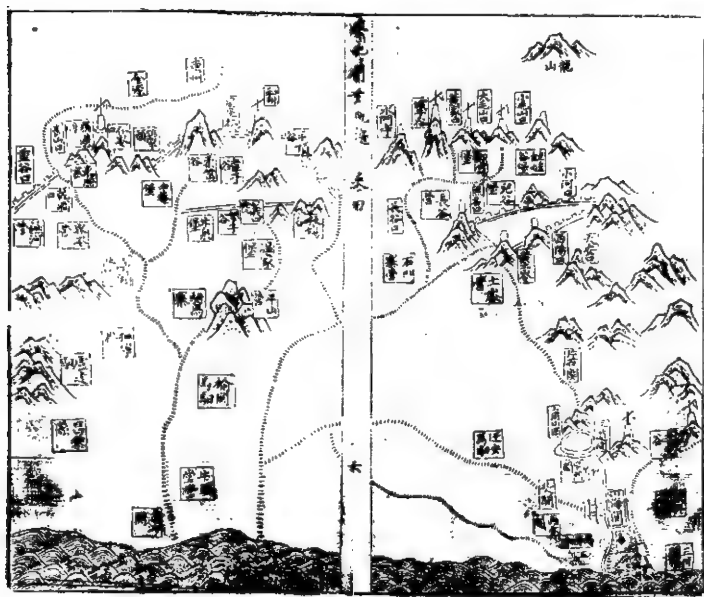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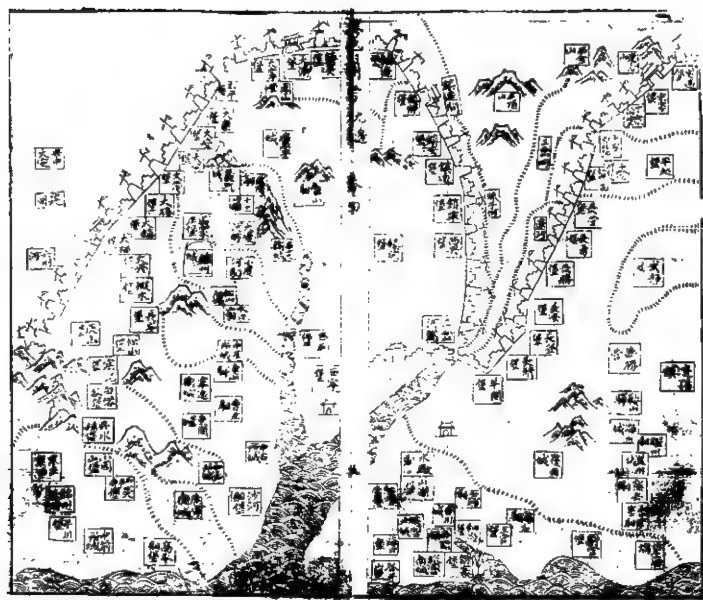
圖案 經略 元混 一 漢 宋 至 遼 海 西 京 河 永 延 襄 萬 里 中 州 遼  
 陽 大 谷 塞 中 戰 代 以 上 北 地 望 武 寧 蒲 河 西 山 川 壯 列  
 鎮 兵 帶 甲 六 十 萬 據 大 陰 以 制 誘 矣 威 德 安 初 遼 東 宣  
 府 大 同 延 綏 四 鎮 總 設 寧 夏 甘 肅 蘭 州 三 鎮 奉 命 文 武 大 臣 鎮  
 守 統 轄 之 又 以 山 西 鎮 總 統 取 偏 頭 三 關 陝 西 鎮 總 統 取 固 原  
 亦 稱 二 鎮 遼 為 九 邊 弘 治 間 設 總 制 于 固 原 隴 屬 陝 西 鎮 嘉  
 靖 初 設 總 督 于 偏 頭 關 隴 屬 山 西 諸 鎮 又 設 總 督 于 蘭 州 隴 屬 嘉  
 東 鎮 成 嘉 靖 初 設 總 督 于 偏 頭 關 隴 屬 山 西 諸 鎮 又 設 總 督 于 蘭 州 隴 屬 嘉  
 偏 頭 關 隴 河 務 西 北 大 唐 之 郡 守 在 東 勝 阿 塞 之 郡 又 有 榆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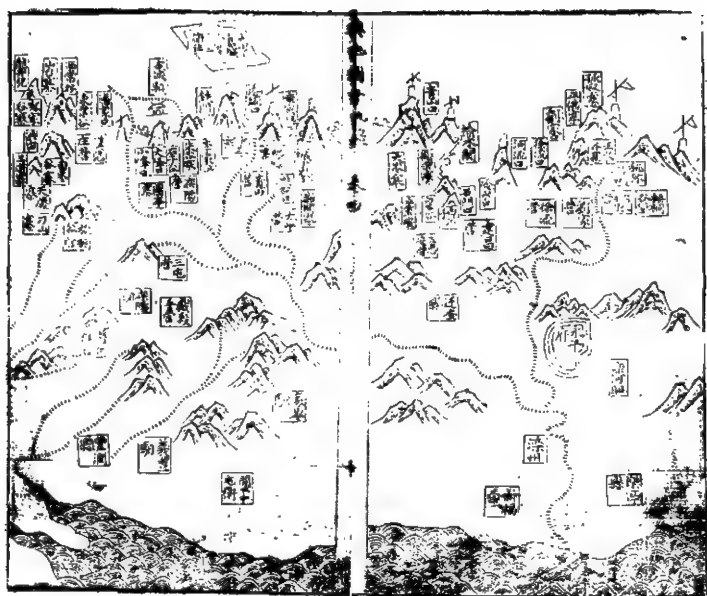
原缺第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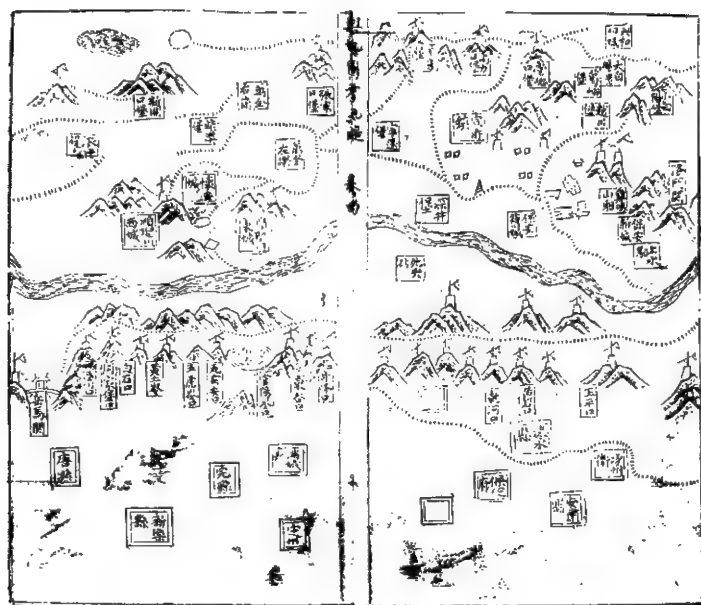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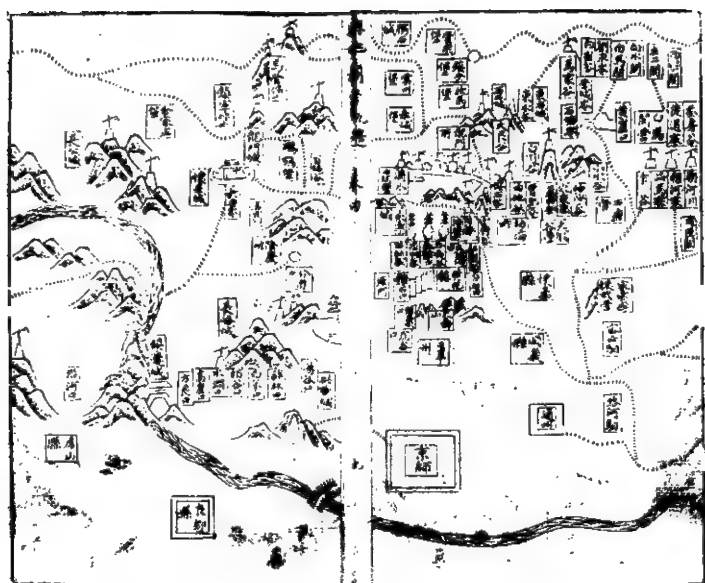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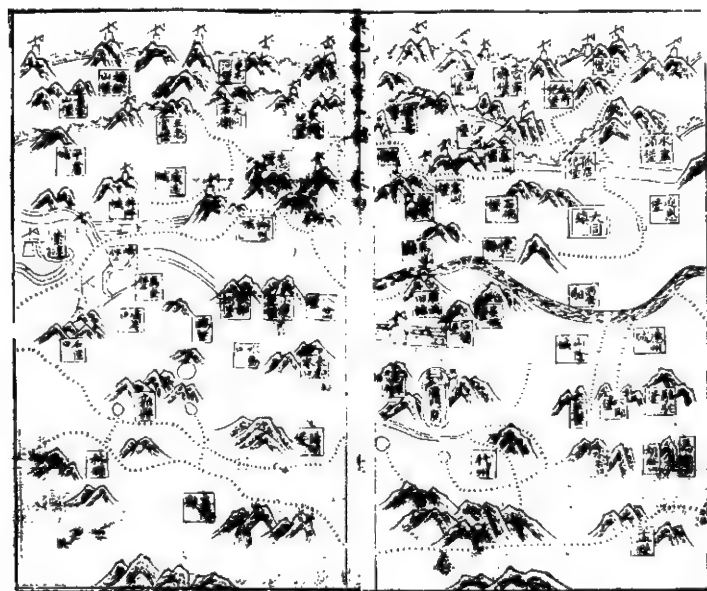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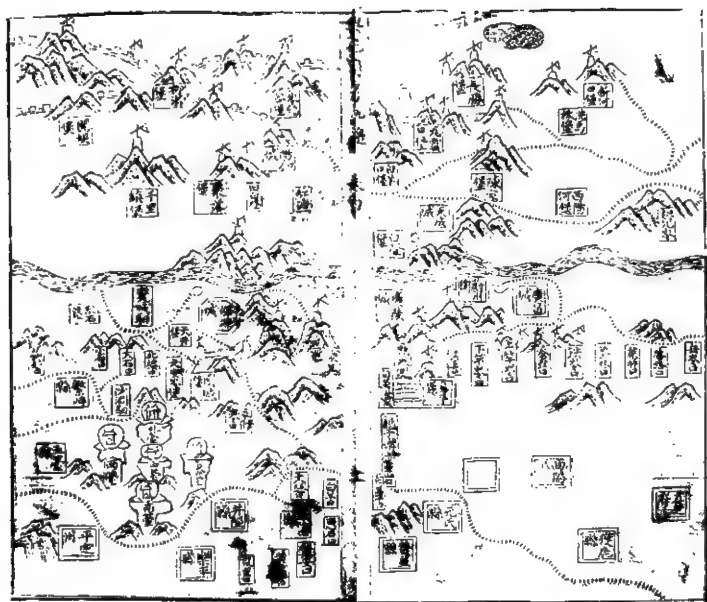
光 邊 形 勝 自 東 至 西 綿 亙 萬 里 凡 險 阻 扼 塞 城 堡 營 壘 不 備 如  
 列 圖 則 有 志 疆 場 者 何 能 一 披 索 而 曉 了 乎 中 是 以 既 列 諸  
 圖 于 前 而 後 詳 圖 于 後 欲 當 事 者 以 覽 觀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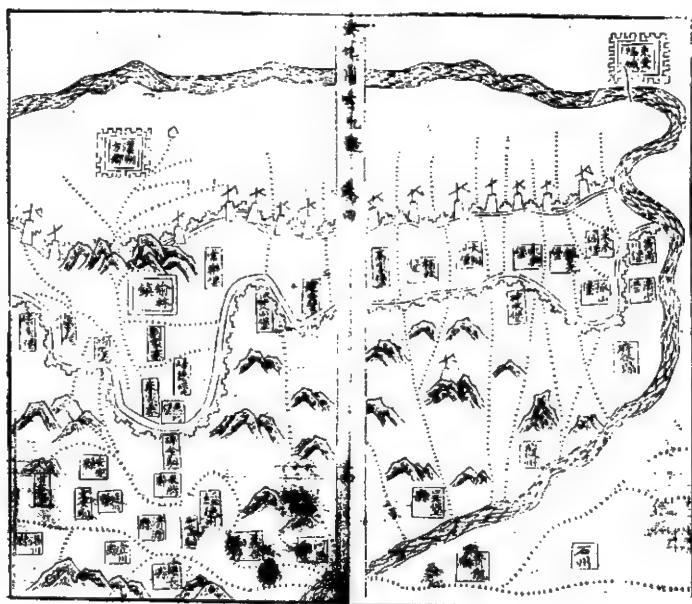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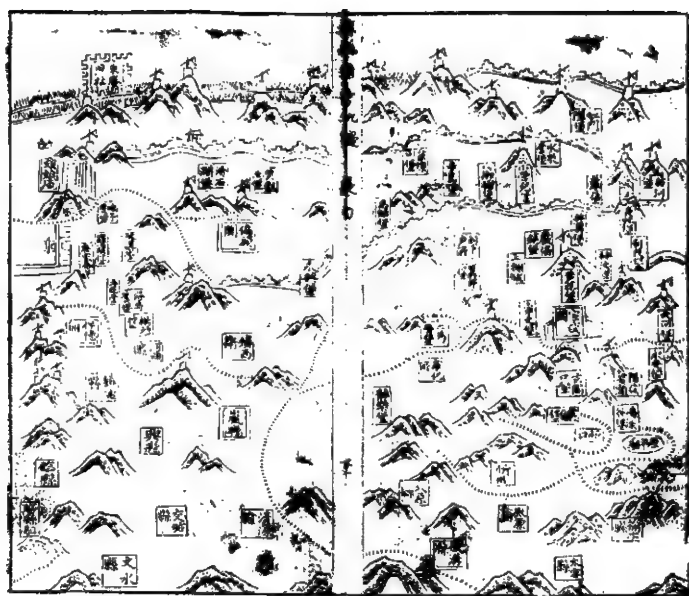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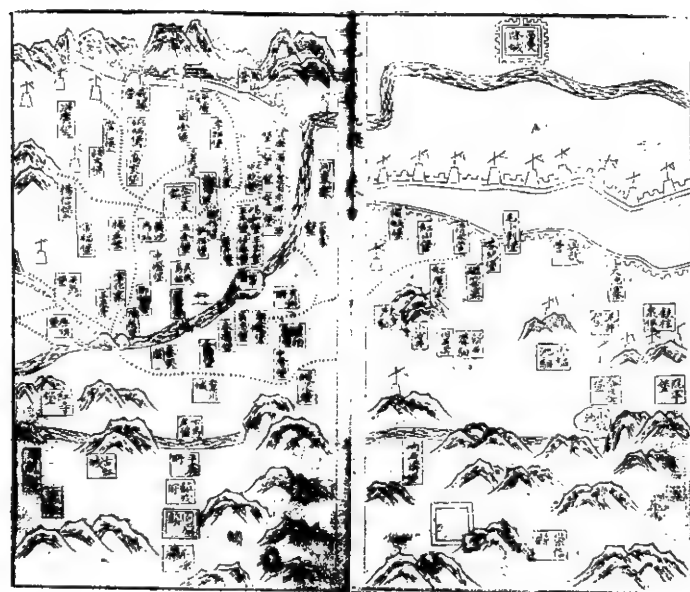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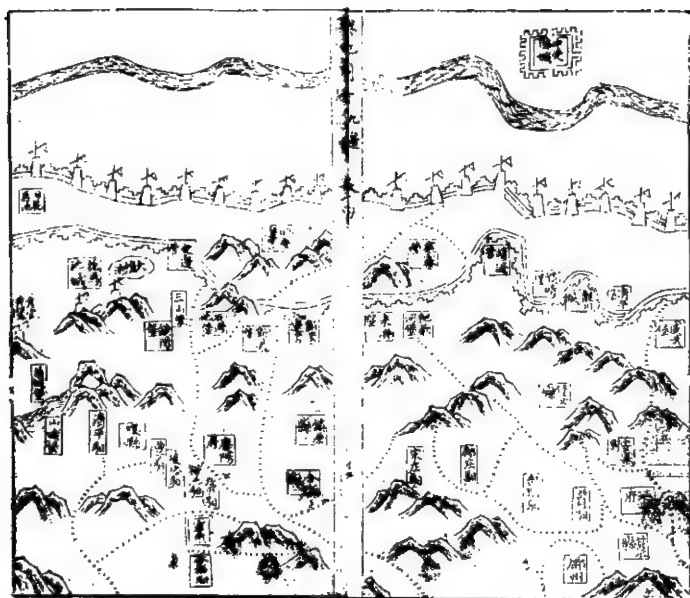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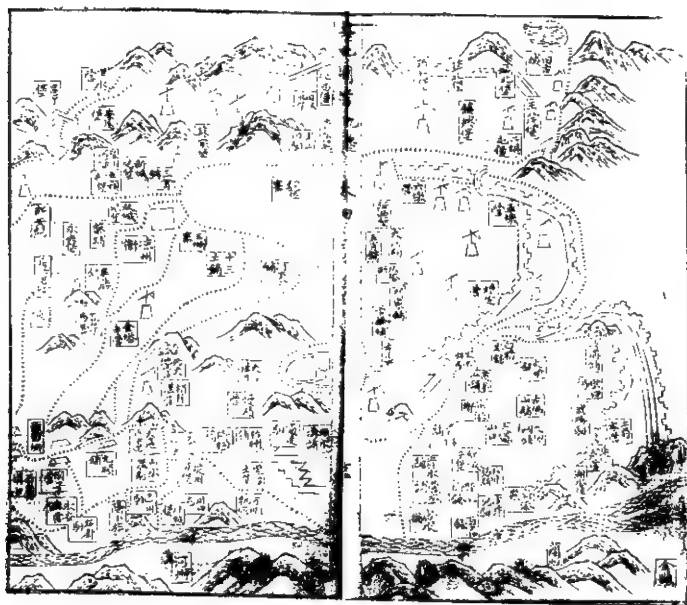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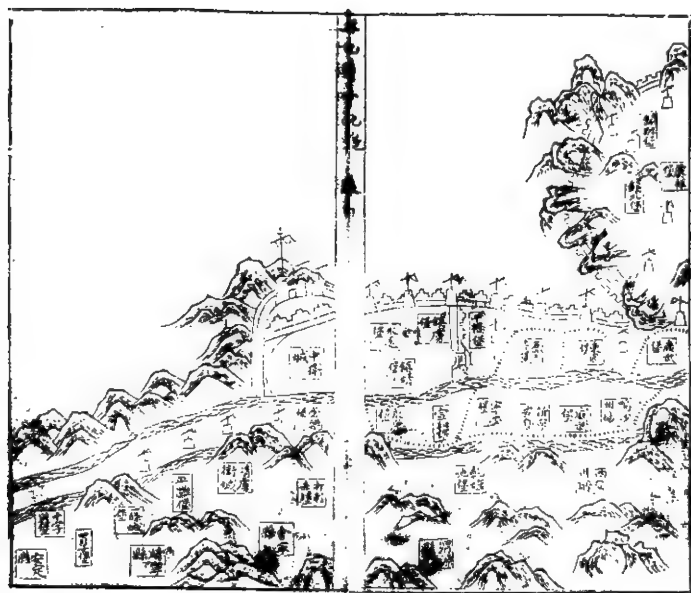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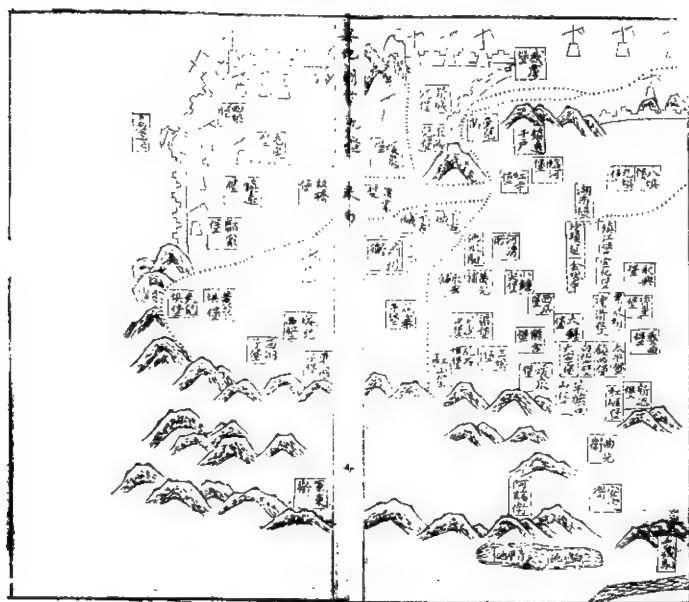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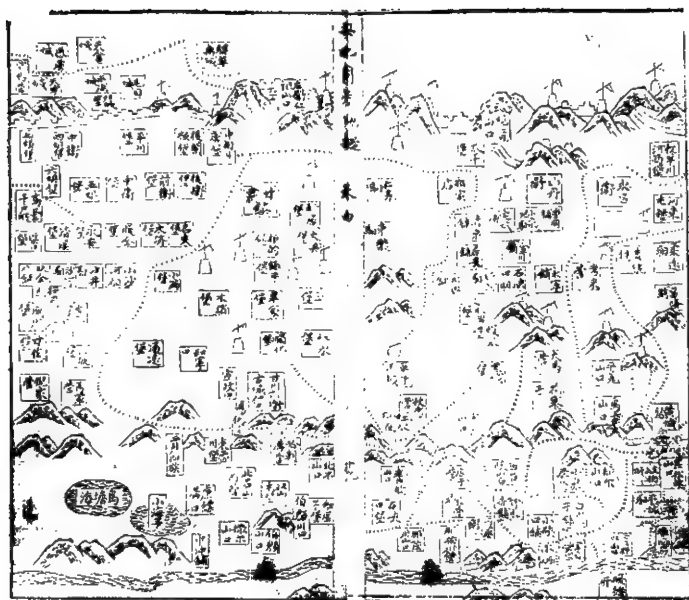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齊魯以西北為青州。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口。北至開元城。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即據我朝。蓋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關元設安撫。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楊。徐。秦。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道貢。事。結。為。約。各。成。藩。籬。是以臨場無遠。北之憂。顧東北。消。患。屏。藩。食。不。奉。財。糧。難。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遠。北。竊。發。威。多。著。大。衆。入。寇。則。亦。難。安。故。遼。東。美。稱。與。諸。

遼東

夫  
按遼東自東海所起。西至蔚鎮。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王。安。學。郭。落。住。牧。自。嘉。靖。間。虜。入。大。肆。剽。劫。遂。制。掠。無。時。遼。人。不。務。耕。牧。況。遼。國。朝。鮮。蹂。躪。海。東。時。起。且。建。青。接。壤。大。肆。倡。優。尤。可。慮。也。

遼陽城 義州城 開原城 廣寧城 寧遠城  
海陽城 錦州城 石鎮城 中固城 清河城 金州城

建武考

按今女志即金餘事也。金以前據陳載之備無元。金以其地

置軍民為戶。同別分為三種。曰建州。曰野人。而建州定居中。雖其地

最要緊。其地有長白山。建武年。置軍民。置周八十。里

南。以爲防。其地北。以爲混同。以其人。知耕種。皆居於食。飲。有

年。永樂元年。野人。前長來。建州。海而。應。建。後。置。建

州。等。衛。所。城。站。地。而。共。二。百。六。十。二。置。都。司。一。曰。兒。干。以。統

之。官。其。前。自。都。督。至。縣。撫。有。蓋。唯。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是。建

州。海。而。定。每。歲。以。十。月。給。放。入。貢。仍。設。爲。重。關。庫。城。當。是。時。建

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擇。家。奴。皆。以。有。功。備。姓。名。片。各。出。四。書

恩。以。釋。家。奴。口。率。頭。也。而。釋。家。奴。弟。猛。等。不。從。亦。以。內。附。改。名

領。毛。博。衛。軍。都。督。同。知。及。子。兄。弟。毛。龍。子。時。此。建。州。之。始。大。也

宣。德。四。年。滿。住。赫。也。子。時。入。朝。充。宿。衛。不。許。正。統。初。建。州。衛。都

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哥。兒。弟。兄。弟。子。童。童。逃。之。胡。雜。得

失。亡。其。鄉。則。稍。遠。焉。時。書。舍。弟。董。小。嗣。爲。建。州。衛。指。揮。止。何。凡

建武考

文。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畢。綱。遣。使。招。諭。稍。歸。所。據。嚴。禁。然。七

姓。之。氣。諸。苗。多。虎。子。孫。夫。其。助。勦。不。得。官。以。合。人。入。貢。賈。賂。大

減。更。失。望。董。山。姓。毛。博。海。西。諸。夷。盜。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

督。武。忠。任。諭。檄。董。山。獨。廣。寧。專。誅。之。命。都。御史。李。東。曉。將

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揭。其。寨。捕。斬。首。虜。過。當。禁。撫。順。清。河。縣。防

諸。堡。連。檄。日。嚴。夷。稍。創。邑。歌。而

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兄。察。後。復。得。得。獲。從。叛。者。視。先。也

適。既。一。官。諸。夷。復。貢。顧。時。以。報。董。山。警。爲。辭。作。來。惠。若。察。工

會。大。靖。江。直。方。停。功。用。事。巡。撫。陳。錢。揣。其。意。詔。言。建。州。廣。建。結

海。西。各。縣。屏。蔽。突。懷。欺。宜。大。發。兵。創。大。砲。以。意。索。快。象。象。象

帥。暗。立。行。繫。防。之。頗。有。新。獲。論。功。永。博。被。封。賞。而。夷。盡。構

怨。恨。入。楚。掠。係。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張。然。煩。動。失。居。大。之。其

前。完。者。充。貢。馬。入。謝。許。之。諸。衛。後。來。貢。請。襲。如。故。少。入。電。述。正

嘉。慶。塞。工。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事。漸。熾。赤。谷。步。入。寇。巡。撫

史 72-481



諸果其以張子意則難示雖取山澤無幾亦難守得  
 之時故前日富荷歲實案其開案亦有發其後至其子已相  
 傳庸煉案為校檢梅臺其案未敢言言示朝家使逐傷材  
 官蕭子玉傷都督衛命問故子玉盛其儀及東臨廣境荷  
 不都迎子玉大極嘉慶天使儀臨而大都督不出是序  
 皇朝也將歸問罪故前問之恒然屈案雖既道左供其甚豐  
 子玉大喜相與書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前從容對本部之  
 案猶天朝五教也五教有不登之年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  
 年來花疎蜂死是以不供泰枝花端陳熟野樹當復貢市如  
 初此項事耳何煩聖恩厚賜子玉正鬱而出到別處從馬上拍  
 掌中制書以授數句  
 子玉肩笑以汝乃遼陽兵糧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耶  
 我非不解殺汝奏之  
 天朝以厚耳為我致意撫臺後無再作許事子  
 玉獲獲西奔撫臺聞之閉門數日中獨每事賠笑逸入安得  
 此再輕侮之心哉  
 已未年人咸云故蕭若飯一日嘗粥二盞者曰實者虛之  
 也未可信蕭人亦以荷是食為喜迨劉德戎破蕭寨五穀滿園  
 用故蕭故詐請事賴此  
 叔蕭破清河先一日其子蕭與張德戎夜飲極語兩朝之子忽  
 叩張榻戎云屬勳案品止是而壯心不已假命張德戎元戎

何樂樂之極我時已陳直歸中國威撫蓋揚已幾二子微笑而  
 別明日驅貂來車數十乘入成紹像窮而軍容見因入陳城門  
 進入諸縣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遠以後破之陽破廣寧之  
 先預在中國謂叔首盡以善戰善攻除則聚府太半矣  
 按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子私役于叔前二給之銀監紹卒  
 後而歸叔滿十五六金叔蕭掠錢無所用之市精如山欲歸者  
 買銀三兩今盡力買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買受者致腰背盡振  
 次城破之日叔前驅之而歸不必以不辰始也

荊州

荊京師左輔也我

大祖既遷胡元建即古會州之地設大軍都司管州等衛而封軍

王與遼東宣東西並列以為外邊又命親國公徐達起古北

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

神謀此達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元良哈都達內附過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

寧都司于保寧兼置普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

之授官置衛今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

為藩籬即朵顏泰寧諸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是隔涉靜援

駐也關考九

絕矣元氏以前屬心異服地方寧定俱令都指揮或都督于香

峰口家等處鎮守餘放別無多官土土之夷頗開三衛為也

先密迺乃密都御史即來寧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叅將

等官而夷情亦更計不同然而未敢萌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

楊文舉墮因燒荒接殺無辜遂蒙遷起正德以來都落既繁朵

顏獨盛陽順陰謀累肆侵盜范當則會求添資把兒孫深入虎

窟動解崎嶇遠北恐孤中在存陳乾紀釋旗以重兵前後臨

邊他可知矣故三將夷情難與往日例論鶴航所賦不待智

而知黃花鎮鎮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河間等衛之歲空名無幾

此其平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關塞亦為無此亦

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既元國舊故道尤

為虜衛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壑則激水易決都御史洪鍾雖曾

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壘數十令其得完轉

不時水陸應援可以久享嘉靖口三衛入貢之路極實諸費欠

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漢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漢以其

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為純練夫遊擊之名謂居中

突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間之何期未去燕河營參將

止五十里而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為臂負且掣肘乎愚

嘗謂劉銀在令當盡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劄其遊

擊也關考中

擊駐三屯營皆燕河馬蘭家寨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

入建昌為一參將則燕平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

所以防字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開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

當其害若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宜之關責有

攸歸其後得誰援又本鎮鎮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

耗之餘所存草關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糧之七益募土著之

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譟選將練兵足食明法由突徙薪之計不

可一日不講也

當寧者從從周初長久之計唯在區三衛據舊制似守外邊

若事勢難為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務得據險要

平寧之西山外江經流其自山之險若修築外曰不我  
 據其險有地可耕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此守有五十里  
 不有以役哉  
 內港諸山險處亦多但山外築授易上山空水道處而每年舉  
 修要二次皆辟石乾砌避水則樹常通即平都御史戴金旌持  
 山外可禦授之處勢崖壁山頂以內蔽合蒼林木仍補砌  
 山口水道使連並如城亦如陝而各邊之制更添整壁以備防

守此亦至計  
河朔之六邊聖朝自開元歷典中大家抱紅螺修獨石以建諸室  
則有金大龜直抵于鄆勢如乘然有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  
建之艱也永樂初有劉江之役元象吟嘯遂以典中大家與  
之望大家都司子保忠子愛紅螺白雲之北而失墜返寄錦  
義李前集峰三北盜與白羊以遠居屬自延宣府左臂受樹盧  
龍窮促倭愈之然而嘆嘆  
興陵亦作常嚴作候夫夫不復興中大家則寧前一盤地耳有潮  
河可善岸口以窺盧龍則寧一盤地耳有黃花羊窺則北則  
落度震焉矣當是錄者其面金龜

按荊州自遼東遼水起而至宣府一千餘里外者祀無弗祀  
都等郡落往牧喜晴中虜入古北口徑薄京城前始稱靈鎮今計規模之略大軍出喜晴立爲錦州全  
日邊惟前遼爲急  
寧西失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備師  
以銀福餘而往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舟師進于小  
陵此一定之畫也唯喜晴口祭額三衛出入之門尤紫要  
極衝古北口石門塞居庸關山海關喜峰口  
橫嶺城石塘嶺渤海所鎮遼城黃花鎮白草口  
八達嶺  
次衝 宣雲城 建昌營 三屯營 昌平州 華華城

次衝  
 通州城  
 涿州城  
 三河縣

夏商考  
宣所古建州之城泰溪為上谷郡石晉以後海濱軍要者燕  
四百餘年我  
太祖盡徙其民于開內號其地為宣府置萬全都司其地東據  
永東北據獨石南據紫荆關東南據居庸關西據松兒嶺西南  
套順聖川北據西高山西北據野狼嶺  
周初常忠武王收唐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  
驛東則涼亭北河東林黃崖西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松州威  
遠明安限寧西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舉唐更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雪曰滅此殘唐  
世宗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遠境可永無事矣後太  
宗既以興唐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雖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  
石蓋地蓋三百里上木之茂獨石八城皆嚴嚴旋收復而宣府  
特重矣宣府山川險峻地險而狹分屯建將格于他處是以氣  
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才四百里饋餉所寄要不可知北  
路獨石為第一帶也雖陸路然營阻長安營居難極下中路之  
寄峪大白陽齊遠諸堡西路之紫溝洗馬林馬全諸城高路之  
東西順聖府稱唐衛營原在馬東路永寧四海沿及龍門所則  
三偏窺伺之地而四海沿上通開平大路下通懷柔要地  
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要害時異

有不可不為之謀蓋亦若曰補長城盛饒饒之  
乃近年參將都戰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開山王經前漢  
乃近年參將都戰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開山王經前漢  
漸不可現况伊遜大同平月冒梁可不慮哉是故有撫之將  
其大計矣至于邊儲一節則負外揚守撫所論益得權宜之術  
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撫曰嘗聞私治中宣府各城粟  
變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余則止數月耳余  
版種存尾驛傷地稍為寬阜或家佃佃以馬當然則飽歌騰騰  
也然要浮而後見幾遠錄故懷乃至此極賴  
則威靈能保無事設遇如先火薛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圖計者不  
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  
宣師保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它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制所已試者亦一時極湖狀失之方云又按遼軍月餉法曰折  
色者六月本也者六月在遼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  
曰本折間定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米稼未登粟價騰  
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因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  
平則因與之折銀則始與之本也當其場頭也銀一錢或止易六

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所缺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況而後且至死也欲奇其死饑之節不亦難哉記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歲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撥買之外復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羅三四萬兩俱制儲之每歲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而進支持者勿勿唯騰踊之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撥買者補償仍制儲之如此則士得寢惠而所肯亦非其難即有大慮急徵發旁千發急亦有所濟矣以歲例之急移而司計者所當謀求云

按宜府自崇化鎮起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外係黃台吉等部邊界自永寧西接治遠西抵西陽河為大同界

東陽河而西城下南山為山西界若皆堡而西唐偏頭德州為晉界若皆堡而西又轉南而東應雁門抵平朔關而西而東為保德又東北為順天界應高陽白羊抵居庸關北為大同界內除故府城長安城重浮圖峪內倚諸關外增事垣山之今為縣城見而守固矣

延平 獨石城 萬全右衛 龍門所 新河口 洗馬林 蔚縣 次 宣府城 永寧城 龍門城 萬全左衛 長安城 順聖川西城 懷柔城 延慶州 蔚州 城 廣昌城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廣川川唐李勣為西設險故多大黎之寇初投大同府分計代五分東西中三路而平虜城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時稱要害蓋虜南犯則應諸城而之也東則天城陽和為入順聖諸城之衝而平廣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當腰出秦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遠已失二邊之內葉為王庭機軍驕情驕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設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朔則則崇今第一義也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廣川川唐李勣為西設險故多大黎之寇初投大同府分計代五分東西中三路而平虜城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時稱要害蓋虜南犯則應諸城而之也東則天城陽和為入順聖諸城之衝而平廣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當腰出秦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遠已失二邊之內葉為王庭機軍驕情驕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設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朔則則崇今第一義也

大同考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廣川川唐李勣為西設險故多大黎之寇初投大同府分計代五分東西中三路而平虜城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時稱要害蓋虜南犯則應諸城而之也東則天城陽和為入順聖諸城之衝而平廣西連老營堡與偏頭關近當腰出秦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遠已失二邊之內葉為王庭機軍驕情驕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設高山聚落之成是宜當增以人事言則正朔則則崇今第一義也



者是當以聯河南山脈運多不足為慮  
足食之非則外發輸專官糧矣各無策矣  
在各處拾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

三關考關今大同榆林間

偏頭關武州門自西遼東三關並列而盡黃河東流大  
鰲太東北境要客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唯山西重鎮而  
鰲之北安房係馬院達官境念多安塞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  
受國恩臣服効力用無它志但同木源性習而在勢終與合款  
三關鑿城所係非輕與空大並拆重鎮  
皆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遠與和開平相連通為一邊

身資西寇復設偏頭寧武雁門三關十八隘口乎內以為重險

往平東勝關平寧宇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關平堡失  
三關獨當其衝時無駐紮之處防宇尚易弘治十年以東勝  
駁余中地勢平曠偏頭關通遼黃河集家坪帳羊園子地  
方皆奈膚渡口往來踰險歲無官司保障為難今三關要害難  
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新峪口陽方口石口尤急河所  
渡口雖同嶺尤急尤急故今之急城唯在偏三關之險  
擇將帥尤非易積勞以雙溪入之門戶廣山西安而盡捕之  
地無警矣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是機事所見者  
伏傷殺死之不服而貴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色色之謂大同

撤山西之兵防禦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新築之險  
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結沒太僕寺之民壯數  
千盡為除弊此不唯國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啻夫夫親尚幸  
廣府守雲中尚給士卒軍軍吏無所不至廣遠府限就水草積  
止人自便是以保用其眾以制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宜其  
若此者乎若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宜其  
威不章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殺之則威之不勝  
而思之不成完成駭悍之習能親尚幸願其眾之變由今之  
近取今之兵稍磨大精新因以兵要吾不知大同所練也  
按大同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平頂六百四十餘里外

德明義王符把漢那吉拉力克等部軍佳牧大同東南為蔚州

東為渾源州西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  
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北皆廣地德寧府門位制代州  
所以防其入經制宣大往劉都州所以便其進  
在與和天威一路宣分守瓦窰永加白平鵝峰之險在左右二  
衛一路宣分守黑山華皮溝平心見見河之險在平虜老營一  
路宣分守雲山紅門之險  
柵衛平虜城威遠城右衛城大同城天威城  
雲石城鎮山堡  
次衛陽和城朔州城鎮虜城鎮遠城

廣慶城 馬邑城 應州城 懷新縣 平遙縣  
 梅山 西鎮自大同下角山起而至延絲縣連一百餘里外像城  
 義王等郡舊佳牧  
 初屯戍要安唐往牧高遠外騎大同為藩隸內峙三關為屏蔽  
 素少邊患嘉靖中唐龍太原始設兵鎮守治偏關開導移治  
 寧武隆慶初唐陽石州唐掠尤慘防禦甚急近者款貢寧雁老  
 之關稍得休息  
 任衛 老官堡 北橋口 偏頭關 河曲縣 寧武關  
 雁門關 奇嵐州 保德州  
 次 山 西 鎮 石 州 代 州 平 朔 關

今林氏之役總之粟米脂魚河等處于外與秦晉漢唐入  
 於秦晉兵之不及而通唐時從漢馬威紀九年唐師史  
 系子作建統使鎮騎林堡樓院既築內地遂安邊備起資甫  
 川以至定遠營長五九千二百餘里連順為堡樓拔河套之口  
 外鎮龍山溪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勝矣彼時唐少過河軍士游  
 胡牧秦內蓋四樓探圍獵之利地方豐庶鮮雜騎焉自唐據套  
 以來邊禁漸廢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  
 容五穀不通貨賈于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秦矣弘治中有敗  
 走貴秦改而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為地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  
 德中侍郎馮濟又改三所本稅盡為折色自是軍用頗裕  
 米珠草絳之語況有昂貴新軍而糧太薄尚在額內支給又邊  
 邑凋殘災傷所免及拖欠者獲百有餘萬馬得不用至于今  
 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饑饉災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  
 漢忠義法死無怨言服勞甚戰唐所棄糧乃今年日糧將不  
 一飽傷哉傷哉脫有幾慮窺知唐費四重兵屢境及客兵紀年  
 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  
 孤軍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糧薪之火猶傳煤屑之戲豈知  
 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不食無事何益  
 況今糧法已壞最耗之計失在官糶買一粟費兩子者豈只



易巡河之役為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後警備也故警備時耕  
牧而各自為守後此役漸廢至咸化七年唐連奉擒獲逆猶  
不敢駐牧八年榆林陷築東西中三路燒荒家散而不耕耕至  
咸通五年河守增設清屯田兵然併無家散而不耕耕至  
弘治十三年唐前大藥水一套駐牧以後不能河套逐  
失諸者謂強河套也唐易而守河套難地廣人稀故也  
沿河套西迴三面阻河土地肥饒可耕初近陝西榆林堡東至  
山西榆林堡西至宁夏城唐定襄趙元吳時據以立國唐  
三受降城于其北每相去三百里是為唐時之勢以守之元之  
東勝州又在受降城東

周初分設夏勝衛即受降城北址倚據河北以衛秦中戰軍警  
勝城一營望則平沙漠見數百里而唐西發不離隱與城  
相犄角而吾我遠人降屯耕秦中成軍之守不暇者亦得警  
于秦至秋陝河水整合唐或伺而入然防東勝兵路塞牙更  
疏引去有宜德正統間漢失控制以東勝地苦寒轉餉遠又游  
被唐寇連徙東勝于延綏于是唐始頻渡河犯邊都督王順乃  
築榆林城創路邊一營望收臺增至二十四所則營稍裕以  
通寇警秦中唐犯延慶猶不伐漢人天順初有阿羅出者結  
仇知思前為寇掠我邊人為警軍自知秦所處入唐秦中  
已石仇知思前復阿羅出併其衆推滿唐為河神而無仇知

志蘭為大部已滿魯難後魏仇知思前連兵擊嘉牙等時  
出時入未敢守據也至咸化初有李羅惠者捕獲逆黨居秦  
中時率眾而犯榆林西犯寧夏掠懷慶至于周原時唐在秦  
內而我軍之守延綏寧夏都賴在其外既以西北人攻偏南  
背受敵于延自隰山至訖馬池十五百里自訖馬池至馬橋五  
百里與寧西兩難逐葉寧夏外險矣之寧南河矣時張者欲大  
敗師拔套虜驅之出外沿河東城堡抵東勝使民耕守其中待  
師者感難心謀不行巡撫余子俊請徙延綏治所于榆林築  
城連墩為堡據絕河套之口遏其侵掠  
延徙之類以稍寧公憂唐之唐矣後有火竊者故小正子  
也周才也

都雲弘治中帝嘗高子小正子遂小正子相繼殺有太師亦不  
刺者殺小正子而大正子遂居秦中殺其後小正子長子阿  
不倫居河西而自無公爾倫兄弟阿著其子阿著其子  
兵曰古爾次曰倫次皆殺多知都漢畏之于是率眾逐火  
而吉爾遂駐牧套中倫遂殺開原初為勢甚時中二唐  
家強後吉爾病死子不不獲牧套中時張督侍郎曾統以議殺  
套故賊自後知套之漢水有或斯  
按榆林自崇山以西至夏夏鎮遠一千五百餘里外係吉爾家  
部居住牧且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時及難親在邊  
城五十六迤若塔懷九十二而守食而難親親親親親親河

一唐源泉河榆林得無空周  
 柳樹 之通營 柳木堡 清平堡 鞍山堡 榆林堡  
 清水營 波羅堡 魚河堡  
 新營 懷遠堡  
 秦賊河而東焦家莊 海羊園子 其要在偏關附東勝城  
 在偏關關西北地倚居界山東勝與上受降城相存也東勝  
 不守偏關關因以虛

卷九

七

寧夏考  
 寧夏亦朔方河之也即古夏州也南北朝舊縣地夏凡五  
 建魏晉郡于此唐宋初寄李德遠趙元昊創縣居夏其地據  
 朔方之險焉中國志甚矣今三邊既為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  
 適當襟襟之地也  
 同初民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捷其民于陝西九年提設寧夏等  
 五衛于上驛東南非黃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  
 唐二渠引水灌田是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唐  
 賊與魏無時而花馬池塩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遠與武營  
 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裏之路唐居登中朝夕窺伺終歲無寧  
 刻矣  
 咸以以前虜患多在河而自虜據秦以來而河東三百里則更  
 為缺衝是故寬平則則花馬池塩川則則花馬池之東  
 聖州等處則清水營一者是其徑矣渠塢臺守始自巡撫徐達  
 謀此千古卓然之見而後制楊一琦王瓚唐龍皆嘗增築更益  
 敵臺足禦發矣顧兵家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蓋人據地利有  
 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周原為堂奧崇石為至花兒窩為第三門  
 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城已入大門則堂奧與  
 門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處也秦劉  
 以以前虜位奈不常間有違戩不入者莫寧寧

東地關考

卷四

今唐澤脫羅渡數萬立齊紐年住案安為巢窠處處皆知  
 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處為花馬池一帶通其利步之險進  
 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廷軍固皆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審等之  
 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寨道為總制居之分屯  
 重安于清水武興等營各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  
 鐵柱永等處水草大點雲建墩堡此不唯得扼先制之計東  
 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當山陰營也凡營於水草易居花馬池東  
 南一帶則使往來諸寨更守處有水非易計十五年則莊襄  
 略三處于諸莊子等諸處是莊城堡一併大築則各據守賊無  
 自易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洪武以來肅出入河套往來升平亦自賀蘭山後取道通濟  
 統雄收後遂以山前通衢趙曉局為文樂之計故由此不巳  
 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堡直出山外有警即開易于  
 通地今亦廢矣或又曰赤木倫峽等口舊唐燕石固塞防守有  
 人今亦未然是以莫之禦膚也夫敗軍法背六陣也當開成化  
 中敗軍法重無奇者焉是以遠近知畏地方少寧弘治中太平  
 滋勝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第耳今寧夏大機屢矣而舊將  
 要然無事之各邊無不蒸者以不可為遠近痛哭流涕也  
 北佳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亦不遠矣

東地關考

卷四

蓋八十里一何易也自原新塢一連官軍外邊縣令  
 道內山地竟無嗣後則莊襄修後外邊黃河衝州軍鎮長民  
 一道以載秦唐唐前安今當急愈三而民利益雲若謀者一  
 重是乎若山南作壁以還西來之寇得之矣中計亦在兩隅  
 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營窺情者然有之乎計故云云自  
 賀蘭山至西至鎮藩內哨漢武舊地全棄之矣果如兩西城  
 中則莊襄靖周中衛俱安枕矣  
 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為同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其長  
 一十五里舊各口各有開牆三道今棄地廢不修以數大營時  
 入搶掠甚為失計

此間張家堡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伏山峽口兩山相夾黃  
 河經其中誠塞上一勝地也自唐極恭而後築塢壘守然一便  
 沙漠寇路新橋頗易入營拿掠環慶和平則清營鐵柱泉小  
 塩池為捷徑又有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州亦易是故先制  
 之計不可緩也  
 極標平屠城清北營花馬池  
 成勝玉泉營廣武營靈州

原在寧夏之南離六近番胡要客之地然東西可明觀榆林  
 西向可以顧甘肅是以邇來總督終應駁制手此若銀堤延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郡武帝開以新匈奴之舊地蓋肅州即漢金城郡通渭而西歷紅城子至涼州古張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即建康縣山在焉匈奴地也漢時失之曹家曰亡我邦建康我六事不著亡我邦時使成婦女無甘州之西歷高臺驛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至嘉峪關為沙赤斤苦峪以至哈家羊處即漢張掖郡與前四驛地也供饋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馬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遼東驛為自莊浪坂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驛古曰

形之中自涼州坂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或北連胡漢經制長策自古已難況茲開版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之且哈家甘肅驛驛諸衛領地

國初於志順王成化以來儒士上奏者候從之議至厘累數之餘七略盡書之卷先之人身不自待健令復國豈解用乎此一難也候從之計晚論不從必煩廢計虛喝說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有漢入不毛而能為全與復者乎此二難也往建康案以兵制諸夷為善策也今不能棄之何益是故哈

容者昔者漢區今為他處東之帝孫雖在焉然其家轉徙之哀已長子孫身事異國道我以難處無樂天之義其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從二也

累朝以哈家之故勞費萬民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寶以焉中國不可一日無哈家也今日當全舉明日棄建康今日還金印明日還城池聲之以來哈兒舞弄在手假令今日還哈家快報事縱當何為乎以為存遼有哈家也則主待中國書之而後取之既為不能則哈家猶舊也遼國開規奇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從三也赤斤蒙古安定必先爭衛赤斤中國海赤斤爭衛破于上赤斤安定爭衛破于下海賊何不聞為腹懷後而

初之于哈家子當從四也傳于六者之則哈家可獲不可獲宜從不宜從同此之如當破聚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利於遼北連遼東據而海疆屬焉為西南患則謂已許內附身因其收弱而棄之顧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去快東南番安官之夷耳唯土魯番自而犯甘肅已來累年毒害斷不可長居牧海上之虜置之哈家道境結以恩德而許土魯番北制見制以千載一時也如有成婚即令贖馬城之資何不可議若祇思別起注而人思遠也注于沒云矣心區則而不知窮虜易用親今日自報而海廣虛河何如耶朝以康康得實用借虜地為千城防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海廣虛康得實用借





[illegible]

以富制窮非  
固安設之矣館擇大庾子弟為譯字生習聽受語傳主撫賞比  
海戰前故為虛文及寇難相創與實不攻等平通之誤知人無  
知誘之需然姚之會館初各懸機調平繳銀稍矣可誰何若將  
不收失恩之屬通夷簿者擇撥譯而使之持者斥不與平提詞  
而今春略泰將駐遊開江賞事咸望彈逐膚必復心所竊憤實  
事而擇心之於此以漢方有事俄調是來其來一而末也查  
故京崇文門外城內西門外廣平街而設漢調被衛此措置非必  
弊也然駐兵甚多無遊之款不足擊拒屠狗之輩有此元費  
以募土民彼此交誼可謂統土著以深安與者此也秦長城

天下騷動今萌北倚慕遠無克期將更款諸軍士疲周子宮  
城之法五十步須丈夫四十人連稅齊推戰行樓不  
亦其今大鎮延行路可千里而兵不滿十萬欲臨險取  
虜衆大舉折衝通行誰能扼塞不如省此冗費以設地險易  
設險凡諸坎井率克用皆成而存孝慶特果手就緣今于水口  
要隘分作五段修築地鋪之法以興屯田一草也又蘇洵論兵  
有正奇伏三道如箭鎮之策則正道也古北口奇道也苦花  
林伏道也胡虜入犯必有路跡外則置水草內則伏兵設奇  
夾千里之地勢難尺寸而命必扼在咽喉而所謂省工役以歸  
地險者此也夫東西之隔三令五申而卒不開前田十千之盛

者誠而無利。軍士苦之而不勤行也。子粒微收，歲不及數，督租  
愈嚴，南畝餘苗，刈蕪而租益難辦。月傭口稅，又非直道。迨迄抗  
餉，糧已空出，幼穉教作吏為奸何所不至哉！一倉七軍，集家  
痛楚，若覆月機，而以子粒予軍，耕種而入，彼印私之用事惡德  
有部，衛官不降，差操軍有餘力，而有餘利，數年後身相，豈然  
業必衰。然遺使和輯之法，精細備矣。遠遼永無虞兵，兩端舉之  
田以足，漁釣於此，而於戎子成立間，以探沃曰：貴莫重于商，軍  
莫需于閭舍富室之人，庶斯氣義助海甸，斯民知預傷援，有為  
急而我時為聞者，夜不旋之屬也。直報唐書，成唐故是者，而  
明言伏恐通報者曰：晴明哨寄身虛定制分于虜反賊，賊陷

今錢將輸不他宜飽款超難而士卒疲弊細破胃荷行充以態  
 故事者將吏刻刺裁也竭其射則不將鋒刃貫切竭其力則不  
 得殺督射以射其技故荀用乎更汰冗權良公論將先仁臨而  
 機材者類言斯能之雄而輕振之雄然無公論將先仁臨而  
 徒智勇孫子論卒亦稱擊兒之樂使焉而不知安明已如果  
 知其可忽其言不察哉今請以吏治通之軍法特鎮需陞降者  
 充其色也荒然軍士苦樂以為最休之樂與解軍之樂  
 故寫遠始復蘇子張夫無餘脫而宛不難投石過取買乘  
 陳又世世安坐慶廣餉書何為然時諸膏以捕虜創膏滿以  
 未定錫結半段強生器廣鹿不擇亦何強及遠故遣無情帥則  
 前刻地則削地則士安樂士安樂則範城守範城守則起二起  
 起者出而戰而勝守必同矣所謂禁我帥之戰則若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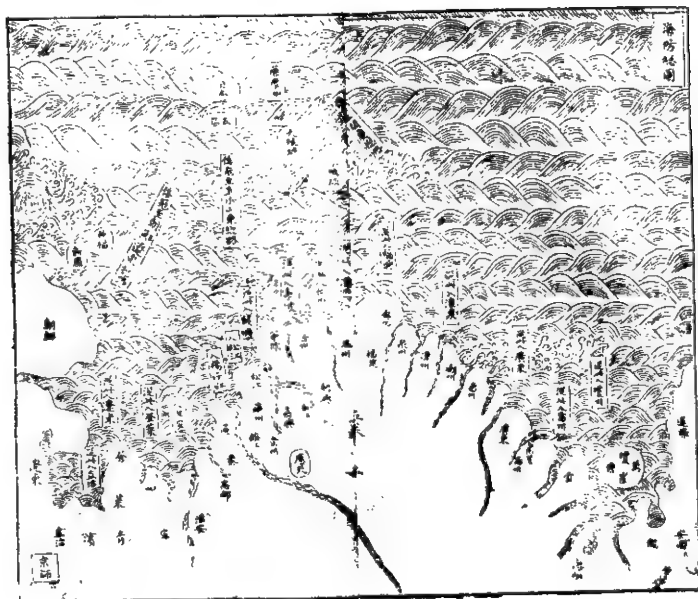
輿地圖書卷五

海防圖生可生辨

男之道 跋

海防圖後  
輿地志略曰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嶺山島為首為南皆阻  
東北隔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戶已入可  
文圖國約七千餘里西橫一丈北望耽羅渡到樂浪及帶方  
島約一萬二千里周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其地有五疊七道  
以列諸郡附庸之國百餘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  
千多皆不踰二萬在遼東遼西諸州其首道自浙明州衛經  
其體傳歸延京師

東國方輿勝覽卷五



倭奴考

倭人自漢通中國。始於元。元武宗中。元二年。使人。稱大。夫。光。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王。師。升。等。獻。止。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雲。開。倭。國。大。尉。年。無。主。子。半。弱。等。年。長。不。嫁。事。見。神。道。能。以。好。感。哭。于。是。共。立。為。王。倭。王。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言。治。觀。景。初。二。年。倭。王。主。大。夫。難。升。來。等。斷。廣。陵。郡。永。許。京。師。朝。見。天。子。親。乃。以。公。印。紫。綬。封。為。親。王。難。升。來。等。延。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轡。管。賜。優。渥。自。晉。及。隋。實。使。不。絕。唐。大。宗。貞。觀。五。年。遣。使。入。朝。者。給。其。通。詔。有。司。無。洵。藏。貢。道。新。州。刺。史。葛。仁。表。往。諭。與。王。事。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遂。所。新。蘇。永。初。其。五。考。德。即。倭。有。年。難。升。元。句。難。通。中。國。復。稍。習。夏。青。遜。倭。名。更。號。日。本。以。國。造。有。爵。水。而。名。之。也。或。云。日。本。乃。小。同。為。倭。所。併。故。習。其。號。宋。雍。熙。元。年。遣。僧。希。辨。來。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失。食。無。入。貢。後。倭。國。事。未。未。詳。似。其。來。則。口。聖。德。日。而。行。十。萬。里。之。波。海。難。生。顯。化。風。而。東。則。數。千。里。之。山。海。易。通。何。其。速。也。似。其。歸。則。一。言。一。解。台。州。之。境。至。秋。達。本。國。之。邦。又。何。其。速。也。而。德。二。、。及。建。興。泰。初。則。舊。邑。始。素。然。特。使。伯。葉。迎。然。則。其。國。境。雖。去。所。未。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達。建。興。或。其。所。往。之。詞。與。自。是。而。後。仁。其。來。者。所。傳。也。元。遼。趙。良。嗣。住。謁。既。餘。水。犀。數。十。艘。

倭。之。所。遣。使。來。遠。北。朝。武。宗。二。年。遣。人。趙。珠。律。等。同。命。僧。九。人。隨。稱。臣。入。貢。是。年。五。月。前。沙。鉢。寇。犯。我。永。嘉。等。處。始。于。閩。海。數。備。倭。官。五。年。遣。使。去。趙。用。入。貢。則。州。皆。碑。石。崇。文。中。書。省。以。林。贊。曉。請。日。本。三。年。遣。使。去。其。用。貢。物。為。寇。務。文。中。書。省。以。林。贊。曉。請。日。本。三。年。遣。使。去。李。松。水。回。林。贊。乃。借。其。兼。甲。百。餘。名。同。僧。如。瑒。計。資。巨。燭。內。火。藥。兵。器。凡。至。而。唯。庸。受。說。逃。斬。并。贊。放。趙。州。以。贈。通。好。臣。絕。其。貢。獻。終。洪。武。之。世。閩。廣。登。萊。俱。遭。寇。掠。時。都。督。劉。江。守。遼。東。十。七。年。倭。入。王。家。島。傳。火。舉。江。津。矣。直。入。聖。海。島。布。仗。請。山。下。斬。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而。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顆。獻。俘。一。百。五。十。七。名。封。慶。寧。伯。永。樂。二。年。貢。并。輸。花。遼。賊。二。十。人。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于。鄭。界。鄉。蕭。章。倭。黨。寇。一。人。能。飲。一。人。上。疏。盡。行。募。殺。給。與。勳。命。官。道。安。為。十。年。一。貢。如。過。期。以。紀。慶。諭。正。統。中。倭。奴。入。對。大。肆。焚。劫。宣。治。間。寇。貢。相。繼。正。德。六。年。鄭。氏。宋。素。卿。叛。所。夷。人。交。通。番。官。開。戶。之。民。爭。起。之。嘉。靖。元。年。三。月。使。僧。瑞。佐。來。貢。仰。等。凡。百。餘。人。船。一。隻。及。驗。辦。物。人。讓。道。等。遂。于。城。中。擄。甲。攻。瑞。故。事。夷。使。以。先。徒。為。序。市。舶。中。官。橫。恩。受。索。卿。則。先。素。卿。宗。設。愈。故。相。攻。幸。寺。等。語。

費無萬計。司農日夜憂。不給兵。不可也。使倭係遠。有朝辭。則非數萬客軍。所能破。若朝鮮鮮能自立。則統于契丹。寇害自失。而自後。今日亦當自加。其不可王也。戰事驟。日久遠。在異域。宜易禁。制萬一不戰。則是倭患之。幾更上一卷。其不可六之古者。天子拯諸侯之難。不過元戎十乘以先。行而令乃欲竭中國以衛夷。我其不可也。防者之。一。則。原。開。時。辛思受。餓。刺。郭。子。弟。欲。款。請。饒。無。故。生。下。敵。幸。之。其。不。可。國。蒙。江。浙。水。兵。微。歷。營。四。故。事。行。之。則。水。利。可。興。水。可。通。海。運。亦。可。漸。通。而。倭。至。自。有。傷。失。又。京。東。海。面。雖。闊。而。每。入。犯。

也。圖。營。海。防。卷。五。

之。日。則。自。揀。頂。亞。萊。州。給。五。六。百。里。背。山。成。而。合。浙。寧。全。珠。

順。至。萊。州。海。中。大。島。甚。衆。皆。金。人。嘗。設。二。十。州。縣。若。萊。南。水。

兵。設。為。衛。所。而。即。以。其。堅。固。子。難。為。行。舉。逆。善。近。擊。倭。入。即。

則。兵。難。消。而。不。擾。餉。不。益。而。自。克。外。不。失。捍。禦。之。宜。內。可。

我。之。入。何。藉。于。潮。鮮。何。懼。乎。日。本。當。書。上。會。事。如。松。提。督。

命。下。刺。議。已。決。而。用。兵。不。解。倭。以。創。去。而。中國。亦。廣。廢。勞。

費。矣。

據。倭。陸。不。能。與。北。兵。角。者。騎。不。若。也。水。不。能。與。南。兵。角。者。舟。不。

若。也。故。南。當。扼。之。于。海。北。當。殄。之。于。陸。扼。之。海。則。沿。海。島。嶼。宜。

廣。設。衛。所。而。今。及。某。人。辨。說。者。徒。藉。口。

國初厲禁不知 國初應民內向之意未堅杜以陸倭以掠中國  
 故湯和統之今二百餘年漸林厚德雖不背向後可同論  
 乎北方利用望宜廣開水田查介商為良似築堡戍守倭至即  
 以去官羽林時賊之蔑不勝矣  
 又倭 國初東海浦邪等團無而廣澤州等鄉戶保之能逃  
 海為生者甚計  
 太祖命南雄侯福壽上督戶部人每為水軍勿使為東海倭寇  
 也自後正統年間海寇陳寬聚眾為亂勅提督海東道王勝招  
 撫為軍自今倭寇雖息而海濱不虞之徒猗時有聚當嚴捕竊  
 盜以絕其支遁而捕之尤為又恐其生走胡走粵之念宜獲  
 妻也則皆論防 皇上  
 萬皇招徠水軍舊制隨身貨物客其則數但收其船為哨船用其  
 稅為哨軍舉行出除操練其稅客似充實地方獲寧消江之費  
 可以寧石富事者亦無患之

鄰御史翁大立海防說  
 今日海防之要唯有三策出○海○會○哨○使○入○海○者○得○上○策○也○  
 報○守○毋○使○登○岸○者○中○策○也○出○兵○列○陣○使○進○賊○者○下○策○不○得○  
 已○而○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需○金○布○信○地○見○兵○於○乃○水○  
 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呢○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總○楊○北○  
 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制○總○兵○統○兵○鎮○之○自○吳○淞○而○北○為○劉○史○  
 河○為○上○港○又○東○為○索○明○廳○七○了○而○西○為○白○茆○港○為○福○山○又○折○  
 而○西○北○為○揚○合○為○江○為○均○江○又○西○為○天○河○為○國○山○好○荷○無○師○  
 可○居○利○于○水○戰○臣○所○擬○有○兵○船○昨○晚○以○把○總○即○統○以○指○揮○而○又○  
 以○用○以○迎○兵○把○總○駐○營○前○沙○會○哨○于○江○北○美○洲○將○兵○把○總○駐○  
 劉○竹○箭○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署○江○海○之○文○筆○  
 于○揚○合○所○以○倚○水○戰○亦○既○家○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多○  
 砂○磯○賊○可○登○岸○兵○難○消○身○非○逃○練○步○兵○騎○隊○壯○守○以○出○中○策○不○  
 可○也○今○自○吳○淞○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川○沙○  
 而○南○為○南○洲○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洲○而○西○為○資○村○所○  
 把○總○練○兵○一○枝○守○之○資○村○而○西○為○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  
 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蘇○松○易○及○首○尾○制○應○宛○然○常○山○地○勢○也○柘○  
 林○而○西○為○金○山○衛○西○後○作○浦○東○堡○柘○林○而○西○為○柘○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  
 擊○將○軍○一○百○純○領○馬○步○遊○兵○往○來○巡○視○則○北○可○以○援○松○江○而○西○  
 可○以○援○乍○浦○矣○

海防總論

按日本國西臨海。乘風入寇。不可不測。其大凡東南風。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來。此其到犯廣東。則犯福建。正東風。則必由五島。居天堂官。而視風之便。則北基。則至島。沙門。分縣。或通。非山海關。門而犯。或由舟。東北基。則至島。沙門。分縣。或通。非山海關。門而犯。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犯。昌。開。犯。台州。犯。東。風。則。李。而。聚。下。陳。錢。分。縣。或。由。外。山。之。南。而。犯。臨。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款。東。南。也。則。犯。淮。揚。分。縣。若。王。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廣。陽。天。津。耳。倭。奴。入。寇。之。略。也。倭。入。寇。恒。在。清。明。後。

前。此。以。候。不。常。晚。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重。傷。倭。風。亦。有。東。北。前。馬。十。月。風。自。西。北。來。倭。不。利。故。防。汛。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我。海。上。之。兵。既。有。章。程。經。路。莫。不。悉。其。沿。海。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南。直。隸。陽。登。萊。遼。陽。光。是。四。防。勤。如。廣。東。備。禦。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守。志。剛。之。安。容。標。三。路。之。上。將。則。松。林。為。最。其。東。莞。大。鵬。成。上。氣。皆。散。前。味。門。寨。丁。洋。奸。狡。不。敢。恣。瀝。西。路。有。廣。海。衛。守。寧。海。防。所。或。其。擬。哨。待。敵。則。屋。門。寨。門。等。無。敵。亦。不。敢。停。運。三。路。有。備。庶。來。自。可。高。枕。

福定守禦。其水寨則有五。曰。洛興。曰。南。曰。峰。火。門。曰。甸。山。曰。小。堤。我。守。洛。興。守。夏。門。則。泉。州。無。門。戶。之。慮。我。守。南。山。下。北。可以。通。南。交。湖。外。之。街。南。可。以。阻。渭。州。之。堅。之。突。既。要。道。也。秦。以。來。移。其。寨。子。前。四。古。了。地。方。南。日。奔。而。不。停。今。若。據。守。南。日。定。便。計。也。峰。火。門。水。寨。永。樂。間。既。棄。去。唯。守。松。山。寨。而。以。羅。江。古。鎮。羅。浮。等。除。縣。懸。海。外。今。官。非。羅。浮。沙。嶺。北。中。三。水。寨。與。羅。江。古。鎮。而。有。照。略。東。應。福。州。之。藩。籬。似。有。得。銅。山。水。寨。我。以。銅。山。古。鎮。而。有。之。兵。分。守。南。寨。雲。蓋。寺。馬。溪。金。石。等。寨。則。堡。船。之。自。浙。越。關。慣。繞。勾。引。接。濟。者。可。免。以。開。校。上。游。之。勢。也。小。堤。水。寨。北。近。界。于。峰。火。南。接。澳。子。南。日。連。江。為。福。州。之。門。戶。而。小。堤。又。近。江。之。荒。漸。也。今。開。安。北。苑。山。諸。巡。司。分。其。兵。為。南。北。中。三。哨。巡。賊。待。戰。福。郎。之。無。事。可。兵。

浙江。守。禦。則。有。六。經。金。盤。龍。守。禦。臺。凡。五。守。海。所。每。寨。三。十。有。二。守。海。外。者。有。大。鵬。頭。山。海。島。五。座。在。南。龍。山。南。鹿。鳳。凰。山。凡。五。嶺。南。鹿。鳳。凰。山。寨。關。大。坐。昭。漢。海。以。等。大。洋。別。無。山。島。之。慮。

初。以。兵。俱。假。此。據。治。定。泉。穴。也。松。海。經。其。守。海。港。者。七。守。陸。路。者。八。守。之。間。唯。健。龍。城。三。面。阻。山。崎。嶇。東。面。山。前。海。石。非。兵。船。預。伏。可。應。船。卒。至。何。以。禦。之。故。健。龍。戰。艦。之。設。不。可。一。時。而。不。戒。者。也。昔。國。使。其。海。軍。備。者。六。海。中。提。督。者。十。五。



定海總其沿海設備自定海衛至大黃港凡九海口設備自舟  
 山環峰運司至沈家門寨凡十二處海總守海所者七守海港  
 者八海寧縣海岬設備者十海港設備者五自東關外龍王廟  
 至西海口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平湖之  
 門戶也倘浙江者使六總之兵總總策應不真項則係了必  
 敢落帆海上矣關定海之外海中有金塘玉環諸山二可屯西  
 歲均可收米十餘萬石然此歲至今未有舉行當軍者或果有  
 定見募民耕之亦可極海上屯田若田成而後集據之是  
 得軍兵而資資糧兵不丁果然當事者熟計之可也  
 南直海防唯松江蘇州二兵州所係水陸之要樹蘇松之喉吃  
 也抵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楊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今  
 自吳淞而南為川沙鹽則守之川沙而南為南匯所則守之  
 南匯而西為青村所則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暨則練兵一枝  
 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及背尾相應然當山蛇勢守  
 南直者此其大要也  
 江北海防與浙福殊不同水戰少而陸戰多也淮揚市在要害  
 空莫如狼山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取角樞港皆揚之東南界胸  
 山據淮海之首登岸即得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泰興之周家  
 橋堰城之新陳洲山陽之冷湖則河海此皆沿海之要害其子  
 寄之尤者向新河以出入便通江揚州也曰北海以其通江

神港有柱徒聚艘也曰廟灣以其為巨鎮可通大海口也往者  
 議欲添設把總三一位新港一位北海一位廟灣又設陸路游  
 擊一位海安鎮東以控柘狼山通泰西以捍柘揚州此江北海  
 防大略也  
 山東登萊二郡三面受敵設登州文登即臺三營北海之險  
 以登州營控之東海之險以文登營控之南里淮安片帆可通  
 淮揚處設登劫而紀淮即紀策之漸故南海諸險皆控于即墨  
 然登萊海洋大興濟福吳其色極清少不令賊蹤安東以北海  
 營山赤山山於海軍門則公生思八萬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  
 必消我之所當防者若白蓮諸島于口極難鳴鑾全嘴為倉廩  
 必非虎狼乃賊之所必攻我之所當遠者也今若嚴出洋之令  
 為全哨之巡俾牛則柘狼聚則則海防亦可亦有備矣  
 應陽海防視則為稍緩港地負山阻海北勝沙灘北有遼海  
 三萬道防錢鎗之銳于開元者足以遮禦之衛南枕濬濱有金  
 葉海蓋旅順懸懸海濱者足以防倭之潮遼陽沿海守備既空  
 為五股分守應援似為詳策今沿海衛所亦得如遼陽分守之  
 制分旅順而西以金州營之三營河南以蓋州營之三營河  
 而東以三屯莊之當事者遇秋汛則防遼陽為重防海次之春汛  
 則防海為重防遼陽之則遼海保無顧矣然後由開廣以至  
 江南直由江北以至山東遼陽嚴被接濟之徒鹽中要害之

東之刻有海方

1. *Chlorophyll a* and *Chlorophyll b*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a spectrophotometer (Shimadzu UV-1601) at 663 nm and 646 nm, respectively. The total chlorophyll content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rmula: Total Chlorophyll (mg/g) = (Chlorophyll a + Chlorophyll b) × 1000.

卷之十

浙江沿海各口哨船會哨

浙東地形與福建連壤浙西地形與蘇松連壤利害安危各有補車相依之勢故初創青浙江巡撫督浙直福分哨各官互為整頓而不詳自分彼此畫地有限責任相聯此

廟旗之所以為善而海防之所以為固也愚者海中沙洲南北舟山北至崇明或浙或贛防沙連仗易于開洩賊舟大者不禦東

西亂渡如遇東北風也必由下八陳錢馬諸等山以犯浙江南流突于蘇松如遇正東風也必由岑山而行以犯淮揚而流突乎常鎮如遇正北風也必由狼狽以犯福建而流突于溫處上

遼寓建德聖難及須控兵官撥游兵把總領哨于丁字等船柱來會哨其在浙江也南則沈家門兵船哨至福建之烽火門而

與小徑兵船相會北則馬家嘴兵船哨至蘇州洋之洋山而與蘇沙兵船相會其在蘇松也南則竹節沙兵船哨至洋山而與

浙江之馬家兵船相會北則營前沙兵船哨至狼狽山而與江北之兵船相會諸哨條條連知長蛇陣力命倖存如扛鼎南北走擊彼此不容差噉寇船于一時殆將靖寇患于無窮矣

浙江四處分哨

浙海浙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山塗子山金塘大榭蘭秀列山雙嶼雙嶼六嶼連山海嶼等山界之上也海山洋山洋山馬

嶼西嶼洞氣山三姑雷山徐公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龍尾山三姑雷山徐公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界之下也此

嶼必由之道也海防每值春寒戰船密海初哨四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其南哨也至洋山馬嶼浙

衛山等處交于直海而止陳錢為浙直分轄之處則文相會哨連援甯德援于沈家門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劉

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舟山駁劉把總蔡督水陸賊船流突中界也則沈家門馬墓兵船北截連塗三姑而與浙西兵船

相為犄角南截連黃龍山龍祥鹿山而與溫台兵船相犄角賊船流突上界也總兵官自熱睦督督舟師北截之乎七連與龍海洋而南將自臨山洋督兵應援南截之于金塘情頭洋馬

五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是故今日之設防自內連外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嶼洋山普陀大衛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起兵督督兵船為第三重捕盜寇也所恐者海寇深遠咫尺難辦風濤欲急安危巨難無之湖沙甯甯運哨報有難易好將挂一藉以規巡各何從而歸獲之哉自海上

月師以來學未賊者一見而要去賊者不通文其功之  
 子能者蜀以擊來之賞使于進去賊之賞能來賊之罰  
 詳嚴督各經略力用命以過海寇于方未則何違都而親出  
 四泰者杭嘉湖一掌經一自全嚴一溫處一也六姑者之海昌  
 國臨觀海金望海寧各一也  
 而浙形勝大半有海島莫之朱家為切近日本舊時有海門  
 論列郡之海口則溫州之飛雲橫陽嶺台州之松門海門寧  
 波之定海太決湖頭渡紹興之三江沙門杭州之諸山龔山嘉  
 興之乍浦澉浦皆倭寇窺犯之地列郡之門戶也守門戶則宜  
 與有矣論海軍之要害則金盤之鳳凰山南麂山松澤之大  
 陳大佛頭昌國之非山定海之舟山連而陳錢馬頭下松山等  
 龍之觀海軍之洋山許山皆倭寇必經之地海海之藩籬也  
 寧波則門戶有固矣夫浙東地形朔出海外國為敵要衝  
 浙西雖修東海而索事計常之所繫也尤為賊所垂涎焉浙  
 崇其來以軒輊耶

舟山論  
 信國公湯和經略海上區畫固家獨于舟山以有未安者蓋  
 其未也自五島開洋斷胃風濤困眩精神者數日至下八梁鏢  
 而始少憩然孤懸外海無野蔭林必更歷數湖泊導陀島沙門  
 之類而後得憩我兵虛實以為進上若定海之舟山又非普陀  
 諸山之北其地則故點海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八十五  
 之點之點其地則故點海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八十五  
 之點之點其地則故點海也其中為里者四為八十五  
 之所必由寇至浙洋未有不念此為可棄者往年故其發據卒  
 雖驅除可以殲矣我  
 大祖神明先見置島國于其上也與是守試也信蘭以其民  
 於縣統之內地改隸象山止設二所無力單薄有沈蘭門水  
 寨以舟山地大四面環海賊舟無處不可登泊蘇東蘇西之  
 為風潮之順至舟山海大而有船不多豈無備禦之乎愚以  
 為定海乃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也必保獲其首創  
 而後可  
 唐順之曰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江控扼在舟山東生此兩塊土  
 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南顧北協會于洋  
 山之著哨嚴緊巡船即打賊何便入信國廢勢固故縣南倭徒  
 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前人遠是而今人非也

福洋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于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堤羅洋南北中  
 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洋古井分為二哨是在  
 烽火官井當會寨者有五  
 小水寨設于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艾旗山  
 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水寨當會哨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于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中心莆禧崇武等  
 所司為三哨而文源添哨則連添設于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  
 會哨者有四  
 洛水寨設于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園頭以至南日下自

井尾以扶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于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洛嶼南自  
 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哨有二  
 南日水寨設于南日水寨之南日水寨之小水寨  
 小水寨之烽火則銅山會之洛嶼會之南日水寨之小水寨  
 南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水寨之南日水寨之小水寨  
 洛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如常山會捕  
 合併陣如魚雁防禦之法無論牙岸

北直事宜

按京畿山河帶關東有大海向來守邊係就亦未嘗有獨據之說故  
 兵防官者僅設紀不銀為以大勢路之山東遼東突出海外發  
 甸居中越敵為而為朝鮮蒙古據其其國誠不能從渡而  
 肆毒也今既據朝鮮而有之則天津旅平一帶無不當敵衝者  
 設重鎮集舟師水陸無備誠不可後矣議者欲暫借運船之  
 于海是矣但糧船非糧船巨艦一此而運卒宜乘風破浪之失  
 非計也議者又欲借舟于閩浙是矣但於某船戰突出千里運  
 道久廢空船即能卒諸我是否已成之我軍為填無窮之巨浪

北直事宜

也料則先從東河取運合用兵預先于沿海召集合屬  
 預先發各處打運一面清野練外衛之子陸一面鳩工造船  
 之于海木料具工匠數百艘可計日而就大則為問罪之  
 師小則為備禦之計此今日所需強為之圖也然又有說焉  
 諺有寶城天津永平一帶以連山海距數百里水陸一倚當  
 不下二萬之衆一年之費當只下二十餘萬十年則費二百萬  
 也倘倭奴常據朝鮮則為倚無已將矣若為一勞永逸之計  
 與十萬之師水陸並進當防居旅仲  
 天朝之威存心德純因我滿蒙數之年：設倘便宜有條或謂其

兼失耕遠左無妨古今明戒子何言之易耶是東家諸廖都  
于長安去高麗遠固無師誠為蹟武我  
朝定內北平與高麗共一水此門庭也當與周禮談漢之  
單于唐之突厥宋之金元則論實蹟高麗遠在比哉且開白  
封府庫撫士民財物無所取百姓無所發此其志欲何耶語  
曰竣蛇焚手壯士斷腕蛇已擊斷之可斷乎此在  
廟堂自有定畫無容杞憂為也  
臣聞之俞都督曰用兵有端則有大征事小敵脆則選銳輕  
襲敵不意似賜之擊焉平製創翼而擊之也故曰賜勳此其如  
事能敵堅則微兵接糧崇正二分道並進以數月為期故曰  
大征之兵其家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行之若賜勳則兵  
執有難容計權無與意致之遺是以大征之規模而征賜勳  
也若大征其用兵太少無故開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周禮  
方賊遠無以堪賊無以地是以賜勳之規模而行之大征  
而不收功職此之而今高麗之師其為大征乎其為賜勳乎  
夫以隋唐之強尚不解得志于遠左乃獲滿開白一旦舉朝鮮  
華林稿然則今日開罪與師當為大征為賜勳也明矣如  
其為大征也則試當尋之有六焉夫倭有朝鮮而航渡天津也  
甚易自遼東永平而進  
京師也甚難彼豈不知地形而故誘誘人以同進乎違者蓋黎東

擊而三說耳倘或大兵合天津而屯遼左則健必揚帆西渡自  
燕刺難掩登萊一帶無不受敵者萬一內地奸賊因而煽附之  
其為患又不止一聞白矣故料敵宜當也自古機外謀未有不  
用舟師以取勝漢伐朝鮮用樓船悍軍因而鄰縣其地層崖渡  
遠而不用舟師以戰故龍無成功蓋陸兵所由入之道彼尚得  
護備以待我舟師一重刺鐵地可登其勢無所通故舟師宜  
集也倭奴向之所畏者一刃耳聞之聞白無論義有弓發耳慣  
用槍刀往力者倭刀而加其柄也使其所以稱雄千載為者  
恃以兵擊之然則我所以制禦之者又當出其長技之外故  
兵城火器宜精也今日水陸之兵豈不下十餘萬矣法曰與  
十萬日當千金行糧食皆當為之計且朝鮮被倭蹂躪之  
兵其難固極于敵可知也千里饋糧則士有怨色故糧宜足  
也夫有漢高之才然後可將十萬又安得若而人者而將之  
必將之者知兵將之能者審形勢之要當何宜于水何宜于陸  
何者南北而南何者而東而西其據廣思本畫所長觀畫既  
然後北期進庶可收萬全之功故進將宜廣也朝鮮自  
高麗以來臣民非一日矣今一旦越在華華宋社稷與其中  
之故臣皆士如中色否之復越四單之後莽者誠國而鼓  
可用也夫喉舌者倘然後可以定成服志可以收我傳心故國  
關

未也則軍故要將之策勿論敵趙之慮實為王前之特重也為  
李信之輕舉可也或曰關內以封秦長蛇之心伐之亦入紀不  
伐亦入紀伐之則變通而禍小不伐則變通而禍大奈何曰欲  
盡關內之秦而驅之使片慨不遠此備假于時月若欲擊之使  
不入紀其策甚易然則計將安出曰其計與秦夏水攻之慮略  
同但決水之策行人實行之故前知其使此果有傳變以來未  
有計者雖淮陰向無法中顧諸君不察耳謹獻其端解有事  
高麗者當自計之

山東事  
山東海衛則有登萊三郡凸出于海如八社告東南北三  
面受敵故設登州文登即墨三營各當一面之寄登州營以控  
北山文登營以控東海即墨營南望淮安東海所城左右利鎗  
和咽喉關鎮北海除要故登萊三衛青州左衛俱隸登州馬兵  
策應地方諸所則有奇山福山中前工徐前諸所諸寨則有黃  
河口劉家紅解宋廣徐馬保兒河馬埠諸寨諸巡司則有楊家  
山高山孫家鎮馬仔鎮東良海口照胡海倉魚兒鋪高家港諸  
司三營各立把總二員以統轄之其在海外則島嶼環抱自東  
北煙州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壘嶼三山芙蓉島錯  
落盤踞以為登州北門之說從此而北則遼陽以此天造地設  
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州而居島中以取無虞之利亦非遼陽  
之獨得非山東之戍卒也呼喚挑運可畏而不可恃故北遼陽  
有本營之建馬驛海無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他建水寨于  
嶼良有以也夫島嶼既不設險則海口所係匪輕自營城以東  
蒼林古石落窪子劉家江平惜庄洋諸寨自營城以西若西王  
庄西山栗家孫家海洋山後八角城後之宋營島諸處皆可通  
番餉食貨嚴外戶以緩堂觀其本營亦宜之費乎

文公等

登萊乃泰山餘脈突入海中支登萊尤其東一盡處也成山以  
 旁若早門灘九峰赤山由連頭諸島橫橫砂礫灘終潮急至此  
 衝擊騰湧者謂係船來致碎遂然砂之  
 國初倭寇成山據而峰寨羅山寨從夫高亭島嘴登萊海側居民  
 重罹其殃倭來要海莫有能敵故又登萊東北有文登營之  
 設所以控東海之險也寧海威海成山前海四樹皆隸其策  
 應地方路所則有寧峰海陽全山百八道尋山諸所皆隸其策  
 清萊赤山等寨諸司則有平汪汪泉鎮赤山寨諸司達而北  
 則應授平登州遼南則應授平即享三營為建相為特角形  
 勝調度雄且宏矣有千城之守者其思

國初成山之變而倭寇成虞也哉

山東之五鎮連環即其地也惟登萊尤為要登萊海警告家  
 淮安屢被登劫自非連環片帆可至紀准者犯策之斯也故即  
 置一兩較之二登尤為要以大嵩登山雲山安東一帶南海  
 之險皆本營控禦之責其東應地方防所則有雄崖膠州大山  
 浮山夏河石洞等所諸司則有乳山行村將統為連往南龍  
 潭古鎮信陽夾嶺其海口若海家灣大佐陳家灣舊兒將  
 提天井灣頭武同腰松林金家灣青島徐家庄諸處俱為衝要  
 提防尤難

山東戰備論  
 倭患之作崩騰以北海遼乎淮揚靡不受害不山東獨不之及者  
 豈其無意于此哉亦以山東之民便於鞍馬而不便於舟楫無  
 過雷下海之人為之向導接濟焉不然晚年清弊已兵多為所  
 振安知其中無廣海道而自引者乎舊觀山東諸郡民悍強悍  
 樂于戰國係之類不足以為當其長驅而脅之步戰勢遂以  
 當其方軌則騎第一至此是有其元也兩廣者海東諸郡海  
 中三面受敵難于既備  
 國初奉設衛倭都指揮一員巡海制使一員分駐二衛所森嚴  
 張挂周備承平日久不無廢弛申明振刷庶幾其善思子難

倭船至所而連環之亦未嘗無若五水寨置巡船制扼于海岸  
 山沙策之上也嘗聞宋以前日本貢自新羅以魏山渡舍若  
 入寇必由此故倭登萊之海竟無防沙不可勝測非諸鎮之是  
 則每且不保何以阻敵而地擊乎故東以此若勞山赤山行  
 營羊門劉公島界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  
 所當制焉者也若白蓮頭魏子口楊島鳴澳夫人嶼金嶺石倉  
 廟連雞龍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控焉者也必嚴由海  
 之全島會哨之射交輝指餘皆有意則將來廟堂或備海選  
 以倘不虞之憂亦大有賴焉獨樂寧云云哉





伐高麗相近也。嘉隆間倭有本國東派一犯所痛者上角  
 漸立下及開廣耳山東未嘗犯寇被其也今據據朝鮮則今之  
 山東中皆之閭閻也。縣宇備之設留上張之軍誠急務矣。誠旬  
 者為患在數千里之外尚為疥癩之疾今則為患在數百里之  
 內寔為腹心之憂。同罪與師以除則床之禍在今日誠未易緩  
 也。雖築高麗句  
 國初以來為不侵不叛之民至于今不蓋者持中國為之緩急正  
 若危不能持靡不能此則東南海外  
 朝貢者三十六國持何節觀望表我清侯有相侵伐者矣  
 不能故則極公利之此山東故事也故及焉

立據守空  
 直隸東領巨海北至長淮中貫大江之南則為蘇松常鎮鎮  
 江北則為淮揚諸郡其勢不能以相援也故各有巡撫其設在  
 蘇松四府有防海防江二者之責在淮揚二府有防海防江防  
 淮三者之責  
 江南諸郡  
 松江府有金山衛至南匯縣官軍各分佔地各有定額金山  
 衛以西守崇禎時江門二營舊制各設官軍四十名又佔守兵  
 共一百名金山衛以東守崇金山衛胡家港蘆港廟港堡舊制  
 各設官軍四十名又佔守軍共三百五十二名已上正守軍人  
 備人山衛至崇禎時守軍係大金鎮海二衛各與千戶所調餘  
 歲二月上秋十月掣班青村以東各汛舊制係青村守軍把  
 守南匯以北各汛舊制係南匯守軍把守今查修復海壇鎮  
 既舊分派但大倉鎮嘉興同有倭患臨中官軍似難調撥  
 應于金山青村通中如栖林地地方南匯是漸適中如七八團地  
 方添設陸路總兵一員各領精兵一千暫借民居割營隨路有  
 警相機應付松江海塘設衛之大略也若沿海港金山山  
 東有窮家江蘇廣德松林港汛等處南匯以北有四五六七八  
 九團汛口川沙定清水窪等處宜設船防守按舊制金山衛所  
 定各營有定額今為前復時每百戶出巡兵船四隻共計

以十隻齊南二所每百戶處海濱四隻共計八十隻供  
 各衛所派撥巡軍在降巡邏正統間因海患寧監或派船為  
 實題准以江船易馬而皆船之制遂廢矣今鎮教船隻一馬  
 之資不足以備一船之用官軍寧告又難船制令每馬二  
 連船一覽耳于衛所查者地租公費銀兩與松江府庫軍前錄  
 內相籌撥款每船量給銀十兩食山衛銀兩小官督造各船  
 應用器械大砲各于原議太倉置造軍器所驗發應用就燕  
 衛所知水軍人操習水戰布列港口各分信地如倭船聚至而  
 敵容其修泊者嚴以上則則有兵船駐紮是矣此松江海濱一  
 荷之大理也夫沿海設衛固為上策第一外守不固則黃浦一  
 帶又為賊船陸要守清乃所以守門戶猶有念于守城也余為  
 浙江口即為黃浦口于無經設偏而兵衛江所亦設兵一執以  
 防護八邑至于上海之高倉渡沈左德同浦開港間行華亭  
 葉謙書海賊頭等賊亦登岸搶掠清易險松江府前發  
 打逆雙城賊船各船登上海華亭各水兵分布清浦各港  
 巡邏把截又華上二縣各募鄉兵填守城池有警調至浦巡  
 守似前項兵官無專職則事雖責成而潘浦二百里之遠本  
 府巡捕官一人督辦管轄今令清浦同知一員帶管華亭鄉兵  
 水兵自豐運以至開行皆其信地再設巡捕同知一員駐紮上  
 海專管該鄉兵水兵自開行以至嘉定界皆其信地無事

率兵孫濱有事能兵防守此松江內地設衛之大略也然倭船  
 之來乘風渡海勢難聯結每至海外大山必停泊候齊然後  
 入照得洋山為本府所屬為定海吳淞江二結兵之船會哨之  
 處以地遠均故也本府所遣之船數本不多僅可支紀港  
 之用此但可備言而不可言也須清福船營山各數十隻  
 少者民船二三百隻至風浪時分泊港口各信地更番  
 出巡洋山往來巡警晝夜不絕外則為之藩吳淞江會哨船  
 之羽翼內則為海濱把守兵船之捍衛應有應有亦力督築  
 之羽翼而少我船船合而乘風之氣勢能令則勝負之分數  
 自判詳海防之上策矣其臺灣海濱實原有探捕船數  
 並不通海道前且人船稍習不長風濤今行示諭有船之氣  
 所擬名格與無所無事應具在潘生現邊警既同兵船  
 則此則官兵無港船募兵之費為民實有清無捕盜之集  
 江海詳設衛之大略也  
 蘇州府  
 蘇州府海一帶險隘多崇兵太者則常蘇有楊山港白帶  
 太湖有劉家河七丁港嘉定有吳淞江嘉定有楊山港白帶  
 東吳之門戶此所當一府之險要左洲開仲湖浩吳江則  
 驚湖相屬吳淞太湖交運舟楫之往來而腰之則吳江則  
 所當一縣之險要兵以則楊山以西有三丈浦斜橋以東有許

諸金澤劉家江以北有新塘港港灣吳淞江以南有崑山  
 東有老劉家江之所謂險要而少次焉者現海濱僅百里一舉  
 平似非有山嵐險阻為之扼要時可以消船登岸要審無遠矣  
 力有餘而防禦之計當先其大者以海邊塘福山為家以腰  
 擊勝最為最故劉家河吳淞江福山港舟師防守不可單弱  
 柳口丁港黃家港供當領設戰艦與各港相為犄角又  
 咸自東南而來必由崑山吳淞江宜懸船一艦由子吳家沙以  
 備我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由三沙劉家河宜懸船一艦與于營  
 前沙以備我之賊想遊兵結集往來策應而三文浦新塘老鶴  
 嘴等處亦得以聯絡而并制則蘇之外防或可無虞矣至于風

百名屯駐黃家港各鎮炮船巡邏分領相紀調度戰事外洋  
 則水兵擊之賊若登岸則陸兵擊之賊必夾攻遠近互應各該  
 川縣受為保護如此則賊亦起畏而不敢犯矣至于腰擊如崑  
 山縣分撥兵夫三百名屯駐清洋江三百名屯駐千墩吳江縣  
 分撥兵夫五百名屯駐勝墅各縣整勢以助軍威各該領兵官  
 聽其調遣不許遲延萬一賊勢重未易為口則各收之兵又  
 密聽府州縣軍印官調回守城庶事休專一可以資成兵勢  
 總不致散聽矣  
 都御史唐順之云海賊入江內江兩所停陸之路廖廣嶺營前  
 山南北相對海面向約一百四五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國家橋  
 梁也  
 海國山相對周家橋北所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極闊約  
 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又江南約闊七八里新洲與金山南  
 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為三重門戶工處領水兵官鎮紮倘  
 重夜警守三門動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奧自安若三門  
 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兩所而兩下集與無異矣

蘇州水陸守禦所

蘇州爲蘇杭兩省之大海口以松江口以南黃浦以東爲  
數百里一望平曠皆賊徑道往回不能禦之于海數倭深入  
府一州九縣之地無不創殲其楊林吳淞江之有海寇而無港  
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等處之青村柘林九賊可據以爲  
巢窟并各設陸兵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  
尤爲五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兵之統領又于其中添建游  
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  
也至于蘇州之臨海而多港口者則自嘉定之真茹所太倉之  
劉家河常熟之楊山港九賊并可入者各設水陸把總以堵截  
之而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兼將以爲水兵  
之領袖又于其中添置游兵把總二員分駐沿海營前二營往  
來會哨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內外夾峙水陸兼備上  
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而既精且密但  
清裝客兵不知調遣之兵可調而有常守之兵則不如顧  
民閒可造私船民聚之而者實是在當事者酌行之而已

江北諸郡

盜寇之來每自南西北度南鹿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江寧則  
 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之南矣嶺實山至吳淞沙嘴處  
 則又自浙入江南蘇韓矣沙上以南不暇說矣茲以海道之要  
 害出于江北者言之據山當經海之北而廖看極路皆揚之東  
 南界也胸山據淮陽之衝海州營游山皆睢之東北境也中包  
 泰興之周家橋淮陵之射陽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皆  
 沿海衛要之區寇盜可以徑軸出沒之虞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然廟灣射陽之路原有兩條一條經寶應施莊船塢挑水自清  
 得偷口進城則與勢便而無險亦易一路從陸安至馬遷陸  
 城近攻則與勢便而無險亦易  
 據倭寇之患起于吳淞而沿吳淮揚蓋揚州富甲天下人所素  
 稱三十五年之夏賊以二百餘人突至揚州城下城中雖有  
 守備其游巡無如之何大掠而去自是土氣斂而揚州為賊  
 所必窺之地矣以江北之文勢言之東起廖看嘴大河口以及  
 呂四壩家等場至于楊村鐵衛門東阿通州與如皋泰州稍折  
 而北則為揚州與通州而西稍北則天長海州城中都徐海  
 門而北則為徐步營又北則為海陵又東北則為新洋港轉而  
 西北則金沙海城顧澤劉莊姓家港再西北則哈喇麻綠等港  
 而大海口矣則在東北則安東至東之北則為海州縣榆泰

州而北則為萬部寶應府之北為非安非安縣西歸海  
 建原江江北形勢之大略也賊入海之道有二其一由港為  
 一百餘里所謂三江口蓋由南江狼山越儀真入海而入登  
 岸則下家項項家項折而東則揚州矣此可入以登岸亦可  
 從以出海者也此役為便道其二則由海鹽等處沿北大海  
 口為一道大海口有水陸兩路廟灣與劉庄挑家舊俱為大  
 鎮賊若據此我兵屯于海鹽等處賊向新港發出不得利  
 必北尋大海口而出勢所必然也若李東海川之東北有大北  
 海不唯道近且沙洲甚多此不可不備者小鎮新神港  
 之東亦有北海沙洲亦多不其重哉此但可從以入而不可出

者也其賊出海之路止有三途若其登岸之處則不一東則廣  
 角首呂四塘而則楊樹港徐沙營又而則狼山楊樹港開新  
 仍港楊樹港其所從以登岸而入之途也夫賊行欲慕難  
 楊州一駐居民便問其道若登狼山必窺通州而楊州在西使  
 于徐東徐而等處率民以擊其後則賊必不敢直前以窺揚州  
 若于原甫等處四塘或新神港楊樹港以進使于徐東徐等處  
 屯兵以遏之則揚州可無虞故今徐東徐等處最為要地而  
 當事者欲屯重兵以控扼賊鋒者有以也  
 按江北之屯如港委蕩同亦有之而平原深澤則視為蕩多  
 夫西北騎兵極難未易以禦其鋒也龍得平地則騎兵可扼三

一、江北之先鋒可見也他如高郵  
 西北低地崇陽縣五里二十四里高郵平野可用騎兵為之  
 駐今東關瓜州俱已建堡或若于原甫及呂四塘新神港楊  
 樹港以進或不能襲取則用必轉之東北而窺淮安二東以據  
 在廟灣我軍苟能彼此夾攻逼之使至湯湖所以西北縣兵  
 其鋒而以充之也各法兵與賊之賊可一戰成擒矣故我  
 軍唯利賊之至此者有以也新神港東臨北海若有猛徒數百  
 建聚泊崇明北徒之賊欲劫掠楊樹港而不果當事者欲置官于  
 此以提督猛徒使不為賊用而為我軍用亦一見也夫寇與以乘  
 使劫掠之略吳浙淮揚所同若獲利之多則未有如淮揚者  
 而賊所必不能舍者在矣況其地運道  
 使較在馬所係尤重乎故江北要害之處通州狼山楊樹港利和  
 鎮徐東徐等處首呂四塘楊樹港新神港廟灣劉庄金沙海姚  
 玄海等分皆已建城設使非若往日之無備矣其要害之尤者  
 曰新河曰北海口廟灣當事者設三經以扼其衝則淮揚可無  
 虞矣  
 訪徑者徒寇咽喉江北常板橋矣未有如江南之慘且旋奉大  
 建者何哉蓋倭寇無他長所持不過一刀惟有優弓馬銳亦無  
 幾何唯其深入則東必死則關且性我猶善于設伏故常以塞

擊衆江南地多溝洫時不濟長驅步不濟用衆往爲其野隘  
 江北則地多平原人便弓馬誠以鐵騎張弩風馳管驅未有不  
 如驅鯨之決細網者劉顯雖揚之捷是也若在東南非節制之  
 兵真火越長枝未易以較雖相矣故大江以南陸兵雖不可少  
 而禦之于海爲要大江以北舟師雖不可廢而禦之于陸亦易  
 不惟地利野宜誠以商人使船如馬北人乘馬如船正當以長  
 擊短而不以輕擊長也

東也荆書海防卷五

七

江北設險方略論  
 淮揚二郡介乎江淮之間東濱大海賊舟出沒三而陸防爲難  
 屬所十之四外屬所三復建兵府縣司轉運實控江之勢蓋  
 南北之咽喉非他郡比也愚考其地形起自東南莫不崇以拔  
 姚家蕩綿延三四百里除安豐等二十六場俱在腹內不爲要  
 塞禦客之地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柳港裏河鎮北餘東餘西等  
 場也狼角嘴呂四場也狼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庄金沙場也其  
 尤要者有三曰新場出入最近通州也曰北海所提以通  
 新開港且有橫波東泊也曰廟灣其爲巨鎮而通大海口也當  
 審者須提扼想三人一駐新海一駐北海一駐廟灣更用陸路  
 以捍衛揚州矣  
 以詳衛揚州矣

介絕矣大觀曰自澤岸山以北以西而海水淺砂碛大石溪澗  
 則欹棲且無風安熟於船至後如遇夜必須當洋下棹不  
 能於每夜忽遇風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幸非安  
 計然則空如何向錢清江為常關浦內船兵一枝不可無條則  
 險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敵愈精哨探應馬應敵倉卒或曰  
 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低抵山邊間能登初故必用  
 陸兵追捕方不走賊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等  
 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聚賊于海也易要非屢論臨本邊關每  
 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從風順而重則不問潮漲退順皆可  
 行若風輕而潮退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極大操舟  
 方見此風候須急散安熟其船在海每日隨晚俱要酌量放炮  
 安熟以防夜半發風至連賊亦要預計今晚放炮何無若一意  
 前進這夜風越海無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熟可避四面賊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頭曰  
 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海江曰乳  
 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橫頭  
 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香山曰玉環山嶼等處曰楚門港  
 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嶼曰女兒嶼中等安熟可避兩  
 面賊風者凡一十八處曰白水港曰北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

曰蔡港曰石牛港曰馬沙門曰槐花門曰海門門曰九山曰  
 山曰寬島其餘下等安熟只可避一面賊風如三狐山嶼之  
 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得久風及則還不能走  
 矣又彈峙山離山竹山之類皆開土無懸一面之風亦難避  
 可不慎乎  
 蔡港蔡港曰台州楚海濱城四塞之固南有桃盤舍竹北有  
 洞洞岩西有開山街壁壁層層固重開馬道真可禦之險而  
 南去盤石楚門僅有五十里東南去松門僅有里東去海門僅  
 有七十里設或倭奴乘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自海門而入則二  
 湖五堤定一時難禦之憂也三面阻山一面湖海操艦于海  
 星之外故援接所難幸至者惟此耳曩者戚繼光將軍駐紮  
 而後奴也其秦洲運輸經月不至孤危之勢誠可畏也今寧平  
 台則專立督餉方面積聚糧餉訓練兵士以為重鎮而且西控  
 溫處全衛北衝寧紹權非遠制而威可近防也  
 鄭若曾曰周初定海之外秀谷鎮劍金塘立山中則內納  
 敵外連倭美為邊患故國公征略海上起處居民盡入內地  
 不容得業乃消野之策也趙侍郎近奉令民開墾以給軍租若  
 與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歲入米粟萬石玉環諸山  
 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萬石大為海防之阻但真惠二故當道



舉議廢止。其一是係人藉以為權。結果于此。其費及多。其一是  
 大家爭佃。秋種難徵。且無益于小民。以愚計之。謂大豐為屯。而  
 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者搭棚。而居不娶妻。等不得買賣。逐  
 歲更換。如人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志。是矣。官差  
 石工伐山。進堡。望洋有禁。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故常自  
 無結果之念矣。  
 按全塘王環諸山。有言其可屯者。有言其不可屯者。按安取象  
 度大都海外。地島。但當計其要害。不當計其小利。如地有所必  
 爭。則雖無所利。猶當守之。況有屯田之利乎。如地在所可棄。則  
 雖有居民。猶當徙之。況無居民。何也。漢海孤懸。島夷易犯。  
 若無兵守之。是委民以與寇也。若有兵守之。是利十而費百也。  
 實觀浙之舟小。開之海。理身之南。海。守。經。常。脫。然。其。守。之。者。良  
 以國內地之遙。離耳。若論屯田。所入之利。且足以供兵費之十  
 二三。或曰。此可例論矣。  
 按浙江平倭亂之後。不二十年。又有土牛兵民之變。雖緣撫御  
 乖方。亦以其地。皆戰。開。所。用。皆。土。著。之。兵。若。開。中。土。客。籍。用。軍  
 兵。並。駕。齊。驅。有。一。二。脫。巾。終。不。從。為。大。逆。亦。得。大。牙。相。制。之。法。也。  
 然。其。兵。在。于。將。帥。不。知。大。休。兵。有。必。知。方。之。訓。而。越。中。兵。柄。多  
 歸。有。司。將。帥。無。統。平。時。威。令。既。不。下。達。有。急。要。理。與。其。割。制。此  
 皆。獲。賊。所。究。更。駕。者。也。

福建事宜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倭奴為患。自古已然。故在洪武  
 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以特都魯。崇禎二  
 年。則以高壽。薛希。建。隆。海。上。自。福。寧。南。下。以。連。江。泉。溪。衛。兄  
 十一。置。所。兄。十四。置。巡。司。兄。十。有。五。控。之。于。陸。又。置。水。寨。防。之  
 于。海。初。雖。烽火。浩。與。南。日。三。寨。警。報。不。備。而。為。五。時。則。戰。艦。如  
 雲。旌。旗。相望。且。哨。守。皆。斷。所。之。軍。有。司。無。供。糧。之。費。外。咸。內。國  
 有。自。來。矣。法。久。人。既。或。衝。新。能。倭。患。登。登。舊。制。盡。失。如。以。內。地  
 奸。民。勾。引。樓。濟。南。澳。走。馬。漢。省。活。與。南。日。等。要。害。俱。為。番。船。所  
 據。于是。廣。募。民。艦。旋。設。舟。師。五。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澳。力。分  
 勢。塞。所。在。其。文。至。嘉。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繼。登。設。軍。寨。數。林。把  
 總。以。舊。設。峰。大。南。日。浩。與。三。條。為。正。兵。增。設。小。徑。銅。山。海。寨。為  
 奇。兵。而。又。為。分。信。地。明。亦。換。嚴。令。有。賊。寨。則。自。為。賊。寨。則  
 合力。併。攻。以。抗。扼。外。洋。海。防。燭。然。一。斬。而。南。澳。屬。閩。廣。之。交。海  
 寇。往。之。備。署。萬。曆。三。年。督。撫。劉。光。琦。會。同。兩。廣。軍。門。趙。維。南  
 澳。副。總。兵。官。鍾。祥。共。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廣。校。漸。開。其。其  
 設。浩。銅。海。樓。二。游。船。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面。不。過。二。千  
 里。之。程。耳。五。寨。三。游。船。聯。騎。角。絃。不。為。疎。然。向。者。五。寨。兵。船。各  
 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第。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故。為。小。兵  
 僅。有。兵。三。分。之。二。又。大半。貼。軍。兵。人。無。同。志。官。難。約束。望。其



食其二官有提編銀兩輸解督府奏買格為女燈時價分第  
有銀無米於甚苦之不如全有司以銀秋羅購米則米數多矣  
而隨其所至就以為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食亦  
宜雖優厚不能為福建惠將使福民之身引接濟與俸為黨者  
水不敵矣  
或有問今之倭視昔何如曰昔之倭之部落其來無幾今  
稱開白者倭之酋長也其聚眾計略甚也今之民情視昔何如  
曰昔之民情病在快歎今之民情病在無敵夫倭情不同不  
厚為之備耳至于民情不同則其技難言已自嘉靖末奸民誘  
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規倭如鬼神虎豹不可智述一  
倭特列數十百人聚奔元解無敢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  
止此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焉平間有餘黨伏竄窮餓于山谷  
間雖夫豈子時清講而論之今猶耳濡目染知倭之英低為毒  
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若人少而不善人多故貧者視富  
家之豪華則曰倭來若等我耳人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  
若無戰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同之以為利而  
其不可言無論也此豈可聞于敵哉然則如之何曰以聞中論  
之但當聚倭于海則夜無從止若一入內地其禍蔓延矣以天  
下論之唯當聚倭于朝鮮使倭不渡若一犯中國則未易就  
集矣乃若撫取人心則有主者

楊雲川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而當海者二福漳是也  
審則要衝皆江之深處賴崇興化之中心乎海龍穀之海門漳  
河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時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川之尤險  
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于福寧盡之矣而福寧尤在  
福建之東南據出海中然其左為福寧海居東而右為福興  
海居南而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  
寨之設職此之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而永樂  
初所置柘浦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企千戶所軍守之泰興  
羅洋官井洋不屬馬正統間集家仍議成海難治徒令松山之  
下必獲舊而後可

張狂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銀有也而內地奸人接濟之  
 也濟以米水然後散欠延擯以貨物然後散賣貨物以向樂然  
 彼散深入海洋之有接濟輔北隴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  
 方可驅獲而獲而後接濟方可清而以待察之者其在沿海密司  
 之官子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其二  
 國朝時禁十板不許下海法國禁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  
 魚蝦有不帶竿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者各官  
 司子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記號建造者毀之照例罰  
 則船有定式而海漸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  
 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  
 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四時風浪之外有  
 無賊贓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禁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  
 矣此項海道嚴行設法如果奏育成甚官亦他責成甚有美處  
 定以某號某澳東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  
 也  
 鎮撫鄭以忠曰杜梅濟在予嚴保甲重賞格而責之海防官夫  
 接濟之端非可以別具名目發也聚貨裝糧動經旬月同井之  
 人非不知也所不來者是連生之不嚴而賞格之未重也必于  
 五六月南風盛發之候海防官多置平日于岸得出船之地者

實件擬定煙賞極但獲通係接濟之船查船貨物皆共司此  
人官府一無所聞其接濟者俱照近例實處保甲知而不察隨  
堂決罰法有枉濫用于無辜之時則宜需用有事之日則宜  
嚴要在使人難犯也

南洋要略

三四月東南風起船多自粵起開而入于海南海安蓋走馬  
之於若先分兵屯此則有以遠其衝而不待泊矣其勢必拋于  
外海與外海與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海澳安遠  
等哨守之於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要緊港口則必不  
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島沙外羅島沙乃番船等候接  
濟之所也附此有官澳金門等哨守之於若先會兵守此則又  
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閩頭坡上閩頭坡上乃番船停留  
之門戶也附海有海應福會哨守之於若先會兵守此則

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興若趨于福興其勢必趨于  
地處南日則有官澳南日等處在小徑則有海壇雙等處在  
峰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  
會兵守此則不敢泊矣其勢必趨于不待接濟船中水米  
有限人力易竭將亦不攻而自破者况乘機而斃方攻之豈  
有不勝者哉

廣東要略

東臨惠州地接福建議者謂潮為嶺東之巨鎮拓林南其鎮  
要區扼吃掛片之防不可一日緩而許海門連川大成諸所  
又皆在粵海清所轄以近係三江連衝東屬者也惠州海豐東  
南濱海其枕據平海碣石甲子門皆屬惠州生靈尤宜加之意焉  
倘拓林南澳失守是無商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每師防  
禦有信地之責者可少懈乎  
按南澳當閩廣交界在大海之中有山田數千畝乃  
國家起發居民遺棄之地也嘉隆間倭泊于此五市廣捕急則奔  
關捕急則奔廣而海寇許則先吳平之徒相繼聚穴于此誠

張賊淵藪也為曆三年設副總兵以彈壓之外以奪海寇之巢  
內以絕接濟之路左以仲開之臂持右以同粵之門戶而屯田  
海利其小者也數年來漳潮無亡矢遺鏃之費策誠得矣其後  
則惠潮二府亦當藏要衝向被倭寇殘擾為吾今惠潮各有蔡  
我拓林碣石各有衛總亦上將之藩蔽也議者謂惠潮水道延  
袤千里若海門靖海甲子門之間宜添設水兵一營將擊海上  
與兩澳各寨相犄角而東臨遠可安枕然言之于無事之日  
則近矣

中臨廣南濱海諸郡若為高雷左為惠潮而廣州中處于  
此置省北資亦重矣環郡大洋東海千里計臨賊淵藪扼橋上

下品金銀。其始也。不可察。終乎。當致之。三四月。東南風。吹。乃。入。其。多。自。則。地。廣。林。為。聚。第一。一。則。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見。其。勢。而不。致。其。勢。必。起。于。中。路。之。也。乃。鶴。柯。佛。堂。門。冷水。前。之。萬。山。虎。頭。門。等。處。而。簡。頭。為。甚。或。謂。以。齊。湖。為。據。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等。之。兵。使。泰。至。往。來。預。為。巡。警。巡。警。觀。敵。則。必。不。敢。留。泊。其。勢。必。歷。快。門。望。門。大小。橫。慈。山。雲。丁。洋。仙。女。澳。九。龍。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來。白。澳。為。其。乃。勢。頗。等。候。接。應。之。所。則。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至。往。來。預。為。巡。警。巡。警。觀。敵。則。亦。不。敢。留。泊。其。勢。必。歷。快。門。望。門。海。萬。針。山。網。州。等。處。而。西。而。來。烟。澳。為。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所。

附海有廣海衛。所守海關。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警。巡警觀敵。則又不敢留泊。明矣。夫外寇不敢停。內奸不敢濟。則廣海居民。可保寧靜。石會咸自無虞矣。

按廣東省會。珠江。其東出海。則由虎頭門。而虎頭門之東。則為南頭。有會之門戶。也。其西出海。則為崖門。崖門之西。則為廣海。而香山。其在省會西南。夷人住居于此。稱家。遊馬。其日者。係寇常。殘破。廣海。衛。兵。海。寇。等。前。輩。由。五。虎。門。揚。帆。而。來。鼓。棹。而。去。其。政。策。何。無。備。故。也。今。既。設。南。頭。泰。橋。廣。海。守。備。檣。列。于。外。港。頂。門。把。守。守。于。內。又。結。練。標。下。添。設。中。權。二。部。水。軍。以。備。策。應。由。今。視。昔。萬。一。有。不。測。之。虞。其。遠。東。事。務。豈。議。者。

以。諸。鎮。海。防。為。腹。心。之。疾。或。欲。設。於。巢。窟。或。謀。傷。之。派。兵。云。此。或。議。設。官。以。治。之。或。議。以。學。國。為。要。而。從。之。南。澳。要。邦。邦。一。輪。也。夫。東。省。之。有。番。領。帶。人。身。之。有。疾。火。荷。元。氣。完。固。則。完。足。則。大。興。疾。亦。為。血。脈。運。動。之。資。若。不。神。虛。耗。榮。衛。不。同。而。后。以。去。病。為。務。未。有。不。日。消。而。月。朔。也。故。文。德。武。備。固。治。者。不。容。缺。一。

西。路。商。雷。海。議。者。曰。防。守。之。責。概。中。路。可。稍。緩。也。是。對。日。本。倭。島。言。耳。不。知。二。郡。通。近。占。域。遼。羅。滿。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守。少。疎。則。奕。生。肘。腋。難。變。難。圖。矣。可。弗。審。乎。故。高。州。東。連。肇。慶。南。憑。澄。海。神。電。所。轄。一。帶。海。澳。若。蓬。頭。港。汾。州。山。西。家。海。

廣州。府。為。本。府。之。南。輪。其。得。重。安。不。當。托。之。匪。人。以。貼。保。障。之。差。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港。溪。港。川。閩。洲。崇。氏。等。四。十。餘。隆。岡。為。今。街。三。道。門。戶。而。海。上。海。廣。惠。石。清。遠。并。徐。關。錦。寨。諸。鎮。所。以。今。防。海。澳。以。標。艇。及。側。倖。不。敢。擅。化。焉。者。何。既。賜。崇。

海。州。則。尤。為。全。廣。重。輕。海。北。距。案。而。有。使。署。故。兵。符。特。制。于。望。山。遠。堡。增。兵。于。衛。北。海。龍。州。標。外。夷。之。憂。說。三。嶺。防。務。而。南。雄。都。如。環。為。廣。州。外。戶。五。精。銳。心。盡。為。黎。黎。郡。邑。封。疆。無。不。潮。海。備。係。之。制。若。白。沙。石。環。解。頭。又。昌。海。安。海。廣。對。峙。島。嶼。風。定。來。防。禦。甚。難。近。駐。軍。數。將。于。度。味。責。有。故。寄。而。守。禦。警。戒。舊。廣。威。大。院。既。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注。意。查。焉。者。復。念。預。

防倭裝而特設安謀來寇非長民兵者之責乎  
 按西路要審論之評矣今之設倭視昔又如家焉自嘉靖十九  
 年紅黎而有瓊民之將之說然猶爲當廣也且隆慶六年倭寇  
 而諸學設當廣泰將其白鶴白沙二鎮則設于嘉靖四十五年  
 北津把無則設于萬曆八年至萬曆十七年珠賤馬惠而始有  
 潮州游擊之說又西路防倭要西控諸番外禦交黎內攝珠  
 寇也寨舟師棋置星列可謂倚矣讀者謂當白一帶句故條寇  
 幾如如利之入之境倘銷去炬于此取故道而來則陽雲泰將  
 之獲似當議也又謂天下形勢皆向中國而外四夷獨獲廣州  
 郡在外象峻居中五持腹心永爲左掖不無首尾倒懸之嘆嘆  
 乎此特設兵彈壓撫取緩急或觀崇而動因縣治之用夏喪喪  
 則可耳若海平無事然舍綱而草蕪之亦甚非仁人君子之用  
 心也  
 一廣吏濱海諸邑當禁船隻答增城東莞則泰寧十字潭番禺  
 則三清波羅海南澳則仰船同茅落順德則黃旗頭香山新羅  
 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皆盜賊淵藪也每歲集兇徒肆行搶掠珠  
 禁則則駕大船以遊珠禁嚴則駕小艇以行劫交通捕快控  
 濟番船查家寨甚爲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于  
 其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子家牌法倚  
 序應需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則仍

子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十字號刻墨曉爲記其  
 長則各置簿一冊備載船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  
 直書每歲具呈于縣以憑查考如遇劫賊則被害者能據其船  
 速投首于甲長副鳴鐘追兇俾速近時知無字號者即係爲  
 前人以保清寧近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猖獗及故而不報  
 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劫之徒忌畏既操無  
 之特可以按簿呼查給價差用而不致賣放之弊乎  
 按則商民以販海爲業寸板不許下海其禁嚴矣今聞之于  
 以之將則商賈之利涸矣之于出汛之時則接濟之奸絕且  
 以官兵凡遇海上異難便可揚帆進擊而賊船不得假商船  
 以入內地此海防上策也然必開廣通行使商民明知報汛四  
 閱月以清明前爲始冬汛二閱月以霜降前爲始唯此汛海  
 禁不得放達餘時聽其往來則航海者知其趨避而防汛通商  
 兩不相病矣噫常情難與慮始限在決斷行之耳

瓊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廣九  
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蛇熱瘴居其中○而五  
指○腹○心○盡○為○黎○排○群○酋○之○中○之○安○尤○隆○郡○色○封○疆○反○曰○而○環  
外○占○城○退○路○諸○酋○兩○南○外○峙○東○北○又○與○閩○浙○諸○洋○相○通○稍○後○撤  
衛○則○門○庭○有○敵○矣○廣○東○處○南○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  
之○要○害○也○  
開○新○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南○海○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禦○千○戶  
所○六○各○海○口○咸○置○烽○檣○瞭○戍○指○揮○節○軍○統○轄○之○名○曰○倘○倭○巡○捕  
巡○司○散○布○分○列○海○面○望○城○而○知○有○倘○然○黎○防○之○密○瓊○海○臨○樂○文

散○他○置○營○成○事○久○遠○地○元○有○烟○臺○不○可○不○戒○也○  
亂○舉○兵○討○平○珠○崖○駐○紮○特○事○雖○大○定○而○險○殊○在○黎○未○為○各○有  
護○者○欲○于○羅○活○箇○據○以○重○兵○是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  
區○之○隅○于○崖○者○則○界○以○十○字○路○斷○其○往○來○寬○伏○更○于○黎○黎○民○綿  
如○感○恩○者○縹○緲○都○甲○兵○以○斷○之○噫○必○如○是○而○後○為○久○矣○之○計○乎○

廣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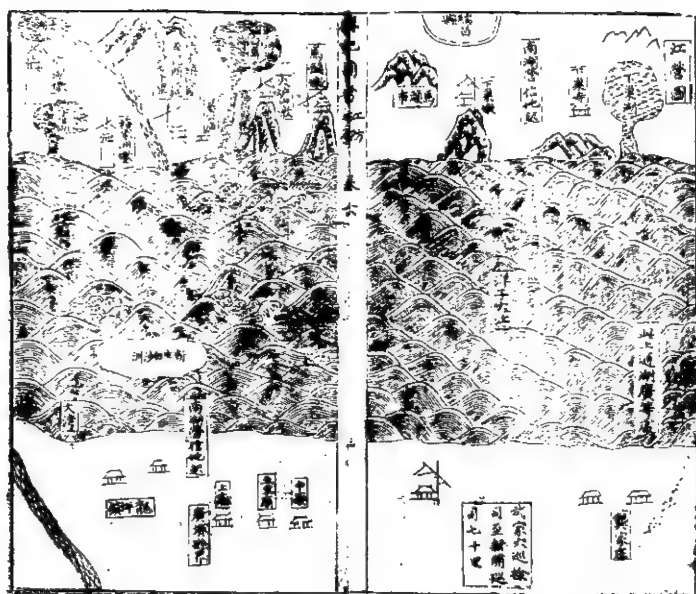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瓊崖高雷○近占城○潮潮○粵粵○  
東莞等縣之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莞等縣○潮潮○粵粵○  
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舊制○每歲○汛○兵○各○路○皆○設○  
機○秋○盡○乃○擊○回○內○水○寨○至○今○日○則○不○禁○倭○奴○衛○突○其○甚○于○中○邊  
亦○英○便○于○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其○次○乃○及○高○雷○三○所○并  
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  
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益○而○拓○林○為○尤○甚○蓋○拓○林○去○水○寨○一  
日○之○程○警○報○未○易○猝○達○而○拓○林○為○尤○甚○蓋○拓○林○去○水○寨○一  
水○寨○之○官○兵○每○秋○製○班○必○以○拓○林○為○便○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

真係為警船子弟○其在中○時○宜○養○者○也○給  
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推○牛○酒○以○養○其○恩○威○相○濟  
不○可○衡○之○利○斷○斷○城○內○交○策○之○要○也○  
海○防○者○不○可○不○知○



奉勅書通存之以明諸軍之固其添設安餉軍奉本末與夫政令  
 條格具載焉庶幾乎漢之欲權時救急者不遠更張按籍可曉茲  
 江防考所由作也先同安洪公朝選著在江一覽江防信地江防  
 要覽三種余解合而成焉成其時來曰大哉  
 聖謨何密遠也建江營設舟師水操軍是虞夏國備禦施  
 制實效焉就中策調莫非兵也又安所急募耶命此令圖而召外  
 兵以積軍實非勝算也皆乎新創一細繁間而精銳十倍是故  
 用兵者不必易民而散其財不必充法而行余知之未之餘  
 也嗣余經略者其尚與周道介爾來遠

聖諭  
 江防  
 要覽



其地者卷六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江防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地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男

之

之

道

按

江

防

考

我

國家

之

為

世

本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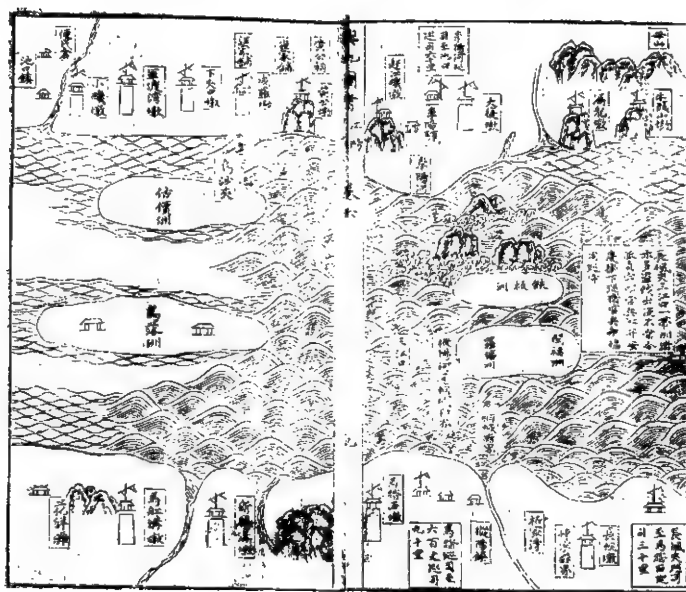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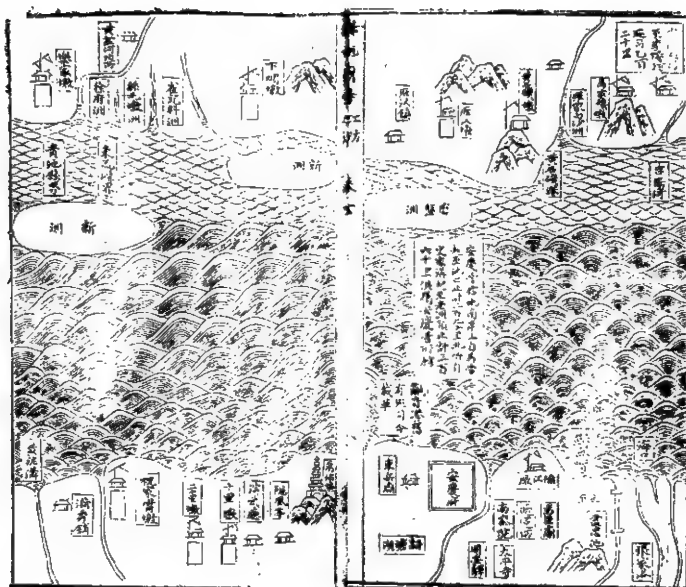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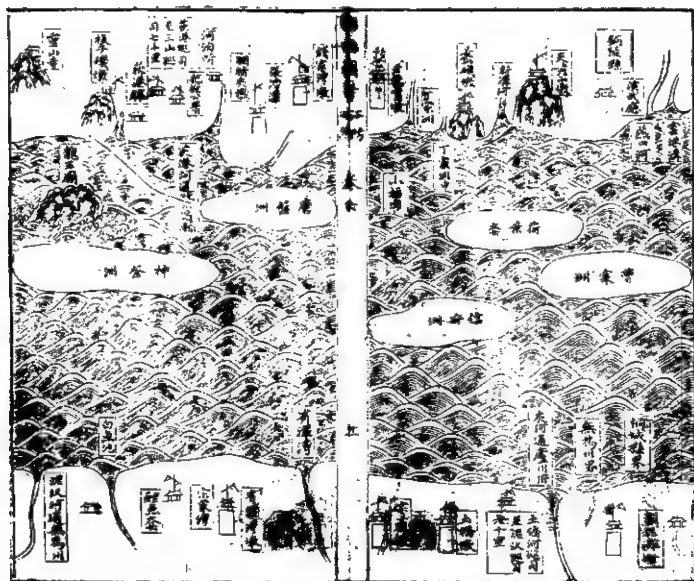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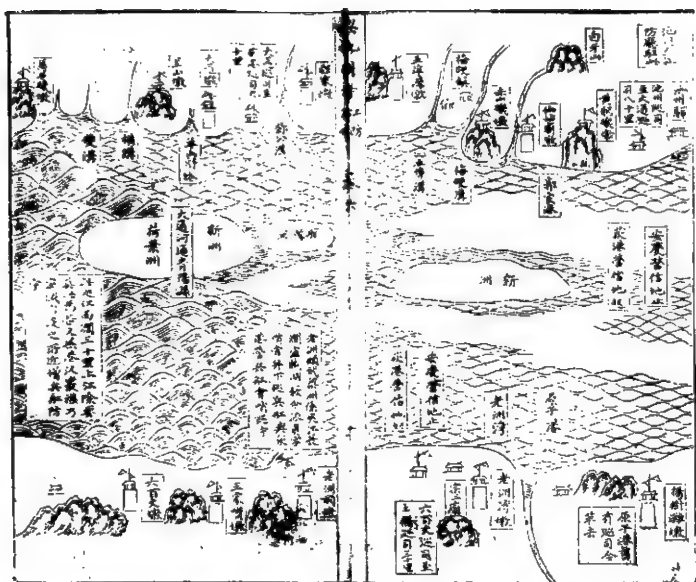
海昌經道生可生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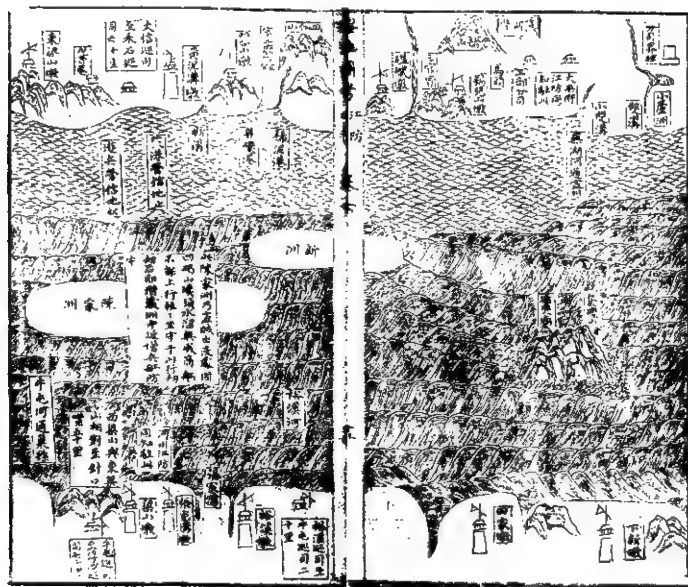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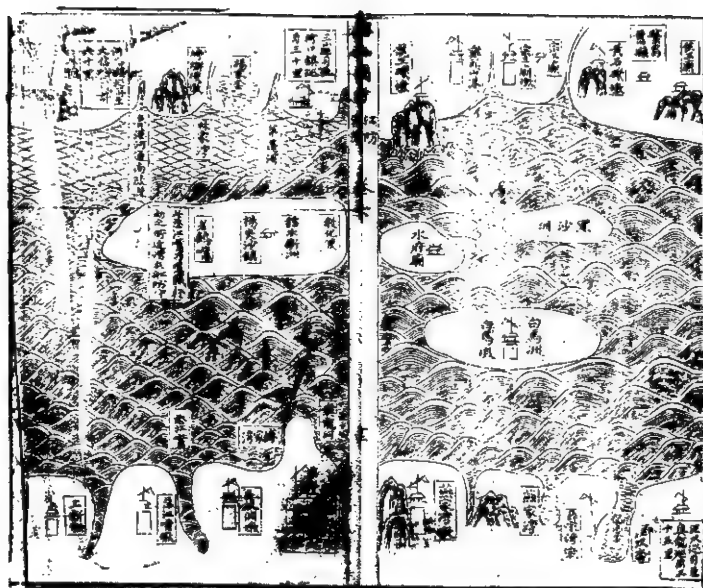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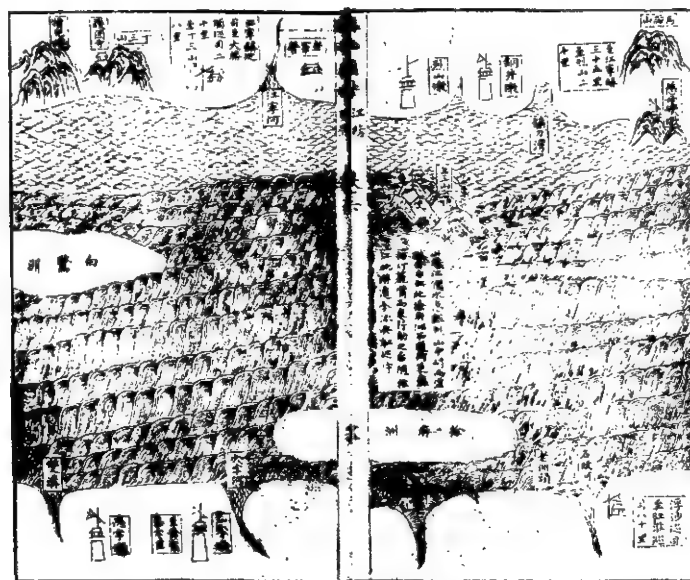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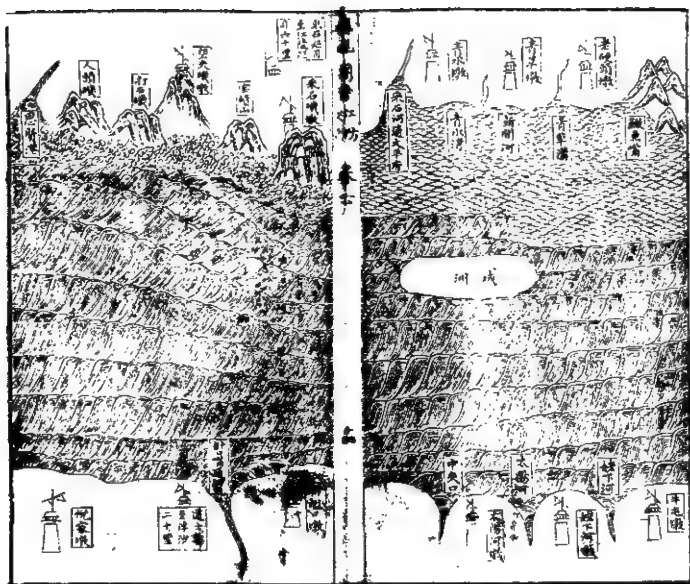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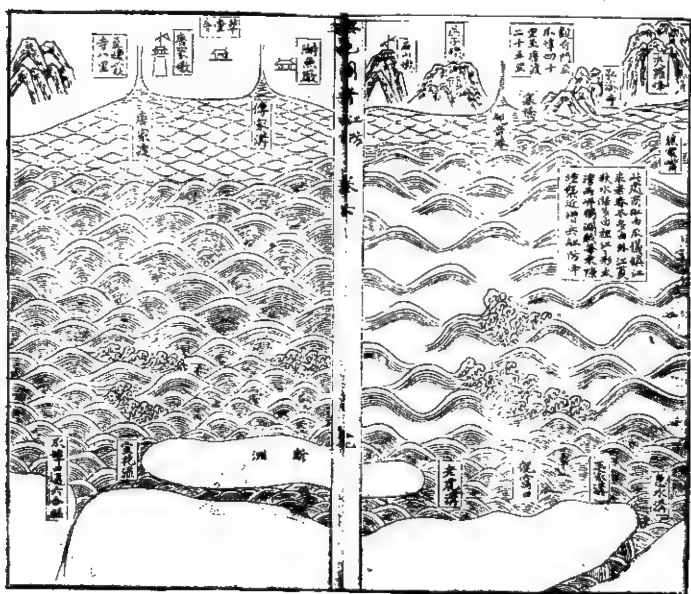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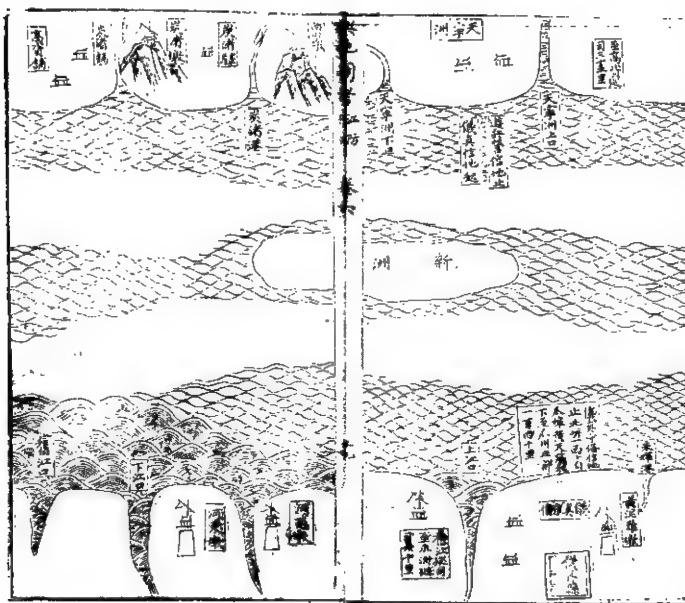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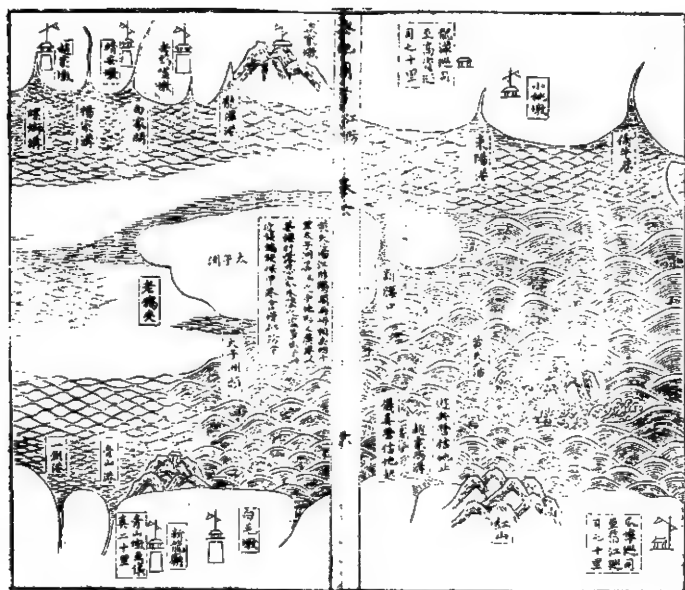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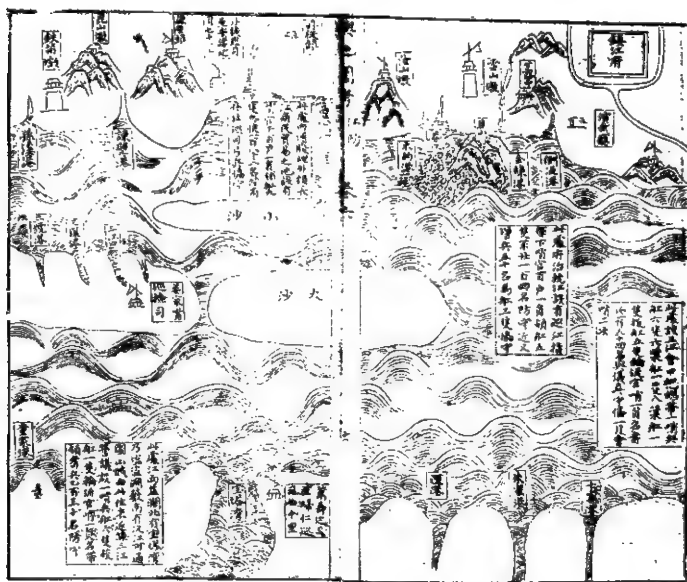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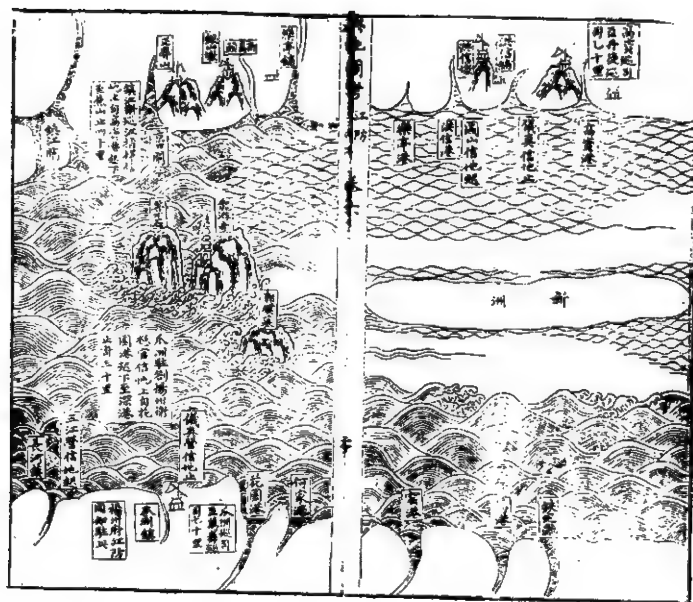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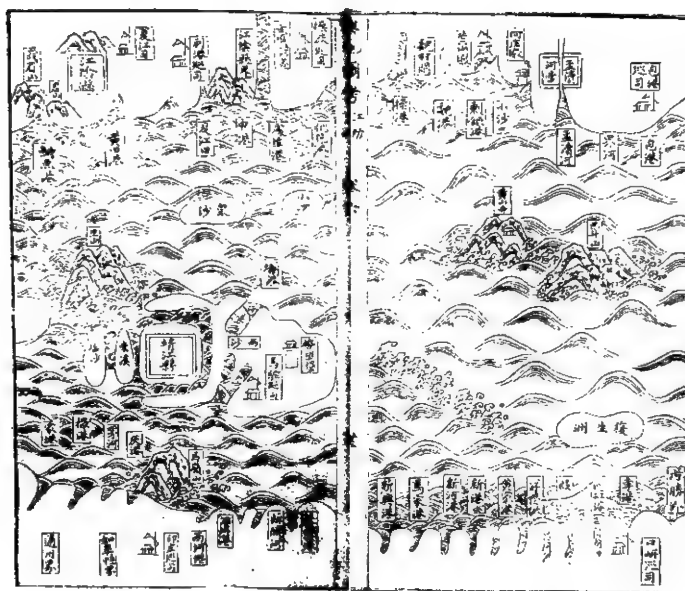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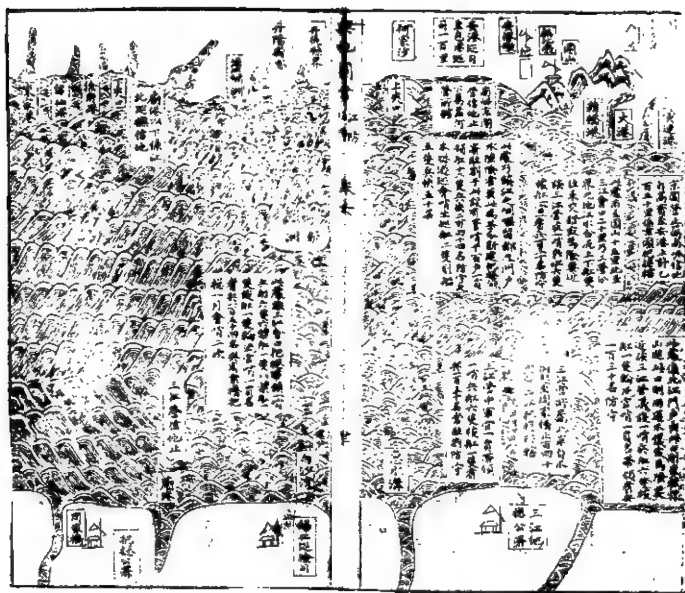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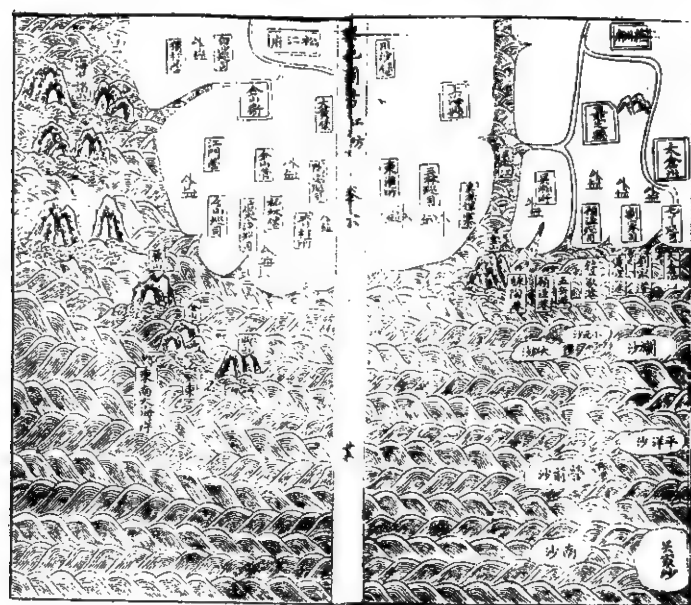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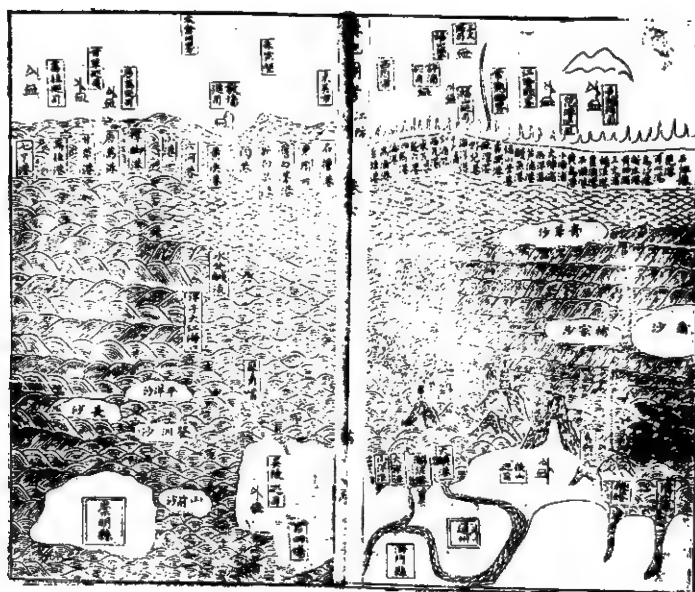












江防信地

南湖嘴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北岸上自

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里大小黃鵠等戰哨

船共四十八隻斷離巡捕巡江官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

上哨五德記縣城子鎮止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安慶守備信地

南岸上自馬當起下至他口止計二百九十里北岸上自史家

溝起下至老洲頭止計三百六十里樓船等船四十一隻官

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蕪湖

把總官兵會哨

蕪湖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他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岸上自

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樓船等戰船三十六隻

官兵五百二十員名分四哨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

蕪湖把總官兵會哨

蕪湖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岸上自

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船等戰船

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二百餘員名分十哨上與蕪湖

把總官兵會哨

蕪湖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儀真守備圖山把總官兵會哨

儀真守備信地

北岸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船等戰

船共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名上與蕪湖把總官兵

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瓜洲衛總指揮信地

北岸上自花園港起下至覆港止計三十里樓船等戰

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餘員名上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下

與三江口把總官兵會哨

三江口把總信地

北岸上自瓜洲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船等戰

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十五員名上與儀真守備官兵會哨

下與周家莊把總官兵會哨

圖山把總信地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五里樓船等戰

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員名上與蕪湖把總官兵會哨

以上八營官兵共計一千五百餘員大小戰船三百七十餘隻

官兵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應天府屬信地

元縣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江寧縣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大勝關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縣城巡捕官主簿下江寧馬驛巡捕驛一員兵三十二名

至代縣前把截地方青山三江一帶程俱三十里矣其捕獲  
來會哨斜港地方係義民把守至儀真縣江口三十五里下至  
高資縣巡捕司四十里彼處原無巡船只有民莊四十名每遇  
會哨在民船出江勘得京師去旬客九十里旬客抵龍潭抵  
斜港俱七十里長江一帶洲渚相隔唯斜港龍潭二處皆使由  
此出入故於天龍橋城頭設司司兵民共六十名又  
兵防視諸處尤當加意令龍潭巡司司兵民共六十名又  
有義民與巡檢協守又有巡船出哨其官兵不必添多其船隻  
不必添造矣但恐義民巡檢互相推諉或致誤事今議上半年  
係巡檢居守義民官軍民兵哨江下半年係義民官軍民兵哨

坐野山則不敢推諉矣及至斜港地方有民壯四十名亦令義  
民官輪作二班一班巡哨一班巡捕亦可足用但稱巡有無船  
巡事難辦似乎不可切係民船巡捕之類恐不利便又雇船方  
行恐後不及事合先行令該縣查將無碍官船連船二隻係與  
巡哨該縣巡捕隊委仍令時常往來調度其船則信地明而兵  
紀滿矣  
深陽縣巡捕隊並下興俾巡檢司巡檢一員兵二十四名  
該司設居陸路原無巡船信地西至深水縣分界山十五里東  
至六十里水邊額編守城民壯二百名續添設巡官伍員

民壯四十名分駐巡捕房檢點他十旬無巡捕官前度防江  
 深陽地方離河大江然去全境宜保不百里金樓去鎮江不  
 遠宜與去蘇松不遠江賊海寇俱宜預防先年添編民壯添設  
 義民蓋為此也但恐前項把守義民壯或有虛名應殺及別  
 項換召者須令巡捕縣丞時常查點庶實實用  
 深水縣巡捕縣丞下民壯四十名該縣設居陸路原無巡捕信  
 地至姑蘇約四十里至陳陽縣上興縣巡捕司六十里至孔鎮  
 舖六十里至上店舖三十里該縣止有額編民壯防護城池看  
 守倉庫外仍有餘糧民壯分委義民壯率至姑塘舖四十里至  
 陳陽縣屬上興縣巡捕司六十里至孔鎮六十里至上店舖三  
 十里各巡巡地方得捕盜賊似亦嚴密今仍行巡捕縣委辦常  
 查無致疎疎  
 高郵縣巡捕縣丞下廣通鎮巡捕司巡檢一員勇兵二十名哨  
 船隻無設巡信也自縣陸路至孔鎮舖六十里自縣陸路至廣  
 通鎮六十里自廣通鎮河上至水陽五十里至宜州男至建  
 平縣之埭鎮六十里該縣地方不通江洋止有廣通鎮東甯河  
 通而深陽宜興常川無錫通接蘇松經行往來客商船隻木鎮  
 源設巡檢司巡檢一員勇兵三十名住彼盤詰防守其縣境陸  
 路本縣分委義民壯巡檢民壯分從巡緝外但東甯河亦係要  
 路恐本司官兵候事會議係委最以一名并委民壯十名前

去本縣總同防守往來上下巡緝仍聽巡捕縣委辦家調處  
 縣境陸路巡捕縣丞照舊督率民壯巡捕  
 江浦縣巡捕官典史下本縣信地除江面係屬江浦巡捕司  
 管理其縣治及陸路村落係該縣巡捕官管理原無設江防  
 哨船安官兵無從分暨及查縣治江面見係屬江浦巡捕司管  
 理該司額有巡哨船隻每日晝夜在江巡緝該縣原無城池  
 民零落江淮巡司離職任巡緝係屬與縣無干但其巡  
 大江盜賊出沒不可無先事之慮今議該縣地方江面一帶係  
 江津巡捕司信地合縣陸路村分係該縣巡捕官信地其縣治  
 地方巡檢巡捕官總同防守互相調度  
 六合縣巡捕官典史下瓜埠巡捕司巡檢一員勇兵四十五人  
 福寧老人一名民壯三十五名巡船一隻信地江面上至唐家  
 渡二十里下至西溝二十里本縣設居江北東南通江陸路至  
 瓜埠巡檢司二十五里額設巡檢一員勇兵四十五名并本縣  
 添設把守老人一名督率民壯三十五名各駕巡船在于所轄  
 江洋信地小至唐家渡二十里與南京觀音港新江口時伏官  
 軍接哨下至西溝二十里與句容縣龍津巡檢司官軍接哨且  
 巡捕典史督率民壯三十五名在于本縣看守倉庫獄囚及縣  
 境四門陸路巡緝捕盜賊偵司所轄江面俱係險要信地設  
 有官兵民壯八十名北極老人協同防守似亦有備兵不必添



吳但恐形勢老人及兵士相推讓。議將兵士八十名。分  
 三班。三十名一班。巡列免之。又五十名分爲二班。每班  
 五名。駕巡船一隻。上半月巡檢居守。老人督率兵船出江。檢  
 下半月老人居守。巡檢督率兵船出江。檢哨更迭。少入五為  
 角。根廳典史調度。其縣境陸路。典史督督兵巡捕緝。江  
 江采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名。哨船一隻。信地上。五响水溝  
 十五里。下至草鞋尖。十里。挾管江面。信地。北岸一帶。江心  
 果俱屬江淮巡檢司管轄。南岸一帶。本司派管巡檢督率弓兵  
 駕便巡船出江。巡邏上至响水溝十五里。與大勝關另兵井上  
 新河。暗伏官軍交哨。下至草鞋尖十里。與下江暗伏官軍交哨。  
 中江陸路。河口。原設新江口。營巡哨官軍船隻。劉防。守該司  
 既居近江。所管信地。窄狹。又有暗伏官軍。交相巡守。頗屬  
 相應。行令巡檢。照舊督兵。駕船上。下往來巡邏。  
 江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四十名。哨船二隻。信地上。五和。野  
 屬浮沙口。巡檢司。更夫合縣。所屬瓜埠。巡檢司。派司去浮沙  
 口。及瓜埠。俱百里。而遠。其間。夾于河。王家。泰。八字溝。甚。險。要。  
 議。將弓兵。分作二班。每班二十名。哨船二隻。每隻船十名。將角  
 而出。併力。勤捕。則江。盜。可。清。而。往。來。補。便。矣。  
 林陵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二名。哨兵。護。居。陸。路。應。無。難  
 隻。信。地。上。至。河。安。橋。四十里。下至。馬。龍。橋。三十里。該司。原。係。有

屬。所。轄。信。地。狹。窄。陸。路。不。近。江。洋。弓。兵。三。十。二。名。在。司。巡。緝。便  
 本。司。地。方。亦。係。要。路。各。鎮。弓。兵。雖。在。巡。緝。原。無。定。規。今。議。將。見  
 在。弓。兵。三。十。二。名。輪。爲。二。班。一。班。存。司。巡。緝。防。守。一。班。出。巡。巡  
 哨。更。相。出。入。  
 太平府。屬。軍。衛。信。地。  
 本。府。巡。捕。經。總。巡。邏。哨。官。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三。隻。上。至  
 四。合。山。大。信。巡。檢。司。下。至。牛。清。嶼。采。石。巡。檢。司。計。四。十。里。與。縣  
 哨。官。接。哨。  
 當。於。縣。巡。捕。縣。丞。哨。官。下。民。壯。二。十。八。名。巡。船。一。隻。哨。船。二。隻。  
 上。自。四。合。山。縣。信。地。下。至。和。尚。港。港。口。灣。計。八。十。五。里。與。該。縣  
 守。把。委。哨。接。哨。  
 大。信。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四。名。哨。船。四。隻。上。自。韓。鎮。下  
 至。香。潭。鎮。計。四。十。里。與。府。哨。官。采。石。巡。司。官。兵。接。哨。  
 采。石。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四。名。哨。船。四。隻。上。至。香。潭。鎮。下  
 至。人。頭。磯。計。二。十。五。里。與。哨。官。二。隻。接。應。會。哨。  
 守。把。和。尚。港。哨。官。下。民。壯。三。十。六。名。哨。船。二。隻。上。自。人。頭。磯。下  
 至。鎮。口。灣。二。十。里。上。與。采。石。巡。司。下。與。對。江。浮。沙。巡。司。各。接。應  
 會。哨。  
 蕪。湖。縣。巡。捕。官。縣。丞。下。民。壯。二。十。名。巡。船。四。隻。哨。船。二。隻。上。自  
 河。口。巡。司。下。至。四。合。山。縣。信。地。計。四。十。里。與。當。縣。大。信。巡。司

官兵接界會哨  
河口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四名。巡船一隻。哨艇二隻。上  
自繁昌縣塘湖磯下至本鎮與縣巡捕官兵會哨。巡檢帶管湯  
失沙守把民壯一十五名。哨船一隻。上自本汛下至河口。巡司  
與三山巡司官兵接應會哨。  
繁昌縣巡捕要官下民壯二十六名。巡船一隻。哨船二隻。駐劉  
地名宗三廟係該港三山二司官兵樞界邊中。最為要害之地。  
粵領本官帶領民壯船隻嚴加調度。若遇上下有警。隨即協力  
應援。  
荻港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五名。巡船一隻。哨船二隻。上自  
胸肝交與銅陵縣官兵接應。下至宗三廟與三山巡司官兵接  
應。計四十里。該鎮江而廣湖。派民壯十名。哨船一隻。本官帶  
管督率防守。  
三山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四名。巡船一隻。哨船二隻。上自  
宗三廟與荻港巡司接應。下至蕪湖縣河口。巡司與該司官兵接  
應。計四十里。該來會哨。應運。  
建陽衛指揮一節。扼管巡江。分為上下二哨。上哨千戶一員。巡  
軍七十五名。哨船共三隻。上自繁昌縣荻港司起。至蕪湖  
縣河口。止計一百里。上自銅陵縣下與下哨千戶接哨。下哨  
千戶一員。巡軍七十五名。哨船共三隻。上自河口。司起。至

當塗縣和南港。計一百里。上與上哨千戶并蕪湖縣官兵  
與和南港守把官兵接應。  
以上唐雋縣并巡司把總官兵。仍各與該兵部下哨捕者。兵  
無巡緝。  
和州信也。  
巡捕同知總巡八架船二隻。上至新溝口。起下至穴字。何止計  
一百一十里。督率上哨陰陽官一員。巡哨民壯二十四名。哨  
船二隻。上至新溝口。起下至新河口。止六十里。又民壯十名。哨  
船一隻。守把地下河口。下哨陰陽官一員。巡哨民壯二十四名。  
巡哨船二隻。上至新河口。起下至穴字。河止五十里。又民壯十  
名。哨船一隻。守把楚蘆河口。  
樅陽河鎮巡檢司巡檢下弓兵三十二名。巡哨船二隻。上至新  
溝口。起下至統家溝。止十里。要與龍牛二巡司官兵接哨。  
牛屯河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四十六名。巡哨船二隻。上至張家  
溝。起下至新河口。止五十里。與陰陽沙大信三巡司官兵接  
哨。  
浮沙口巡檢司巡檢下弓兵四十六名。巡哨船二隻。上至新河  
口。起下至穴字。何止計五十里。與牛屯江淮二司及和南港  
以上官兵。仍與該兵部下哨捕者。兵船相無巡緝。

州府屬信地

本府上哨船一隻。民壯二十名。又資池縣哨船一隻。民壯十五名。自池口起。巡至懷寧縣。一百二十里。每季撥府首領。或守船。何巡檢營之下哨船一隻。民壯二十名。又資池縣哨船一隻。民壯十五名。自池口起。巡至銅陵縣。一百二十里。每季撥資池縣巡捕官或池口巡檢營之。

東皖縣典史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都哨上至香口。總檢司四十里。與里江縣會哨。下至雁汊九十里。與懷寧縣會哨。又銅陵縣主簿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都哨上至橫渡。四十里。與大通縣司兵船接哨。下至新溝十五里。與老鶴嘴把總接哨。又香口巡檢司巡檢。下哨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媽水。二十里。與馬當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桐林。三十里。與古驛巡司兵船接哨。

古驛巡檢司巡檢。下哨兵十九名。哨船二隻。上巡至桐林。三十里。與香口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馬當。六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

李陽巡檢司巡檢。下哨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馬當。六十里。與古驛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馬沙。二十里。與池口巡司兵船接哨。

池口巡檢司巡檢。下哨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馬沙。四十里。與李陽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五峰。六十里。與大通巡司兵船接哨。

大通巡檢司巡檢。下哨兵二十名。哨船二隻。上巡至五峰。六十里。與池口巡司兵船接哨。下巡至橫渡。二十里。與銅陵縣兵船接哨。

橫渡老鶴嘴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都哨上至新溝一十里。與銅陵縣官兵接哨。下至橫渡。與錢家灣官兵接哨。

錢家灣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都哨上至橫渡。四十里。與老鶴嘴官兵接哨。下至五峰。六十里。與張家灣官兵接哨。

張家灣設義民一名。下民壯二十名。哨船二隻。都哨上至五峰。六十里。與錢家灣官兵接哨。下至桐脂。六十里。與蘇港巡司兵船接哨。銅陵縣仍每歲撥民壯二名。備守但有警急。便撥縣巡捕官調度。

以上官兵船隻。仍與安慶守備。就近港把總。各部下差。晚守兵船。相無巡緝。

廣州府屬信地

無為州旗管江面上自洲城。離六百丈。巡司起。下至初州。沿溪。

河巡司止共計江南二百三十里  
自六百丈起至寶澤灣止八十里有楊山磯石天河三江  
險要俱土橋司巡檢帶領官兵哨船二隻分兩班巡邏上與  
六百丈下與泥汊各巡司官兵會哨  
自寶澤灣起至薛家灣止七十里有泥汊司巡檢帶領官兵哨船  
二隻分兩班巡邏上與土橋下與龍興各巡司官兵會哨  
自薛家灣起至板溪巡司止七十里有龍興司巡檢帶領官兵  
哨船二隻分兩班巡邏上與泥汊下與板溪各巡司官兵會  
哨  
黃落河司巡檢帶領民壯四十八名哨船二隻分兩班巡邏  
以上巡司官兵仍各與義港及安慶守備部下各著兵軍勇船  
隻相並巡緝  
揚州府屬信地  
上自儀真縣東溝起至青山白茅墩止江南四十五里把戴義  
官一員領民壯四十名屯守上與瓜埠巡司下與青山巡江汛  
南與龍潭巡司會哨  
自青山起至羅漢州止江南八十里中間青山為黃天蕩竅要  
害已設儀真守備部下官兵分布防守  
沿江口又為儀真縣咽喉重地該儀真衛巡江指揮統領百戶

自儀真一營軍食二百名巡江十四隻分為四汛各汛月一  
撥輪巡邏上與瓜埠把戴義官下與瓜埠巡司各會哨  
自下江口起至寶澤灣止江南四十里該舊江口巡檢領兵五  
十二名巡船三隻上與下江口官兵下與寶澤灣各汛會哨  
自寶澤灣起至何家港止該儀真營義官一員領巡兵三十名屯  
守上與瓜埠巡司下與何家港各汛會哨  
自瓜埠巡司起至寶澤灣止江南八里該花園港把戴百戶一員  
領軍食四十名民壯三十名號勇為銳于十名巡船一隻上與  
儀真衛巡司下與瓜埠巡司江千戶各接哨  
自瓜埠巡司起至寶澤灣止江南八里該千戶一員領軍食四十名  
巡船一隻上與把戴百戶下與瓜埠巡司各接哨  
自瓜埠巡司起至寶澤灣止江南十里該巡江百戶一員領軍食四十  
名巡船一隻上與瓜埠巡司下與瓜埠巡司各接哨  
之合派民壯二十五名與本官統領上與瓜埠巡司下與  
瓜埠巡司各官兵接哨俱為屯駐瓜埠鎮巡檢領兵五十二  
名巡船二隻以為應援餘有兵勇壯夫脚兵存留防守瓜埠城  
池其瓜埠江民壯一百二十名巡船六隻召募民船亦分為三  
班駐劄本鎮大南門外江口聽取洲江防不時調遣上下哨  
自瓜埠起至寶澤灣止江南六十里該義勇巡檢領兵五十

各上與巡江有戶下與歸仁巡司及三江會口各營官兵哨

三江會口上至瓜洲縣下至廟港止共計江面二百五十里乃

瓜儀家險要之地已設把總官部下官兵分佈防守

自寧心港起至慈惠水港止江面三十里設歸仁巡檢領兵五

十名上與黃壽巡司下與白岸巡司各會哨

自慈惠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設口所巡司領兵三

十名上與歸仁巡司下與即莊巡司各會哨

以上各文武官兵每隻查照該管巡地務要同心戮力相兼哨

鎮江府屬軍衛信地

鎮江衛江橋指揮部下千戶一員百戶二員巡報西雙營年巡

江軍餘防守金山東哨至丹徒港二十里而哨至高資巡檢

五十里北哨至瓜洲一十里各至朝會哨百戶一員統領江橋

軍餘在子金山西馬頭陸路把截候江橋指揮不時出江查巡

哨

本府委千戶一員統領隊兵二千五百名自東馬頭下至丹徒鎮

十五里與巡檢會哨上至西馬頭十里與千戶會哨千戶一員

統領隊兵二千五百名自西馬頭上至高資巡檢司四十里與巡

檢會哨下至東馬頭十里與千戶會哨

丹徒鎮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兵十五名上至焦山十里與

與府委千戶會哨下至張溪橋十五里與姜家嘴巡司會哨

高資下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兵十五名上至針溪口三十

里與把截義民會哨下至西馬頭四十里與鎮江衛巡江官軍

軍衛巡檢江把截壯快會哨

安港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兵十五名上至姜家嘴巡司二

十里下至包港巡司三十里接哨

姜家嘴巡檢司巡檢在船統領兵十五名上至張溪橋十五

里與丹徒巡司會哨下至鎮江洲一里與安港巡司接哨

以上各衛巡司官兵仍各與圖山把總部下者捕兵船相兼巡

安慶府衛信地

壽得本府沿江上下二水哨原額哨船四隻民壯八十八名

為二班上巡至小孤巡司止計二百三十里下巡至池州府池

口巡司止計一百二十里俱該本府巡捕同知總統巡檢

懷寧縣巡捕縣丞帶民壯二十名駕哨船二隻上巡至當港巡

司地名洲頭口與該司官兵接哨

親音港巡檢司帶兵四十名駕哨船二隻亦上巡至當港巡

司洲頭口與該司官兵接哨下巡至長板夾地名姜家嘴與該

司官兵接哨

長嶺巡檢 駕有船二隻 帶弓兵四十四名 上巡至龍音港 巡司地名黃泥溝 與該司官兵接哨 下巡至馬蹄橋 柘家灣止 與該司官兵接哨

桐城縣巡捕縣丞 每月輪撥精壯二十名 跟隨哨官 駕有船一隻 督領馬蹄石巡檢 駕有船二隻 帶弓兵四十三名 自柘家灣起 上巡至長嶺 與該司接界 下巡至馬蹄橋 柘家灣止 巡司接界

江南六十里 該司與長嶺 夾觀音港 合為一哨 跟隨本府巡哨官兵 上巡至懷寧縣 下巡至貴池縣 計印掛牌

源子巡檢 帶弓兵四十六名 駕有船二隻 自馬蹄溝起 下巡至老洲灣 江面六十里 與六百丈巡司及池口大通二巡司合

為一哨 隨同成縣哨官 并對江貴池縣巡捕官 上巡至貴池縣 下巡至銅陵縣 計印掛牌

老洲鎮守把哨官 民壯二十名 望江縣巡捕主簿 常民壯二十名 駕有船二隻 上巡至楊灣 司地名朱福溝 毛湖 龍機 九江府彭澤縣巡捕官 兵舍哨 下巡至當港 司新口 鎮相接懷寧縣 并對江東流縣接哨

楊灣口巡檢 帶弓兵五十三名 駕有船二隻 上巡至朱福溝 毛湖 鎮相接小孤巡司會哨 下巡至黃家港 湖接當港巡司會哨

雷港巡檢 帶弓兵二十五名 駕有船二隻 上巡至黃家港 湖接楊灣司官兵會哨 下巡至新口 鎮相接懷寧縣官兵會哨

宿松縣巡捕典史 每月輪撥民壯三十名 跟隨哨官 駕有船一隻 于小孤江洋住守 上巡至湖口縣 下巡至望江縣 一百二十里 往來接哨

小孤巡司 帶弓兵五十五名 分為二班 駕有船一隻 自本司江面起 上巡至望江司楊家洲二十里 下巡至毛湖洲一十五里 往來會哨

望江巡檢 帶弓兵二十一 名 駕有船一隻 自本司起 上巡至九江 土嘴四十里 接哨 下巡至小孤六十里 接哨

歸林巡司 帶弓兵二十八名 分為二班 駕有船一隻 每月一換 自本司起 上巡至湖口縣三十里 下巡至望江巡司六十里 接哨

安慶衛上江總巡指揮一員 帶軍兵五十名 駕沙棠船二隻 勾懷寧縣親奇巡司 起上巡至小孤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千戶一員 軍兵三十名 駕有船二隻 自一員 軍兵五十名 駕哨船二隻 俱自親奇巡司起 上巡至小孤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下江總巡指揮一員 軍兵五十名 駕有船二隻 自觀音港巡司起 下巡至大通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千戶一員 軍兵三十名 駕葉紅一隻 百戶一員 軍兵三十名 駕葉紅一隻 俱自觀音港巡司起 下巡至大通巡司止 計二百三十名

松常鎮兵備道分布防汛信地

一○周山元麓江邊係險要地北與周家橋相對乃鎮江之咽喉  
智都之門戶也○把總劉下兵能分爲三枝前哨可守一負統領  
楊鐵梁船七隻捕兵九十二名爲正兵泊安港口仍分三資  
山門與五河兵船互爲策應中哨千戶一枝統領楊鐵梁船七  
隻捕兵九十二名爲應兵泊周山洪口仍哨至安港口與江北  
周家橋兵船互爲策應邊哨千戶一枝統領沙江八隻者兵九  
十九名仍哨上至瓜儀下至江陰楊舍等處往來遊哨有警與  
江北三江會口及遊兵把總下兵互爲策應把總官專在周  
山駁劉不許擅離信地

東江圖書

卷六

五

一鎮江府東西二馬關皆濱大江逼近城郭乃要地也皆擇一  
負領有江操紅雙分爲二枝一枝泊守焦山以備東洋一枝泊  
守金山以護西津仍各分番出哨北至瓜洲儀真以備江寇南  
至周山安港以防海賊仍聽把總官調度  
一鎮江府原有土兵四百名升統縣民壯一百九十九名月防  
縣八十名金壇縣一百名快季四十九名軍令八十二名升統  
等巡司弓兵四十名机兵五十六名共一千六名六條指揮一  
負督同哨官千戶統領操練春汛之月分爲四枝一枝千戶  
一負領住大港一枝千戶一負領住埋城一枝千戶一負領住  
東津馬頭一枝百戶一負領住西津馬頭無事往來巡哨

聽候恭總調度勤殺

淮揚海防兵備道分布防汛信地  
一三江會口係江都縣地方西到瓜州鎮一百二十里東到  
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周山相對中有順江浦水面頗窄水流湍  
急最爲險要此處係守瓜儀可保無虞○督都無援終慮近該  
木虎題設把總官一負統領水兵六百名哨官二負哨長一名  
大小戰紅二隻常時防守其應兵把總官統領兵船位劃一  
號港地方上接周山十里下接三江會口十里泊中流以備  
兩地協助防守江北有警互相策應併力截剿仍要與江南及  
周家橋兵備各兵船彼此策應

東江圖書

卷六

五

一沙河口係江都縣地方在府城東南八十里西至瓜洲鎮二  
十里東至三江會口一百里與瓜山焦山相對上年原與提  
兵平時今瓜洲鎮與三江會口兵船巡邏江洋一有警令兵應  
勤  
一瓜洲鎮係江都縣地方南濱大江東到沙河港二十里西到  
花園港七里北到府城四十五里與瓜山焦山相對建有龍  
城居民稠密商賈輻輳江南航運由此通暢設有總巡指揮一  
負部下揚州衛巡江官一負軍令一百名巡船一隻操江民壯  
六十名巡紅二隻守城號勇二百五十名脚料行兵四百四名  
机兵五十五名巡檢司官兵五十三名巡紅一隻捕兵十六





七八九團以時蒞沙山吳淞入內被廣設有總兵駐  
 紀總及中軍都司兵駐持前防守且劉河與吳淞海而不遠兵  
 船聯應可至該船見有兵駐分爲五哨一哨泊守新寬一哨泊  
 守黃一哨泊出洋遠探二哨泊港內更番調遣哨守嚴密可  
 保無虞若由蛇山外洋而來必由三井高家沙入內才犯三沙  
 不犯江陰或由山前營前沙出整州沙過而則至白茅過北則  
 犯狼山或諸家沙或西犯福山以至楊舍整州沙定係福山白  
 茅常鎮門戶其三井高家沙已據崇明紀總兵船二哨泊守探  
 三沙洪拋泊二哨以備備一哨輪候外洋遠哨三井沙亦係  
 江北要路狼山標旗幟把總兵駐一校位泊與崇明紀  
 總兵駐五初應福山兵駐一校泊守營前沙與江北舊守山  
 前沙兵船相峙前白茅兵駐守營前沙以爲營前應援以  
 同入犯要路楊舍通近飛報乃由海江門已派兵將應援將  
 本都兵駐一校泊守諸家沙營前三沙洪東可同三井山  
 前營前等沙入犯南可同吳淞劉河入犯亦應援一校泊守  
 三文浦一校泊守各清港以備接應與諸家沙兵船輪哨守  
 但自諸家沙而至楊舍以及江陰至河一帶江面窄狹陰沙頗  
 多船難行若不速出外洋哨船連擊一逼入江縱使諸家沙  
 難爲全未克登岸入內之虞今江陰靖江五河團山兵船雖紅  
 依守信地俱應差操通哨不唯是聲援以應援阻遏抑且臨事

便於傳報投簡矣  
 一楊舍港而江陰縣北枕長江而黃田港切近縣治尤爲要害  
 今設練兵指揮二營操官兵三營統領陸兵一營統領水師城內  
 武生一名統領兵船一艘泊守本港可以整頓與靖江兵船相  
 爲特肩本處接應夏應著令嚴密兵船應  
 一靖江縣江陰縣爲要客各設船廠駐兵查關港三處兵  
 船可以控制與江陰兵船相峙前至河界界地兵船互相  
 應援  
 一賊由大江南來至河遠爲險要今設指揮一員兼駐三井  
 上兵六百名修築控扼瀾山兵船互相應援  
 一團山洪係干溝地乃鎮江之咽喉留都之門戶今設有把  
 總兵船可以控扼與周家橋三營會同兵船相爲應援  
 日并派兵駐紅互相應援  
 揚州縣分佈防汛地  
 一青山嘴係儀真地方要路應募訓練兵士里西到儀真二  
 十里原設儀真衛營官兵巡邏在彼防守後來院添設重兵  
 禦有營與儀真下江口爲江口兵船互相應援  
 一儀真城查得東到瓜洲四十里東北到揚州府城七十里西  
 到六合縣城隍六十五里南到大江商賈集清運所關說  
 爲要地原設守備都指揮一員駐紮在統統領儀真衛城隍

民壯鄉兵防守。若水網揚州。商軍守備俱要應。孫少。

一丁江口在儀真縣南。東到舊江口十里。西到青山嘴三十里。

與新洲相連。連何家港。江面險要。原設儀真衛。江軍舍一

百二十名。巡船二十七隻。在該防守。聽守備官調度。上與青山

承傳下與花園港。取洲南與鎮江各兵船往來會哨。巡邏有警

披此應援。

一舊江口在儀真縣東。西到下江口十里。東到何家港二十里。

與新洲相對。設有巡檢司官兵巡船。止可哨探。但去下江

口不遠。不必設兵有警。會下江口官兵果應。

一何家港在儀真縣東二十里。東到花園港十五里。西到舊江

口十里。若儀真自鎮江來。必由此處分。所西入該縣。東奔取

湖北。傍揚子橋。等處。而令下江口。至今在洲各兵船。東奔取

一都天廟即新城。在儀真縣稍東。偏北十五里。一路入縣。一路

通何家港。一路東到楊子橋。該處通衢。先年原設兵五百名。

春官防守。番得本處亦係腹裡。且離該縣不遠。合照舊將清兵

先調。

一花園港。江都縣地方。在瓜洲鎮西七里。西到何家港十五

里。舊江口。雙橋。頭多。亦為緊要。設揚州衛把總軍舍二十名。

巡船一隻。在彼防守。上年議將瓜洲鎮江軍舍內撥四十名。

共六十名。要官有戶一員。管領。若遇有警。兩令儀真。東令瓜洲。

兵船。彼此策應。

一瓜洲鎮。係江都縣地方。南濱大江。建有城垣。東到沙河。亦二

十里。西到花園港。七里。北到楊子橋。三十里。到府城四十五里。

與江心金山寺相對。居民商賈。輻輳之地。江南運糧。由此過橋。

最為險要。今添設揚州府同知一員。駐紮。統領原有民壯。號勇

機兵等項。八百餘名。并揚州衛巡江軍舍。巡檢司。弓兵。及巡哨

捕兵一十六名。在彼防禦。有警。調兵策應。

一沙河港。係江都縣地方。在府城東南一十八里。與江心焦山

斜對。東到二江口。一百里。上年原未設兵。有警。將瓜洲三

江口兵船。應援。

一斷港。即三江口。係江都縣地方。西到瓜洲鎮。一百二十里。東

到周家橋。四十里。與江南園山相對。中有順江洲。江面稍狹。水

流急。此處險要。水儀可保。乃為留都所。近該本院。題保把

總一員。統領水兵六百名。沙船二十隻。把守。若遇有警。與同家

橋官兵。互相應援。

一瓜洲鎮。分佈防汛。舊地。

直隸水路。南畔園山。北畔三江口。乃江防第一重門。戶。江面

頗狹。甚為要害。今督提有兵船。南北充守。應扼諸。環為得策。

如國山有警則把總官兵先守此處而三江會口把總應為應  
 兵三江口有警則把總官兵先守奉慶而國山把總應為應  
 遊兵把總督領兵往第一字港上接門山十里下接三江會  
 口十里海守中流以便而處協助次而鎮江兵則則兵第二重  
 門戶應令中軍官二員督領部下健勇義勇兵兵船二隻  
 所各屯重兵與兵洲江防官兵船相應防守又次而儀真相  
 對天寧洲為第三重門戶應令中軍官一員督領部下義勇兵  
 勇兵兵船二隻暨泊天寧洲稍而各屯重兵與儀真守備兵船  
 相應防守如南岸有警則令瓜洲與三江會口各兵船協助北  
 所有警則鎮江江標將與國山各兵船協助若警跡重大  
 則令遊兵把總分南北上下往來應援第一條應援犯及江  
 盜結夥即與國山三江會口把總儀真守備各會合同心協力  
 堵遏

儀真守備分布防汛指地  
 自瓜洲與鎮江相對中流金山高險乃儀真江界門戶可以設  
 兵瞭望江中亦有新洲夾江南即高資堤附近板河口北自花  
 園港近連何家港江口近司承為要寨此處兵控扼合  
 令哨官百戶一員率領沙船二隻沙兵四十名宵援堵遏以作  
 前鋒差撥板船連出外洋接續哨報嚴扼其瓜洲鎮江而路兵  
 船互為犄角夾攻之勢花園港江口高資堤司兵船以保奇

江府巡捕通判分布防汛指地  
 本府所轄沿江一帶地方上至高資堤下至五河堡本府東西  
 二馬頭南通吳越北地大江誠為要地見有鎮江衛江標將  
 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鎮江標兵五隻軍餘一百三十  
 三名分作二枝一枝泊守瓜山以護東津一駐泊守金山以護  
 西津仍各分番出哨上至瓜山板下至瓜山安港寺處有警應  
 沿江官兵堵截又著得國山洪口為鎮江之咽喉 留都之門  
 戶誠要寨之所無以江洋空闊波浪湧溢賊出沒之鄉形勢  
 甚險尤當戒嚴即今南有國山把總兵船一枝北有三江會口  
 把總兵船一枝互相對峙防守國山總福鎮沙巡等船共二十  
 二隻兵夫三百名原分三哨各哨百戶一技當為五兵統領  
 中即新洲昔亦係險要塔設正兵應敵令哨總指揮一員  
 統領巡船一隻沙船四隻板船二隻哨兵一百四為居中駐守  
 防守屯壘如青山東將守把水律巡司三營南與龍潭黃天溝  
 江南斜峙則有重洲泰港無安腹裏尤係險洋遙近觀音門誠  
 為南畿肘腋之所合令哨官百戶一員率領沙船二隻哨兵四  
 十名上下遊巡以為護援南北巡司守把兵船突攻策應仍照  
 上年規則行令遊兵把總兵船協巡防守 倭官不分晝夜上  
 下江而往來巡邏賊向往截殺

鎮江府巡捕通判分布防汛指地  
 本府所轄沿江一帶地方上至高資堤下至五河堡本府東西  
 二馬頭南通吳越北地大江誠為要地見有鎮江衛江標將  
 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鎮江標兵五隻軍餘一百三十  
 三名分作二枝一枝泊守瓜山以護東津一駐泊守金山以護  
 西津仍各分番出哨上至瓜山板下至瓜山安港寺處有警應  
 沿江官兵堵截又著得國山洪口為鎮江之咽喉 留都之門  
 戶誠要寨之所無以江洋空闊波浪湧溢賊出沒之鄉形勢  
 甚險尤當戒嚴即今南有國山把總兵船一枝北有三江會口  
 把總兵船一枝互相對峙防守國山總福鎮沙巡等船共二十  
 二隻兵夫三百名原分三哨各哨百戶一技當為五兵統領

山門與五河兵紅五為策應中哨千戶為應兵統領原撥福儀  
營等紅七隻捕者兵夫九十二名消守圖山洪仍留至安港與  
江北周家橋兵紅五為策應後哨千戶一統統領原撥沙紅八  
隻兵夫九十九名上至永儀命至紅陰楊舍等處往來巡哨其  
江北三江會口順江洲等處與黃山州至河京口兵紅五為策  
應如遇有警或賊從江南而入則圖山把總為正兵三江會口  
把總為奇兵賊從江北而入則三江會口把總為正兵圖山把  
總為奇兵互為犄角之勢又其中巡兵把總兵紅姓劉二字港  
兩地協應水路分布已定陸路亦當簡繁

舟濟圖山要路內通津城外通蕪湖東至五河南連丹陽西接  
府城及東而馬賊據要害本府既有練兵指揮一員統領陸  
兵七百八十九名分為四枝一技全千戶一員住守蕪湖一技  
全千戶一員住守津城一技全千戶一員住守東洋馬廟一技百  
戶二員住守西津馬廟兩處無事時營入場操練仍往來巡哨有警  
賊從五河至津城則津城千戶為正兵而蕪湖千戶為副賊由蕪  
湖登岸則蕪湖千戶為正兵而津城千戶為副賊由蕪湖登岸則  
即率兵截殺當為伏兵銀兩或坐杜江子等處紅旗標一員  
統領兵紅二枝全無防護備極倉卒警報何禦之全行鎮江  
衛練兵指揮及百戶等官統領陸兵若提補壯帆兵五十名悉

於城外隔河把截西門馬賊江漢百戶雲松山下十六名  
來有賊沿江一帶巡哨防禦四門而傳則提鎮江作威標巡捕  
照得軍令餘丁盡數查出分布把截  
萬曆二十五年兵部為江淮要地空闊聲勢不能相援經已  
聖酌添設官兵防守以固地方以安民生事據方司業呈兵科抄  
出漕糧提督戶部尚書諸應天巡撫趙一播江都御史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段題為計安江洋等事據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為照承前儀真等處地方橫江常海延至錦  
長內產洲沙嘴迎銷標以故舊卒之徒群聚行劫蓋沿江而下  
漸入于海則極為遼闊難之失事南北推謀既無責成高臨臨

不常更難擒獲既奉之條臨竟坐此據議承生洲界在南苑之  
中尤為賊調蔽之虞該提督官上下分哨扼扼樹背繼繼擊接  
捕戶綱緝獲為良策既經會議停妥各題前來相應覆請令候  
下將永生洲地方添設把總一員本部查奉相應官員難缺  
據官兵一千六百名在寬沙紅四十隻分為四哨以二哨上巡  
鹽綱洲至河一帶與周楊三江圖山水儀營會哨以二哨下巡  
新河口下港靖江印庄劉家沙等處與興興張山營會哨遇賊  
會力協擒遇倭併力截殺聽南北撫撫按巡兵備各官昇江高  
張山二副提兵部仍須申嚴拿之依法給單傳審以便終究  
如有懲期失事題奉寬治臣等謹此具奏

史 72—556

秦楚之際遊記二卷

〔明〕薛熙撰

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秦

楚

之

際

陵

記

薛子孝穆刻其秦楚之際遊記屬予爲之序夫孝穆舊所爲文有依歸一集固已傳于人口矣卽其新著又數什伯篇諸體皆備不亟以行世獨以遊記鉅諸梓也何居豈孝穆方遊於天下在遊言遊歟孝穆之遊不止於秦楚而秦楚之際則有可感者歟司馬子長有秦楚之際月表際交也子長之際以時孝穆之際以地因其地而思其時歟或取斷章之義歟子嘗慨子長足跡幾徧天下而未有遊記獨其河渠一書縱橫條達言山川大勢特詳

秦楚之際遊記

遊記之一編歟孝穆之文以子長發其端以震川會其成震川者子長之適子孫也孝穆以依歸名集蓋以震川爲歸不敢直遡子長者其猶不自滿假之意歟今天下知學震川者良有其人汪鈍翁尤其傑出者也鈍翁與孝穆生同吳趨之里居同夫椒之山旦夕爲文相與講論蓋已有年子聞孝穆之文謂其佳者不讓震川往往凌而上之孝笑曰鈍翁固嘗云爾則知非予一已之諛言也然而知之者或寡矣子聞鈍翁謂其文質而不俚書而有致此震川之所同也若夫波瀾之濶才力

之勁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能一一不失其節者孝穆又似勝之噫鈍翁之言然則知亦自以爲不及矣夫孝穆以震川爲歸而輒能與之伯仲已屬厚幸而子與鈍翁皆謂其有過焉此實子長之幸而非徒震川之幸也歟孝穆來廣州與予一見如舊識相得歡甚獨鈍翁往矣其文之音聲笑貌於孝穆乎見之不惟鈍翁卽震川文之音聲笑貌亦皆於孝穆乎見之不惟二公之音聲笑貌也孝穆之文蓋真得子長之神理者故子謂是記可接河渠一書非諛言也孝穆自秦楚之際來粵亦楚之境遂以名編子觀孝穆蓋天下之有心人也感時悲憤之意每于言外見之噫子亦何幸而晚歲得交于孝穆而盡讀其文且以見其師友之淵源如此哉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謨





序

物必鍾天地靈氣而後能奇能奇則必欲世之知  
之山川之有石崖幽谿草木之有名花異質人之  
有文其知於世一也山川草木以人之文而傳人  
之文得山川草木之奇而發其相求亦一也然而  
山川草木之奇者其所處必幽不能自致於人之  
前人之志得氣盈者必深居簡出亦無由得山川  
草木之奇而書之秦州靈峽之間永陽象郡之外  
自書契以來數千年而始一值杜子美柳子厚以  
奔軼絕塵之資當寂莫無聊之日搜剔刮磨揭其

蘇楚之樂遊記

二

精華發爲極工之文與古今共見是豈偶然哉然  
而六合之內其奇如秦夔永柳者不知凡幾則其  
翹翹然望子美子厚之來者亦不知其幾而二子  
之才不世出也有二子之才又未必其不志得氣  
盈也則其望也未有極也吾讀薛子孝穆游記而  
竊歎焉薛子自吳之楚而極於五嶺之南所  
至之地則必紀之以文其筆幽折古澹而無微不  
闢無與不探蓋有二子之才者也讀之者千里之  
外若與之攜手而登聯轡而入也故人莫不願薛  
子之恣於游而得以快吾耳目也名勝之古者得

薛子文而一新谿谷之隱者得薛子文而始願故  
山川有靈莫不樂薛子之長於寂莫無聊以發其  
中藏之未盡也夫以薛子之才而長於寂莫無聊  
以恣於游則豈吾之所望哉而薛子方日工於文  
而未已此吾所以歎也

羅浮 陳恭尹 元孝 誤



蘇楚之樂遊記

序

去月子自惠至廣州時積雨稍霽過屈君翁山所居而陳君元孝偕一客在座曰吳門薛君牟穆也予往在京師固嘗讀其文慕其才相揖而坐經談甚適因約爲城西精舍之遊明日薛君偕翁山元孝先至頃之梁君藥亭陶君子師一時皆會于石公澱心亭上亭四面皆水通潮汝薛君出其秦楚遊記一編相示予與諸君倚欄誦得風行水上之樂竟忘日之將夕也薛君論文講求法度攷索音聲持衡頗峻其自爲文祖龍門而禰震川依

珠璣之際遊記

歸之集行世已久而茲編則其一鱗片羽而已是日爲望前一日午潮平于亭砌石公詫未曾有諸君飲散別去又旬日而三江潦水衝奔所坐亭上水深四五尺而惠地山狹源遠水驟至數丈郡縣城垣民間廬舍市廛傾頽倒壓不可計于倉卒歸郡行視各屬邑安輯賑施至今猶未乾也薛君刻記索序於予勞人草草安復與于文章之事哉然心悅薛君爲人與交不可辭因歎夫雨潦之不時饑穰之莫定而友朋文酒之樂爲不易多得也遂並書之康熙甲戌閏夏寶坻王煥序

秦楚之際遊記目錄

卷一

涇陽魏 芬晚公

福清翁弘學蔭伯 編

門人

山陰呂元孫繩一

黃岡馮 宣次陸

卷一

恭謁文武二陵記

遊碑林記

定官石記

遊臨潼溫泉記

秦楚之際遊記

觀醉翁亭歐陽公手植梅記

恭謁孝陵記

遊二泉亭記

遊西湖日記

鄧蔚山看梅花記

北山採茶記

卷二

遊赤壁記

遊寒溪西山記

遊宸尊記

登黃鶴樓記

遊洪山寺記

登滕王閣記

度梅嶺記

寓三閭書院記

謁黎忠愍公祠堂記

秦楚之際遊記

牛閣先生所撰書序傳記錄贊  
 碑銘行狀墓誌銘哀祭  
 文蘇依歸集行世久藏  
 于蘇之涼園白出諸行  
 歲月深途修阻探諸一  
 歲復遺篇本坊因請銀  
 無復推先生意聊以識  
 種或可清燕之授云爾  
 跡或可清燕之授云爾  
 康熙甲戌立秋日  
 康州城南文翰堂主人  
 康州城南文翰堂主人

此書版已久矣文翰堂不知何杜翁山序評  
 他抽藏書存本之同亞賤之選前  
 民國三年一月

秦楚之際遊記卷一

常熟薛熙著

番禺屈大均評

恭謁文武二陵記

熙至涇之明年春，卽欲訪畢郢故地。謁文王墓，因涇與咸陽連界，皆當時豐鎬畿輔之地。知畢郢不甚相距，初不知武王墓之所在也。旣而有人自西安至者，則云咸陽界上有文武二陵，距涇纔四十里。熙愈益向往，至清明日，已命輿馬出郊，因同行者欲觀輓轡女士，皆不去，熙亦不能獨往。又明年

秦楚之際遊記

十

二月，熙獨乘肩輿，已渡涇河，上高陂，因輿人不識路，詢之田夫野老，莫知所謂。文武二陵者，又不果往。是歲十二月，熙將歸吳，於是預戒行李，至會城，必取途于畢郢，一展拜陵下。吾願足矣。涇河故有兩渡爲隸人引至東渡，予不知也。旣過河，欲至陵已回遠，又不果往。正月四日，熙預訪脫吏之識途者，候于門，質明命僮奴多裹饌糧，與同行者三人上馬行數里，風漸起，河勢奔騰，會涇河有浮梁，馬可以牽而涉，遂俱渡河。初上來，道風捲黃沙，塞口吻，聳肩而上，猶懼欲倒，人皆相顧無色。既上陂，小

憩古廟中，三人皆不欲往，知熙數欲往而不果，又不能出口。熙不爲動，因謂三君卽不去，熙必獨往。三君不得已，亦唯唯上馬行六七里，風漸已漸晴，霽一望平原，中有鑄石爲虎爲馬爲麒麟諸獸形，甚夥，且鉅麗，不見塚墓碑碣。大約漢唐以來陵寢也。又行十里餘，問文王陵，漸有知者。又六七里，見林木茂密處，乃周公墓。至則下馬環視，饗堂欹仄，垣墻圯倒，有周元公之墓，五字碑距塚纔二丈，後有碑曰周魯公之墓，蓋伯禽塚也。皆拜之，復上馬折而稍前，里許見有巍然綽楔曰文武二陵，樊其周圍，四望無高山巨川，入門見昭穆二塚相距五六丈餘，爲成王康王塚，中爲甬道修百步，有古柏數什，伯株夾道旁，其上爲露臺，再上爲饗殿三楹，制甚秋隘，中有周文王之神位，刻明太祖以下祭文。宋元以前無有也。或云元時林木斬盡，童然一塚，約廣三丈，修如之。今樹皆明初時種，塚前有碑視周公墓上石差寬廣，題曰周文王之墓，謹拜之。從塚旁至後，又饗堂與塚其制皆如前，碑曰周武王之墓，與文王塚前後相直，不差尺寸。熙拜如前，旣出而徘徊于文王塚之旁，以謂此一塊土武

王周公當日必親履之而經營締造且視多封必相與號泣辟踊于斯熙是以五不果往而必一往以償所願爲悚肅思慕者久之又再拜而出出又于成康塚前遙望西北一里外爲太公公墓與周公魯公墓遙相並日已下春不復往總之陵墓之制皆與今之葬家所謂父母頭上安一穴爲甚凶者正相反嗚呼當時之葬師誰耶此必周公輔成王時爲之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皆發祥于茲二穴果凶乎哉先是子主人錢侯珏原屬熙往舊識姬生家索食飲至是僅僕云尚遠二三里傍

蘇楚之葬禮記

七

陵左右又絕無人家雖渴甚第上馬行至周公墓後已非前路見有茅屋數家一老父一老嫗立于牆外有鄰翁稚子四三人離立左右熙謂同行王君曰此時亟需茗飲盍與前途老嫗丐杯茗以濟渴乏王君曰途次那得有此熙曰弟言之亦何傷王君叩馬與老嫗言熙見嫗口喃喃而入熙恐其嘗已心甚悸王君回顧熙曰始下馬熙問老父曰嫗何言老父曰嫗請公等入坐取茗來矣熙大喜步入草舍中頗潔清熙與王君方坐下嫗即持茗漿來且曰姑飲之已命兒婦煮新茗矣熙一啜而

盡頃之進棗栗餅餌十數盂更易新茗邀熙與王君坐上座又問頃同行者見多騎何以止二公在熙告以一人先歸一人在後欲供具餉子輩嫗曰亟訪之來其鄰人之子則曰我當去有頃汪君亦至相對飲茗自出奴子懷中果餌噉之欲謝去嫗則出曰道遠不具食何以行且僕夫亦卒甚公等幸少畱熙不聽嫗則掩門以背倚門間且曰老婦已治具矣若不容熙輩竟去者熙輩復坐老父不肯坐強之再然後別坐于壁間老嫗即捧盤盂出則豚魚雞皆具命老父斟酒熙輩且食且問曰

蘇楚之葬禮記

七

嫗何人老父曰我家丘嫂也孀居若干年一千人城賣腰環佩刀容臭諸小物未歸有二孫指座旁立而嬉者其一也子老人別居于對街皆以力耕爲業問其姓曰朱指其室中之襖軸曰視此則又姓祝蓋朱與祝西北之音相近而訛也僮僕各于酒食等殺井井老父問熙輩何來熙告以涇陽錢侯署舍來老父又問錢侯何官時咸陽令范姓熙曰涇之錢侯卽咸陽之范侯也父曰若是則公等皆官人耶熙謝之出嫗又曰日將暮兒子且歸請畱宿明日行何如熙又謝嫗固畱熙與王君各以

錢五百酬之。嫗有拂然意。黑即止。告其子。而退門扉。後不答拜。熙出。老父亦不拱揖。上其肩而城漏已二鼓矣。呼門而入。明晨援筆而歎曰。千里旅食之人。邂逅相過。輒予酒食。又極誠敬。即嫗固天下之賢婦人。即新婦之咄嗟立辦。竈竈驚聞手足不停。自午盡酉不聞聲息。是愈益。子雖外出。要惟母命是從。者豈豐鎬之間。猶有王周公之遺教歟。王君名大壯。吳縣人。汪君名錢。唐人。其先歸者。唐某。長興人是。歲康熙二十也。常熟薛熙記。

秦楚之源遊記

屈翁山曰。世間文士無幾人。而知愛敬文士者尤無人。宜乎孝穆以老婦之雞黍。相留。後爲盛事也。老婦蓋目擊孝穆謁陵之誠敬。不覺有動于中。遂致款洽。且不相爲禮。愈見其誠敬之至此。非哀王孫而進之食者。可比。直與荷蓀丈人同。此高風自有此文。則畢原老婦因之並傳。孰謂愛敬文士者果無益哉。

惠元龍曰。文能字真。自然入神。所謂文生于情。然而出之者。則人唯孝穆心知其故矣。

遊碑林記

碑林在西安府學宮後。碑之最鉅者。唐玄宗御書八分書。孝經注。共四幀。合一碑。四面皆文。共爲一額。蓋以亭亭北向。勢高。碑屹峙。無他。碣雜置于旁。想見天章宸翰。端拱臨御之象也。亭左右爲兩廡。廡各十二間。刻十三經文字於其中。每廡下甃。碑石三行。前一行向外。附碑陰。又一行與後附壁一行相向。回顧瞻視其間者。如循孔壁而步。越恍聞鐘磬笙竽之音也。亭北爲堂。三楹。中通往來。左右各豎碑三行。俱南向。左一行爲顏氏家廟碑。顏

秦楚之源遊記

本

真卿書。次爲聖教序。碑王羲之書。次爲皇甫君碑。歐陽恂書。後一行爲夫子廟堂碑。虞世南書。次爲多寶塔碑。顏真卿書。次爲道因法師碑。歐陽通書。又後一行爲雲麾將軍碑。李邕書。次爲周嗣興千字文。僧智永書。次爲爭坐位帖。顏真卿書。右一行爲玄秘塔碑。柳公權書。次爲聖教序碑。褚遂良書。次爲半截碑。王羲之書。次爲古柏行碑。顏真卿書。後一行爲三藏碑。徐浩書。次爲聖母碑。僧懷素書。次爲肚疼帖。僧彥修書。次爲千字文。張旭書。又後一行爲碑史。維則書。次爲碑。李陽冰

書次爲復唯記碑□□書其他不知名或知名而僻在室東西隅幽暗處者不及計焉一以碑之長短大小爲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儒墨之異同眞草篆分之差別亦畧見諸公之風流蘊籍于茲數石矣堂後又軒五楹壁與簷下俱甃厚化閣帖州居部伍井然不紊由亭而廡由堂而軒無他物雜陳惟見石碣我墨光粲然號曰碑林亦真鉅觀矣哉予不能書幼卽與工書者游家藏諸碑畧具今得摩挲諸石間凡所謂平直均密鋒力轉尖補損巧稱之意親見其鏤刻之深摹揚之工良非偶

秦楚之碑遊記

七

然者遂徧拜于其下觀者笑之予曰昔魏莊渠先生嘗言粵東一人少不識字一日自感敬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有神人惟曰與之俱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則予於諸碑亦不無望云

題碑林記後

按宋元祐中京兆黎持石經碑記云九經一百六十卷唐鄭覃等勒石至天祐中築新城爲韓建所棄尹玉羽爲長安守剽剝幕客輦入城置之尚書舊省至汲郡呂公大忠爲陝西轉運副使始克盡

刻于學宮至於諸碑之在家廟者在墓道者在浮屠老子之宮者今皆會集如林而緣起不載大約玉羽大忠之力居多始識於此俟再攷焉熙又記屈翁山曰予嘗至碑洞其位置亦約畧可記今讀孝穆此篇如太史公敘鴻門宴坐次并井令讀者如親履其地斷非凡近之所能幾及至于每段有一小結可以咏歎此卽孝穆之所辭文也信然

秦楚之碑遊記

八

馮補之曰孝穆徧拜于諸碑之下以種能事之因子每讀孝穆文心悅而好之以爲今之韓歐陽氏而入不知耳孝穆每一文成予必爲之焚香滌硯凝神定慮書于卷冊或屏幃或碑碣以流傳於四方不待其屬也子謂孝穆曰子自欲種文字因子入識田中非君可以強之從事者也因並識于此

門人倪亦雲曰需從先生楚游而未嘗至秦讀先生此記不禁神往繼自今設得一至碑林需將俯伏頓顙其下而不能興矣

定官石記

陝西布政司堂後一石高可六七尺圍廣倍之其色黃其質礪暑與虎丘之生公石相似而差鉅覆以亭圍以欄石周遭皆釘以鐵釘釘有鉅細櫛比星攢有全入者有露頂者有半入半露者有露二三分者相傳唐時人舉進士來長安皆戲釘此石以卜其中第與否中者入石不中者雖極盡人力終不入也又卜其官位之崇卑爵祿之厚薄崇者用釘鉅卑者用釘細厚者入石深薄者入石淺無不驗者謂之定官石宋元以後迄茲無聞焉噫異

秦楚之際遊記

哉昔晉元帝以石之巧拙令人第其中選不中選然後定其品級加以組綬有大夫郎吏之稱世既非笑之豈以石之無知而能定人之中第與祿位之崇卑厚薄者果何謂哉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以一人之手而有時入有時不入者則又何哉則定官石之說似誕雖然觀此亦可以知凡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容僥倖焉者彼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亦可以憬然悟也夫

屈翁山曰引用二事與題全不相合而却稱

遊臨潼溫泉記

出長安東門外行一二里田塍縱橫瓜圃菜畦參差上下間有茅屋人家亦朴雅如畫欲問卻平遺蹟不可得而知矣又十數里至壩橋橋長十丈餘闊丈二尺左右有扶欄可坐可眺下有五洞不甚高洞底遍拆四望平曠循橋洞中間差窪下如溝大約桃花水發時則仍汪洋可觀耳橋東西行距橋半里許夾道多種柳樹數百株皆去頂而於樹本復起細幹如箒狀者所謂萬古行人離別地也予為黯然久之又行二十里望見驪山凡秦地之

秦楚之際遊記

山皆童又皆帶土唯此山帶石故特秀且有茂樹陰森可觀又四十里至臨潼已薄暮投逆旅店中坐方定以名刺抵大令所請溫泉亭是鑰役至即登泉上泉去城不一里有三池池上皆有亭可蔽風日其最上者有扁鑰泉尤清溫予臨觀焉有珠沫自上湧盈則溢入中下二池以出可資灌溉時方小除夕以手掬之微有硫黃氣清則可以盥髮暖而不至灼膚美矣哉獨惜其汚于太真也子向讀水經注言域內溫泉數十所今可記憶者有沾濡露結炎勢上升與火井同唯以草內之不然



者有淵深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其熱可以燂雞者有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又有細赤魚游泳不爲灼者有源流沸湧久夏湯獨有硫黃氣浴之能瘥百病者有清深蕭潔遊但唯得食飲無敢澡盥者有二潭相並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炎者可以療疾涼者雖隆暑若冰谷者有圓水廣二百許步左暖右冷冷者清且綠暖者濁且白一池之中玄素既殊涼暖亦異者酈元之注詳矣而臨潼之泉獨不與豈泉當酈之世猶未顯乃顯于太真耶當開元天寶間祿山既反人皆

秦楚之標遊記

上

歸咎太真至以禍水目之則泉之不幸也有邀子同浴者子固辭亦不飲盜泉之意歟康熙庚申歲常熟薛熙記

屈翁山曰泉不污于太真乃污于安祿山也是乃所謂盜泉也不則是泉也豈非昭君之香溪麗華之胭脂井耶泉之不幸今爲孝穆拈出遂成千古話柄子將爲文以弔之

何雍南曰作文非具卓識者不能有定論孝穆一舉筆而臨潼泉爲之削色矣子曾有是作爲之爽然

臧受澄曰前半敘路徑如書後半引典故亦如畫步步引入入勝

許錫谷曰此文不引水經注一段則單薄矣所以作文要知體裁

蔣雨亭曰秦中山水以驪山溫泉爲佳孝穆欲一筆抹殺當必有洗而出之者綠華清宮諸作太專美於前宜其有此一厄

王蒲衣曰壩橋柳色依依在目

錢耐園曰用意折而運筆秀是文章家之最上乘也

秦楚之標遊記

上

觀歐陽公手植梅記

予過滁州日亭午矣飯罷問逆旅主人醉翁亭遺址何在主人曰距此十里餘會驛驛已至城東門外僕夫不肯迂道往予更賃驢入城再出西南門過平輿約三里所先登豐樂亭亭記蘇子瞻書刻在亭中由亭稍折而東南有五龍祠爲歐陽公寒龍處祠側有亭曰時若小憩其中復西行二里餘有澗自琅琊山紆迴而下水涸無聲澤聲澗左右有釀泉字二右有碑曰六一泉泉深廣倍尺巨石覆之手可掬而飲二泉在兩山下兩山皆濯濯

秦楚之際遊記

李

亦無復蔚然深秀之致矣醉翁亭在釀泉上亭屢易制其湫隘不稱記亦長公書屹立廡下亭右有堂三楹當庭老梅一樹圍以石闌相傳爲歐陽公手植有圖刻置于堂中間壁左右皆名人題咏其本可合抱多朽裂處若決散者有籊二鐵爲之旁出古幹三四株亦大數圍有新條大于臂者曲折遒勁不甚修廣覆止半庭正值花時花比常特鉅疎疎可數然亦數百朵不止是日方盛開尚有萼一二分未放者皆鮮肥而有神予因四拜其下而歎曰古之異人其精神意思以及手澤之所在雖

草木之微亦必有神物呵護之傳之永久以著其靈異如浮圖老子神怪之說無論矣至田氏之荆王氏之槐一以垂兄弟析居之戒一以徵子孫奕世之祥要皆足以扶植人倫醢醢宇宙然近或數十年遠或百年其名傳而其物已化爲薪蕩爲冷灰殘烟有不可得而知者惟子貢手植之楷亘千古而常存雖至于今猶有華滋以著其靈異非獨傳其名已也歐陽公之梅殆可以繼之所謂詩書仁義之澤更自無窮者歟數百年來亭祠遺蹟數爲人修築獨手澤之所存無有表而出之者予幸

秦楚之際遊記

李

當花時來拜揖之後暮至池河驛剪燭書之時康熙辛酉二月四日夜漏下三鼓矣

屈翁山曰引用孔林故實不引孔子手植之楷而引端木氏之楷便有斟酌公蓋聖人之徒也比擬極切

毛會侯曰每遊一處自有一番議論文筆變化至此定當讓君獨步矣

馮寶伯曰四五百年之古梅是好文章歐陽公手植又是好文章孝穆不獨工于爲文又工于命題總是文心之靈自然不可及

恭謁孝陵記

癸亥十一月朔晨出通濟門行二里許至鍾山南麓望見碑碣穹然殿宇巍然者爲明太祖高皇帝孝陵從朝陽門入登御路過石橋路修廣而紆折有翁仲夾道立長至丈四五尺有冠笏戎裝者有被甲執斧鉞者凡若干人又麒麟獬豸虎豹獅象馬橐駝之獸各四有蹲者立者皆東西向凡甲冑戈矛鞍轡錦繡之飾雕鏤深細皆完好如新入櫺星門又過橋橋北有高門五已塞其四從左一門通出入庭中御碑皆聖子神孫所撰各有皇帝自

恭謁孝陵記

主

署名中官見熙至下階迎熙叩拜於下然後入殿殿凡十一楹榜曰孝陵中有御座奉高皇帝高皇后木主熙再拜徘徊四望久之中官復引至寶城城四圍松楸無一樹存者城下有門門有鎖鑰中官司之其前爲隧道梓宮葬其中崇三四丈環周十倍之熙又拜不覺淚下如注衣袂皆濕中官見熙慄然有感容因畱坐小室中啜茗漿進果餌熙謝不敢當既而問熙願瞻仰御容否熙曰甚願復引至殿中中官先叩頭啓御帷出香楠匣一中藏高皇帝半身像相傳爲劉中丞某畫熙叩頭展視

隆準而豐下鼻長五七寸額以下微凹長亦如之廣半之目修而末聳耳下垂顙甚高皆稊瘕癡如豆大額上有黑子七左四右三類北斗狀髯疎朗而戟張冠翼善冠服袞袍富胸以下皆隱望之儼似神龍見其首者熙再拜中官卷而藏之熙告中官曰熙幼聞高皇帝像有二其一以威示外國者疑卽此其真者固儼然儒生也中官亦啞然熙出因歎高皇帝得天下之正人皆能道之獨其爲古今來文明之代儒者之宗則人尚未必知之夫中國之所以尊於九夷八蠻者獨以其有文耳欽天

恭謁孝陵記

主

勤民明物察倫文也子丑寅之建統貢助徵之賦稅文也皆已森然可觀至于詔告冊祝露布符檄表箋序記銘箴贊頌誌傳歌吟之屬是爲作冊之文唐虞三代之時其文爲帝典王謨則稷契益皋夔伊尹周公之文尚矣漢唐宋之世雖文章號稱明備然漢至一再傳而始有賈誼董仲舒輩出至司馬遷而後極盛唐至一再傳而始有王楊盧駱輩出至韓柳氏而後極盛宋之初以文名者不槩見至百四五十十年之後有歐蘇曾王氏出而後稱極盛若夫蕭曹房杜趙普范質輩固未嘗有文也

獨高皇帝龍興之初卽有宋濂爲開國文臣之首。加以劉基之宏謨偉抱。陶安之謀畧文章。汪廣洋之文莊雅尊嚴。蘇伯衡之文簡質典重。張羽之文縝密宛轉。朱右之文深博淵渾。詹同文氣之細。經王禕才思之雄壯。梁寅就於五經高啓遠於羣史。其他如陳寧陶凱胡翰樂韶鳳吳伯宗楊基王偁李叔允趙璫王彝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瞿莊鄒孟達孫賁張以寧宋訥唐肅貝瓊曾魯高遜志張簡錢宰劉三吾殷奎盧熊秦約朱應辰張壽史遷林鴻輩不下數十家。或廟廊元老。或韋布儒生。皆稱大著作。手一時高文典冊。具在要皆可以匹敵馬遷韓柳歐蘇諸家。而無不及焉。蓋文章至司馬子長而英華始燦。至歐陽永叔而典章大備。宋濂蘇伯衡六七公皆能涵泳上下。千百年之間而集其大成。於是漢唐宋諸家之所至者之六七公無不至焉。卽漢唐宋諸家之所未至者之六七公亦無不至焉。蓋作者之謂聖。風氣皆其漸。故漢唐宋諸家是也。述者之謂明。體裁因而益正。宋濂蘇伯衡六七公是也。述者之功往往過於作者。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至於一再傳而有方孝孺練

子寧王叔英解縉楊士奇張洪吳訥徐有貞李東陽王守仁唐順之歸有光輩。辭賈董諸公殆又過之。何況王楊盧駱耶。嗚呼盛哉。熙讀大易之言。文必曰文明。如乾之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卽宋濂諸公之所處是也。又同人之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也。大有之其德剛健而文明也。賁之文明以止人文也。至於離則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則知明之必又文之。必明乃至於化成天下矣。古者之有天下皆取諸所封之國以爲號。卽故元之稱本於拓跋氏元魏之號而附會之者也。獨高皇帝以明爲有天下之號。安知其不取諸文明之義歟。卽或未必取此當亦運會使然。天心旣以諸文章鉅公助之。卽有以默啓之而號之者。歟。宋濂蘇伯衡諸公爲一代大儒而禮樂征伐之所自出者爲高皇帝。豈非其宗主歟。熙生也晚。亦嘗學文而博觀乎有明一代之文。知其真可以號稱文明之治者。故因諷陵而極論之。區區以雄武傳者不足道也。雖然世之貴遠而忽近愛古而薄今者以熙之推尊明文可以匹敵漢唐宋之文有過而無不及必將以爲言之過

李而不知其非夸也。此中實有神理。姑拜手稽首。書之以俟千百年後之知文者。

屈翁山曰：元季蘊藏之久，所以諸大儒蔚然而興，易有之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與是也。劉文成自名其集曰：郁離與孝穆文明之義先後脗合。此文真可謂能發天地之秘矣。况閱孝穆所選明文，即龍門、昌黎、廬陵諸公復起，亦無復多議。孝穆能拈出，予能附和之，蓋不待百年後而已有知之者乎。

陳元孝曰：弔古具有卓識，自有定論，非翻新出。

奇之謂也。

錢礎曰：前半淡淡寫來，忽因展像而發，如許議論，是文其僑能乎。

張秋紹曰：此文出而明文遂有定衡，孝穆有功。

于宋蘇諸公不淺。

陳宗文曰：孝穆嘗推宋景濂、蘇伯衡、方希直、楊東里、王陽明、唐荆川、歸震川爲七大家，以配唐宋之七家，最爲確論矣。然予意佳者尚多，當更推後七家以徵一代之盛。

王安節曰：此是名世之作，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 遊二泉亭記

惠山距虞山百里而近，爲南北孔道。予每有行役，過其下，則急于計程而不免去之速。及來則又欲其疾歸，未得一泊舟以觀所謂第二泉者。癸亥冬，自金陵歸，阻東于橫林者六日，予性躁不能待，凍之解，遂從陸步行，遇張先生秋紹于塗。秋紹，惠山人也，問予里居，與姓，予告之，則遽應聲曰：君得非某乎？蓋道予字也。予曰：然，則又遽揖，蓋予已在秋紹心許中也。留至其家，明日邀予遊二泉亭，即煮泉亭上，淪以山家之茗，味稍爲所奪。又明日，秋紹

秦楚之際遊記

王

自攜佳茗及烹啜之具，以往汲泉嘗之，其味固大殊。或又曰：泉自夜半子時後汲之，味更不同。于是秋紹與予復攜臥具，臥于亭側，及時烹啜茗之色，更香固殊，而泉之澄鮮可愛，即秋紹亦以爲往昔所未嘗也。秋紹慨然曰：山家之泉，本質固良，漸漬之未善耳。昨日之泉，既不失其本性，又能加以問學之功矣。夜半之泉，則又所謂平日清明之氣，固無不善。况質之良者耶？宜其甘美之至也。彼于數千里之外，貯以甕，通以驛，積以歲月而後得至者，失泉愈遠，其味漸失，則猶之賈富貴賤者之汨于

利欲而謂本性如是豈理也哉子曰泉之理固可通于學然不惟是也予向以舟船利便或往或來不夙則暮未得一至泉上今以阻滯之故得登是亭親汲而嘗且再三嘗之予之得於泉者多矣則人生以挫折困窮而得究心于學者亦猶是夫秋紹久主東林講席高忠憲公之私淑門人也虞山薛熙記

屈翁山曰借品泉以講學便不腐

惠研谿曰後段推開一步却收盡全篇最爲奇絕

秦楚之勝遊記

主

顧書宣曰此是半園先生語錄也

袁安吉曰所謂頭頭是道

錢文海曰文境亦似一泓秋水

門人錢禹銘曰吾師嘗云四子書即孔子會子子思子孟子之語錄商書顧頤爾周書噩噩爾伊尹周公之語錄也後世以講談爲語錄者便覺少文此作又語錄之變體乎

### 鄧蔚山看梅花記

梅花有環山至六七十丈我長中遊觀之最勝境也它時一望瀾漫如輕雲之冠嶺間有斷續如殘雪之垂簷其光激射能使人目眩其氣芬勃能使人心醉或巖之側或澗之阿或池邊或籬下或田塍或墓道一折再折多者數百樹少者亦數十樹其老幹則屈曲槎枿其疎枝則蓓蕾攢簇未有間一二百步無花者總其山之名曰鄧蔚山曰玄墓又曰光福實則三山不足以槩之也有自上臨觀花在四周極遠近濃淡之致者曰馬駕山曰茶山

秦楚之勝遊記

主

曰竺山曰鐵山曰堰嶺曰柴莊曰米堆有隔岸遙看花在高岡極橫斜隱見之態者曰西灣曰長旂曰潭東潭西曰錢家坎曰熨斗柄有夾道深入花林兩旁極紆幽遠之徑者曰竺塢曰珍珠埠曰五雲洞曰石壁曰鵲井曰銅井曰銅坑曰市墟有屋簷傑構可推窗憑檻以手攀花之真者曰董氏之朝元閣曰張氏之明發樓曰徐氏之衆香閣曰顧氏之七十二峰閣有梵院仙宮列石牀石几可坐而休於花下者曰萬峰寺曰老法堂曰萃菴菴曰海雲菴曰茗香菴曰雲牛居曰青芝山房有青

蕙芬馥點綴於花之旁者曰茶曰桑曰桂曰蘭曰玉蘭曰水仙曰楊梅曰壽藤曰此松曰蟠柏有乘以節看花之力者曰輿曰騎曰舟有攜以暢看花之情者曰琴曰棋曰筆硯曰管絃曰壺觴曰肴核有結以作看花之侶者曰名衲曰高真曰靜姬有時以適看花之興者曰曉晴曰夕陽曰月下曰雪霽有由左而與花左旋由右而與花右轉由高則與花並見於遠由下則與花並見於近無適而不在者曰太湖子是遊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子坐竹輿自虎山橋至西灣之頤墅宿辛丑主人導

予輩遊諸勝境攜酒肴至臨湖之堤鋪紅氍毹坐花下微風漸起看湖中浪勢衝激遠望莫釐縹緲諸峰在殘霞落照中呼魚船買魚就船烹而嘗之壬寅主人步至潭東諸勝以補曠昔之所未至者遂放舟沿湖而歸杯盤雜陳歌咏繼作行六七里盡觀峰巒向背殿閣參差園亭高下以及星廬場圃間其花層見叠出極其爛熳癸卯主人與予輩晨訪萬峰寺之大僧吼公卽飯于寺歸則夜集于分雲亭亭卽頤墅之廳事也是夕爲望前三日亭前有池月浸其中池三面種百年老梅數顆其枝

餘盤曲於上如犬牙相制然掛明燈數十盞於枝巔池面水波鱗鱗起月與燈與梅花交映洵又可觀也甲辰舟從胥口歸同遊者爲吳縣金氏玉式崑山方氏玉昭吳江丁氏大年同里馮氏補之王氏露清趙氏安臣主人爲繆殿撰念齋先生子則常熟薛熙孝穆時康熙丙寅歲之二月也

屈翁山曰予嘗一至山中但覺羅天茵地左右應接不暇而已聞此文始知高下參差紆曲景象之不同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顧有常曰可作鄧蔚山志讀

張日容曰通篇皆敘實事却有如許波瀾讀之可悟作小題法

吳赤霞曰對此可以臥遊時覺清芬之襲人周旂雷曰整雅

張文貽曰今人每閱記之佳者必曰此學畫記耳殊不知此中經營之慘澹試請學之便知甘苦也

丁龍媒曰每段以花字貫下此是金針法

秦楚之際遊記卷二

常熟 薛 熙 著

番禺 屈 大均 評

遊赤壁記

予生於佳山水之鄉，幼即聞赤壁爲塊然土阜，自二賦流傳，其名遂與泰華等。雖兒童下走能言之，外此諸山皆不及。皆云子瞻之誕，文人浮夸之所致也。迨予至黃之明日，即登其巔，有堂有亭，有樓有閣，皆類較而規制亦平直，固無解於塊然之貌矣。已而由放龜亭歷級而下，過白龜潛面壁而望

秦楚之際遊記

一

石壁數仞，橫亘數倍之蒼然，而嶮屹然而立。始悟子瞻當年固嘗遊於赤壁之下，初不虞後人之築室於其上也。夫以名賢遺蹟，江流變爲平陸，則就其泛舟處，當絕壁之下，鑿以小池，池之橫亘視壁廣丈，餘上擣舫齋五楹，間四啓牕扉，池環至舫後，修廣如前一舫，宛在中流，週植芙蓉，菱芡之屬，架小橋以通往來，而赤壁峙於前，可供眺望。池外約廣五畝，酌其參差，高下廣狹，則爲堂爲亭，爲樓爲閣，爲長廊，爲曲室，以其隙爲菜圃，其東一面因山爲界，而西北之曠，則甃石墻以迴環之，行則累假

秦楚之際遊記

二

山以增飾之，童則種竹樹以點綴之，水至則築長堤以扞禦之，鑄東坡先生畫像於中堂，度僧以守之，其材瓦則盡撤其上之屋室，與層累之方石爲之，而獨存山質，仍構孤亭於上方，以望遠，亦種茂林修竹以掩映之，爲園居之槩，豈不亦稱佳山水，雖與泰華並傳可也。則夫所謂文人之夸者，豈盡然歟？或又曰：今觀赤壁之上，尋丈地耳，子瞻之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則何以稱焉？予曰：黃州治城舊在東南一里許，元末稍徙今治，州志可考，則知赤壁以上無城郭，今治以內尚多巉巖，固向日之蒙茸，而卽虎豹虬龍之所從窟穴處，豈盡子瞻之誕歟？子因解之以爲赤壁別開生面，且還子瞻之舊觀，以待有力者之爲之，於戲，今之得爲而不爲，卽爲之而未必盡其勝者，天下豈徒赤壁也哉？康熙歲次癸酉重九日吳郡薛熙撰

屈翁山曰：只是泛舟遊于赤壁之下一語，爲孝穆硯破，遂有此文，最爲確論。孝穆弔古論今，每具隻眼，最是眼前語，而人所道不出者也。錢慎庵曰：孝穆此篇，所謂弄翰談語也，然其說固可行，且費亦不爲鉅，惜予位卑力薄，不足以



倡之姑識數語以待世有坡公其人者爲江山重開生面耳

門人徐龍友曰蘇子之赤壁非曹瞞之赤壁皆人辨之夥矣又似陳言故先生無一語及之文人興到之語亦正不必辨也

門人金子萬曰吾師嘗云載華嶽登泰山見於四子書故兒童能言之赤壁賦亦村校之所必讀又爲磁工書且畫於盆椀間以供把玩所以其名愈遠至於嵩少恒衡諸山容有人不及知之者或謂工文無關於世豈定論哉此篇又有

秦楚之際遊記

二

關於蘇公之遺蹟甚鉅則知文人所過當亦山

靈之深幸歟

### 遊寒溪西山記

歲壬申九月辛未子與門人倪生亦雲從黃岡武昌謁前相國大治余公於寓第公留予宿北門外之雙樹巷距寒溪西山不二里而近明日壬申晨起炊飯飯已與生隨一童子步自西門絕無柳樹由山路崎嶇過澗橋至寒溪寺茂樹迴環曲徑幽邃時楓林瑟瑟欲然深幸來之適相遭也寺僧迎至法堂前見一樹高丈許其種類芭蕉而葉圓圓大於蓋子問何樹僧曰夏末有花狀似蓮曰觀音蓮寺多便房曲室有似我吳下風景相傳爲佛

秦楚之際遊記

四

印禪師道場惜殿宇歲深丹漆土壁皆漫漶不鮮徐引至右小軒坐進茗漿庭中有老梅二古桂三皆枝幹槎牙百年物也徘徊久之出問西山所從取道僧引至寺門右觀菩薩泉泉已塞獨有碑在過石橋橋亦名虎溪僧云蘇子瞻與佛印師往來於斯蓋仿廬山之意名之由橋而望西山竹樹相去無五十弓謂可戾契登遂不問徑與僧別信步而上四顧無路又多棘針欲鉤人衣生與童子力爲子牽衣去刺而已衣復爲其所鉤已脫復鉤兩手創甚至足無所措漸行至陡絕處手足疲不能

進生前挽童子後進山腰從荒篠中覓路見  
牆缺處即躍入則寺門之旁徑也高岡上修竹萬  
竿清目可愛少憩竹下即入殿爲吳大帝避暑亭  
梁柱雖皆香楠然不甚宏敞恐非舊制殿後即松  
風閣舊爲黃山谷書額今易俗書矣閣之下有井  
蓋以小軒子坐軒中大僧汲泉烹茗飲子色白而  
目出由禪堂見左岡上蒼松翠栢中楓樹一株殊  
聳拔葉盡赤如珊瑚鑄成綴樹上甚可觀由山門  
折而南再上高岡爲九曲亭子瞻舊所建生未至  
亭先趨山半歷級而數其徑至亭凡九折故名每

一折修丈有五尺此爲入寺之正路亭名今改儀  
坡舊傳多古樹亦已童然其前甚曠長江數百步  
隱隱可望舟帆如鳬鴨往來水面江北諸小山俱  
在几席間乃爲不解事者圍以石墻使不能自遠  
樹綽楔以爲門其制頗陋可慨也又一童子自遠  
攜甌釘匏壺至子與生鋪紅氍毹坐牆外石上望  
寒溪楓樹紅黃參差間以竹柏向江以南景已生  
飲不勝杯勺子強之醉相與藏鈎爲戲一杯盡  
顏面變赭與之步歸以爲如在江中行矣人明  
日癸酉黃岡大令錢君遣隸人邀子至樊口觀劇

子復由西山乞寺僧導子從深松中過五六嶺頭  
然後下平曠過小橋再上高岡穿竹徑一叢楓樹  
又似佳境詢之土人云小廬山亦佛印師曾駐錫  
處登其巔寺方改建未就僧乞子爲緣疏子諾之  
其下即岡邑貳漕處是日漕艘將發祭神演劇見  
數男子肥而黑者冠服巾幘皆垢敝百結者又竟  
日無以易亦強顏作士女官隸狀跳叫場上觀者  
如堵散後子笑謂諸伶曰公等巾服幾時破起者  
何至於斯耶錢君烹魚頭十許斤者餉子甚可饒  
口所謂武昌魚也遂駕小舟順流至菴舟中見沿  
江大小石巖巖嶺可駭欲往登之以舟便利不  
果又明日日戌大治公召賜酒食即晤武昌大令  
侯君子席間子因述東坡菩薩泉詩云君言西山  
頂自古名泉上爲千牛乳下有萬石鈐不異惠  
山味但無陸子賢云云則泉在西山上明矣何以  
寒山之側有菩薩泉石刻西山則無之公曰附會  
之說大都如此今觀西山頂有井而寒溪無泉是  
當以西山頂爲正况蘇子在黃州無佛印元公往  
來酬答之作今小廬山與寒溪皆云是其道場甚  
至工人画赤壁圖必有佛印同遊今二賦堂側有

佛印塔皆不足信于<sub>此</sub>。虎溪三笑圖謂陶靖節與慧遠陸修靜三人也。皆攷遠公卒於晉義熙之丙辰。年八十三。修靜卒於宋元徽之丙辰。年七十二。相距六十載。則修靜當遠公亡時。纔十餘歲。過溪笑時。又未必卽公示寂之歲。則修靜方幼甚。豈靖節遠公遽與之爲侶耶。其說甚誕。今寒溪又借虎溪以名橋。不愈誕耶。公與侯君皆大噱子。又言黃岡之地多竹。今遍山漫野無一竹枝。惟子署齋窓前細竹十數莖。是爲黃岡竹耶。至寒溪西山。則在在皆竹矣。陶公種柳武昌西門外。見

蘇提之原遊記

于史傳。今過其下。無一株存者。而黃之臨臯亭。以<sub>及</sub>上柳至萬樹。雖非垂柳。然至於枝鏤則于于下垂。有態其種頗勝于江南。豈卽武昌柳耶。一江之隔。而地土之宜。有時移耶。侯君曰。古蹟之不足憑。又如此。因竟醉辭。大冶公出。明日乙亥。侯君邀于登庚公樓。眺望西山紫絲萬狀。復酌酒以別。侯君名薄字二水。清豐人。以壬戌進士任。錢君名頤琛字猷侯。吳縣人。以己未進士任。皆有廉能聲。大冶公由壬辰進士。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學者稱佺庵先生者也。

屈翁山曰。瑣碎敍來。自成片段。是謂不拘於法。而句句字字皆法。文至此已臻化境。蔣玉淵曰。紀遊以詩。不如以文。文能曲折如意。令讀者如閱圖畫。

顧書先曰。敘四五日事。如同一日。蓋文筆旣靈。動而又縝。密令人讀之一往情深。如身履其地。而同遊者。

王露清曰。讀者殊覺其伸紙疾書。而不知握管者。蓋幾經錘鍊而出之。所以無斧鑿痕也。孝穆每謂作詩亦宜然。

蘇提之原遊記  
趙安臣曰。簡潔而整練。

遊窟尊記

將<sup>其</sup>青<sup>洞</sup>半開江中颶風作屋瓦皆飛晨起舟不可渡天氣亦乍寒予着羊裘戴覆<sup>盂</sup>命倪生持竹杖童子攜蠟屐犯寒而至菴坡下望見怒濤洶湧徐行至江濱時水斬過石斬出有高者下者偃者側者若亭者若臺者若牀者若几者若懸鼎者若覆釜者若虎踞若牛眠者若樸未鑿者若鐵未鎔者其狀莫窮予扶筇竹從泥淖中蹣跚行兩足數欲陷則土往往能挈予予時摩撫石之頂或從倚石之傍皆有水痕或尋丈或數尺即前舟中所

蘇軾之遊記

九

見齷齪可駭者也亦有尚沒于水中僅露其頂者距岸二三尺周遭皆已浪衝激生一躍而上予止之無及已而浪從石頂迴環下生則匍伏其上浪勢穹然能使衣帽無纖毫濡塗以爲笑樂又遇石之高而凸出於沿堤如釣磯者浪不能過僅及其半然險不可履生則蟻緣蛇行至其巔坐觀排蕩之勢令人瑟瑟欲抖予又厲聲止之生不聽反以手招予予見其步武自如不禁神往欲效之數武輒止亦有時竟至其巔見石隙中多有題名稍上者一石<sup>蘇軾</sup>蘇軾杜沂沂之子傳任游元豐

二年四月十三日共二十一字其下者一石鐫沈達元豐三年十月六日游甥孫叔稚子修從十八字其文皆完又一石鐫蘇軾李望吳亮趙安<sup>王</sup>齊愈<sup>元豐三年二月廿二日游一日共字二十六</sup>減者三其在水痕下者或露半字或一二字水方衝激不能辨其可辨者生口喃喃默誦又以指畫於袖以識其字畫大都諸題識紀年皆元豐無或前後者皆子瞻作偈人效之歟甚矣此老之好事也又有巖上大石鐫八分書瓜尊二字圍可丈餘字畫遒勁濶二寸有五分寸深可三四黍而

蘇軾之遊記

十

甚平旁有楷字五七行如雞卵大距地遠亦不可辨識因憶武昌令鄧聖求於嘉祐中遊寒溪西山嘗作元次山窰尊銘刻之巖石亦予瞻云今土人以窰尊名其地窰作瓜疑古字通用或穴字磨滅歟有漁人在絕壁下舉網網底有筐盛魚魚盈筐網重不能舉一老漁與童子駕小舟緣岸行距岸不盈丈船首尾掀簸高至五六尺觀者心悸舟至絕壁僅百餘步逾時始達傾筐得魚子與生亦攀藤捫葛緣壁行下臨急湍竟造其旁甚矣生之銳而未見其止也予之憊而不知自止也呼童子買

鮮鮑曰。鰯十許斤。以歸。遂沽酒烹魚。共酌。子醉後。

援筆欲作記。生口誦諸題名。告子曰。諸公自子瞻

外。其名能自宋垂至今者。因鐫之。水底之石也。

幸夫子筆之。于文其傳愈遠。亦君子表微之意乎。

子曰。然。生倍誦忽遺二字。不能憶。明晨又往讀。乃

充書之。生姓倪氏。名霽。字亦云。吳縣人。善書。亦工

五言小律詩。子則東吳半園主人薛熙。隸而從者。

姓祿。其名歲。次壬申十月九日也。

屈翁山曰。無一語不從柳州小記中出。却無一

字蹈襲之。所以爲高。

錢慎菴曰。子舟過亂石岡下。屢矣。而不得登覽。

今讀孝穆記。如游一過。甚矣佳文之能移人也。

復何間然。

侯大年曰。題名字皆合古。皆似子瞻。一流人物。

而惜其無聞。今得孝穆記。名遂俱傳。正其題名

之初意歟。

顧有典曰。生之銳子之德。二語說到理上。文遂

闊大。而又不腐。

張漢瞻曰。下筆矜貴之極。令人不能增減一字。

斯爲至文。

### 遊黃鶴樓記

與薛子登斯樓者。蓋先後三子焉。會稽呂子季宇

曰樓之制。未愜也。夫樓重屋也。屋之制宜方。其爲

重。可以二。可以三焉。其爲楹。可以三。可以五焉。楚

之耆老壯少。暇而出遊者。必之焉。士大夫與四方

貴人名流之過楚者。必之焉。可以宴焉。可以休焉。

今則啓以八窓。其制圓。圓則隘。有類夫釋氏之浮

圖。而未成者。不可以宴而休焉。薛子曰。然。毘陵蔣

子玉淵曰。神之祀。永富也。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

過此。或云費文禕。又云荀叔偉。皆不離乎黃鶴者。

樓之所由建也。又傳仙人於郡前吹笛。因不見。隨

笛聲至樓上。惟見石鏡題詩。末書呂字而去。則知

先有樓。而後有笛聲也。使其說皆可信。則純陽與

三公宜並祀。今樓上下俱祀純陽。而三公不及。與

黃鶴之義。不相屬也。薛子曰。然。吳趨錢子慎菴曰。

崔顥之詩。未工也。顥之詩。非所謂律詩之祖乎。然

起四句。仍歌行體也。芳草萋萋。用成語也。對必以

成語。而晴川歷歷。則何出乎鸚鵡洲。用故實也。對

必以故實。而漢陽樹。則誰種乎。况鸚鵡與漢陽。對

亦未工。不爲拈出。不覺誤後學乎。薛子曰。然。或曰。

秦楚之際遊記

上

秦楚之際遊記

上

樓之制可以改神之祀可以合若夫崔灝之詩李白已推尊之而錢子故貶之子又附和之恐人必羣相非笑之矣子曰李白欲自成其詩耳李之詩固自工初不計崔詩之工不工也況其時詩未有律實草昧初開之時亦茅茨不剪之意崔詩非不工也不能工也故李白以為工也律詩至中晚唐而益工也後之學者貴乎自得古人已成之說不可泥也昔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曾子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會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

言之也苟其言之不合于道雖親聞之聖人不敢信况李白乎姑記之以俟後世之知詩者至于樓之制或改與否神之祀或合與否固不論也

屈翁山曰議崔詩不工子未敢聞命也然亦孝穆不依傍古人門戶處

宋谷懷曰黃鶴赤壁吾楚之勝也孝穆皆欲改作其說良是蓋文人胸中別有丘壑亦道出其所當然者耳子輩宜謹識之

張超然曰子詩有云青蓮未必輸崔浩北海何曾薦禰衡亦即慎菴之意歟

羅魯峰曰昔翁山嘗謂大別山禹廟中不應言稷並坐今孝穆又云黃鶴樓中不應專祀純陽皆吾楚之缺也唯知禮之君子能正之

張方客曰議論俱創闢皆因其有可乘之際而後能單刀直入也

蘇園叟曰登臨弔古必具卓識然後能俯視一切讀史亦然

何天植曰一拳撻倒一脚踢翻即此之謂樂單漢符曰絕不言景而景仍在其中

郭天若曰結處論知言乃學者最吃緊處明于此者便不為人瞞過矣

此者便不為人瞞過矣

上

月五日

蘇楚之縣遊記

屈翁山曰此作詩文心法實有至理寓其中焉  
孝穆一拈出能者從之

蔣南崖曰遊記又變一體文人之巧妙固無所  
不可者

門人錢霜崖曰吾師平日雄于論詩論文無不  
折服今在楚獨遇勸海君者一言不能入由其  
胸中無此種子也惜三詩不可得而見見其贈  
先生作真堪噴飯聞此君亦具鬚眉者何至于  
斯耶

遊滕王閣記

吾吳有客遊滕王閣歸者三四輩謂其景特尋常  
耳予今年始一登之歎曰斯而謂之尋常則天下  
之景亦安往而非尋常者乎蓋天下之山川人物  
皆非尋常亦皆尋常有小異則佳佳與尋常特一  
間無所謂異也異則不佳矣故猶是山猶是水而  
無斯閣雖尋常過之可也一綴以閣則佳矣舍是  
則窮山深澗中或更有佳者然人之得至者已寡  
唯斯閣在人境而有山水登臨之樂不可不謂之  
佳也即虎丘西湖亦然豈吳中果少此而必以之

蘇楚之縣遊記

為佳哉予因成一詩有尋常南浦西山意點綴流  
升聳翠佳之句以斯閣比于佳人之淡掃蛾眉眉  
亦尋常之所有淡則自佳彼具眼過高者不知佳  
即在尋常中也時有客與予同遊者楚人也以貴  
得小官自謂幼有能詩聲朗誦壁間子安序以為  
佳遂立成三律詩極鋪張閣中景語甚鄙下子戲  
謂其能補子安未盡意夫子安之言景盡矣後人  
愈言景而景愈不出如惡日中影者趨愈疾而影  
愈隨唯避之者能絕之亦能匹敵之彼視子詩甚  
尋常予因設一彼之想以讀昌黎記亦覺其尋常

度梅嶺記

予昔陸行自中州西至涇渭之間北至曹滕魯衛之境皆坐騾輦凡飲食服臥諸器具皆載于輦下不能備也迨自吳之楚江行可達予性甚疎而意欲適素不慣于舟人之食飲必令童子自炊凡鍤釜餅盪盆盂鑄鉢杯箸之屬錫者銅者鐵者磁者瓦石者犀象者無不備又不喜食豚肩凡鷄鴨之腊者蔬笋之炙者鹽醃之精者餅餌之乾者又不能飲酒凡芥茗產于廟後者松茗摘于雨前者亦無不備又當春夏之交寒溫異宜凡衣被衫褲之

秦楚之際遊記

單者袂者布者執者絺者朱纓之帽有涼者煖者履有鮮者敝者至于法書名畫日所觀覽者鳴琴佩劍日所撫弄者加以凍石之章水晶之池吳興之旗端溪之硯無不備者甚適也舊有箱四已盛他服具之不常御者有版二已弄他書籍之不時閱者其常御而時閱者加以食者飲者有直千錢者百錢者亦有至數千錢者尚覺累也今自楚至梅嶺又當從陸遂散貯于筐篋無蓋雜置于囊囊無繩予意役夫必隨予與行命童子謹視之而已及臨發始知汝夫與輿例皆先後行甚有先後

至累日者凡貨輿行李物既歸逆旅舍逆旅主人例書方寸小紙鈐以記給役夫踰嶺後又有主人一一數以償至是主人問予鎖鑰予曰無之索子籍記予曰無之主人曰盍登乎予曰諸物多至數什伯平時不爲計今同行者又迫促予不耐也耐亦不能悉也役夫十數人皆環視予予但謂之曰汝等善視之皆謹對曰諾既去主人謂予過疎予亦不得自謂之不疎也予意諸役夫欲有所取既無鎖閉在我弗能禁又無注記主人弗可攷姑聽之予在途中見他役夫之隨行而趨者逐隊而來

秦楚之際遊記

者又以千百計左者由左右者由右如魚貫者如雁行者步伍不失如有紀律者因歎西北之騾駝者驢輦者不若是之整齊也然其物皆捆載者輿議者絕無散貯而雜置如予者是夕宿于途明日至旅舍諸輿具有先至者亦有後一日至者役夫皆散訖主人命予視諸輿輿者乃纖微畢備無一失者噫異哉豈以予之愿朴不疑人欺而彼不忍欺之輿豈其習俗之良雖遇可欺如予者而不之欺欺是不可以不記相俾嶺以多種梅花故名今無之又曰梅福隱此名又稱大庚嶺以漢初有將



軍康姓者戎此也。又曰：庚嶺在西南五里外，以路峻阻，唐張文獻公鑿今路，嶺上下可三四里，亦高峻。至其巔，爲關隘，重門峭壁，蓋人功而有藉于天造地設者。上有張丞相祠及六祖放鉢石，尚有亭，皆載圖志。北距豫之南安二十五里，梵石爲街，坦甚。南距粵之南雄八十里，路未梵多泥，水云康熙甲戌五月二十一日記。

屈翁山曰：孝穆此篇，欲度嶺者，嚴鎖鑰，謹注記，以見天幸之不可屢邀也。乃其立言之旨。

呂黍子曰：東坡有云：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

蘇轍之深遊記

誦之。此文是也。孝穆具此筆，乃真通身有仙骨

者，宜多讀。

王東發曰：此是半園先生度嶺記，他人不可動移，所以爲絕作。

許南交曰：仍從圖記中變化出來，敘諸器物尤

典雅。

嚴寶成曰：將適舍，求無固如此，纍纍毋乃固歟。單句揚曰：亦是名士風流。

先妻丁孺人述

（此君）

先妻丁孺人名淑，其兄弟名皆從水旁，而孺人於倫次爲叔故名也。然其德實足以當之高祖諱奉吏部驗封司郎中論斷二十一史學者，稱丁常熟先生者也。祖諱紹祖，父諱天祚，皆不仕。母吳氏武昌同知寅之女。孫君子居人也。孺人生而母夫人保愛之，特甚。紉組字書不煩於教，年十七歸於子。子家頗饒裕，先夫人早卒，庶母喜御下，作苦雖困，廩充盈，必令人日食糠覈，夜半猶督婢媵聚聚，作孺人皆曲意承之。不數年，先府君以徭役破家。

丁孺人述

授子與仲弟，用各若干畝，令自饗。踰二年，子方教授於外，諸幼弟衆多，先府君費用乏絕，惟前所及田尚腴產，孺人力從史子還府君，蓄之曰：君之可自食也。府君過子，兄弟食十日，而更孺人自烹潔，七筋絲盆碗，雖煮一菜，淪一湯，必能適口。外舅歲或一再至，必請府君與共食。吾鄉之品饌，競尚新異，子赴讌會，歸或述某饌云何。凡豚魚雞之屬，向之嚮者，膾之向之乾者，濡之向之膾者，濡者亦反之。一一以告孺人，又參已意於鹽醢之外，加以錫飴，投以果實，手調以進，不費財不殄物，而一返。

於吐隸之所食邨間之所治者明日之饌則又易之又明日則更易之以饌雖美若常進則不覺其異也卽一饌而屢易其醬膾乾濡之法而自然異也府君與外舅甘之而甚喜也每一饌進孺人必視子退有喜色而後安也於是賓朋至止者信宿於子詩歌倡和酒有雜進雖隆冬深夜猶共具皆稱子有賢助焉旣而府君與外舅相繼卽世孺人每調一味嘗自潛然出涕歲時祭享必豐潔祭畢令兒女子侍子食已則同于婢僕之食曰我實甘之耳子強之同食終不食或至譙讓則筋一再舉

丁孺人述

二

而已平時饌或有餘雖至微物必再三進不輕自食也子爲孺人製鮮衣易簪珥非遇祭祀掃塋域不輕以御遇空無則入質庫時不能贖往往至於沒者雖其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十常八九質于外不以告子有時無以質則共啜粥或不繼則厖而令子與子女得飽食孺人恒忍饑紡織又必言笑如常時若不憂米薪者生平不輕貸人一錢一日突烟不舉子往外丐貸數百錢遇舊書者買之以少錢買米歸孺人亦不以爲意子有敝袍孺人剪裁成片縫合紉綴或單或袂或裝以綿或自

衣或以不己女子皆楚楚完潔每視子衣將敝則載語子曰我又有衣可以更也子女凡十一乳男子六女子五千貧不能置乳媼兒多病者孺人終夜抱持以行迴轉一室足不容已稍已則兒哭不已然亦無怨言唯仲兒戌申生者方再某月隨孺人每晨汲於井旁視母持甕行兒必先於母行蹣跚而前孺人絕憐愛之一日遠聞舅呼盥沐水甚急孺人趨而疾兒亦趨遂傾跌兩足蹶蹶不能興孺人又不暇扶掖之但含淚而呼曰兒來兒來蓋傷其無人保抱以至於斯兒殤後每言至必涕泣

丁孺人述

三

生兒皆早慧眉目皆秀朗能喜悅人然至三四歲輒殤男子最長者騰蛟尤穎異六歲殤女子最長者嫁謝生起鳳刑部郎表之裔孫二十六歲卒又一女名楣贅錢氏婿相靈先生陸燦孫鄉進士輩熊子五歲皆殤最幼女曰十一孺人舉時度已不能復姪矣保愛尤至冀留此以少延一綫亦四歲殤每一子殤孺人號哭瀕於歿每三年一顧於歿如是者三十年而已亦歿年四十九嗚呼痛乎子歲連喪子卽勸子置造曰我當以女弟畜之教以補紉蠶糞自稱說也子以貧故奔走衣食於外

卒卒未能子孫出外子諾父昆弟舊宅子居長  
傳留得直孺人辭不受曰吾夫子可不需此金嗣  
後家亦稍給遂移居郡城四方士大夫遇吳者必  
造子門弟子來受業者亦益進孺人日治酒肴供  
賓名愈益勞苦所居有隙地有池數畝種魚千許  
頭池上樹梧桐楊柳桃杏數百株梅半之薤韭芋  
各一區豆又倍之孺人日率婢僕往鋤地卒遇雷  
雨孺人以單縠蒙頭自攜稚子過版橋橋滑幾墮  
水衣皆濡塗子隔岸望而笑之大似饅婦從田間  
歸私心自喜以為庶幾可遂偕隱之志矣間歲必

丁孺人表

迎子庶母朝夕聚首為歡庶母晚而和悅孺人嚴  
事之益謹終其身即庶母亦不聞有咄諍聲加於  
孺人也處妯娌間與鄰姬往來無幾微下和之色  
聞弟姪天時時涕零晚歲撫一女如已女即姻家  
錢進士女也晨昏呼應實有賴焉待婢僕一以恩  
婢子方七歲常任性疾走又反唇作怒答以視主  
夫人亦不能稍披其頰嗚呼孺人之德慈孝儉勤  
既如此所遭喪亡又凶短折如彼皆世所不經見  
者是果何道哉孺人生于乙酉歲二月二十八日  
卒于癸酉歲十月二十七日子方客授於楚孺人

雖病尚以書來止子歸冀需歲月則館穀稍豐也  
臨卒之月自覺委頓始以書促子歸書至而孺人  
已前歿兩月矣每書來必極園蔬蔬酒漿貯甕  
中寄子以為常嗚呼孰知其竟至於此哉孺人卒  
時門生倪需妻徐氏實視殮含焉歲辛未七月望  
後一日子別孺人出門行數百步尚聞號哭聲  
甚傷之越二日子至許墅有事復歸孺人驚喜以  
為生必重逢矣明晨別而泣不下目送子出門目  
睽俱赤嗚呼痛哉今猶在子目中也去三年不歸  
而孺人竟舍子以卒其於生人之遺際為何如哉

丁孺人表

子拭淚述其生平而不敢體效簡嚴者祈

立言君子有所採擇而賜以片言刻之墓上則先  
妻幸甚即不佞熙亦感且不朽矣謹述

康熙甲戌立秋日杖期服薛熙幸穆校淚撰



薛孺人丁氏墓誌銘

吳趨之里閭閻之旁有皐橋焉故隱士梁鴻之所  
僑居而其妻則稱爲德曜者也去皐橋之南不二  
里許稍折而東曰淥水園者吾友薛君孝穆自虞  
山來居之有池廣三四畝旁多隙地種以胎鳳之  
梧哺雞之竹與夫蠟櫻海棠宮柳桃梅之屬不啻  
數千百株庭有瓜圃豆棚之美池有芙蓉菱芡之  
芳孝穆之配丁孺人日於其中提甕出汲舉臼相  
隨機杼綵車雜然並作暇則率婢僕荷鋤種植以  
佐饔飧計客至出其藏酒剪鞠烹葵俾孝穆與四

丁孺人墓誌銘

方士友論文信宿皆稱有良內助焉蓋孝穆之潛  
閉著書可謂賢如伯鸞矣而孺人之操作順承實  
視益光無或多讓豈其所居之里世有高士逸妻  
以傳吳中之故事哉孝穆之友有仕于楚者以書  
招之去孺人猶日治果蔬酒漿不遠數千里寄之  
忽一日以微疾卒年四十九孝穆聞而哭之哀以  
其狀乞于銘予按狀孺人初歸時能從史孝穆還  
所授之田於其舅讓所膏之居於其叔惟欲自食  
其力而突烟不舉忍飢無悔此固婦德之傑然者  
歟孺人諱淑姓丁氏世家常熟之尚湖里高祖吏

部郎奉諭斷二十一史學者宗之父天祚母吳氏  
生于乙酉歲二月某日卒于癸酉歲十月某日生  
男子六女子五皆殤孺人卒時撫一女尚幼門生  
倪需妻徐爲其殮含嗚呼此孝穆之所以尤哀也  
孝穆歸將以其年月日厝孺人柩于其鄉石城里  
先塋之次予爲之銘曰

文人無命其婦亦然舉十一子而不育焉今歸地  
下幼稚盈前牽裾遶膝嬉戲喧填夙而有知當亦  
愛憐辛勤卅載寤且益堅夫子能文孺人又賢自  
古皆成婦德獨傳歸于其丘片石是錫旣安且固

丁孺人墓誌銘

千百斯年

番禺 屈 大 翁山 誤





西山志十二卷

〔清〕歐陽桂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梅谷山

房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乾隆三十一年新鑄

新建歐陽桂郁庭撰註

西山志

梅谷山房藏板

西山志序

唐虞之世世紀五服流沙滄海大漢服諸夷  
言之也成周職方氏掌地圖辨邦國之井疆與貢  
賦之多寡高貢所載無異唐虞周禮所陳言多參  
大以名異而實同也漢唐羗服歸心不殊郡縣移  
王崑崙一陟如履戶庭至於山海之書爲案頭之  
備覽寰宇之記聚域內之奇觀非以足未能至者  
書可傳之身未及見者目可覽之歟是以一統省  
郡以至一邑莫不有志志之所傳即史之所採也  
西山志視他志直一隅耳然西山不特爲洪都巨  
障而且爲宇內名山生其地者理學名儒忠臣義  
士流芳俎豆振藻藝林即時出仙釋多有利生民  
生其鄉而不能名其事寧非學人憾事乎歐陽郁  
庵尊表兄乃吾舅父元升公季子也雖當旬髮之  
年猶受青燈之苦慙括之暇滿篋丹黃西山志特  
吉光片羽耳作志爲作史之才吾於史館俟之矣  
乾隆丙戌歲季秋月

愚表弟鶴嶠熊爲霖拜題

熊嶠

爲霖

重修西山志序

厭原爲洪都巨障隸江以西因名曰西山由高安  
起虬嶺迤東突起豆天延袤三百里新建一邑咸  
在焉天文當斗星十二度地輿屬揚州周曰吳越  
國入楚秦漢唐宋或置郡或置軍或爲道爲省宋  
太平興國間析南昌之西名新建而西山全轄凡  
國家賦稅之所供風俗之所陳古蹟之所留遺人文  
之所誕育皆於是在焉至秦晉以來仙釋迭興無  
裨實用者固多有利民生者亦不少也今

聖天子御極海宇昇平一統省郡邑志次第修舉而西  
山志有待焉歐陽郁庵兄當少同學時即工詩古  
文辭嘗以西山舊志其事有無稽文有未備每以  
重修自許今稽古之心彌篤而重修事酬夫人不  
能名其地之本末者多矣是志之成洵所稱留心  
典故博物君子也予方館峽江署不能共襄厥功  
知必爲前志之所不逮後修郡邑者將有所採焉  
乾隆丙戌歲季冬月

同窓年姪春弟李觀頌首題

李觀頌

首題



西山志序

名山之勝蹟大皆一覽而無餘至經文人學士之留題則綵筆臨摹無非妙景所謂山靈有幸地以人傳人亦以文傳也然刻木篆碑每多銷蝕古人往矣淋漓墨蹟方望有人焉表而揚之而今人克勝文獻之任者果伊誰耶余友歐陽郁庭先生留心經史肆力于詩古文詞與余同舉博士弟子員稱莫逆以兄禮事之者幾四十年矣圭角渾融毫無緣飾既以古道自律而又不以古道律人作文亦矩矱先民寫意以取神取味而止生

西山志序

三

平絕無聲色之好一卷自娛遇物感懷寄之吟咏入棘關已十餘次得而復失者三人皆欽其德重其才而深惜其不遇而襟期宏放曾不以諸生中自爲屈抑也近來多汗漫之遊足跡所臨週環百里不特山青水綠盡入品題即先達之佳什名篇都經繕錄搜羅既久遂滿錦囊在不知者指爲惑于堪輿初未識其物色先賢發揚潛德而傳其遺文于不朽也間出其所嘗訂定西山志示余余曰兄之此舉其以愛惜人才耶抑或敬恭桑梓耶其欲以幽谷播其芳馨耶抑或欲以熱腸暖其冷

韻耶因念西山爲余邑名勝遊賞者多絕巖奇峰供人描寫而俗人覽其好景忘其好詩買櫝還珠真堪捫腹得此批評傳布始不爲糊壁之資益視陳徵君江城名蹟記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慟哭古人留贈後人亦於是編見之矣雖然本邑著作如林傳者益寡兄有書有筆可以伸地下之眉毋徒驚乎小而失其大也且精力未衰龍頭所屬有在

將拭目俟之

西山志序

乾隆丙戌年季冬月

同學愚弟譚鑑拜題



自序

歐陽桂

西山據洪都之勝發脉自筠陽北嶺先輩所云巖岫四出千峰北來是也予世居於此此山之名勝或得之登臨或覽之志乘遂有不能已於言者往昌黎文公送廖道士謂衡山磅礴而鬱積其山水所生神氣所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於其間西山殆與衡山爭勝矣故理學名臣流芬千古元燈鉅筆直列大家風騷稱一代詩翁忠義留千秋正氣不洵足先生桑梓哉名賢托足吟咏於斯者韓歐蘇曾考亭誠齋平園道園其最著

西山志

序

五

者亦足以壯山川之色也吾鄉能文之士著作如林而西山之志獨闕而舊志多荒謬不稽亦闕畧未備焉足信今傳後昔黃鉅欲求西山舊志以脩石室之藏謂非如世俗所傳鄙俚不堪者而精粹者究無有焉吾鄉先輩喻君卜期博物君子也聞著有西山志恨未剞劂行世予遂不揣固陋因舊志改其荒謬補其闕畧俟喻志出再加增訂以脩一邑之大觀以見鍾靈之不偶云爾

西山勝覽

西山在縣西章江之外二十里即獻原山水經注作散原山豫章記作獻原山按樂史太平寰宇記西山本名南昌山自太平興國六年析南昌水西十四鄉置新建縣山因屬焉其發嶺自高安之虬嶺逶迤行爲梧桐嶺復少行入田度峽爲靈峰高峯特起遂爲西山高二千丈輪廣三百里上接筠陽下連匡嶽東限章水西帶馮川奉新也瑞水界其南修水界其北修水建昌也覆歷數縣之地不與他山接蓋會省之右障也宋贊皇李上文著豫章西山記一卷板本已燬餘詳邑志

西山志

卷一 勝覽

六

西山來脉分支

西山脉自奉新華林來起虬嶺轉梧桐嶺復少行入田  
度峽高嶺特起遂爲西山東爲鯉嶺南出雷公嶺北出  
天寶洞嶺分穿王嶺西一支由金墳廠走丁家塘分車  
塘至新塘村而盡中爲蕭史峰即蕭壇也東行上安峰  
逆爲生米鎮走厚田丹陵畫象牙岡中由歐陽星裡路  
山下遷至溪洪橋而止一爲香城爲洪崖蟠龍山翠巖  
一由靈官壇北行朱家山梅嶺折霞溪嶺轉雙嶺分葛  
仙峰青嵐盡石頭口北爲梅嶺龍泉嶺盡東槽交橋溪  
西山志 卷一 來脉

者爲昭山

府堂錄堂錄

凡例

一舊志既無序文某山某水之下即載其賢之詩今本  
題之詩亦載於本題之下但有長篇書記序文不載於  
此另載于藝文卷內

一古今名詩有題可附者則附于本題之下若泛咏西  
山景者無題可附刪之則其景不尤其詩可採亦附錄  
于泛咏西山卷內

一古人及今人咏西山詩雖有題可附先未及載第載  
于補錄之內觀者閱之弗訝其失序也

西山志

卷一 凡例

八

一舊志所載雖多名山佳水但不無遺漏予於寺觀有  
仙子高僧舊志未載者補之有山水可愛及名賢托足  
吟咏未載者補之有先賢丘墓舊未載者補之此發微  
闡幽之至意也

一舊志不列目錄於前便覽者不知古蹟前後今列目  
錄使覽者依次第以爲編開開卷即可瞭然也

一丘墓之載甚重其人吾邑名賢不能枚舉丘墓不在  
茲山之內者不敢強載即在茲山之內未見邑乘所載  
故老所傳予亦無從稽考不敢妄載景仰先輩爲予素

心異地名賢墓在西山之內者或展卷流連過墓吟咏  
亦載入志中使古今人幾幾乎一相遇也況誼關桑梓  
乎然則取此遺像實不得已非有所私也

一潘清逸身雖諸生爲宋室名儒萬二愚名列四俊爲  
勝朝名士二先生丘墓未知在茲山與否若在茲山之  
內有人相告則採其事實載于丘墓之下亦崇封先賢  
之盛舉也

一古蹟寺觀在昭山之內不傷西山者亦附載之以昭  
山同西山分脉也且昭山在吾邑之內者爲地無多且  
西山志

卷一九例

九

同爲吾邑之山附之允協亦見予不忽桑梓之地也

西山志目錄

卷一

紫霄峰 吳仙觀 靈官峰 雙峰嶺

雙龍峰 蟠龍峰 罕王峰

卷二

雲封奇 香城寺 翠微寺 碧雲菴

棲碧奇 香水菴 雲堂院 紫陽觀

棲真觀

卷三

西山志

目錄

霞山觀 冲虛觀 玉隆宮 應聖宮

南極宮 天寶洞 秦人洞 洪井洞

翔鸞洞 吳源 徐源 潘源

潭源 銅源 李源 東源

潢源

卷四

彩鷁岡 仙跡巖 梅仙壇 王仙壇

連珠壇 羅漢壇 葛仙壇 吳王廟

石頭廟 三徐祠 謝忠愛祠

順濟廟 石宮觀

卷五 附諸名山

石室書院 拾遺書院 陳陶書院 丹陵書院

東山書院 五溪書院 三洲書院 涪溪書院

羅溪書院 石井書院 虎溪精舍 竹梧書院

秀溪書院 洪煙書院 鹿溪書院 柳唐書院

淘月書院 尚友書院 上安峰 駟家山

鷄籠山 京家山 烏石山 昌邑王城

鶴嶺 桃花嶺 凌雲觀 丹陵觀

西山志

目錄

愁真觀 龍泉寺 石幢菴 喬嶺

釣磯山 昭山 白仙嶺 下安峰

古神童渡 張睢陽廟 望湖亭 吳城

吳城山 陽靈觀 雲溪院 西止禪林

上天峰 楊岐寺 顯教寺 東林寺

五峰寺 雲中菴 九會寺 白法院

亮公洞 望城寺 萬松寺 朝陽菴

瑞雲菴 潔雲菴 集雲菴 直指菴

龍岡寺

卷六

金仙寺

仙姑壇

淨明院

紫陽觀

圓通寺

明覺寺

大寧寺

善果寺

經堂

萬壽寺

禪悟院

白衣菴

光教院

金盤院

昆虛寺

感古廟

衆江寺

雲蓋寺

崇勝院

石頭驛

金嶺

風雨池廟

道達洞

古朝陽院

眺蛟臺

會仙壇

瀑布泉

許旌陽母墓

罕王墓

附馬墓

齊安王墓

燕王墓

西山志

目錄

三

徐鼎臣墓

京莊定墓

卷七

增諸名墓

南平王鍾傳墓

唐進士歐陽持公墓

寧獻王朱權墓

寧惠王朱瑄斌墓

謝文莊墓

舒文節墓

魏恭簡良弼墓

兵部尚書李遠墓

相國張文端公墓

鄧文潔公墓

少保陳清衷墓

尚書吳桂芳墓

劉少保墓

王孫朱勣儀墓

徽君歐陽憲萬公墓

徽君徐巨源公墓

八大山人墓

游邑侯墓

曹恭簡墓

宋侍郎楊姓墓

明侍郎丁以忠墓

卷八

藝文志

西山歌

歐陽持

西山行程記

余靖

遊西山記

周必大

重修香城寺疏

張位

西山志

目錄

四

西山靈跡記

徐世溥

趙真菴記

曹華

夢山罕王廟碑記

姚克

勅封南極宮記

胡儼

卷九

秦人洞記

徐世溥

跋張唐公墓跡

潘典嗣

香城寺記

卷序

康宏儒

石幢菴記

陳宏緒

小澗記

徐世溥

蕭史峰記

徐世溥

鄒家山記

徐世溥

遊洪煙記

徐世溥

燭龍寺記

徐世溥

栖碧寺記

徐世溥

葛仙壇記

葛元興

罕王額刻

始

葛仙壇詩

龍泉寺詩

琴室李其昌

卷十

胎孔宗翰書

羅漢壇記李三佐

泓嶺谷記何一泗

香成寺記歐陽桂

碧雲寺記歐陽桂

栖碧寺記歐陽桂

葛仙壇記歐陽桂

重書碧雲寺記歐陽桂

卷十一

望湖亭詩集序陳宏

雷王嶺記邵慶

西山志

雲峰寺記歐陽桂

香水菴記歐陽桂

西山歌歐陽桂

遊西山古跡歐陽桂

顯教寺記歐陽桂

霞山觀記歐陽桂

集雲菴記歐陽桂

金仙寺記歐陽桂

直指菴記歐陽桂

東林寺記歐陽桂

蟠龍寺記杜詩

雲中寺記歐陽桂

雲封寺記歐陽桂

分界殿記歐陽桂

卷十二

風雨池序李觀

遊西山詩

登城樓望西山張九齡

亂後入西山曹松

遊西山蘭若羊士諤

懷鍾陵舊遊杜牧

過鍾陵李紳

送張綰遊西山羅隱

西山劉克莊

送德邁之豫章徐鉉

西山道中彭汝礪

望西山朱子

送陶翁之豫章徐師泰

遊西山周必大

烏晶道中陳耶

過烏山鋪伯顏子中

望湖亭夜泊謝虛白

雲棲院張位

西山志

六

遊望西山三四吟二首歐陽桂

遊赤嶺咏丹桂二首歐陽桂

遊鹿岡歐陽桂

遊赤嶺咏丹桂二首歐陽桂

遊赤嶺偶成歐陽桂

遊大士菴歐陽桂

遊大士菴歐陽露

東莊訪友歐陽桂

前題蕭藻

漱芳草堂朱容重

漱芳草堂郭度

漱芳草堂釋牛石慧

墓山符鍾

長河春漲陳安

戰渾秋霽陳安

胡庄梅雪陳安

南浦茶烟陳安

高灘瀉唱陳安

大路樵歌

望湖亭

補錄

鐵崖軒觀

烏老峰

如是峰

東林峰

雲蓋寺

梅真觀

望湖亭

藕溪訪劉巨平

過宿歌草堂

入濟源

米潭夜讀

久駐

聖相寺記

望西山

寅義簪鼓

李八百洞符

遊施仙嶽

翠塔峰

靈觀峰

五峰感懷

過香城寺

望湖亭晚眺

江洲蔡文峰二首

望西山

過朱退翁山中

章江寺

暮投

豫章行

生米潭

望西山

紫清宮懷古

顯教寺賞桂

分界殿古風

定靜軒懷友



新建縣志

同邑

符海觀景源

李文興起園

紫霄峯

其峯爲西山第一峯上有蕭仙石堂宋理宗淳祐中建志載仙即蕭史也東有鳳臺觀觀中烟霞縹緲神明昭顯東南有一崖名日照崖東方黎見則日光先見按

西山志

卷一

一

仙秦扶風人丰神超邁穆公以女弄玉妻之有道術善吹簫作鳳鳴吹則鳳凰羣集於其所故名鳳臺仙府仙慨秦無道一日夫妻乘鸞去昇下臨山頭仙風飄著時江南蝗旱相仍大爲民害仙即降雨滅虫萬民感澤至今遠近求壇前之水以療蝗虫甚驗即枯樹槁苗立甦凡名利嗣孕疾疫禱求即應明邑中解元魏良政師伊氏詩曰蕭仙區宇壓層崖絕頂登臨亦壯哉霄漢四垂天闕近江山一覽地圖開瑞臺鳳去蕭聲斷石室雲生雨勢來俯視南州烟霧裏此身今日到蓬萊邑中

我君宏任遠氏詩曰蕭仙絕頂與天通鳥道羊腸鑿不

空上有嵯峨之虎穴下有峭削之龍宮仙人已乘鸞鶴

去仙臺日日摩青笏請君板蕨撫衣上畫裏南州一望

中李三槐詩曰第一峯頭蕭史家盤興欲度踟躕斜

蒼崖夜月迴丹鳳青嶂朝烟散彩霞雨引苔痕侵碧漢

雲封石罅覆靈紗蕭聲不作鳴鳴調吹發春山玉樹曉

予有詩咏之曰徑上厭原第峰幽壘日久碧苔封月

中夜靜雲飛鳳崖下春深雨化龍鹿豕與遊忘俗累笑

西山志

卷一

二

予姪顯景周氏詩曰誰信天衢有路通巖光冉冉貫青

岑松壘不見秦時鳳石室猶存宋代風古院鶯啼紅杏

裏仙家犬吠白雲中靈蹤千載猶成幻只有先民咏不

窮

吳仙觀

其峯在天寶洞上仙即吳猛字世雲新吳人一云濮陽人性至孝夏月卧不驅蚊恐去已而噬親也仕爲豫章西安令固家爲遇至人丁義復師南海太守鮑僧得秘法雲符初以道術授許旌陽因同謁丹陽謚母命吳

轉師旌陽同斬大蛇於海晏與其若協力斬蛟永和間  
即新吳浮雲山修煉後居於太平鄉之山所居有仙壇  
今號吳仙觀築封神烈真人與旌陽功業比隆後見金  
光一道自地貫天掘地得一巨鐘重不可計其君作祭  
懸於極巔和則聲响百里後經唐亂觀宇焚燬金鐘獨  
寇竊發破之離架則飛墜下潭至今名其地曰金鐘湖  
惟石架存焉後樵子於湖中偶見數次隨覓無有其蹤  
邑志載金鐘乃唐武后賜萬振天師者按萬天師乃  
在棲真觀武后賜鐘不應在此恐邑志之誤耳後人  
西山志 卷一

詩曰重到吳源來慕仙仙凡踪跡兩茫然金鐘已墜靈  
猶在石架巍巍空自懸

### 靈官峯 附洪崖井

釋典來南城人初住龍沙後移茅於西山靈官壇著大  
通禪師語錄一時歸向者甚衆建安王孫朱謀穉尚書  
徐作孝蕭葉洪萬曰佳及法海禪師皆入室弟子出色  
志其峯上有五百靈官壇世傳乃伍子胥將佐也分  
也城西防楚營簡伍子胥冠皆登峯高望而哭各下山  
自刎血流崖谷因名紅崖草木染血成狀大爲民害唐

元中晉州異人張鳳潭丹於其所降伏五精改紅爲  
洪自號洪崖先生其峯陡絕飛湍奔注有洪崖丹井古  
詩云右拍洪崖肩西京賦云洪崖立而指麾是也其井  
即洪崖先生福華之處有石曰存焉先生常乘驢往洪  
州賣藥有仙市坊舟人曰此先生登吾舟東渡度者十  
數次並未見其西還可怪可怪令其子覩之市罷隨入  
彭真井但見朱門素壁一大宮殿主者名東華先生到  
即開門握手而入偶坐奕棋談道良久席陳異味酒終  
揮別乘驢從水道而西路經章江谷底忽聞伊伊啞啞

西山志 卷一

舟子曰此吾丹之櫓聲也先生回顧問曰汝願從吾遊  
乎舟子不答而笑先生言汝可閉目而行果即到家其  
父問曰汝從先生遊已十日矣何歸之遲先備述其由  
先生因入覩之不復過此有詩云大歲無田種今  
年乏酒鬻任從花鳥笑伴醉卧樓臺入市非求利過  
朝非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管營下調無人采高  
心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以上三首峭壁  
石上或云即洪崖先生所作宋謝莊遊西山題曰幽  
願平生積楚好歲月彌愴繫神區外整褐囊鄉隴林遠

炎天隔山深，白日樹遊陰。勝觀嶺飛清，起鳳池隱腰松。  
霞被容與，洞烟移將。遂立中性結，爲終在斯。周之恒  
題洪崖橋詩曰：仙蹤異代不消丹井，泉通舊石橋。試  
問開元碑在否？謝莊詩句故逡巡。明狀元曾崇咏洪  
井洞詩曰：聞道軒轅一老仙，燒丹鑿井不知年。長因  
洗髮浮香氣，偶爲開爐泛瑞烟。靈液盡凝封寶鼎，神光  
夜發照寒泉。誰知紫微通仙術，九骨飄飄比蜺蜺。明  
南昌祭酒胡儼詩曰：聞有古仙容紫髯，九尺軀浴丹洪。  
崖井脫屣白玉臺，碧蘚春陰含寒泉。夜月孤不知千載  
西山志 卷一  
後還飲雪精無。明邑中大學士洪陽張位詩曰：逢泉  
皆可坐，擊石自成吟。處處藤蘿好，重重紫翠深。人稀  
憐峭谷，院靜鶴盤林。何福生居此，桃源莫更尋。警字符  
樓詩曰：舊聞徐公記，勅爲應聖宮。嚴留丹井在，寺有石  
橋通。驢賜千年久，花開兩岸紅。庭前今夜月，曾照古仙  
翁。洪崖篇徵君徐世得曰：起東莊昔之東莊即今之東莊而屬  
於江北，包石頭津南，迄吾里，皆爲洪崖。鄉山之七源三  
洞，皆在焉。盤石簾泉，傳記真緬洪崖三皇時人也。雖終  
回廣成，猶邈乎後輩。曰：若稽古莫有先之者矣。然則洪

荒甫判至人，猶宅吾里。具茨空同，靡得望云生長。其間  
者，勉乎哉！山以人名，茲實伊始。今紫清所祠，乃晉州張  
氤，隋唐之間，得道於此。因以洪崖爲號，非三皇時之洪  
崖也。按洪州洪都亦因洪崖得名。  
洪州洞側有瀑布泉，狀如玉簾，歐陽公品爲天下第一。  
泉洞居水中，人罕能見。宸濠嘗至，禱祀求觀，募桔槔，涸  
之後，底見有五井，各方廣四尺許，井形方，露水湧出，頃  
刻如初。洪井豫章記云：原原山西北，余年村五六里有  
洪井。志云：洪崖先生之井。李長卿雜志曰：洪崖石壁峭  
西山志 卷一  
絕夾持左右，有泉自香城源經烏晶源，飛流直下，若飛  
虹，垂空尺練，拖玉觸石，成聲。又若迅霆奔掣，長風怒  
遊人非附耳，疾呼不相聞也。盛暑時，寒色侵肌，心胆俱  
慄，噴沫濺珠，又若玉屑霏霏，撲面孔而襲裾也。下注深  
潭，澄泓淵靜，今所稱洪井是也。由洪井下達於澗，澗中  
元石礫，礫似螺似蚌，似螺似蚌，似螺似蚌，約半里許，遠  
驚波會衆流而至章江。馬元趙道一云：洪井在伏龍山  
北，巖石崖陡峻，春夏飛湍奔注，聲洪如雷，餘流爲小溪  
生鶯陂，有壇臨井上，相傳爲洪崖先生煉丹處，有赤蛇

浮水面則雨如注升此一里許於石得春曰色渥如丹  
各園深二尺餘土人每歲端午日未明或聞搗藥聲  
夫往往遇其餘澤井南為鷺岡四周布水即鷺陂也唐  
張洪崖張龜謂洪井與會者彭真觀丹井相通邑中  
徵君徐巨源有記載藝文卷內 洪井洞玉簾泉子鍾  
顯景周有詩曰久被歐公賞品爲第八泉雪花拖玉白  
珠點藏簾圓清氣含烟濕晴光浴日鮮順流浮素練吟  
咏倍流連 徐巨源咏古洪崖詩曰洪崖古先生別久  
昨夢之川嶽初莫闢即我入山時蒼壁素湍開嶺然觀  
西山志 卷一

兩儀養真欣所得詎明身外思是時如昧旦寰寓皆嬰  
兒向後立矜燕炫釣乃日滋許由重天下却之以見奇  
巢甫貴得名洗耳弄淪漪彭錢戀食色導引延其尸吾  
觀諸聞人與俗政無差如何謂我仙或又以隱推元黃  
方正位何事遽標支齡壽各萬計奚啻營攝提寂寞日  
安素名貌隨所施再拜謝發覆今始奉音辭潺湲激礁  
嶠先生日在斯嘗聞溜穿石飛瀑況離披純氣貫其中  
所以不磷磨巖巖尚弗識安論軒與義瓊哉全真者終  
古誰能知

雙峯嶺 今從縣志改訛

一名雷公嶺古名獅子峯舊說吳罕相爭之事雷聲驚  
散宋羅栢園深辯其非擬爲雷煥於西山取土拭劍適  
有吳罕之爭雷公因爲之和其說近是

雙龍峯 舊志擬漢以絕王氣之說龍謬不稽今  
畫改正

其峯自上安峯起祖跌斷復起兩峯並聳勢若雙龍雌  
雄交度靈秀攸鍾我祖拾遺公隱居西山後世卜基於  
此山之下撰耕秀讀世年遺風

西山志

卷一

蟠龍峯

其峯乃一寨獨高四面險要先世兵亂洪崖鄉民數百  
來自相團結聚於嶺上創一廳區曰義聚傍置營房三  
層外儲糧列柵爲坊外立烟火墩上置通聞鼓賊來則  
舉火鳴鼓爲號賊退則寧家生業上下相安防禦甚備  
實一方之保障也 舊有詩云千仞峯頭舊有城洪民  
團結備倭兵凭高固爲形勝募勇儲糧立義名山谷  
旌旗時見影墩烽火夜無驚臨崖欲問當年事畫  
東風一炬焚 又補蟠龍寺事 在禹港三里許唐時

僧齊已書堂也舊有光化年間勅牒牒尾有崔嗣陸辰  
裴樞王濟書字邑人徐巨源有記載藝文卷內 按此  
乃齊已書堂結寨備兵乃唐以後之事舊志何舍前而  
錄後乎補之庶高僧之名蹟不致湮沒不傳也 又明  
上人蟠龍寺僧與徐鉉遊最久鉉有送明上人歸蟠龍  
寺詩從徐集採入 又幾演禪師蜀人居蟠龍寺著蟠  
龍集蘇長公稱不容口至柳齊已以揚之從西山記採  
入

西山志 卷一  
夢山罕王峯 舊志載王乃晉宗室司馬子今依

姚雪坡記中王乃先主曾孫劉復也三子諸將佐  
姓名皆不異餘事實悉從舊志

其峯上有罕王祠王乃先主曾孫劉獲爵封王號領左  
副江南諸軍事長子乎應次子慶蕙皆有才勇惟三子  
昭利銅頭鐵面金甲錦袍帶三山冠持七星劍猿臂善  
射驍勇絕倫晉太康元年諸葛下江南王軍輕舟先赴  
上流諸郡一夕乘風襲豫章城破之殺吳首將孫紹餘  
黨黃皓徐淵率眾走西山據藩源爲巢穴結連山賊甘  
定高鑾等擁眾萬餘皓稱洞主淵領先鋒甘定高鑾皆

爲副將分屯城西東嶺下營獅子崖吳源天寶等處焚  
燒蕩空民苦其害王屢招降不下太康元年九月朔三  
督諸軍進討賊置泥沙深窵於要路埋伏奇兵分勢於  
茂林王師進賊拒之望風而走王軍追過茂林左右伏  
兵盡出矢石如雨王師劉李二將軍皆中傷歿於深窵  
王爲飛石中額負痛投軍時三太子督後軍聞前軍失  
利獨奮長刀匹馬當先飛度深窵賊將甘定周俊亦勇  
健勁敵提劍雙騎迎敵三太子手起刀落斬二將於馬  
下取首級懸於茂林賊敗盡棄東嶺保下營獅子崖王  
得東嶺金鼓屯一路駐兵次日王師鼓銳而進賊又棄  
一營走吳源合兵共守是夜王箭毒發斃於營太子痛  
哭諸將惶惶老將王威曰賊將未擒不宜痛哭雖然連  
勝二陣其鋒尚堅今又據吳源崖高道險負固不服若  
知主君消息必生他變宜先破敵然後治喪長子乎應  
即奮然出帳召諸將商議破敵之計令王威都總管諸  
營事務健將何業與第二將軍同受間計各避本部精  
兵一千連夜分兩路取吳源盡屠山賊草木不留且戒  
之曰吳源山高東西壁峭南北路平可以進兵賊勢窮

必西走若與華林諸處會合其勢愈大先令副將傳令各各備具是夜二更陳榮二將各領一軍先去埋伏三更時何棠率一軍出下營由詭嶺緣崖履險襲賊北門三將軍領兵一千出金鼓屯取天寶崖穿林越澗襲賊南門期至山頭兩軍齊集時黃皓見兵源衆多糧少支餉不孚黃夜分兵下山取掠時常令人探報數次不見回營頃刻何棠兵至探者以爲取糧兵回報入中軍大開營門一聲喊起何兵直進賊軍無數黃皓急出北軍沿山鼠竄三將軍兵至一掩屍血滿山皓被亂鎗刺死

西山志

卷一

七

徐淵見南北路絕率衆枚崖西走剛出半崖陳榮二將並出斬首千餘今有新頭坑乃斬淵之所陸崖撲跌中傷死者填滿溝壑萬鑿取根回至山頭關山吶喊知其有失即棄輜車衆飛奔上山救護血戰至天明力盡被三將軍擒縛自是山寨悉平山之西數十里被其害者皆酌酒相賀共祝太平因號太平鄉王破賊有功民共德之建祠東嶺俗呼爲澤塘廟永存香火朝廷以殞身殉國忠澤及民追贈忠烈廣順王廟號三位太子名封列侯王威加總管何棠加先鋒副李二將贈將軍其餘

將佐俱封賞有差今昭判侯即予歐陽所祀香火每年九月初二各鄉祭祀如禮澄源尤盛姚雲坡記載藝文卷內予於此有詩曰掃雲尋藥笈生苞松下板枝碑鶴巢春色惱人花正夢山僧何事費推敲又聖賢大道未師承本論拳拳所服膺只愛夜深風景別好花親月月窺僧又風景依依若有情野芳爭發值春晴緜緜經夜讀花皆睡熟聽山前虎豹聲又此松老幹可編年細檢霜枝煮石泉竹擁柴門花擁樹讀書不費買山錢予與門人蕭翰同起愈諸兒遊夢山詩

西山志

卷一

五

曰當年異兆羨姚公寺院沉沉曲徑通茅屋人居紅樹裏柴門僧住白雲中金鐘不改前朝宇石室猶存晉代風啼鳥喚醒今古夢題詩幾見碧紗籠男愈益之亦有詩曰年年祈夢夢相通此日遊時夢正同村落烟霞圖畫裏禪房松竹翠微中盤林老鶴隨僧立圍寺幽花映袂紅異日重來鐘磬地應將佳兆繼姚公

西山志卷之二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及門

杜 鑽聲填校  
毛 亮漢龍校

雲封寺

今改雲峯

其寺在紫蓋峯後依峻嶺前懸崖四隅草莽密路徑崎嶇虎蛇交度樵牧鮮通唐開元中有慧僧號五龍禪師雲遊天下至其地結一茅菴畫則端坐夜則誦經

西山志

卷二

山神獻供天將降燈猛獸毒蛇降伏左右不爲民害附近男女改惡從善皈依法門者踰千人即除地集財建大蘭若功成師即設大乘教典廣度衆生於是香烟裊裊不散結成華蓋覆定峯頭九典經終師坐華蓋下升空往西而去故名雲封 周益公遊西山記有翠巖無殷雲峯悅皆悟道之句記載藝文卷內 予有記亦載藝文卷內 補雲峯事實 在香城右明正德間寺僧澄秀頗燭末來事後釋文在居此工詩善唱石稿釋姓程乃青山程隱君兄升子也程氏爲予族世戚隱君者

有幼學行世有子而使之不偶淪落爲僧惜哉 予與帥萬尚訪繼宗上人詩曰探竒直到五龍山智果星施綠樹間幾片香雲歸法席四時花雨落禪關天開梵宇千年景僧借遊人半日閒童子拈扉常畫掩恐教踏破碧苔斑 予訪省堂上人詩曰板橋徑上五龍山鳥道崎嶇杖履艱風送梅香清客夢天教雲影伴僧閒寺中留得唐時月塵外難敲靜夜關今古年華流不盡崖前惟聽水潺潺 又補雲封事實元至大己酉僧澄宏修

香城寺

西山志

卷二

香城寺在洪井上三十里晉臺顯禱於山忽生香木大堪爲柱遂以名寺殿前誦經以木屑燒之香聞數里旁有香城書院後有講經臺萬曆末僧法海重建 舊志謂晉隆安中有僧號白雲者因盜賊入山掠民僧乃燃香救民持六戊法結成雲霧故名香城吾鄉李長卿陳士業兩先生皆辨其非今盡改之 處士陳陶詩 干地巖宮禮竺皇旃檀樓閣半天香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深燈影長宵漢落泉供月界蓮臺靈鳥侍雲房何年七七真人降金錫珠璣滿上方 張文瑞位詩 嶺

合疑無路雲開別有天松巖飛曙雪石澗注鳴泉境僻人稀到心空得上禪蕭壇霞縹緲隱隱鳳笙傳 香城

寺呈京景南禪師

元符尚仁詩曰天開圖畫列青

巒林隔朝曦露未乾碧水一泓靈現井白雲千尺祖師

壇秋來葉淨猿聲切雨後峯陰鶴夢寒稍待上方花似

錦與君携手倚闌干 陳允衡字伯璣寄徐巨源寓香

城詩云千戈滿地竟何如閒却英雄望後車著述飄零

名自重閭閻俯仰計非疎經年幾宿香城寺盡日推敲

沙井廬若問客懷與生計惟餘吟榻送居諸 又 亂

西山志 卷二

後知心見面難忽餘雙鯉感千端天留徐孺辭三聘世

擬陳羣屈一官家散久廿投廬隱樓猶計著川觀榆

溪樹色今何似已取他年畫裏看 尚書楊廷麟字伯

祥香城雷坐詩曰十年江上半漁臣爲爾流連暫卜鄰

已向洪崖封禹穴空勞洞口問秦人水城久信窮魚隱

風影何關竹葉身煙乘無言成底事莫將熊虎嘆沉淪

又 山外人家竹滿陵尋常聞石鳥何知關河極目

黃塵後風雨傷心江漢時火冷中田春寂寂霧迷枯井

草離離誰移處士當年宅已取樵林第一枝 又 芒

屬竹筇識蒼苔珍重支公面壁來龍幹荒茫逢草怒梅

花隱約待君開生依微蔚山無夢老歷風霜雁有才可

信愚泉終似我不須寒雨自徘徊 又 豈爲安瀾謝

急流綿宵笑語此淹留干戈未已難聽雨心事何堪獨

倚樓蝴蝶夢中青草閣鳳凰簾外白萍洲憂時自昔多

狂隱猶對幽蘭誦哀愁 狀元孝則劉同升寄李侍御

居香城詩曰桂天露蒼西山中有一人碧水灣軒冕

久輕名世外徵書猶到薜蘿間向平勅斷宋無我仲蔚

園荒客未還廿載肉妻曾不累幾回夢見愧塵顏 訪

西山志 卷二

香城李侍御夜話 失名 詩曰聞道雲城裏先生久

掛冠心姿知愛國疏直志無官一衲忘朝野千峯見歲

寒不因鵬佛嶺何以共盤桓 石莊陳宏緒同朱羲上

文修雪中懷慧習上人詩曰奇絕香城徑瓊瑤片片吹

江心猶是昔鼓角祇堪悲何計能援溺吾生似奕棋尚

思閒適日畧約度筇枝 又 但益饑民苦何人賞玩

徐有花真澆淚無地可爲漁降虎虎禪力搏獅憶故廬

披緇良有願應許飽殘菹 又 壽慈公六夷詩曰峯遠

畫出牟尼像六十年來聞萬端教物不知湯火險隨緣



偏向浪濤安了無一法忘拈案刺有千花帶笑看聞說  
樵林秋色好天人齊禮舊蒲團 巨源徐世溥秋日懷  
香城諸師詩曰又逢秋熱客愁增爲羨高空萬念永三  
十九峯霜月滿閉門便是六朝僧 助仙李邦鼎楚歸  
道過西山謁慧大師曰倦遊歸里復登山樵牧相逢識  
舊顏散步無邱貧骨傲投林有主野心閒路從木末穿  
雲上橋度潺湲出水灣十五年來門外客未知肯許入  
禪關 翠巖古雪詰宿香城寺曰古殿鐘寒眼更清蕭  
蕭萬籟盡傳聲松根火煖平分座栢子香凝列作城案  
西山志 卷二 五

金城覺樹香天外人歸風色渺雲中鳥語間聲長青蓮  
有石堪敷坐翠竹無塵可借房甘露一杯誰共酌少鳥  
明月上東方 晁陵芝田楊大鶴侍孟卷峯天子及秋  
屏伯氏喜晤歇公詩曰誰許尋秋破碧苔溪聲千道望  
中迎靈參有徑何年聞嚴桂無心昨夜開彭澤開官因  
屢過三游孰與陽春舊得同來夫子逢師便向花間坐  
畫日香雲護講堂 聖間誥紹津永羅漢瑤詩曰危崖  
矗地倚雲巖巖巖風清月一弦五百靈山堂上客携來  
花雨洒諸天 右丞李三佐咏戒珠峯詩曰遙數羣峯  
西山志 卷二 六

疊疊同拈花微笑並珠紅携來明月家家有撒手懸崖  
戒是空 宏寧咏半天亭詩曰亭高極目海烟孤坐俯  
諸峯列畫圖回首上方天路近更從何處覓蓬壺 釋  
真淨文留贈香城淳長詩曰簾捲西山色禪心共月華  
香城深處寺靈觀上人家絕頂壇猶在盈頭乳已餘如  
今淳道者經韻白蓮花 同及門帥萬尚遊香城即景  
兼贈別菴上人詩曰高僧臺顯隱其巔古蹟蒼茫不記  
年硯石遠承千載露樵林猶帶六朝烟溪通活水留香  
雪寺外有亭上高峯接半天 寺外有亭上高峯接半天

旃檀韻郁倍流連 萬尚詩曰香水禪林自昔傳一卷  
高結白雲邊巖松猶是千年物澗水常飛太古泉僧借  
烟霞爲勝景客因花月結良緣前人吟咏留光怪一弔  
芳型一個然 與萬尚再遊香城贈別卷諸上人詩曰  
上方常護數函經留得層巒作畫屏掃榻終宵窺月白  
開門四面見山青代招名士稱人傑世有高僧識地靈  
最愛玉梅繞半吐莫教花片落中庭 又 梅花如雪  
洗塵顏深幸看此福不慚雨帽再來香水寺芒鞋重踏  
戒珠壇庭留遊客中宵話天許高僧盡日閑遲我十年

西山志

卷二

七

歸卧此杖節依舊扣禪關 清逸潛興嗣跋題張唐公  
香城記後 洪陽張位募修香城寺疏 石莊陳宏緒  
香城志畧序 予同師萬尚遊香城寺記 以上諸篇  
俱載藝文卷內贈別卷上人設教翠巖詩曰深山何處  
惹塵埃正值高僧說法來方丈菩提看果熟空門智慧  
有花開寒梅帶雪清師席靈鶴聽經繞講臺故老相逢  
談往事庭前護橘窺神雷 予重遊香城懷古兼呈古  
月上人詩曰掃雲依石坐靜聽水潺潺望結隋朝地室  
靈觀尊者自新寺留晉代山 晉隆安寺 顯從來明月在

自古老僧閑撰述還棲此禪房借掩關 吼菴上人喜  
予雪中重遊詩曰恨覺三秋意未周昨菴當日叙綢繆  
真然天許文光照設謂宿將寶帶留人與寒梅爭艷冷  
詩同白雪較清幽先生尚不慚陶謝愧我就非慧遠流  
予和吼菴上人詩曰美意香城聞未周諸僧今更意綢  
繆駒何庸繫情仍迭轄不須投客自留山竹有風多雅  
韻梅花點雪更清幽徘徊未便題句佛印原稱第一  
流 碩堂上人雪中贈予詩曰春光已到橋西路柳色  
含青有幾枝寺放幽梅淺雅夢天教瑞雪艷君詩何須

西山志

卷二

八

披篋人方韻 王恭雪中披篋覽而行 不必騎驢句更奇  
在鄭紫雲中行曰詩思雅奏一時難屬和祇將佳句再吟  
之 香城寺僧寶隱別菴和魏鳳閣詠聯山居原韻  
不嫌枯寂過招提起出儒林第一枝雪滿山城朝作賦  
月明香閣夜吟詩文光映映毫光遠春色嬌添墨色奇  
見說良工心獨苦他年奪錦更若誰 寶當別菴和詩  
曰囊琴匣劍到招提翰墨林標第一枝白壁見來吟好  
句紅紗留得罩新詩天光明照文光遠雲路街開鵬路  
奇今與君餐半個十年宰相更爲誰 又 儒門好

把佛門排幸遇高人護法枝玉帶能留藕子韻白蓮不  
負遠公詩文章獨繼天機巧山水還增筆興奇養就靈  
根須着意他年補袈更有誰如御乳菴和詩曰山花  
圍繞古招提翠竹蕭蕭萬枝喚入春風同見性招來  
明月對刪詩恨無牙板堪調句賴有岑樓可探奇擲筆  
還來松下問白蓮社裏我爲誰九會寺山菴靈谷和  
詩曰淡中多趣靜中提四面清風竹萬枝怪我有山難  
作主笑君無景不題詩月明夢裏家家夢石點頭時色  
色詩假得蘇公聞此偈還應舉問子爲誰李曰卓志

西山志

卷二

九

昂氏贈別菴上人詩曰香屑旃檀自昔聞漫林芳菲絕  
續紛芒鞋踏破前峯雪藜杖衝開一洞雲對月吟詩僧  
是主看花即景客平分陽春怪得難賢和山水之靈悉  
助君懷祖文朴仍歸香城釋古松曾聞說法演  
三車慧月禪燈共一家嗣在古堂繡貝葉祖居別院老  
烟霞晨昏寺內聽鐘鼓靜悟門前接雨花咫尺相違勤  
定省不教幽寂度年華

翠巖寺

其寺在洪崖鄉洪井上名廣化院晉雷煥取西山土拭

劍即此地初名常綠寺趙宋齊安王遙光建王作避暑  
宮今寺西有齊王廟并墓寺後一室扁曰迎笑堂階前  
有九節筇雷護橋常人取之雷即震聲有螭盤石碑師  
去蛇即去常人不得生前有鶴巢松半山有鐘鼓二石  
擊之有金聲之聲唐武德中改爲洪井寺又改翠巖  
寺南唐爲院更今名一云梁景初劉華建明嘉靖中廢  
爲民居

國初順治七年香城僧慧習可學鳩諸山衲子共捐衣  
鉢贖回少宰熊文舉徵君陳宏緒力贊之請古雪通詔  
西山志

卷二

十

上人主之刻翠巖志畧按益公周必大記寺舊有遺  
好亭半月軒聽松堂澄涼塔諸勝補翠巖寺事實  
保寧璣道者元祐間住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商英漕江  
西絕江訪之璣迎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  
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  
道者之名何能如是抵對乎璣笑曰適然耳公笑而長  
哦曰老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  
尺井石橋分水遶松杉遂題於妙高臺有石刻存焉  
予祖拾遺持公有詩曰迎笑堂前九節筇閒來無事得

從容時聞雷護千年楊皮鼓風傳萬松茅屋人家芳  
草外竹房僧住翠微中一簾烟雨歸來晚通聽雲間起  
暮鐘沈叢詩曰瀑水流花出因知有梵宮聲聲醒鶴  
夢雲氣醉樵童佛座仙顏禮禪家句不空我來圖畫裏  
添寫一吟翁商丘漫堂宋公幹開府西江咏詩四首  
詩曰涉江遵野岸策馬望層巒物候芳春好招尋法界  
寬衣涵桃色嫩心洗澗聲寒多謝田家子殷勤夾道看  
又地自蕭梁開千年幾廢興斷幢隨洞失傑閣入  
雲登樹殘喧黃鳥簷虛掛紫藤晨昏孤磬裏羨殺白頭  
西山志 卷二 上

僧又別院黃茅屋雲清洗鉢泉淙綠剝木走響並  
素琴傳玉版容初地絕跡借晏眠蹤跡芭影下步屨惜  
苔錢又越嶺更披榛歷荒古甃埋危橋客坐嘯纖  
月快迎人燒藥懷高獨文節了勝因退尋還有句端不  
負嘉辰淮海許公志遠方伯江西和詩留贈壁宗上  
人詩曰沙城西畔路秋色淨層巒峽入牛鳴近林開寶  
界寬鐘聲白曰靜雲影一川寒爲訪洪崖蹟披蘿捫石  
看又金地蕭梁舊禪林古雪與名山千載秘高閣  
幾人登覓徑穿黃葉看雲林老藤天童可遺音拈出建

溪僧又落日懸崖寂靜淙走石泉僧來死心法洞  
自古仙傳梵唱穿雲出禪牀借客眠塵緣渾掃却欲辦  
買山錢又訪道逍遙澗山荒草樹埋香尋伏虎蹟  
爲覓採花人開府留殘碣題詩契勝因他年旌節地曳  
履動星辰予於此有詩曰古菴高結竹林邊終日生  
涯一鉢蓮水濺疑看數澗雪路深輕滿溪烟鳥啣花  
片歸庭上風送鐘聲出寺前迎笑堂前開府句雲霞堆  
裏咏遺篇園林卻逢萊詩曰雲烟踏破到禪堂洗鉢  
流泉走澗香記自名公傳趙宋寺從遺老話蕭梁千年  
西山志 卷二 三

雷橘風何古九節筇枝景已荒此日天開新法象飛花  
片片落僧房警宇符樓詩曰禪林鐘磬韻高出白雲  
中寺有名賢碣橋通應聖宮泉飛千古雪烟鎖六朝松  
景好詩難肖沉吟一醉翁

碧雲菴

碧雲菴即昔日之陳陶書院也陶携妻子入山嘗夜觀  
天象以望唐室復興不知何時改寺及聞通志載碧雲  
石上有宋翰林侍講元剛詩二首則此寺在宋已有之  
矣明李歐陽徵君斌元憲萬公孺明室國亡隱居於此

亦嘗觀天象以望偏安與陳公不謀而合也

國初有僧健堂者與僧空谷今僧雲開與徒孫坦然  
大創禪堂使前賢之聲效若聞法地之神風不墜也

留元剛宿香城過碧雲菴二首詩曰未行陶令里登自  
慣吳與米市呼千許香城訪晉雲神遊青黛岳詩到碧  
雲菴不啻街寒去來風破曉嵐 又 融結知何日權

與屬此年通泓藏玉甃築至貯金仙飛瀑四時雨街崖  
一縷烟後來鳴屐者輸我著鞭先 家微君憲萬公受  
史道隣兩聘以輔宏光公知天意不回隱居於此作詩

西山志

卷二

七

弔之詩曰碧雲深處景蒼苔是高人退隱堂古寺已

更新日月上方不見舊文章僧房猶灑山河淚法窟曾  
爲星象城欲問前因遺老盡臨風想像總難忘 慈碧

雲憶陳陶公家憲萬公先後隱居於此因合弔之一  
室神交世代分九原相對弗忘君布衣正氣存精舍微  
士忠魂到碧雲明月乾坤雙淚眼清風天壤兩孤墳僧

房不盡英雄恨今日誰留弔古文 又 山堂千載兩  
高人先後偕棲寂宴賓觀衆同機爭氣數米微一地重  
君臣衣冠已邈神相接杖履難親德有鄰隱處二賢堪

合節名區真不嘆沉淪 憶處士陳公舊宅詩曰相携

妻子避林泉自擊貼危實可憐只合陶公爲莫逆不令  
梅尉作神仙多情還訪先生裔尚友誰將絕學傳明季  
徵君居一宅心思風節正同然 次兒澄過陳公書院

詩曰子房諸葛任其躬高卧名山世界空欲訪遺踪何  
處是令人吟咏碧雲中 次兒澄合弔陳陶公家憲萬  
公詩曰處士徵君四海聞二公生死不忘君回天無力

憂難解千載忠魂聚碧雲 遊羅漢峯詩曰 釋坦然  
奇峯高出望齊收一任崎嶇謁聖顏忽爾登臨蕭漢

西山志

卷二

古

表飄然直到斗牛間紅塵不至連雲屋白鶴時來禱雨  
山西面烟霞供嘯傲同人往返共偷閒 山居 釋坦

然 忘憂居此地世事等浮泡柳罩黃鸝夢松留白鶴  
巢門開雙怪石蒼結數莖葉愛殺前溪客詩來馬上敲  
又 淅桑隨世變此地絕風波寺古環松竹門開對

薛蘿次蕭於石上採蕨在山阿若問吾生計烟霞趣味  
多 碧雲菴八景 予友郭聖宮諸人已味之予亦以  
前題漫成八首 觀音崖 普陀院不在海之南月作裨  
磴石作龕靈顯何煩尋弱水蓮花現在碧雲菴 歸雲

洞 四時幽靜只山間出岫雲歸古洞閒朝被天風吹  
散去暮隨林鳥自飛還 度人橋 溪聲終古不曾消  
柳色氍毹映石橋只恐夜深風景寂誰於月下學吹簫  
鉢 孟山 孟鉢天成繡石花山中留得伴烟霞不夸  
當日伊蒲饒帶露清香供釋家 元公碑 通志載  
翰林侍講元剛詩石上留字非姓劉之劉也 詞林遺  
愛匪尋常詩落山房草木香石上分明成古篆後人珍  
護若甘棠 習公塔 巍然一塌老烟霞暮月朝雲可  
作家一片靈光真冷淡年年清供有松花 劍石峯

西山志

卷二

五

石作青萍百魅除森然山怪遠藏諸窟湏夜靜依星斗  
自有光芒照太虛 瀑布泉 素練飄來勝白紗輕飛  
玉屑照袈裟散珠濺沫俱難肖還擬晴空滾雪花

棲碧寺

在太平鄉喻坊壠僧命之上人建徒孫德本上人重修  
山靜花幽泉清竹茂文人詩士樂遊其地邑人徐巨源  
有記載藝文卷內予亦有記載藝文卷內 同帥萬尚  
即景兼贈德本上人詩曰幽巖一室幾經春徑曲峯高  
絕點塵太史名篇芳草木曹太史經有徵君佳句動星

原有記文章不許林泉廢上智還教境地新天欲濟  
時心少遂歸田長作看山人 萬尚詩曰白雲深處禮  
高真竹淡泉香倍有神童子或忘前度客高僧還記舊  
遊人詩無烟火心思靜字挾風霜氣骨新安得一簪能  
少展禪房閒咏了前因 鳳庭劉芬讀書栖碧寺與安  
淡人陳履安賦兼贈德本上人詩曰青山萬疊矗如城  
綠樹當門照眼清下界烟塵空壓尾夕陽嵐翠聚鐘聲  
螢燃夜火千峯暗竹引涼風六月生何處虎溪橋畔路  
肯留一榻待淵明 太史鶴嶠熊爲霖贈隱几上人詩

西山志

卷二

六

曰格律誰云菩薩戒恰宜清課寫烟霞焚香細讀華嚴  
後圓智光中筆墨花 千重遊栖碧贈德本基上人詩  
曰購壁穿雲曲復彎登臨輕破碧苔斑未能聞望如羊  
傳敢謂流傳似峴山才子有文光寶地謂敬君詩僧  
無夢到禪關謂寺堪嗟伯玉誰知己惆悵青泉白露  
間 栖碧德本上人送別劉大川文學詩曰千嶂愁雲  
正寂寥那堪分手在溪橋斯時一別青山外相隔關河  
萬里遙 又雨霽野眺詩曰雨歇江天曉殘雲傍壑流  
兩峯新畫列幾樹濕烟浮山色漫空嶺春光滿一樓多

情誰共賞嘉客暫相留 栖碧實輝隱几夏日山齋設  
 題曰蒼涼何必結跏趺視岑樓景象殊風裏松聲清  
 若此雨餘山色淡如無簾前花鳥催詩句山下烟村入  
 畫圖獨倚闌干看月上偶然身覺在水壺 又 閒坐  
 乘涼啟竹軒看書猶愛好風翻烟霞翰墨香無斷山水  
 文章價莫論破屋近依松作蓋綠蘿斜接石爲門偶然  
 一望空明外目送浮雲過遠村 又 過香城寺詩曰  
 松篁夾徑綠蘿牽石吐青蓮古道邊淨域宏開華藏界  
 落梅輕點雪花天烟浮樹杪山陰合風過幽林聲韻傳  
 西山志 卷二 七  
 偶與支公清話久不知春色到尊前 栖碧釋雲山藏  
 山居詩曰驚秋草木漸疎黃卜得峯頭一草堂隔斷烟  
 村雞犬寂更無人問桂花香 又 秋風吹雨到山前  
 洗徧芭蕉瀉綠天石澗聲聲流不斷山家興味淡如烟  
 又 和鄧聖宮先生見懷原韻詩曰一別芳儀又數  
 年屋梁日落夢常華文光不照山無色寶札頻來句欲  
 仙問我適當鴻雁候思君正值桂花天何時寂寞禪關  
 下得共先生語白蓮 徐徵君巨源記 予遊山記俱  
 載藝文卷內

香水菴  
 其山在忠信鄉去予族五里許在予祖拾遺書院之北  
 修竹千竿青松滿谷所謂路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於  
 此可以移贈矣 予有詩曰山居路僻正幽涼同咏花  
 間笑語香老樹開花芬客席蒼松流影入僧房泉流曲  
 澗晴飛雪竹發繁枝露似霜領畧烟霞世外閒中遊  
 實未相忘 與少滄蕭翰重遊香水菴詩曰梅子熟分  
 梅子黃紅塵迥不到禪堂客房感細三更冷僧寺山深  
 六月涼龍到巖前詳聽法鶴從簾內靜聞香莫言此際  
 西山志 卷二 六  
 無真趣驚燕忘機宿上方 少滄詩曰烟樹深沉草徑  
 長梵王宮殿露蒼蒼元猿擲果來僧榻老鶴聽經倚竹  
 牀怪石如人當面立飛泉似雪映心涼同遊恍入天台  
 路此日穿雲到寺堂 予有記載藝文卷內  
 雲堂院  
 在城西梅嶺唐僧貫休居此有山居詩二十四首嘗畫  
 羅漢已畢十五身忽從禪定起自寫本身以足之今第  
 十六身是也  
 紫陽觀

其觀在紫蓋峯東南鄭真人修煉之所真人乃唐初有道之士法術靈著嘗爲人祈禱考校鬼神一日白沙村有文翁家富無子止一女將及笄被妖所迷發殊符治之妖即絕滅

棲真觀

其觀在天寶洞下乃天師萬振煉丹之所武后勅賜觀宇詔以銅鑄其像仍賜護山田一千畝全免差糧其後一樵夫迷路入洞見二翁奕棋童子捧茶二盃至翁拈一杯與樵者啜樵子者低問童子二老何人童子曰此西山志

卷二

九

吾師萬振天師彼施真君也汝來久矣樵者隨出至家已過二旬後樵者奕高無敵世號棋師後人詩曰失路迷程奈若何一身跳入白雲窩道童不指歸几路看到棋終亦爛柯天師字長生南昌人隱見齊梁間人莫知其年隋文帝賜號大師從邑志採入



西山志卷三

新建歐陽桂郁庭 撰註

外姪劉安淑善之  
婿李元果景山 校字

霞山觀

其觀乃爾天師修煉之所天師曾爲晉室揚州司空棄官歸隱於此嘗有霞光燭天故號霞山蕭許二仙見其霞光同爲訪之時鄉民痘災師於本山穿井取泉以救

西山志

卷三

患者鄉民感德取材構殿永祀香火每年八月十五遠近持香朝謁師坐化解丹井現存取水治痘即驗予讀書霞山觀設成十首寂靜閒居夏日長芳菲滿徑入簾香莫辭旨酒十分醉還愛清風一味涼陋室遺書存寶氣名山舊錄發幽光萬花叢裏松千箇可以廬陵有美堂又白雲萬裏笛音輕細柳濃時獨轉驚設學淮南歌桂樹還同貞白聽松聲月光流戶文心靜花片飛觴酒味清若使再來于太守買鄰把臂話生平又經堂幽靜號山房瑤草芝蘭發異香松鏡紫門

西山志

卷三

餘道飛花飛茅屋是仙鄉疎鐘選記前朝字翠栢猶存太古粧達後可爲招隱地淮南雞犬似荒夷又寂靜深居曲徑間黃鶯粉蝶共飛還杜鵑開處紅千樹溪水清流來綠一灣茅屋時看朱鳥集柴門常見白雲閒桑林今日無徐庶珍重丹黃暫掩關又畫靜風微枕簟清深林遠稱舊衣輕四時留韻尊前落百種花明畫裏行千載霞光存道氣三更松韻發天聲東山不出仍高卧抱膝長吟別有情又護道丹霞映上陽仙家况味異尋常花開老樹風霜古井有清泉歲月長作記

二

竹少能容風月清酒美正思佳客共當臆紅日照牙籤  
又夏日猶無暑氣侵松陰竹影畫沉沉崖泉似雪  
清詩韻山月如霜冷笛音幽閣不妨飛雨過藤牀時見  
落花深巖窟豈有烟霞疾搔首空爲梁父吟遊霞山  
感舊詩曰偶來勝地憶前因未覺烟光事事新回首十  
年渾是夢放懷千古倍驚神斯時松下吟詩客昔日花  
前作賦人天許匡時心已了柴門深掩隔紅塵又  
深山幽靜絕埃塵此日重來懷舊因墨跡尚留閑裏句  
萍踪莫定夢中身一庭風月思前事蒲院鶯花待故人

西山云

卷二

三

回首不堪重記省白雲深處倍逡巡又蕭許同心  
訪蘭翁魏執廟貌至今崇空庭尚載秦時月兼祀蕭史弄玉公主  
老樹猶存勝代風道氣不留丹井冷仙踪依舊彩霞紅  
師生相聚難回首瓊室重新意正同又昔年曾下  
讀書帷舊事淒涼不可追日月如流人共嘆江山若夢  
客同悲壯心不忿馮唐老夙志還羞仲父卑此際重來  
多激烈莫因潦倒笑吾衰又與少滄遊霞山詩曰托  
跡名山不記年重遊勝概尚依然一林綠樹幽堪挹滿  
園黃花淡可憐同義雲霞皆絕俗謾云雞犬盡成仙何

時得遊丹黃廟築室林中了舊緣予家孟誠齋詩曰  
霞山幽僻絕塵囂芝草虬松老洞天一徑黃花存道氣  
滿林綠樹帶蒼烟舊爐不切宋朝宇古井還留晉代年  
隱隱鳳簫雲外落猶疑此日拜神仙又雞犬淮南  
憶舊宮雲霞縹緲若相同仙家日月紅塵外道院烟光  
白露中栢樹參天存古氣桂香滿袖挹清風文章能並  
河山壽無忽詞人染翰工求孟諱新號誠齋爲邑名  
諸生誨諸子門人多有所就生平博極羣書手所抄錄  
幾盈一篋年踰八十猶不釋卷僅以諸生老也惜哉

西山云

卷三

四

冲虛觀

其觀乃真人鄭思遠修潔之所得葛元真人之傳葛與  
張許然並稱元其是也元傳於鄭鄭傳於葛仙洪鄭曾  
爲南昌太守因蔽民間命棄遂棄官隱於西山上昇後  
名冲虛觀則鄭仙亦以儒而仙者何可棄也况前有名  
師後有高弟真君之爲仙益可知矣而舊志遺之鄭仙  
有知寧不笑人之荒陋無知耶

玉隆萬壽宮

其觀在西山南二十里道書第四十福地舊名遊惟觀

旌陽真君拔宅上昇之所晉太康元年真君爲旌陽令  
表忠孝除煩苛開諭善道辨明冤枉點石化金濟民困  
苦於是民咸再生既而棄官東歸往師丹陽譙母授以  
寶書符券神劾斬邪飛昇之法誅海昏巨蛇以除民害  
浙江湖老蛟以息水患治金作柱以鎮昏墊寄龍於潭  
以救旱年豐功茂德世與天齊宋徽宗有福國裕民之  
功勅賜九州都仙神功妙濟真君徽號欽造殿宇悉依  
朝制覆以琉璃飾以金碧加賜玉隆萬壽宮金扁旁起  
三十六宮以居道侶賜護山田萬畝以作香花真君留  
真山志 卷三  
謝曰鐵舡過海吾遭難春谷驚帶此地休元末有二道  
士鄭春谷李鉄舟應其識至元順帝壬辰三月紅巾賊  
焚燬殿宇此真君先見未來之兆耳志載真君以五色  
帷施黃堂諸母祠及仙去錦帷飛還其故宅因立觀南  
唐徐鉉書額宋大中祥符三年更名今本宮有遺遙閣  
西曆十二年重修十七年民人剝地得金龍玉簡各一  
字藏在省鉄柱觀本宮門首有公手植柏識云枝葉委  
地吾道復興 洪炎咏道遙閣詩曰傑閣龍樓隱翠微  
中秋午夜望清輝桂枝要地三千尺栢影垂攢四十圍

簾數或疑風雨下雲霞猶想錦帆飛只今井臼依然存  
不見當年丁令威 明王孫朱多嘯詩曰西山迢遞一  
仙宮誰信人間有路通忽覩樓臺蒼靄外似聞雞犬白  
雲屯石幢苔滅三天宇磴道霜彫百尺楓靈跡祇餘丹  
井在清吟秋望意無窮 宋無爲楊傑詩曰竹標溪澗  
鱗民瘼劔擊蛟螭救水災四十日升金闕去半千年後  
玉函開丹藏井底人難得柏陰壇心手自栽一段彩雲  
天外落仙翁疑是錦帷來 家都轉益運使餘山張公  
詩曰迢遞一閣舊幽宮金碧輝煌組豆隆治水豐功安  
西山志 卷三  
六  
宇宮齊民大德配蒼寧靈楓曾掛遊仙屐丹灶還留指  
藥風古栢參天遺手澤令人惆悵憶仙翁 家層山瑛  
公詩曰錦帷古蹟已千年玉簡金龍自昔傳只道純儒  
爲末吏誰知邑宰是神仙蛟螭滅迹平天地忠孝居心  
合聖賢欲問芳踪何處是幽壇松栢尚風烟  
應聖宮 今改紫清宮  
其宮即洪崖真人道院真人乃晉州張凱唐開元中帝  
召見不受封賜一白驢號雪精勅賜殿宇扁名應聖宮  
南唐主重修尚書僕射徐鉉留有記焉 後人詩曰懸

崖不見雪稍遠古殿重門畫亦閉石室雲深人寂靜野  
花零落滿瑤壇 紫符符樓詩曰舊閣徐公記勅爲鹿  
聖宮嚴留丹井在寺有石橋通驢賜千年久花開兩岸  
紅庭前今夜月曾照古仙翁 按張真號洪崖真人先隱  
射姑山中後居此唐元宗賜號洪崖真人 從邑志補

### 南極長生宮

其宮在蕭峯山下黃源梁明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權  
及孫惠王盤斌二墓宣德七年奏請賜葬今江西閩藩

西山志

卷三

七

宗室皆其後裔 胡儼記另載藝文卷內 其墓附諸  
名墓之後

### 天寶洞

其洞道書所載第十二洞天洞前有水自崖平下珊瑚  
一片如珠簾狀故有玉簾天寶之名宋嘗遣使披金龍  
玉簡於此徐鉉稽神錄云進旅梅氏入山採藥遇與雲  
霧四塞雷雨滿天暫寄身於石崖之下良久見石崖深  
邃中有一小路信步直入見一山境迥非人間金書篇  
曰天寶之關重門直掩古鼎香消聖栢廬松蒼蒼翠翠

琪花瑤草白紅紅五色霞光照耀金樓玉殿九霄雲  
外飛翔素鶴朱鸞俄而一道士羽衣星冠丰神非俗由  
便東出遊過松陰見梅氏有饑色延入西軒具食菜果  
罷童子以瓦磁盆盛一嬰兒大子五體皆全備皆熟蒸  
未冷請梅氏食之梅拒之再三道士一食無遺因而嘆  
曰子善人也奈無仙緣千歲人參萬年枸杞今不得食  
是爾分也及還回顧洞中烟霞縹緲如一夢然 與邑

志合補畧 天寶極元洞天在縣治西六十里隸遊仙  
鄉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十二洞天屬洪州西山周迴

西山志 卷三

八

三百里天寶極元之天真人唐公成之按光庭之言天  
寶即西山蓋總江以西之千巖百嶽脣統馬俗僅以遊  
仙鄉之王簾天寶當之失洞天之實矣世傳生米潭爲  
天寶南門石鼻爲天寶北門其東抵吳城鄱湖之許其  
西抵錦江松湖之濱環西昌之山皆天寶也 宋龜山  
楊時詩曰極元真人養真處石間隔斷紅塵路玉簾今  
古不曾收只有白雲曉歸去 況志凌詩曰風雨也邊  
古木寒千年枸杞當晨餐巖前石壁誰扁鎖巖巖春風  
長惠蘭 予於此有詩曰入山梅氏遇神仙失路經過

古洞天夜靜魚龍眠淵下更闌星斗燦巖前好花曾入  
徐公記徐註有記妙景都歸帝子篇明事狀今日我來惆悵  
久寶松瑤草總茫然予姪去辭敬詩曰五色霞光古  
洞天靈松聖栢幾經年珠簾不捲飛晴雪瑤草長春帶  
翠烟清水一溪留釣客名花滿園騰神仙深山隔斷紅  
塵路憑弔遺踪倍慨然南昌釣臺張璠詩曰昔有羈  
旅人採藥此山山中有仙境不與塵世同忽忽見天  
竇飄飄遇仙翁一去不復入雲飛山已空我來無所聞  
但見王藤巖石門在何處千載不復通仙遊不可徠使  
西山志 卷三 九

我心忡忡

### 秦人祠

其洞在銅源西壁可容十餘人舊時有人秉燭入洞稍  
行豁然開明有泉橫不可度遠望秦林苑苑若有居室  
出南昌府志晉永興中鄉人有齊姓者入洞避難甚深隘捫  
壁前進漸行微覺寬曠使然天地明朗有村莊居者竹  
籬茅屋十有餘家綠樹白雲一川風景齊姓將入門柴  
扉犬吠童子奔報有客在外時一老人出華髮蕭蕭童  
顏碧眼輝而官曰客自何來今步敝境齊姓者曰僕家

山南五里地名西源狼狽一身避兵至此其妻棄趨而  
迎呼之曰西源之客故鄉人也延入草堂秦龍齊姓者  
曰僕避難人輕涉仙府敢問尊翁孺人姓名貴村盛名  
緣自何年卜居於此老人曰若問予由恐駭子聽予乃  
陳姓南莊宦族荆妻羅氏西源故家適與客言故鄉是  
也第恨生不逢辰遭遇戰國世受楚官不能報主是歲  
戊寅國被王剪所滅地屬於秦秦秦王剛戾殘暴拘削  
天下富民盡徙咸陽予乃名隸行中頗有家貲盡棄之  
舉族入山歲久年深時移物換故舊聞今不知秦國  
西山志 卷三 十

秦人祠

秦人祠

秦人祠

何如願客言之以慰老懷齊姓者曰始皇在位三十七  
年子胡亥立三年為趙高所弑子嬰即位四十五日未  
幾又為項羽族誅繼而炎劉肇起高祖登基國號西漢  
世傳十二至平帝共二百一十一年王莽篡位十八年  
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號東漢再傳十二至獻帝共一  
百九十六年曹操篡位吳蜀鼎分號為三國共四百六  
十餘年今則天命屬晉司馬氏紀年永興元年歲在甲  
子蓋嗣君之十有五年也二人聞之不勝悲嘆曰吾夫  
歸入山時只知有秦何知有漢又何知今日更有晉哉

原指記之花甲九週五百三十餘年徒然株守山中蛙  
居井底壯心凋落大志莫酬深恨深恨齊姓者居留其  
家月餘一日求歸老人備酒餞別送出洞口揮袂而別  
轉側出洞但見山川如故人物非前思憶老人乃避秦  
之士故後名其洞曰秦人洞後詢羅氏物色則有大羅  
小羅之名索其居址惟瓦櫟榛蕪靡有孑遺邑人宋  
清逸潘興嗣詩曰秦人當日避烽烟自種桑麻老洞天  
綠竹橫溪難犬靜不知洞外晉山川又王仲序有霞  
映碧桃山徑遠日臨瑤草石田春之句予於此有詩

西山志卷三

土

曰相携妻子避烽烟西晉鄉民入洞天客叙歷朝新世  
代主爲秦室舊神仙藥瓢掛壁多靈氣巖桂飄香少俗  
緣好景盡歸徐子記休巨源有記白雲深處諷遺篇  
南昌釣臺張聖詩曰偕同安峯東何處桃源路猶傳秦  
洞名青山起烟霧昔人乘炬遊但見桑麻柳窈然有泉  
流茫茫不可度但聞雞犬聲疑是仙家住不見清流人  
盡爲濁流如荒苔鎖夕陽野草凝朝露日出霜露晞青  
山只如故

洪井洞

洪井洞乃洪崖先生煉丹之所在紫清宮東水由香城源  
發飛激之妙李長卿先生雜志記形容殆盡

翔鸞洞

其洞隸忠信鄉紫陽崖下志載後唐明宗李嗣源第三  
女西陵公主即駙馬歐陽蓋妻奉夫樞歸葬於洞之南  
洞之側先有拾遺書院拾遺乃歐陽持蓋之父也書院  
駙馬墓載西山志也郡志亦載大明一統志傳云石  
洞厥豁可容十數人時宋季兵亂鄉中一婦逃難入山  
行將里許樹木連天雲深路隘扳藤緣葛行不可進前  
起重巒再度曲洞偶見一洞半啓景物非凡滿樹桃花

西山志卷三

土

一溪流水洞有二人並坐於石壁之上左一少年烏紗  
紫袍前戲二鸞羽翅五色文彩炳然右一美人宮粧艷  
麗顏色秀美吹紫簫一聲音調絕倫一少年見婦人及  
門似有不容之意美人曰避難之人身無所依且山深  
崖遠虎毒狼凶若拒而不內是見弱而不援也呼之而  
入美人袖中出一物與其婦非桃非李味甘且美食之  
不餒言罷各乘鸞翔空而去婦人候兵息歸家家人驚  
曰汝去入山今五稔矣於是備述前由始知遇仙復後

求前所仍見洞門述掩仙跡茫然 按邑志云少年美人即蕭史弄玉也以洞在蕭峯下左側故也

### 興源

其源上有興源峯下有興潭水自峯頭流於潭潭深與象牙潭通去五里許有禪師院旌陽記云老龍寄在禪塢院留與江西枝葉年共潭在山之南崖石巖下小兒匍匐可入其抵井口遇大旱投符於井大雨立應因樵牧常戲潭中水响雨即如注連旬積月民業拋荒故雷剪石掩之今潭之側有雷剪石井口不可復索至今禱

西山志

卷三

雨者用鼓吹鑼鉦驚龍神或取潭中之水大雨立應

### 徐源

其源自蕭峰西北端流出於山口由港口與吳源之水會於河安義太平鄉等處民受其利通舟運物旱則防

堰注

### 潘源

其水自天寶發源至清比之他水獨重一倍南流至玉隆宮入瑞河與鈞水會於河其間四山險要晉太康時山賊黃皓徐淵据爲巢穴累招降不服元年遣罕王督

兵誅平斬草不留故潘頭去其草頭改名潘源

### 潭源

其源自蕭峯下翔鸞洞所發南流至象牙潭忠信善政等鄉注交澤

### 銅源

其源自安峰東一枝由旌陽墓進東莊而下發自香城南注一枝由秦人洞循港西而去由招賢沙井入章江志載唐光化中銅溢時鐘傳鎮豫章採以鑄佛磬鐘故名銅源洪崖賴以救旱

西山志

卷三

古

### 李源

其源自羅漢壇一枝流北與西水之河會於建昌地名合水今安義其處四面高山深巖頑石出人克惡刁陰

山賊據險爲巢

### 東源

其源自八頭嶺西南流進翠巖世傳五百靈官自刎血流成川腥血不可食開元中洪崖先生洗藥止腥時聞藥香後鄉人取此水造酒味佳一枝流落馬崖流注烏溪一枝進雙嶺龍潭東流並入於河世傳王真人結菴

於此種桃花滿山施水濟人疾疫懇求者摘桃葉併水服之即愈故此以下俱名桃花鄉

潢源 增 不在七源之內

其源乃蕭峰潭源西一枝遶退齡院北與金鯉堰水會於花橋流象牙潭以達於章江 宋南昌袁陟詩曰知心與世疎久欲栖山樊買山蕭峰下結茅蒼松間竹聲翠拂拂禾穗風翻翻仰觀峰頂雲西來映衡門復酌澗下泉稍滌心中煩我嘗貂蟬煥煥乘軒內省一有愧豈知賤者尊耕鑿順天理其樂不可言想見上皇質

由山心

卷三

上

無復異類喧寄謝昇平時歸興在潢源



西山志卷四

新建歐陽桂郁庭 撰註

又門師 銓萬尚

弟 祥國瑞 校字

彩鸞岡

其岡在吳仙觀側鸞即吳仙真君女也顏色絕世善歌  
詞曉音律與東源丁義之女秀英煉丹學道好種碧桃  
丹桂四時開花八月中秋有異君朝天令鸞在山岡  
西山志 卷四

而謂曰今夕汝乘龍人至河於前岡結綵迎之時有文  
簫乃唐太和末人鍾陵宦族之子年方二十美如冠玉  
善吟咏素慕西山勝景徧遊名山命二童囊琴載酒隨  
步從容凡遇流水高山層崖怪石輒操一曲以暢其懷  
酌酒數盃以適其興酷嗜前途竟忘歸路已而夕陽在  
山明月在天百鳥飛鳴歸宿於喬林之下三人心懼旁  
皇於石徑之間忽然桂香撲鼻促步前行見綵樓高結  
花燭交輝繡簾下侍立兩姬請文生早起綵樓與鸞佳  
偶 補彩鸞岡畧 新邑志云初蕭遇鸞忽有仙童持

天判至曰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為民妻一紀乃同歸

鍾陵後蕭貧不自給鸞寫孫愜唐韻日得一部鸞可五  
得金盡復寫如是者十載稍為人知乃潛往新邑越王

山各跨一虎而去寫韻軒在會省紫極宮 後人詩曰  
若能相伴涉峰嶽天遠文蕭過彩鸞自有綵繡和甲帳

瑤臺不怕雪霜寒明於酒南昌胡儼詩曰相隨一徑入  
烟蘿隱隱雲中尚踏歌松暝漸看山色近桂寒偏恨月

明多一時座上屏帷微半夜巖前風雨過自是神仙形  
迹泯千年元契奈渠何 出南昌府志 予姪去辭敏

西山志 卷四

詩曰陸地真姬整翠鈿種來桃桂四時妍朱鸞聞法朝  
還伏素鶴聽經夜不眠天上祇應成夙偶人間何幸睹

神仙文蕭有貌稱才子花燭相看甲帳前 上有會仙  
亭故址

仙跡巖

其巖在翔鸞洞石巖下上有一巨石橫蓋左右雙石下  
有一平石內有一驢蹄迹現存今名過腳石昔異人李  
八百又名真得仙常來人間自稱八百里白鹿先生謂  
陳搏曰此人李八百動則八百里故宅在筠州邑夜

宿西山石巖下 楊誠齋詩曰李真居室故依然夜宿  
西山古洞源一日身遊八百里三番花落九千年鉢池  
丹井俱蒼鮮絳節霓裳已碧天借問飛昇那用步步行  
猶是地行仙 楊傑詩曰功鍊三千滿手持白玉圭出  
塵舉天步踏石上雲梯物外踪常在人間路自迷只因  
從此去曾過越王溪

梅仙壇

其仙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知天文術數漢末爲南昌尉  
王莽篡位天下分崩主將令梅福駐兵西山要路以防  
亂

建昌往來之寇

太曰

梅於嶺頭築一壇每夜仰觀天象見二

十八宿旋繞紫微垣下臨織女之宮因而嘆曰此漢家  
徵數將有中興不出二紀當有聖明出於河洛吾今暫  
離塵跡翹首山林復見漢宮威儀去變姓名爲吳市門  
卒後隱於西山人見其處霞光粲爛故名霞溪即駐兵  
之所因而得仙故號嶺曰梅嶺有梅仙壇側有梅仙觀  
觀名楊靈觀 宋南昌況志寧詩曰上書歸來事可嘆  
嶺頭誰爲祭星壇先生不食炎劉祿自拾海英當曉餐  
明王仲序詩曰長松分綠遶寒扉仙子何年別翠微

深殿曉雲琪羽時占煙春即碧桃飛丹池水淺  
曲徑林稠蕪復迴周鼎故人從此別鄉心迢遞日依依  
予於此亦有詩曰上書不過事堪靈史隱真人機也  
卽碧霞朝食原來爲柏葉晚餐誰識是梅花堪容孺子  
爲同氣惟許陳公合一家二老尚無仙骨氣巖前風雨  
化龍蛇

王仙壇

其仙姓王名廸宋熙寧中常時自見鏡中星冠羽服飄  
飄然狀有仙風道氣爲洪州左司理通神慧江民有訟  
西山志 卷四

一言即決其服其神號曰王仙台司異之薦舉及召卽

新職

妻子隱於西山召者詣麓求索之急廸遂跨鶴

歷諸山之上召者不可得西山上下皆有壇焉 按壇  
又名鶴嶺世以姓同子晉而跨鶴又同因以洛中縹緲  
名之 劉純題有詩曰髮如墨漆右袂軍脫却青衫作  
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却有自由身嵩高王亮山  
前藥花有金鰲背上春其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夫婦經  
登真

連珠壇

壇在吳峰山上有連碑四聖四仙廟宇今立雷王殿三聖殿於上

### 羅漢壇

壇在西山洪崖巖高處上有石羅漢在焉山有羅漢碑乃西山上產之最佳者符尚仁登嶺避亂詩鑒世那堪久亂離携家春暮陟崔嵬雲連海岱千山雨風微靈松萬壑雷布穀鳴時農事緩杜鵑啼處客心繁干戈滿地蒼生苦誰是當年衛霍才

### 葛仙壇

西山志

卷四

五

在縣西三十里隸桃花鄉葛稚川洪修真處晉咸和辟為散騎常侍不就求為句漏令後居西山上葛仙壇煉丹井下有葛仙源北有龜石昂首北向卷尾舒足上可誦生十餘人洪常採鉛彭澤煉丹於此山民有得怪石者或曰鉛精或曰棋子今高峰猶有石坪存邑侯楊覺山先生於康熙庚辰請住持道人趙萬仙傳宗烟霞俱有道術按南昌劉奎張壘謂葛仙於羅浮山得道西山葛仙恐非抱樸子也予閱明初葛元興記謂葛仙修真西山詩或京華脫化羅浮無非功成廢迹也又聞

冲虛觀志謂葛仙曾學道鄭思遠公鄭曾為南昌太守因敕命崇道修道西山受師葛元遺命乃傳稚川先生

郭上昇後名冲虛觀葛仙來歷彭彭又葛以仙人列於諸子而西山舊志遺之何也胡汝為詩曰白雲紅

樹鎖山扉古木蟠空鶴飛丹室草烟翁子去經牀香

渺道人歸溪聲視昔無興廢城郭於今有是非杖策幾

回成感慨雨風吹桂冷侵衣王直詩曰白室空壇隱

翠微仙家自與世人違數年天上乘龍去何日山中化

鶴歸雨後風雷截洞府夜闌星斗落巖扉金芝瑞草春

西山志

卷四

六

常在誰學長生術思極巨源徐世溥葛仙壇訪見明尊宿詩曰幽居幾歲仲安特為孤峰上葛壇一卧烟塵忘入徑長看雲石對梵關崖經野燒松鱗古潤扶餘水竹影寒最愛相逢無佛語成蹊共在不言端予亦有詩曰翠栢靈松露未乾石龜留與後人看仙風五夜生芝草道氣千秋長應闌夜靜月來丹室冷更深花落卧牀寒子名抱樸通儒術遊客高眠夢正關邑侯楊覺山先生記明葛元興記予遊葛仙壇記俱載藝文卷內

吳王廟

由靈峰雷王嶺突起一峰嶺小而秀上有吳王廟豫章志云吳王孫策祀也策至豫章歛兵不殺民德之祀於此考祀典有功德於民有宜祀之策歛兵不殺於祀爲宜舊志載祠爲吳王鼻璫錢西山而立恐非是也今依舊志改正之

石頭廟 西山志載何公事僅十餘句予以公

忠肅大臣詳採晉人補之

廟祀何公無忌公東海鄒人也州辟從事轉大學博士

西山志

卷四

七

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嘗與衆議之會稽世子元頌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元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之隨牢之南征桓元牢之將卒於元也無忌屢諫辭奇甚切牢之不從及元篡位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築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固容共國元時劉毅亦有異復之志與劉裕無忌共相推結共舉義兵襲京口桓元黨白劉裕爲台之衆勢必無成元恐曰劉裕勇也三軍劉毅亦無懼口糧備一押百萬何無

忌劉牢之之甥也其舅何謂無成其見牢如北桓元敗走南追桓元又與劉道規大敗桓元得何遜之進據吳陽遣使奉送祭廟王祐及武康公主琅琊王妃還京口又與毅道規破走元於崢嶸州無忌進據巴陵復與道規攻桓謙於馬頭攻桓新於龍口皆破之屹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平之桓謙請割荊江二州奉還天子公不許進軍破江陵桓謙敗走乃侍衛安帝還京師以興復之功封安成郡開國公盧循遣別帥徐道復舟艦皆重樓長吏鄧潛之諫曰開賊舟艦高大軍蓄力俟其疲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衆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公不聽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今數百強弩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於山則俄而西風暴急公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巨艦逼之衆遂奔敗公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朝廷聞安後詔恤之贈侍中司空左官如故諡忠肅子懿嗣善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畧攻取爲効而此舉敗於輕脫朝禁痛之又讀晉史公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元所害劉氏嘗思報復及

公與劉裕謀母容其舉措有異喜而不言會公夜於屏風裏制檄文母潛以器覆燈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撫而泣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主事在裕蓋喜乃說桓元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後公敗於盧循後人立廟祀於生米鎮所邑人清逸潘興嗣詩曰漂漂何忠肅正是牢之甥三劉同舉義所向無不成建桓桓無驚之胆摧驚下祝盧循輩豈足爲吾勗真前奮不顧往必鑿其兵背風機肆暴賊勢得橫行樓船過小渡倉卒難支傾麾兵尚督戰辭氣亦崢嶸竟極西武節一死鴻毛輕岸西山側祠宇何伶仃烟雲爲悽慘尚未定儀形我來閱遺跡想像公英靈生榮與沒耻寂寞俱千齡成敗各有數倚伏無常經南昌釣臺張堅詩曰西風度曲壑一葦凌陸然脫履山下石濯足山下泉望見安成祠白晝生寒烟安成起東海勤王討桓元奉命守江州更苦兵力綿盧循寇豫章揮戈當其先手持撫武節赴厄良自堅身死不復道千載誰與憐上有千年松下有百尺淵秋風及春草寂寞

空山前祠前憑弔客感慨復流連予亦有詩贊之曰勤王義舉照青編曠世奇勲豈偶然誓掃蕞妖心貫日迎還帝后力迴天餘氛未靖身填壑小寇先輕血化泉諒有神兵賦逆賊忠魂猶保晉山川李白卓志昂氏同姓勿刻避何公廟詩曰勤王義舉報君恩令志能教社稷存百戰同心還帝后一身萬死挽乾坤河山終積英雄恨溝壑難清節烈魂月夜祠前猶列陣妖氛不敢薄中原陳綬符章氏弔何公詩曰國破何能獨力支三劉義舉志難移紙堪貫斗風雷震誓不同天血淚垂西山志卷四十曠世功成慨社稷捐生處在列旌旗千秋廟食光青史再咏諸賢弔古詩

三徐祠

在翠巖寺側祀徐延休爲南唐衛尉卿子鼎臣鉉爲南唐尚書左僕射次子範金鑑爲中書舍人鼎臣兄弟爲南唐名儒博極羣書著許氏說文韻譜與父延休合祀於此名三徐祠今古祠雖廢遺址猶存過其祠者多禿弔不能去云符簡齋夫子過祠詩曰東海三徐廟貌荒蕪羅滿地總淒涼南唐一氣抒經濟千載誰人奠酒

聚岡上無祠尋廢址庭前有樹愛甘棠至今猶名賢  
地宋室滄桑更可傷 吾師諱清爲郡名諸生不從  
久之

### 謝忠愛祠

在十二都紀延平府推官謝得仁名仁以字行由吏員  
宣德時爲汀州經歷擢本府推官嘗平反充軍者十二  
家各密懷金玉爲報德仁悉訶斥之鄧茂七反奮力禦  
勦民間避寇及亡匿山中者官軍捕以爲功得仁全活  
甚衆未幾卒於營成化初汀人以祠祀請下禮部議從  
西山志 卷四

### 順濟廟

之額曰忠愛及子一變貴乃奏改王復謝

在吳城山有龍穴濶一丈深不可測宋大中祥符六年  
於穴西立廟封順濟侯御製成蛟文刻於石熙寧中加  
封順濟王遣太常休布迎致祭有異蛇引首出入使還  
蛇蟠舳舨送至彭蠡累加號曰靈順昭應安濟王繼子  
瞻嘗過此得石銘作順濟廟石銘記

### 石宮觀

在忠信鄉十七都一名氣極宮世傳許旌陽往來蕭縣

飲馬於此

國朝雍正癸卯張政演公紹募緣重建邑侯程先鄂石  
碑記今徒孫夏模樟九達李祺榆應萬興與曾孫朱芳  
珙廷受大恢前業恪守宗風流水繞其前蒼松齡其後  
村居路近雖犬相聞道院風清竹梅相映玉宇懷招吟  
賦之客瑤房曾有讀書之人雖云芳草不除又見紅塵  
隔絕洵一方之勝概中土之奇觀也

弟李蟠萬遊觀即景詩曰紅塵幸不撲紫荊松繞

瑤宮若作城月到長空如水境笛吹深夜似天聲勝傳  
西山志 卷四

竹葉辭還雅詩咏梅花句自清飲馬仙風今邀共令人

惆悵不勝情 予遊觀即景燕贈族弟孔育 瑤房

何事最憐才青眼相逢步綠苔飲酒留賓花下醉探梅

愛客雪中來寒消松谷鬢先覺春到溪橋柳漸開醪酎

不辭今日咏紅牙檀板其頻催 劉安淑善之氏即景

詩曰道院幽清似上清遊人若箇最留情護松常引蝶

采鶯種柳還招去渡鶯月到花間偏有色露零樹杪寂

無聲燈前浮白歡何極吟吟水寒宵寐不成

西山志卷五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及門李步瀛遜雪

校字

鄒遵萊國林

石室書院

書堂乃唐元和進士施育吾所建公號希聖分水人或曰嚴陵人登李建榜進士因世亂隱於天寶洞下倚石作書堂嘗著有山居百詠西山集五卷羣仙會真記一

西山志

卷五

一

卷與陳陶歐陽持世號西山三逸後人咏詩曰半間書屋近雲林竊得清閒抵萬金靜撫瑤琴彈一曲高山流水共知音楊傑詩曰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來乘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面視紅塵井底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烟霞予與諸生帥萬上輩遊施仙巖詩曰石室孤危洵壯哉幽清欲絕若違萊歸山猶灑文章淚去國曾懷社稷哀好景不磨磨嶺秀仙風未散百花開當年事蹟今何在古樹疑公手自栽火兒澄過施公石室詩

曰施公山畔結茅廬竹映前溪花映居石室身棲愛世濁神仙曾讀聖賢書

拾遺書院

書院乃唐天福進士歐陽持公所建公字化基官太學博士因朱金忠有異志固棄官隱於西山翔鸞洞側淮南楊行密奏於拾遺木幾現行藏心亦不在唐復歸隱翔鸞洞側書院作長歌一首以告亂子孫遂家於此門上扁曰拾遺書院後人曰識破功名不值錢挂冠歸去老林泉山中自有三分樂一枕無塵任我眠

西山志

卷五

二

眠南昌釣臺張望詩曰洪州有嘉客結屋傍山谿山谿絕車馬深遠不可梯何爲避世謀慮此觸藩羝使君住山中世用不復期山空無所有但不聞鼓鼙薄田足單食帶雨耕春犁種蔬聊自供不愧東門畦當年謝軒冕此日稱夷齊只今鷺洞旁芳草空淒淒古來賢達士亂世愛山棲英靈今何在浩氣貫虹霓予過書院廢址詩曰遺趾靈芝發異香陳公月夜哭山傍我來不見先人業流水桃花識故鄉予又有詩曰避亂一身清書堂結茅花竹繞其下霜雪覆其屋陳施兩先生人

去追芳躅平生愛荊梅  
之花下宿身潔如寒梅人淡  
如佳菊深山穠蔕肥故宮禾黍  
黍微微無人饒示泰令  
人哭忠名分齒牙錄名污簡牘  
張公比夷齊盟手焚香  
讀載之家乘中依我傳家錄一  
言華表榮千秋祖且祝  
寄言我宗人斯言宜三復  
裔孫孔書海過書院遺址  
詩曰滿腔忠憤發長歌獨力難  
支感慨多避世不眷新  
世界躬耕終憶舊山河深巖常  
泣孤臣血廢廟甍生兩  
穗禾梁室乾坤誠瞬息芳名青  
史不曾磨裔孫思未  
澄過書院遺址詩曰書院幽深  
絕俗塵芳踪設許世人

西山志

卷五

三

陳陶書院

其院在香城寺側乃唐處士陳陶所建陶字伯嵩劍浦  
人公性沉敏博學善讀詩文歷象無不精通有文武才  
常以子房諸葛自任升元中李昇元也構妻子至洪  
州讀書種藥將詣建康不果乃卜築於此自號三教布  
衣會齊丘鎮洪州陶東志不仕遂隱焉有詩文集十卷

西山志

卷五

四

行世鎮南昌尚書嚴宇遺蓮花妓詣之妓顏色絕世才  
調無倫在公側月餘公毫不爲動妓臨去詠詩曰蓮花  
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遺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  
雲雨下陽臺公答詩曰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情薄  
似雲已何歸天乞門戶琴心終古薄文君其清潔之操  
往往如此按陳公書院即今之碧雲寺也予太叔祖  
徵君憲萬城元公受史道隱隱以輔宏先公知天意  
有在僅就幕史公不肯就亡亦隱居於此何一  
堂之內千載之間乃有之隱也後人詩曰傳  
說十年居版築孔明三顧出茅廬中原不是無麟鳳却  
爲皇家網過疎徐幽巨鉉過陳公故宅詩曰荒涼舊  
宅銷寒烟獨訪遺踪思渺然絕俗高風前史載凌雲佳  
句後人傳清泉白石應須惜細草幽花尚可憐漢溪行  
人何處沒青山依舊夕陽邊曹能始學徐詩曰處士  
家何在白雲爲四隣今朝山下客猶是故鄉人予亦  
有詩曰痛哭中原失子房西山還自想南陽文章炳發  
乾坤色風節昭回日月光

丹陵書院



在象牙潭之山即丹陵觀舊爲晉鍾離嘉修道處邑人魏恭簡良弼講學於此士子雲集譚飛熊先生亦嘗授徒於此予友凌野歎其居甚近嘗與其兄廣心先生誦讀吟咏其中使魏譚二公道學之風於今不墜也 劉安淑善之詩曰兄弟一時俱立雪姚江聲價震文壇與

西山志

卷五

五

東山書院

在二十二都一園白鹿洞院長鄒一元建虞集有詩一

元嘗與朱晦菴陸象山

講學於鷺湖書院

五溪書院

在忠孝鄉丁癸天鎮建 癸天嘗與朱子陸子相講論

則其學可知矣

三洲書院

在二十四都一園宋邑人夏文政建側有青粹齋大學士傅冠額曰東山別墅夏九疇有三洲書院賦

浯溪書院

在二十五都一園邑人譚煥建

羅溪書院

在青岡明鄉文潔公創自題

石井書院

在一都浯湖大學士姜曰廣建著有石井文集語錄輯

軒紀事皇華集諸書

虎溪精舍

在忠孝鄉塘塘宋程必東必簡建易先世飛麟書院爲

西山志

卷五

六

虎溪書院

元虞集有記

竹梧書院

在桃花鄉袁萬頃所構生徒雲集爲一代儒宗與同里

胡桐源萬湛菴徐竹堂友善時稱四傑

秀溪書院

在北鄉宋鄉聞及建 孔武仲有記

洪崖書院

在洪崖鄉邑人蟠峰卒遷建

鹿溪書院

在伍逼邑人楓谷喻均定

柳塘書院

在妙雲寺後土名大師殿一元從弟鄒一唯建

淘月書院

在洪崖鄉禹港明名諸生平叔李奇建奇與蔡元霄萬時華徐世溥陳宏緒鄒履中諸人最爲莫逆著有文集行世

尚友書院

在西山雙峰山下徵君歐陽憲爲斌元建知天下將亂

西山志

卷五

師海上耶律蘇又師陝西道人許雲屏文學交萬時華黎元寬程元極鄒履中經濟交彭士望王綱名士如林時益方嘉渭皆師事之史公可法兩聘以輔宏光公知天意不回歸隱西山碧雲城陷史公殉之憂憤而卒後祀忠義祠

附諸名山

以舊志不載者附載於後

上安峰

在紫霄峰東卽家山西爲忠信洪崖善政諸鄉發脉產其地者世有偉人予高叔祖大理寺存赤保公曾築書

院於山下予過其地感而賦之詩曰靈花怪草認難真

一帶春光分外新鶯語喚人遊裏夢樵歌奏我畫中身

滿林風月思前事半塢雲烟絕點塵今日登臨何處問

閒尋茅屋訪遺民又亂雲深處竹陰清春意頗紛

自在晴松影忽添詩裏畫樵歌真寫景中情山花無主

閑還笑野鳥忘機抑不驚弔古何須多往恨苔封依舊

色盈盈又遊山常慣整奚囊林下雲深濕客襟對

酒不妨松月冷烹茶新汲澗泉香三春雷動魚龍化五

夜吳閭虎豹藏今日登臨思往事流連風景未相忘

西山志

卷五

又四明狂客帶詩囊一見花開一舉觴好景忽疑身

是夢豪吟真認醉爲鄉驚看深澗魚龍窟親見幽林鹿

豕塢料得山靈知待客故將春色益清涼

卽家山

在西山上安峰東去秦人洞不遠地僻民淳花香竹翠

徵君徐巨源記載藝文卷內

雞籠山

在縣西北十里西山並峙枕江上盤旋壁秀狀若雞籠石罅生雜樹根固敵風明一統志載係江西第一山南

昌令汪元麟有詩

京家山

在桃花鄉舊橋之東宋丞相京鏞故宅侍郎熊文舉得之即今下界壘也會城亦有京家山詳勝蹟內

烏石山

在縣北六十里附近居者徐姓聚族萬餘人孺子先生

昌邑王城

在城北六十里漢封昌邑王賀爲海昏侯今名遊塘城

西山志

卷五

九

即此地也或云城頭乃舊城也採豫章記在西山

北邑人伍斯珣詩曰泣辭樓殿到南天何處山光不可

鶴嶺

在西山距城六十里一作鶴嶺向東茶味香美久稱西

山鶴嶺茶

桃花嶺

隸西山桃花鄉乃明相國張公位讀書之所其山花木紛然迥非凡境公致仕嘗自咏云身住杏花村心寄桃

花嶺則知肄業之地爲人之不能忘者也臨川湯若

士題桃花嶺詩曰桃花如雪洗紅顏石室晴雷毀遠山

爲報沙城舊仙侶千年曉見一人閒手亦有詩曰平

生久慕桃花嶺今日扁舟過此間湯鄧文章同淨几蕭

曹相業起名山荒烟寂寂殘書沒石址沉沉野鳥閒佩

服先生多想望驛前依舊長苔斑

凌雲觀

在忠信鄉十八都後唐明宗第三女西陵公主奉夫駙

馬歐陽蓋之喪歸葬於父拾遺書院之南拾遺公乃予

西山志

卷五

十

族西山始祖也公主建凌雲樓於墓側後予祖徙居雙

峰山下乃改凌雲觀觀後廢今鄉民居其地者猶曰觀

山今書院居址與墓道皆在其山葺堂治墓之功一一

未堪予過之地蓋不勝悲歌慷慨云

丹陵觀

在象牙潭先爲晉鍾離嘉字公陽修道所有石井藥曰

尚存舊名鍾王府後爲邑人魏良弼講學處鍾陵嘉

爲許仙妹子也

慈真觀

在二十一都清波山許旌陽歲謁誕母往來甜信處尋  
寧康二年中舉土人祀之宋徽宗重修歲久傾圮

國朝康熙十五年里人喻全昱倡率鄉黨募貲重建宋  
南豐曾鞏記載藝文卷內

### 龍泉寺

距城二十五里東槽鄉晉咸寧間勅建寶福寺梁武帝  
勅改今名知縣游龍遊寺記載藝文卷內

### 石幢巷

在鮑公坑一錫峰下有三笑洞惺惺崖諸勝洪浪禪師

西山志 卷五

淵自桐城來重爲開復陳士業先生記載藝文卷內

### 喬嶺

在桃花鄉與桃花嶺相連

### 釣磯山

縣西十里四週皆水世傳洪崖先生釣處即石頭鎮也  
南昌釣臺張翥詩曰迢迢江上山冷冷澗中水昔有釣  
遊人在此江之汜朝遊荒渚前夜宿空山裏借問釣者  
誰云是洪崖子如今安在哉凄凄暮烟紫我家南山陞  
到此只十里風物雖已陳投袂却張弛嘆彼忘忘客人侵

漁舟無已中有尺素書何由托雙鯉

### 昭山

縣西八十里亦自虬嶺發脉道遙山乃其南之支派

### 白仙嶺

由昭山復起此嶺宋白真人玉蟾祀地真人住玉隆宮  
後喜此山因憇焉今真蹟四幅尚存

### 下安峰

孤峭入雲宛若削成其蛟蛇不至一名安峰尖

### 安峰紀游詩

裴衍

西山志 卷五

上

羣山倒挿青芙蓉嵯峨突起稱安峰瘦筇抗節路徑仄  
輕裾蕩漾天之中飛雲駕海鶴落日吹山風霧蒸黃塵  
棲孤城遠近濤蒼山河平舉手濯雲漢日月脚底生瑤  
琴一奏陽春曲萬壑冷冷碎寒玉紫霄聲斷下青鸞碧  
落烟消舉黃鵠神仙渺茫世難續藥苗滿地抽新綠閭  
闔撲地億萬家村半是逃亡屋懷山襄陵河患酷遭  
負猶催聞野哭青苗富錢輸舊租眼前瘡好剜心肉旌  
陽原是西山客袖裏丹砂能點石願將大地作黃金饑  
者得食勞者息我逢此年初來髮重來兩鬢半垂雪山

青不改昔時容依舊巖化傍明月光景能幾何壯志今  
蹉跎蒲觴泛醪醑亢亢發浩歌度與清風去窮巖陰谷  
回陽和大舒無極眼世事皆浮漚何時再上華峰頂下  
視此峰翠兀如卷阿

古神童渡

在赤岸山東南唐王勃賦滕王閣曾過於此

張睢陽廟

廟在吳城望湖亭西南唐時建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

鄱湖前一日與劉伯溫登亭口占祝睢陽曰神威赫赫

西山志

卷五

十三

震千峰我亦英雄未建功願借陰兵三十萬來朝助我  
一帆風次日大風助戰遂勝太祖御極勅封忠烈靈祠  
今呼爲今公廟

國朝雍正間布政李蘭奏請封安瀾神春秋致祭又趙  
家園有睢陽廟宋朱元晦書額陶尚隆詩曰睢陽  
百戰氣常新忠室孤忠第一人結爲江淮堅保障敢授  
鋒鐔正君臣山河萬古英雄淚天地千秋節烈身遺像  
森森臨蠡水應將恨血洒鯨鱗孝廉裴曰德詩曰食  
盡援孤臣力殫空留廟貌枕江干奇謀屢出摧孤尹幽

恨常懷滅賀蘭萬頃彭湖供品食千秋明月照忠肝徒  
來詞客瞻遺像靈爽與英風永不刊予亦有詩弔之曰  
固守孤城勢莫加許公相對倍咨嗟黍離唐主今無國  
廟食先生舊有家朱子標題光日月  
聖君封號爛雲霞千年不死存生氣江畔沉吟日未斜

望湖亭

蘇東坡詩曰黑雲堆墨半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舡捲地  
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又未成小隱聊中

隱可得常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

西山志

卷五

十四

山又文靖公集詩曰水國微茫宿雨收望湖亭下

新離舟昔人已去空陳迹今我重來憶舊遊數點白鴉  
彭蠡暮一聲菰笛楚天秋陵遷谷變供如此依舊高亭

枕碧流又朱國漢詩曰金鏡回首夕陽過客裏年光

感逝川千里書來湖口縣片帆人上秣陵舡長風捲浪

花如雪極浦連天草似烟何處笙歌江水應令公祠下

響神絃又周體觀詩曰江天秋色似滄溟江岸何年

剩草亭浦外孤帆飛渺渺波間白鷺去冥冥楚雲暗接

宮湖濶吳岫遙連蘆嶺青倚檻自多懷古意好風吹客

藝揚舲

吳城 孫鍾種瓜處鍾即權之祖也

侯廣成先生舟次吳城元夕小序并詩

飯君歐陽城元

壬午春正同年兄王綱拜送侯夫子於吳城之許  
即子瞻獲石磐處也是日元夕同雲布野寒雪滿  
遊燈火依微江聲四起適宰夫得黃侯夫子異之  
并召年兄王綱同來品嘗之賜以卮酒且命仲君  
雲俱季君智汪兩年家得見焉因嘆當日游楊雪

西山志

卷五

十五

中先生熟寐門人寂侍了無他語竟爲千古美談  
獨侯夫子與予坐以臯皮授以高篇教誨永夕維  
時有梅在瓶有石當徑有泉沸鼎有酒盈樽而兩  
年家金相玉質皆天下才即夫子賦章一經一緯  
迭相倡和均昔賢所未有者也因念雪月風花之  
景何時無之何地無之顧人自相負耳則以今日  
江舟雪坐較昔人山中雪侍其所得韻味淺深且  
何如也每一言別贈然魂消不辭頻步屐誌離緒  
和侯夫子原韻

玉壺灑汁沁瓊英拜送吾師百感生道德肝腸真雪海  
世人志願總水輕吳江極目渾無際彭蠡隨舟莫計程  
登秦陽春難屬和相思異日即天聲

奉酬雲俱智涵兩道兄和章

瓶梅映雪漾冰魂喜見青標玉共溫每憶古人難旦暮  
何緣今日得朝昏贈無雜佩心如結道屬三君目已存  
海內不須憂未靖伏龍雛鳳在師門

吳城山 縣東北在江濱上有望湖亭及令公廟  
雙忠祠順濟龍王廟一云吳許二仙所蛟處

西山志

卷五

宋丞相文天祥

龍行人鬼外神在地天間彭蠡石磐出洞庭商舶還秋  
風黃鶴潮春雨白鷗閒雲際青如粟河流接海山

陽靈觀

在桃花鄉舊名梅仙觀相傳梅子真常隱此

雲溪院

在城西梅嶺宋南昌袁陟嘗與魯肇王安石遊此陟後  
卜居其旁

西止禪林

萬名福嚴院在雙嶺崇聖院東二里原亮公講經處有虎跑泉浴天池躍星池久廢

國朝順治二年僧隆錦重興

### 上天峯

上天峯乃明末諸生楊益介隱處益介字友石明甲申三月之變椎心頓足痛不欲生作採薇之歌歌畢放聲而哭於峯下構水雪堂列聖賢圖像作人杜引集同志之士行禮講學陳蔡其中鄉居授徒蔡景定徐茂達程登遂徐煌師之終身不少違與曹大衡足不度章江者

西山志

卷五

宋

殆三十年哭弟益俞詩人多誦之友徐霖死日三哭其柩章義民死刻其詩哭而告於墓其所與友宋之盛魏權彭士望朱議雋及同邑徐世壽歐陽斌元何一四程元極徐思得皆能守其志而不旁者思得字修仲同居上天峯下其相得更密焉

### 楊岐寺

即昔日之惠嚴院也後爲朱府之業悟心禪師買之復爲僧寺改爲楊岐寺

國朝乾隆間有僧南耕主秀峰歸仍憩於此

奉和宋大中丞春日遊翠巖元韻四首 釋子燈

深林多妙境黃鳥語層巒花放春光滿萬飛宇宙寬

嚴巖樓閣迴雲蘿石泉寒翠嶺千重秀又參繞徑看

又一望千峰上聽流有古泉林中天籟發奇外鳥

聲傳綠水緣溪落青雲傍石眠誰知明月下獨步辭增

錢 又 地是精崇舊舊寺名曾聞幾廢興只因

文字力獨記某賢登古寺留明月奇松挂老藤鼓鐘鳴

法窟如許住山僧 又 憶昔洪崖井今看路亦溼登

臨多顯達記載獨名入日月輝華藏賢豪結勝因夜來

西山志

卷五

六

高閣望恍若接星辰 智鏡上人因予登山未過感而

賦之 疊疊危岑曲徑深何緣雅興竟登臨昔於流

水村中會今到飛雲寺裏尋上苑奇花留妙句滿庭明

月伴清吟得聞集志原佳事自愧難將鉢混金 又

長年寂處暫風塵詎意山深也有隣已看綠簾留

醉客還將白雪映詩人難忘梵宇三更月不負梅花滿

院春歸寺未闌題鳳去暮春照照恨芳辰 冬夜寺

中即景 釋南耕 金瓶香焚夜將闌霜氣侵窗破

初寒未識秀峰諸契友憶人還向月下看 夜宿

香城寺 釋南耕 香城山麓水洋洋杖笠飄然過草

堂松下露零沾野衲崖前竹秀出危牆薦虛星斗雲宵

近風送梅花貝葉香月映紗牕堪共坐深宵剪燭話衷

腸 山居次大雷和尚韻 釋南耕 散步蒼苔徑行

過古澗遙拾珠爲石墨摘葉代雲箋山色侵寒袂潭光

映碧天幾曲盤石上談天月臨川 重晤西印同參師

釋雪堂 記取廬陽家首時匆匆五載悵相離天涯

海宇都遊徧錫杖銅瓶任倚持世道艱辛君合轍頭顱

霜雪我應知重違不料西峯下把臂談心喜更奇 山

西山志 卷五 二九

溪早發 釋雪堂 曉發山溪路春來芳草漫雲飛山

遠近風拂樹高低江北餘殘雨村南放早梅黃鶯啼不

住隔在板橋西 過望城寺 釋雪堂 平林古寺近

城爲浩蕩門庭亂草蔓虛閣先生雲點淡孤松秀挺鶴

飛還三春白湧橋過水四季青留野外山相對不談塵

世事禪房容我暫偷閒 予遊楊岐寺即景兼呈指月

上人 滄桑人世變梵宇古風存帶月僧歸寺穿雲客

到門幽深宜有寺孤寂不成村欵洽難爲別方知風好

款 予遊寺即景兼呈晚堂上人 地存前代寺僧護

兩函經松挺後彫節山留不了青有情參佛像無句慰

山靈上院尋思久沉吟月一庭 予遊寺即景兼呈指

鏡上人 幸有清風洗俗埃愁懷鬱鬱一時開盡留寺

外千峰月詩在庭前一樹梅許我穿雲扶杖過誰誰踏

雪看花來匆匆未訂遊山約那得聯吟舊講臺

顯教寺

在洪崖二十九都前湖臨前後湖繞後寺之後院有修

竹萬竿名花滿園寶珠之吐如紅珠絳桃之開如麗錦

深秋丹桂盛開則香聞寺外奇絕異植不可悉數予與

諸生講業其內前開梵韻後聽書聲亦極一時之快事

也 絳桃盛開同熊盛川胡公安賞之詩曰梵宮相隔

天台路何限山巔與水涯不似擲桃成墨色 石曼卿

墨色 惟於臨紫映紅紗觀中遠讓三春火溪下全輸

一洞霞然坐祇林忘俗慮恍疑身在武陵家 同鄒帝

居熊又直咏寶珠茶臼佳卉由來疏寶珠雨餘茶發艷

而都蘇公愛殺紅如火楊子難忘色是朱木筆同開嬌

且勝 綵樹有木 綵桃相映貌非踰 綵桃相映 名山勝

景休辜負馬帳春風啓人儒 同我青喬松二上人賞



白法院

白法院未有院院東北有一石開山巖鉄壁如鐵與師兄古雪通詰於石洞中打坐後結一小菴古雪乃主翠巖鉄壁與徒湛水大建佛殿今繼其志者則有智文繼整聖境也不半里乃有村居雖紅塵不到亦離犬相聞玩景者未嘗不低徊留之也 側有亮公洞 石帽峰

題亮公洞詩

釋智文

馬祖來來住此山終年跌

坐掩禪闌林中明月常光皎嶺上飛雲自往還已有烟霞居世外絕無踪跡到人間不留紺宇於身後何處臨

西山志

卷五

十五

風想佛顏

亮公洞

在白法左側十餘武大石下一洞亮在此打坐石上有亮公洞三字亮本蜀人好講經初詣洪州開元寺參馬祖盡得其妙遂住西山終身不出

望城寺

在洪崖鄉沙井鎮西東望江城北觀西嶺山不甚高地幽而靜雖寺隔村居半里亦夜深難犬相聞山間鳥語驚聲戶外松濤竹韻似少破禪家岑寂微添名衲詩情

者也 豐城孫開詩

試問藏名地無如此處幽梁間

棲野鶴樹杪出行舟朗月千峰照寒泉百道流寄言方

外者莫獨戀丹丘 又 空門學法禮文殊山色龍從

石磴紆半嶺松風凝碧落一江水月浸平蕪花宮清梵

微微度玉宇寒烟片片孤鶩能淮南招隱賦可能珍重

勝尼珠 贈西貝上人

熊爲霖

多羅樹老拂

西風貝葉垂垂韻入空嶺嘆祇園大歡喜楞嚴鐘磬在

花宮 贈西貝上人 石賀陳獻琪 寺門修竹倚松

杉西貝高僧過等九禪定尼珠同皎潔詩超詭笋出酸

西山志

卷五

五

鹹蒲團草屨依筇杖齋鉢茶鎗傍石巖幾度來遊多屬

和鈍根自愧著頭銜 適望城訪西貝上人 西山洪

鍾 准儻來來一指禪散花時節又經年忽忽最是車

輪轉不放西窓一夜眠 望城即景兼贈西貝上人

存齋歐陽桂 夏日携邛過寺堂林深徑僻自生涼山

河繞戶涵清氣花木當窓噴異香白雷詩堪芬寶閣紅

塵夢不到禪房惡惡總被浮名誤那識山居意味長

又 樹密林深絕點塵門無著氣夏如春旃檀海內空

虛相日月燈中自在身 望城海日月 豈有放言談世事

歲月苦痕踏破槐塵顏

五峯寺

明崇正年間僧直本建後悟本併徒茂松繼之山水之佳與東林爭妍競秀故遊人墨士往往吟憇於此焉  
五峯即景 釋悟本 幽居寂靜伴雲烟四面山光淡  
可憐詩料欲從何處得嬌鶯蹊柳杏花天 五峯即景  
兼贈悟本上人 悟道崇山不記年桃花嬌靨曉晴天  
詩中有畫非摩詰吟咏難工倍悵然

雲中菴

西山志 卷五

地名塔山在香城右側層巒聳翠上出重霄真所謂雲中也其僧三惺康熙年間自高安化城寺來結茅於此  
徒紹禮克承先緒故名入學士多願與之交徒孫靜機亦好吟咏與栖碧隱凡相爲倡和予愛其白雲滿塢香泉萬斛低徊者久之 紹禮上人六十華誕 釋香城別菴 梅益含香慶誕辰天開花甲柳迎春斯時產質非凡態本是重來布袋人 紹禮上人誕辰與彌勒同降也 贈紹禮上人 太史鶴鳴熊爲霖 石龕燈火古雲中一衲袈裟伴老松筍路迢迢穿芒屨穩天開松

筓坐天風 予即景贈紹禮上人曰琅玕萬箇老僧家  
朝伴青松暮綠霞更有山光真韻絕梅花和雪點袈裟  
懷栖碧隱凡 寺僧靜機 春光有意暢愁懷好整  
芒鞋踏雪來莫負柴門風味勝梅花半吐待君開

九會寺

釋匡林與徒中和由香城建九會寺今徒孫靜山遠山與曾孫靈谷相聚一堂猶憶倦倦以香城爲念相隔雖有四世歷年乃僅三十桑梓敬恭自有之矣今過其寺見雲烟出沒竹樹清陰又忘其九會而若香城矣 西來

西山志 卷五

峯 釋匡林成修 面壁歸看熊耳峯西來底意在其  
中層巒湧翠真堪羨花雨繽紛落半空 綉谷峯 釋  
匡林 疊翠峰巒繞梵宮紆迴幽鎖碧雲中有來山色  
渾如畫石上苔紋策杖工 和魏鳳閣過寺原韻 釋  
靜山 禪門長日未曾開下榻今朝待客來莫怪空林  
惟抹月須知幽徑已生苔千秋蓮脉承東魯萬丈文光  
燭上臺事業文章應不朽肯隨草木與俱灰 九日別  
友 釋遠山詩曰 金蘭臭味最相知九日何堪賦別  
離記得虛懸紅燭熱一盃明月夜聯詩

面老去春來任化工 又 白髮僧居雲裏寺青鞋客  
踏谷中天簪花滿髻人皆笑今日相逢地上仙 又  
山色撩人秀可餐箇簫聲裏足盤桓平生最有梅花癖  
爲愛瓊姿耐歲寒

潔雲卷

明季有僧敷遠結庵於此今嗣孫雪崆樂花木之郁郁  
芬芬賞泉石之奇奇怪怪雲烟作伴無間四時山水爲  
隣遂成千古山中無甲子生以忘年屋上有楞嚴樂而  
忘死不染塵氛者常數載不出幽巖者常數年山花俱  
西山志 卷五

西山志

卷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帶禪風山水俱涵清氣現彼人間居然天上也 長兄  
志公勉贈雪崆上人 渺渺峰巒鳥道斜雲烟長護上  
人家冥言山寺多清氣常挹曙光與露華 又 夏來  
猶覺竹菴涼滿院花開細細香好景下山志未得遊山  
還欲宿僧房

集雲卷

在桃花鄉土名洞子上有僧元圭明崇正年間開基於  
此山川圍繞花木長春柯居之難犬不聞室內之雲烟  
常靜誠不刊之古刹世守之禪林也 奉送元圭禪師

還集雲卷

法友道輪彰份南昌人 昨同南浦舟今

送西山道經歲出山遲遂山何太早爲嗟行路難自愛

還山好宿霧薄簷茅也雲護窓草石留度煎不松濤環

砌掃鳥鵲作鄰禽半粟當田稻世情峰九疑李白詩輕

對面九北間仍太皞不吝買山錢足展幽人抱無需地

宜貧長開天娛老高懷願板躋多愁空潦倒 送元圭

師 弟來實 一雙足不惜踏破西山麓誅茅結小宇

揮鋤種桑菽治亂兩無聞養道妙於獨烟峯前影影松

石後簇簇風靜雲亦歸花放知春復鳴泉雜禽响羣賴

西山志 卷五

助秋肅危坐入境空機穎電光速如如超物表時具全

牛目薄劣欲携却共君卜幽築 杜鎮聲填遊寺即景

兼贈雪華上人 白雲堆裏聽松聲四面高峰列作城

真氣入簾山有古幽光到戶月多情花香檀屑無窮韻

潭水禪心一樣清發度賦詩茅屋下莫教齊己獨知名

直指卷

在桃花鄉土名張公窩明崇正七年僧覺心全徒體用

置買山地捐貲構造孫恒慈亦大恢先緒今嗣孫道榮

徒歎然曉然共處一堂世守禪風於不替也 杜鐸仲

惟留長揖待詩人。紺園多少摘華容。振蕩揚葩清座新。

和予雲峰寺卽景原韻 釋西貝 雲鷲飛來第一

山有雙峰巔高懸寶幢翠微間寺東有寶幢峰洞流香水通

茶灶烟接藤蘿護竹閣結社知誰曉月苦前樓輸我聽

雲開聽雨員峴石上留具頌吾老春風禪字班

萬松庵

在香城之南高峰大仰間山於此徒德輝與後際波頤

波共守禪燈大新苑字入花常綠天額常開非山中人

誰能領此幽趣也 予同熊朝宗遊寺贈德輝上人詩

西山志 卷五

曰萬斛香泉俗慮刪入林深處老僧閒晨昏鐘磬雲中

起天上幽人自閑關 又 深山寂靜老僧家路轉峰

回石磴斜高躋天開雲外寺幽清桃散園中霞常招策

杖同遊客共登空門一院花香閑不知人世事淡烟疎

月老韶華 又 漫空瑞雪不知寒謝却紅塵夢亦安

生計惟栽花滿園山僧留得四時看 却候李駕臨翠

巖偶成 釋豫齋寶輝 天際層雲捲碧陰慈能住氣

鬱叢林坐來巨石同僧話拈取楞嚴見佛心積翠岩從

峰頂落瑤篇應向日高岑松風欲訪前朝蹟簷前枝枝

待澤深

朝陽卷

在桃花鄉康熙年間釋空融建後釋五先同徒具彰姪

孫永泰世守宗風儀鳳鄉有古朝陽院此其分派也

予同喬松師卽景兼贈五先上人詩曰踞壁僧僧不憚

勞蕭蕭白髮洵年高增五先後來此會成佳話主是

遠公客是陶 又卽景贈具彰永泰二上人詩曰琅玕

萬箇石亭亭留與禪家作畫屏僧在百花深處住誰將

此景入丹青 咏朝陽桂花詩曰紫林紫林有開眺覺

西山志 卷五

秋涼金粟清幽玉露灑花蓋小山飄勝氣鶴巢深處巢

天香桂樹有香郁同海嶺人間絕韻似瀛洲世外芳

有異香之桂 瑞雲卷

瑞雲卷

在桃花鄉新建境之東北其山幽然而曲蔚然而深上

開高曠之天下結坦平之地明萬壑開釋無碍建今詞

孫亮崖全徒霜峰重興鐵鐘鼓常聞塵露不欠裨林也

予同弟祥國瑞遊寺卽景兼贈亮崖瑞峰二上人詩

曰花蘊含香片片紅稗方高結瑞雲中人間久不窺僧

西山志卷六

新建歐陽 桂郁庭撰註

同邑劉安法則之

杜 鐸仲宣 校字

金仙寺

金仙寺爲雲谷禪師道場介鳥溪赤塘二驛之間雖近  
道猶去村居稍遠亦幽閒精舍寂靜禪林也 予有記  
載藝文卷內 予遊寺即景兼贈漚川上人詩曰尋芳

西山志

卷六

直入老僧家綠樹陰濃集曉鴉上苑山光傳柳色西園  
春信到梅花平林不用登峰展近寺何勞拾翠車最愛  
禪房風景絕梅檀馥郁滿袈裟 山居詠懷 釋漚川  
講臺拂几禮雲華童子香泉自煮茶談道傳經鏡上飛  
敢云說法演三車禪心冷淡中庭月詩思清新後苑花  
貝葉常繙忘甲子白雲爲裏老烟霞

仙姑壇

一在伍諫鄉三十七都傳有仙姑白日飛昇於此至今  
石上石跡存焉一在三十八都 從邑志採入 一在

縣西七十里隸遊仙鄉十五都暨頭里祀九天元女其

先不毛不宇依木而神萬歷三十八年鄉民簡秀虎立

壇祀焉禱雨則靈蛇出現而雨隨之以降巨源徐世溥

曰天早禱於其山往往得蛇盛以盒同仙姑迴歸旌幃

笙鼓導之立壇虔祀得雨則謝以金銀條脫云然能畫

疆分需不瀝未遇者之田此非蛇所能爲也殆亦魚

服之愈歟 娜姑一曰羅姑武公之女 予友李謙六

有序載藝文卷內

淨明院

西山志

卷六

在靖忠鄉之磨岡即大通禪師之托足也後居靈峰今  
其嗣健收仍世守禪風重教宗旨雖云村居不遠滿林  
綠樹迥隔紅塵與靈峰風景雖殊遙相掩映也 山居  
即景 寺僧健收 山居無事禮巽華瞻念靈峰共一  
家我本鈍根無智慧漫云悟道笑拈花

紫陽觀

許仙謁師誥母過其地居民立廟祀之

圓通寺

在忠信鄉留田大塘山

宣遊寺即景兼贈道崇上人 上方幽靜宿緣生四面  
青山不世情竹作牆垣霜氣重花園隔若露華清雲歸  
僧寺非常溪月到禪家分外明我是紅塵名利客暫從  
松下聽清聲 又 尋春正值艷陽天日麗風輕景色  
妍幾樹梨花盈岸雪一橋楊柳萬條烟放云靜悟非聞  
道最喜聞言不入禪弱冠樂交方外友但逢知己便忘  
年 周達川遊寺即景 盤輿正是踏芳時溪下風飄  
柳萬枝月好那堪人未至花開不怪客來遲橋邊冒雪  
尋思久驢背吟詩得句奇聞道後園梅已放欲將春信  
西山志 卷五 三

報相知

龍岡寺

舊名松濤菴在予族之左側菴祀天地二聖及罕王三  
聖乃予族世祀之香火也前有霞山觀雲烟相映鐘鼓  
相聞高僧卓錫之場儒生誦讀之地向喬木之禪宮亦  
一方之勝概也寺左有予家徵君憲萬公墓千秋杜宇  
百代松楸又足動人憑弔之思云 正月十四夜同周  
常琳久茂菴中賞月 碧空如洗迥無塵絲管頻吹富  
貴痕大樹已消前夕雪玉橋還散萬家春金鰲繞地花

多艷質短翫天月有神歌舞終宵渾不夜玉樓沉醉太  
平人 菴中即景 寺外喬松大數圍月明常有鶴來  
歸碧桃綠柳參差茂紫燕黃鶯上下飛夜雨無心催景  
色春風留意惜芳菲昔年常有窮經士最厭塵金畫掩  
扉 傳烟朱赤及予澄露兩兒肄業寺中感而賦之  
冥心帖括探真詮夜雪春風慕昔賢身受奇貧俱不怨  
只憑苦志合蒼天

西山志

卷五

圭



明覺寺

在三十二都唐天佑開道寬禪師建

大寧寺

在辛源里南唐王巡幸洪州請覺寂師大敷宗旨

普果寺

在三十三都梁名新里院宋廢元延祐五年有玉溪如贊重興唐宋故物今猶有存者

經堂

在吳城

西山志

卷六

三

萬壽寺

在吳城後河

禪悟院

在西山巖嶺之東院側有深巖禱雨即應相傳許仙識云老龍寄在禪場內留與江西救旱災又云馬祖於此坐禪得悟近有牧童持火入巖見其底有禪悟二字長尺餘

白衣菴

在三十四都里人夏惟家建松竹叢翠沙城環繞稱北

御勝院

光教院

在三十六都光化禪師創興雲蓋以此爲煉魔場

金盤院

在伍諫鄉麒麟山唐建掘井得光化遺偈云金盤

金錫及瑜伽龍齋禪堂共一家悉是南平施事業山園田地悉如沙

毘盧寺

在忠孝鄉二十一都金平山

西山志

卷六

四

感古廟

在忠孝鄉祀吳太史慈

章江寺

在章江西岸沙井渡口舊章江禪院宋邑人潘慎修爲記晦堂禪師嘗住此萬歷中重建大學士張位有記并詩詩曰十里神阜控上游五陵佳氣鬱浮鳳風洲畔王孫車鷗鷺沙邊帝子樓風散嵐光霽嶺出雨添潮勢大江流名航利賴爭來往贏得閒人眺望收

雲蓋寺



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唐天復間鎮南軍節度使南平王鍾傳即此山爲光化大師懷溢建泰額龍壽禪院內有總翠亭宋進士教由庚有復田記大學士張位有詩詩曰深山古寺佛燈明松竹森森鐘磬聲野衲只知功果寺千秋猶自說南平

### 崇勝院

在縣西北晉刺史胡尚捨宅爲寺諸天竺僧曇顯居水經註稱曇顯建詩舍山南即此劉宋謝靈運繡經於此有繡經臺久廢

晉山志卷六

五

國朝康熙年間重建元釋圓至撰碑其中有云宋時名僧若德若過若方若化俱駿望鴻德逮允世稱祥將聞人若張丞相商英徐參政府向侍郎子諍將漕使之奇揚恭使傑和尚書師孟潘興嗣洪災爭來貴誠決留迹故在蓋雙嶺雖以山水勝觀致天下賢傑亦以客賢傑而勝蓋聞名與實更相致者也明季洪浪禪師以桐城名宋子與黎元覺情卷友善初建石幢中建西方晚居崇勝傳菴序之詳矣明符尚仁詩曰欲問前朝事茫然徧野紫鼓鐘聲寂寂松栢晚蒼蒼山腰寒烟

外碑眠古道傍徘徊一瞻眺歷世轉堪傷補真淨文禪師題臺顯法影堂詩曰雨花臺下真身在便是當年顯法師南岳早傳恩大道北齊曾控陸修詞沙門既悟神通妙道士休夸呪術奇舉一無人能舉二至今佛日聖明時從高僧傳採入

### 石頭驛

在縣西北岸十里自豫章絕江而出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投書清世以版羨洪喬投書之渚晉史記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節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驛悉

西山志卷六

六

投之江中石頭驛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攷之陳永定中於此置西昌縣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南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之石頭驛是也又名沉書浦又名石頭口韓文公次石頭口寄江西王中丞詩曰兜高回馬首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立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初照江風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唐戴叔倫除夕宿石頭驛詩曰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家落悲前事支離哭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南昌鈞臺張璽詩曰洪喬東

孤尚乃爲子謁蓋投書石頭津令彼自沉浮我來訪遠  
踪西風駕扁舟不見投書人但見江水流瞬息十載間  
歲月空悠悠寄言當路者迷津誠足憂

### 金嶺

在縣治三十里一名金丘下栖霞修煉之所 鶴嶠太  
史熊爲霖詩曰紫霧紅霞竹徑深金丘靜僻夜沉沉凝  
眸似覺關河隔祇愛山家觸景吟

### 風雨池廟

廟在吳源山下其神名九天元女風雨池羅姑大仙又  
西山志

### 卷六

七

名卿姑唐開元中張九齡傳雨有應時爲洪州都督立  
碑作詩以記之貞元中按察司李廉稱雨復應兵部權  
得輿爲之記宋淳熙壬寅大旱帥漕運屬吏禱之即有  
物如蜉蝣狀登於壇徘徊不去未幾甘雨如注鄉民感  
德奏聞朝廷加新殿宇元末廟廢至今遠近祈求即有  
神蛇臨壇施雨極驗

### 道退洞

在洪崖黃冠張道遠諱膳陽修真處洞簷掛兩巨蛇山  
人間之曰此行雨龍也蓋其時天旱張爲禱雨有應時

與虎御故名洞爲老虎洞初夜卧傾崖下霜雪覆面盡  
若春醪之溢久乃結小石屋於古松間幅巾羽扇靜坐  
其中言人休咎皆驗問以金丹不答順治辛丑一日尸

解去徐巨源曰道遠北人也自己亥到影不出山結茅

壘石種樹刈草皆手自經營不干求於人也 徐巨源

有詩曰名在南華第一篇誰將甲子問閻仙自披茅屋

餐靈藥不出幽巖已廿年 張道遠法嗣劉子昇與徒

輩至北道院而徒孫陳隆陞誦工吟咏故幽人名士往

往樂至其地云 臨川周鼎虎洞即景兼呈鍊師劉子

### 西山志

### 卷六

八

昇詩曰尋到仙巖虎洞前清茶豁眼萬重巔捫心已適  
修佐願對景將希了道緣談恤茶甌成宿憩遊收雲脚  
讀遺篇富貴接問龍沙事租印低徊碧落天 陳隆陞  
遊碧雲寺詩曰閒遊乍入碧雲端俯視塵寰眼界寬羅  
漢有壇烟漠漠陳公無院露溥溥仙花不問三春秀靈  
境無分六月寒深谷紅塵飛不到揮毫浮白任盤桓

### 古朝陽院

在鳳儀鄉里人程元極吟咏之區 元極字隆之爲名  
孝廉與里中歐陽萬徐巨源鄧左之諸名士最爲慕

遊

眺蛟臺

在善政鄉相傳晉仙施大玉眺蛟於此今爲至德觀布政陳安至德宸鍾詩曰石巖水底鬱碧堯山上棲臺聳翠翹鐘韻曉敲遙出月鯨魚起吼海門潮驚迴鶴夢趨仙馭促起龍眠聽洞簫百八聲餘天色曙一輪晴旭展層霄安宇靜閣正統丙辰進士歷官湖廣左布政使蒞官所至以廉寬著聲嘗入覲一物不遺京貴旅邸荒涼僕隸皆有菜色 陳方伯喬孫東渠孔美氏即景有西山志

卷六

詩曰眺蛟至德後人欽渺渺仙踪不可尋孤品樓臺天地淵中流數宇水涵深鐘聲似覺雲間響箇韻如聞世外音莫向夜閒聽絕唱魚龍繞室聽高吟

會仙壇

在東城楊其修真之所

瀑布泉

洪井洞有瀑布泉狀如玉簾即所謂玉簾泉也 大學士張位詩曰曲瀾開丹井懸崖噴雪清一羣清鶴舞千尺玉龍翻豈信喧常寂靜轉驚尋源不可得空望

白雲高

許旌陽母墓

墓在西山南嶺乃旌陽樊母之處旌陽先時母喪求吉地於列郡一日遊西山折簫史循山而東忽一老人幅巾袒裼時首鹿肩持藜杖於道側謂旌陽曰吾乃本山之神受天命爲尊姓老大人守此地五百年矣今待主人至此是以奉獻其君岳崖一望山源秀發脉絡分明真神仙之地老人以杖指之曰匡廬爲案富有萬貫彭蠡爲塘寶顯萬邦旌陽掘地得一石匣記曰地在眼前西山志

卷六

留與神仙許仙樊後拔宅昇天樊後求驗 後人詩曰地理人心兩遇緣懸崖高處老龍眠恍惚已敵時師眼留待神仙五百年

罕王墓

舊志載王乃晉宗室今改正之

其墓在西山潭源王乃劉先主曹孫劉獲破藩源賊沒於軍中加封王號勅賜建墳亭仍賜劉李二將軍葬地於東西二山各有祠祀同受香火元大德間鄉民劉姓與各姓爭山質之於官斷令吉祥寺僧主之原有碑記今廢其跡

駙馬墓 家乘載此乃宋丞相京鏗公所撰墓誌

其墓在翔鸞洞側南渠駙馬歐陽蓋也駙馬五代時其  
先建城人即爲吉州刺史琮公八世孫祖諫鍾傳表爲  
鎮南節度副使父持登天福壬戌第觀揚行察朱全忠  
有不軌之謀隱居西山公母馮氏早長公在襁褓舅氏  
育之及長隨舅父入於京得爲太學生唐明宗在幕府  
時見其才而愛之妻以第三女及即位加封駙馬女封  
西陵公主每與長堦石數塘入侍議論多有不合明宗  
嘆曰石郎多智未必其忠歐陽子多才未必其壽一日  
西山志

卷六

疾甚謂公主曰富貴安樂兩事何如公主曰富貴易爲  
耳安樂值錢多公曰宜舍富貴早求安樂正此時也主  
聞之良久駭然曰若何一旦出此言乎曰敬塘吾素知  
其爲人適探吾疾直臨卧房汝未及避彼即昂然直入  
顏色甚倨不臣之形已彰彰矣吾想朝廷旦夕無主汝  
母子未免爲奸人所害是吾慮也主曰無慮生則同食  
死則同穴君若不起妾豈獨生時公一子甫三歲戲於  
前公指之曰此子將如之何主曰付之造化公怒曰汝  
令我無後矣主相顧淚下曰願示吾母子以可生之路

公曰吾故鄉江南多陷僧獨豫章一郡吾祖節鎮無  
虞令李昇代領軍事其八常懷吾祖之德汝若南還可  
保無虞江吾家世姑錫陽市屢終不宜往惟吾先君棄  
官歸隱西山則有拾遺書院在豫章西五十里翔鸞洞  
側其間紅塵不到流水高山昔秦穆公女弄玉公主隱  
歸於山之巔仙跡尚存法宜往慕之嘗題詩曰孤嫠好  
飛南園路落花休戀上林枝言未已而卒公年以其言  
入告明宗許之舉柩南還葬於書堂之側北凌雲樓於  
墓所作更衣亭於嶺口以便諸僚友祭奠更衣亭今呼  
西山志

卷六

爲着衣亭留守李公親臨祭奠見主君幽僻少隣因徙  
居民數十家於亭下以爲護衛是時後唐長興二年故  
以年號名其村 後人詩曰桃花流水翔鸞洞荒草斜  
陽駙馬陵一片殘碑猶望立今人感慨不勝情 予有  
過墓詩曰西陵舊塚積風烟花發碑前過客憐絕世風  
流今已矣最繁華後最安然 南昌釣臺張壘詩曰獨  
有翔鸞洞羣仙列眉嶂林木起寒烟景物自清曠公主  
傍書堂葵夫便祭享空谷卧斜陽荒巖顛秋嶂感此發  
浩歌鬱鬱忽自慚白眼前平川青山縱長望 予又有

詩曰秦穆有公主夫婦馬神仙後唐有公主相去已千年奉夫墓故鄉洞院壤相連仙姬居蓬島帝女哭林泉酒香非可娛花開總可憐山前有吸鶴山後有啼鶯駙馬陵前樹安棲鎖晚烟敬塘今何有公塚尚依然宋朝京相國誌墓倍纏綿榮辱分身後繁華只目前先靈休感慨後裔幸嗣聯慶院唐時月今猶照墓田 喬孫露宗貫詩曰封伯西陵是黃臣首丘遺命語諄諄族朱父耻生前栗恨石君全死後身孤竹同懷幾義士西山一氣兩完人 深林微慶年年綠奉祭先靈當藻頌

西山志

卷六

墓

齊安王墓

墓在翠巖寺西乃宋宗室士畏也初判太宗正寺卿事慷慨大節常以憂國爲心時秦檜力主和議仇害岳飛王因泣曰中原未靖禍及忠良是欲二聖不復中原也請以百口保飛乃與中丞何鑄大理卿薛仁輔李若璞何頌猷詣闕力辯飛冤而奸臣憾王不附已意黜王齊安郡王知雅奸禍害不免乃變姓名遁於西山至洪崖翠巖改名遙光取其時照千里之意捐貲建寺買田供僧世爲本山功德至今存齊王廟於落馬嶺上禱求有

應

燕王墓

墓在西山石頭口之西土乃李景昇之弟景達也封於燕沒諡文成有石龜碑記歲久卧地南昌袁陟過墓有詩表之曰西漢尚聞歌十粟南朝何必嘆林檎誰知西殿能貽禍必竟東昏亦自亡

徐鼎臣墓

墓在西山鸞岡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父延休曾拜爲射衛卿先葬其地其弟徐錯同仕南唐再拜中書舍人

西山志

卷六

墓

再入翰林累遷尚書左僕射隨後主歸宋官至散騎常侍淳化二年謫靖雅軍節度行兵司馬卒於邠州奉新胡克順舉柩歸葬鸞岡感寧中黃門蘇轍畏其墓不治致書太守孔宗翰修葺改亭禁其樵牧詔聖中張商英改其兆於鸞岡之陽並有記焉西山鸞岡乃洪崖先生之洞府東海徐公瑛其父延休三十三年而鉉又葬焉元祐六年暇日訪求遺跡有一史指曰此山徐公之墓公無子姓墓爲民所廢我常見其齒髮遺棄在外不勝悽愴因以徐所撰應聖言記庚申歲奉松檟改兆岡南

又以李相國所撰墓誌併淳化癸巳附葬本末移文祿  
侯陳賜後岡券民復妄冒以岡入官令翠巖傳主之建  
祠崇祀公父子三像名三徐祠後人有詩曰乾坤電  
掃正西歸回首江南泣子規見說驚岡歸馬革尚憐杯  
土及耕犁胡醒齋夫子過墓詩曰松楸寂寂傍幽林  
舊塚淒涼草色侵許氏說文留豆公兄弟著詩第  
氏說文開端  
兄韻學有案陰列碑不元前賢字表墓難忘冀哲心蘇  
由致書南昌太守胡  
宗翰令亟修其墓  
沉吾師諱士鐸爲邑名明經博極羣書著有大易晰  
西山志 卷六

京莊定墓

墓在桃花鄉之假港莊定姓京名鐙字仲遠新建人宋  
紹興中舉進士高宗以鐙有公輔器使金國撫上皇喪  
不肯更衣受宴及還上曰京鐙乃今之毛遂也與劉德  
秀胡絃力主僞學之禁寧宗慶元爲自題舍館詩曰出  
湖龍去已無踪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  
風終不變華風假令耳過無消息只願身甘鼎腹中徑  
行拘留期必得不能築館望江東 侍郎楊萬里誌其

墓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公得孔子  
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夷狄小又得孔子論士之意  
是以見君命重而身爲輕孰能以死而動之乎且銘之  
曰玉立之節章水之竭正氣無歇

西山志卷七

新建

及門

李良達克上

分編

附諸名墓 以舊志未載者今補載之

南平王鍾傳墓

墓距小石頭十里遶前有八角井

唐進士左拾遺歐陽持公墓

西山志卷七

公乃于西山始祖也墓在西山忠信鄉事實載在拾遺書院內

李獻王朱權墓

李獻王乃明高皇帝第十六子初封寧夏永樂踐祚改封南昌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讀晚節益恭冲舉自號羅仙建生墳潢源山上數往遊焉所著通鑑附論一卷漢唐秘史二卷文謨八卷詩譜一卷神隱肘後神樞各二卷壽域神方四卷治人心二卷太古遺音二卷異域志一卷遐齡洞天志二卷運化

元樞琴院膠蒙各一卷乾坤生意神奇秘傳譜各三卷

采芝吟四卷又作家訓六篇寧國儀軌七十四章其他

纂注數十種經子九流至歷醫卜黃治諸具謚寧獻王

陳士業先生稱古今藩王著述之富無如王者予與

少滄登露諸兒遊其地詩曰重過遐齡老洞天嵯峨臺

上昔飛仙衣冠杳渺幾何代殿址荒涼二百年

華表已經新日月滄桑空泣鶴山川自來興廢俱如此

回首當年已惘然又一路入遐齡廢院前靈山猶積

舊時烟百年風月歸藩府一代文章貯洞天雨暗潢源

西山志卷一

龍已逝苔封華表鶴初旋仙踪王氣消沉盡今日登臨

倍悵然又與次壻李景山及露兒同遊詩曰天潢龍

種洵豪英迹跡渾無世上情著作精奇才千屈仙靈香

渺道人行青山不啻與亡事流水如聞鳴咽聲只有當

年明月在夜深猶照墓門清又帝子神山倫理重

能將富貴一毛輕神明絕少河山夢寐難忘襟襟情

墓下荒臺花似錦月中華表鶴無聲惟留著作多奇秘

王室繅綯舊有名又懷古詩曰天潢冠蓋寓南州富

貴鴻毛某靜修舊日笙歌今孰見故人詩酒肯同遊龍

墟尚發三春蔓草還疑百代愁只有文章堪不朽世間萬事盡浮虛

寧惠王朱盤斌墓

王乃寧獻王子墓在邈齡峰下去獻王墓僅數百武

謝文莊墓

在遊仙鄉公字大韶少受學於泰和尹直直覽其文驚曰此大魁天下才也天順庚辰廷試第一成化間因謫星見應詔陳五事詳明剴切官至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著有古源集力餘稿東藩倡和詩崇祀鄉賢

舒文節墓

在桃花鄉公名芬字國榮號梓溪進賢人正德廷試第一上數微行切諫不報又與同列崔桐合疏杖之幾斃未幾復偕同官楊慎伏左順門哭爭議禮廷杖奪俸如初爲理學名臣生平慕羅一峰之爲人沒祀羅一峰祠予有詩弔之曰篤志潛修命大儒文章冠世出忠軀致身幾度遭廷杖有諫無非是廟謨清節直嗣韓魏譽先生不愧一峰徒聞風百世皆興起何論碩大與懦夫

兵部尚書李遠墓

在洪崖鄉田西去徵君徐巨源墓僅數十步公字子安號蟠峰嘉靖辛丑進士知濟南府時擒巨寇李邦瑞等爲湖廣左布政時以贊平苗功大計治行爲天下第一總督兩廣時平倭有功復拔龍角鴨洞諸巢俘巨寇常銀豹於京復平黃巢巨寇蘇繼相斬首千餘官至刑部尚書歸里時年七十太夫人時健飯世爭榮之謚恭介著有當谷山房集 事載明史

魏恭簡良弼墓

在西庄公字師說號水洲偕弟良政師伊良器師顏從

西山志

卷七

王陽明學世號三魏以進士授松陽令百姓親如父母爲給事時以直聲震天下會南京御史馬淵劾以劾吏部尚書王瓊被逮良弼請釋之杖於廷下獄又以彗星見勅大學士張孚敬專橫致妖踰月復勅吏部汪鋐上方何鍊杖良弼八十明年元日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詔獄良弼諫之上怒再下詔獄獄卒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當是時世廟威福莫測公諫輒杖已輒還職京師日爲秩貴門後削籍歸日講學於升陵書院隆慶初詔起廢籍以年老即家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天啓初追



謚恭簡 事載明史 著有水洲集

相國張文端公墓

在城隍橋天啓間建官祭蔡公字明成號洪陽隆慶進士編修爲吏部侍郎時鄭貴妃有寵東宮未立科臣請儲教宜預皆予杖位入相力言擇吉建儲又嘗以甘肅破賊有功生平默養善類培植正氣有大臣風慕廟立進卹調護國本諸臣復位原官賜諡文端贈子太僕尚寶寺丞子蔡基祀鄉賢 事載明史 按王思任作文瑞公傳官南司業時文端紀畧大學條議問奇集警心

西山志 卷七

類編明心寶鑑官掌院刻翰林題名記登瀛考又著道德南華陰符三經解義外錄真山中扁舟諸吟寤語應說諸篇廬墓謚諸行天啓中贈太保北京創新建會館以便士子應禮部試者相國之學有本末如此 又按位所著有大學講義一卷經筵講義二卷史職議一卷詞林典故一卷翰苑須知一卷閒雲館集叢桂山房

鄧文潔公墓

在大岡山勅葬公字汝德號定宇陸慶辛未會試第一

西山志 卷七

寸帛必與諸兄弟共之百口共食無間言有文集行世

少保陳清襄墓

在石賀山左建官營蔡公諱道亨字孟起萬歷進士居官所至不私一錢天啓二年徐鵬儒作亂公守濟寧扼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拜南京兵部尚書會楊漣等摩拳執忠賢被逮責公力救楊漣痛擊魏忠賢亦禍幾不測遂疏疏求去歸踰年卒公至尚書不以家累惟一荅頭執爨而已崇正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宏緒晉州知州自有傳 事載明史

尚書具桂芬墓

在精忠寺後勅葬嘉靖進士巡撫兩廣時平羣盜李亞元程卿葉丹模有功又平潮州舊倭有功又平福建流入廣寇有功又益開草灣及老黃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又修築高郵東西二穴以蓄湖水他如築堤設閘無一不備官至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者有大學說師服褒言及兩廣奏議十六卷 事載明史 卒祀本邑忠義祠

劉少保墓

西山志

卷二

七

在雙港陽山泐 按少保隸南昌人娶高邑張懿女誥封夫人以崇正元年合葬於新建上保之原葬墓志其墓云少保字子蛟別號省吾都督顯之子也其先為南昌高田龔氏自都督始徙巴蜀隸籍黃門劉姓故宗劉而祖龔云 徵君張茂先時華以詩弔之曰戎馬東西最上熟閑邊重拜將軍名留赤社中朝共骨染紅塵異代聞花滿征衣三月暮鵲啼戰血兩江分英風廟貌猶烜赫時傍爐烟結陣雲 予亦有詩弔之曰生成大舅蓋三軍聲勢雷連四海聞萬死同甘惟有杜九原自

誓不忘君英風常在吹陰雨正氣難消化暮雲地下若逢神廟主諒多血淚向元勳 舒忠謨詩曰石馬陰嘶雷華飛靈風陣陣捲斜碑傷心馬革無歸日萬里招魂渠驛衣

王孫朱鬱儀墓

墓在桃花鄉龍潭公諱謀埭字明父一字鬱儀號海嶽寧獻王之後封鎮國中尉萬曆辛卯給諫葉初春以學行薦於朝下聖書鬱勞生而天資穎異目所流覽終身不忘大之九經傳註諸史異同次之星緯農圖醫卜與

西山志

卷七

八

夫王道太乙河洛軌策諸學皆窮極微妙其精神之用如長江大河無所不灌也以先儒談易尚理置象不能獲又周孔子立言之首作易象八卷以晦翁詩註於此興微辭妙旨多鬱而不彰乃原本小序酌諸家得失作詩故十卷廣緯侯之治亂三五典墳也作遠方記入志以糾正圖識之麗譙虞學所之愛環舍頌儒文也作古文奇字輯解以是追先聖之制作以砥砥礪世訓誥之沉疴他若書禮春秋骨論大義莫不各有隻疏以解駁諸儒之固所闕發諸經與義康成以來所未有也又著

金匱百二十卷異林十有六卷駢雅二卷六書一卷說  
文舉要卷千卷水經箋註二十卷豫章耆舊傳三卷潯  
陽記一卷皆卓然與郭璞鄭樵洪邁諸人並垂其他著  
述不能枚舉焦太史宏智曰譽儀著述精微宏博一依  
六經莫可簡遺謝廣李宗伯維正山東那太僕侗福建  
曹恭藩學佷屈折江右人物輒首及之仁和黃貞父汝  
亨滋博自負爲進賢令舉極疑難事數十條以質公欲  
相公以自異時公疲疾抗不爲禮舉汝亨所問事則云  
某事出於某書某員辨析如流明日汝亨恭執弟子禮  
西山志 卷七  
人兩賢之東鄉文千子爲明季一時人望不輕許可稱  
本朝博學前有楊氏升菴後有王孫鬱儀則其學可知  
吳江右及海內諸名士聞其名而結長松社者一百四  
十餘人如張文瑞喻楓谷劉相國丁右武李雲將朱宗  
明湯臨川張魯嬰吳明倫屠緯真馮開之黃貞父曹能  
始輩其最著者于統銓崇正丁丑進士當國變時望闕號  
哭不願有生後逃匿西山不願仕進詩澹遠高古編徵  
於兵不傳孫議法乃世居恩齡祖居樸耕秀讀世守遺  
風 予同公裔孫澤堂遺墓詩曰天潢貴胄自起羣芳

草凄凄刺蘼墳生許升菴稱博物絕容千子號多聞注  
疏姓氏藏金匱錄述神靈託墓雲今日王孫門下客  
父用先公 乃杜鵑聲裏止思君  
公族孫也  
徵君歐陽雲萬公墓  
在予族龍岡祠外左側公諱斌元字雲萬號麓峰南昌  
彭士望稱其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爲諸生受知蔡  
懋德侯峒曾兩學使以國士禮之同邑姜公曰廣清江  
楊公廷麟尤相推重楊公稱憲萬奇材傳學景慕流亞  
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蔡元寬爲兄弟交勉德業  
西山志 卷八  
規切過失講求經濟又未議霧改名林時並方嘉賓皆  
師事公公知天下將亂故所師所交者皆海內經濟之  
士以儲異日大用嘗爲南京兵部呂大器草疏劾馬士  
英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可法幕府可法特薦推  
官贊畫士英知呂疏出公手叩之不用歸隱西山聞史  
公以身殉國憂憤而卒 又按喻君卜期指作公傳言  
其學西洋士學銃天文日月食測量數諸法又師海上  
耶律學兵法邊防又師成西道人許雲房同露坐雲房  
仰觀乾象嘆曰河鼓星出縮失度北方當失大將天下

殆矣更以易學校公遂云未幾言皆驗卒年四十四今  
祀本邑忠義祠 友人彭躬慈諱士望哭公詩十四首  
以集隘未能悉載姑錄其數首云 詩曰天地無窮淚  
年來滴欲枯詎堪忍到子何必獨存吾氣薄難容大時  
危益見孤精誠應不隔萬古未殊途 又 圖書忘寢  
食力學似橫渠已究天人極旁通技數餘範韓姑舍是  
呂葛可方諸歷試稱無問阿私敢謾譽 又 四則猶  
懷璞沉光射斗牛明王十不過上相客求草諫寒奸  
胆籌兵伐敵謀角巾頻代詔時代光魯莫換羊來

西山志

卷七

墓誌

士

又 從不料君沒魂殿神亦傷音容呼欲出寢處思如  
狂哭野顛年是疑天後死將生平何可盡宇宙絕荒涼  
又 古人惟死友素兩見交情我亦能如是曾無益  
所生母妻兼弱女丘隴豈遺文自是吾儕事終當告厥  
成 又 道喪喪人續朋亡藉義扶善交惟有敬可及  
匪其愚豫讓忠無後程嬰義立孤彼豪能不負庶以靖  
吾徒 又 林子哀師志林鐘齊哭聲文兩盡之霜鐘  
宜曉盈海為今情移歲月吾將老山河孰與支西風號  
萬類都是哭君詩 予亦有弔公墓詩曰六人學業不

尋常亂後碑晚古道傍青史可憐遺姓字黃丘空見照  
殘陽金陵革命魂應痛明主無家魂自傷今日我來何  
限憶斷烟荒草一傍徨 又 杜宇聲聲噴血悲道傍  
高塚自疊累春花秋月晚三個冷雨寒烟酒一危山鬼  
帶形依古樹吟人下馬天殘碑今時還有予惆悵千載  
蓬蒿誠是誰 又 甲子園編獻福王半丘荒草照殘  
陽孤狸夜宿孤墳上校光時來古道傍魂到清風悲社  
稷鬼從明月哭文章遺書不惜黃金買留待名山作秘  
藏 又 留心濟世學赴群性命交情四海聞山月未

西山志

卷七

墓誌

能留故主松濤猶似哭徵君經綸一代埋黃壤草樹十  
秋積白雲知己哀難離卒讀誰將金石勒遺文 予又  
過忠義祠懷公詩曰久儲學業貫天人氣數難回陸竟  
淪宇宙淒涼悲黍稷河山破裂裂君臣忠魂一廟悲宗  
社祠中時明季正氣千秋泣鬼神今日尚疑公不死英  
風凜凜動星辰 孫珪函錫弔徵君詩曰端的乾坤大  
丈夫可憐生弗際唐虞忠敬至死陳公院千載名山德  
不孤 又 至死不忘社稷捐軀偏應舊家山無知  
天道還相厄公沒後今日追思涕淚潛 又 苦志尋師

四海濱弗甘秦國竟無人潛心養就經綸器數難回  
命不辰

徵君徐巨源公墓

在田西去亭尚書墓數十武公諱世溥字巨源侍郎良  
彥公第三子具夙慧入小學即通解諸義言論疊疊有  
奇致司空絕愛憐之艾來鄉南英推爲文壇飛將錢宗  
伯謙益姚學士希孟皆司空南閣所得士見世溥制義  
深嘆司空有子是時萬時華黎元寬陳允衡熊人霖李  
奇劉斯陞諸君子樹幟中原共相推重世溥文名噪兩  
西山志 卷之七  
初三吳閭崇正末應徵北上慷慨論時事忤相國溫體  
仁遂拂衣歸巾中後絕意進取晚乃遊迹山中宗人思  
得訊以詩答有問我別來無恙否與君同是再生餘之  
句讀者哀其志焉  
國朝陳梁陽東政欲修徵辟故事巡按吳贊元親式其  
閭又作手書遣推官持禮幣往山中致之不納盜乘夜  
入室索其禮幣盜不信未受及之至死所著有偷溪詩  
敘及榆墩集兄之子某妻弟熊伯甘人霖友人陳伯璣  
乞櫛先後刻若干卷巡撫宋牧堂瑩復序而刻之 按

公又著夏書三解琴苑大易析疑兩科新編禮因半欲  
錄書從祀鄉賢 予弟其墓詩曰故人零落石莊存焉  
萬同君哭既園先也各有各榆墩悲舊宅無人絮酒弔孤  
村清風杜宇啼山曲明月寒猿泣墓門廢士常懷亡國  
恨幽魂終不負君恩 又 公于督年勤廟廊京師聞  
公于之名謂公與鳳毛照日匪尋常名聞海內傾于子  
先士業伯甘也鳳毛照日匪尋常名聞海內傾于子  
詩播寰中駕石莊亡國幾人悲秦穗二國後公與歐陽  
不忠魂半夜哭淪奈九原有淚酬開府裏集常生梓里  
光 又 卓犖羣推命世才一朝死盜洵冤哉古文只  
西山志 卷之七  
合推千子宿學佳應讓牧齋明月三更孤鶴喚清風半  
夜野猿哀文章不朽君無恨每待薔薇浣手開 漢  
龍毛亮帛徐徵君巨源墓詩 石碑剝落歲年深鶴泣  
猿啼竟至今隴畔花開朝靄露塚前樹影蒼沉沉招人  
已往乾坤老墓草猶新廟貌陰文字不同兵火劫夕陽  
讀罷費長吟 漢龍館於田西其墓乃在館北故低徊  
者久之

八大山人墓

在縣西北三十里地名中莊本明宗室諸生名中桂甲

中國變述雖髮為僧名奔又名雪个有仙才善書畫不  
事濃墨畫之最佳者松蓮石三種能懸腕作米家小楷  
行書深得董思白意世皆以為狂及達知已十日五日  
盡其能絕無狂態既復不為僧巡按宋舉甚禮重之無  
子一女適南坪汪氏時釋時儒猶有微箕之仁也夫

游邑侯墓

閩之福寧人為揭重慶賞拔士 新建知縣游龍墓在  
桃花鄉下界壇之太平岡後知縣邱蘭標豎碑表墓監  
生熊新輝佐之事詳名宦傳

西山志

卷二

十五

曹參議墓

曹參議諱宗甲號安峰墓在桑園山以甲戌進士知閩  
之龍溪縣治邑有聲子說柱官福建布政孫曹經秀先  
官翰林今秀先又以國子祭酒為江蘇學政餘子孫登  
科第者甚眾至今猶正盛焉 高安朱太傅軾志名

宋侍郎楊魁墓

在太平鄉雙峰芙蓉山

明侍郎丁以忠墓

在青峰嶺以忠字崇義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山東巡撫

厥校徒荷四發或請兵之不聽惟大踰諸鄉落盜多解  
散後徐捕誅其桀黠者以南京兵部侍郎致政歸公痛  
念父母早世每伏臘忌且哭泣若孺子事伯兄惟謹斗  
粟寸帛不以自私所著有世美堂稿卒祀鄉賢丁運孫  
此召官工部主事此呂官參政

西山志

卷七

新建歐陽桂仰庭氏撰註

及門周維汙遂川

編次

藝文志

唐進士左拾遺歐陽持公撰西山歌

公字化基由吉安居高安登唐天復壬戌第授太學博士昭宗遷洛公知朱全忠有異志避居西山

西山志

卷八

楊行密奏除左拾遺未幾覲行密心亦不在唐復歸隱西山翔鸞洞側遂家焉憤世亂作此歌出

南昌瑞州二府志

西山 西山何獨秀除此人間更稀有巍巍氣象鎮坤輿  
雲霧嵐光滿宇宙石旋左左旋右曲淵灣灣隔寒瀉  
芙蓉削盡開闢有丹青描不就讓遊遊堪時閑一任  
閑中詠風月幽巖入夏始開花深谷經春猶帶雪向東  
面登梅嶺隔江遙望洪州景龍沙湧湧翠雄圍章水涵  
涵壯形勝抵西崖瞻筠市南安接馬川北修水建井塘

西山志

卷八

峰前雲影淡彩鸞同上月輪圓翹真觀雲台峰遠容古  
有舊仙翁一帶溪山無限翠雲霞過映水天江石門院  
羅漢壇崖峻山高六月寒遙憶僧伽何處去空留遠像  
在神間翠嶺寺應聖宮隔岸相聞曉暮鐘迎笑堂前需  
護橋真君橋上鵲巢松別鹿同到雙嶺烟霞隔斷招提  
境王子壇前醉碧桃洪崖井畔烹仙茗過龍泉茶肆室  
靜聽孤巖泉滴朝聞童子誦真言夜共山僧談古蹟  
仙坊巖翔鸞洞麻姑堪容十數眾青山綠水無限景白  
玉黃金何足重我今脫却是非場樂向林泉結書屋子

坊方遊去北遊明路去潯陽曲到此間萬事足清風  
高節無索時任他拜相與封侯且將一版巖前築勸世  
人修正道惡事惡因休去造名山勝景不易逢中國中  
天難得到

白山志

卷八

西山行程記

余靖

西山在新建縣西四十里巖岫四出千峯比來嵐氣余  
空連三百里按郡圖初濟江十里有盤石名石頭津亦  
曰投書渚又井江北行有銅山即吳王濞鑄錢之所宋  
字記謂南昌山也山有夜光遠望如火以爲銅之精自  
石頭西去二十餘里得梅嶺乃梅福學仙之處嶺峻折  
羊腸而上十里有壘曰梅仙壘壘側有觀曰梅仙觀今  
曰陽臺觀自嶺紆行南行六七里得葛仙峰在山之東  
北山下有村村下有川今呼爲葛仙源羊腸而下十里  
西山志 卷八 四  
又平行十里側蘿而上五里得洪崖倚山坑壑有洪崖  
煉丹井自井南筑溪五里有鸞岡自岡而折五里得一  
峰最高曰鶴嶺有壇在鶴嶺之北又有二崖曰大瀟小  
瀟蓋前史遊道之所嶺側有蕭仙壘又蛇行十里得八  
寶洞洞南平行三十里得許旌陽許母宅又自梅嶺而  
北上下行五里得安母壘又北行四十里得吳源之水  
高下十堰每堰可溉田千餘頃其極源至山之極得風  
雨池風雨池者能出雲氣作雷雨西山之勢高與廬阜  
等而不與之接餘山多狀附吳或謂陰山多浮屠陽山



多神仙

西山志

卷八

二

遊西山記

周必大

十一月丙寅日南至抵涿章登柱頰亭望西山甲戌登  
天寧之列岫亭得西山之面又登大光寺之秋屏閣  
子固云見西山正且盡者惟此閣耳丁丑絕江爲西山  
之遊行二十五里至真觀院登閣觀月照漢水  
又十里而至陽明三石其旁一谷有射虎延休騎  
省銓內史鐸也元祐八年張商英作祠堂記今有畫像  
稍前即翠巖也棟宇宏壯南唐保大間有澄源禪師无  
殷住此山李主甚敬之既死祭以文時本朝廷隆元年  
西山志 卷八 六  
也韓熙載爲之銘其後死心居此而雲峰悅亦悟道故  
西江號爲勝地飯罷同長老了賢步觀洪崖并深不可  
測舊橋堦其上今廢院去崖數十步有應聖宮今曰紫  
清宮徐鉉爲記有唐肅宗像歸宿翠巖方丈觀李主賜  
无殷詔書皆用澄心堂紙即晝日後即押字印文如絲  
髮予題云李氏世敬桑門其賜書徧江左諸刹至於不  
失舊物如翠巖者鮮矣戊寅乘小車循溪依嶺行一二  
里望所謂紫白者在石洞滿流中如石盥次度牛欄嶺  
谷園嶺回望生米洲乃王香城寺榜曰咸通香戒蘭若

八年鎮南師度便嚴景書青東晉曇首居此山嘗與  
陸靜修堆論見北齊高僧傳今長老如晦妙喜弟子也  
方丈則公羅樹兩株葉皆下垂入羅漢葉嘗以正月生  
飯置於山初過羅林其間一株最大者圍丈五號  
將軍樹相傳僅千年矣大至視石長一丈四尺闊六七  
尺次至靈觀尊者坐禪室次至靈壇其為香城絕頂靈  
觀尊者清剛呈初遊少病也為北壇行進永成尊賈宿  
仇而終復至寺中讀願經及諸詩刻還年歲日晡共  
登道好亭在寺後前長老了因取寒山頌中微風吹幽

西山志

卷八

七

松靜聽聲逾好為名方丈之石有半月軒將顯叔有詩  
又憩松堂澄源塔在寺右大竹成林圍尺五六傍有齊  
王廟即李王弟撫州牧景達也嘗捨田入寺故廟祀之  
法堂左階花碑猶入南唐舊物再過洪崖俯視深潭草  
木蒙蔽崖峻絕不容側窺水聲湍急去洞十餘步被草  
而入見硤中石數十丈激浪數節傾射而左崖懸瀑數  
道相去三丈許不減樓賢三峽又其石多盤石可坐若  
非再至幾成徒行主僧善權異中舊題許云水發香城  
源度洞隨曲折奔流兩岸腹洶湧雙石闕怒翻銀漢浪

冷下太古雪跳波落丹水勢盡聲自歇散漫歸平川與  
世濯頰熱飛梁瞰靈磨洞視疎毛髮逆峰巒層陰老木  
森羽節洪崖古仙子採秀搗殘月丹成已脫蟬井曰是  
造烈我亦辭道山浮杯受清絕扳松一舒笑靈風披林  
樾尚想騎雪精重來欲弄潺湲亦佳也已已邪佛且遊巖  
寶禪院去翠巖十里而近道中石澗湍流淙激可愛真  
宗嘗御製詩四篇賜智照有明珠為戒曾無玷奉石瓦  
根永不饑之句其餘剏刻皆在歸飯翠巖同賢老母過  
洪崖艾草徑坐崖石以泉烹茶縱觀飛瀑而行賢老母

西山志

卷八

八

別三徐祠下至江頭僅三十里前蓋候而迂也

重修香城寺記

洪陽張位

西山最勝香城據奇於崑山蟠結之中開一片坦平之地平厭原而據秀丁天頁以搖毫竊領萬岡呈奇獻秀不啻登嶂拱伏環環面對蕭壘彩鳳祥雲時五色皆連梅嶺青鸞瑞氣擁三花衆山衆水盡朝宗一石一巖皆內向佛香飄香雲華照綠巖光染空與氣溫翠地有琪花瑞草之異人行處如行雲流水之閒水穿石竇而淵底鳴雷月映巖虛而峯頭積雪石室石洞中存高士之居大蕭小蕭崖上得仙人之館花果味愈波蜜樹枝蒼越西山志 卷八

旃檀香飯歷餐無俟積厨之送澄泉注釜何須運水之勞碧雲之菴左隣吳仙之觀右峙更稱妙境尚有雲峯爲道紆迴探奇而行不覺達羊腸屈曲覽勝而入悉忘疲誠普天之下更無多而大江以西所稀有也是以靈觀尊者開宗羅漢之壇宋順禪師丕開雲雲之教法流雲集智果星施浩延之針芥相投蘇黃門鉗鐸相向一時芳跡千古美傳遠夫化遠金輪世移桑海道無陸替地有廢興遂令鹿苑就荒雁堂莫整忍令金碧輝煌之處鞠爲霜樵烟草之場茲遇禪師某夙世靈根禪門法

器叢林禪歷寶地斯忻遠與禪師虔發善心普興聖蹟以半生苦行啓六衆信心已得美材千章尚缺爲山一寶然善果須有緣而克就勝事必待人而後興况龍沙勝會在今茲蘭室當現立之斯立成不獨成嗟乎濟國應有是早雲山林則欣欣而悅身遊駒隙間若操縱若咸聲應而趨若海無邊回頭是岸光陰有限轉念猶遲何不急來清曠名山共了生死大事片言能悟萬劫可超甘露洒心金翅劈海世間何事堪以比倫耶惟願四方名公大士上智高賢隨喜餘資同心盛舉俾法堂西山志 卷八

創構而慧日重輝精舍宏開而宗風再振黃金布地共三十六萬德佛於靈山白日傳燃集千二百五十人於淨土善當有種福不唐捐

西山靈跡記

徵君徐世溥

由洪崖而進而爲紫清諸峰逶迤西北折許母塚在焉  
茲其磴險陰不可升不召而附至者皆解騎特前板葛  
搭藤垂視歸步而躬就仄猶數退趨若從高仰噴袞袞  
然若疾丸注波矣其上乃交柯錯蔭百卉翳翳美之所  
謂俯虛草襟彭蠡皆不可見土人嘗有竊哭者秋齊追  
檣而上兮年始至半山霹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眩  
而相已在山下自是難過者必式云山中諸所傳他奇  
怪不備志其跡之存者皆在東莊即今之以北爲創爲

西山志

卷八

十一

曰爲鐘爲棺爲拜藉爲几爲胡牀爲豕豕豕加匳其  
上耳戲其韻有蓋承之細流背注若割血然曰中水冬  
夏不竭土人病目至稽首沐之輒瘳或坏去之旋得旋  
盈曰中虛下實水環其外無竇下通或挹注之亦不更  
滿其變動否在人敬怠信誠以往輪旋如飛嬉戲引之  
千鈞不翅臂絕無益矣予路其陽曰澗水如脂可以沃  
腴上士穀轉下愚不移時同遊者皆笑比至棺石棺窆  
前半半藏山內拜石外橫復識之曰匪草匪玉無幾執  
穀拜石長在衣冠其消千年寒食誰奠王喬復前求石

凡在杜廟南隔水數十丈石滑而磴古無人踪予與長  
兄揭而從之山中劉猗好事者亦能從焉予至即先據  
胡床隱石凡是時日既溽午青峰延光草木眩露無名  
之香西山而至澗水冷冷鳴流几下伸膝濯足不煩更  
起隱然欲倦欣然恬暢便覺而客焉猗遂導至程氏山  
莊程氏者故東莊人居於此室中老幼數口青山當薄  
修竹四映窗中雜植果實緯以藥蔬其入好道頗授仙  
錄聞予至即下園菜數品有栗有柿有橘從以新  
酒時菊載黃雜英照山開此往當復得石乎携酒懷菜

西山志

卷八

十二

緣澗委蛇徑得石巖巖下石笋如柱下石方徑數天上  
稍短若簷飛滿界其上澗澗漱其傍細流環其下如鍾  
如磬如簧如琴金石絲竹之聲紛然還至耳不給聽安  
神寒骨頓植不醉皆水激石而爲之也既辭程氏爰陟  
前岑道旁石上實觀驢跡劃若在泥所謂雪精之迹也  
少進有數巨人跡在盤石上望之慕長比往踐之隨長  
短各稱其足鄰人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予笑  
謂神人奈何與怪犖足今乘而乘之亦將安歸予古云  
不知足而爲履若斯者乃可耳日既西傾環岡赤黃顏

陽遠色望高山頂華渺渺焉若綠烟夏天猶遙言歸教  
里已夕山農畝田白烟瀾如水月相混咫尺之間茫然  
瀾氣目不辨色喜山中人能導無天台誤也歸屋張燈  
殘魄已上其時維月向晦山中無漏以月計之蓋三鼓  
矣

慧真卷記

曹 華

洪州西山多許旌陽故跡慧真觀其一也初旌陽遠師  
語母語訪飛茅所在為母立祠道清波見山水秀麗遂  
謂焉晉寧康二年秋旌陽冲舉清波父老即所憩之地  
而祠之慧真之名昉乎此道士喻端仁言石曼卿曾記  
本末靖原兵難碑殿於火支傾補罅老屋僅存欲有所  
為制於力匱惟每年八月三日旌陽一謁語母猶花鼓  
吹迎輦留駐舊風不替特久事涇端仁實懼敢請述以  
給來者予謂神遊八極身立太虛之表動作止息旌陽  
西山志 卷八 十四

其何心由晉迄今已千牛猶祖其遺風而不忍變可以  
觀德矣按職方素近造觀舊亦名慧真此觀獨闕不載  
豈以其名同偶失訂耶故書以補職方之缺

夢山罕王嶺碑記

雷坡姚勉

罕王者劉先主曾孫劉獲也當晉懷惡時寇恣作亂肆掠中原義師失援王獨仗天戈揚威烈率其將何塘李發佐晉中興寇兵焦微無遺元帝勅頒以旌其功封廣惠廣順二王配封協惠協順夫人母羅氏有孝節勸王扶晉封協慶夫人若廣惠惠澤英毅王羅鏗乃協慶夫人之弟與王共祀於今元陵也後五寇雲擾同鑑隱居西山之翠巖梁景明初僧李月鑑處於翠巖夢天賜罕王及母羅氏爲民拯災證覺惟二蟒蛇同榻鑑驚蛇忽爲山志

卷八

五

之皆惟寂惟寧王之世出川渡孫橋炎災赫赫輔佐晉朝四顧雲峯正是從巖高者如屏尖者如峰如環如肩如掌如弓遠勝玉隆之仙宮而馬則施藍馬斯碧霞馬則耀錦馬斯紅舞者黃蜂翔者蒼龍排八陣之圖羣萬丈之虹層巒疊嶂之來不可得而名者莫如所已從高者懸崖平者空谷溪澗源流石竇飛瀑瑩如玻璃淨如冰玉如珎斯環如鈴斯燭深者龍蟄而蛟蟄淺者鷗遊而鷗浴一溪南流云茲爲卜儼桃花之仙源即武夷之九曲乾開坤闢而掩靄陰變陽化而潛伏念地勢之所

西山志

卷八

三

不見臨軒出聘紅雲蔽空乃知罕王母子之神也事聞都督江州王公茂與劉公準建祠以祀其神即翠巖廣化院王生三子均受侯爵乎應慶善昭利乃三子侯封之號也時里民祠於西山鳳臺之峰奉勅額曰靈顯禱者輒應勉因試漕司不利夜宿王祠夢一元加引犬肉達且不能決乃辨於承覺寺解道道引犬肉是狀字一元是一元字子必爲狀元也後勉試南宮果符其事協慶族孫知懷集將天同請記以神其事并記占筮說災復禁之以辭曰遠枕西山之麓曰道近寢澄源

張今日居月諸神班超時今誰可等斯樓閣崢嶸今園  
峰魏魏終者雖拜今春秋歷歲雲直上今王母宴於瑤  
池靈臺風冷今碧桃花柳天清月寒今洞簫清越三通  
畫角今句鳥頻嘶殘星落月今黃鶴南飛秋高萬里今  
時搖旌旗精忠凜凜今欲截河箕正氣漫漫今明耀春  
輝橫欄曲檻今靈顯飛微夜登靈祠分心與神期兆我  
功名今重修丹墀恩我工惠今百千萬世

名山志

卷八

上

勅封南極長生宮碑記

若愚 胡儼

南極長生宮在豫章西山之仙源峰巒奇聳蜿蜒盤礴  
冲氣之所鍾靈秀之正脉也西山乃道家三十六洞天  
之十二洞天而仙源之水出自蕭峰濤涵六十餘里泰  
嶺河而會大江山川環合天造地設非尋常山水之可  
擬倫然造物者隱秘久矣必有大福德然後當之寧王  
殿下建壽宮於茲豈偶然也哉蓋神之所相龜策之協  
從也其壽宮之前創造琳宮一所以祀南極於是清命  
於朝奉勅賜額曰南極長生宮親親之眷遇隆矣王乃  
西山志 卷八 十六  
命儼爲碑以記之儼既奉王命悚息不遑乃秉翰而書  
之漢誌云西宮瑤池其東有大星曰狼狼下四星曰弧  
直弧北地有大星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兩見則  
治平主壽昌此南極之主壽徵者尚矣是宮之建前殿  
曰南極後殿曰長生左曰泰元之殿冲霄之樓右曰璇  
機之殿凌漢之樓長生後是爲壽星閣閣之前置石山  
以記修真之士六十年之期遂於遐齡峰頂建飛昇臺  
以供中舉者宮之前曰返齡洞天中曰壽域宮之門  
曰勅賜南極長生宮宮門之外有醉亭以爲羣真樂道

燕享之所聞之正角隱室焉以居雲遊修真之士又兼  
 神丘於宮之側蕭仙坪之下而宮之制地位高明規制  
 宏麗美哉輪奐起出塵氛近拱以層巒遠挹千飛翠金  
 芝瑤草遠瀉芬白鶴珍禽翔翔上下靈光發舒隱見  
 真測誠所謂仙真之窟宅靈秀之攸鍾也其創造也經  
 始於正統戊午之孟秋古成於正統甲子之季秋凡是  
 邦得於瞻仰者咸謂猶刀壺蓬嶠飛落青天烟雲縹緲  
 不可得而親也惟有贊美而已儼乃再拜復推本而爲  
 之言曰昔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伏黃鉞東白旄掃率  
 南山志  
 卷八  
 兇於艱危之際救生民於塗炭之中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恩覃萬類功德大矣是以垂裕子孫者永之無極而  
 王乃高皇帝第十六子也聰明雍肅本於天性敬慎威  
 儀出於世表端居靜念默契神明嘗告儼曰初永樂壬  
 辰仲夏之月精神感通若有天真告曰南極九十宮之  
 位即爾位也可以祈仙坪曰禱嶺者何也建南極宮求  
 有道之士佳之其言若服世之人白髮扶杖者少矣亦  
 可爲爾終焉之計凡宮一所以作也於感神哉儼每親  
 真誌陶隱居所錄訪記記若與神真接對授受之事意

初修真之士能見得時者固如此隱居之保必不虛也  
 今王萬曰世表其神明之友蓋未易哉近覽馬既書其  
 永永示後世乃爲之銘曰大江之西山川盤礴斗牛之  
 地昭然乃爲維王更封式修宗廟維屏永世無窮  
 正克敬恭倚天百禄時膚展現成廣百領維王端居  
 通神明天真告祥是曰靈微靈微維何微在壽宮壽草  
 茂休蟠嶺蕭峰冲和之會靈秀攸鍾左環青龍右踞白  
 虎元武迴旋朱雀翔舞金精融液寶虛上元惟德是君  
 事豈偶然王不自專請命大廷南極長生勅賜之名維  
 西山志  
 卷八  
 王拜賜受命於天王曰意德作善降祥壽考斯延以保  
 子孫無替受命於天萬斯年



西山志卷九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增熊國海朝宗

男志公勉編次

秦人洞記

徵君徐世溥

行山數日參陌踰草草參錯相望每當佳境藉草流連初至洪崖復循故道尋秦人洞以其所陟爲其所降犯茅窮石而往在西山之阿洞口容兩人稍進可容十餘人沙石明淨水聲在上從洞中聽之若笙簧自天來矣前有石門限由限進三十餘步石門閉不可開鏡之則綠草凄然多蜻蜓往來飛翔境甚幽窈與火始可得徑肯嘗有人者見石几胡牀之屬云中有佳疇清池室不甚廣地清水次風物閒美蛟龍虎豹所不能居獨宜隱者然門今閉不能開問其父老云世治則石閉世亂則自開以待隱者予幸得遊茲洞復不爲隱人乃與同遊五六人列坐其中飲酒而去

跋於唐

清遠潘興嗣題之

唐公國士也立刺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祿不爲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前髮方少已無仕宦意弟以琴書爲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不愧於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於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於石

香城寺志畧序

陳宏緒士業

西山爲豫章名勝首著第十二洞天嘉祐中贊皇李  
上文曾作記一歲今其古久已不傳其故幽絕處有香  
城寺若以八景觀之海內奇蹟於南昌獨數香城一寺  
其爲學士大夫所欣慕如此自晉唐以來茲土皆與  
陸靜修和商權事見元齊高僧傳其後順禪嗣法黃  
龍掛錫於此舉古德播弄因緣以示蘇文定文定遂待  
列於松錄其後妙喜弟子如晦與周益公必大班荆歎  
語觀鎮南節使嚴景所書寺榜嘆其瘦硬有法皆此寺  
西山志卷九

中之佳話也歷二千年世代綿邈法象遷移遂使晨鐘  
暮鼓之盛鞠爲冷烟寒露之區豪有力者惑青鳥言將  
營菟裘以終老鄧文潔少宰張文端相國起而爭之先  
清裏邪許相助乃得休有郭謹龜陰遲之二十餘年先  
清裏力任恢復題號重建迎龍沙湛如海禪師入主匡  
徒參究不數載而殿閣嵯峨金碧輝映未知較曩顯當  
日何如然已不致湮沒順老之祖席矣湛公法嗣慧習  
學禪師以難足童真悟無生第一妙諦揮毫頌古錯落  
丈室成已會城之變四衆風雨踉蹌禪師解衣推食所

活至千餘人乎與徐巨源嘗欲備紀其事而未果今年  
夏友人屠仲傑自香城携一帙見示則禪師高足源公  
所輯之志畧也此亦予與巨源有志於禪昔者讀竟爲  
之涕淚盈眶而世之禪師遂稱劍戟叢中極樂園土  
異日者龍象雲集相與重拈播鼻公案則茲又將爲東  
園法窟止以紀絕續可於海內哉固爲之序以復

石幢卷記

陳宏緒士業

大石輪囷削削舞瀾漫而來衆之欲出者尋道不得  
怒而聞轟震林谷如是有六七日遂忽然豁恬氣欲遂  
爲香城寺距寺里許曰龜公坑烟雲草樹漠然自得咸  
有人外之態隱匿數千年不侵屋虛桐城洪浪濶公翠  
其友吼石初公霞生王公避地至此陟巘眺覽窮朽結  
數椽其間名之曰石幢庵言其勢重童然如幢也或曰  
取精進幢之義以示來學也古雪禪師過其處留六詠  
有奇怪石頭能自立法性高建白雲中之句予友諾聖  
西山志卷九  
間極稱之於是石幢之石一旦著於洪州予嘗慨山川  
與文人若不相值其憊以者不可勝道然幸而與高禪  
遇則不煩文字而亦傳如百丈道吾洞僞仰諸山是  
已然則急於欲得高僧亦如急於欲得文人不幸而兩  
者俱不相值則寧隱匿數千年之久而無憾今石幢有  
洪浪和尚此地遂與百丈道吾爭勝吁何其幸也予不  
能文耶以答躑躅之響而已

小澗記

徐世溥巨源

自桐源出不數里有聲出於竹中如是數百步心甚異  
之既則延矚岑徑亦有流泉清迥修微委石成文明細  
磴磴若曾在沙還顧來徑則叢篠明密夾生澗旁葉交  
岸含波綠沙隱故聲流竹際美其前則螺石淪澗積石  
成坡平流有聲山泉遙應遙注聲鳴前乃漸就山道勢  
高落迭行疾響可分注四壑澗水載鳴哇哇相答深可  
娛聽焉

蕭史峰記

徐世溥巨源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曾暮宿於銅源其明日朝發秦人洞皆下馬行道步不盈寸濠不需軌兩旁臨萬仞之巖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如羣馬入河如嘻駒仰則如走獸避豺如大夫冠如欲登天如欲墜淵咸懷目悚神板枝望徑匍匐拔草擇道以往不知所徑之高側視阪田相去數十里矣至蕭嶺爲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烟海田隰豁谷山阜平林深隴川澮江河城郭都邑廬舍皆在青烟中西北至於廬阜北至於彭蠡近

西山志

卷九

七

都豐城南爲武寧豫章之治若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下冉冉若綿頰而臨之上有石室中可坐三人昔人構之以期神仙羅襪其梁蔕荔滿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久日暮乃返前後行山數日費酒十餘壺芋栗數升皆取之山中昔之大觀者州有九遊其八今遊西山源有七經其五洞有三遊其二亦一快矣

鄔家山記

徐世溥巨源

出秦人洞將往蕭嶺曲迤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採之不忍冒實不給逸乃坐石上攬實久之望前路烟樹相與隱隱可披尋乃取道往行田徑愈曲愈幽從山徑入地乃十餘里月芋畝有承清池映沙魚不網晉四面高山環合山多修竹巖多草花巖下有螭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墜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遠適然而返若有所驚者茅屋十餘居人皆閭閻不可識從之沽酒以栗栗山蔬因上山坐竹下

西山志

卷九

八

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足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鄔姓云

進洪崖記

徐世傳 巨源

曲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數十尋皆金色時有白繡紛  
 若疊甍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剝落成文直  
 上高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灑飄忽  
 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墜水稍遲之  
 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實薄洗石壁逆流  
 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  
 激之則潏然為鐘磬若倚瀉西激則鏗然若磬聲至春  
 夏水漲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鏤文歲  
 西山志 卷九

九

久苔填不見蓋神仙跡云昔洪崖仙人嘗居此故因以  
 名地洪崖之書是豈洪崖跡耶下石為諸時漂時流過  
 石翔鳴過沙明綺九十七曲入於江

蟠龍寺記

徐世傳 巨源

西山蟠龍峰之阿有寺焉即山為名因志也顧莫詳創  
 者矣且僧治故垣得磁印與篆碣碣文曰大唐見性大  
 師之凡七字然則自唐而有矣近代之興則納言魏公  
 司吏邵時實維經始感山祇光怪建塔表瑞諸薦紳耆  
 鉅莫不踴躍助施焉高峰背轟兩岫夾持左幹迤出迴  
 抱過者初不知其中有人天也樹木蔭蔚若鬚鬣石蒼  
 蒼比次若鱗象其形而命之故曰蟠龍之寺緣山得徑  
 從小池石折下聞鐘磬如從地出又若自木杪流聲者  
 西山志 卷九

十

僧且耕且唄誦田及山園粗自給故無外營而易近道  
 父老言前代寺田若干頃今此魏公所施於徃籍特數  
 百中之一耳納言猶賓客有年世代況更僧僕侶稀菜  
 鄰脾睨其間橫斧運及殷閭秋穫竟將遷世尊之迹而  
 奄有之其視唐碑魏塔幾如也雖然郡志炳乎在焉余  
 先世南唐時族居石門迴寺田踰岡石行兩隘峭壁對  
 峙若石門者是已上音北余年余年者石門也構亂自  
 江干還集游陟往返屢經寺寮飲蔭樾感無良之荐泉  
 食恐先達施澤將湮義當為記以翼志來貽來者盤亦

作蟠昔司寇李恭介公蟠峰副使穆公龍峯並取此爲  
號山巔有寨亦同名父老云前代相聚守望仍寺名寨  
是知寨起猶在寺後然則山或因寺得名亦未可知也  
又聞耆老云齊已所創也齊已在中唐與皎然靈一先  
後齊詩名見性豈即其謚與抑別自一人與然寺之在  
唐已有則確矣

栖碧寺記

徐世溥巨源

遙遷西入布袋嶺谷口兩崖石褐色如層雲僅容舒肘  
層巖賦級盡列蓋懸溜所沐與行者扳摩積致然爾巖  
花叢映嶺樹之蔭已濟甯路皎然曳屣於積翠之巔若  
羅虹霓而上矣晴臨萬山起伏蒼蒼若溟漲喬林灌木  
至此齊觀風合則冥濛萬望洋不知涯涘殆香海也轉  
自中峰過兩石壁而南山間有畦槿籬松巷簾纖烟靄  
忽於古叢旁聞鳴磬焉是爲命之師所棲舊名喻坊壠  
土人以山間有田者爲壠也柴門西向地多古雲風亦  
西山志 卷九 十一

此

葛仙壇記

葛元興明初

先生諱洪字稚川句容人也推好神仙道術從真人鄭思遠遊又師事南海太守鮑元得傳其業欲覓靜境修煉神丹至洪都望西山爽氣尋得此峰狀若飛鳳飄飄絕塵心乎愛矣爰築一壇結茅入靜無源泉掉劍而得壇旁有藤蛇蟠抱於古樸著書名抱樸子盤桓斯壇者有年內外神丹次第成功復游戲京華脫化羅浮無非功成顯迹也予與先生姓同志同景仰高風雲遊至此即於舊壇結茅而棲稿附於孟子私淑之意爰將源西山志

卷九

十一

流表而出之非敢曰前葛後葛其弊一也

罕王鎮

劉超

豫章城西六十里許有罕王廟赫然稱靈其所由來述吳按劍南節推華林胡曾侯所述新吳吳漢二帝廟云蜀先主領荊州牧吳有豫章因同往來而廟祀之至王之父以國併於晉遂居奉祀而王因為豫章西山八懷愍時寇氛肆虐義師失援王之父子兄弟率其將何塘等一乃心揚乃戈矛以滅厥敵佐晉中興有功於朝廷也甚大而有惠於吾民也甚厚元帝頒勅祀之封王廣惠廣順封子孚應慶喜昭利三侯里衆追思其靖難之功歷春秋無少長祀之以水旱禱者應以疾禱者應以祈嗣進取禱者應若卜著罔不是乎是王之英靈丕著於建武間者至今炳炳烺烺所謂以勞定國有功於民則祀之者非耶前此有宋狀元雪坡姚公敘之其悉世久廟湮吾鄉之父老率子弟出其貲而建以石室新厥神像金碧輝煌煥然改觀雖王之神光照於宇宙固不係於祠而人之德王者非此則無以報之矣嗚呼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致一也人有放於禮者見長者或欺一見神之尊嚴即心恐色動潛消其所爲之不善

西山志

卷九

十四

無敢獲戾於神是畏人以貌而畏神以心豈非以神有不可測者在耶即其不可測者而能使人去不善以趨於善則神道者乃所以濟人道之不及者歟

古山志

卷九

七

葛仙壇

葛山楊周憲

大江以西神宅窟宅也自張虛靖倡道於上清千年不替嗣是仙都觀裏宴會麻姑盧阜峰上社聯陸子其人與地亦俱以傳乃其盛者莫如洪州之旌陽自其新蛟真土拔宅西山其徒如郭景純吳彩鸞華尊龍跨虎道術爭高至八百應期尚留識後世仙風誠盛矣往昌黎氏送廖道士謂衡山磅礴而鬱積其山水所生神氣所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士生於其間廖師神尊而氣肅多技而善游殆其人耶予亦謂西山綿亘數百里吞西山志卷九吐雲霧其清淑之氣不孕爲丹砂石乳必鍾而爲高人亦不皆生長斯土即鸞鶴駕天牛飛來借以爲祖精服華之地乃八公金鼎往往雞犬皆升而西山因附神仙以不朽葛仙壇其最著者也壇爲葛真人稚川煉丹處去城約三十里壇前有觀規制魏教不能攷所自第予讀史知李三郎好道崇祀混元而觀宇遂徧天下今觀之甍堅棟古殆亦非天寶以後物矣趾循山之麓未嘗登峰造極然而子安之珠簾暮捲車騎之雲氣朝看致殆兼之觀舊有田足供青紺之食戊巳之變類仍



二三羽流各爲獸散觀爲僧寂誠輩所踞垂三十餘年  
黃冠去而縵衣來事有甚於鵲巢鳩居者乎甚訝之天  
白馬青牛宗無二諦然道德五千言終不得纂而妙相  
三十種也會僧以爭山訟予親勘之僧理屈爰下檄逐  
僧且捐私橐贖田若干畝歸之本觀禮請羽流之有高  
行者居之於是仙壇面目復見本來吳差乎神仙之說  
多端悅莫測即內修外煉道成上升而海外三山終無  
補於人世故黃老之書爲吾儒所不道雖然予以飽餐  
一官當羽檄交馳之日知凋瘵瘠疴之赤子不可更事

西山志

卷九

七

督責也務逸而休之雖六尺之堂翺騰蟾蜍惟載之以  
清淨寧一行所無事蓋心遠亭中竹几藤牀雖盛夏猶  
冰雪焉夫治得如平陽蓋公足矣毋謂黃老之無濟於  
吏治也往陶宏景讀稚川方書謂不當擬青天觀白日  
便飄然有遠舉意乎行吳鰲角驅人魚鹿鹿然世界  
瓢中粟烟霞物外身數爲請之茲幸仙壇之畔十畝山  
田青芝可種異時得解組相從橋邊携手常酒攢眉未  
必不添西山一段佳話也山中人其姑待乎哉

龍泉寺

長溪游

龍泉寺

豫章城西去城二里餘里有龍泉寺焉密樹修篁千竇  
汲日寺包叢綠中非清磬一聲不知此中有金碧地也  
撥開雲幕得小徑又見大楓數十與羣樹雜處蒼翠浮  
動皆作王大將軍眉間泓然欲滴又類夏夏甫清而易  
挹也復多松雙伏蜿蜒不肯作凌人想而清音澎湃與  
寺鐘響怨天願海潮是一是二頃覺爾我都忘樞而進  
寺塔列桂二較老楓更古予訝之僧曰是晉代物也余  
笑曰武陵桃花且不知秦漢何論晉魏月窟天香自與  
西山志 卷九 一八

寬震仙妹同伴千古而上人顧屑以六朝脂粉耶僧拂  
石床解衣畢坐晴光弄影風從花來片片朱英隨磁甌  
中異香繚繞真若李三郎步廣寒時矣因微吟曰不須  
把酒臨風祝酣卧花前入醉鄉老我百年常在此好看  
三萬六十場僧笑曰公欺予哉三年纔一度何論百年  
予憮然久之竊怪進賢負我一生能着幾兩誠令步兵  
笑人也起行花下仰視枝頭小鳥窺客如舊識依依襟  
裾間予固解組者焉尚欲作桑間馴雅爲中年今表裏  
乎抑亦海鷗相狎許予爲忘機人耶舍之升堂禮佛容

折腰不能營僧固述古德騎龍逸事出草廬先生龍泉  
八景詩實之索予和予未身其地不敢作虛擬同僧鼓  
步行沿澗石浪齒齒波不受履以一杖左右之未里許  
聖泉出焉深不及尺多繞一勺不滌不涸若有天源牛  
背牧童掬而飲者趾相錯也予戲曰飲聖泉則作聖童  
憚然曰飲貪泉則貪乎隨扣角長歌悠然入深雲去矣  
更沿澗而上約一里得木魚石石生小竇欲空水而擊  
之鏗乎有聲左旋登絕頂則石鼓與獅子石負鳩爭列  
岸然壁立若欲俯視一切者顧瞻之東則廣川橋騎龍  
西山志 卷九 元

潭出沒崖烟壑霧中可望不可即余瞠目雲漢恨不折  
竹作舟爲寰海飛渡也時日且暮酸風捲地白雲在天  
撫此了身輕如一葉凄然亦復泫然記昌黎登華山搥  
胸痛哭手書與家人訣夫昌黎豈畏死者特滿腔傀儡  
借華山爲靖地耳予一官難肋棄若敝屣自此長林豐  
草亦可杖履老烟霞矣乃戎馬封疆故園三徑了不可  
得而異地棲遲時驚風鶴對此茫然百感交集正不知  
涕之何從也嗚呼天假餘閒浮生半日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則斯遊良非偶然乎是日宿僧榻移日記成實已

西山志

卷九

元

知八月日也同遊慧生隱化二上人併其徒穎徹例得  
並書

琴室

李其昌西蜀人

翠巖秀挹羣峰靜涵萬境上人隱几袖雲空雪相賞泉石高意時於茂林修竹間微聲燦發倘然有手揮目送之樂予素不善操但如陶靖節得絃外趣今隱几孺然振俗能繼晉陵逸響寒山云微風吹幽松靜聽聲逾好殆爲近是因嘆成連君自足令人移情者爰即以琴名其室 按隱几上人原栖碧寺德本上人之高足也後王翠巖復歸栖碧故亭公記中曰翠巖也亭公曾爲峽江令壬申江西鄉試分房手卷乃蒙刀薦以滿額置之西山志卷九

附記於此以誌知己之感

西山志卷十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澄思永  
男 露宗貫編次

愈益之

貽孔宗翰修徐鼎臣墓書

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鉉墳在公所治郊新建縣西山驚岡原徐公歿於淳化辛卯迄今四十九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嘗爲大家克順墓公高義春秋

西山志

卷十

時終並未嘗廢克順死胡氏哀公之墳塋荒弗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世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民遂藉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通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覽馮廷魯愚弄其生擅興甲兵喪師感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奸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其迹以勸後人今

西山志

卷十

嬰指曰此岡是也徐公無子孫其墓爲耕民營掘久矣我猶見其遺苗髮也予惻然久之因以徐公所撰應聖記庚申歲奉松楸改兆於驚岡之陽又以李相國助所換徐公墓志以淳化癸巳柑獎本末移新建知縣陳惕追淳化以來岡葬治之無券可考於是民復妄冒以岡歸官命萃巖寺僧主之建祠堂以宅其魂繪公父子之像與弟內史舍人錯而三焉

羅漢壇

在香港寺二里許明萬歷末無來大通神師建舊傳晉  
臺顯結壇構雨於此號雨師羅漢又名靈觀壇邑人李  
三佐有記

靈觀壇爲西山之第二峰城前仙壇寶土其名益昉於  
隋新羅靈觀尊者尊者負大願力具廣神通能立致雲  
雨起稿枯至今祈者罔不應唐大順間復有嗣黃麟達  
公者嘗卓錫其地乃未幾而開法福州烏石山則二靈  
觀者將如厭原之有兩洪崖其並存之耶曰問黃麟者  
西山志 卷十

已徙烏石安知烏石不復留靈觀之名新羅尊者稱應  
如響又安得而禱之也聞之有功德於民者載在祀典  
歷古今而不廢則靈觀之名其專有所屬矣明萬曆間  
大通應相國張公少宰鄧公司空徐公暨都人士之請  
求主是山越五年示寂於茲迄今罕睹在焉長嗣真公  
字不立者乃益丹履運堅交焉夫地雖勝得人而居之  
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寺不待記而已傳矣嗣立  
師者復有急菴輯其勝事編爲志畧不使修竹清湍無  
漫空山君子謂尊者克掌厥始通師克承厥中諸嗣克

全厥終豈非茲山之盛與謹書所自以慰山靈

歲壬辰予以避遊匡廬既偏歷名勝三月朔自匡廬歸南昌過天峰之象虎坑訪故人隱者時章子先子至十日見予從數輩中躍出大呼起舞入冰雪草堂楊子披帷而出徐子啓門而入二子者見予至皆喜如章子或爲作歌以嘉其游堂之賢有所謂泓嶺谷留十日余與三子者游焉始經稍畦望兩山對峙泉澗瀧鳴草間交絡稍畦盡循泉以入百步許徑漸幽漸折石漸出漸奇若以娛夫遊者返顧其外無所見若閉若局石若爲之

西山志

卷十

五

門然游目乎山之巔兩峰壁立若覆雲似別有天焉覆乎其上的然游之境不在頂在趾名曰泓嶺者泓以泉名其勝蓋在谷云谷兩崖多石石巖巖然如笋茁地如人執珪泉潄潄然懸者爲瀑注者爲湫皆潛行側出星置碁列坐卧漱濯無適不可雖匡廬秀甲天下山當爲名士此則隱然高士矣已而窮源而深入不知其深而忽以高也過石崖數疊三子者分坐而憩其上獨章子不坐此石扶携而下百步許見章子匏冠修髯獨立其間如有所思相過而歸出谷里許返憩草堂而明月隨之

至矣楊子謂茲遊也不可無記余謂是不可無記以見余曰人者之遊之情嚮使天下無事國家如故微獨余與章子楊子者皆散處城中或仕或不仕不得遊於此徐子者雖在此山當守其故廬或仕或不仕亦未必舉足至焉今也徐子以退耕樂道爲此山主楊子以同志因之結廬講學爲此山客章子以流寓蒼峰至余以避遊匡山歸楊子又與徐子爲此山主而余與章子者爲此山客此則余與諸子者雖皆不幸不得如昔者之遊而猶有斯遊焉昔謝翔當宋元之際隱居金華與方鳳

西山志

卷一

六

徐思齊數子爲侶所經佳山水必著有遊錄余雖不能如古人之文乃其情則余與諸子者皆同焉時同遊有詩而余爲述其概如此章子者仲達徐子者三雨楊子者友石余則何子行之也

同及門師萬尚遊香城寺

右齋歐陽桂

予遊香城由東莊而上憩程志亭家見沿溪飛瀑水確  
自春陵岡復下少焉萬竹林中忽開寶地則曰香城別  
院也僧梵別峰大師曹主翠巖爲講相識久以風塵之  
士訂方外之交矣旋上香城晤別菴高師吼菴獅師乃  
別峰師之師弟也三大師既稱智果又號詩僧門下如  
古松古月輩亦以夙具靈根並工翰墨雖茲蘭若何其  
掃除人世塵氛占斷人間清福也予與萬上同別菴師  
徧觀寺外諸景覺符壇之簫韻時聽半空碧雲之鐘聲  
西山志 卷十 七

時侵絕頂背連梅嶺月則同明面對鸞岡花皆絕妙吳  
仙之觀花雨紛來雲峰之山烟嵐萬狀皆足爲茲山之  
旁觀也然茲山又不借奇於他山者寺創於晉室高僧  
曇顯禱山以生香水遂名香城今春有香梅香芸香通  
禪室夏有香蘭香草香入僧房秋之桂菊皆噴奇香爭  
妍競秀而桂樹數株又皆大合圍八月盛開則香閨里  
許又不啻講席皆薰蘭麝香袈裟盡染旃檀氣也既擬  
爲香林又疑爲香海以云香城今亦與昔合灶外常通  
活水寺內常有名花昔人山居詩有云流水直通茶灶

下梅花開向卧牀前今於斯見之矣內一壁羅飯牛滿  
塗山水一丘一壑極動靜之機一草一花有風流之態  
滿壁皆雲烟之吞吐盈眸見樹木之參差實今日之輞  
川亦西山之佳話也周益公所誌千年樞樹今猶曰樞  
林也上有羅漢壇爲靈觀古蹟下有舊石硯爲曇老遺  
風半天亭疑通天路青蓮石院坐蓮花溪名曰雪雪已  
無玷落溪中池名洗月月已無塵洗池內不更幽清欲  
絕哉其他美景難以具述予最不能忘者莫如千佛繞  
毗盧乃銀杏樹也樹大數圍云是六朝舊物四圍有孫  
西山志 卷十 八

枝千顆緊抱樹身時夜放神光板其一枝人輒有病此  
奇觀也寺中之僧曇老後順禪師見重於蘇文定如晦  
釋契合於周益公與慧習師遊者又名士如林也寺中  
之文如潘清逸周益公退哉尚矣後如張相國楊機部  
劉狀元陳伯璣陳徐二徵君句有神工如聞天語辭多  
鬼斧如聽天聲光彩射人如披積玉精華奪目如入瑤  
林自知難步後塵實以難忘前哲非之高僧難負好景  
難逢散以俚言聊誌於塗

遊碧雲寺

存齊 歐陽桂

予與萬尚同別菴師由晉城東越嶺而至碧雲即昔日之陳陶書院也西山書院有三一口石室書院即唐進士施公肩吾隱處也一曰拾遺書院即唐進士王祖特公隱處也一曰陳陶書院陶字伯嵩朔州人與施歐二公皆爲唐室名儒先後隱於西山人號西山三逸施歐書院居址可稽然弟有寄獨陳公書院未知所在及詳閱邑乘乃知書院即今碧雲擊節者久之且爲家憲萬徵君隱處一堂千載而高人於斯僅見矣且徵君與陳西山志

卷十

九

公心事星象與隱居之地無一不同得毋徵君爲處士後身耶予於此益不能忘矣今日之花園禪室師弟相依即處士之松繞柴門家人相聚也今日之遊山忘返花點袈裟即處士之望闕長號心傷麥秀也今日之花木滿山不辭芒屨即徵君之千戈滿地痛哭山河也今日之雲烟常在風景不孤即徵君之星象空占苦衷莫訴也山川猶是悲愉不同俯仰今古感慨係之又不知書院何年改寺此寺興於何僧欲問其事則名山之藏多蝕於風雨故老之說不本於詩書有心者徒想像山

高與水清也又別菴師言國初此寺有萬僧就堂爲衆萬徵君所重今僅百年耳老僧併其名而亦忘之何況千載之遙也憶辛處士徵君之名長留此寺則此寺終不渝於荒榛蔓草之間冷雪嚴霜之下使碧雲之名同西山不朽也是寺之重有賴於大人也雲開與徒孫坦

西山志

卷十

下



遊栖碧寺

歐陽桂

予與萬上由香城而西折不數里見一山還然而深幻  
然而曲日影搖林山光蕩漾青霭浮蒼翠欲滴浸山  
香菊撲鼻薰衣如八九曲武夷步步引人入勝忽然峯  
泉青烟飛出林杪予訝其白雲窩裏乃有村居及至山  
門則磬韻犬聲悠然並至則知綠樹林中另開蘭若也  
予與僧曠論移時玩賞良久則竹園山寺花照僧房居  
然世外矣回首香城寺而山雲之出沒山翠之浮沉令  
人想雲老之遺風面望蕭峰夜深月下聽之覺鳳鶴驚  
西山志 卷十 上

留隱隱雲中若遠若近似有似無予視同遊曰吾輩今  
日之遊天上人間是一是二衆皆大笑僧徐出徐徵君  
遊山記曹太史滴翠樓記寶氣精光足爲名山生色也  
且寺創於命之上人身居梵院兼有儒風栖碧之名遂  
滿西山吳夫山之有寺也不過名士高僧則常隱匿於  
猿聲鶴唳之中牧唱樵歌之下巖花嶺樹芳草蒼烟皆  
寂寞有可憐之色山靈有知其不抱恨無已哉西山之  
有栖碧也前此第若明若晦而已今名士高僧兩過之  
則此寺之名遂滿西山也予兩人各吟詩以記之予因

海倒半生浮沉白日晷以苦能開戶之勞少具遊山之  
福寄寺高僧多未識面也今此未嘗窮雨之才遽想山  
林之樂則念我生攻苦畢世君親非惟有所不能抑亦  
有所不放也予素從儒豈忍入釋第異日功名少遂允  
有著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已山中人其亦許我乎  
時在甲申重陽後三日也同遊者山中總本併其師姪  
雲山二上人皆好客者故並書之以誌一時之過也

葛仙壇

歐陽桂 郇庚

神仙之術爲儒者所不通以冲舉雖奇終無益於斯世也然仙莫盛於西山儒而仙者亦莫盛於西山而葛仙其一也前此梅仙諫奸權之僭亂旌陽爲忠孝之神仙異黃諸真協力殛蛟救生民之塗炭爲天地之功臣後此進士施公痛唐室之將危甘黃老以終老是皆有憂世憂民之心而非忘世之士也葛仙諱洪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其學宗乎儒其書列於子晉咸和間辟爲散騎常侍不就求爲句漏令後隱西山師冲虛觀西山志

卷十

七

鄭思遠先生予與熊生湧川循崖而上見下有仙源上出於壑下澗於田冷冷有聲悠悠動聽致足樂也山有丹井彭澤採鉛雲生一據西山採藥雲滿一盤九轉丹成未知雞犬皆仙否也上有仙壇仙風習習猶襲襟袖仙氣溶溶猶生瑞草北有龜石可以盤坐南有棋石可以鋪茵千秋仙蹟猶在人間也遊覽之際見滿場修篁滿山香菊山光搖動霞彩紛披萬象皆清一塵不染予輩此時幾欲遺世矣觀中有楊覺山先生記及前賢詩句於其上如元圃夜光瑤林玉彩令人惆悵於黃鶴樓

中少焉下山而見渺渺蒼烟飛出嶺表回首道人如雲間住如天上居何處塵埃能侵仙洞也乃知予輩今日遊仙人之舊館不殊踏月窟之天香第無率三郎仙姝之歌舞霓裳之麗麗後世習爲美談論其仙地之清涼仙門之幽雅應不讓於廣寒也

西山志

卷十

七

重書碧雲寺記

歐陽桂

西山之有寺多矣而何獨不忘乎碧雲也即碧雲之爲寺久矣而何重不忘乎碧雲也豈碧雲之山景冠於厥原乃使人言之不已復良言之歟不然何獨慊慊於予懷而不能去也抑知有不然者山川古氣不若玉隆畫彩精光不若天寶雷護之櫺翠巖秀絕人區玉簫之泉洪井景居仙界而且禪風不散香城花草皆香道氣常存應聖鶴棲相應皆足與碧雲爭妍競秀也然則予之重不忘乎碧雲者實以碧雲有以使人不忘也何也陳西山志

卷十

五

陶書院志載西山未詳居處散見他說乃知書院即今碧雲使前賢聲歎若聞後人憑弔有寄已足令人不忘也世近千年復有予家徵君斌元憲萬公痛明室國亡隱居於此予有合弔詩云僧房不盡英雄恨今日誰留弔古文又足令人不忘也今春楊特人又同鄒經選抵館經選乃名家子文潔公從曾孫也云文潔厭江陵當國著書碧雲是公又居陳之後而歐之先矣何子爾山房乃聚名賢之藪也其使人不忘又當何如耶然後知山川花草不足爲勝地標奇也宮室雲烟不足爲名山

均重也惟高賢托處草木亦被餘芬名士留題精舍固之不朽則今日之惆悵於碧雲低徊於碧雲者夫豈偶然也哉

西山志卷十一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姪孫文在中

孫珪禹錫

編次

琦偉人

望湖亭詩集序

微君陳宏緒

予邑吳城山有順濟龍王廟其廟前刻宋御製戒蛟文  
建中靖國改元蘇子瞻舟此地得石碧于江干藏之廟  
中往來吳城者瞻禮神像而暇玩異物至必低徊不去  
西山志

卷十一

廟後爲彭蠡之渚建望湖亭以快覽眺蓋予邑之勝境  
也予每過則謁詠其下徜徉竟日昨秋理棹金陵復再  
過之有經堂寺僧持一帙索序則茲亭之篇什悉在自  
蘇子瞻以下得百數十人噫盛矣夫篇什生於感慨感  
慨係於登臨嘗試與諸君步茲亭而望之其南則宸濠  
賊血之渚而烈燄彌空之岸也其又南則海昏侯昌邑  
之故城也其西南則王伯安出奇制勝擒逆藩而奏凱  
樂之墟而其北則晉周續之劉道民與夫韓慈達樓真  
遁迹之峯巒也遠者相去千載近者亦復下年其人既

已同逝波之淼茫飄風之倏忽矣今諸君之求也於悲  
悲京寒濤悲咽此曩昔之王宮故殿也殘陽寂歷漁  
悠揚此曩昔之戰場敵壘也雲烟蒼莽瀑布橫斜此曩  
昔名衲所低徊諸賢所窟宅也愚如賀逆如濠功業如  
伯安高風如續之遺民慧達洪然而同歸於盡又安  
能忘於懷把已於吟嘆也哉然而志士觸之動經營之  
想達人觀之起離脫之思則彼治安慈達諸君固與鄰  
湖俱不磨於斯土而劉賀宸濠輩徒以其姓氏貽笑後  
世俯蕩蕩之流水而竟不爲之流歟也詩可以興通茲  
西山志

卷十一

序

亭者誠誦遺編而因以自警焉庶不負茲登臨已乎

雷王嶺記

太史劉度珙

余邑西山履歷數縣與廬嶽等其脩脈之自虬嶺也少行爲梧桐嶺靈峰巖起約高三里許開巖原之首出也千巖萬壑皆爲支屬蓋西山之大宗昭昭也晉四女仙李鄧萬葛從誕母度化於此食仙桃乘鹿冲舉里人傳其事修爲瑛談建聯珠壇祀之由來舊矣明初有羽流者自田南之雷王嶺來煉修於此因併祀其雷王遠近有祀椒響應殿祀四女仙近有僧遂源奉羅雲教祀世尊於後殿層巒翠靄隱鐘聲名應山鳴迥非凡韻余西山志

卷十一

三

遊時輒低徊留之而不能去因遂源僧請爰志其顛末於茲以驗後之遊者因思神光赫奕紫氣常迴者千百年亦由地靈之淑清秀異磅礴而蘊積有以相之也星欄天空瑩霄漢之際呼通帝座遐眺曷有窮耶勝境堪垂不朽矣

香水菴記

歐陽桂

香水菴爲香城之別院也在西山之忠信鄉去予家僅七八里山非鳥道人無策杖之勞路匪羊腸客鮮板廡之苦然山雖不高地幽而靜樹木交蔭日色難侵六月坐之可以忘暑幽雅之風原不讓於諸寺而各誌俱不載者亦以此寺之締造未久文人之吟咏未留也今予新增於西山志內亦以此山之景實有難忘者且山居之景各有所宜紅宜桃綠宜竹香宜桂茂宜松淡宜菊幽宜梅其著宜風其潤宜雨其艷宜雪其活宜泉其泰宜簪之響也又宜禽其照寶地之庭也又宜月且不獨此也芳草滿山天借新晴之色白雲滿嶺人行翠靄之林清露蒼烟丹青難畫山花野卉香氣難收山中之景無一不有亦無一不佳此中之清福老僧之領取者其常驗客之平分者其暫也予嚮與少滄兩遊於此兩吟詩以記之而風景之美有非聲律所能盡者是不可無以志之也異日功名心畢山寺一燈留宿夜咏僧房一榻借客高吟愛一日之新辭重他年之舊識則下里之閒吟未必非名山之一助也

西山志

卷十一

四

雲峰寺

歐陽棧 都風

地以人傳自昔然矣昔羊公叔子與鄒湛登峴山致嘆  
於峴山常在而登峴山者皆不傳然予謂峴山雖常在  
不過羊公之遊與嘆則道人湮沒千古峴山亦湮沒千  
古不然宇內之山山水之秀美雲樹之蒼茫者亦復何  
限而流傳者有幾是峴山得遇羊公誠峴山之大幸也  
雲峰寺創於唐開元五龍禪師其寺於西山亦若見若  
隱而已後周益公西山記內贊翠巖元殿雲峰悅皆悟  
道是雲峰與悅得益公而傳至今乾隆間地山曹公修  
西山志 卷十一 五

邑志謂正德間僧澄秀燭火來嘉後文在著鳴石詩稿  
是雲峰與二僧得曹公而傳矣予今與萬尚再遊香城  
再憩栖碧緣崖躡壁而至雲峰見西山皆樹亦四山皆  
雲以名雲峰或以此歟見山滿名花嶺多修竹地有茵  
蘿樹生苔蘚蒼翠陸離莫可名狀更可異者山多怪石  
峙者如壁立者如人仰者如牛陟山俯者如馬飲澗橫  
而平者如牀直而長者如几峻而空者如小屋內可容  
人落於溪者鑿鑿磷磷大則如平阪細則如轉凡不可  
悉數稍行忽焉衆流澗底疑鳴雷風撼松頭疑飛雨猶

悅之間尋思不定又見閣中有梅含蕊未放予因吟曰  
幽谷冰姿冷豔人太早來瓊花如有待留何雪中開他  
日花開安得一枝相寄也予於此益有感矣夫周曹二  
公猶未至山稍留一言即爲此山增重予二人訪三乘  
上人親至雲峰亦猶羊鄒二公親至峴山也後世亦有  
見弔及之者乎辭僧下山僧不忍別予亦低徊留之不  
能去也

西山志

卷十一

六

遊西山古跡

歐陽桂

戊寅十月蕭少滄欲遊翠巖予與長兒志三兒露孫允  
珪同之行見翠巖山靜而幽雲消而淡利木引泉直通  
茶灶地闢蕭梁興於李主无殺了賢益公記之古雷壁  
宗漫堂咏之洞中花草世外烟霞令人有遺世之想行  
半里許至紫清宮乃洪崖先生舊跡草木生新烟霞入  
古宋謝莊張利國何其詩無烟火句有仙風也又至洪  
井洞即所謂玉簾泉歐公品爲第八泉水從西山順流  
疾下注滿洞中衝激上射響若疾風聲若急雨散若霞  
西山志 卷十一 七  
珠白若飛雪光若瑩玉影若踈簾冷若跳冰晴若瀑布  
名以玉簾莫盡其狀予嘗至此秋冬水涸水中兩石左  
鐘右磬東西水激鐘磬互鳴春夏水溢杳不見石鐘磬  
之響猶在水中洵奇觀也夜宿符警予姻翁家越一日  
遊蕭峰行至半山高峰在面峰若可即諸人倦極莫不  
稱快稍行則峰回路轉高峰轉遙及至山上有石室甚  
小而幽斯時霞光散綺雲氣下垂菊香滿山鳴聲在樹  
俯視其下城郭如村江河如帶視天若近視地若遠別  
有天地非人間矣循崖而下至赤嶺峰珠簾卷前數株

西山志

卷十一

八

丹桂樹大數圍開時風動則香聞半里又至大士菴茶  
稱洪州白露此其是也又至香水菴則竹蔭其前松圍  
其後花發其巔泉流其下目不給賞循達言歸月已上  
矣又次日至東莊程天相家深山松竹隔斷紅塵溪有  
巨石卓立水從上飛下形若飛瀑聲若鳴雷從夜聽之  
既疑風聲又疑雨聲又疑風雨驟至之聲次日又同王  
佩玉歸家數日之間徧歷諸山勝景亦一快事也

做始裨拾遺公作西山歌有序

歐陽桂

嘗觀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也往往退老深山讀書廢寺時訪異人時親隱士衆所爲水戰石停松虬雲亂一切名花修竹翠翠蒼蒼走獸鳴禽奇奇怪怪一一發之歌詠以誌不忘凡紙上之可詠可觀皆胸中之欲歌欲泣俟後世學者讀之又往往發爲歌咏流連痛哭以想見其爲人作者有知當亦呼之欲出矣我西山始祖乃有台焉公乃吉州刺史琮公七世孫文忠公諡同宗者十有九族予西

西山志

卷十一

九

山其一也閱唐史見公事昭宗也孤忠自憤當事請兵討晉陽公哭諫之不聽由是戰敗趙城時事不可爲矣又憤朱全忠有異志遂退隱西山創一拾遺書院與施肩吾陳陶人號西山三逸又有歐陳合集所著有西山歌怨而不怒先儒論之詳矣予也一介陋書生耳苦讀半生猶未登庸於廟廊留心千載欲藏著作於名山特窮愁乃能著少年富貴則慮其不精發憤始能工高位驟膺又恐其不暇予雖窮而不憤是以著而不工也今之續貂

致請難忘霜露之恩管見貽譏實切弓裘之慕也

歌曰

孫章城石厭原山神仙賢哲庶其間松栢千年存古氣桃花萬樹逞紅顏寒泉澗百花潭春雨新晴草木酣道童採藥深山去帶得雲歸舉一籃山景峰回仍路轉年光冬盡復春還石室月明道士歸閉門花發老僧開共登臨皆豪傑草橋一夜飛塵不到六丁洞洞暗滴泉黃鳥如千尋何足闌霞山觀樹森然六丁洞洞暗滴泉黃鳥如呼雲外客紅塵不撲胸中仙隱又陵紫霄峰玉簫吹得

西山志

卷十一

十

雨花波彩鳳仙人何處去洞門今有白雲封逍遙闔王隆宮靈松古柏帶仙風楊柳垂絲前院外桃花如火後庭中翠巖寺景慈真地笑室前九節筇勾髮老僧花下睡青衣童子寺前逢上梅嶺事堪傳誰知官裏有神仙掛冠絕少紅塵事常浮綠樹烟樓真觀景偏賒散棋歸去想仙家山路草香都是藥柴門樹老尚開花天寶洞景堪傳名列道書八洞天自從送旅山歸後柴門花消睡神仙靈官壇高萬丈崎嶇才下人難上採藥輕挑醉容籃看花還策遊人杖秦人洞景堪誇山居聚族



想仙家古洞書多無歷日欲知節序但有花萬仙觀景  
堪憐古樹蒼蒼不記年花飛入杜皆成藥經讀真詮  
是元石門院羅漢壇年年明月照禪關石室不禁苔蘚  
滿山泉輕噴雪花寒蟠龍寺蒼蒼涼高僧齊已築經堂  
古今不盡名入句吟咏山間草木香應聖宮門半閉名  
山留有徐公記神仙曾跨雪精還道人今擁梅花睡朔  
鶯詞美少年佳人王貌更堪憐避兵女子山歸後鳥啼  
花落想神仙彩鸞岡堪作記中秋明月風流異才人載  
酒伴童遊仙女帶花留客醉無限景罕王峰花開燦爛  
西山志 卷十一 士

霞山觀 存齋 歐陽桂  
予以遭時不偶讀書霞山夫霞山乃晉蘭天師棄揚州  
司空學道於此蕭許二仙訪而異之並祀蕭許二仙兼  
祀白馬公主非無故也公主即穆公女弄玉白馬即助  
真君斬蛟毛將軍也前有玉隆宮蒼烟不改白露常新  
令人弔忠孝之神仙後有紫霄峰千年石室滿地蘭蘿  
令人想秦樓之蕭鳳石有彩鸞岡以人間才子配天上  
仙姬甲帳樓前仙風邈矣會仙亭上仙址淒然左有紫  
清宮石橋猶想仙踪丹井常留仙韻文人未遇誰吟謝  
西山志 卷十一 士

竹陰濃前朝帝子今何在新初僧藏萬歷鐘施仙巖遺  
古蹟竹松園繞真人宅誰知才子作神仙瑤草金芝皆  
可惜香城寺蹟堪傳前朝老樹可編年蕭嶺巖中花映  
月陳公院內柳花烟有斯景更無倫野草閒花認不真  
溪山留客爲知己花月憑窗作主人山隱隱石亭亭最  
難描寫入丹青竹寺蒼猿時獻果柴門靈鳥夜聽經山  
中室絕塵埃遊山屐齒破蒼苔美酒安留知己醉柴門  
今爲故人開筆歌墨舞想先公粗學塗鴉愧祖風心性  
文章聊寫意不羨鄒枚賦頌工

老之詩名士難遜誰讀徐公之記緬懷諸處名山恐是  
神仙窟宅而霞山雖古今屬予族之山仙風拂拂仙景  
依依蓋不勝低徊留之也并有晉代之泉庭納秦時之  
月鐘記勝前之字偶焚宋室之香古柏猶存霞山如昨  
未知蘭老亦仙駕常臨否也惜乎右軍之吟咏不至東  
山之脰齒不及不爲名山生色焉予以讀書於此與佳  
持朱在位相得最深其徒如徐聖賢鄭雅處萬師優亦  
相居最久見古樹交陰仙宮不廢黃花滿徑時多載酒  
之賓白雪浸空間有騎驪之叟莫不飄然欲仙冷然欲

絕也昔張文端詠桃花巖詩云身住杏花村心寄桃花巖則知肄業之地爲人生所最鍾情者也異日功成名立著述此山藏書滿屋以號山房即龍門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也予因樂得而誌之以示不忘也

顯教寺記

存齋歐陽修

此寺舊名廣壽院不知興於何代亦不知廢於何年後爲朱宗侯書室以梵院爲書院以經聲爲書聲是滄桑之變匪僅見於人間而且歸於僧寺矣卒之佛性不磨山靈常存宗侯之業卒歸於僧

國朝康熙年間復爲心潤大師得之乃顯教之基祖也龍自潤溪胡姓婉蜓而來半壑平開雙湖環繞四圍修竹翠合村舍蒼烟滿院名花寓出祇林錦繡夕陽一片公子來兮芳草連天王孫往矣自古寺對西山之月至西山志

卷十一

五

今門飛南浦之雲山無玉箭鳥報更也寺缺金壺花應節也風來花裏細細幽香月出樹頭娟娟冷韻桃花滿岸已看燕子飛飛柳色平堤還羨鳬鷖泛泛一望無際樂何如之閒來野眺收笛吹出梅花漁歌唱來楊柳又添出僧家一幅畫圖騷客滿腔詩思也深春之際前溪水漲問津何處茫茫天際歸舟觀漲移時渺渺雲邊去雁萬頃波光搖几席一天湖影照窓櫺更可喜者路近村莊雖曰雖犬相聞實則塵囂不入半夜月窺吟偈之衲四時花媚讀書之人非有夙具奇緣烏能領此清福

也諸生冥心孤詣隨意留題異日吟時重遊於此念主情之難負思故土之難忘能無低徊不已也哉

金仙寺記

存齋歐陽棧

善政鄉之有金仙寺也創於明萬歷年間路當兩廣均陽之交地挹厭原山水之秀誠往來官宰之所停驂翰墨文人之所托足也至後國傷麥秀寺堞滄桑法果雲飛緇衣雨散雁堂欲圯鹿苑荒蕪誦經講法之場將爲蔓草荒烟之地幸有雲公禪師發源碧雲之寺振錫歸珠之菴不忍法地即湮滅使禪宮再振梵王之鍾鼓時聽人閭實地之笛簫如聞世外也門外高松个个時見搖青寺前修竹枝枝常靦滴翠三春桃李不言而自芳西山志卷十一

四山杜鵑有春而皆醉萼萼芳草王孫不歸點點梅花騷人未至牽負陽春烟景吳剛大塊文章也寺內之景春夏雨驟天井之水不溢自消人皆訝之曰此沙窩也今以小屋蓋之寺曰金仙而沙窩之名猶噴噴人口有史也今與及門熊盛川抵寺見其種來綠樹隔斷紅塵寺內之花風和日麗如埤湖谷之霞雨霽虹消疑設盈川之錦春光正賤忙殺詩僧春景方妍招來騷客月淡星疎之下作賦方酣酒闌燈灺之餘吟詩不了碧紗一幅留畢新詩白雪連篇難忘舊句難品綠評黃之地

實談經選佛之場也僧嘗晷接之暇爰掃塵氛以清俗  
慮冥心入定鶴亦參禪語蘊皆空猿皆悟道更可羨者  
袈裟一衲隨破隨縫明月半天自來自往非箇中人烏  
足語此也今與老僧天旭曠論者久之而其徒雁川姪  
其蘭皆以風具靈根兼丁染翰而於予師弟之至款洽  
終朝請以一言以忘其類末因不辭固陋樂爲之記以  
示後來焉時在乾隆丙戌清明前一日也

西山志

卷十一

七

集雲卷記

歐陽江都

西山桃花鄉有集雲菴徑曲而幽山高而邃石泉度嶺  
冷然而清竹影搖窓幽然而韻塵氛遠謝樹木參差雲  
之出岫時而或飛時而或集菴名集雲其以此歟明崇  
正間有僧元圭開基於此一遷秋月淡映禪心一片冰  
輪澄澈慧性誦經之暇操起琴聲對客之餘不忘詩興  
南昌方伯彭君份忘貴下交之於彭二人也三代孫明意  
齊已常公之於靈微出焉之於彭二人也三代孫明意  
以湛然無欲之身抱孫靈微之志卒年九十有七邑  
西山志 卷十一 七

侯李建溪夫子送有題額云長卷今嗣孫雪華併  
其徒淡月孫悟真皆好客者以故門多訪道之車室滿  
遊山之屐今與及門師長尚長男志同遊其地見滿山  
香桂迎客之旌滿壑香泉留客之駐花木盡涵元氣山  
茶俱帶清香綠楊萬古蒼烟絕無俗韻翠竹滿林明月  
不許人忙何必桃源洞中別有天地非人間也若非  
冗而思歸亦幾樂而忘返夫

東林寺記

存齋 歐陽桂

予與坦然師帥萬嵩及長兒志由洪升洞而抵東林山  
之或高或下徑之或險或夷雲之或去或還路之或回  
或轉巖花嶺客林鳥觀人山泉浸客詩脾山翠侵人眉  
半輞川名勝以此擬之是耶非耶三人惟笑而不對而  
已至寺則寺僧崇西寂靜而至何曉松上人叩其寺之  
所創則曰勝朝萬歷年間詢其僧之自來曰靈峰大通  
分派不昧先公實爲開山也予聞之喟然嘆曰明神廟  
至今未二百年耳勝國陰森歷代示泰則人間之興廢  
西山志 卷十一 十九

世事之升沉村落之盛衰人情之變幻又未嘗不嘆天  
地等遞虛光陰如過客也東林一寺蕭然不改斯具魯  
殿靈光也出門四望東南翠巖山嵐冉冉西南虎洞山  
色依依西北則香城相接碧雲巔大師之遺事其猶  
有過而問焉者乎陳歐二公之遺風其猶有起而弔之  
者乎皆可於東林舉目遇之矣夫自古之寺必藉高僧  
文士以傳今此寺屢有高僧愧予文不足以聞之也特  
復之君子過而覽焉亦將謂斯言爲不謬矣曉松周曰  
諸上人亦笑而藏之可乎

直指卷記

歐陽桂 前記

直指卷在桃花鄉土名張公窩即一指禪之謂也明崇  
正間僧覺心置買山地捐資造寺於萬山環繞之中開  
一片宏敞之地四時茶竹倚倚四面青松箇箇門前花  
發窈窕一片天機戶外潭清照出常空慧性袈裟新著  
蒲帶山雲芒屨初穿輕沾草露山中別院堪爲鶯燕之  
樓巖下深潭直作魚龍之窟今老僧住持孫道榮徒熟  
然曉然亦爲華藏詩僧人號空門禪將下筆雲烟滿紙  
揮毫錦繡成堆隨意閒吟不放山中風月留心靜味潭  
西山志 卷十一 二十

志寺外塵氛非智慧高僧焉能有此也寺中舊有恒慈  
上人另置有下洪崖院山川拱秀直婉老蒼乾隆七年  
南昌太史萬公承蒼賜恒慈壽匾曰月映青松見重當  
事如此今日者禪風不改梵宇重新使直指禪林先緒  
延於無窮宗風綿於不替則若輩之山僧將與西山並  
永也予不禁忻喜而記之

重修望城寺記

西園 何採先

豫章城西有望城寺無碑籍可考不知創自何時康熙初年有不著自雲峰來駐錫於此代有名僧後得雪岸重整大雄寶殿觀音傑閣四圍偏植松竹雜植名花東望會省則雄傑參差風帆上下西望厭原則雲烟出沒山翠浮沉成一幽遠名利焉其徒西貝特開半山堂與法徒羅機清遠慈燈華日吟咏其中而太史熊公鶴鳴進士陳公名圖及諸翁執互相唱酬居然一己公茅屋而遠公道社也予愧不爲許詢而都講支公之座歲甲西山志

卷十一

三

申至丙戌予門人夏子盛功館鄒氏祠宇與西貝唱和暨壇因出僧寄梅詩五首索和於予又出于懷友一章索和西貝予雖未觀西貝而盛功介紹詩句往來則謂爲西貝舊交可也茲於乾隆乙酉同其師雪岸偕其師弟岫雲再新佛殿問記於予予又詎得以不文辭耶竊以寺得湖山之勝境隣城郭之偉觀而又梵宇重閣重以西貝慈燈雅好吟咏其將來名人學士相與挾視來遊分爇刻燭者知往來不絕矣西貝慈燈師吾笑爾枕簟入林茶瓜留客者將日不暇給也是爲記

西山古分界殿記

存齋 歐陽桂 謝維

乾隆丙戌春予徧遊西山歷層磴登嶂探異登奇得山水大聚之處曰霞溪霞溪形勝幽秀環山如城郭其間古蹟仙踪可供憑弔者不一而足有大溪當中流蜿蜒而東注爲吳源大港湖溪而上過冲虛觀舊址遙聞疎鐘清磬之聲飄出林外再進有古分界殿在焉詢之比丘云祀吳源老祖即三國時敝屣王侯成真於十八嶺中爲吳大帝先世諱鍾者也予與同人周視其處見廟貌莊嚴林木蒼秀殿之南北高峰屹二遠接半天西分西山志

卷十一

三

安邑之界故殿額曰分界東則人烟輻輳即所謂霞溪也殿之勢不能一鼓而詳山拱護殿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人物之遨遊西山百二洞天茲始其一矣予於是有所慨焉夫神之在三國枕藉富貴何求不遂而獨來寂歷空山修其德性鮮不以迂且癡者而孰知千載後歆功誦德建殿於此禱祀報享至今四境之人莫不記之恐後夫富貴而名廢滅者何可勝道而神之享祀若此然後知富貴非常恃之具而功德留無窮之譽也不以富而以異其斯之謂與

雲中寺記

存齊歐陽桂

西山之古寺甚多聲嚴香城雲峯其尤著也若雲中一寺乃淨祥禪師之舊院康熙年間有僧名三惺者自高安化成寺來見其山面對蕭峰奇雲不斷以名雲中其以此也左有香城雲巖順禪師往矣清風遺跡猶想像於晨昏鐘磬中有雲峰五龍文悅二師遺骸水綠山青徒憑弔於向窺雲烟內師乃雲中結宇見山中之花謝花開乃知甲子親門外之雲來雲去以識朝昏其徒紹祖克承師志不離禪風儒經之餘不忘力作貝葉之西山志 卷十一 二

雲封寺記

楊山魏鳳閣

西山寺以古而名者七經嚴香城雲封居其三而雲封香城尤近寺各富田宅長子孫其達於禪宗負奇慧而隱於詩酒者亦代不絕人以此皆能名當時而傳後世初雲封以菴名在雲封尖其後居紫蓋峰北名雲峰寺其間興廢年代蓋不可考其高僧若晉五龍宋文悅元孤峯諸所遺跡亦皆不復存而其可知者獨明中葉僧徒盛集闍黎以居凡為堂者四曰聽堂曰雙修曰華嚴曰靜慧而聽雲僧丈在尤以詩名文在苑僧徒散處寺虛無人於是三乘慨然自沙溪來居乘聽雲後也性澹泊能力耕自食既老乃出其所有以大其居凡佛殿丈室客堂以及食寮田房咸備蓋亦營繕之壯者雲封代緒寮遠由晉迄明興廢不知凡幾而其人其跡皆已漫滅無聞況其教苦空能外棄世俗今乘乃獨聚數十年精力而為之何歟吾聞浮屠氏托鉢而食稅畝而衣儒者之徒至警其民為游惰若乘所為其不致厲民以自養也而矧能周其像教若是使乘為儒者吾知其才其氣必有數本崇禎於文辭之外者矣予嘗寓香城見山

中僧徒皆力田自食好賓客猶喜能文士此不獨乘爲  
然而乘則尤僧之能有爲者乘初手榜雲峰寺額其門  
外歲唐辰字雲先生來游復易今名乘嘗語予寺未有  
志願居士一言聞且走猶以常授其徒以必得于記爲  
會時余皆以事左不及答今其徒理紹理煌孫燦室惺  
堂朗策乃復以乘意爲言於是紀其始末以歸其徒若  
其淵谷之幽深高阜茂林風景雲物之美或有他作非  
三乘志也故不復書



西山志卷十二

新建歐陽桂郁庭氏撰註

孫琅璽清

璠若記 分編

團山風雨池序

李觀謙六

西山伍諫鄉舊有風雨池明成化四年戊子仙鄉大旱鄉民從伍諫鄉請於此禱雨有應於上顯出毛蛇名曰响松鄉民簡秀虎於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倡首捐貲立碑建廟以祀娜姑仙娘則此山之有廟也敢忘簡君之力乎及明萬歷遺靈碑即以一瓢一笠自堯峰來大新法席其徒與生復建仙姑大殿及太和嶺隱為庵以爲養靜之所則帝殿之創建則自汝性三官殿之創建則自道成佛像之莊嚴則自慧遠今嗣侶雲同徒也空重創佛殿別置雲閣寺以爲僻靜棹林予遊斯土樂其風土之勝念其興創之艱固僧慧遠之請敬以數言以并其首使茲山後嗣不敢忘其所自云爾

遊西山詩 泛咏西山無題可附及山地未載入

志者其名詩亦附於此

登城樓望西山

張九齡或曰

城樓枕南浦曉日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烟霧間丹

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莫我授羽駕亦難扳梯際

千峰出雲中一鳥開縱觀窮水國游思偏人寰忽復塵

埃去歸來且閉關

亂後入洪州西山

曹松

寂寂陰谿水漱苔塵中將得苦辛來東風道士如相問

縣尉而今不姓梅

二

遊西山蘭若

羊士諤

路傍垂柳古今情春草春泉咽又生借問山僧好風景

看花携酒幾人行

懷鍾陵舊遊

杜牧

一詔征南最少年虞卿雙望截肪鮮歌謠千里春春暖

經管高臺月正圓玉帳重齊羅俊彦絳帷環佩立神仙

陸公餘德機雲在如我酬恩合執鞭

過鍾陵

李紳

龍沙江尾把鍾陵水郭津橋晚景澄清對楚江千里月  
廊連漁浦鼎家燈暫拋雙旂辭榮寵遷落丹青起愛憎  
惆悵舊遊同草露却思恩顧一霜眉

送張綰遊西山

羅隱

南憶龍沙兩岸行當時天下尚清平醉眠野寺花初落  
吟倚江樓月欲明老去亦知難再到亂來爭肯不牽情  
西山十二真人在此去煩君語姓名

西山

劉克莊

絕頂遙知有隱君蒼苔種木鹿爲羣多應午灶茶烟起  
西山志 卷十二 三

山下看來是白雲

送德邁道人之豫章

徐鉉

禪靈橋畔落花橋上離情對日斜顧我乘軒難組綬  
羨君飛錫指烟霞樓中西嶺真君宅門外南州處士家  
莫道空談便無事碧雲詩思更無涯

西山道中

彭汝礪

行盡鍾陵西北山籃輿恣意取峰巒明朝未必無風雨  
更撥浮雲仔細看

望西山

朱子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清新試  
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水依然一長嘯絕妙更無倫

送陶翁之豫章

徐師泰

秋雨初晴露柳香珊瑚紅魚白憶江鄉十年客枕難聲月  
千里歸帆應背霜入室親朋羅酒饌上堂兒女挽衣裳  
送人莫說京華事漢暑今無白髮郎

同兄弟甥姪遊西山次子戴韻

周必大

地欲成真率天風起縱慳蒼苔平野迥人對老僧閑已  
是尋春至仍容戴月還如炯如有此能不數追攀

西山志 卷十二

四

烏鼎道中

陳昂

地至幽沉處林清雲亦清閒復煙樹掛馴鹿難人行山  
登千層翠泉分百道聲欲除雙鬢雪多殊太陽精

過烏山鋪

伯顏子中

溪流霜後淺野燒曉來明古路無人跡空山有驛名衾  
寒知夜永折響覺風生苦被浮名誤栖栖復此行

望湖亭夜泊

胡虛白

鴈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舡夜深起望占風信  
人在珠宮月在天

雲棲院

洪陽張位

雲棲禪院白雲深晉代留傳號寶林世上只知趨閣好  
山中誰識愛開心濛濛烟霧迷蒼洞面面松杉結翠陰  
不似桃源猶有路飛花流出破人尋

賦得遙望西山三四峯

歐陽桂

原原江上望嵐氣積重岑樹色青螺疊山光紫黛深  
堂藏曲徑仙蹟隱層林處藤蘿密峯峰霄漢侵遙瞻  
勞久耽遠眺發高吟榮茂無春夏浮沉自古今依稀  
欲合彷彿嶂成陰益國當年記風微不可尋

西山志

卷十二

五

又

散原稱勝地疊嶂木相尋岫色參差樹山光三四峯  
華居絕頂風景占重林瀾澗魚龍化峯連木石深蒼蒼  
諸嶺接隱隱一雲侵遠眺層巒出遙瞻積翠陰有風朝  
霜霜無雨晝沉沉前輩留題久長吟自不禁

同姻翁衍警予及門帥萬上及露兒遊鹿岡連日  
大雪即景漫成

歐陽桂

奇葩六出任飄搖密灑林梢凍未消瑞靄設空飛柳絮  
濃光布野踏瓊瑤憑君協管添烟水畫我騎驢過板橋

此日清芬何太滿傾尊應不嘆無聊

予與諸生遊赤嶺咏丹桂二首

歐陽桂

盈盈桂葉噴天香掩映名山况味涼可愛嫩紅仙子種  
遠過嬌白探花郎玉犀灼灼留人醉金粟溶溶照眼芳  
寄語廣寒休浪伐十分珍重望吳剛

又

驚鎖寒芳欲吐芽風霜獨秀笑春華深秋香噴噴紅雨  
曉日英涼映彩霞醉面是當仙友品丹葩何愧狀元花  
月間萬斛真奇句靄靄清標尚未遐

西山志

卷十二

六

同少滄遊赤嶺偶成

歐陽桂

赤嶺山光映碧苔簪珠菴外景繽紛老僧同客看丹桂  
童子留賓煮白雲此地烟霞原有主斯時風月已平分  
夕陽相送行旌返回首鐘聲隔壠聞

同少滄遊志澄露愈諸兒遊御坑太士菴

歐陽桂

遠涉崔巍大士壇參天松柏倚雲端滿林芳樹號風冷  
萬斛香泉浸月寒清夢久稱茶一團茶譜載洪凝畔還  
愛竹千年名山曾是同遊地今日相思意渺漫

同題

歐陽澈

古磴苔封路曲盤花圍竹繞講庭寒松濤似聽潮音松  
山瀑疑從弱水看數峯不烟清客夢磷磷石笋駭奇觀  
重遊又覺江帆遠駐半雲霞接上墮

東莊訪友宿程天相家

歐陽桂

遠涉深林石徑斜山重水複有人家清靜夜半疑風雨  
霜色枝頭若散花何幸村中饒竹樹恍從世外看烟霞  
無詩無畫酬佳景同向宵庭只讀茶

同題用韻

蕭翰少治

西山志 卷十二

七

百步面坡石徑斜楓林紅葉映人家錯疑雲起烟盈岸  
認作風生水一涯鶴放還須留野客時清何必種桃花  
淮南招隱潭間事芳草夕陽歸路迢

漱芳草堂贈唐兄胡高錫

朱容重 子莊

避地殊荒僻窓連十畝陰囊慳愁婦病柑熟免兒吟蟲  
語分寒暑花名無古今牧童歸笛晚池畔有餘音

憩胡高錫漱芳草堂

鄒度姑

舊葉滄江上寒流帶石斜雲隨登嶽屐柳拂釣魚槎栗  
里三秋菊東陵五色瓜空山有猿鶴奇語訊京華

漱芳草堂贈胡高錫

釋牛石慧

山齋雨過杏花香盡靜空幽竹樹涼蟬起日長無箇事  
捲簾一任燕飛忙

墓山

符鍾

住山人去白雲歸留得青山起復思草樹望迷行處跡  
石苔磨洗舊詩題讀松恐誤歸來鶴愛菊猶編去後離  
更有清風思未了年年春雨長莓枝

按公字伯靜號虛亭潛心理學師甘泉湛若水友  
東白張元正著有虛亭語錄行世官道州知州有

西山志

卷十二

八

治績卒從祀鄉賢

朱鎮八景至德縣鍾已錄龍蛟臺  
內今再錄七景於後

長河春漲

朱鎮陳 安

滄江雨過瀉鵝滿溢岸雲連勢渺漫紅透桃花千里煖  
晴飛雪浪一天寒宜足體近源流遠孟氏觀瀾眼界寬  
我亦眺蛟臺上望無邊風景足盤桓

戰潭秋集

陳 安

英雄已逝晉將衰此地秋臨霽景開日色晶瑩山外映  
風聲飄忽樹間來霜雕楓葉紅旗曳難驚飛淙意數催

忽憶當年傷往事，沉沙遺戟轉堪哀。

胡庄梅雪

陳安

江南春信到溪梅，昨夜南枝帶雪開。十里寒光連島嶼，  
一林晴玉映樓臺。醉看落瓣風前舞，坐覺幽香暗裏來。  
詩思滿懷情不寐，寒驄騎過小橋隈。

南浦茶烟

陳安

茶過清明好，摘鮮焙芳爐。內起清烟千章林，木拖輕練  
萬里雲嵐接碧天。處處歌謠同擊壤，家家仰給勝畬田。  
就中生計天滋植，不比江湖浪泛舡。

西山志 卷十二

九

高灘漁唱

陳安

灘頭楊柳翠篇舟，罷釣漁歌樂唱酬。隔岸一聲江雨歇，  
扣舷三弄浦雲收。青山綠水潭南景，明月清風渭北秋。  
罷辱不羈名利遠，却將白眼眎王侯。

大路樵歌

陳安

迢迢古逕接烟蘿，有客樵回發浩歌。一曲遙傳空谷外，  
幾聲鐵過白雲阿。行吟不覺翻新調，緩唱還聞發太和。  
多少世間名利客，愁懷怎比暢懷多。

演義暮鼓

陳安

魏魏瓦剎瞰江濤，暮鼓聲傳遠近聞。坎坎殘音催落日，  
填填餘響遏行雲。林間鳥宿風初定，門外僧歸夕已曛。  
無限好懷吟不就，宦情難思總紛紛。

望湖亭

胡大成

地盡三江外，亭窺九派中。水光深落日，山色遠依空。極  
浦浮征棹，長天度別鴻。劍如衝斗近，星可泛槎通。景物  
隨年換，登臨自古同。朗吟湖上作，漂泊憶蘇公。

題李八百洞

在奉新縣南三十里浮雲宮西相

傳李真人隱此，自稱八百歲。高安亦有李公洞。

西山志 卷十二

符載

西山翔鸞側，亦有之。

太極之言混沌，圻此山亦走神仙宅。後世何人來飛升，

紫陽真人李八百。

補錄

鐵崖圩觀漲

漢亭符海觀

滿夷佈景映碑閣四面玲瓏賞未閒似雪光搖銀漢白  
因風浪激鐵崖<sup>壯壯中有</sup>魚龍出沒青天外楊柳高低  
夕照間只有漁翁歌正好滿紅箋空月明還

同友遊施仙嶺

李元果

石門臨水更環山洞裏真人歲月閒跡謝紅塵耽隱地  
名標紫府列仙班雲烟作伴飛仍聚鹿豕爲羣去復還  
得附良朋同覽勝片時領畧夕陽閒

西山志

卷十二

士

補五峰萬竹居稿

洪崖海目道人常源吟

茅庵盤結五峰回環養萬竹成籬砌亂石成徑閒  
僧三五盤礴其間饒尋野以當餐倦枕雲而足睡  
可忘歲月故名五峰萬竹居遂作五峰詩

烏老峰

以尊當北口風雨定朝昏巖險無人陟分泉下石門

翠螺峰

起伏橫如螺茅菴枕石賒翠微通有路麋鹿亦忘家

如是峰

探徑還其上予心卓立然行藏而有別不是此峰禪

靈觀峰

靈峰天半出須我碧窓中行止如相約盤桓路未窮

東林峰

旭日林間爽屢雲破石香相招不過澗分得一枝涼

五峰感懷

釋悟本

寶刹雲端出五峰景衆敷春來花有信時至鳥相呼小  
園滋紅藥名園隱碧梧尋思兵甲事十載夢俱徂

雲蓋寺

彭汝礪

西山志

卷十二

十二

舊日蜿蜒穴今時簷簷林寒泉三升古高閣五峰深翠

竹娟娟秀長松漠漠陰鳳凰池好在誰得老師心

暮過香城寺

徐勣

隣僧遙引路嶺度百盤蒼高處見溟海空中聞妙香暮  
雲孤剎冷秋草古壇荒十里披榛入下山無夕陽

梅真觀

曹學

昔聞抗疏動皇州萬里空懷社稷憂漢苑漸看芳草沒  
吳門還爲白雲留石壇烟曉三山迥琪樹風生一鶴秋

獨酌忠魂陳桂酌故宮寥落楚江頭

主是遺民客是陶

守虔城隔力竭禁赴江城舟抵章江望西山感賦

劉天駒

江水平如鏡青山不改顏自知南八好軍魂岳家難力

竭睢陽潰時連壯繆殘平生忠義氣護向首丘間

過八大山人舊歌草堂

葉丹

一室竊歌處蕭蕭滿席塵蓬蒿藏戶暗詩畫入禪真遠

世逃名老殘山剩水身東陵舊業在雲落種瓜人

過朱退翁師山中

陳上晉

西山志

卷十二

五

本以歡相狎翻然一愴神青山病居士白髮老宗臣家

國風烟異乾坤涕淚頻牙屯亂雲裏疑立雪中身

入齊源

徐世溥

岐頭會樵徑人家面徑旁橋迴俄入谷天豁別爲鄉野

碓充隣舍秋苗間芋秧向未愁恍惚但見石蒼蒼

章江寺

洪開張位

十里神臯控上游五陵佳氣鬱蔥浮鳳凰洲畔王孫草

鷗鷺沙邊帝子樓風散嵐九喬嶺出雨添潮勢大江流

名航利舶爭來往贏得閒人眺望收

米渾夜讀朗景

陳觀閣

寺罷鐘聲夜向闌銀缸對怯衣魚清風忽覺林間出

丹桂疑從月窟看酒味濃時三竿緩露華深處一燈寒

芒屨誰念窮經苦直待雲程振羽翰

暮投 旌陽由久駐而南停車延眺至則暮矣連

投宿村中故曰暮投

楓谷

此地只茅屋神仙何處眼日夕登山望山山生紫烟

久駐 旌陽愛風氣盤礴駐馬久之遂名久駐

西山志

卷十二

五

爲愛溪山好能勞久駐車衫雲長不散猶自護吾廬

豫章行

陸機

泛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範將遠尋三

荆嘆同林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古作別豈獨今寄世

將幾何日景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途隨年侵促促薄

暮景覺豐鮮克禁昌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速物嬰物

沒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生米渾

大紳 鮮 婚

玉隆西上圍生米顛水東流過小澆烏柏白沙紅石島  
遊帷觀裏學吹簫

生米潭

周體觀

野岸蒼江暮色關獨眠江舸觸風滿湖隨白浪連靜下  
水落青楓入夜寒殘月遠從林際出秋山疑向夢中看  
類然欲放扁舟去止少漁蓑伴釣竿

予過聖相寺宿及門李步瀛避雪館中既別寄懷  
詩曰向來獲接一宵歡去後別懷還獨難白髮呻吟

吟朝不服青燈乾惕夜將闌昔四北面文章席今仰西  
面山志

山著作壇欲附青雲傳汗間功名耻未報長安

秋日望西山有感

歐陽愈

烏鵲羣飛去白雲獨自還翹看情不盡只有厭原山

望西山偶懷

歐陽文

登臨聊極目日照使原山野丹榮仍悴飛禽去復還桂  
香飄月窟聲韻出雲間渺渺峰千疊茫茫水一灣茅堂  
高士卧丹觀道人閒往事空陳迹屬繼不改顏先民無  
杖履文字落塵寰寄語庸庸者休云弗可攀

紫清宮訪毛鍊筆道兄懷古一首杜 鑄

法煙原是上仙家幽靜山房滿樹花白玉為床留寶錄

紫雲作蓋護靈砂

室常吞日月華更憶修直多異事口中吹出有飛霞

同胡頭忠賞顯教寺桂花

李良達

瀛洲佳種發芬芳顯教人絕異常月照小山安冷淡  
風吹靜夜的清涼漿脂能益千年壽金粟曾飄萬斛香  
何事更蘭潭不寐愛聞風氣滿禪房

予夜讀周茂定詩軒中甚懷朱弟克純

晦明風雨竟忘年一室丹鉛慕聖賢枯槁無權難自己

英雄有淚祇潛然叔牙以音能知我問道

只對天深感窮途青眼在暮雲春樹獨拳拳

分界殿古風一首

李安瀛

梅嶺之西三五里映帶迴環大山水桑麻處處鵲人村  
條路西行神廟起神廟巍我壓路低南山北山接雲齊  
額名分界由來久西去架梁東霞溪形勝四週龍虎跨  
青列松筠綠禾稼遠水潯潯聞鐘四時籬落花開謝  
西山佳境無處無分界區區域一隅最是紅塵飛不到



神仙愛此坐如跌我昔讀書于其地躡屐穿雲攀幽翠  
山上尋山轉高步步留連登霸巔於今回首二十春  
廟貌依然金碧新翫前長讀神仙記令我神遊十八嶺